集部第七六册目次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一）　〔明〕張鼐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 一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一）

〔明〕張鼐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寶日堂初集叙

東郡萁翁許維新

叟也瞭而侯盲而圃今少宰世調公侯時所杈士也守初入郡世調以文贄奇而進之曰春闈中文宜簡直是吾厚望子矣侯故望世調侯愧未盡望世調世調今且為大臣何春闈之足云哉憶曩日二事侯頗望世調厚也世調家

赤貧下鄉磽确田拾畝栽糊其口隣而豪者百計搆取之世調單不能支而訟于府侯獨慰世調捐田而訟息時世調無立錐地也郡比里社世調內舉其親弟以應侯台試竟補諸生至再舉其從游弟子指弗稱也仍謝去世調喜而謝過感余意終身二事皆末世交道中未有世調過棠

夜半共宿舉此以謝侯教余曰自省望世調厚者此也世調即諸生閒乎嶽嶽頭角廉脩砥名行居常讀書自重有穆然之思迨入中秘口誦手

批不捨寒暑其立言引義務求有用不肯摹擬當世名人其立朝卓然自信行其所安決不肯尋聲逐影寄居人籬落下故當路頗弗喜之

憲廟時天變陳言八事末言愼宮闈大拂乳媼逆璫指旋廢家居未幾褫削衣冠者五年

天子新運訪落遺佚仍起于

家晉少宰捴

纂修記注事瀕行裒次其生平所著述而付其弟子汪生維寬乃問序故侯侯圉矣盲矣昔能識公諸生文今安能

讀公爲館閣大臣文抑侯知
世調務求有用而行於文章
者夫學求明道文期適用不
會此意未許讀世調文夫世
調名滿天下天下人自能讀

之若叟也盲止憶望世調厚
乃世調真不負余以幸附于
世調之伯乎是初集也刻于
崇禎已巳嗣後當有續刻叟
年八十題

叙

大臣可以無技而不可以無學技為世用而學以用世者也國朝於文學侍從臣特以備爰立宜乎學術遠過漢唐宋萬萬而其文字語言俱足

黃閣施叔吳刻

為百代雄然而前賢之作誠多一似有抑焉而不樂以所長示者豈盡其才之故哉文章之用所以剸異同剖繁似寫難明之意而樹不可揺易之準繩此行文之所便而行古之所不便也方將起而相天下則必雍容養默以俟乎時之莫吾閱而已過而示其所然不然則天下舉得而意之或有非其所快焉者矣故以括囊之道用諸文章亦若

時使然焉夫士君子之於吾君也泊然其無所迎而未嘗無所期也其於天下也憮然其無所恃而未嘗無所立也端其質誠其言曉露諸筆墨未用則懷以獨存其是而用

則操之以前此亦暴質毓材
之理宜然也而一以韜光控
斂之說持之可乎管大夫始
勉其君以王無已而退入於
覇商君三進而三遷其說彼
惟口吻談說故可遷就以曲

私其所欲言使其著之於書
又豈有前後相悖在頃刻間
者乎則文章之不立恐亦非
相學所誠宜也韓魏公為司
諫不久上七十餘疏范文正
公在天聖中為萬言書上宰

相及執政悉行其所言兩公
固相業之冢偉者也而不難
以其言預見之天下則天下
之讀侗翁先生稿者當亦欣
然想見其用世之學矣數十
年以來天下之事莫大於遼

則翁首疏籌遼天下之難莫
慘于璫則翁有言戢璫而他
文之所曉露無不抉雷動風
行之致以振起一世之頹懦
其寬大雍容之氣又益然詞
外使人樂容而有餘地雖游

戲所及片詞偶綴無不係乎世教之大端斷〻乎若將進之吾君而曰所期必如是也見之天下而曰所立必如是也翁方出而相天下而其所然不然不忍過慎而深韜之

翁之為天下者誠切而亦豈不知所以自慎耶三代而下必以諸葛武侯為第一人而其受知先主與其所自許惟曰謹慎而已其抱膝隆中也澹然一無所懷而規取荊蜀

畫定三分卓焉自負而不少遜是其隱居謹慎之言也其相蜀也處初附之衆斷之以法限之以爵不少假借開誠布公而赫然以混一為期是其相國謹慎之業也則由翁

之言以想見翁之業即謂翁之謹慎正在是可也

晚學夏允彝謹述

寶日堂初集

校文姓氏

門人汪維寬 仲敷
汪維信 叔輿
汪維正 元直
汪維丕 仲謨
汪維奎 叔聚
汪以策 君可
汪以震 起仲
汪芓 靈五 俱休寧人校刻
後學周秉緒 嗣服 華亭人
范廷芝 瑞明 休寧人
周源 泉侯 華亭人校閲
婿徐念祖 無念
男張載徵 德輿 同校

寶日堂初集

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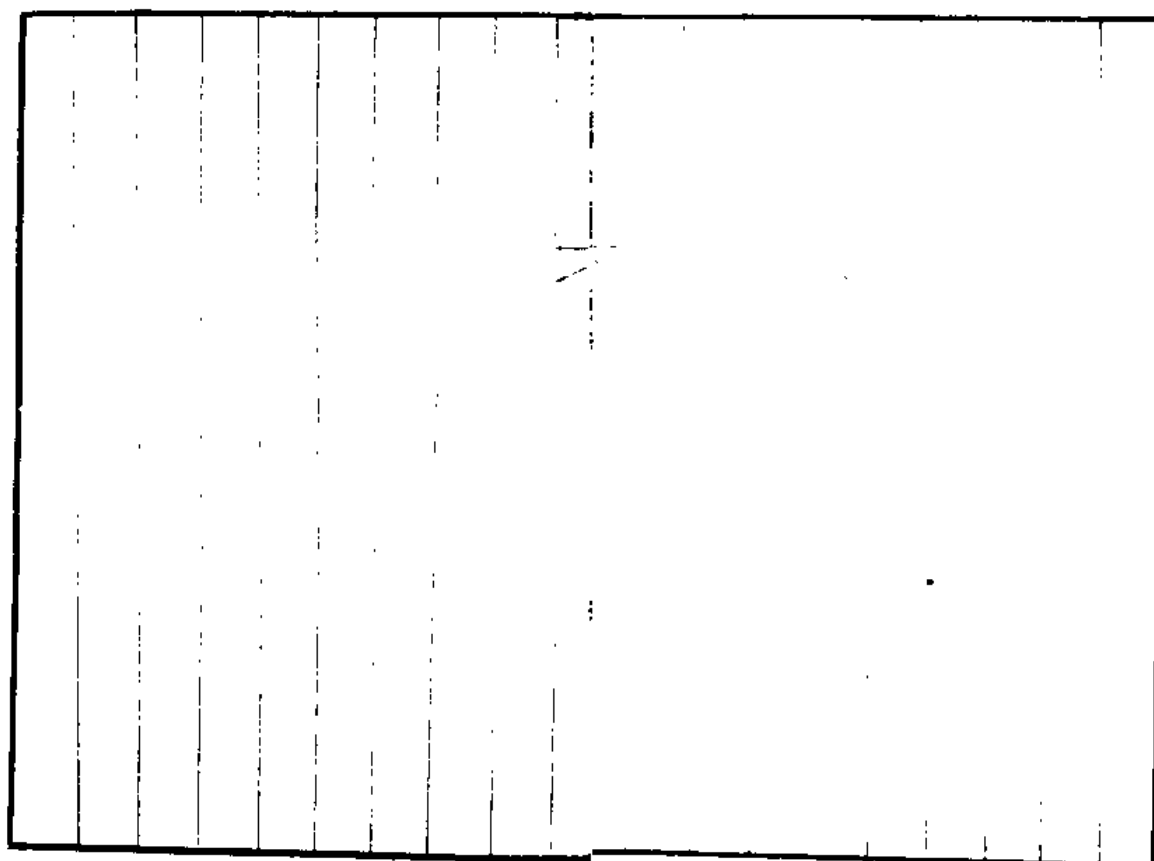
第一卷 詔諭
第二卷 奏疏
第三卷 奏疏
第四卷 奏疏 表 箋 附經筵講章
第五卷 議 狀 揭
第六卷 説 解 辨 對 考
第七卷 書
第八卷 書 啓
論 策

第九卷
序
第十卷
序
第十一卷
序
第十二卷
序　墓疏
第十三卷

郤金堂世本
第十四卷
記　贊　箴　銘　賦
雜文
第十五卷
雜著　紀　頌　碑　傳
第十六卷
志畧　述　誌銘　墓表　誄
第十七卷
祭文
第十八卷
跋言上
第十九卷
跋言下
第二十卷
誥勅上
第二十一卷
誥勅下

第二十二卷
先進舊聞上
第二十三卷
先進舊聞下
第二十四卷
倭變志
第二十五卷
邉夷略
第二十六卷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目録

擬詔諭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闈試）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己未十一月代内閣草）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告諭西虜朶顔三衛屬夷人等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庚申二月代内閣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目録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華亭張鼐世調父著

擬詔諭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闈試）

詔曰葢聞聖王應時而度事輯衆而規利是以動而無悔民用滋殖朕奉宗廟三十餘年享有蓄威不明不德喜功嗜戰越先帝之度聞者誤聽貳師將軍廣利言絕幕以求單于師尋覆敗廣利降虜醜莫大焉夫絕域之事豈筭計威靈所克定哉廼搜粟都尉丞相言設三校尉合騎卒田輪臺久駐

師以圖西域朕聞輪臺以西爲捷枝渠犂故國地耕種禾黍土宜或未可知又師聚而待食食不給必取餉内郡餉遠必勞驅内地赤子暴露黃沙積日累月死傷必多師老易疲又久戍夷主我客衆其後度必危人聚而不散兵危于前糧竭于後御之失制爲亂甚易古之禦夷治其内而柔之豈久勞師以要必得哉夫海内雕耗流離痛苦不務計所爲富安休息戢亂禁姦良民求力田孝弟三老講敎化之原而第信好事之口實疲衆以窮年月

朕即不能望孝文皇帝之仁儉何至令大漢之澤
自朕絕之朕心惧焉朕嘗有言天地不變不成施
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朕鑒前失而圖後新斯亦
變之俟已自今諸屯田輪臺騎卒悉罷之第謹烽
火修馬復令利安元元為務無勤塞外不亟之事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代己未十一月內閣草

朕嗣 祖宗丕基多歷年所期與海內共享仁壽
之福承平滋久不戒于邊賦未蠲而國用久虛兵
不詰而民力轉弱乃者奴夷小醜肆逆東方忘二

百年覆載之恩悖予一人長養之德闌入邊地勾
我叛人更逆煽行反戕大帥士女慘于屠戮城堡
任其蹂躪神人共仇國法無赦朕惟疆場之重剪
鋤必及於封狐更憐赤子之危撻伐宜張于雄虺
厲我兵甲簡畀信臣軍興于茲亦已彌歲卒伍不
足丁男而多方召募糗糧靡克節寬而設法微加
膏脂須出民間鋒鏑皆我百姓念朕不德既不能
輕徭蠲稅于平時憐爾何辜乃欲其勤事奉公于
今日興言至此良疚于心惟急公者庶民之情而
恤下者 朝廷之德告爾衆庶仰體 皇恩有謀
畧者抱策而達技有勇力者荷戈而先應簡用俱
聽撫院調遣各有行糧無之內顧安家有司自宜
周恤至于各項錢粮起運以及郡縣存積有餘當
此空虛各宜清解若爾百姓畝稅之額原係一時
設處豈忍久累編氓況國家苟非軍興亦何樂科
歛至此朕方散財發帑用濟邊急以為爾先務令
食足兵精守固戰克蕩掃一隅之憑陵永奠萬方
之安堵朕聞君民憂樂一體共之今日興師舉事

而藉爾兵其憂日後事已兵休而豈不與爾同其
樂其奴酋平定之後朕當寬恤大赦酬爾百姓決
不忍爾百姓久困兵間共衍壽考之鴻圖長沐太
平之膏澤豈不休哉別有恩典待事定施行故茲
詔示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惟爾全遼屬夷拱衛邊塵不驚垂二百餘年既安
極而變生乃備跡而夷訌通者奴賊背恩狂噬啓
釁東陲糾我叛人妄圖蠶食戕我大帥益肆狼貪

至于焚刼邊城憑陵重鎮捆載錙畜屠戮生靈萬民痛心天地不赦朕憂勤蚤夜剥簡經臣訓飭戎行一新號令念爾邊師失事祗緣備禦無策付託非人將帥各自爲心而行陣失和兵民屢非其所而主客不協士枵腹于浚剥由于賄賂之滋章將袖手于逗遛本自紀綱之不肅師四出而未有成美城孤立而不設于掫至于諜不知情烽多失堠總因治軍無律以至邊氣愈弛惟爾將領官員從征軍士各懲積弊共勉新功朕戰守悉聽之軍中

而賞罰必準於功過至於爾邊居民人等各奮忠義共保室家或應募出効戎行或團結自行練習無令妻子坐罹白刃務期醜類不返隻輪有級必酬有功必錄朕當節用减費所有金幣大倉之賦不惜鐲以濟邊其各府州縣加徵設處錢粮已着户部上緊催解陸續調發仍命餉臣查核出納寔數以清軋泆務飽邊軍其經臣以下能擒奴醜雪國仇即析爵分圭朕所弗靳若來不能禦攻不能守去不能追將帥辜負功名邊民自傷性命朕三尺不貸爾其無悔欽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爾等祖父世守忠順衛我全遼 朝廷念爾勤勞每加護恤不容奴賊併吞爾土奴賊侵犯國家亦爲不得逞志於爾妄奏讎恨今奴賊節次攻陷邊鎮不獨國家疆埸告急爾地亦屬孤危且其内犯猖狂令中國勞于扞禦便思長驅北擣併爾部落今特觀釁未動正爾整兵秣馬之時爾宜益加應飭協同備禦徐俟相機併力撻伐卽今 朝廷新

用經畧大臣軍令一新旌旗改色天下調募雄兵四集食足馬肥料此奴賊如魚游釜爾其盡心無二仰報國家努力自強無墮爾祖父之業再念奴賊素行強暴如南關凡剌阨扒等漸次殘滅以及于爾爾若不能自存則迤西諸夷係爾親戚故舊俱不可保爾當遣使一一聯屬協力剪除毋信彼賊甘言厚幣自貽後患朕于屬國興滅扶危如昔年之待朝鮮近歲之待爾亦諸夷所知也事大得福黨逆取禍將奚擇焉如爾及各營能全軍獨尅

取奴首來獻者即以奴賊土地畀之朕不食言故
諭
告諭西虜朶顏三衛屬夷人等
爾等世受國恩護我邊境中國頻年撫賞優厚爾
安享犒賜畜牧不驚念　朝廷待爾有體有恩決
不因爾橫行便多賞給亦不因爾帖服反失報酬
奴賊背恩侵犯哄誘爾等與彼同逆殺傷士馬奴
不與其危除革歲賞奴不損其利坐觀爾等擁衆
擾邊奴因乘間益訌中國且奴性無親奴情甚譎

今日誘爾內犯令其得志長驅他日乘敝併吞不
復更有爾等惟誤墮其術中遂甘越我化外今
朝廷徵兵百萬已集遼東食足兵精徐張撻伐料
奴慘暴狂悖天地不容似釜游魚偷生有幾爾其
感念國恩協心勦逆有能斬獲奴首來獻者即以
奴土地畀之永為世藩凡在今日爾等各有應得
歲賞朕決不吝其或爾等乘機構釁託言討賞搶
掠地方朕戒軍士督兵大創永革賞賚惟爾助奴
賊之虐自取危亡失中國之歡坐捐歲額其于前
逆內附長享世恩利害孰多爾其自擇無忽朕言
故諭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庚申二月代內閣草）
朕撫御華夷脩文飭武夙夜無怠于茲有年乃者
東夷犯順蹂我邊疆人民流散將士傷殘朕痛切
于心故簡用經畧大臣督兵防禦用申撻伐又調
募四方壯勇出關協力戰守徵派各郡縣地畝銀
兩以充兵餉夫兵非得已止期狡夷平靖則赤子
安全武備朕不敢弛民力朕不敢竭乃兵興連歲

東方將吏暴露勞苦加以兵調遣而轉芻餉添加
而愈窮調無已時加無定額生靈幾何堪此重困
朕奉天慈愛未嘗輕僇一人與民便安未嘗妄興
一役惟此不得已之故爾臣民當共諒之其天下
軍民人等有謀勇應募者朕當超格簡用有捐貲
助邊者朕當賜級褒嘉郡縣有司各宜撿括存積
以佐軍興閭閻小民各宜輸納額稅以充國計事
平之後兵休于野餉還于民大赦寬恤朕不爾吝
其遼東將士人等各奮忠義共保邊疆戰必先圖

守之防守必時為戰之地兵集而練則兵漸彊屯久而耕則屯益壯繕甲脩堡復已棄之城池據險乘高塞賊來之隘口使賊地之間諜不入則我兵之烽火時通料賊彈丸之食必窮困斃之力易竭來且殲之寧上去亦斃之釜中至於迤西諸夷受我戎索既能輸款便當撫綏使賊黨既孤則我戰自克所賴將帥揹循行伍軍士稟奉軍機協力同心永清遺孽朕有功必錄有級必酬一應軍前本色折色及諸犒賚着該司星速催赴其經臣以下

能擒奴醜雪國恥者即析爵分圭朕弗靳焉夫憂樂本自相關君民原屬一體今日與爾同其勞瘁他日與爾共享太平惟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正爾中外臣民各自盡心之日勉圖報効無負朕懷欽哉故諭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録

奏疏

威德竝用疏

備邊急務疏

再論邊事請發經畧視兵疏

四論邊事請發金錢疏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敬陳太學六論疏

辭監印疏

再辭監印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録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奏疏

華亭張　鼐世調父著

威德竝用疏

奏為敬陳威德竝用之策以裨邊政事臣聞用兵猶置棋也置棋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左事是也遼左之急募兵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神欵綮之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下之大勢成天下之大事者實係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

臣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　皇上奮厲之神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　皇上浩蕩之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一喜而萬物奮惟其出于天子故中朝四夷之人不覺其鼓舞而震動焉其威象如震霆之起蟄而破膽其德象如和風之扇體而蘇肌邇者東師敗衂謂宜　皇上赫然奮厲　召見廷臣詰責局中之將帥蒐求格外之賢才而臣伏覩德諭和平寬責後效雖發帑徵調選將使能日煩　宵旰而盈庭無成畫當

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在乾威之不奮也一奮厲而廷臣稟奉　威光戮力籌畫者出矣皇上拱默而諸臣耽處堂之燕雀　皇上包荒而諸臣聞穴中之鼠鬪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唇扞戈伏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之大臣且縮手憂譏在旁觀之小臣亦痛哭無益以臣觀之其偷旦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可爲常哉然人心孰無忠義惟經年不覩　天顔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皇上奈何不赫然振作朝見羣臣下一　明詔示

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必賞有罪必誅以磨礪廷臣精華之氣而一洗其庸愞雷同之習乎及今不早申飭恐舉朝之人皆勇私鬪而怯公戰且置虜奴于不暇問者禍亂未有已時也臣又聞　天子之德澤天下之喜氣也臣見近日畿內按臣王象恒疏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汲黯發粟故事以請心甚快服之如　皇上一下其疏則　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非全遼之兵氣也且　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爲哉

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大于褒忠魂壯全遼之藩籬莫急于奬屬國今者部題捐十萬金以䘏陣亡將士之妻孥矣然則所䘏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各邊兵之赴調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倘亦宜移文各省直原籍吊其父兄䘏其孤寡而慰萬里死事之魂乎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矢盡而死劉綎轉戰克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筭援不至而與劉招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偏帥而死潘宗顔董儞礪以監督文臣而死夫死人所難言也

況肝腦塗地手而坐視者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臣願　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及死事諸將位于都城郊外特遣大臣諭祭而文武百官皆拜而奠之又　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像以諸死事並配血食仍賜諭祭令經略大臣以下率三軍哭祭如都下儀夫　天上之玉音人間之廟貌令戰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可以不死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死命者乎朝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萬親至義州欲

以助中國而殲小醜此其忠于國家殊可奬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賚諭國王吊問覆没
將士并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示以
賞格令其謦兵境上為擣虛牽制之勢乎北關世
受我恩依我為命金台失等即未前進殺賊而勢
必不反戈為奴虜助何不捐萬金犒勞其部曲亦
示以賞格如獲虜級與中國戰功等而令其近屯
塞下張撻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募
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關各自餉其兵以助我

而我何惜數萬犒兵之費以犒之犒之而夷心感
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矣此皆臣所謂布
活着而收全局也以臣計之國家調兵各邊而兵
不至膽喪之餘將謂驅之死地勢必易為變且既
無死心調亦何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
帑銀照近日開原道兵備僉事韓原善所陳令遼
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
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既易為
統領各道既易為撫恤安揷有方給餉有法足為

遼東長城而又精揀遼中見存之兵收散亡起瘡
痍核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激為目前守
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為五道募兵之用而兵
亦可以無擾于九邊若東樹朝鮮北聯北關之雄
援則是謂以蠻夷制蠻夷計無善于此即令廷議
遣閱視科臣便當以此委之料理不過再捐　皇
上十萬金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馬何惜而不
為之第此種德音若行之臣下則為羈縻故事未
足鼓動人心若出之　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

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榮山谷應時響應所謂聯
絡中國外夷之精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也夫
舉朝怠緩貫張患在紀綱不立臣敢以奮發之威
進　皇上邊疆頹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宣臣敢以
優卹之德進　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　天
子之守在四夷而其磨礪鼓舞則全仗　聖明反
掌間妙用臣近見熊廷弼之疏膺進而宣諭之
旨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真切痛快而屢旨
報聞然則今日非　皇上不欲採擇廷臣也臣昨

因廷議進一言于兵部大臣有曰如書生之求科
第丞夜揣摩如訟家之還對頭時刻筭計今日之
救邊决宜如此然非　皇上威德之兼用亦安能
飭勵羣臣收拾百姓措危邊于泰山之安哉臣本
儒生未諳軍旅但目擊心痛輒陳樽俎間一得伏
乞　聖明採擇臣不勝戰兢之至

備邊急務䟽

奏為目擊時危敬陳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
臣伏見邇者奴賊長驅開原再陷舉　朝皇急請

命叩閽臣聞禍亂之興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
則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仍
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决無復可怡然之理矣曩
者東師既衂大將覆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
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此時咎在廷臣奉行遲
悞補救無方而旬日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訌
皇上東啓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
能速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　上執彌堅下爭彌
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疑顧私
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縱橫蹂躪夫
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廣寧易圖至于山
海存亡遂係　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　廷文武
大吏誰有能慷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
發機為　一人鮮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勵
氣治兵不避矢石多方應敵為郊原作扞衛者乎
誰有能與　國同休戚彈壓　輦下總理三軍督率
九門為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　禁庭出
和行陣大事取　旨小事專决為呼吸守便宜者

乎四者皆　社稷寄命之人吾　君吾相胸中當
有灼知百爾臣工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
對無人平居既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
至于較量門户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
恩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鬬而先設彀指
之疑以致人材淪埋不現　天子但謂臣下無可
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　皇上不一報聞
萬　請而萬無濟終年泄泄一旦張皇假令張皇
而及早改圖尚類焦頭之能救火至于泄泄而仍

前東手頗同絶粒之欲回生臣于今日言敢不盡
夫 京師者 祖宗二百餘年居重御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 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
山 京師動搖則海内危于累卵故長治之策先
固 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城
修備儲餉核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 神京兵
精食足堪守堪戰即享太平無事亦且有備萬年
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任其百無一
備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展布良難爲鉉助

多則調和易効 皇上付閣臣于 廷推亦不妨
出 特簡于 宸斷而胡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
無之官令元輔計盡能索而 皇上旰食焦心殊
非自爲 社稷計又經略新更欲以先聲奪敵氣
然正惟先聲倚仗而不可以孤注試之今熊廷弼
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御將乎而將何在非
以其長于治兵乎而兵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
示乎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
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之跋

危難御局旁之掣肘尚多此在 中朝決宜有患
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之一人夫安
危不在經略又不在遼左而直繫之 朝廷此何
可無懼也大耕奴織婢各有分守惟在大臣則但
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即宜籌餉何從來司農會
計即宜想兵何以足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
奴決非坐食同爲主人算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
兵摶沙而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纖嗇而不顧伍竟
空虛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臣未見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養賊
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則攘之無
功則笑之而其敗之也則以爲快若乃遼將方以
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結人心以固其兵柄
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
興言及此益願 朝廷加之意而毋以經略爲孤
注矣臣師儒無遠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一直言
無諱以附于叩 閽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
行 宗社幸甚

再論遼事請發經略視兵疏

奏為 朝論日紛 國事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以救危邊事臣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者必待亟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旋踵者機也遼東之事日壞一日者患在不能赴其機去年以空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以輕出寡謀而 王師衂矣乃者又以廷臣補救無方坐譚束手而開原破矣職伏見 皇上速下經略熊廷弼而催令星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

能即去者議兵兵不至議餉餉不給也夫廷臣急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 皇上急之而廷臣緩之于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實衰于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于草創之場為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特簡仰慰 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也固廷弼分也職則以為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 社稷同安危而舉 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失大將擁百萬之衆而制鍾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衛誠尊外以威敵人而內以齊耳目故為今日計先當于之帳下親兵而令有所擁護乃者間諜獲而聞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于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雖

裴度韓琦亦不能臣竊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京營提督泰寧侯陳良弼速同熊廷弼于大教場內點閱選鋒揀其三千名為經略帳下親兵而統以參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于太倉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且米有用而銀不費又命戶部即多方那借數萬全付熊廷弼為三千人口粮之費以壯其行色使人皆知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之苦且 天子親軍而遣之經略則權重于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則又

非驅之危地而鼓舞于道途使四方聽召聽募者聞風而知新經略之兵有安家有口粮有犒賞將人人樂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展盡其壯猷户兵兩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邊急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着也第此着户兵大臣皆不能主張而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而擊匈奴唐以神策而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行也經略既有頭緒出關而後固 京師重根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

行矣抑臣更有進焉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顧必每事即勵然與諸臣共見之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 朝廷則天下治夫然後為諸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大羣以扶助天子而天下益治其不然者日復一日上下相諉而天下亂臣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于不見不聞而置羣臣于無可奈何之地諸臣處白日青天之下日受中于昏霾迷霧而付壯志于悠悠忽忽之中此在平日因循已足基危釀亂況乎危亂既至能無易轍改絃此臣今日所為大痛也夫奴兒安足為 社稷患哉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時事終不可為哉臣憂心如焚言無倫次凡三條畫出位罪多伏惟 皇上擇而行之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四論邊事請發金錢疏

奏為微臣憂國無策愛 君有心謹攄事直陳以回 聖鑒事臣竊見奴賊橫行深入遼鄙開原既陷鐵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為塞外我之內鎮為彼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躕兵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關兵止八百各邊徵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 朝廷成令不行于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實因行糧不足安家無資道路阻長

接濟難繼或議本地或逃半逃夫人不肯錢雖甘
蹈火計自遼左兵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
地蹙兵連未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
鬼輸那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
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為金花五萬舉　朝
之臣皆以為　皇上狃于首財不思邊計祇因危
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
薪載漏舟之中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望
救已難況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金忽
必烈叛元始因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横行及
其強大支蔓騎虜亦出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
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而積衰亂之漸以成
之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為而我不能制其死
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況奴攻我犯我着着皆
密而我禦奴備奴着着皆疎我師出不能擣其巢
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
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既失偵諜不通而彼四

散奸細實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我不能北
聨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黠還西虜挈附內訌長驅
東還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津登萊處處皆虛
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急而彼修治船隻意
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此籌算豈止意在全遼
籍我全遼之粮據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還
其鴟張為難中國勢必飲馬　都城狼心始快五
胡遼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京師者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開闢

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亟犁虜庭而定萬
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壽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
含飴飲醇豈忍一旦小夷憑陵以至于此且萬一
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
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乎古人云君守社稷臣
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為　皇上守者
誰乎必有傳宣號令參預機密如陸贄者而後奉
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朝綱如李綱者

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鼓揮桴戮力勤王如
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
只如 本朝己巳之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
石亨力戰于外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
邦瑞調度于內即諸將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
擁兵劉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
城必至動搖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 皇
親勳舊貂璫青豪之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
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此能不攫然

動念即或有為彌縫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惱恨搶
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既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
曰遼東尚遠京師且 累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慮
夫遼東大而山海逼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事異
曩昔寧謂無虞又曰遼東既付熊廷弼前去經畧
必能料理決不仰厪 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
今且束手倘不搓應安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
信理巧可悅而不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 上聞者決誤 皇上决誤

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自此亟圖
挽回之策臣又以為不難夫以 皇上聰明神聖
之君其于 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 聖斷
處之宴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
骨肉危迫 社稷亟召群臣見于 皇太后几筵
前 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上徐
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謂化有
事為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今日難于區
處今者廷臣望見 天顏如大旱之求時雨 皇

上宜即日親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其
盡言而所為立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宣
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飭夫失事
經畧楊鎬逗留總兵李如栢捐 皇上百萬錢粮
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下逃將即無功
可賞而獨有死事可卹可贈請速 命禮部與劉
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贈廕賞罰既已明信 朝
廷乃有紀綱若夫宣詔令有五一曰詔告天下古
之賢君有竭民力而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

已而人無怨者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
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宜下一詔頒示天下曰奴
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餉實非得已若事
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頒示遼東曰念爾遼土殘壞民不聊生　朝廷
自有優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為守上報　國恩
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粮賫爾功級又一詔
宣慰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臣
伏節軍士死綏　朝廷痛念今遣使慰諭國王并

犒賚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亡軍兵其硝
黃俱依請給付又下一諭以示北關告以與　國
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
自貽後患又下一諭以示虎墩炒花西虜諸部落
告以爾等世受　國恩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
相煽為訌奴既恃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狡黠
必不相容即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吞噬五
詔諭既頒而四海華夷皆知　朝廷德意翕然拱
衛氣象一新矣至于其中行事竅要處錢粮無所

仰給則決當竭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之當耳
此等并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
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
其小儲乃完其大儲也捐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
匹夫愛其小者故為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為
天下王夫以戶部設處既盡金花那借即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　震怒至此
此在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
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此在小臣

當以死命爭令知庶僚之間有不愛性命之臣而
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非為此數萬金爭也今
日之事散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
積而藉寇且如今日猷慷慨出身為國任事者外
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
光啓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與　君
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
臣令其調度戰守鼓舞將士邊疆　輦下氣象自
然不同臣知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所謂付

之有用之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啓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 都城也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權既不可輕錢粮亦須應手即令欲固京師根本如 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置鎮翠華城大壩之屯聚內而營兵之訓練外而調兵之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為己物而置根本于度外臣觀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長亂許以金帛募戰士而士卒以為今日無所用之掉去不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耳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為 國家盡心小臣誰肯為 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以內外積貯自分使此

也夫自遼東失事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該司臣恐自此舉 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怠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効夫令 朝廷上盡保祿位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思之即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臣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其言不可聽則褫臣職而為儒臣曉曉言事者之戒毋令臣一腔熱血叫 九閽而無從也臣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奏為國勢甚危用人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國事職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臣子所望于 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一分早救一分而已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

在狃安而無遠慮則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怪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職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食才惟試而有效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爲固京師計奴既東訂虜又內逼京師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練臣以訓習召募既到之

新兵亦可以挑選在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粮也夫下棋者先以數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必先一角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今者徐光啓之條畫兵事也言頗廣大計則深遠原爲　國家千百年

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盈絀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粮數目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之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粮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粮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錢粮未敷先爲小

試之法令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或五千筭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其事約費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改觀步代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而後上疏以報成効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試之而彼三千或五千人

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
臣亦可以展其大畧而仰副　明旨矣至於此外
錢粮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而　皇上仍責之
練臣則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三十萬可
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營則練臣訓練
之方畧亦可為京營永永操演之㮶樣而治軍旅
者仍可以還　講筵豈非　皇上用儒臣之有法
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戚繼光之練兵薊
鎮也亦謂官銜新設權不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

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以為教練張本至于
奉　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
事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後求
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也職觀　皇上
每予大小臣工之言　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竟
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以空言
効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
事朝上夕下哉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

國而不肯以賊遺　君父固宜　君父親之信之
而中外且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而竭其
心力殫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一件
著一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紓宵旰下展
生平者哉此積誠盡力之誼不獨徐光啓練兵一
事為然也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
同心而無艱于共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
得今日訓練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
顧莫決而竟使徐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

政須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誤職與光
啓同備儒臣之末而無遠畧深識以佐光啓之戮
力襄社稷之大計惟愛　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
避雷同不嫌出位聊攄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國事幸甚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題為敬陳君臣責難之義以圖交儆以救禍亂事
臣受事太學職司訓講每請易之泰交書之克艱
感其責君責臣交儆義切食芹而美敢薦至尊臣

聞布穀鳴夏蟋蟀鳴秋物有微而志信者此類是也瞽典士詩師箴矇誦各脩其職以獻而後王斟酌焉三代所以采葑菲而增扶其德美也臣萬目時變因事進規警如霧集于江塵加于岱山澤之量不棄涓埃臣敢畢其愚惟 皇上採聽臣聞君尊法天臣卑效地天道健而下濟臣道順而上行故交者泰微睽者否象夫君惟健故與下交咸命明德臣下奉之如神明而舉朝無不尊之體統臣惟順故與上交嘉謀嘉猷君父從之如流水而廟

堂無不修之紀綱故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健順之謂也臣于今日敢以健之一字進 皇上而以順之一字勉諸臣何謂健願 皇上不自跲其威福之用赫然出而與諸臣共見之臣伏見皇上恩威由己未嘗無魁柄也章奏詳覽未嘗無神斷也當于棄而下之不當于意而寢閣之然而當者十一不當者十九臣下固已不解矣夫一者當而明言其所以當行之必責其速九者不當而明言其所以不當寢之必示其故 皇上以其意

曉然示群臣而群臣之賞罰有所稟忠佞有所分是非有所歸異同有所定賢者鼓舞于向用而不肖者甘心其退伏如是則大權振而 朝廷可為也何謂順願群臣各事其事各供其職以報 天子而無越于局外無以口舌當精忠無以彌縫當職業無以雷同附和當集益無以變通權法當挽回苟從身家起念雖議論馳騖並與國事無關若從 君父發根縱守轍循途要與時艱有濟 明主可以理奪堂堂正正定有窮而必通之時盡力

不在多言懇懇周周當無投而不應之理必度其心之所安乃可以告 君世上眼目安餘盡憑一時意見未必有據夫 天子者行其所信不行其所疑者也用一人而其人品若何其當用之故安在令 明聖瞭然于心則推轂不煩補牘矣行一事而如此行之則安不如此行之則危偽 宸衷有動于念則更始不煩再計矣籌疆場如籌家事一刻不肯休是謂不以賊遺 君父置大吏如置局棋一子不輕下是謂用一人以安一方如是而

君恩可報時事可爲也臣竊觀 皇上慰諭勤于黄閣矣乃不惟都俞之不得而吁咈亦無聞則似乎體貌隆而精神褻 皇上茹受廣于逆耳矣乃不惟轉圜之無望而彈冠亦無期則似乎包荒過而磨勵弛以致肱股之地孤而耳目之司曠諸臣當事終屬模棱而百職支吾且偷旦夕其患在上下之不交耳夫吾 君聖人轉旋只在反掌督臣代有鼓舞亦在一時臣豈敢謂治平終不可期故敢以太學講說之言上獻爲 宸衷台衡之助伏

願俯垂 御覽并以戒諭臣工灑然改圖一新庶政冀以内安宗社外威四夷臣不勝惶恐戰兢之至謹錄責難二章如左

責君章

臣伏讀尚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孔子則曰爲君難孟子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段則又反覆灾害之戒以致責君行仁之意大凡人君居天位治天下只是一箇仁以仁心行仁政只是一箇法先王惟仁者根本既端紀剛自飭心志既清法度自振件件都依左祖宗成法上做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這箇謂之宜在高位蓋高位者自高而臨下上既有箇標準繩墨下便有箇欽若奉行上下相守上下相信便是太平宇宙若不仁的根本既不正輕變祖宗舊規把紀綱法度任意顛倒一弛百弛一亂百亂那一人肯循職掌那一事肯爲百姓百官關冗都是一人優游拱默裏釀成勢必政事舛錯毒流萬姓而後已故

曰是播其惡於衆道而謂之揆是千聖相授受一揆之道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納諫用人之類法而謂之守是百官尺寸不可踰越之守如吏治兵農禮樂工虞之類無道揆是不遵其千古不變之經常而上失其爲君之則無法守是不修本分當盡之職業而下失其爲臣之分朝不知有正道而惟背公植黨之是狥工不知有正度而惟偷安苟且之成習是非不明於公論而士大夫不知有廉恥賞罰不伸于國法而里

巷編户不知有刑威夫禮義既不足以閑君子而立朝者人人頑鈍刑戮又不足以束小人而寘行者處處遺缺成何乾坤成何景象即曰不亡終屬僥倖決非常理這箇都從不遵先王法度來而總謂之不仁這樣時候自然郡邑無金湯那得完城郭自然疆場無精銳那得多甲兵自然屯種不修自然積貯無策那得田野闢而貨財聚然憂却不在四様而根原在不法先王不法先王故上不以軌物教民下不以學問檢

身盜賊蜂起喪亡立至所謂大灾大害莫知其然而然人但知立國要富要强而不知上下須有禮有樂仁人競業振作與祖宗同一精神故法令行于朝而海內治不仁人叢脞寡斷棄成法獨任私情故威權替于上而海內亂所謂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禍不在四夷而在肘腋嗟乎可無懼哉可無戒哉然而人主作用易於轉圜一朝振作便是唐虞三代祖宗法度如故朝廷紀綱如故聰明炳于日月操縱信于四時臣下稟奉威靈萬民沐浴聖澤在高位者可不自力哉

責臣章

臣又讀尚書大禹謨曰臣克艱厥臣孔子則曰為臣不易孟子引詩云天之方蹶一段則又提出恭敬二字以著不能勉君行仁之罪以責當時之為臣者他引用世俗俚語證明臣子曠職不思報君處請之真令人膽寒神竦詩人説箇泄泄世俗語訛箇沓沓註疏訓箇怠緩悦從四字

可見國家氣運臣子原共任之怠緩悦從是衰世之象若精明振作便是盛世之象周衰板蕩只是羣臣怠緩而不真切悦從而不鯁直千古相沿與國同盡可不猛然思省且道如何怠緩悦從説箇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便是事君何以謂之義義主斷正色立朝忠貞戮力義主宜婉曲納約積誠感動若胸中逢迎世法便非正色言下沽名塞責便非積誠即此謂之事君無義進退人臣之大節人主之大

權可進而進君用我而我不讓可退而退君不
用而我不留下憑自己之脚根上稟天子之威
福這纔是箇節文若進而或營求成畏避退而
或依違或悻悻都是箇進退無禮先王之道如
祖宗法度正所謂不愆不忘者臣子修明職掌
稟仰成憲這是立朝大紀綱豈容亂口胡言改
更變亂把新例變成法認陋規作故事若說到
祖制便道迂濶而遠事情若說着調停便道合
時而稱老練這謂之言則非先正之道此三種

只是一箇怠緩悅從蓋紀綱振肅之朝是箇天
理世界是箇王法世界便有認真丈夫奇男
子出來一不做二不休件件都在憂國憂民上
做事政體關茸之日世界是箇人情通融世界
人品亦是富貴體面而人品他只要圖高官大
爵那知有社稷蒼生他只怕口舌是非那管着
祖宗君父所以謂之泄泄謂之沓沓這都是箇
不恭不敬之人無益于君而有害者不謂之臣
子而謂之賊何以故大凡人臣要人主做堯舜

要世運做唐虞豈不甚難然須自我責難于君
多方竭力以求其君必爲堯舜這箇謂之恭人
君原有善根而要臣去開以擴充其本體人君
本無邪性而要臣去閉以遏抑其習氣一開一
閉陽長陰消天日當空浮雲淨盡這一點天王
聖明念頭何等光明洞徹這箇謂之敬若但以
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
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于主上
而自居于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特謂

之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人說箇泄泄俗語說
箇沓沓進未痛切孟子以賊之一字了箇泄泄
沓沓公案可見周室顛覆正坐此輩也此論是
孟子救萬世的危言末世士大夫只是怠緩悅
從四字却深中其病然救之有二第一立心要
公赤條條一副心腸都在君父上做何事不可
做第二任事要實做一件象一件做十件象十
件何官不可自効若要循次待遷不管閒事認
真是好名喜進獨立是陋品迂儒此風一倡靡

然從之天下不幾為板蕩之續哉凡百臣子須夙夜猛省忠義奮發要令此身為撑持世界之身無負 聖明無負所學無諉天命于不可救無置國事于不可為則萬世治安終賴之矣

敬陳太學六論疏

原任國子監署監事司業今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張鼐為敬陳太學六論乞賜 聖裁以重賢關以養人材事臣以史職假歸六年伏蒙聖恩起授司業自惟成均重地承乏匪材受事年

餘剖晳無術但感激時事歎人才之實難查核監規仰 祖制之盡善敬依職掌僭擬條陳向因遠事告警未敢擅行瀆奏昨蒙 新命擢臣坊衙除印務已疏 請別署外所有國學事宜列為六篇恭候 採納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少裨儲養賢材一助臣不勝待命之至

太學本論

臣聞太學上古教化之本也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一統類厲廉恥也唐虞三代之民八歲入小學至于有道有德有行有藝司徒道之太學始得與乎成均之教蓋重其選也如此又云三十以上學于太學一年離經辨志九年强立不返至四十學成而後入官古之養士厚其積而老其才不教人以速化也漢武興太學尊六經士重專門之學而國有大政大議必舉師說為對光武建三雍明帝行養老而四姓小侯皆令受博士業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而匈奴亦遣子侍學故漢學重經術而稱廣大唐初

京學凡五等而皆隸國子監其中有四門律書算學聘天下老師淳德為之官生徒繁盛幾八千餘人而料舉專尚詞賦故士習聲偶資利祿而經術少疎宋初學士衰少至慶曆行胡瑗教授法而生徒雲集諸齋廊多絃誦之聲神宗尚濂洛之學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養以千數其後立八行以三舍遞登而士皆濯磨嚮用迨元佑黨說起而偽學道學之禁迄南渡以至于亡雖以理宗修復濂洛而無救也夫漢唐宋之

造士不同然皆不聞以利事徼倖其間故于時皆有養士之效若劉陶董之訟朱穆何蕃董之留陽城陳東輩之乞斬六賊相李綱一時諸生志氣奮發能為國家扶大義存直道如此

高皇帝以學士宋訥為祭酒訥嚴重終日危坐堂廟未嘗休沐私第天子至遣人圖其形當是時天子教士有法戒士有條居士有所養士有具而又車駕時幸太學聽祭酒司業進講而諸生中積分年深學明行修者往往授御史給事中

等官其不率教者則戍之邊郡故洪武人材為盛正統中李時勉陳敬宗為兩都祭酒而一時呼為南陳北李弘治初北則謝鐸南則章懋而于時士風又一振鐸嘗言于朝曰國家教育英才即選諸科貢猶恐不精而邇年開納粟納馬之令遂以彝倫堂為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其源不報而至今傳為名言自後太學寖失古意者竟以開納事例之濫觴而士皆習夤緣為速化騖于捷徑而不知有學故也夫國家欲得人材之用莫大乎學術明而人心正其欲學術明而人心正則莫先于太學蓋太學者天下之善士所集也士以章句媒功利而聖賢之教不習先王之道不尊故獵富貴則侈榮華居官職則營遷級　朝廷安所得其用哉故今日莫先于修太學修之者何清其途慎其選嚴其教尊其範除其習如是而　國家不得人材之用者未之有也伏候

聖裁

清途篇

何謂清其途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太學則為任子其舉于鄉入于成均者為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業國學者為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貲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開而汙濁濫竅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論成之丁男中貴貂璫之蠹賊擁其高貲騁于都市朝輸納而夕

衿緌矣穉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揖于前則遺師尊序于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懶于讀誦寫倣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揆總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爲奇貨今坐卑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太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臣未見　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　國家即以太學爲市所得于此筆寧有幾何道足以濁賢路而輕　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爲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臣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伏候

聖裁

愼選篇

何謂愼其選凡教者必得人材而教之也教之而非其材則功令不行而陶鑄無所施其術今太學中如任子孝廉明經以及新舊附例諸貢任子習威儀而已孝廉來者就計偕試試畢而未第者勢不能強之卒業明經壯年少而衰齡多贏糧而來盤桓數月而不能徒四壁留至廩增附之入背志科舉者或年當大比而集橋門其他年大率假休沐歸班行固落落也即欲月課而日講之亦安所得卓越有志之士而施造就此國學之所以日就廢弛也曩者開選貢之一途而士之精華英銳者皆升而入太學于時選貢科名繁盛而往往太半爲名公卿至今朝廷尚得其用尋以妨序貢議疏淹滯報罷而辟雍人才日就寥落以臣受事以來諸生之來

未數月而營求撥去者視六館如傳舍間勉留有材質志氣者晨夕課講止得八九輩而其餘多闒茸不振策之不前心竊自愧德薄教衰不能鼓舞以廣類聚而太學人材亦可謂凋零極矣今若國家誠革事例使班行既清則臣謂復五年一選貢之法以廣收人材而此外既革事例則于進士之中寓濟國之策每科兩京十三省除中式外各有額外備卷另填副榜此輩皆場屋中所精校比勘幾得而失之者其文章才

具定自不群今當下禮部酌議凡中副榜不拘廩增附願入太學者廩于原額量減其貲之半增充為廩附比于增略加而各借以選貢名色各執硃卷起文赴部令其肄業太學必如選貢十二月之例務期朝夕訓課益廣所學厚其廩給無得曠廢日期至于期滿教成而咨送吏部仍優其選格視同選貢又開向年納貢之例凡廩膳在監能加納者亦聽其來就課講而以選貢例處之但嚴功令飭規條務求實益而士子彬彬起家建名世之業者接踵矣如此不濟濟乎恩皇多士之盛哉夫構大廈者儲材養食客者儲粟尊　朝廷治天下者儲士今日儲士之策無過于此夫不慎太學之選而令汙濁之輩側其間雖欲嚴教訓不可得已伏候
聖裁

嚴教篇

何謂嚴其教虞溥之言曰學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

顯于教故化以成俗教移人心夫太學者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厚之以人倫薰之以德義揚之以言語發之以忠信律之以專功比之以居業序之以時教安之以禮選此皆教之法也為臣忠為子孝必有不能已之精神此在教者默默鼓動而不可使之知故偃息者以愉訓溫飽者以汰訓簡亢者以傲訓模稜依違者以弱訓心不應口者以欺訓教之不衷士之患也真心為　君父然後可以教人忠不虧體

厚親然後可以教人孝刻意砥人品然後可以教人立以天下之憂為憂然後可以教人任開千古之眼讀天下之書然後可以教人學凡教者之語默動靜意況神情如春風之滲人能使之蘇而秋氣之砭人欲使之慄也夫功令規條固教者精神之所寄也功令不設規條不明而教者之精神不傳故課必以二以修文而程實也講必以六以明體而廸性也升降揖遜之必有儀步趨進退之必有節以閑軌物而銘習心

也朔望慶賀之有集令其入　廟敬而趨　朝忠也賢者厚之上廩情者記之罰籍別白功過而俾克畏慕也差撥必公年月無假借絕營求而專士心也餼給必親不失其期以䘏其旅苦而無令內顧也凡此皆所以寄其精神而鼓舞不倦者也或曰數教在寬令功令煩而尚嚴何也曰不然束之規矩而待之歲月令受學于齋舍如工就肆不見異物而遷開導其弟子似蜾祝蛉漸且速肖而化嚴而恭和而節此禮之本教之法也伏候

聖裁

尊範篇

何謂尊其範夫擇人章教之本也久任者責成之方也優故者廣厲之法也祭酒司業之責重故必擇人而久任博士助教學正廳丞之職清故須擇人而優教此端師範之道也洪武初選天下學明行修者為國子師而弘治中祭酒謝鐸言必須求道德之儒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

居太學之任庶教化人材有賴而至于六堂諸職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身名無玷之人于以佐甄陶而廣涵養作興之道此在今日正宜議也夫教者廉則士必不貪贖矣教者恬則士必不奔競矣如臣溥劣處非其任濫叨敘轉尸素多慙至于堂屬等官各有志氣灑濯修行不群者而漸次遷去今宜專擇進士科中自甘靜退就教讀書者為助教博士學正等官而其餘仍以科貢教職有文望清名者授為廳職使師道尊

而人倫重文風振而士氣增亦足以襄時雍之化而弘陶鑄之益也若祭酒司業決宜久任不宜屢更臣伏見先朝祭酒宋訥李時勉陳敬宗等或若干任或十年或十八年而始更易蓋當時之重師席如此邇者陞遷太驟詞臣內承循資序推多者朞年少者數月講席未煖而除書已更傳舍其官朝視事而暮解篆濫觴其地旋送舊而又迎新以致教導不專規條不一衙門之闒茸無稽錢根之糜費無節此臣所目擊而

傷心者也今宜定為例國子監堂上官必三年滿而一換以考其成其他博士助教丞廳等官則陞遷自不應遲而轉缺宜從優厚何也臣每見廳堂之在國學也處清恬之銜而實居寒冒之地蓋國學官房曾經買置者止七所而該監官凡二十四員公所不足為居停而歲有賃房之費廳堂皂隸不給供多官役使而有長班之費出無馬而有輿馬之費甚至所居遠在十里外晨入署散堂日已亭午而有枵腹徑歸者臣近為修饍堂一所便其停息而又設處公費以供其饌乃諸臣之寒苦又臣所竊傷心也夫事簡而神易清官貧而志易潔務閒而學易優此正國家儲蓄人材以求寧靜致遠之器者而奈何不簡其賢者處以禮兵諸曹之選以待銓擢大用乎至于丞廳等官澹泊已久除自求外轉者聽此外苟非服官不稱不得更外轉以困之庶以酬寒暑而風清白所謂陞轉優而官常勸也夫必選之當責之成待之優而後師範尊師

範尊而臣向所謂嚴其教不託之空言已伏候
聖裁

除習篇

何謂除其習臣惟今日之人才不足為國家用者皆其習氣為之累也讀書不務明理而事剽竊以博科第居官不務職業而工彌縫以邀薦剡為大臣不務報　君父而戀寵榮為小臣不務修實事而執口舌原其根本心術都徇外為人之私苟且聲利之學國家一有緩急安得其

絲毫之用哉太學首善之地而造士之督閫也
自規條廢而鼓舞衰模範弛而教譯薄以至人
懷僥倖士習營求聽講無益于身心日課不新
其德業以晨聚午散爲故事何曾問道執經以
步趨揖遜爲靡文幾見周規折矩且故事之不
習而祇病其煩勞抑靡文之不修而尚嫌其瑣
碎號舍廊未煖而請休沐者紛然監規讀未銷
而告趨撥者踵至甚至挾厚貲而營速化異日
且役志苞苴借竿牘而邀父師他年必傍人門

户總因未嘗學問不識性命之真偷安目前靡
究身心之實夫止蹶宜示以餘禁浮須責以實
欲其自重當絕其請託之端欲其自強當破其
頹靡之習臣故以爲必當悉按監規所載尺寸
不可變更恩案貢必須常用課講走班新舊附
必須依期坐滿告撥其鑽求書帖及僥倖貨賄
者輕則撳責重則參革令師道既守職掌而不
狥人則士子且安本分而務向學至于倣古積
分之法凡諸生入監者初到則撥末堂俟其德

業漸進而漸升之進至率性堂而止甚率性堂
監生須造就其文行卓絕者移咨吏部優其選
格視同舉貢庶令精神鼓舞鑪錘自得此臣所
謂必除其習而教可行也伏候
聖裁

辭監印疏

爲雍務既有專官雍篆不宜兼攝懇乞改署印信
以安職守事臣於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蒙　恩以司業委署本監事於本年十二月內陞

右春坊右諭德時因司業暫缺仍蒙委署監印近
見新陞祭酒何如寵在籍具疏告病已蒙准允員
缺俟推先該吏部題推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司
業事李騰芳於二月初一日赴監到任訖騰芳資
深望重太學師表得人臣職屬宮坊理宜交代而
騰芳以來奉　皇上批俞不敢私相授受已經三
次具題候　旨外臣竊惟衙門設官各有職掌常
行之事至于印信專署該屬在任行事之官假令
一日停留便覺百般叢脞即如國學督關雖係詩

書課講之地然其間朝夕該行事宜如寮屬陞轉
移咨諸生差撥行文及長假曠假給票錢數掛號
出納等項各衙門相關須憑印信行事臣既以坊
衙代庖諸務不便統率騰芳以四品管事案務自
宜專掌若職掌既不統一則羣事必至緊弛伏懇
聖明改批署印庶上下職業相安而成均訓誨無
曠矣臣曷勝踧踖待　命之至

再辭監印疏

為雍務久有專司雍印不宜濫署懇乞　聖明即

賜批允以安職守事臣以司業蒙授今職先因祭
酒何如寵疏乞終養司業久缺未推暫蒙委臣仍
署監事績案　俞旨大常寺少卿李騰芳管本監
司業事成均政務有屬臣已久不進署行事矣惟
是有官有印必印務歸一而後事權乃可責成夫
官局之官不能代辟雍之庖五品之銜不應署四
品之上凡一應國子監衙門事體如章奏文移等
項臣缺名不署如為失職臣濫預凌躐又屬侵官
既經五疏具辭未奉　俞旨敢署敢冒罪再懇伏
乞皇　賜批允另委署掌以無曠職事無紊官方
臣不勝仰望之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

敬陳靜攝要務疏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敬陳初服十事疏

論修復河西疏

再申聯虜事機疏

敬陳修省八事疏 附修省紀事

認罪回話疏

甲子乞休疏

擬緩舉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館試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館試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己酉四月館課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爲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詹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擬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與武元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垍賀表 元和二年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經筵講章 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敬陳靜攝要務疏

奏爲　聖體漸和　聖情宜悅敬陳靜攝要務以慰中外事臣竊惟　皇上以仁孝至性爲綱常宗主當　皇太后之喪哀毀成疾今　中宮皇后之變痛悼傷心昨者　召見輔臣叮嚀臥榻臣子聞之靡不酸痛臣思難遣者病易動者情疾困善悲悲益成疾欲解人倫之戚宜尋天性之歡伏讀

聖諭　中宮皇后侍奉勤敏問朕食息起居　聖心及此彌深悲痛然往者既不復還而　皇上今日起居尤宜慎攝全在　皇太子殿下執禮之暇時親左右　皇長孫殿下少成之歲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有繞膝兒孫可開旦夕看守雖　天子家法不同民間而　深宮骨肉應無二體又惟聖躬方在順養章奏塡委煩多檢閱既煩施行日滯宜命輔臣隨事請旨每日止奏請一件　皇上頃刻賜覽發行事既不煩　聖心行亦不致壅積不過數日而大綱畢舉萬幾常清至于臣下奏章諭令明白簡約毋爲累牘連篇既節煩囂更便省覽此亦節勞養性一助臣既隨衆慰安瞻戀猶未能已言真情切不禁瀝血仰望之至

庚申四月六日　大行皇后計聞百官哭臨第三日　上召見輔臣于弘德殿榻前　玉音諄諄述　聖躬病苦狀再三甚悉又以　御手諭輔詳看輔臣叩頭答言時事一二　上閉目不

甚省但　諭云遼東患在文武不和輔臣再叩頭而出傳　賜付敍時論德臣爵隨大小九卿候安于宮門外後一日乃上此疏越五日內官傳言　聖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長孫頂云過爺勝祖　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銀二千兩亦一時盛事也臣爾謹記于疏末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奏爲乞調民力以裨邊計事臣惟今日遼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私竊危之

夫民無息肩則百姓困兵無了局則邊疆困邊疆困而百姓之困乃不已則禍敗因之而起此臣之所大危也夫以中國濟邊疆必中國之民寬然安室家務耕種而後可今徵兵加餉海內騷動姑未論也以臣昔日使事所目擊則莫甚於畿南三輔之地又莫甚於邊西寧前一帶之地夫畿南八府天子股肱之郡也然徵調絡繹飲食若流百室書驚驛夫夜竄則有援兵之苦兵符火速派戶僉丁募卒在逃里甲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戈忍饑亡

命山谷徬徨無歸彎弓嘯聚則有逃兵之苦徵乎發車解夫解匠絛同蒲戍痛切剝膚則有奔命之苦即此而畿南財貨無絲毫留民間者矣遼東遼西安危相倚今急河東而被河西弗恤也出山海關外其蕭條風景便同鬼方塞草連天膏腴蕪穢北山南海一望丘墟民安有田土乎官牌夜呼使事如織防護送迎酒漿供傳民安有暇日乎鞭韃駕牛循環來往閭閻勞輓頃刻靡停民安有剩力乎強軍設防弱軍趕達大戶供辦小戶貼錢民安有藏蓄乎入其城堡而雞犬無聲過其亭障而封烟斷絕彼河西自救其死不暇而安能勉力濟河東也　皇上發百萬金濟九邊矣而臣以為畿南之民不可不賑濟也　皇上發百萬金犒遼陽矣而臣以為河西之民不可不周恤也賑恤之法莫大于墾荒田而廣開種夫開種之利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也一年而民甦兩年而民足三年而民不可勝用矣蓋取雨露于天取膏腴于地取力耕于民皆因其自然而為之鼓舞生息者也　皇上

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而勸之耕又捐數十萬金以給寧前河西一帶而勸之耕彼小民牛種有本雇募有人來作有時誰不各肆力于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腹而歌舞于道途即令之供轉運給奔命亦何傷哉此亦遼左持久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事亦備矣夫募民徙田塞下晁錯第一策也游食之民募而戰則潰散募而耕則樂就矣列隧而界以深溝使耕者有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飽此充國所以稱金城也建置

田官而專責其事如魏用棗祗爲都尉故事則官
有專司而事易成又一策也擇將而屯如宋訥所
言遴諸將中智勇謀畧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作
而兼訓練是又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葉盛所言摘
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稼穡又一法也蠲除子粒
而屯如胡世寧所奏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
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又一法也免罪而屯如韓
重華出贓罪吏九百人給耒耜牛種而歲收粟以
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如秦人以力耕

受爵漢人以力田賜帛但能多墾田數百畝者即
授之以官而賞賚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兵事
非可一年二年而告成功者也聚十五萬之兵于
一城軍士日食不貲而百物俱貴即牛運海運經
年往來而寧能供其經年之用乎即百萬犒金什
之遼陽而有金錢無食貨金錢寧足以爲飽乎遼
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了
期而得不爲　中國根本計今畿南宿飽而道路
之輸于遼者亦不苦于挨濟矣今河西成熟而河
東亦不至于斗粟千錢矣至于覺華旅順之海禁以
接登萊之商賈通芝麻灣之貨船以接天津之典
販萬勿疑其帶逃軍而預絕之是亦活遼一策也
若夫經臣熊廷弼勞心軍務盡瘁鞠躬　皇上初
政業已賞勞矣今宜再下一璽書褒諭之至於分
兵屯稼選將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拖吭擣虛
出奇制敵亦望　皇上并于璽書內責成之果有
成功自當封爵昔漢宣帝之勞問趙充國也曰皇
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漢元帝之勞馮奉世也曰愛吏
士得衆心來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
轉輸之費則有司存此皆古人主激勵邊臣之功
令也以　皇上聖明行此當亦無難以經臣忠赤
于　天語叮嚀未必無感動民不堪再擾兵不得
久屯惟　聖主留意焉臣憂切　國事不禁惓惓
上瀆伏惟　皇上憐其愚忠而赦其出位亟賜採
擇臣不勝惶悚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廿七日上　泰昌皇帝本

月廿九日奉　聖旨着該部詳議具奏越貳日
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
敬陳初服十事疏
奏爲敬陳初服十事以祈　聖治無疆事臣竊惟
書稱謹終于始又曰自貽哲命言　天子萬年長
計全在嗣服之初若能敬謹不違自然聰明日開
席智日長子孫萬民靡不靈長受福也伏見　皇
上冲齡聖質茂膺　大寶臣民萬祝惟曰萬年臣
備位宮寮十事上獻不敢文言但取通解伏冀

皇上俯賜鑒察觸目警心自朝至夕次第採取夫
百里始于足下放海出于源泉始事既端萬福乃
備謹列十事于左
一曰養身臣聞仁聖之主先保身以保民帝王之
孝必壽身以壽國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黃帝所以
制長生也不敢盤于遊田文王所以養壽命也庶
民之身假令素封溫飽尚思節勞戒慾預防疾疢
以庇子孫況乎　天子若能檢點起居寶嗇檢氣
自然康寧多福天下盡在化日春臺此之爲樂寧
有窮盡臣謂　皇上養身正在今日居深宮禁娛
遊對近侍無褻狎凡遇快心事惟恐濫觴若見適
意人須防引誘巧中總是斧斤甘投即爲毒藥一
照便破一截便任自然百邪不入耳目清明此
聖帝明王第一關頭所宜靜坐三思對境覺照也
二曰養性臣聞少成天性習慣自然凡人性原自
中和而習氣不無濡染故周書三德之疇云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夫克之一字　明主所以脫凡近
而齊神聖也沉潛之君有量有德但恐其柔順而

不振作故須克之以剛天德惟剛故能生萬物聖
德惟剛故能生萬民易稱剛者自強不息之義如
弱哉萬幾綱舉目張之類是也高明之君能智能
勇但恐其精察而不包容故須克之以柔地以順
而長草木海以下而王百谷柔者能順能下不亢
不驕之義如虛心接下從諫檢身之類是也　皇
上性體高明惟願時時檢點其習氣窒慾宜用剛
懲忿宜用柔對燕閒娛樂宜用剛處朝講採訪宜
用柔退小人宜用剛容君子宜用柔修明法紀宜

用剛誕敷德意宜用柔但令本念時切提醒便能
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而循中和之美也
三曰勤學臣聞帝王之學雖不在經史而在身心
然經史者所以開發身心之具也經以明義理史
以通古今義理明則善惡辨而根本常清古今貫
則法戒審而行事不亂自古帝王日與群臣講論
經史未有不治登隆盛者也　皇上踐祚伊始正
日新又新之時一刻千金此日難得惟願時　御
便殿令儒臣直日輪講　親賜前問論書務考其

字義究其本指引證身心求諸實用讀史務觀其
世局考其君相若何而興若何而衰以今日事證
古人書見興則企竦思齊觀衰則動色戒懼臣又
竊惟帝王讀書至樂無以功課自苦優悠漸進勿
助勿忘或染翰陶情或觀物悟性或靜坐察理或
對景會心要與儒臣不離頃刻常使心目如對聖
賢夫細旃之樂何啻深宮理義之悅倍於聲色循
而習之既入道域安而行之即臻聖閫矣
四曰敬天臣聞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人主至

尊制天下而人主之上天尤尊而制人主故聖政
清明而三光順風雨時朝事渦亂而山崩川竭陽
亢陰沴種種類應毫髮不差凡以仁愛人主而默
動其敬畏也　皇上今日受圖膺籙爲天之子宜
蚤夜時刻如　上帝之臨無論郊享祈禱事事必
親即如宮闈秘寄一事失度得無曰愧天心歟大
廷臨御一政失調得無曰干天和歟賞一人得無
曰借天錫歟罰一人得無曰濫天討歟念及　宗
社則曰何以永天眷歟思及　聖躬則曰何以定

天保歟几席戶牖具嚴天威日用起居時謹天戒
天非蒼蒼之天即人主之心是也人主之心有天
所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自然百福集而和氣臻
萬物蘇而四夷服矣
五曰法祖臣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
憲者祖宗德法之所具也治天下之道用德以浸
灌之用法以振肅之兩者皆莫備于　祖矣洪惟
我　高皇神武開天　成祖欽文纘緒德法備具
千古無兩而臣伏覩　本朝列聖則德莫如　孝

宗敬皇帝法莫如　世宗肅皇帝然皆德不廢法
法不傷德故二代稱隆　敬皇十八年間無事不
修靡政不舉召見大臣商確邊務更勤咨諏訪問
民情君臣熙熙諫行言聽此所以民物繁而海內
樂也　肅皇四十五年間吏奉繩尺民遵教條邊
疆偾事必誅長吏貪墨必懲令行如流水威伸如
雷電而又更制改度禮神治民寅畏嚴恭夙夜無
懈此所以朝廷振而百姓和也　皇上以　敬皇
之德行其法則元氣固于苞桑而世亦不爲委靡

之世以　肅皇之法行其德則精神壯于震疊而
民亦不爲束濕之民如和劑受諫德也若分別是
非則法矣如犒賚軍士德也若程核功罪則法矣
如勸課農桑德也若決斷獄囚則法矣如徵擢循
良德也若懲汰贓吏則法矣法如藥石有病則攻
德如飲食日用不廢此　皇上治天下之大綱領
而不可不思繩其　祖武也
六曰親賢臣閒人主求賢以自輔也易稱上下交
而泰不交而否泰之象在乾下而坤上否之象在

乾上而坤下也君尊而和顏色以下交于臣臣畢
而傾赤心以上交于君謂之上下交然而下交者
親賢之謂也我朝自　高皇親通儒臣而下則有
成祖之親三楊解縉金幼孜則有　孝宗之親劉
健李東陽謝遷則有　世宗之親張孚敬費宏賈
詠徐階或有銀圖書之賜或有平臺之召或呼先
生而不名或賜御札而稱號或同遊燕而賦詩或
跪對良久而掖之起禮敬之優如家人父子而當
時下情上通上情下達無弊不除無利不陳是以

累朝稱爲極盛　皇上御政之始宜時時召見閣
部大臣假之顏色賜之顧問與之商確政事衡量
人材聞善必行知過即改自然耳目日廣德性日
充于以登三咸五追蹤列聖斯拱而俟之耳
七曰納諫臣聞臺諫者帝王之血脈直言者國家
之元氣也血脈要流通元氣須暢達鬱滯則潰擁
削則枯古之帝王設鐸求言止輦受善正豈元氣
而通血脈也　皇上今日蒞政之初宜採擷善言
而實見諸行事博收衆論而剖決其異同咸施行

則善言乃有實用剖決則衆論不致紛紜但恐章奏雖文無多以求
聖聰時覽時下是者下之部令速題覆非者下之部徐聽權衡
天子不以議論訶責人而人臣各從疏牘獻品格所謂導其流而流自清宣其氣而氣自順也

八曰信令臣聞詔令者天子之四時也暑則必熱冬則必寒時至則行物無不應故曰四時之信夫
天子之詔令不數下下則必行故百官敬共而萬民受惠若令出而上視爲具文下視爲故紙考成

不設勸限不嚴積久廢格胥越特甚且或一事而前令以爲當行後令以爲當止將事之行止何憑假一人而前旨既允其推後旨俄允其罷則人之進退何據但須詳愼于議論未決之時不宜改更于詔旨既下之日行之務責其成施之必要諸久臣每見近來軍國大事詔旨往往前後背馳皆緣朝廷功令不申以致凡事紀綱不立伏願
皇上
勵精之始申明立限之令有旨必須奉行毋致紛紜廢閣此亦所以重朝綱而勅事機也

九曰恤民臣伏惟立國在乎得衆得衆在乎恤民國之有民猶木有根也根漑而木榮民殖而國昌矣故漢帝下詔蠲租賜帛養老史不絕書當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
國家自東方用兵以來天下民力竭矣而又加以東南荒旱西北蝗災民不耕收日疲奔命
皇考奉
神祖遺命發內帑二百萬犒賞九邊而中原之民加兵加餉自若也
皇上今日布政方新宜大沛德意免海內今年新稅之半而出內帑百萬以補之又發內帑數十萬

以賑西北及遼東關外之民而勸之耕此種德意天下父老百姓喁望已久
皇上初政行此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也夫天子于百萬金機何有所少者父老懽呼民心闓悅耳且養民力以供朝廷之輓輸厚民生以佐邊疆之軍實小往而大來其利澤何啻倍蓰至于各省直獄囚久滯囹圄宜遵
先帝近日釋放刑部重囚減死充軍之旨諭令恤刑諸臣原情從寬等使沉獄一空此後每年秋決不赦者必量決一二以正國法以儆衆心使之樂更

生而畏三尺是亦恤民之一端也
十日持體臣竊惟立國之初先持大體以孝治天
下以厚風人心帝王之大體也如生如存孝之至
也包含徧覆厚之至也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聖
人以推恩廣孝爲德我　皇上政事維新海內聦
仰此時舉動正宜情法兼用仁義竝行于麗日當
陽之時沛甘雨和風之澤光昭　前人之令德忻
慰　在天之神靈但今宮地肅清恩錫不妨從厚
祗應處置盡善既往不必追求古來精明兼渾厚

爲難末世英斷惟操切爲戒況乎立愛立敬始于
家邦萬年服端尤宜厚積人臣輔養正培此莫大
根基小臣對揚全憑此一點種子臣實祇承　帝
德愛惜　國體而敢爲此諄諄也　一
右臣所獻十事雖係常言然帝王致治千古誠不
易此臣見御史額造流涕述　皇考大行皇帝憑
几遺音曰卿等盡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臣
一聞之不覺慟哭痛絕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
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留之際以屯爲望我

皇惟願　皇上體　皇考未酬之心行　皇考欲
竟之事念　皇考發帑犒邊則思今何以張皇六
師念　皇考停華稅監則思今何以輕徭薄賦念
皇考批答如流則思今何以剖判是非念　皇考
起廢山林則思今何以信任耆碩念　皇考矜釋
重囚則思今何以化幾刑措　皇上誠以堯舜自
待則四海便再見唐虞　皇考恭月而開其先
皇上萬年而竟其業傳之千古流馨無窮至于宮
禁起居　沖聖孤立內保外傳必須得人雖閣部

保　駕止在一時而擁護主持必有長計可疑之
人勿進易悅之輩勿親每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宮妾之時少願　皇上出總萬幾如神明
人坐深宮如處手志氣清明德施溥沛貽萬年無
疆之休臣因差往山東南直地方瞻　天暫遠謹
獻狂愚不禁戰兢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臣𦢊再以告　泰
昌皇帝計差往山東南直陳十事以獻　新主
十二日辭　朝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

朕躬知道了

論修復河西疏

奏為河西决不可棄西虜决不可絕懇乞　聖明速賜神斷遣官撫諭命將屯守以聯虜情以固邊圉事臣竊觀今日謀事之患莫大乎有成心而無專見有成心故牽於此是彼非之口而不量國之所重無專見故不能察事之情形而急圖其一失不復之機今日之邊事兵費幾十萬而竟無一兵之用餉糜數百萬而竟無一餉之存至於內帑空

虛而猶以發帑為美名民間騷動而猶以調募為美事全遼化為虜穴而巴蜀尋于戈矛京師已旦夕阽危而　廟堂前束手無策然自正月下旬警報疊至而猶得偷安如昔者此天幸非人力也近日小臣橫口紛紛大臣疑畏不決只為經臣主守撫臣主戰然戰既棄城而守亦內逝雖神分左右而禍同覆舟不知此皆有由而無直有罪而無功不足為諸臣分門戶競口角也臣所論者獨　國家安危之大勢夫奴雖日夜窺廣寧而謂奴安然

得有其廣寧則奴必不能以西虜為之爭也若給西虜則不惟不肯以廣寧付奴而且不樂自有其地何則以諸虜貪市賞之利斷不能自絕于中國也今奴得廣寧而虜失市賞料非虜之本情即虜得廣寧一帶空地而自斷其常年市賞之厚利則又決非虜之本情蓋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地狺然而爭虎墩兎憨為西虜帝制諸部落即奴亦屬之往年憨祖父嘗要挺我貢市王爵欲求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每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奴帝遼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錦義至前屯山海一帶而論之其市賞之口有高臺堡有興水縣堡有鎮遠關有大福堡有大康堡等處其河西諸虜如華蘭泰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係寧前者也土蠻憨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係廣寧錦義者也煖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酋

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與麻一種凡五枝小歹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参委正一枝市賞亦鎮遠關耿耿歹青青歹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亦大康堡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其十八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其把伴一種入于泰寧凡二枝其十六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速把亥一枝凡二十三酋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亦鎮遠關其次男炒花一種凡九枝其三十餘酋而領市賞亦鎮遠

關此皆以廣寧至山海關一帶地方為市口者也惟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伯要兒宰賽二種五枝共六十酋其市賞由新安關則在遼瀋地方耳此遼夷之大畧臣得之昔年撫臣周永春全遼圖冊底本中俱覈實可考信者也臣常思夷狄惟利是求部落既衆市賞各有分地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虜中日用所需而彼松木馬牛羶葦非與我市則無所售此其藉我邊鄙以為生非一日矣即一部思逞而各部亦决不相從此亦事理之易

見者以臣料之廣寧既不為奴所據而虜必挾廣寧以邀我之厚賞我既力不能守廣寧奴未至先潰而西虜完而歸我則雖數十萬金犒賞亦何足惜若乘此機會命差去尚書張鶴鳴選一才幹膽力使臣與之要約令其長為我護邊借以扞奴而河永戢其零寇紀掠之患則河西日靜而我邊備日修如昔年宣大北虜故事即加以封爵許之市貢可以增我邊上藩籬吞我內地兵力而徐徐為勦奴之計此亦 國家轉敗為功之大籌畫而奈

何以區區匪賊同異堅執不化甘心忘其國恤甚至近報殺西虜十一級以為功若令虜中歃望生變藉口內嚮者修怨于關外而他日祇以供麋虜失策之罪案袁 國家河西一帶之土地貽京師肩背無窮之剝膚哉失以前屯有副總兵竇承武寧邊有兵備張應吾二臣尚能從撫臣屯聚二三萬人于關外則視迸回者膽力天壤宜遠下 明詔各獎諭加二臣一級以旌其奮不顧身之勤勞而今之料理寧前一帶如劉渠炎事羅一桂炎守

高邦佐殉陣自縊各宜加旌以愧生逃者至于広
寧城雖已空而地未沒虜若起用舊總兵李光榮
領兵一二萬戍守其地漸圖生聚討孫得功等叛
國之罪以靜地方仍着王化貞戴罪料理安插地
方并聯屬西虜情形以保此河西一塊土者數年
之後廣寧未必不屹然為一重鎮也夫臣非敢為
此言以櫻與沸之口也凡事從　社稷起見則眼
前禍福瞭然事機片語可決若以黨同伐異生葛
藤于危急存亡設陷阱今利害禍福東西易向而

當事者多旁皇疑懼終日不能決一籌至于土地
喪失而根本傾危此際暗想蝸爭究竟盡同糜爛
所可痛哭者輦轂憂勞之　聖明消磨疏通之日
月耳夫佐鬪者傷佐興者嘗假令外結虜情內修
邊事而中原杜土崩之形輦下有金湯之固者亦
諸廷臣所為佐國興于不傾而共食其清和寧謐
之實者也若其佐鬪則于國事何有焉惟　皇上
速斷而行之　九廟神靈不勝快甚臣書生不知
大計目擊時危特陳狂瞽不勝惶懼之至奉

聖旨西虜着行與總督行邊各官稷快撫馭其餘
該部看了來說

再申聯虜事機疏

奏為再申聯虜事機仰祈　德音撫諭事臣竊觀
今日朝臣如坐漏舟中不思塞罅補漏聽其漸漏
漸沉舟中少年攘臂而成敵國篙工束手柁師落
膽而風波乘之不可救矣殊不知轉破為完殊非
難事不過柁師牢把其柁篙工力撐其篙而攘臂
者姑兩置之待罅補漏塞而歸此輩于岸則一舟

穩矣今日之東事地漸縮奴漸逼可計日而待危
矣幸奴一日未至則我可偷食息于一日也而
廟堂無一救焚拯溺舉動條奏連篇各未　聖旨
而全不施行觀師行邊　廷遣重臣而訴詈叢集
破城夫地據法處分而分朋抗護薦舉推擢朝上
夕下而議不歸一甚至　天子之令可撓　社稷
之憂可置皆錄意見生黨與黨與生議論至議論
多而憤氣毒幾不復知有公道公事矣此漏舟攘
臂之勢也夫與篙者爭篙可委篙而授之乎與柁

者爭花可去花而從之乎其或援之其或從之而
爲工花師畫魚腹矣且無論救舟之計若何而爲
身謀者亦甚拙也今日有不煩區畫而西虜可結
爲外護借其力以緩奴之入犯者惟在　皇上天
語片言可當十萬師者是也西虜之戀市賞而不
欲我失河西也臣前疏已言之詳矣奉　聖旨着
總督行邊相機撫馭欽此而兵部已覆議行其措
畫虜情比臣言更明悉矣然時勢不可姑待施行
頗有機會惟斷之自　皇上則夷情悅服而邊疆

安昔漢光武下河西一詔而竇融歸命恐後者以
天子之威能動之而明見能悅服之也說者猶疑
虜寧之入犯西虜助之而河西迯難人口爲虎墩
截去臣細訪之從關外來者其實不然當虜寧之
失也助奴而來者宰賽諸種受市賞于開鐵者也
開鐵失而宰賽爲奴擒縱其助之無怪耳其迯難
之民過寧前而人口爲西虜邀奪者累萬家則虎
墩以河西城堡到處灰燼而怒中國之燒絕其市
口也此亦夷狄之本性也今頗聞其願助木構房

歸還人口令我保守河西以不失其市賞之利此
蓋亦本情諒非飾說也夫山河寸金今自小凌河
至山海約有三百餘里原未屬奴而奈何棄之耶
棄之而守山海能保奴之不直犯我山海耶今虎
墩諸部絕望于我之收復河西而坐失其市賞之
利其又何親于我而能保其不助奴之攻我乎又
能保其不效奴之寇我弱而入犯我乎奴勢方張
而虜患再急將何以爲支持危哉危哉近見主事
周鏘一疏述入貢諸虜願助我抗奴意甚懇切言

殊可信而塘報又言西虜願屯住邊外爲關門捍
堵則虜內嚮情事愈見矣據臣愚見乞　皇上下
一旨意令提督官宣諭見在貢夷頭目令其歸見
虎墩道中國嘉獎其內附之誠仍遣一膽智武臣
或同南關夷酋虎墩內親如王世忠者偕往賜
璽書勞諭仍賞之厚幣誘以封爵訂定起兵日期
我亦命一大將有宿名者收拾舊兵萬人出駐前
屯寧遠等處共爲聲援令奴不得安據廣寧仍擇
關外三百里內阻山負海之近者築墻堡藏令其

還各口截去之民搆房屯住各城堡漸次招撫之
聚而寧前之市口可續此西虜與我兩利之道也
如此則山海無孤危之勢京師舒肩背之憂奴賊
失長驅之形遼瀋有恢復之基矣此在　皇上尺
一之書而即可收夷人之心定中國之計也惟願
聖明獨斷于頃刻勿復遲疑以滋異同者之掣肘
夫難得而易失者時時至不旋踵者機譬如舟將
覆而篙者不能持篙柁者不能持柁則惟有舟主
人勉力自執其柁而尚可僥補救萬一也虜既為

我拱護山海自成天險然後以其堅壁之餘暇選
將帥練軍實修甲兵守堡口整京師之營伍以强
根本寬內地之民力以固元氣罷募兵之使以息
民擾止調兵之令以弭兵變愛惜帑藏節省浮費
在邊事則整而弗懈在　朝事則靜而弗譁而
皇上修明　祖宗之法度獨攬賞罰之大權君子
必進小人必進赫然下令令在必行庶轉危急之
朝廷為清寧之世界臣愚不勝惶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宣諭貢夷并差官勞賞事該部即議

行　天啓二年三月　日

敬陳修省八事疏

奏為仰體　聖懷敬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
回天變事茲者亢陽為虐民苦無秋　皇心咨嗟
深宮勤禱兼諭大小臣工齋素五日痛加修省仰
見　皇上敬天不渝憂民無斁而昨者未蒙膏雨
反得氷雹天變可畏人事宜修臣職屬纂修齋心
供事恭聞　皇祖神宗皇帝當日御朝　聖政先
經內閣紀錄中有禱雨修省數事以類今日頗為

喫緊輙敢仰贊　德意敬錄上呈臣聞天子父天
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而陰陽和政化乖而沴旱
集若能昭德厲精後回補救則堯水不害平成湯
旱無傷允殖天人之際影響不差夫應天以實不
以文憂民以行不以言　皇上責之臣工尤宜施
之政事宣諸詔諭必須見諸躬行至于遠考桑林
雲漢之遺不若近尋　祖武羹墻之實臣愛君念
切夙夜不皇謹列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內禱雨
聖政条以今日亢旱修省當行事宜一日虔步禱

二日蠲加派三曰停內造四日商政務五曰寬言
路六曰懲貪墨七日飭邊事八曰慎宮闈伏願
皇上細加詳覽臣編史歷事觸類引伸言不及文
事皆從實倘深宮靜修之暇留 睿覽採納之神
次第施行誕敷 德意天下臣民共仰 聖德之
美 聖治之隆感天心而召和氣又不待言矣臣
不勝狂愚祈望之至
計開
一日虔步禱臣謹按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以祈

雨祭告 天地 山川 社稷等壇 南郊祭禱
十五日 上致齋于武英殿賜三輔臣從詣郊壇
布定各備服有差十六日以詣 南郊禱雨告
奉先殿及 聖母前仍至齋于武英殿十七日昧
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皇極門御煖閣徒
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至 南郊
上躬禱畢出 御幄次召輔臣九卿諭以天時亢
旱皆因天下有司官員貪贓壞法剝害小民不肯
愛養百姓以致上干天和今後還着該部慎加選
用都察院行文戒諭務令着實舉行毋事虛文將
還近侍請法駕 上仍麾却復步至皇極門御座
時行等叩頭 上慰諭而退 皇祖軫旱憂民三
齋別殿布袍蔫素却輦告虔百官手額以瞻天萬
姓歡呼而就日一時盛事千古美談 皇上今日
御極方始萬民之痛在于一人倘 聖躬不憚勞
須布素步行郊禱必能使千里來雲一朝雨澍推
蒼穹而慰民望端有賴焉書云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夫敬克而皇天親皇天親而變可弭也

二曰蠲加派臣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八日文書
官李恩傳 青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
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見年災傷地方幸沾恩澤而
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糧是也蓋往
歲撫按報災部議權擬暫停而帶徵於豐歲然連
年災傷帶徵愈多而愈不能辦雖遇豐年民窮如
故臣以為帶徵亦當議處 上從之即諭戶部天
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為邦本今小民困苦各
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朕心惻然便查各撫按

奏至灾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免本年分錢
糧其先年拖欠帶徵未完者酌量其奏定奪以副
朕軫恤窮民至意臣竊惟昔年止因荒旱即免本
年錢糧而并先年帶徵亦量先之况於今日遼餉
窮追加派借增小民且不能完本分錢糧又何能
完新增加派且不能完前派之餉又安能完新派
之徵敲扑日多而民生日悴夫以兵革之餘又兼
旱魃之苦衆口嗷嗷其何忍言邇雖蒙　皇上量
蠲畿輔加派而其他江浙湖廣等處地方積徵借

欽自若也　皇上與其捐數十萬帑藏于二三盜
臣之手先儒將債帥之腹而且盡齎于河東西以
歸于奴孰若清盜臣之乾沒追逃臣之裝載核兵
計餉盡塞漏巵以紓邊困而蠲此加派無名之歲
額乎且以遼餉而加徵派而遼既烏有而派餉何
爲　皇上慨下此詔令海内百姓謳呼踴躍若時
門降夫積徵免而天澤敷天澤敷而變可弭也
三日停内造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二日發
下御史鄧鍊本傳　旨燒造磁器内有屏風等項

未燒的停止又因大學士時行言停罷燒造大龍
缸五月九日發下戶部戶科請停買婚禮金兩等
項各一本文書官李浚傳　旨准減免二分還買
八分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臣等恭詳部科等疏一
則謂舊例本無而頓增不貲之費恐經用益虧一
則謂召買已多又加以非時之索恐買辦不給願
皇上恤財愛民大爲減止以修應天之實　上使
中官傳諭云先生每說這等說准減三分之一臣
竊惟今日財盡民窮又加灾旱　皇上事事宜從

寬恤如深宮賞賜不妨節嗇以儲有用之財至織
造買辦等項量加停罷以寬民間之力夫吳緜秦
毳滇金粤珠地產其良則民茹其苦　九重若加
惠停減則四海便到處陽春况此旱魃肆虐之餘
何惜此宮中不急之用故　上供節縮民力寬民
力寬而變可弭也
四日商政務臣又謹按萬曆本年五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　上手
一牘授時行曰這是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本先

生毋看時行且看且奏曰臣非月接得董御史揭
帖曾累節看過其一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
其二說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檢疏中條
件未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
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
宜慎選用破格遷除其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
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那小官下人多
不用心整理豈不悞事時行對邊事全賴鎮巡身
親目擊下吏不敢欺蔽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不
得時行對言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推
陞臣等深服　聖斷　上曰然即有年久的方可
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時行叩頭謝　上又曰
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商量時行等復叩頭出臣
竊惟　召對之典自　孝廟而後久廢不舉而
皇祖行之于發旱躬禱之後且　聖諭撫鎮宜親
歷巡撫宜久任確然廟畫而又有今後政事與先
生商量之諭今臣觀　皇上待輔臣未嘗不優厚
也且聞講畢傳諭問及邊政未嘗不片言獨斷也
而獨傳語出于近侍面商靳于講筵則君臣一體
之情誼何由通而萬機商確之指要何由達臣伏
願　皇上于講讀畢賜閣臣講臣以面對凡隨
聖意所及或邊信之緩急或兵食之調度或錢榷
之着落或人材之有用無用或民間之誰苦誰樂
或傳聞之可信可疑假借　天顏而賜商確今諸
臣有謀必告有言必陳而　皇上亦可試諸臣之
留心政務將事情日通而耳目日徹夫訪問親而

釜兩通釜兩通而變可弭也
五月寬言路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二十六日
發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乞罷黜以息爭端本內
有姦黨語閣臣奏宜下科問可立姦黨是誰次日
奉　聖旨朕昨日覽卿等所奏欲使羊可立明說
姦黨是誰但人急便胡攀亂指使被胡發一言如
國體何朕今發一札子令後諫言之臣要存　國
家大體不可逞己之私意敢起紛爭淆亂國事諭
卿等知之竊惟　皇上不責羊可立之妄言不下

究問姦黨之言既惜　國體且安人心當日敢言
之臣誰不鼓舞生氣今臣竊見科道諸臣或偶以
偏見習氣瀆奏攻訐情原爲國義實急公而聯翩
調外幾同放逐夫直言固之元氣虛受君之大德
且人各殊見議分兩端譬八音之非一音亦五味
之非一味不得悅絲竹而厭土革不得貴鹹苦而
厭甘辛宰夫調而主君嘗樂師奏而明堂享若偏
嗜必無全味若專聽必無全音試法　皇祖之優
容而樂朝之正氣舒夫正氣舒則變可弭也

六日懲貪墨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八月十三日視
朝畢進三輔臣諭以陝西亢旱江南大水江北多
蝗河南一帶河決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
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枉撫按官亦不爲伸理這都
傷害和氣如今懲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
着該部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以今日救
荒有兩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上曰雖是蠲賑
有司官多侵尅了只充自己囊橐小民不霑實惠
上又曰災傷須分別重輕使實惠及民　上又諄

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　詔令如故紙已又曰有
司刻削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時行因請敕
救賑濟或煮粥與吃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
的議來行臣竊惟　皇祖於郊壇召對已有有司
貪殘之諭矣乃又惓惓以懲貪理冤爲第一義而
責其徒事虛文不修實事可謂洞見民間疾苦今
日　聖政方新吏道更始揚清激濁正在此時而
臣覩郡縣有司刻剝貪汙亦復不少撫按彈壓參
劾頗借耳目于他人寄恩澤于顏面甚有極汙濁

而民不能堪旦夕者尚以新任甲科須久其俸甚
其毒而後劾去之果爾則百姓何辜而受此湯火
也且貪汙害民之人罪止降調或罰俸免官甚至
易改降而就敘潛藏之背足以償其挂冠之喜數
年之俸原不妨其狼籍之身彼此顧惜而情有司
何緣警戒伏願　皇上于百度維新之日即嚴懲
貪夫黜之條又嚴無許寬容姑息之戒有貪必黜
有賊必追夫墨吏除而生氣旺生氣旺而變可弭
也

七日飭邊事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上視朝御門畢　召閣臣申時行等入于皇極門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投時行且曰近事情若何時行等對近日洮河失事殺將損軍只因洮河邊外有舍族兩様中茶納馬者爲熟番其餘爲生番先年舍虜防番所以武備單薄今者虜王過河搶番故聲言內犯以絕中國之救護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之封疆督撫官奉有勅書平日所

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頓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如今正要責成他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作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以督撫只督率調度若臨戰陣定用武官各分信地　若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古來人才難得　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自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對近日科道建言要推舉將材　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個將官時行等對薦的將官一個是王化熙也是中材一個是尹秉

衡先年是個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也不論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謀畧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宜替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粮有該措處的著一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有備無患趁如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當初許款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爲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差個三年閱

視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巳發言
款貢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將行等奏自俺荅
獻逆求封巳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强原是敵國今
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
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縱虜虜心驕意大
豈有饜足之時須是自家整修武備保守封疆時
行對深服　皇上廟謨弘遠又奏失事有大小情

罪有重輕若失事本輕而論罪過重非所以激勵
人心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輕重　上曰如今失
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楨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
客臣傳示邊臣使之感恩圖報臣謹按　皇祖籌
論邊事件件都責成督撫官而歸之以擇將嚴之
以查核如曰番人是吾人番人土地是　祖宗開
拓的封疆大哉王言華夷一統天地好生之氣象
也既說邊臣不能預防又說　皇祖重處各邊失
事督撫赫赫　皇靈一怒安民之英畧也既說督
撫輕賤將官又說其勝擇功敗卸罪明見萬里之
神識也既說文官也能將兵又說將官還宜揀擇
又說擇將在謀畧不論年老生善帷幄之本論也
既欲遣臣查核而又言款貢不可專恃須自家修
武備守封疆安內攘外之完謀也以觀今日邊事
件件宜如　皇祖之訓而行之　皇祖以番人為
吾人而今日奈何輕棄邊民　皇祖以番地為吾
地而今日奈何輕棄邊塞　皇祖欲重處失事邊
臣而今奈何不斷失陷城池之誅　皇祖責督撫

以擇將責將官以謀畧而今督撫果何以激勵將
帥將官果何以克敵立功　皇祖家憂款貢不可
恃而今何以羈縻西虜使其長為我守河西
皇祖命遣官查核而今遼東登萊閱兵馬錢糧作
何開銷願　皇上召內閣兵部大臣等面賜商確
面賜處分將見文臣盡心武臣盡力將勇兵强而
收復已失之土地當不難耳夫武事飭而兵氣消
兵氣消則變可弭也
八日愼宮閣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正月朔免朝

賀　上在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等四臣入見[illegible]
西室因出雒于仁本付閣臣處分既出　上又命
司禮二太監謂時行等可喚張鯨來先生每責訓
他時行等奏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
訓他何須臣等　上復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
有頃張鯨至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當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得
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
不可以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臣竊惟　皇祖

寵倖張鯨而又防其驕縱而召股肱大臣嚴詞誡
責太阿在手威靈莫測所以近侍悚惕畏如神明
而又　皇祖當日食息起居必與　孝端皇后共
朝夕夫五倫之內莫親于夫婦莫大于君臣夫婦
一室而子孫昌君臣一堂而天下治只如阿姆保
護近習逢迎小忠小謹無足倚仗且有迹似保護
而漸伏深中之陷阱外似逢迎而陰逞跋扈之萌
蘖全在
皇上察之于早防之于微天下百官萬民之身王
之自
皇上而　皇上之身則惟
皇上自爲主臣見大學士孫承宗疏內云
皇上至尊至貴而又極孤極危赤心忠言讀之涕
下夫
皇上內而與　中宮母后同朝夕起居則不孤惟
不孤乃享其至尊外而與閣部大臣講幄儒臣共
商確講論則不危惟不危乃享其至貴燕私之際
禍福之門不可不防不可不慎此又保身保民子

孫萬年大根本而消弭天變之大端也右臣所言
皆天下大事心之精微日不能盡然漸言漸深不
自覺其愚戇伏惟
聖明曲賜採納
奏
聖旨憂旱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行故只在宮中虔禱戀貪
飭備已屢有旨稱毎臣工如何都不遵行其事關
宮闈的朕知退了本內洗補字樣都不填寫大殊

不敬著回奏話不該部知道

修省紀事

天啓二年四月晦京師大雨雹　詔諭百官修
省時以擅立皇店奉　旨立柳三皇親庄奴于
珠市口而傳聞中瑞阿母居宫闈事甚秘大
學士孫承宗疏微及之識者謂天變示戒宜防
其漸臣時編纂　神皇召對聖政感事激衷思
遵　祖德以類今日修弭急務遂具八款以進
而未於慎宫闈尤惓惓疏上聞璫木小豎至

閣中傳言　上意甚怒奈何詞臣而敢上疏言
事既而曰　上郊天大禮且未舉便要他步禱
内閣曰此不過言敬天大意耳又曰遼東一塊
地方喪盡都不說起却來講這些閒話内閣笑
應曰遼東事他到也曾講過來又曰　上說票
旨要着實惟他閣票既上内批添出洗補字樣
却不塡寫大殊不敬責令回話既得　旨臣具
本認罪蒙　恩姑免究九月　欽點典試武闈
尋遷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春三月再

遷南京禮部侍郎七月以　光廟實錄成加太
子賓客二品服俸越明年正月閹言乞休蒙
旨以才望慰留比三疏特蒙　恩放歸有遼學閣
才之褒仍許病痊起用自分狂愚無狀不加逮
譴而屢進階秩草野餘生從容林臥皆　上賜
也沒齒何以仰報哉

認罪回話疏

奏爲回話認罪事臣于本年四月三十日爲仰體
聖懷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回天變事一本

奉　聖旨憂旱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
行故只在宫中虔禱懲貪飭備已屢有旨爾臣工
如何不遵行其事關宫闈的朕知道了本内洗擅
字樣却不塡寫大殊不敬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欽此伏念臣職備纂修獻替無術偶以亢旱修省
思效愚忠條奏煩多詩書失慎臣妄不能用心詳
對以致洗補字樣未塡臣於稍減感動之誼乎日
養之未熟率爾入告　否文罪何勝誅伏惟　皇
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于臣對菲之論亦冊乙夜

之覩在　聖主固採納精搜而在愚臣賫鹵莽失
敬臣心可剖臣罪難逃敢不俯伏以待斧鉞伏望
聖明哀其愚悖特　賜寬宥臣愚不勝惶懼戰兢
之至奉
聖旨旣認罪姑免究

甲子乞休疏

奏爲臣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罷歸以保
餘生事臣稟氣虛怯夙病纏綿去夏感秋脚瘇作
患祗因感激　君父勢難久滯王程黽勉就途入

部受事未及匝月遂中科彈謂臣無用妨賢阻臣
辭讓避怨臣感其忠告旋疏乞休候　旨杜門束
裝待罪不料孑身旅邸飮食失調寒氣外侵中於
腑臟痛一生之難免交戰形神曾七尺之幾何頓
罹冰炭每於伏枕之際轉切首丘之懷止有一歸
更無餘望且臣之自反實同廢人當　皇上講幄
弘開之時而臣望輕知止嚬末獻於　宸聽値諸
臣連茹類進之秋而臣品庸見譏席不暖乎留署
據衆論在必驅之數而臣自無待於驅除荷　聖
恩憐可用之材而臣益自悲其無用惟願　皇上
鑒臣病苦早放生還使臣犬馬餘生長沐蕩平正
直之化仰臣田園朽骨永銜　生成覆載之恩矣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擬緩擧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閣試

臣聞聖王應時制動與物行止事不詘于用故功
效博擧不速其力故衆庶悅夫工作之事動靜之
大不可不愼察也臣竊觀今日之事有擧朝見爲
詘而不能恤其所以詘者財用是也有擧朝見爲

急而不能圖其所以急者　三殿　朝門工作是
也夫　三殿朝門在今日誠事之大者　皇上業
已卜日鳩工責成伊始矣而臣不揣輒陳鄙見曰
緩之便臣嘗揆時勢量物力知其必不能者三而
謹爲　皇上言之曩者司農將作嵩目袖手疏槊
累告之而內殿北臺煇煌金碧未已也夫當毋纍
之家而強爲邊幅潤飾之事勢必有東支西缺之
虞升日而圖爲力有幾放內殿之工纔竣而旋議
闕庭臣謂其一時必不能故宜緩者一然此猶已

事也今歲　長陵之役所費不下數十萬緩圖風
木仁孝之棘思也一水衙耳既以供　陵寢又以
供　殿門工使鬼而物天來乎都城摧損以萬丈
計所修葺不下數萬金費穀金湯何可緩也二工
方亟而　門殿並興臣又知其不能故宜緩者二
且古者國有大役則天子爲損膳節用出宮中之
有以佐之是以民不勞而事集今外藏虛矣四方
之民力耗于礦耗于稅即背鄉牧豎無一能應
國家之急者勢必覬覦內帑即不吝內帑而官民

之賠賦者復當不貲夫財日積而日匱工日興而
日詘民日貧而實怨其此三者爲傷必多則不若
暫停以徐圖其後故宜緩者三臣嘗讀我　皇上
昔年之聖諭也曰三殿未成視朝有待其　諭權
稅也曰大朝工畢朕心自有停止之期誠如　聖
諭則臣下喁喁想望庶幾不日成之臣何爲而敢
議緩也夫辨色日昃路寢三朝皆可接見召對若
其深宮自秘即落成亦會須觴九闕且朝楚而夕
輸者不可謂非瓊林山積也損其什二尚可擢聲

飛而隆冬搆豈顧日夜狐虎漁獵而僅供累年土
木之需哉臣又以知其緩不緩不係乎此二事也
若二事之舉廢則係乎　皇上自奮而已　皇上
誠行此二事即殿門未飾不害爲茅茨土階若其
因循如昔即　闕庭奕奕臣謬謂太平原未有期
也夫國家之事先有人心而後有國計有國計而
後有規模夫結人心調國計者明聖之所務也若
夫宮室規模之事時急則可緩時緩則宜急此在
明主酌時宜度物力而行之語曰舉不失輕重者

智也計不淆本末者聖也伏惟　陛下裁擇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館試

臣朔昧死奏臣聞天表之應莫章于星星者陰陽
之精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
人象事人君祭經宿以精其意通倫類以窮其理
側身正事則禍除而福至臣朔讀古聖人軒轅氏
之書觀于天地微茫之道以類今日之事敬陳泰
階六符臣謹按天有三階一名三能其星有六兩
兩而北斗魁之下象天子者曰上階上星男主下

星女主也中階之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之二星元士上也庶人下也其國乾隆在斷皇建有極修陰陽之教順大小之令宮闈肅穆朝宁有章褒閻之亂息狐鼠之隙絕慎舉錯郵政事則泰應上階其國四輔熙亮二公弘化左右齊桑大法小廉諸侯無敖戲驕恣之過郡縣無苑剝修壽之令則泰應中階其國士安于野民安于畔力田孝弟務本尚賢斑白不負戴黃童知遜讓穆穆和樂康衢載歌則泰應下階故曰上階平則天

子清寧中階平則百職成下階平則庶類亨古稱有道之世曰泰平正謂此也臣聞三階窾紐繫在上階臣庶權輿統于天子天子精氣所麗締觀躔次鑿鑿可符是以聖人慎所持以規躔度明厥職以安天象夫上階密邇帝車臨于中央靜則和和則光明不靜則戾戾則蒙昧必然之應也行暴令喜甲兵修宮榭廣苑囿此皆不靜之所務也占曰上階奄奄疏濶言蒙昧似不相聯絡也今陛下騁期門之樂而規盩厔宜春之地以爲苑此正廣苑

囿之一端也欲修而不禁更衣行宮不滿其願于門萬戶之役紛紛作矣日與良家子馳騁射獵好大而思奮一擊甲兵必起民不堪而怨于下上不恤而繩以法則暴令滋多數者上階不平之兆是臣所大懼也一階不平則兩階俱傾矣臣觀丞相御史不能救上夜出微行乃傳會所置更衣是導上出也臣壽王又藉南山而弃之夫鄠縣草田寧堪直鄠杜民哉民絕膏腴之地棄農桑之業規無益之事而傷有用之稼朝有從諛之臣而下多不

聊生之民是以貪墨北闕之政施於位罷陵盜賊之患起于下廉恥滅絕禮讓殘缺臣安見三階之不奄奄疏濶也臣聞秦以兵兼并而彗星見二世修毒將相太白再經天高皇帝困平城月暈圍參畢孝景時火入輿鬼後有栗氏之事今建武之始如日夜出日者星孛之異又微于中縣此言之世之治也深居無動修事養和得天心則嘉祥應之逆其失也侈靡馳騁好大競功天所不順神所不福則乖錯徵焉昔齊太卜見鈎星在房心之分而

識地動也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臣嘗非能
祭星躔以觀今日之事星躔固將自變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伏惟陛下裁察臣嘗昧死謹
奏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己酉四月館課

臣聞兵怯而莫戰邊之患也驕而莫制邊之患也
冗而莫清邊之患也虛而莫覈邊之患也然此皆
為有餉者論也今日之邊患則直苦無餉無餉則
怯易潰驕易亂冗益易窘而虛者益補塞支吾而

兩困此今日之謀邊直須謀餉也夫制事有經久
之策亦有權宜之計經久既不足恃而權宜又無
所出則危且亂只今邊餉之急正坐此臣觀近者
撫鎮部省諸臣以儲餉空乏計無復之惟有請發
內帑可濟須臾無患而我 皇上德音不下置若
罔聞仰窺 聖意或謂邊事苟安未有剝床之警
外府金錢尚可挪移補塞多方借支或又以為耳
盡出帑藏未必能支各鎮經年之食蠹朽內積夾
不肯散言之猶亟聽之猶綫夫內帑之在今日以
邊事則不可不發以國計則不得不發若其嘗出
而久乃利小散而益乃大則又不容不發待 皇
上來經三恩耳臣伏見近者賴蟒以屬夷冠蓟門
訛震神京建夷驁然邀脅金繒爭論地界已日中
無全遼而西北一帶虜如俺答吉囊昆都哈黃台
吉諸部陽受款索其實牧近塞以伺間僱強叵測
庚戌前車可為凜凜只今惟有十四鎮各整兵馬
來則截殺去則固守首尾聲援聯絡相助而十四
鎮主客其能捍腹備禦手夫以各鎮年例邊計主

客兵餉歲費京運民運銀七百二十萬有奇而年
來積欠不復給補軍無見糧戰馬餓死徃聞邊東
月糧止四錢每遲三四月五六月不沾實惠各鎮
所欠兵餉幾至二百萬夾以鋑卒當黠胡以脫巾
呼噪之衆據守重地小則風靡大乃從賊耳夫門
庭不能禦盜菌廂其能自有乎臣所謂不可不發
者此也若欲借給國計乎則司農之窘抑甚事例
開而更無例外之詞挪移之資而不得為移中之移
水衡窮于土木[illegible]上供太僕馬價有借而

無補各省積逋則需其見解而不能待計今日早
日開之司農何益乎夫民間空省直藏空京藏空
而　宮庫獨饒何爲者即復猶豫不忍將誰望乎
將誰待乎臣故所謂不得不發者此也臣聞内庫
之設也正統以　廣原以給武臣常祿待邊境緩急
故金花俱解南京以示王者不私之意今一礦金
至則曰着内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着内庫近收
非直歸内庫也實歸東裕庫夫東裕庫者宮庫也
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種種朽積

何可勝計而又稍以三十餘年之金花夫此金錢
在宮則宮中之朽腐也其出之邊則救國命救民
命之神物爾指其千萬之一二在内庫亦海滴也
轉脫巾而嵩呼實捐腹以挾纊在邊計則九與臾
况邇近日部題仍於陸續邊餉内可扣除者乎專
陸費所謂涓小費而固大費此之謂也庶人有財
以豐一身天子有財以壹天下故財惟天子行用
而庶人僅以無用守之今　皇上散之邊而九邊
富九邊富而天下富則宮中之眞富也九邊因其
富足而徐修其武備和將士之心揚威于塞外所
安堵于域中則倍羅所不勝筭之利也故臣所謂
不容不發又以此夫權宜之術不可恃而借之以
圖經久目今經久百無一二則權宜不可遲頃刻
皇上慨然發内帑以給十四鎮彼十四鎮將帥不
得以無餉爲辭于以責其職守之實怯則鼓之驕
則繩之冗則裁之虛則補之臨敵進鬭則紀功賞
之失事逗撓則戮之無赦要使兵實而餉足將勇
而士强戰勝而守固夷狄畏而中國尊皆在　皇

上今日一帑藏之發臣聞勾踐投醪卒以破吳光
大聖人精神恩澤所浹塞下軍聲士氣有不赫然
一新者哉惟　皇上垂察焉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詹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某月某日翰林院待制臣詹同等

恭遇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臣同等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神武開天爰啓奉先之訓
欽文貽緒特標裕後之圖惟子道莫重于守成肆
孫謀必歷于刱業先生堂構喜溢丹青臣同

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成大業者
方知嗣服之惟艱紹丕圖者應念肇基之不
易故天子之孝始于奉家纘大而今王之範
成于近述遠稽遇想文考之誕膺猶賴武王
之繼述聖人器開視爲疏節而所修者覲光
揚烈之圖後世修尊養爲彌文而未著者思
艱圖大之實漢唐而降仁孝漸微海内威加
徒侈未央之上壽中原業就竟成同室之及
戈所以子孫之孝道無聞皆繇開創之貽謀

不遠爰櫛風沐雨開闢之戰伐從勞而來
負薪殺廟之祗承安在惟
大聖撫世樹
鴻標于爲子爲君肆
昭代傳心貽燕翼于古法身法恭惟
皇帝陛下
神明天縱
英武性生
收殘元一統之規東平周西滅楚

開中國八百之命南極越北控胡
追祀建王孝陵于
仁祖
禧祖
訓耕訓欽藩勤于
太子
太孫惟憂勞之事久閱歷于疆場故深遠之謀
長經營于奕葉當此
天命維新之日正值

皇圖締造之初謂人主治國齊家百行莫先于孝
而後王居豐履泰萬全必本于勤栽之典籍
爲天子爲大夫爲士庶人芳軌懋陞于一本
歷之兵革倡唱義自定鼎自平列國
雄風爰暢于四征恐前人之模範難覩或異日
之耳目寖遠不覩溫清之盛軌誰開紹述之
深思借之爲後事之師須示以古人之象遂
命勤之緗素飾以彰施按孝經以寫其形容
攄

聖蹟補摹爲故事忽開闡承顏之狀出解衣盤礴
之餘或鋒鏑矢石之危在丹采青緗之外藏
之
故府勝于和璧天球傳示
後昆比之金簡玉牒令萬年而後按圖而師仁
孝之意守天下無異于守一家若億載而遙
披卷而見拮据之心爲人君自傷于爲人子
開國之宏規遠矣傳家之心法燎然昔太宗
列女之屏無關孫子若光武驕臺之畫祇紀

啟朕豈似
鴻圖永存龜鑑臣于詒思之地猶窺
睿慮之微
大寶初臨豈無粉飾新豐之事
皇與乍寧忘告成岱岳之儀而
皇上追險艱而思一本懲驕汰而謹義方顧皇皇
肇畫于後昆乃鑿鑿垂徵于圖史即此肇謀
之遠益古泰道之長伏願
作法不遺于近

享成善保其初
爲父天而子下民仁行其孝
起兵間而精古訓武偃于文
聿收蕩蕩之功
永紀綿綿之盛臣同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與元
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垍賀表 元和二年

伏以

西署分司爰重鈞衡之寄

北門贊化式和閣鉉之司惟任賢乃與有為肆
協替必資于多助惟勝交泰喜溢同人臣垍
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下之安

危係宰相得人則治道隆朝廷之鉅細屬乎
章奏任兩府劝左顧股肱輔弼之佐責望重
則庶政繇諸潤筆札翰墨之臣啓沃多則治
才可試召虎佐政猶資東陝之保釐蕭鄧定
規爰啓平陽之畫一相易則丙魏濟其剛柔
相軋則墣亮滋其同異惟摛藻春華之士試
之握管蒙丁塵飯塗羹若馳辨波濤之才置
此秉鈞亦是雕龍土梗識見未廣不能借文
藻以飾太平涵養不深不免挾私心而害同

寅一人進而彈冠皇路思簡在之[illegible]
分兩揆秩都堂嘆事權之久替惟
聖主能擇賢輔故良臣必倚宿儒幸際
昌明喜同碩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明天縱
武斷性生
禮樂用以干戈節鎮之妖氛漸廓
詩書敦為教化寰中之文治一新

用人追貞觀之休風　納諫倣開元之盛事
延英日對考政事于文章
虎觀時臨拔人材于議論當中業之役奮然收
旁落之太阿惟獨攬之餘慨然思操割之利
器邊鎮稿[illegible]昔戰勝于　廟堂民命彫殘寄
生殖于輔弼爰屢枚卜用擇端揆幸元衡結
綬於同升暨臣垍濫竽乎參務若真輔寞驚
材而競奮必能調元氣以佐國家如詞臣清
世務以分猷亦且矢謨明而發社稷功臣志

甫文聲聿隆家聲素茂典絲綸而清勤自飭
備顧問而忠慨時將用之納牖剴微既已閉
邪陳善用之迎外經濟必且福國庇民擢在
黃扉參予
紫禁以漸老之識見稱量天下應如衡鑑之無
私以久諳之事情調劑衆朝當是鹽梅之共
適使臣垍不獲錬于局嵩而元衡得並濟于
商舟且薦賢者臣策化之心協恭者臣立朝
之願今臣慶疎庸之多助固惟一人之私若

臣樂太平之有人是則天下之福當今强藩
跋扈赤子瘡痍在宰相固燮理其陰陽乃
一人尤主張其理亂治兵不若任德德難喻而加
之以兵獨斷不如用人人既收而馭之于獨
倚人主一製腹心之肘今宵人得乘話言之
疎將同心亦指爲黨邪豈孤立能襄夫盛治
伏願
親賢勿貳　任相有終
廣視聽于合宮　除奸回於煬竈

以和待養天下大臣法而小臣廉
以澄心化域中選人安而遠人格臣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箋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臣伏惟洊淵之日以繼照而光天出澗之泉
縣不息而放海是以帝王養正預謹其蒙而

賢聖緝熙必成乎習惟宵寄勤施之地實元
良隆替之基苟一念怠而可虞即終日勤而
非補所以圖書陶其情性秋禮今詩亦惟保
傅進之討論房規是矩位高患不善下故深
居少而出就多質矣望其能充故游息希而
講求密爲善惟日不足餘力則以學文必遜
志者能有得爾乃慎獨者惟時必敕功無間
于寒暑學乃歷于光明恭惟
皇太子殿下

仁孝性生　獨齊天縱不以拂膺凡存何者
特達不以廻車表與而恭敬有光懋
懿壽方丹慶于　神孫惟
義方正厚期于　宗子欲對
天地祖宗之望須讀帝王賢聖之書在晉接因宜
對之淡墻在深宮亦無忘其夙夜須以炎蒸
甫届順時令以藏修亦緣清閒增勞輟經幃
之進講難
聖主匪勞而能愛恐

敵德暫弛而不張一暴易寒寸陰可惜宦官宮
妾之在御非復臣等講讀之關陳聲色玩好
之薰心非復臣等詩書之討繹且時難得而
易失苟消融隙之光抑心易放而難收寧就
燕閒之適昔
成祖陽心法于儲闈令以篤信力行暨
憲廟頒大訓于東宮責以修身進德毋欲謹荒于
時日豈宜少緩于須臾目今
青禁多暇緗緗充得意風來坐咏歌樂解倦之

休長日會心謫讀嘗道腴之味況以
歧嶷夙契開卷便領其精微萃之
式穀有年寓目即堪爲印證自是心清于永晝自
是業積于尸居于以親前後左右之人于以
採博聞道術之訓如川斯至乃日之升願
殿下俯納涓埃如愚臣日親几席臣所暫違者
仙姿日表臣所願補者玉質金相倘于清燕
之餘時憶蒭蕘之語開編而儼親師保啓口
而恍見古人法

聖天子之無怠無荒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于國
家增有道之長而臣亦藉無窮之聞矣臣等
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講章
天啓二年四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周
如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張鼐[illegible]知經筵講論語道千乘之國一
章臣[illegible]經[illegible]知人在安民一章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這是虞書皋陶謨都是美也美芹必薦于至尊美言必獻于君父皋陶句美其言以動帝舜之聽也知人是曉得人的才品心術安民是安養百姓知人安民是帝王修身兩件大事治天下根本全在于此蓋天下國家原與賢人共理得

人則治失人則亂然須要人主知得這人天下國家的命脈全在于民安則生息危便動搖然須要人主去安[illegible]兩件事合來只是一事故大禹又嘆其[illegible]帝舜帝堯哲是明哲惠是恩惠官人[illegible]事授與人黎民懷之是百姓愛戴[illegible]帝堯時黨惡不公道的邪臣三[illegible]王化的頑民巧言令色孔壬是一片[illegible]大包藏兇惡的佞人大禹說道吁我要知人又要安民雖帝堯大聖人也覺不容易何以故謂之知人必定是聖人本性上天聰天明如同明鏡辨別得人的好醜妍媸出來方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如某人材料該任某件事某人品格該任某樣官以天下的人才分理天下的政事官無不當則事無不修這纔是知人謂之安民必定是聖人本性上慈祥不忍如同天地之好生常想着百姓的苦樂都是我身上相關的痛痒一民飢便如我飢一般要他人人飽食一民寒便如我寒一般要

他人人煖衣實實把仁愛的念頭去布德施惠天下的百姓就像嬰孩思念父母頃刻不能忘纔謂之安民既能有知人之哲又能有安民之惠則賢人君子都在朝廷雍熙太平都在世界雖有比周黨惡如驩兜那能欺蔽聖明之主不足憂慮他雖有負固不服的有苗自然歸我德化之內不必遷去他雖有大包藏凶惡之人豈能騁於正大光明之世不足畏懼他夫小人結黨朝廷之患然豈不閑仁智之君在上君子道

長則小人遺清夷狄亂華邊疆之患然豈不開
仁智之君在上內既順治則外自威嚴可見知
人安民功用之大兼盡之難如此夫至聖如帝
堯豈真難于知人安民大抵難之一字古之帝
王時時在念君也要知難臣也要責難故論語
上說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聖人治天下惟日
不足那能滿得我心願來所以爲堯之欽明舜
之兢業也恭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性生仁愛如年來　先朝碩彥起
用田間近日講幄儒臣　特簡入輔是即堯舜
知人之哲矣又近讀
聖旨新徵加派一朝停罷避難遼民安插撫綏是
即堯舜安民之仁矣然臣竊謂
皇上加意安民先要留心知人蓋人是替我安百
姓的人若知得他便進退人才衡鑒不爽在位
都是憂國愛百姓的正人矣　朝廷之上衆百
僚自然朝政修舉閭閻受福郡國之間簡守令
自然貪殘遠跡黎民樂生邊疆之地擇將帥自

然輒捷發夷內地不擾這一點大智大仁的源
頭更望我
皇上清心寡欲以培養之親賢納諫以擴充之勤
政攬權以振起之天下共仰堯舜之君四夷益
歸唐虞之化臣愚不勝至願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目錄

議

上大司馬備邊末議
上太宰伏闕事宜議
上戶部處分邊餉議
上政府制房會議揭
練兵末議
上內閣救邊四議 壬戌
驅徼南夷民議 館試

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 館課

狀

代閣臣條議馬政狀 乙巳館試

揭

論松郡派徵王祿并請寬江南錢糧揭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華亭張 鼐世調父著

上大司馬備邊末議

己未春三月王師征奴酋二大將戰沒京師震動伏奉

明旨廷臣會議制禦機宜敢陳末議以備採擇邊左門庭也守門庭者在乎收拾人心京師根本也固根本者在乎修明實事昔日之邊卒伍空虛遼餉冒功上下相蒙按臣熊廷弼極力欲振

刷之而當事不能用以至于有今日若今日整頓則微與昔日異蓋今日殘敗之餘當外彰可戰之威而內修可守之實吊死傷以鼓忠義起瘡痍以補行伍以見餉養見兵兵不添調則餉有餘餉有餘則兵士沾其厚利而訓練易為力矣即今增者增調者調業已行之不可復止而弟當處置有方不宜紛擾百姓蓋養兵宜散處而不宜聚處散之各城堡則有餘地而百姓得安其室家若聚之一城勢必寄居民家而民不

聊生矣轉輸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軍民
皆可飽也今輸數十萬金錢而米粟與貴則士
卒所受之犒不足以博一日之飽安用費此餉
不可食之物哉故運粮尤急于發餉也武士不
惜死千古所難杜劉二將軍故戰深入而捐其
軀尚可責以輕敵違節制耶既已出師而又欲
其覲望塞上何爲者哉此必如昔年所謂虜至
則尾而送之割零級冒首功了故事以欺　朝
廷而後可耳如此積習言之良可痛哭也速宜

立祠遼陽經畧大臣以下率三軍哭而祭之以
愧逗遛不前之心以作忠勇敢戰之氣此亦第
一義也諸葛武侯論將則云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夫卒與將和偏裨與大將和大將與總帥和
先和其心而後可以作其氣此其中精神聯絡
處全在經畧大臣也一片赤心但求殺賊寧分
同異如平淮西碑故蔡功諸將各路以兵進戰
而裴晉公以一宰相視師或攻洄曲或搗懸瓠
進止機宜不從中制其和輯鼓舞處當有一段

精神若大臣一有偏徇諸將便各自爲心至于
各自爲心而情替不相使首尾不相應大事去
矣今日之事莫先安遼人補兵必思其之何以
補議調議募當籌安頓住揷之何方足餉必思
餉之何以餘物價米價當宽流通均平之何術
令百姓得安其居而兵民各克其腹和將士而
各爲訓練核功實而寬其成功政米可以一切
威嚴法度理也譬如尪羸之人參术滋補今之
漸有生氣豈容以瞑眩之毒藥救哉若夫

京師根本則尤可議夫京師即無邊警亦宜修飭
况乎今日情形已見豈容泄泄綴圖然大約不
出修實事者何也破常格以用人材捐成心而
收議論人材實難有一副真肝膽大挹負能赤
心報國不類悠悠忽忽者亟不拘資次而推用
之使得盡其長而任其事至于召募要并勇悍
之輩非特壯管伍實則銷亂萌分爲五城每城
添御史一人專管募事募兵不宜委之兵馬夫
兵馬募兵而皂役率索投募者數十錢而後登

海與輩枵腹人安得預費此數十錢哉宜蒸而
不至也且募之人非其統之人亦何足以繫其
心耶今宜每一城簡營將中二人搭棚揚旗坐
于中衙令投募者即面試武藝而籍記之以上
之御史御史試而上之兵部兵部即給兌糧以
養其家而仍隸所募之將部下操練彼既有一
時相識之恩義而將必能統其卒卒必能衛其
將是五城不惟得十將之兵而兼得十將之用
也夫募精兵以固京師不特爲防逆而然仍是

根本一緊要事也內帑三十九萬發矣然譬如
治家者何項修牆垣何項給廝養何項治耕何
項治織何項支持門戶何項克實捆廩何項修
理庄舍一一寄存而請金錢于主人故金錢費
而不濫觴也若以二十萬之餉發而付之逆逆
事去而委之空者不止二十萬幾倍矣將遂出
無窮而餉益盡耶且
天子又安能再發三十九萬哉此不可不熟慮也
今宜乘此

皇上德意速爲料理以若干賑恤陣亡之孤寡以
若干犒勞陣傷之將士以若干爲招致夷之
用以若干爲簡備戎器之需事事有紀分分有
條而後可以仰荅
聖意也夫主憂臣辱臣子代
君父之勞凡事可行不妨一面具　奏一面行事
安能拘拘常格徼不可得之
旨以遲悞旦夕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辦此一
副心腸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

遇對頭時刻籌算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
事願臣子輩共勉之可矣師儒之官不過抒讀
書中一得也倘有可採幸備高明石畫焉

上太宰論伕　附某宜議

巳未七月十九日□□□公會集大小九卿科道
于中府議伕　附語
旨事宜稱亦在議列也備陳一議
爲謹陳會議敬效芻言以備採用事竊觀往
古雖危亂之日亦或有今有兵在偏安之朝亦

且有將有相未有百年泄泄至于今日兵壞散
而餉空虛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
可爲真不可爲也夫事莫患于袪　內庭之蠹
而煬竈之奸表裏經結事莫患于寬用材之局
而藩籬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患于清賄賂之門
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患于作擔當之氣
而模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蓋高
天聽猶不聞聲如絲
王言循爲故套

天子幸有邊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患于星
火
至尊惟有大臣點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機
宜乃至樞密乞發貴屏畫閑求去于不可去之
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手然
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加徵除
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但當隨事
盡力不必妄添舉動只如遣官召募可也遣官
而裁費省事秋毫不擾則忠勇雲集若遣官而

供帳溢觴迎送旁午耗費金錢聲驛郡邑則伏
戎之條乃在輶軒召募而招集丁男鼓舞生聚
則銳卒叔綏若召募而單老追呼雞犬不保民
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脫巾之虞乃在閭左竊意
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處省直巡撫有缺未補
者速宜推補曾經論劾者速宜更易如朝中京
卿風望近日所推擢者急徵
命給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司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精

悍恤其內顧厚其行裝但以募兵一事大于責
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選撫辨之足矣欲用
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此不可不
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爲不盡然惟
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督貳一員專管金
錢出數而以兩部即分理之或歸責督運侍郎
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海關每金錢解至該
輸經略衙門幾何巡撫衙門幾何各兵備司道
幾何各總兵官軍前幾何一一散自主餉者而

兩部即時稽察之必令入于軍士之腹而無侵
尅欺冒之弊則軍宿飽而餉亦不淵危矣不然
國家金錢鑄銖取于民間而不用以養戰士乃
用以充苞苴厚囊橐乾沒而無底止即度支萬
目且柰何哉職又竊怪今日當事者絕口不言
固京師何也夫即今京師萬萬無事桑土根本
亦宜修葺完固而况邊壍蠢動旦夕叵測誰能
保其無變乎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
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關京城

東二十里日大壩乃御厩處有城甚寬見于通
州守楊忠裕議添一營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
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犄角應援昔年趙文肅
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
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
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官贊光啓所
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殷實勸助僅可有濟
且如近日戚畹輦載木石華棟連雲費且鉅萬
此輩各有重貲厚積依城爲命但令樂捐一二

亦不爲過而元勲世爵居于輦下者與都城共
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吝惜正須督工有法綜
理有人不費公帑而京城扞蔽可完備也夫禦
寇于守不如禦寇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
乘高據險而擊之可使遠去而莫敢近此固京
師之妙策也當今之病不患無才而在用之無
策夫舉朝豪傑才堪濟國者豈曰無人當事者
不一求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跧伏田園者亦
不可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單

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胸中未有的
見亦不妨闕疑但須每一人名下細開某某在
何處作宦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品
堪備何等任使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部大
老則又合而細審擇之或訪其同鄉賢者之目
或咨其同官相習之議果合所聞則以其本等
職銜起用赴京以備不虞緩急之用夫三年之
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而又莫拘
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時豈復可裁

籬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也百官具疏伏
闕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闕原是百年
來問舉政須言之有斟酌請之有次第令所陳
必見施行而後　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
以
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群臣强聒而邀
之萬一竟日免冠
俞旨未報廷臣置此更無別着而
皇上亦視爲泛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

難道故今日叩閽惟當揀最重一事或如
召見輦臣或如各處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
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其
所未行是爲致
君救時之術也雖又思凡治病者須尋受病之處
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殘破京師如此空
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自下一經畧而外漫然動念者病在內豎小
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既示金錢之有靈又
懼罪狀之發覺故牢蔽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危亡今日則曰
奴酋七宗惱恨搶遼耳搶過便去決非有意遼
東明日則曰遼東有一熊廷弼自然抵當得來
遼陽廣寧決無他慮明知百無一備來則必危
而若一說明則
聖主聰察根株所係必且兵在其頸此種情事諸
臣不言
皇上何繇知之若會議公疏之前直須點破此機

括謂奴酋築城住牧以休兵力料食西虜以擾
邊堡打造戰船以截糧餉廣散細作以圖內應
種種着數意在圖京師危　社稷萬萬非昔年
也先俺荅之比
皇上萬無視爲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不發帑以獎忠義愛恤私藏而今後日變生雖
有金錢亦無所用擯棄豪傑而令後日潰敗雖
有忠義亦無如何故臣等合大小各衙門官具
公同會議具疏俯伏候　旨遵行伏望

皇上哀憐臣等百官一段愛　君苦心洞察衷款之
危急本末速賜　省覽
召見廷臣一新庶政有此等懇切明白語便不負
一番叩閽毅
天舉動也職僑臣原無言責特以與聞國議憂切
于衷故敢冒罪言之伏祈當事老先生詳覽裁
擇施行

上戶部處分邊餉議

揭爲敬陳一得以佐

國計事伏承
大司農李老先生傳單在廷諸臣論以同舟之
誼徵以借箸之謀不揣愚蒙敢效芻蕘竊惟天
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然而一方有事則
勢又不能不用之天下夫其用之而常存不竭
之意則在善通其脈絡而毋徒執一切之功令
以繩之蓋法有窮而意則無窮也今有人疽生
于肘必先固其元氣和其百脈而後攻其毒而
去之若徒用鍼砭熨灸以伐其真氣而破其毒
邪毒未去而其人之精神府理已消然盡矣自
古軍興未有不取辦于四方者也以四方之民
力而供一時之軍興量無不給然取之有法而
通之有意何謂意今夫四方之土地饒瘠不同
也人民貧富不同也庫藏虛實不同也供額多
寡不同也此以兩京十三省大槩論之而不能
一切之法齊也且大總論海內即如每省幾郡
每郡幾縣每縣幾鄉幾都鄙其饒瘠多寡之數
亦不能一類而齊而槩欲以一定之會計加派

于民間則當事者必受加賦之惡名而小民亦
且騷動而無能爲應蓋民之財力可以婉曲設
處而不可以督責誅求強而與之爭令民各安
其有餘不足之分數而析析悉公若不知有兵
與厚斂之事而天下之財源源而至矣此其血
脈關通只在各省直一巡撫悉當論募兵不須
遣官足餉不須搜索惟此兩者事宜專付之巡
撫而定可以濟國難而不擾于民間夫取餉于
民間要使調和有法督勸有宜其最親民者無

如縣令上則郡守又上則監司又上則巡撫而
巡撫之意猶精神可以行之監司郡守而專責
于縣令也彼縣令者其于民間不啻家翁之數
倉稍而父母之熟嘗其子孫之痛痒地親而設
處必得其平民信而户曉其故可以不驚于額
外之增派但就一邑之内何荒何熟何瘠何肥
多寡輕重縣令酌而派之民不立爲一定之
額在一省則某縣饒而多某縣瘠而寡在一縣
則某處饒而多某處瘠而寡要使民曉其不得

已而用之故而措安于多寡輕重之間其于取
之民也亦廣裁妥籌而民不傷矣至于府庫存
積何項可以支銷幾根歲額何項宜先急解但
以佐軍餉爲第一義而一切内供冒濫不急之
賦如額料折銷等項暫從停緩寬其考成至于
焦勞勤事之縣令即上其功狀于銓部而不次
遷擢其不善奉行借端擾民者即黜去之此種
血脉惟巡撫能通之郡縣而郡縣難致之民也
夫釣者猶釣以取魚而魚親其鉤有漸也童子

投搏黍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賦民者
勿動勿驚勿忤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純夫是
以令不煩而事集也然而通其脉絡者尤在大
司農蓋必大司農先與巡撫通而後巡撫可行
其意也夫請發
帑請加派俱可行之于
章疏而惟此種機括則又非
章疏所能盡言惟在大老當
國計者以手書密諭與各省直巡撫共商之不爲

一定之法而但通之以不窮之情夫誰不念
國家謂不思共濟者只爲此點精神肝膽内外未
必通耳夫精神肝膽之不相照民情土俗之不
相諳而執一切令以繩其必輸則在巡撫以爲
惜地方在司農以爲急
國餉議論起而口舌煩如近者山東香稅之辨折
可鑒也今日之論者以請
内帑爲美譚以發
内帑爲急着然而愚竊以爲不然夫用兵之餉可

詐取之民間若

內帑者

天子發之為格外犒軍勞士之

特恩可耳如嚴冬氷雪則發數十萬為布花之費

經歲勞苦則發數十萬為犒賞之費而宣布一

聖諭以慰勞之則

主恩深于挾纊而士氣鼓于投醪非為數年用其

定藉

內帑濟也假令

皇上恍然發百萬矣再請而再發屢請而屢發

內帑不有盡時乎孟子所以不復勸王發棠也

且事

君使民其道貴因不貴爭執法以與民爭能勝之

而不能服之也執理以與

君爭能忤之而不能勝之也勝民者必傷其民不

勝

君者必傷其　國夫今臣

主相持而鷸蚌之形成上下相執而釜鬻之患

於今日之深病矣若夫此外濟　國用有可

議其一日屯種夫能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農

也故古人以為農而富者資于天不農而富者

資于人夫今人各務農營如鑿源取泉用無窮

而取不涸矣其他皆引沼以盈池也池未滿而

沼先竭今遼撫言廣寧一帶有可耕之地而無

其人夫遼民既不可戰而耕客兵八萬以守之

則驛遞人耕遼地不過一年地懇而粟麥必多

糶糴平等戢士之腹可飽而四方之輓輸不亦

可漸減乎一則日獎助夫鳥多集于林魚多集

于淵高爵美名世人之赴淵也今兩殿中書能

樂助邊者即不聽其勸合驗授而何難以兼銜

一級寵之其富商義民有能助邊者何難隨其

本等以冠帶虛銜榮之令其樂于仗義而名施

鄉閭官紳終身至若有勝之入太學者不妨以

納貢之例稍損克之不猶愈于開事例而以太

學賢關與賈人販夫爲市乎此亦助餉之一端

也至夫鑿利孔不若塞漏孔今天下利孔盡矣

而漏孔不能塞也近者遼東之納粟有名無實
吏部之空年使用百端以至戶工衙門俱以奸
胥猾吏窟宅于中牢不可破積項不使匿即令
弘羊持籌劉晏握算盡能天下之利歸之上而
能當此輩乾沒乎故令各衙門力清此弊如近
日科道諸公所發覺盡以使用還之官而亦可
以塞公帑之漏卮也惟任怨任謗則難其人耳
若夫全遼現兵已幾八萬而經畧云堪任戰者
止二萬有餘乃紛紛議調議募計餉該銀三百

二十四萬米豆通該二百萬倘來愈多而餉愈
急可無一定之數與經畧相參酌而罷歸其疲
弱以少節其濫觴乎如新募遼兵五千旣疑奸
細夾雜即設防他處亦不可也竟散遣歸農使
耕其地而可矣夫一隅急而動四方之兵竭四
方之財萬一四方亦有如遼東而何以待之故
曰天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書生之言似
迂緩然而倘可備
國計一籌乎伏惟

老先生加意裁撙揭具奏上之
大司農老先生而又發抄者亦以勑各題撙今
共此憂
國本心撙未議而行之以濟
廟堂之悪也伏見胥撫陳公設處三千金以給應
募入京兵而幸不至于脫巾薊撫劉公捐公費
七千金而修築山海關乃知御史大夫開府一
方但多純心爲國特患內外大臣血脉不相通
遂各拘守職掌而緩急不應耳今日之事譬之

盛水救火或執盤盂或携釜甕或提汲器大小
方圓總求滅火此種念頭所謂爛頭焦頭入火
不熱者也見在
當事諸老辨此肝膽便是
社稷之福近竊見經畧公備陳分兵防守實數而
不無厚望于
廟堂乃伏讀
聖旨飭勵優容而督責未嚴用舍未斷
聖恩厚矣臣子[illegible]何[illegible]力同心便不[illegible]遼[illegible]任

事之氣若其不然彼惡此緩他日危迫雁方選
閩同盡而已矣心哉書生目擊心熱贅筆于揭
末幸勿以其多口而罪之

上政府朝房會議揭

庚申春正月九日伏承
中堂老先生朝房集大小九卿會議援遼左固
京師之策鶴幸從諸大夫之後未能借前箸擘縷
縷也退而敢獻一議今日遼事之惡不過曰兵
也餉也然兵窮于徵而又窮于練餉窮于派而

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勢必不
能通矣未因遼求而先困天下天下既困遼東
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大可患不得竟以舊
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為補救也夫兵弱而徵募
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以罷天下耳但取
充數不取充用調到者已不能安插簡閱消其
潰敗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出以重郡縣
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之兵不為不多矣而
患在不能揀不能練夫必先揀而後練必練而
後可以戰可以守鬪　諸薦紳先生言各處所
征之兵非有精銳敢死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
郡縣而郡縣僉派民間即虎符下邊營而邊營
調停催募大都僱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
命錢此輩不過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
倖途中逃脫勉强承應目前耳即令遣使四出
而責之各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吞聲行負
戈戰骨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為不多而
屯住通州者士人鄉紳岌岌不安又已見告矣

何不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悍
者使登籍安插以慰其殺敵立功之願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乎揀用
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之補償兵
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而何
當事者不能兩言獨斷也夫練臣即未奉有
勅旨而既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即
聖旨委用也且募則須錢糧而練則何所妨碍
經畧若若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目

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
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參佐而統領到遼陽
與經畧分閫而列金鼓不害參佐果得人乎兵
士果和洽乎即募兵之徒與經畧意氣主見果
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即經畧邇來
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過激然其不受錢不
惜死一種赤心爲
君爲
國

先廟神靈 京城百萬生靈亦當感激祝其成功
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推諉于分情猜于
恩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倘一擊
附寧弟危經畧一身乎且今日
廷臣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畧所任則判死生宜
有人拋死當
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聊思之可爲痛哭者
此也至若餘而取之民運餉而取之牛車百萬
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
濟遼餉以守遼之兵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
而何更不講求乎遼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何
來以其地廣而可耕也今一槩廢爲曠土而不
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
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
之屯聚四大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
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來粮賤而
餉可折色軍民可宿飽而有餘亦足以鼓其樂
生之餘氣而無難訓練夫遼地耕而餉可漸減

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
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爲得策也若
運粮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不
可也海運而阻于風波牛運來遲而牛有時斃
車又有時摧百萬金錢米粟往往三十鍾而致
一石海內不宜用耶不若于金伏海蓋諸處度
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爲一大堡堡可容千
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五六堡所用兵止可揆
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兵不

疲力偷可絡繹道路者此百萬牛車之費以為
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也若夫
廟堂之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畧之心夫今諸大
臣而能往代其行事以不煩
朝廷東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
室家相安保聚息乎
輦下伊誰之賜也而可以其言之過激遂起戈矛
之漸乎夫闢于在
朝朝廷自若也闢于邊疆大事一去弁闢之人而

同盡矣此又可為痛哭者也然在經畧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畧一身
國家所係以安危也經畧成功而
國家固于金甌百爾臣工皆安于枕席經畧掣肘
而遼東遂付之奴兒 京師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反首之禍此際堪効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畧也夫諸葛武侯之
論大將也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畧之心
與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將帥士卒

之心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畧胸中有[illegible]之意[illegible]
身報
國之血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彼此應援奇正相
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常見裴晉公之克
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著進戰將士歡如兄
弟護如手足而後能長歌入濮關也嗟乎難言
哉夫今優者得所無難也令劣者亦得其所而
怯懦可化為忠勇貪惰可化為廉勤矣今各道
各將既以委身于無可推諉之地業已有死之

心無生之氣夫霽威嚴而聯絡之使各自盡其
報
君報
國之赤心全在經畧鼓舞此一種願以補經畧之
未及至于各道將各宜以自已生死存亡為念
毋惡拘束而樂因循事到此即欲不傷心何可
得也天下事不堪再壞天下任事人能有幾哉
書生妄言實不能發一金僕姑以助扶桑也獨
所見止耳知之罪之總為

國家總憂
君父伏惟
當事老先生垂詧而採擇焉謹揭

練兵末議

練兵有三說其一揀其精銳分爲五營擇都城九門外空地廢寺凡五處每屯千人統以千百總官以寺爲廳以僧寮爲房于四旁搭蓋草房人各一小間煤爐火炕各備寺中有井則不必鑿如未備則穿一井以便其炊汲周寺爲垣壘

即以千人力爲之當不日而成五營既就則屬練兵府院每日出城一遍歷而校閱之大約日輪一營五日可一週其食糧初則照常米六斗銀六錢待練之一兩月而後擇其精勇向上者漸升加食糧以示獎勸之意又校射則用銀錢每錢一文重銀一錢累排十錢而掛于轅門下初或七十步後或八十步再久則百步爲的凡射中者即賞以所懸之錢仍以其錢表爲衣甲之佩佩錢多者即爲上等精兵其校藝則兩人對校勝者加糧負者減糧以減賞加振不費而勸罰自備至于每月則有牛酒犒兵之費或人各折賞銀一錢或備牛酒以勞之又練兵府院與各總領官時時商量便宜周恤士卒營房飲食起居之費恩中有威情中有法此輩從我原爲活命討既活其命而予以豐足自然心悅誠服戀愛練兵府院如慈父母即舍此將安之乎故予之以樂地決不慮其逃竄也而訓練日久技藝自精士勇自倍矣此一說也然必須責之

練臣決不宜委之京營蓋練臣既奉
命吉有關防則自宜行此事若京營兵既有九千選鋒乃止展時散操而又何暇及于他兵此事勢之大不宜者也

其一則揀其銳勇者數千發之薊遼總督標下總督擇二庸勇之帥而統之如操練焉內以防京師之調集而外以防遼陽之應援且總督大臣帳下自不可無重兵所謂多多益善也

其一則揀而分揷之昌平薊鎮通州等處各有

將官統領操練以爲內地之營衛兵既分汛防
地方不受援而兵力散處則不能爲變且有統
則各有所事事事而不至坐糜廩食可以安百姓
衛京師今山海有防遼陽有助而事事皆就緒
也或云調兵以援遼而今不令至遼何也曰兵
合於而分難動易而靜難先結其心次習其技
明其法而後漸而調遣之不然不習之兵而令
之入死地人心必駭故今日撫綏安插正乃所
以助遼陽之用也至於山海關練久而忠勇漸

抵者則不妨以原帥統之而受事廣寧撫臺之
標下其薊鎮等處練久可用者則又以原帥統
之而受事山海以備經畧陸續調取庶人不驚
而兵可用優將領之升銜厚士卒之周恤申軍
前之法紀而于今日兵形未必無補矣此前揭
之未備者承　職方二位老先生之採納不遺
而感激爲一陳鄙見如此

上內閣救遼四議　壬戌

一曰安流民以消內變遼賊吾民也逃難而來
婦女跣足而奔嬰孩推墮車下慘矣況以一二
萬啼飢之人而聚關上令一呼而起不幾震動
京師乎是奴未至而我關內先潰也此剝膚之
變頃刻不可待速宜再下
明旨申前安插撫定之諭着順天巡撫分派永平
薊州通灣天津各處一時廬舍未就即于各寺
院菴觀中大者安插百人小者安插數十人若
其傍寺觀而能結草房席棚者聽仍着各州縣
出牌照分派人數往彼處招集之仍動支倉內

米粟以賑其飢夫一州縣可安頓千人則二十
州縣可安頓二萬人也此散其衆以消孽萌亦
救死扶傷之道也

二曰信　明旨以尊主權

經撫皆罪人也而經臣焚燒寧前一帶城郭屋
宇心尤毒而罪尤重朝廷城池既不能守而可
擅燒燬乎且即其焚高邦佐死難之屍則其無
人心者也而且多方求駐關上內而營謀外而
皆府需之若出一口夫

天子赫赫震怒一罷一遽公然不避而令臣下
得自爲抗違得自爲變亂乎近日二月初八夜
之占日月犯天關星主亂臣更
天子之法類是也夫命令不出乎 天子而當國
者畏邪口不畏天威此大亂之道也今若既安
插關上逃民便當速罷經臣速撫臣使大權歸
于 主上此救時第一義也且凡事尊
主權則雷厲風行猶人清則稜稜柔舍不得一
處分經撫尊也

三日選舊將以復寧前
寧遠前屯山海外戶也今雖爲經畧燒毀而尚
未爲奴仍是我地方可遽委之爲甌脫砂礫之
場乎速宜仍令寶承武守前屯倪泰將往寧遠
修其屋宇治其城郭而起一一舊將屯兵萬人以
守之其寧前道張應吾仍加銜駐防其地夫寧
遠至前屯一帶城堡原自聯絡若此處設將城
守錦義一帶儘可收復而西虜亦聯絡往來不
致道路漸絕且可以遏奴西窺之勢而徐徐圖
廣寧是乃守山海要着也

四日遣信使以諭西虜
西虜之利我市賞而不樂奴之有河西也據理
度情片言可決而何當事者尚言西虜似不可
聽信也夫既令不可聽信而彼年來不爲我難
且又藉口出兵助我我得不可將機就機下撫
馭一着令其不乘勢以并困我乎且西虜部落
衆于奴酋者百倍而皆散處分市賞之口以衣
食于我彼若以奸來而我孤其望萬一生心我

京師肩背一帶豈堪一變動騷擾耶事極明白
而何當事者之狐疑不直斷也今宜乘王督府
之塘報有西虜來報信願效力之一看速着寶
承武先遣一一平日往來相熟通事官與前日王
化貞所遣通判萬有孚再往宣布
朝廷嘉獎他內嚮之意及與定盟約許以中國厚
賞大爵世世永爲外護貢市不絕使其抗奴以
自便逐利之私情護邊以當伸內附之高義待
有成議而

朝廷遣一使往懲處與之飲血酒而盟之此亦中
國用夷之大畧而何不斷者之坐失機會也
此四者在今日爲守山海正大之着數也不下
此四着而終日會議築臺造砲造車者于守京
師有何肯綮嗟乎時不可失機不旋踵其他緊
要王左司馬悟雲有機變爽快人也可與披肝
謀事一取
旨即令其置塘馬速行不留頃刻職方耿郎清執
不阿雖人言欲逐之去然而似此豎起脚跟者

絕少速令其出任事是乃閣下展布一臂也伏
惟採擇不宣

賑畿南災民議 館試

夫救者不寒蔽者不濡民有災而先事備之上
也備之不能而議賑畿無策矣況于今日尤策
之不可爲者乎議移國用而可報已報訖也議
出帑藏之朽蠹乎若
人主以不便而徒費年月于覬望遂留彼然名之
疾何可瘳也議勸借而比屋者榻等痞耳誰爲
肥者議移粟而畿輔一望流離矣縱然而
素裘滂沱而葬蓋目前補苴之計柰何目視今
日則賑也視後日則備也以備而爲賑賑必濟
以賑而爲備備必完若夫賑災之所需則固有
成算而不必再計何以明之頃者霖雨飄沒
上出冏寺金十萬兩賑濟計所分給京師災民者
一萬三千有奇所分給各窮戶者一萬四千有
奇餘所存不下六七萬
皇上已行之德意羣臣仰承而輕重布之是亦六

七萬人更生之藉也邇者叢狐盜權白日而攫
商賈之金其黨已自敗露矣討撫臣所揭明者
贓且四十萬此其攘之民者幸而訐告矣贓沒
其貲而盡以給吾三輔之窮民是以民脂救民
瘠也業無減損內藏而第矜叢狐而恐餓殍在
聖明必不其然懸故曰賑災之所需有成算而不
必再計然則賑之柰何曰今日之賑即後日之
備不可苟且目前而忘其長利也夫民日給一
溢遲延頃刻之嗡一不繼而仍辭于溝中矣日

給一升而不勝給也人給一金而抑又不勝給
也數十萬有限而數百萬之窮民纍纍無已即
如當事者言按畿輔被災之郡縣而分之僉責
所在長吏人自爲賑此特可收流民于故土而
免其亂耳目今春事未動一望蕭踈寠窮民而
不設法以食之食易盡而米年愈不可爲計愚
以爲三輔遠近河洛齊代之間蓁莽萬里度冬
米水涉且漸退吾第暫爲粥糜以克其枵腹分
郡而招之郡分之縣縣分之鄉保都啚而流民

多募賑而來矣上齊故自在也民糊其口尚可
出力以蒔墾也捐所賑之金分地而給之設官
而勸課之其吏不給者府縣于賦罰存積內委
曲而補助之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第寬其入而
亦足以相養矣上以賑金勸農而愚不靡于溪
壑下以受賑者食力而月後可漸保其無饑愚
謂以備而爲賑賑必濟者是也當事者曰流通
米商令其自來此最善策也而于今日則未必
濟榷稅之害不可俯也人給一引而糧食卓載

所過稅使如鷹之伺鳥即
朝命寬之而誣以夾帶滯以盤詰十害不保其五
矣夫人挾千鍾間關水陸十喪其五曾何利而
爲之乎吾恐米價終不可平而民無以爲食也
今無亦特敕部官之駐淮上者兼管流通米商
一事遵
祖宗米糧不稅之旨稽查驗發不令稅使得抗而
要之商民鬨
朝廷此舉信菽粟之路遍而不算其利不必撫按

勸督而走粟就如騖矣粟一通于西北而價必
減計所賑之一金而可當平日二金之食行之
求久而米益不塞民益不饑愚謂以賑而爲備
備必完者是也夫天下事因其勢而利導之所
籌于人主者亦然流民之力可用流民之地可
墾而商賈之菽粟原可通也人主即詔捐瓊林
太盈而所下之德意儘可仰承即或征榷未能
報罷而菽粟之一途亦可少寬而無害愚故度
上下之勢而詳其必可爲者如此若曰必損上

實而困大寶收城狐之韓而通關市之利北邊

行之策乎愚且旦夕望之然于堅冰滂沱之日

則未見言之而不納鑿也幸

當事者垂督焉

處置

宗祿查核邊餉議 館課

今天下宗室之病也有困宗而無省祿令天下

邊計之絀也有損兵而無減餉是二者非所以

算久遠裕乏絕之道也夫宗繁而民困餉繁而

國困不勝省不勝給是無策也猶可言也民困

而宗貧益甚國困而邊之告竭也無虛日施若

流而理則難也是又無策也如之何其能計之

也蓋執制之成者不可與經變縻于一時苟且

之名者不可與微實今欲兩救其困則莫若救

窮而濟以通救虛而程以實何以明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已更裁爲萬石而又僅止

于

十王

高皇帝蓋曰吾制其意不制其數厚于意可過也

厚于數不可過也等親王至中尉者八等郡主

至縣君者五而又有未名未封號庶人罪庶人

口糧庶人之屬總一府所定之名爵而通算其

廩蓋不下萬六千有奇此因開國時宗屬少而

土田多乃定其大意如此耳彼

高皇帝豈不知當日一王府即日後數十郡王府

也數百千將軍中尉府也數百千郡縣主君疏

遠庶人之屬也代閱代而屬愈繁國閱國而封

寖多如之何執一成不可減之額而索日增無

已之供以厲吾民在

聖人遠圖必不如是今徒謂親盡可裁也或惕然

顧曰將無講則遁爲畫曰畫關之業乎又躊躇

而廣其横第不知將軍而下名爲厚祿而有司

困于無措實有經年不支給者甚有三年不支

給者祿名多而祿實寡即諸宗亦何利此虛名

爲請自今以見在應給之額作爲通府定數槩

一府之祿而聽一府之宗親王郡王有常額者

勿減其自將軍而下生息頗衆自宜就中轉移
況准五世之誼而定爲損多就寡之法于恩均
而于情順仍令有司以時輸之各王府命官酌
人數祿數而均給之勿得愆期勿得令强宗侵
奪使宗人廉取數而實取惠未必不謂之厚也
其以爲不給乎則不妨聽其自爲之生夫名挂
于屬籍則天潢之貴重不褻也業便于治生則
士農之厚實不失也而其閒賢不肖宗府得而
升降之力田孝弟者予粟帛賢良方正者授爵

爵諸强悍不法有司具以名聞按治之與齊民
等此亦恩義並行之術也若夫振鮮寡存孤獨
天子且以待編氓而何靳于一本之宗請以絕封
之國所餘者併人
老府而備各府之外儲請以各府之貢獻所入者
併充助工而備宗府之內儲歲以周急宗人之
農者士者貧而不能存者因時豐歉而輕重布
之此又
天子敦睦浩蕩之施也夫厚之數不日增而厚之

意仍無減吾不敢計宗之有省祿而獨謂國家
之無田宗亦且謂後日之必無增祿窮極而變
計無出此若夫兵餉一說或以爲財盡于歲縮
或以爲士窮于掊剋愚以爲皆未究其實也互
市犒賞自有年例撫夷諸項所費有幾見存之
卒武猛悍暴衣糧一不給輒鼓譟而起即主帥
不能制其伍而敢朘以塈其腹乎乃今之兵詘
于餉者非餉不足以養兵而兵不足以實餉也
且又非糧不足于屯而屯實不足于田二者皆

邊帥之弊嘗攷會典所載軍數各邊衛所總計
不下百五十萬戶部所藏出入自京漕邊運屯
糧存留各邊總計不下四百萬食與兵相當而
戰守苦無兵衣食苦無餉則其故不在糧少而
在兵少兵少者邊將相蒙而虛冒其餉也虛冒
之弊有三秋防操練預名游手給糧數月僅抵
查額防操既畢散爲烏有甚綳之將十冒其五
馬騾臕差點計日覓募支吾尺伍借塗耳目巧
取之將十冒其九馮月計猶或有兵也日計猶

武不爲也既不預召亦不短募直至逃竄十餘
銷乃稍集約夫候一日則五分點一日則一錢
而兵之形影大半無存則狠籍之將十無一遺
焉令按兵籍而餉之則曰此主兵也餉幾十萬
有奇此客兵也餉幾十萬有奇兵之數日增一
日餉之數亦日增一日試以今日之伍稽祖籍
既十不得五也以在籍之名按實數又十不得
七也此謂不減于餉而減于兵不減于兵之名
而減于兵之實今欲足餉莫先足兵兵之實既

足則餉之實亦足何也餉與兵相當則餉不縻
于私橐而自有餘也誠令公忠威明之吏以原
額作爲原數而務補其缺以見在作爲實數而
務清其冒則邊將不得欺隱計查扣逃亡物故
之虛軍可省糧數十萬核各邊帥之侵尅可省
糧百餘萬此正今日足餉之大端也而又以其
校兵之實者核屯田
高皇帝設各邊衛軍既給軍糧又給屯田凡衛卒
十三令守十七令屯田屯兵二可養守兵一乃
令邊將各以養廉地爲名屯田頃畝半入于將
帥之家驅士卒耕種而收其子粒計侵占多者
直至幾十萬頃侵占既不可稽查兵力自不能
盡墾則勢必有拋荒之處誠責有司按田而核
子粒使豪將無所染指計屯糧所出亦可省十
餘萬此又今日足餉之善策也以此數十萬廣
募而給軍需兵日益精而餉日益饒吾不能必
國家之有減餉而能必其無減兵且能料後日
之必無增餉救虛以實計無出此夫宗祿變通

之策此
天子家事采公卿大夫博議而獨斷之
明主任耳行省藩牧奉而行之弟調停愼處無蹤
無濫焉而可也若計在邊者大司馬申飭諸邊
立爲功令而督撫大臣須清廉者居其任督撫
廉則總兵不得貪大帥廉則偏裨不得貪且惟
行凡仰威惟清可以行法若一點脂潤便成
上下雷同邊事積弊皆在于此夫
廟堂之上不早爲計而督撫諸臣欲大率數歲得徙

幸徙而已不顧後害易曰剝床以膚今圖計之孔棘實惟二端寧令置勿圖乎請以藿食歎之

狀

代問臣條議馬政狀 乙巳館試

臣謹按牧政之壞也皆起于輕變

祖宗之法而不善行其立法之意法愈變愈遠究且至于無法而政是以大壞故今日之牧莫大于責賃而不更其故便民而不窮其利儲備而而不耗其需何以明之 國初種馬孳牧民間

兩歲課駒馬大蕃息其不時緩急皆可取用蓋取藏賦于民之意備如此乎預也夾考其制如江南十一戶江北十五戶共養一馬同其鄉里酌其田產以丁多為馬頭而倒失各有津貼至如責大戶自行養馬而生息不旺之家許令貼戶看養之法又何便也五馬為羣羣有頭五羣有長獸有醫稽考比較有簿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之功今可不謂密與然牧各有地而又免其糧草之半以示優卹故民不苦于孳駒而馬日蕃臣嘗思之

祖宗以督馬之事委之官故官不玩其實而以養馬之利委之民故民不病其役行之蕩世而可無弊者此也自夫搭配變而為解俵則種馬寄養始分為二然種主孳息俵養主征伐兼而用之亦可兩利夫國家安能長無事耶備用之俵固善策也買俵充種其說何為者其以孳息之徵乎此豈得謂種馬過哉謂種馬存其額而實不存則誰為之稽實也謂孳生存其名而用不

存則誰為之儲用也不于孳生之內選俵馬而因買俵以罷種馬是不善行種馬之過無怪乎半賣盡賣之說日紛紛也且當日種馬一法夫已兼寄養俵馬並舉之矣乃以丁糧均派徵銀在官給馬戶買俵則從正德間就種馬額數出銀買者已異勢必至于本色折色之議起夫本色半而折色半以為可以臨時取辦也勢又必至于銀日積而馬日缺夫有買馬之銀而不推尚不可以緩急辦也況今太僕之銀借之殆

書而柰何言備始則責民養馬而今則責民輸
銀也始則無種馬而今即謂并無俵馬可也始
則有銀而無馬而今則并無其銀也此今日牧
政之極弊也皆本于實之不責而惟利是罔民
愈苦而國家之備愈以缺臣愚以爲今日之計
種馬不難復也昔人議罷者非以其末流害耶
夫法之利法所本有也其末流之害則緣法以
爲奸者病之非法所本有也善行法者去其害
而利自存此臣所謂責實之道也官吏科擾不

擾之而已卑甲侵漁嚴戢之而已稽審之必以
當也如古所謂核丁之法二役之不可兼也如
古所謂優免之法驗視之不可數也如古所謂
定驅騾駒重駒之法此在悉心而稽察不患害
之不可去也夫馬者需于國則其利國有也養
于民則其利民有也國家意在得馬豈在得銀
民既若于輸銀其誰復養馬故折色之議善馬
政者也牧地者本給民以養馬也而算其子粒
又加之征如田稅然民既困于輸子粒其又幾

復養馬故征子粒者害馬政者也騍駒者馬所
宜有也買俵則非馬所宜有也責以買俵而不
用駒民既苦于買俵其又誰復養馬故買俵者
害馬政者也此皆窮其利而不便于民者夫御
馬者不盡馬之情使民者不盡民之力今即于
復種馬之內寬取其騍而徐俟其息厚捐其利
而嚴核其成使民得養馬之利則官馬亦已馬
也使民勤養馬之事則民馬皆國馬矣此利國
便民之策也攷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

馬不足邇年東西役與各邊奏討請給者殆無
虛日太僕何可支也議復苑馬之制令河西并
肅諸邊宜馬之地官爲之牧以備邊用種馬蕃
于內地而苑馬蕃于邊地乃所謂無窮之利也
故苑馬不可以種馬廢也徵駒爲俵而人寄養
之種常存而息常蕃則又無窮之利也特今之
買俵者苦于買而向之解俵者又苦于解等苦
耳然解之苦不過吏胥爲蠹此在精明之僕臣
可防也故寄養不可以種馬廢也臣又謂江以

南地不宜馬則駒無用也雖易銀可也畿輔河
南山東其風氣勁其馬必良故本色重特徵馬
苦于騐兌而徵銀苦于催征等苦耳然催銀之
苦有司操之急也申飭郡縣令不失撫循之意
可也故解俵折色亦不可以種馬廢也議者曰
年來種馬耆賣則今已無種馬矣將安所役之
曰是不難也太僕之金錢不費則九邊驊騮皆
可搜取也茶馬之令可行金卿之市可行遲注
當接踵而至博搜而散之民間其役于舊也不

過十年此不難也特患錢耗于內而馬耗于外
則臣所謂儲備不足之憂耳今太僕金錢早
爲省約尚可圖也然臣又聞　國初立法大要
有二曰廣牧地任牧人夫燕薊之地馬之所生
也秦隴汧渭唐人監馬之跡在焉夫公廐廢而
牧地或爲豪强侵占或爲之徵租南京之草場
尚未得以廣牧也沿邊水草之豐者鬻賣以歸
之官而畀之民不征其子粒而全收以養馬民
受其牧地而有不雲錦成羣者乎雖然臣獨以

爲存乎人也彼非子伯樂以馬牧者也今之所
謂冏臣諸司以人牧者也以公心馭民則民受
其利矣以實心責效則國受其利矣按其成而
不苛窮其弊而不擾官心調于民民心調于馬
徠牝之所以三千也非秉心塞淵之佐誰能稱
之是又百年馬政之大者惟
明主愼擇以無失
祖宗立法之意謹狀
揭

論松郡派徵
王祿弁請寬江南錢糧揭
揭爲
王祿量派宜平布米兼徵非法三加遼餉益艱漕
派未豁可抵懇乞
當事酌處以甦江南民困事竊惟蘇松財賦甲
于東南而東太之額蘇松尤重事屬比鄰情關
一體近爲
二王祿米六千石加派三府而松郡賦額繁重之

若種種與燕州同之何咨咒吻惟是松郡所苦尤在細布一役松江一府每歲細布計華亭六萬五千一百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有奇共布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有奇此解納內府每年解役賠費不啻萬金也郡民有也又

今上初年松郡忽加

御用三線細布八千疋歲又費金五六千此又他郡所未有也似此獨肩未敢推委先年

福　瑞二府部議免派豈日無因何至今日又宜均出即據

會典所載二郡田土秋粮平米而較之蘇州府七縣一州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松江府三縣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厘零在蘇州秋粮平米二百零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在松江秋粮平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其廣狹厚薄原自不齊而安得一槩三郡各派二千均乎不均乎夫昔人條編之法至平等也蘇苦于祿米猶松苦於細布也細布不敢均派之蘇祿米安得獨委之松又情理之易見者今請以細布祿米三郡均攤依條編式各照平米派出均徵均解勞逸共而肥瘠同不亦同病相憐之義乎此在吳門諸老仁德諒能允從也然其等尤有三郡同病呻吟之說焉夫

王祿米上供分也然解運上京每正米一石外舂

辦耗剩夫船車脚等又用米一石有奇用銀九錢有奇往往四石而致一石解戶賠費風波意外之虞未論也今額已六千所費詎止二萬哉蘇松二郡自官民田均則之後舉民田百姓人人代賠官租每畝稅額數倍他方小民胼手胝足而不免于敲肌剝髓長吏焦勞倍拮而日虞夫慫期逋責閭閻稱爲向隅仕途指爲懼府今日

廟廊之上仁人君子尚忍其剜心肉而陟爲察乎

因今近京水田頗多每歲成熟米價不過八九
錢常時不過一兩及查
瑞安長公主
延慶長公主祿米改折事例每石折銀七錢惟光
祿寺
內供折色十分之一每石折銀一兩乞於照畝加
派之中量容改折每米一石願准解銀一兩庶
藩府不失歲用之額而民力均受一分之賜此又
蘇松常三郡士民所切懇于

當事諸老先生勘酌主持為重根郡縣造福子
孫千百代嚴仁於無窮者也再照蘇松田畝內
有勻攤官租於民田故額已加五六倍勢難更
增且
國家有事暫加事寧之日並不復減斷乎非法查
得萬曆癸巳倭犯朝鮮蘇松常鎮四府每畝暫
加沿海新兵銀三釐原奉
題准倭平即止今倭變久熄自周撫院查免之外
尚存二釐三毫乞將此項抵充遼餉九釐之數
止增六釐七毫若海防備禦則沿海舊設衛所
軍兵原足隄防軍營民堡所在修復自足為守
海岸捕魚柴販各船御以不擾亦堪協力採助
何藉加兵特在兵道海防加意振刷耳有警議
增警息議裁于法甚順於事甚易此又四府之
所共以為請而遼餉之急需亦不至歲月支吾
有名無實者也松不敢為同室之爭獨為地方
訴此苦衷以期協心共仰積楚伏乞
當事念疲民之困苦務為安全長吏之竭蹙曲

為憐恤于　祿米衡兩地之公平而遼餉調法
中之曲當
國計民生胥有賴矣卽郡生民幸甚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目錄

說

金礪鹽梅說 閣試

正己物正說 閣試

澹泊寧靜說

求仁得仁說

琴說

息機說

離鉤說

報恩說

桐宮說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閣試

順逆解

開閒子解

辨

和同驕泰辨

對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為仁厚中有神武田叔燒梁獄詞或以為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事寬嚴得失何如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館課

考

京營戎政考 館課

國朝守邊始末考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說

金礪鹽梅說 闈試

天下之物粗不可以成精而亦可以成精偏不可以成至而亦可以成至今夫粗之成精者勢逆矣逆之用必剛然剛而不漸入則剛必摧取其偏而成至焉和之道也然和而無所自主則和必敗斯二者其用之妙皆不可以言傳今夫金與石堅等耳又石粗而金精兩堅相持急之而不相入故石雖剛不得爲金用若夫磨之礪之金以損而得益石以賤而佐貴如是者不在貴時日而在需功苦故漸之道勝所謂剛而需入之者金之作礪是也今夫五味之齊也多寡增損善羹者主焉今有人焉以鹽爲非也而曰我用梅以梅爲非也而曰我用鹽又或一人焉不辨羹之所宜而第曰我取其辛則涉牙必且掩口而笑不知水非羹而羹所自生無味故也羹之成也食者以爲羹而不以爲鹽

梅化于味也彼味之不可爲味主也人烏乎知之善爲羹者宜鹽則鹽與梅劑不與梅敵宜梅則梅與鹽劑不與梅對主之于心而參之于多寡增損之數蓋偏味有至味之用而至味無偏味之名所謂和之而有主者鹽梅之說也夫金以礪而精其精也石不尸其美太羹之調等于五齊食者自美而庖何與焉天下惟無所與故能有所成苟其與之以己豈惟摧剛金亦且毀豈惟傷和羹亦且敗吾故曰金礪鹽梅與其任不與其成嗚呼唐虞三代之相臣體剛而用需道和而取中類如此吾是以感恭默之吉而爲之說

正己物正說 己酉三月上旬闈試

或問物可正乎曰物自正也我無能爲之正其能爲之正者正物也不謂之物正聖人之治天下以天下治之而已其正萬物也以萬物正之而已矣然則己遂可無爲耶曰大凡爲而有爲者皆正物也以物求物是僻之道也夫惟爲而率其無爲之己則己正而物自正矣何謂己己之己也物之己

也不陋于物故能擺物不倚于物故能轉物能體
物故物各自正不得以己之正有加於物之正也
能轉物故操物之正者又在存神過化之間故己
不得言自正而曰正己己正又不得言正物而曰
物正也此聖人轉移萬物之妙道也今夫耳目知
見精神氣魄皆勝萬物之具也萬物各有其耳目
各有其知見各有其精神氣魄而我操其一以羅
其萬是我光私一己以爲提挈駕馭而萬物紛紛
籍籍各私其己以應我即其所提挈駕馭能制萬

物之應而已非其物之真性矣故雖操縱任意轉
挽在手總謂之才不謂之性雖功名蓋天下但謂
之豪傑不謂之聖賢謂未識其所謂己而於正之
體有誤也至人者不依耳目也以萬物爲耳目而
萬物於此受聰受明矣不倚知見也以萬物爲知
見而萬物于此禀象禀度矣澹然無精神之見而
物之日新變化者皆其精神穆然無氣魄之奇而
物之鼓舞光明者皆其氣魄如操舟然風波安流
無所不濟而操柁之人常靜也如用兵然奇正生

殺呼吸若神而利鐘鼓之今者寂也不動之地淨
雲太虛感遂之間雲行雨施正無其正物無其物
而收天下太和元氣以還之於朝廷取天下良楛
短長以還之於百職折衷天下之異同以還之於
國是乎人主之賞罰予奪以還之於人主蓋物得
其物原無一非我以物爲己而各付以應得之己
則己天無一事物與己兩無事正之極也太平之
道也然則正己之主宰謂何曰己能處物之外則
己大而物小矣己能據物之上則己尊而物輕矣

夫世間機心機事毀譽利害皆物之所以束縛人
者也而不能束正物之大人蓋大人惟以一誠應
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易曰閑邪存其誠
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者龍之德也大人中
正之用也

澹泊寧靜說

諸葛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澹泊處便是寧
靜非別有明志致遠二項方法也人生只有一點
濃豔根蒂最難斷絕勿論田廬妻子服食器用取

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攘攘馳騖收爾一身占盡千古願奢而力倫志廣而運阨原其定分何增毫釐人之情慾元似流水凡以聲利名實招招射人之事其誰不波譬如喫食飽腹一餐無餘水陸叫俎疊陳方丈僅以供舌于腹何與又如衣者華綺絢爛止是炫目不關自體若論自體受用只須布素常夠舌忘腹殉目遺身世之大愚總在濃艷窠臼中過日長此不忌習爲故常以濃艷爲故常則澹泊二字反賊爲嗷俗而詬其滋味薄矣似此搖搖

馬塵駒影一月千錯萬變云云何寧靜云云何致遠故曰超外者能舉超此輩皆超中人也達道之人能於一切舉無有處觀其所始試看嬰孩墮地以其赤身故曰赤子此時誰是衣食誰爲利名誰指汝愚誰指汝聖衣食利名賢聖狂愚諸相俱是出世添入赤子何有須知此身赤身離附之物聽其有無不足十成認執從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寛閒自在意思要知功蓋天下名喧宇宙總是赤子身上浮雲過影何況世味上蝸戰角鬭諸物似此攏下便百念俱灰豈不完全淡體又省多少營得患失勞擾豈不是寧靜中庸末章說箇澹而不厭直至不賞不怒無聲無臭總是箇太羹玄酒之初所謂澹自性命之精正謂此然潛伏屋漏無言不顯總只是澹處乃其靜處不得別有致遠話說也若曉諭末世却說箇無欲百事可做有不爲而後能有爲只是箇渾淪話頭不知致遠正是澹裏滋味做百事正是無欲有爲正是不爲聖賢自嬰孩墮地時以至篤恭平天下終其身一澹而已

求仁得仁說

求仁得仁如何謂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嘿嘿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少纔是得仁所以伯夷叔齊彼此遜國總只爲天性上見得眞切然又不輕擲一身以明志如投淵立槁之所爲只兄弟飄然逃之首陽怡怡同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源頭上先自明白者鮮不爲生死二相所轉矣故夫子諭無怨極精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此處鑪錘得過盡

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為源頭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為尋常菽粟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殺生也不須定要速死須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于吾無欲源頭絕無干涉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箇生死在念仁棄着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不聞象山道吾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逢刀便斷遇鑊便銷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充滿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轉生死而不為生死轉纔是箇了當

學問豈不是得仁難中有粟穗炊飯莫向隣家問斗升吾願求仁于難不願取浮名浮氣于隣也余嘗有文山黃冠論今附見于此

或問文信公空坑一敗此心已死宋室久矣黃冠故鄉方外頓問無論必不可得即如其願將遂不死耶曰殺身成仁身何必殺也仁成即殺身亦可若仁不成即不殺身與殺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尋得其蹤而歸之此物一聽其有無不必向主人索[illegible]無矣故一文山耳為逢為于烈烈而死成仁也為伯夷為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餓而保其首領亦成仁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死上成仁也從生死求成仁便是殺身舍生只了得氣節事于本體原無與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縛人至沒身而不見本體者多矣然須由束縛而後能解脫之則宋人學脈所自來也陸秀夫瀕危正色而猶講大學正心章說者笑其迂不知耶不講倉皇奔救失其常度于亡宋何益絲毫與其盡失常度而不

免于亡不如從容自如負帝而溺之為得于死也鮮香繡颶風冠帶見先人其主見多如此南宋諸名人覩晉時陸沉輩高下何如後世有以畫後描摹文山面當日勞炎輩亦以此甘心焉此與癡人說夢何異可笑也

說琴

牙音之巧者也牙之指非人之指也絃以鳴之徵以按之柱以調之則凡琴者皆然牙不能易也今人謂牙之音牙自為絃為徵為柱而音也則失其

音之理矣或又引古語曰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則將變絃易徽亂其柱以尋其所謂高山流水之妙嘻此伯牙之所不能而況世俗之人乎故曰以指說琴絃徽柱之所能巧也不以指說琴絃徽柱之所不能巧也因之固拙亂之益拙矣法者法天地者也天地不變法亦不變但有會通原無更易如絃可解別更一絃原無廢絃管仲牧民山高而劉晏桑弘羊以權筭窮利事周禮治古天下而王介甫竟禍熙寧則指上工拙使然非可謂人之琴

不如牙之琴也嗟乎使輟絃而求音清音之絕于天下也久矣故曰治道去其太甚治之道無太甚故去之適可也

息機說

自余客京師掃一室與俞子叔和榻相對也旅舍無事焚香讀書讀倦則就榻少則復讀樂此以爲常叔和常與余論息至今猶能記憶之歸而破原數椽幾降籠下斗室湫泜不通賓客愧余息之無地也已復笑曰息因地乎哉孟子云日夜所息人以鼻氣之出爲息凡物以發榮潤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然矣是滿爐都是然體也若止氣爲息如燈一撥更無留燄是灰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箇日夜便是箇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潮夕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徹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通之人日日應酬俱有箇安頓道理忙時能服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

倥傯尚自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咆于花果而歸于根寧一刻不發生寧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箇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徽出敬則無思敬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閑人心自閒看得閒心便覺境亦不閙安見息因乎地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須擾能不忙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多費否意氣

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脫洒不横據否合則便
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
不合則擾擾時已耗散畧盡雖瞑目危坐亦是洸
昏不得言息大抵世人只憑滋味養得血氣口體
所需與百務所耗僅足相當夜臥騷擾神明遂令
夢境多驚多懼或白晝宴居尸寢便與離竟殻子
一般今人以莊嚴淨室臥離竟殻子於中畢竟有
何活意所以諺云關門巷裡好讀書蓋真讀書者
也叔和常言設榻於坐側凡交際誦讀著述遊戲

倦則一息或友朋過譚談久亦相對而息此亦一
小安樂法也龍溪先生曰至人有息無睡息氣活
而睡則遊竟百出矣正于作處觀息乃大安樂法
也作息機說

離鈎說

船子和尚參夾山夾山問曰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作離鈎說

凡開口可言說者皆其不能離者也離於口則非
口之所能言矣稍離於眼者不能以眼見離於耳
者不能以耳聽離於知見者不能以知見思議也
凡耳目知見之用皆其不能離則皆其可言者也
若其離者則無法可言視不以眼故離眼聽不以
耳故離耳思聽不以知見故離知見離耳目知見
即耳目知見皆法矣此真無法可言矣但得五湖
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鈎試看五湖明月在此際
風光已離却金鈎久矣佛法告人皆令鈎也一切
有爲之種都是羨魚垂鈎所謂有用之用不是無
功之功吾嘗論大將軍提兵百萬横行匈奴不若

天子穆然垂示拱手而化故曰古佛光明一一提
無欲無依中發現不須遣迷求悟不須愛聖憎凡
直到迷悟兩忘還有向上一着在猶不許口頭說
破亦不從心裡想來如摩尼之現象相似山谷之
應聲聲應既無心現亦不動盤山云光非照境境
亦非存光景俱忘復是何物妙哉妙哉龜峯云用
則海沸波騰體則境明水淨直到絲毫不立乃能
應用無虧心不礙境而境亦何常礙心理不礙事
而事亦何能凝理總饒盡天蓋地功勳不過是竹

影掃皆月輪印海皆塵不起海體無痕信手拈來輕輕托托無犯手處亦無歇手故曰在欲渾無欲居塵不染塵不被境轉便能用境我說性命只辨有用無用乃見有為無為世人都從絲綸上尋魚不解離鈎三寸處自有五湖明月風光在雪嶠師過雲間與余言下有契因坐中拈船子和尚離鈎句師謂吾曰離了舌頭便無道處余拍手詩數而為之說亦欲今世人開番鈎眼目也

報恩說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入中秘時嘗記局館師貢所先生之訓曰諸君慎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焉雖然君父恩政自難報耳每讀楞嚴偈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人生幸耳目聰明讀古人書識義理又解為文章列名郡國之書濫食大官名爵修而望實者長養樂成誰非君父恩耶矜力方剛經營四方凡可前驅何愛頂踵若其息羽靜林栽鱗幽渚自園為美漁釣同羣無倚車上以駭齊民無紡祉宮而妨豐部無呢酒徒食客以叢竊無縱鮮衣怒馬以孤惡尊敬父老而奉其典刑憐念百姓而伸其疾苦每於讀書之暇進里社子弟而教之開其所見而使不溺於詞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亂於功利從文字真實之地指點性命源頭就學問廣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於顯紫示之矩矱峻

路約以帨淦奬嶠昔以勸方來揚小瑜而攻全璧使人人其靈通之驅目即處處是活潑之提撕凡吾黨為社稷儲材在秀士以天下為任斯之追琢豈在文章庶以答於吾父吾君聊共陳於同心同志

祠官說

亮陰古制也古者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既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也太甲之

宅憂桐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宮妾而動其俎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身當時君臣晏然安于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爲押闔遂謂太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爲後世强臣重臣陂危口實嗟乎是安知古禮哉禮曰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然則衰經苴屨以息偽也饘粥疏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厲人君之德故曰亮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于是天子不行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子孟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夭既不以此事昌邑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歎其不學無術也

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于弗順之人獨置弗誅何也曰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者周公負扆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不與後主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安其身以滅漢賊則所爲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爲之益難爲之益難則身可殺而君不可不濟後之爲大臣者可以鑒

矣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闈試

心有二體乎無二也無二惡乎辨心曰吾以心之境明之心之境有靜有動靜能爲動而動嘗不如其靜故動後之境必屬乎善養之人嘗試解之靜初之境赤子而聖人也動後之境聖人而赤子也赤子而聖人者智故習氣之所可入則一點聖根常不能保聖人知矣而還于無知能矣而還于無

能其於赤子非有增也而知能之量實無不滿蓋至于無不滿則不謂之赤子而謂之聖人夫指赤子一念而與聖人並則又非蚩蚩傢傢之謂也蚩蚩傢傢木石鹿豕野人焉而已夫野人之與赤子則必有分矣天下最壞人心境者智故攻取智故乘知覺而生攻取緣造事而有彼無知故智故去彼無能故攻取屏譬范金為鑑未磨而有其光也譬積波為水未放而有其源也所為靜初胚胎一聖人故人莫美于始生若夫淵之珠之其初只此

赤子爾智故動而無智者鑿攻取入而無能者戕人人皆赤子而人人不赤子此吾所以獨歸聖人之心也聖人者赤子也其於赤子之心猶懸鑑而朗照鬚眉止水不波而決之則汪大海瀾而不迷存而不離綿綿而久不渝順物之來而御之恒有餘人皆取聲我獨塞聰故聖人之耳徹萬音人皆取色我獨掩明故聖人之目見萬形人皆處勢我獨處壹故聖人之能雕萬物今夫隋珠之櫝于一丸也童子忘其為珠也聖人投珠于淵而萬物止其貪矣烏啄于嬰兒之側而不畏其捕也嬰兒無機也聖人棄其機而萬物不爭矣故曰聖人在上而天地寧百昌遂謂此心也此之謂聖人之心境古之聖賢懼天下日溺于智故習氣而莫知所始故特指赤子之心以見靜初之胚胎又懼天下執蚩蚩傢傢而遂以為心卒忘其靈且應者故特指聖人之心以見靜而能動之究竟其實赤子養之則聖人不善養之則塗人聖人與赤子同心而赤子元初之量至聖人而始滿亦至聖人而始見昔

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時氣象蓋于靜初着力也夫識其赤子之心而善充之防其動而勿累其靜者斯亦學聖人者之方也

順逆解

己所快而逆于人己快乎曰弗快也己所逆而便于人己逆乎曰弗逆也何也弗快者同之也弗逆者安之也同于人則我無與其失之也必安矣安于我則我無事其得之也必同矣此皆通乎造化之理者也夫造化不因人之喜順而嘗順焉不因

人之畏逆而遂無逆也造化無順逆而人自順逆之人自順逆之而必欲己擇其順不思人受其逆也則亦執迷而不解者矣且一人之身前後易位今昔異遺而妄希造化轉徙以從之豈不惑之甚者乎自吾以六月往虞山時夏風偏東南余去帆飄然義也歸而風如故則舟撼不能動矣舟子咨焉余笑曰前日之順即今日之順也其以逆乎則今亦逆前亦逆耳而了奈何妄順逆之吾去來轉位而風故不以我轉也幸其不轉去來之便于風

者同不便于風者安矣若其轉也昔之人不礙于去乎今之人不礙于來乎且造化豈能我方物也甚矣爾之私造化也舟子未解也余又告之曰吾來誰為去吾去誰為來來去風不知順逆豈由我昔之順也爾思其逆者則必同今之逆也若能思其順則必安同與安性命之道也造物所不能順逆也舟子曰不聞俯心之人去來都順乎余笑曰一日也燕巢者恨其短飢餒者苦其長日自如耳而妄念短長之如無念也又何燕巢飢餓之可言乎舟子爽然而視曰吾儕以挐堂逆而操舵者勞也乃今而知沉竈拐腹者之病于執篙操舵者乎我小人也請同之矣請安之矣

閒閒子解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懼喜接引賓客譚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進而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護其氣乎閒閒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閒而報以閒之說也人之生也輪輪轂轉殊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

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運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閒矣流水之涓涓汩汩而常清也潮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即涉於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著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為靜冥心之為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為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之盍心必有所寄不寄之於詩書文章譚論則必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趨逐之場而溷淖之府也

酒食醉飽之餘而爲奕碁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扶冊者之不猶賢於博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爲亦必寄其權於公孤宰執而無爲之體要若其無所寄而官官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於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於詩書文章譚論也詩書文章譚論皆閒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爲人也同於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

也而天性者不竭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日制而不著故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抄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賓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爲閒也不既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晴空無塵而游雲之往來無礙晴空閒故能爲游雲受也吾是以稱閒閒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之義者可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則閒閒子即讀書著述譚道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閒子解

和同驕泰辨

問和同驕泰可辨乎曰難辨也夫有君子必有小人以託君子有小人託君子而自命爲君子故夫君子之權不得獨行於世也而世且溺於流而忘其源故曰難辨也然則不可辨乎曰自古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者在原其性體之初而

窮其中心之隱夫小人性和而習同也性泰而習驕也故小人若其習而君子其性也君子純性用事而小人習使焉然而性固不終泯習又終不可得而竊也人之生也目視耳聽耳持足行而中有血脈通徹乎其間夫人以天地萬物爲大身亦猶是也血脈不流則肢節病也欲立欲達之真氣不會通於天地萬物則我之大身病也故夫小我指者大我混也小群渙者大群聚也本自聚本自混而欲不損不渙不可得此則和之初也彼小人者

於太和元氣之內自沾沾焉比一顧宗以爲親而
比亦藩籬依一强輔以爲立而彷亦墻壁夫藩籬
墻壁之不可爲太和元氣也凡有血氣心知者皆
能知之矣而小人之沾沾何爲故同者特其自爲
依倚而天地胞與原無此一種也吾見夫輕天下
者神無累也吾見夫細萬物者事不役也自生我
以來原包世之外而據物之上其又何不尊且大
焉然因世之自然而我主之以無事故輕順物之
自有而我御之以無與故細此亦元初之泰體也

彼小人者執而不因用我而不用物見爲御而人
不化氣爲勝而決不收傲然獨行而曰宇宙在我
手夫只此靈心只此宇宙耳其因之則鳶飛魚躍
也我轉物也高明廣大也其執之則無忌憚也物
轉我也一隅之局也夫泰體無驕而小人自求多
於泰以爲驕則驕之不能爲泰病抑又明甚而何
難辨之與有故就其行事而按之可無全是否無
全非是亦不必非非亦不必是不求和於一時之
口而自然和於萬世之心者和也同焉而喜異焉

而恨恨固相佹喜亦相軋以虛意氣爲實功名以
僞門庭爲眞臭味者同也寬然綽然毀譽若一利
害若一死生順逆若一其於一切功名事業爲而
不有成而不居若雲不礙太虛各不礙逆旅者泰
也高張其行而爲衆傷侈大其名而爲衆的不能
立毀譽利害之境而能爲人毀譽利害不能堅死
生順逆之關而能爲人順逆死生者驕也蓋合於
本體則純然一路原無夾雜其神情意況只在日
用尋常而皆能見之不合於本體則假借旁溢紛

然多岐其機關伎倆亦只此嚬笑動作而皆能見
之故千古而下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
者正謂此也嗟乎竊和爲美而逃其同悅泰爲安
而化其驕彼小人亦皆有君子之性焉所貴君子
提其源頭而與天下其清之無嫌其所逃而納之
於所竊無詆其所諱而困之於所悅大約源頭一
清凡精神氣魄盡是性妙用於門戶正處見包荒
於高亢斂將復廣大君子既不爲小人所餂則小
人自不與君子相妨辨無可辨而兩者俱爲世用

則世道人心之禍有不可量者此吾所望於持世之君子也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田叔燒梁獄詞或以爲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事寛嚴得夫何如對

夫法者期于必行者也行之以斷易行之以權難周官一書設法詳矣聖人懼夫法立而窮于不可行也故立爲八議之科寛一偶以求法之必行令出于議之外者知所懼而不敢犯聖人之不私其

法也如此夫法必行而與天下共知之謂斷法不可行而吾詘法之故令天下共信之謂權此周官之意也漢文寛仁而善用斷景帝名法之過而不善用權其臣又以私情附會之故漢之法自景帝而始壞今夫薄昭以太后之弟從帝代來未有大功而位通侯一國外戚耳殺天子使幾于無將律曰無將者亦此其事仍不得與梁孝王並例梁王武帝同母弟也當七國反有嬰城拒敵之功以私怨刺奉常逐捕影響罪坐勝詭則不應重坐親王且勝詭投市而必欲根株親王以謝奉常在漢家亦無是法故赦之是若太后憂懣小慈且置弗論或曰瞽瞍殺人皋陶執之帝蓋不得以法私一弟則又有說曰薄罰而厚貸之法不可必行而可必行其意文帝誅薄昭不肆之市而令公卿往諭之度不肯則又具衰服往哭以激之是皆法之意也景帝當此試爲一處今日準周官議親例親王殺人不應必準議功例則有大功而忿殺一人罪不得掩功且首事者已伏辜則罪無重坐特以不約

束羣臣故薄削其地量移之國侯既悔而復之又爲之申一令曰非親若功如梁王者所犯俱無赦如此天下人知天子赦梁王之故則法期于必行而人人重犯法田叔之見不及此乘人主怒漸解適投難處之會而燒獄詞以滅其事夫天下人業已知梁王有罪天子怒之今不寛其罪之宗而亦不曉其赦之故秪謂天子上私太后下私母弟聽宮中之口說任使者陰陽之詞而漢法遂因而不立吾固曰景帝不善用權用叔誤之也或曰文帝

之誅昭不幾予恐其毋景帝權梁王得無長淮南
衡山之漸者乎曰不然產祿亂劉懲沸之後勢必
太劍而可若夫斗粟之誚帝猶病矣七國殄滅而
天子不容一母弟家今慘刻帝又何以自解故二
者皆是特景帝處此而用叔附會之者盡一時苟
且權宜而不合周公之法愚故以爲文帝斷而無
妨仁厚景帝權而卒成慘刻也謹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館課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

容而賢者亦局于所且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今
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
家之用今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
生洞洞灟灟順物之來而變化皆有餘地君子所
爲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
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
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
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
元氣也結而爲痱爲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
則癰痱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
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爲癰痱而必欲潰之則天
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困也今夫操舟者一柁在手
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
治人之病不必參术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
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
不能用則罰之無主魔內之身不能挈甕堂下之
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

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皆者
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八紐八細乃是經
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
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權護幼君提挈母后
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雛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
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
白一念爲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也

考

京營戎政考館課

德需武立大不在邊有備無患邦畿之關載索載
戢乃幹乃維覽本探本仍之釐之作京營戎政考
京師之宿重兵也自周禮六鄉六遂而其漢南北
軍表裏發祚屹如府衛肇唐法寓兵農樞密簡重
宋以不振我　高皇帝統天穆然連念惟古居重
一民鎖蒴建威各有經紀爰鑒漢諏唐以觀厥理
允發可久用裁其衷弗震弗玩張皇慎固刱錦衣
以下虎賁虎旅之士衛十有二寀侍宫禁比于南

軍亦惟翼元帥府武猛騎射搏擊之衆分衛居之
紀留守以下凡四十有八則皆擁護都城遣于五
府之帥五府帥集大小演武場教訓之都以内外
赫然成靈寧趙北軍雄哉　聖制凡羽檄傳警則
簡師命帥鈎連而出洎乎事解帥卒俱罷營府宼
然益兼遊府兵意云當是時　高皇帝又謂兵宿
難馴度内强必偏重虞專擅又偏横則為府部犬
牙之勢以摯之治兵實者毋調發莞徵遣者毋統
戎强本弖亂計子孫千百世者有權而甚備乃

文皇帝定都幽燕而張大之近籌門庭遠規薄伐
增置七十二衛而三分其營初以龍旗下三千胡
騎司寶纛今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
之法今士卒演習立神機營而並伍軍為三大營
五軍之設步十之五騎十之五星羅棋聚教之操
力勾卒棘贏師陳之法三營各有管操官曰提督
分領其肯者曰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若
河南山東中都大寧皆近畿之輔則又選兵番上
操練　京師視向五軍之制增新什一號稱一變

矣其時馭禁衛皆存優恤而復嚴折伍領替之力
計此時　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内約二十餘
萬兵實强于諸省而師旅富于諸邊戰威守固居
重之制赫如也已已之變罷極宜張于時于少保
謙建議以為三營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若當調發
各挑選奏撥以充卒非其統將非其習則兵將不
相知求之成功譬搏沙為黍乃大閱營軍簡鋭剔
鈍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營團而操之團營之法
營各二萬人擧公侯威望者為總帥而監以大司

馬其羸弱不任蛛[illegible]者遷之原營號爲老家凡營
制五十人爲隊隊有長二隊百人領隊有官積二
十隊千人有把總領之而五千則統于都指揮其
一營則領之都督其各營官悉量才器謀勇以充
大幹小承綱紀犁然當團操大蒐屯伍紛羅大司
馬總旗鼓之令列校各率本隊聽事纛下徐呼其
隊之長則一隊應呼而至大司馬閱兵籍而貌之
以問其長長跪而應曰諾何人已乃比其隊閱技
擊之法五步六步之次呼之而絡繹不齊至至而

長不識其伍伍不閑于技者以軍法從夫將命士
在論士之強弱士權將在熟將之號令士伍熟習
易于閱會號令歸一易于指使此當日所以和兵
將而振國威也　復辟之世旋罷旋復已又中更
洎乎　孝廟稍倣其故其法合京衛外衛勝兵各
簡其入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以年更止得十有
二萬分十二團營團操以候軍興而老家住營如
故自劉忠宣去位雖置兵存少保之意而訓其無
少保之法至于提擬精銳不異老家而東西官廳
聽征之名殆同畫蛇之添矣　世宗修明祖制復
立三大營止易三千爲神樞而庚戌之役虜薄城
下烽火急于燎眉尺伍等于空屋販夫豎人登城
而顛望鼓而靡　九重震怒大司馬舉鼓當事備
儲以幾無事屬憂抱懲沸計先折膠更鐘鼓之制
專考成之任謂事權聯絡則將卒休戚職掌統一
則功敍明戢乃就三營之制設戎政府以勳戚一
人爲總督而少司馬不署部政特專協理之事其
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人左右前後參將者四人

遊擊將軍者四人其神樞神機二營則副將一人
參將二人佐擊將軍者六人凡三大營將領副參
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五百二十有奇而爲
軍者十二萬爲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
兵有率兵有城守有備兵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
大營又合爲戎政府戎之政總督協理統其權以
率副將參遊副將參遊各分其權以蒞任所軍卒
卒不習問之長長不習問之將將不任問之督督
不能治而問之總帥協理諸大臣譽稱之在綱如

領之委柔重倡帥明職司殿功黜正軍實沿至今
而守之不變也夫五府變爲三營以　成祖志在
撻伐三營變爲團操以景泰時嘗行團非神武翕
張不能盡三軍之銳非精忠激勵不能改旌旗之
色至于將偷卒惰彈壓必伏于元戎或乃名其實
亡功實必責于專乾乘時設變各有微權自古法
無可更期于用之無弊而已又今戎政機宜具先
臣擘畫以類今日略有可陳景泰初侍講劉定之
言曰京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爲月錢月錢旣

出大都習于負販傭工而不諳旌旗擊刺夫今民
之膏血氣力盡化爲金銀以愚溪壑臣甚惜之其
後弘治中兵部言團營旣設以來僅踰二紀稽其
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加故則總
兵官賣放買支之罪此弊不究恐糧費而兵弛夫
二者皆債帥之弊嗟乎征于民倍輸之矣曰以養
軍也給于軍減亦倍矣曰以肥帥可乎愚敢考之
以備清乾沒者嘉靖中大學士一清言士卒殷實
者出錢包班而第存其名貧難者織寨荷戈而第

存其形王廷相以爲富軍以賂揀退乃終歲免操
貧軍無力經營則拘操不息夫二者皆行部不覈
之弊滯財者不任于戈矣餧色者能堪緩急乎且
大司農金錢正爲健兒奉其又何取此也愚敢考
之以備覈行部者嘗議團營時給事中鄭林疏言
京營陳法無制毋出征人馬雜沓多至躪火請今
操練一以陳法從事倣古兵家安營布陣首尾縱
橫之勢以時演習庶臨陣兵知進退林之言善師
之道也糜有用之砲以駭耳設捕虜之戲以眩目

抱鼓虛設而坐作茫然愚敢考之以備習戰陣者
昔者劉忠宣之柄兵也愛養兵力諸占役頓減而
修乾清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
工聞而　上亦不之罪只今歲曉花石貂璫香火
疲筋力而奉畚鍤者纍纍有之夫崩山漂石正以
蓄久而待一擊搏鬬之力何可屑越也愚敢考之
以備禁私役者嘉靖中戎政侍郎王邦瑞言曰臣
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練甚之略者營各置
數人而罷其善爲容者以鼓軍氣夫李廣在軍而

舞車之徒出王翦所壁而超距之卒奮偷推此意廣而用之奇謀不淪于荒微統緬不濫于乘塵斯亦制兵之肯綮與愚敢考之以備簡將帥者夫徵于臆不若徵于古言其粉不若言其修噫此愚考京營戎政意也

國朝守邊始末考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從大學士宋訥言命諸將屯練以備邊當是時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西畨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今圉

疆圉下至邑囿守禦千戶亦御扎存問而勅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民苦甚毋營繕盡其力古人有言人勞乃亂之源深可念也會士卒餽遼左有溺斃者　上諭群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甚富饒朕往立行省統焉以其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餉非獲已今聞有溺死者爲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屬長利焉當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獞怙險阻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撫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豚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使不自量而擾邊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與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爲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乎卓爲萬世式矣

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朵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

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靖難師起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從于保定爲大寧而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吾三衛夷俾世爲外藩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邊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　上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死者降者相繼固無爲議邊矣

先是虜冦邊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
匿不以聞　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盖嚴邊臣欺
蔽之誅如此
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芻團操
請令團操便　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
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制多寡之數陽和留十
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
屯種且畊且守爲著令重警屯如此又勅寧夏邊
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若

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築城種諸傍
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有
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冦至無所掠
而邊完盖固防至于此
宣宗皇帝元年平漢二年廵邊破兀良哈之衆虜
益讋慴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
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嘗
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
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

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廵邊遇虜安與[illegible]都督蔣
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即露章劾貴老
師玩冦乞誅以振法于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邊
驥馳至甘肅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
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
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
慄軍容肅然會虜酋冦莊浪遣將擊敗之選甘州
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
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

戒之曰兵精器銳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
父子感奮往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曾安都督
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夾攻大破
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
其人冐功車奏罷所歷官能訴之　上上許復而
車持不可　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綺其役王振擅
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
得其要領請致師振欲示威遠夷于是命定西伯
蔣貴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翰林

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覘俯仰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非計之得也臣宜以爲宜赦尚書驥令思任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邊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粮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殺劉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

中國一郡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殺無筭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

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王親征遂有土木之變當是時天下幾搖賴 廟謨而定方 上皇北狩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劍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殺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遣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宜急遣居庸宣府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 天子所倚信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嚥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命都督安往鎮遣給事中盛以參政贊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

八條次第行乃設腰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犒戍卒不任戰者驅之畊課歲粮佐軍興邊大歡洽而完塞是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門庭而要官賞自若土木之變三衛夷實鄉導以行及也先弒其主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議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擅今爲越職不法下尚書議少保謙糾言 朝廷用文職大臣充

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都御史為　朝廷風
紀之司于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
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横
放不制如此矣
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
起邊儲充足會尾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
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
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
地毋入境仕剌得窺伺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為國

費蓋慎防如此已尾剌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
米　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秉口與之粟石
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俘耶　上賞歎
天順中虜寇甘凉大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玹督
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請罷師議者難之
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
來宿大兵不解是終無已時也師得罷
固原土逵滿四者國初歸附羌也處平凉固原間
令闢荒穢以居號滿家營成化初為官司所名捕
索之斷而反據石城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頂平廣
可容數千人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
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勦賊賊走壁阻深固不出
伏羌伯毛忠中矢石殁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陣斬
千戶以徇陣乃定忠上書言賊入山自保譬虎已
投穽令閉守其固破壞可必于是我師移據水草
以困賊百日而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
持而賊氣驕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
不少退且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殁所甘心凱還具

奏言固原延袤千里為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
而惟一千戶所屛其間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
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為虜衝宜添設所
以鎮之便奏可而事平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
曲者也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　國初即受
降故地當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迨東勝內徙棄
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天順
間阿羅出始駒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

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刼中國人爲作使因
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勒閣學士
賢主其議下兵部官會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會
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
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
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粮而行則
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
事中程萬里言誠選京師宜大勁兵數萬人擇驍
將統之嚴賞罰先諜知所在出不意徑潜擣其巢

破之必矣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吏侍郎盛往行
視議方畧上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
亦不可田畊維增兵守險爲長便事復寢後五年
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
虜且自以爲功議請暫休得面奏越既召而虜擁
衆驟渡河越諜知虜出他掠遺老弱于廬可擊乃
選精騎萬餘齎七日帳晝伏夜行行四日天未明
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斬首三百級
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

燼悉力邊我師越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
發掩擊大破之再鬬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遯自是
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上曰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
官保增俸掌院事後以從大閣直出大同襲破威
寧海顧得封威寧伯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既盡
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
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其便都御史余子俊撫延
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數十里咸得其

要領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
邊墻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
不絕中空處築短墻横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
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
築墻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
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休未設
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
屯重兵建學立官師教之教以樹栽界石外地興
屯田歲得粮數萬石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當是

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邊完固而馬端肅文升時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邊云撫

弘治中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陛平涼虜開城爲固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首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務修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責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西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頹薄不治而虜酋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

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日久兵益脆不任戰

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　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于是始復申復套復東勝之議條三策上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云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兼收羣策其要約之四端脩濬墻塹以固邊防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正可以有爲之日欲及時修理毋貽後憂焉而一清銳意經綜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剌阿尓禿厮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剽力河西有虜始此

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

參將陳乾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少傅一清提督邊務尋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于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修邊墻禦虜墻據要害且厚堅可乘于是虜所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墻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

吏部尚書蕚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憂恤

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于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患于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今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冦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墻包山立臺其巔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于積芻糧實邊如國盛

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二酋者業與諸戎解讐結約數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桀徤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爲僧道丐子出入詗我邊諸語言衣服入市廛無問至乃潛入　京畿爲内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難唯已忽抽刀躍起賊殺入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奥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衆數萬前冦軍旁入塞恐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有能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猝入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粮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内地爲冦災其後柄國者益放濶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圮

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兼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脩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堡嘗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僨由措置失宜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

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千泥中而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稍西南車旁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爲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來去方向瞭如也于其上築會遠墩設公館其

中于是壕塹墩臺衛布即所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叅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

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鄣時逃備久圮萬達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和油實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者各面縛聽劾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林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諜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

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易與耳今氣盛入其鋒不可當則撤尚文部銳卒代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鬬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效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總督侍郎曾銑于大學士言條增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誼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筭今獨當講我塞障餙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討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訐銑賂宰臣掩敗冒功議復套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傾之銑坐交結近侍并逮言棄西市其後虜犯　京師選僉都御史王忬請于　都城築外郛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掠設總督薊遼保定以拱衛京師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

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而薊州置總督其後庚申烈撫李文進總兵劉漢襲擊板升勝之先是大同右衛邊外歷二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肥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焉升板築城號曰板升時引俺荅衆入寇會其衆避暑徙大青山口外文進等部分別將率銳卒三千掩擊之而漢與趙苛分三哨爲使繼躡奕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積聚會虜騎大至我兵引還是役也往返凡五日稱奇功焉至隆慶

中那吉來降俺答執趙全等以請贖　朝廷許之封貢而邊境三十年苟且無事至于今三易單于酋婦三娘子死卜石兎襲封順義王其妻比吉妓爲忠敬夫人而當事者幸旦夕安矣然市則費財戰則損兵利害亦畧相當惟中原膏血歲爲桀虜所侚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蹂無復界限已巳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目錄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館試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答王弘臺僉憲書
與張華東郡諫論伏闕書
與耿藍陽書
與顏桐柏侍御論邊事書 庚申八月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己未七月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寄郡下諸門人論邊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與郡邑論絕堺書
論與復郡中書院書
復顏涇陽先生書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與顏大理桐柏書
與臺中諸門人書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答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回王立宇撫臺書
又答王立宇撫臺書

賓日堂初集卷之六

華亭張　爲世調甫著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館試

辱惠書論以雅俗之辯僕聞之三家之人不可以評三家之市僕也不嫺千雅也其何能辯之雖然願以廣吾千之問也吾子日雅之品曰靜曰平曰損曰清曰理曰文曰剛曰任躁害靜奇害平滿害損溷害清詭害理野害文繞指之害剛餑之書任

八者雅俗之槩也吾不敢以子言爲非也雖然亦願有辯也木偶土梗靜與聯隙塗壘中膚模稜平與言不先人行不抗物其精神僞闒人耳目而止損與招招建鼓而日箕潁清與稱師說而附倫序如食生不化理與其謂文則溺心絕根漏卮也其謂剛則激而悍溢未可載也其謂任則僨轅之駒不徵千里也僕之不能無辯者此也夫天下有類俗之雅而必無似雅之俗雅不自爲雅而雅自存有其爲之則俗耳彼尋常蹈俗之人亦嘗嚮雅之美名而藉以文其外至其意況耳目之間恍惚倉皇遂不能自檢其本色逮本色露而其人之俗也究然是固不難爲子辯然子不可以不辯抑僕有進于子也凡論人品者不能求其至而苐論其真不真其真則雅也其不真則俗也班固稱好惡趣舍動靜無常隨人之情欲謂之俗是俗者殆失其真性之名耳王者之詩曰雅詩聖人之教曰雅言劉邵志人物以爲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凡雅之爲言常也常者性之近也得性

之近則一至而偏皆雅矣夫向所稱八者得一至焉亦可謂之雅譬之醲盎其井醨寃其醨極之皆足以和千味若其性所未有強爲之而不獲其至其趣麗雜而其人不可以常則即謂之俗昔咎繇之言曰三德六德彰厥有常吉哉此人物雅俗之衡量也且今之雅道重于世正謂其有益于世耳只如世所指爲極都雅者無過文章節義二事然如永如宗元爲小伎如仲舒如呂黎如歐陽眉山爲不朽豈以千百世上下寥寥大雅僅得四君子

而當日人文遂與日月爭光彼偶強而題者寫發
蒙振落之上而汝南南陽以風操繫末造竟比桐
江之一絲蓋性得其近則小可以飾固而砥鈍大
亦可以經國不朽而扶百年之九鼎雅之道槩見
于此僕文人也又慕鄉黨之自好故槩述其二端
云爾吾子以此說通之必曰倫師多克倫雅多真
其于國家誠有補焉諺曰飯不及壺餐言僞之
救于世者多也吾子謂僕佐量以篇乎其亦勿以
三家之言畧之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積雨浹旬門庭爲壑賓至躡屐而迎巢棲而語是
以不能接諸君子也初歸已擬倣一第而直近數
百緡橐俸所餘幾輸其半業已衣帶盡質而計無
從支吾度人生不容有預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
矣山谷有言家本田舍令不登進士則茅屋蓬窓
憂㾾萬狀其又可不堪其憂耶此味正可爲諸君
子告也所居斗室簡牘錯亂歸冊所載書無益丈
地可設籤架多束他舍几上惟有楞嚴南華卓吾
老子焚書數卷而已以故筆墨散失而諸子執舉
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乎泥中則諸子將何取
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舉業原本似有一得則敢
以相質也大抵制舉業若龐博一第則令人柔皮
厚肉以相逢迎剌幾敍不如倚市門政恐他年老
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若豪傑之士滌除㾾次高
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辯
惠連雪賦云因方爲規遇圓成璧此際自有化工
在若所云縱心韻然何慮何營則又人心化工與

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形而我有成象
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團體應題而
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營慮者能
究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當兒童
爾誦讀師便鞭撻千鍾粟高堂屋借此擅悅鼓舞
遂浹入骨髓飢解溫飽願足不復知有向上一路
長爾憐飯遂以我七尺之身逐逐于鄉鄰之步傳
孟之秋殺書實笑蘇秦一生羈累剩股非不專思
柰其意在說人主多黃金遂敝敝於暮年之揣摩

而已叔孫通綿蕞究竟逢馬上公之悅而後世遂
鄙爲齷齪大夫不絕嘗處高自期待亦安能論文
字哉又今士子往往惡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
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儌名稱結聲援株根引
繩借領盻齒頰爲毛羽忘妻徙宅殊可深痛又其
下則飲食儌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搖自放後
生轉相效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樣文章
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處何嘗四字
本自無處本自無嘗嘗處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

出直須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
無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上公案
向來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
字中說妙莊嚴法也至於無嘗處則心清心清則
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
筆無不靈之局即詠歌嘯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
生意寧必守尺寸之幅編呼唔一室之內遂目爲
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僕無法也顧
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告之人
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

答王弘臺僉憲書

承論三教同異欲就中一一分別夫不作分別見
者正生死關頭打破處也孔云無意必固我佛云
隨順覺性老云虛而不絀動而愈出此際俱就隨
事隨境究竟性命一着應用隨作應語隨答虛名
假號一切掀翻入聖超凡只在當下隨用隨了既
無功勳安有同異爲同爲異都從形色上妄起名
色一受名號所感便與心性禪定自起疑團生死

歷刼不了所以將三教名色一筆掃去正是直截
痛快豈云儱侗混成不佞嘗言設持現在之世界
尚屬持世之模非嚴未來之淨土總是利生之地
一念不起徧滿乾坤六用縱横神功寂若終日力
作亦是妙明六時晏坐具含本照到此千江一月
大地陽春生死息滅輪廻斷絕同中之異異中之
同從何着想從何舉口若胸中有箇三教門戶疑
同疑異俱遮本地風光所謂空拳誑小兒豈可受
其顛倒也率爾奉復尚須便羽教之不盡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　闕書

昨因會議僭陳膚言而台丈莵採對菲轉陳當事
憂國熱心能有幾哉夜坐感激再有所見審陳台
聽蓋伏
闕膹舉見於本朝者三
錢太后喪禮
武宗南巡
肅皇議大禮諸臣持之有故執之甚力逐為二百
餘年來盛事美譚今者

重華深拱邊事危棘臣子不覲
天顏靡蘇靖獻故合百官而叩閽此政若心急着
也然舉朝瞻仰中外屬望在此一舉
天威咫尺臣子積誠感動沐浴而朝須先定一儀
注行之彬彬有章上不褻瀆
至尊下不紊亂班列無令班皂混入以媟
禁庭無令衆口喧嘩以傷國體干椒閒人為之金
吾宿衛整肅朝儀為之贊禮鴻臚百官以次揖閣
各屬以次揖其長同僚公會連揖而進朝班靜肅
如　君父視朝之時吾輩先盡事　君之禮而後
可冀望　天顏之一見也至于此番公疏定達
御前不須頃刻轉司徒云是不可以多多則覺弗
竟也是不可以文文則　上弗省也簡明痛切先
剔病根次求　臨御其他點用輔臣及用人兵食
諸該行之事另備一疏以待　俞旨慰諭後而即
上之其公疏內只說奴酋志在大舉實係　宗社
安危非泛常夷虜入犯之比而　皇上又不臨朝
遂令賞罰不行邊臣莫知震悚兵食無措朝臣莫

知主持故令百官俯伏請覲　天顏奏疏既明白
感動而朝儀又整齊不亂此正感格　君父之大
機括亦令百年後援引今日之事為美譚也第二
疏事宜詳而言宜簡使　皇上臨御便可作大老
戶奏如　聖諭下問便可作百官公舉此必須備
而後可無辱盛舉也書生不敢再強聒恃　丁丈
擔當忠義能主持之故敢以聞幸邊于太宰公處
面議而慎行之不勝惓切

與耿藍陽書

書院志序冊中僅成章耳中間詳論道脉開塞者以此志非一方之書且門下作志意原在學問大同處也雲物符應叙中言之而不得詳盖此須屬大老名筆傳信吾輩年少言輕世人將視為點綴文具耳院規叙敢再一發明數語附上然五教品目渾成定須依樣恐犯手即生枝節也至于發揮和融則伏鴻裁獨見以提衆盲耳不朽大事不敢愛其商榷也前夜辱枉冊次話別兩人肝膈都盡歸途静思世路合離之故忽有不能釋然者不敢

不以相質盖吾輩論學一事原以明明德于天下非為潔潔淨淨無怨惡無疵議作自了漢而已也然今世之人喜啞而不喜同善排而不善信論學論道者幾為寒塘之柱衆流滿之不摧不止矣夫此輩皆有明德皆可兼成也寘而不與之適一體之謂何與之適而不入也顧又重之駭嫉焉夫吾輩亦必臨民而後加之民立朝而後施之朝矣以當駭嫉之輩其能安且乂乎不安而何藉以行吾道乎假如養身而有待善藏而自樂焉其於吾道

救世濟物恐未必是也人生一段精神當强仕時政須載天性而用于家國天下其又安得做馬高蹈而負此光陰乎泄泄待時而漠然理亂乎若欲檢點調停化異而示同遲疑而見信是胸中有一人相在夫我先自丧也抑或直而行之徒作氣力用事焉恐一驗而禍家國天下也於權於正兩有不可而吾萬物一體之氣象亦覺有窒礙而不圓滿者矣願先生于經世内指點出世安樂處而示之此亦行乎夷狄患難之真供據也夫有事何以

無事應而人我之氣和有辨何以無辨處而彼此之心平敬何如存而做者獻恭誠何如設而發者獻實此際一腔元氣直入于流俗之腹而後永化成木然不知本地陽春何在也孔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直於磨涅有津津得意處便是孔子樂在其中妙境界藍陽先生着眼久矣今入而為國家擔當大事且時事棘矣焦毛髮而救之當有不容待時日者世界周旋一不入先生之胸次而消融變化布陽春于天下則必有自住作用化異為同

易排爲信可爲不使弟發覆者不使弟何知莽敵
爲先生一起予便中示教相見未期形骸遠也而
精神親矣

與顧桐柏侍御論邊事書 庚申八月

蓋不佞感今日之邊事而益嘆曩日之誤也曩日
之邊誤在守之不足而輕言戰驅數萬甲兵于既
脫廣漠之地主客彼已之不料諸大將各自爲功
而無首尾犄角之勢氣驕而備踈法玩而心離賊
并全力以破我一隅而又以長勝之鋒横擊我東

道師而殲之所謂若拉枯焉甲仗錙重火器毒藥
盡以輸賊而反借爲攻我之具噫誰之咎哉自後
邊人膽喪土著之民聞風警駭遁而開原鐵嶺遂
爲胡馬蹂躪之場矣甚至委瀋陽爲空城而偵騎
干掫不敢出虎皮驛跬步外敗潰扶傷徼兵籍甲
築垣鑿池明號令申旗鼓絕賄賂誅貪懦支柱河
東一面者秋毫皆經畧公力哉夫邊兵弱而不能
守勢宜取兵于内地兵多集則餉必加添雖樞寀
以空檄徵募而計窮度支以心計加徵而力絀然
而未可以經畧之號呼撥語爲踩田也至於今而
調無餘兵派無餘餉海内之民力竭中朝之設法
殫矣傳聞奴築包石城爲新寨今又築一城于撫
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廢堡磚石以爲之我竟莫
能支莫能問也且又鐵騎守于外群胡耕于内而
放牧出没皆在我邊墻内地行無人之境而馳騁
于無不如意之場如此則明已棄虎皮驛以外一
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夫善守
門庭者不於門庭也善守堂奥者不於堂奥也夫

碁欲自活必着着先出而常可以勝然後不至于
坐困凡守者必令士常有樂戰之心而我時爲可
戰之地又須示之以旦夕必戰之形幸而不戰則
我以士力修復久廢之城堡整頓已墮之土地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遠近應援布置絡繹設遇賊寇
未訌便須出奇設伏併力一剿漸而瀋陽完則圖
鐵嶺鐵嶺完則圖開原開原完則圖撫順清河而
後乃扼邉關之隘口乘高據險築堡置兵來則擊
之去則尾而勦之乂於邊内清野屯墾早種早收

以贍堡民以給屯士行之二年而賊掠無得勢必坐死穴中倘亦事理之易見可行者以經畧公明見諒必籌度至此不然竭海內以守遼東可也竭海內以守一遼陽可乎而况乎遼陽亦未必能守也嗟乎功名之際難言矣令賊一據撫順以東諸城堡而守之便是疆吏之失職而此際何以謝雲臺之議哉此非獨經畧公之憂蓋社稷之憂而吾輩所共以爲憂者承台翁過而問之敢畧布其葵綿之恤不宣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己未七月

方今邊事壞　朝事益壞邊事壞尚有　元者壯猷伐謀制勝計滅此而朝食也　朝事壞而大臣稷稜過於擠當小臣私圖重於國恤旁觀痛哭之言既不能達　宸聽剴膚切近之說又不能聳同儕此際阽危莫救蓋有什倍於邊疆者矣　台臺入邊政典一新旌旗改色眞有一段精神在刑賞招徠之外社稷臣作用光彩自然不同承示遼軍裸體楞腹既不足於衣糧而朽甲敝兵又無當于堅利萬一賊至何以應之此非獨　台臺之深慮寔吾輩舉朝所當共憂也幸聞宰賽父子與奴鬬而奴又横勝則遼西諸夷必人人思憤而仇之彼黨既讎我守可固台諭以夷制夷此第一勝着前不佞亦曾以諭北關諭西夷及頒詔慰安天下遼東言於　朝而又擬四詔諭款以進之　政府至令尚未見舉行也聞奴其心空國而入夫兵憤者敗况我主彼客未必非殄殲一機會惟淸野堅壁以老其師設機置礮以挫其鋭出奇埋伏以乘其

惰厚集固守勿輕與戰而奴來不得志則去固已重困矣此安危之機在　台臺固自有妙算也昨見大疏三上　俞旨皆不逾朝報聞　聖衷既留意如此諒火器衣甲所司奉　旨當不日可輸軍前但未知果堪用否耳惟是日來調兵一事司馬司農不能相濟有成當此呼吸應援之時尚且推諉至分職掌至大同新到三千餘兵集都下日久而犒賚不聞廩食無措兵士漸已逃散而其存者至有賣衣典袴赤身乞食將來各處土漢調集益

多而安頓無法小則沿街搶食大則鼓譟脫巾未
濟遼急先爲京患因事生事禍豈獨在遼夷也此
種機括臣下蒙蔽日甚　聖主孝曾洞察伏念當
今大臣上疏每得報聞而皆顧忌不肯言小臣間
亦抗言直陳而不能徹　御前乙夜之覽惟　台
臺忠心已信于　主上遼事無隔于　御前而又
熱腸大力能爲社稷九鼎之藉每于條便宜疏中
不獨指點遼事即朝事亦宜分析及之也據外者
先安內非　台臺重臣一言亦安能令　九重叢

向來煬竈之蔽哉愚之無策言之殊痛以爲論須
及故援筆娓娓言之不宜

與王臉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愚竊見徐詹事之練兵也當往歲東師敗衄輦下
岌岌恩得重兵以護之當時京營十萬兵皆無足
恃即號爲選鋒九千者亦率聚操應點恃挺而曰
兵追卯集辰散而仍爲市井行乞矣故議者謂
京師豈可無重兵而會詹事上書請兵事其區畫
規模甚廣大其言製造器甲諸法甚精細夫廣大

則非一二年遷了之局精細則勢必欲件件身親
夫令件件身親而器械甲仗數多又安能積月累
月直待完美而後熟習不知此蓋爲數百年擁護
都城設此大方略而無暇計錢糧之接濟與時日
之久暫也當事不於此時算計兵何從來餉何從
出安插何地奉號令指使何人而一旦以　官銜
兼臺職鑄印授敕而遼之事頗創見而原無善始
善終之長算即此時已覺了局之難矣今者東方
暫緩輦下已置兵事于不講問兵輒曰京營自有

兵問餉輒曰援遼兵有餉問犒賚訓練之費輒曰
目前濟遼不給而何暇計及於新設練兵之衙門
官若贅疣而錢糧不應一難也民從調遣而來者
原籍給帖以二年更戍爲期即練之精熟而二年
後且又報滿罷歸化爲烏有則兵無常也亦無常
練二難也練兵衙門以儒臣出督而儒臣不司舉
劾則模不重其行移體統各道府州縣大都不能
遵依奉行此三難也且昌平通州原各有兵屯守
今一旦以民兵雜處其間兵不肯歸其征而將與

民徵逐於市廛則州官已苦之又添一鍊兵府院于城中即府院安靜體恤毫不相擾而地方朝夕每多一番奔走馳驅則州官又苦之未有州官所苦而可久居其地此四難也當日𠃔議練兵之本意任一詞臣又設一總兵又設一中軍叅將而甚至又欲設協理卿寺大都爲數萬兵訓練計百年長久規模耳今蘇卒七千而頗有苦楞腹而逃去者即一偏將領之尚覺其不相稱而何用此詹事衙門哉此徐詹事所以再上疏而求去也然而在

當事諸老若愛惜人才深憂桑土則宜斟酌而責其成功待其兵局既收而徐議歸併士卒裁省衙門族幾用人有法而不阻他日任事之氣以愚度之兵之收局當亦無難夫兵多則金錢費而户部不能給若汰其無用而取其精鋭則數必簡矣惟精而簡即厚犒厚餉　朝廷所費幾何而該部亦何難取辦此收摶爲約以省煩費第一義也民兵雖二年更戍而若加以安家每人一年六兩即又戍亦謀不願之今于七千人中揀其精鋭堪用願

久爲兵者厚其廩給而使爲久屯之計或于畿南屯地内清理其荒蕪不耕之地給以資本而使之耕如國初故事但能墾熟者即給爲世業永不起科其原籍家屬願來者給與引帖而令移居其地且耕且練安頓有方始爲應募之兵而後且漸爲土著之民是又永久之計也夫昌平　陵寢逼州餉道皆重地也重地有兵固足爲備而兵決不可處之州城當移昌平民兵于鞏華城移通州民兵于壩上各就其地而新營房以安插之使其操練

不廢而生業不妨或得以其暇肆力于南畝而爲安土久居之計但令管理衙門每月遲閱一二遍量行賞罰激勵而其兵悉責成將領按陣圖方畧而訓練之則州不苦兵擾而兵聚輦下近郊呼吸可以相應此居重御輕之勢也然兵決不宜多只兩處每精簡二三千而足矣蓋取錢糧易設處訓練易精熟而爲可久可繼之道也若然則衙門設亦可不設亦可而何必紛紛議刱議裁哉蓋事局惟簡則易收方畧惟約則有效若但以錢糧接濟

之艱難民兵去來之無定而便云衙門可以無設前局可以不完乍行乍止既非所以重國事忽用忽廢亦非所以惜人才徒委一徐詹事以資議論者之口實而于國家無絲毫之助未見謀國者之苦心也惟　高明裁擇

答熊經略司馬書　庚申七月

初念奉　國命而東也將事之暇可得盡觀塞上形事及一望龍圖老子顏色慰問暴露勞苦乃遼撫公教而　教關會城也使者事竣禮不得越疆

然猶作兩日留感撫公美意深諄竟夜別而西耳伏承夷情近狀乃知撫順近郊皆其牧地從此而西幾同狄山一障矣而選者柴賀兩將軍驅而出之如驅羊兼聞奪其攻具以千計賊系驍狠顧騰山跳谷而去不可謂兵氣一振哉此後益加綢繆何虞累卵台臺心嘔髯枯憂國而忘其身令中朝士大夫受宇下之庇而忘披髮之救反以疾呼爲怪怒者良可歎也夫常人可與樂成而聖賢舉事必使人爲我用假令人不爲我用而議論多共濟少大事去矣今者幸台臺能見於天下而言信于聖主夫能既見則人或未敢明掣其肘而操縱尚有餘地然乘高順風政須以一腔熱血輸之言信于吾　君則不獨可以制勝雄邊而兼可以深言國事方今　聖意無一可信之人舉朝無一快心之事任者自任而不諳于議之心議者自議而不設處任之地吾見國事之難爲不獨一遼遷也夫遼遼直一隅耳從此徵言動　聖心妙用從時幹和衷引人材苦心調民力通天下爲一身聯朝廷

爲一氣皆台臺大聚隙事至於顧神養性爲社稷以實其身尤不使所爲麥丘之祝也年來目擊都下危迫之狀不覺縷縷告之當事而漫不見之施行來教崇獎大過附使九頓以當面語小疏三冊並呈不宣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爲頓首白來如二俞義叓涵一仲訒元貴過如孟麟諸丈山川修阻鴻鴈良難國恤私懷俱不能已兩人非游甚少而一介行李不便作寄書郵遂嘦

括大都以當一堂面話近閲邸報知潘遵陷没固
事幾危想　輦下倉皇不禁巳未景色夾不佞雖
暫棲家園而敢一刻忘　帝座哉所賴諸兄聯翩
在朝或侍簪筆或司糾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
吾願也嘗私念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
急不怕只如已未二月之事不佞親見城門晝閉
行路淒涼朝中會議相顧失色晨而入暮而出迄
無成畫可行俄報奴賊稍退而滿朝欣欣置城守
操練事於不問矣甚或有以星馳赴難之御史而

反受撾去擢來之彈章以慷慨任事之詞臣而竟
蒙腸熱學癖之訾議以嘔血枯鬚之經畧而屢中
咆哮自用之白簡揆之今日竟何如哉滿遵陷而
河以東俱非我有可柰何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天子守邊勢如建瓴舉足重輕遂闢　廟社而今
日　冲聖在位中涓用事當事元老正宜出大膽
力主持萬一有異議而石晉南宋之禍且在目前
此在深計者當絕之於早也且九門煤麥食貨所
出入之地也一日閉塞而城中炊餅水飯俱絕矣

細民無所得食勢必沿家乞食乞而不得則望門
而鬧且爭爭且奪奴未至而城中已潰可不慮哉
宜着兵部每門以郎署一員坐而譏察之而慎勿
閉門以塞煤米之路此又目前第一急着也京營
兵具數耳即今選鋒九千果皆堪乘城防禦者乎
急須料理或抽揀或召募或用舊練兵所存之卒
得萬人統以二勳臣而分屯于輦轂城外近地可
以壯城內之膽而防不虞之患莫再蹈前日用徐
詹事練兵掣肘故事也起用威望諸公亦須斟酌

慎重近見邸報以一人言而即起數人不知朝廷
有多少官爵多少錢糧而供此添設衙門乎擇其
定心能任事者破格用之可也天下大手段人可
以濟變亦易于生變倉卒鬬未可以利器輕畀人
往代事宜鑑至于　明聖冲年冠婚未舉雖纏璫
多事正須事之以靜居之以閒　講席宜不輟被
陳朝儀宜益加整肅在臣子當竭力計畫事事周
防而在吾　君宜定志安神增益學問所謂處有
事若無事理亂朝如治朝此是事君大體段切不

宜紛紛擾擾互相張皇致令　主上色動心戰傍徨無依而中官輩遂以搖動根本之說進也夫邊疆之事第一賞罰宜公而速以前李如榦之悞事楊滄嶼之輕率李如楨之昏聵其未伏刑章且未論只如近日瀋陽之變川兵力戰渾河斬獲三千餘級而朱萬良姜弼以保護瀋陽爲信地竟按兵不救而反走數十里外望瀋陽烟起聞其炮聲絕而乃知城陷也此二總兵者即刻梟首以慰川兵萬人之寃寧得爲過而　聖肯尚云戴罪殺賊耶

昔年　神考在御臣子動輒謂不能得之於　主上而託言做不來今日　冲聖言無不行而事事未有定畫當此孤城危陷之時而三日前尚有攻熊經畧并攻及宰相必求佛前日雷同排擊之說而後快者朝事如此真可浩歎也諸兄當報國之時處綴冠之會而又具憂國之誠相時之識能無意乎不佞差限原在八月而又爲兒子試事婚事少留頃刻然此身既爲王臣自不得復顧其私稍待兒子入試後即單車就道赴　國家之難矣憂心如焚筆墨不莊且非行便羽不能倚馬而待燈下提筆以備告　諸兄幸明日張膽昌言于朝毋怵于禍福而惴惴孤城之是懼也相見不遠聊附衷語寒暄諸不敢及遼疏四冊先馳上餘容另寄不盡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中國相司馬海内跂足望太平而朝宁爲甚輦下士大夫父老翹首俟擘畫而同盟爲甚連讀二疏固已見鈞地擔荷大畧施爲次第矣而只今板蕩

之秋褰裳而援溺焦頭而救焚遅之頃刻終身不救愚以爲欲整邊塞先理朝廷欲理朝廷先明法度夫法度者　天子之法度也宰相無　天子之權而行天子之法執此馭世則危可安棼可治倔彊可伏若不然則衆爲政而　主不尊即玉堦方寸地旦夕間已生戎莽之棘而何問疆埸矣撫臣失地難以經臣先遁辭經臣棄師難以撫臣戰歿解而一則負嵎既猛一則呼天更悲至于失陷城池原同一律而罷輕逮重已屬詞倖若乃紛紛誠

諭欲正逮者于刑章而遷罷者于原任遂至戈矛
起于白簡鳴鏑集于疉臣黃屏懼府長此焉窮
天子屢見焦勞而閣中尚不立斷近聞　內諭催
勘宜速此不過下之部院片言可決而遲延時日
支蔓愈多夫需為事賊斷罔后艱獨立不懼可當
大過假令閣中奉行　聖意據法處分論撫臣以
死而姑長繫以縻西虜之心寬經臣以戍而速遣
發以消跋扈之燄其他結黨亂政之尤告之　皇
上懲一警百赫聲濯靈而京師清靜自此商確守

禦選將治兵皆可為矣當此髖髀之世人心渙散
已極不恤　天子誅一二罪人不足以救千萬人
之命向來久坐請室者覆軍之大將新被緹繫者
連逃之監軍借其頭顱以令藁街而傳塞上吾見
朝行事而夕悚息如震霆之破酣睡矣此又振邊
氣之先着也前小疏中命將屯關外臨虜護藩籬
實係件件穩着今爾奉　旨速行而未知部已遣
官閣已發　敕否若再委之總督行邊徐議而吾
恐奴酋不能待我定着已刻期到關矣近頗聞朝

議牽于衆咎思再用經畧者盖大可駭夫以經畧
之嗜殺而寡恩也頃解任潛踪時幾飽塞上逃民
之刃而今尚可再試之關耶萬一民變于市士變
于伍操戈相嚮而山海又一廣寧矣奴乘內潰而
來我寧能嬰城而復驅亂民以為干櫓耶即經畧
幸晏然據關而修守塞事也其不樂用西虜而必
欲速之變固夢寐所不忘也西虜今激有變而我
肩背處處皆虜患此際京師能一刻存耶此等情
事以諸老高明何不折之片言乎　年翁上結

明主之知下負舉朝之望而又親受　玉音料理
東事　講幄魚水　特簡腹心凡可正朝廷定邊
計慰　宵旰者事無官府例得專之密疏遣縢言
無不行若能伸國之法尊　主之權定幾旬之人
心鼓邊人之敵愾苟利社稷寧畏衆矛捐此髮膚
如樂鐘鼓況斷而能敢鬼神避之若論其全濟未
必非一段先明相業也且　天子齋非虛已英明
靜觀原欲誅失事絕頗當特待閣票施行於體甚
正而柰何不亟仰承之令其習于攬權以基中興

之美設或彼此顧忌虛文相讓致　聖意以閫中
無一堪倚而號令自專半夜之斜封不知其所自
出閫權一去其能收耶至于太阿旁落魍魎晝遊
賊至城危人民駭散即聚十六州鐵鑄不成此錯
亦悔何及哉弟洊浴麗澤久矣今日之事韓魏公
所謂才識膽俱全者非　年翁其誰與歸夫明于
觀火尤望斷于發機盡屏鞠躬護此孤危　明聖
他日弟補閣臣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手
勒寄陳語無倫次誦煩筆疲墨汁為枯覺後即付

咸陽無留作出位之謗案也不宣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海內經遼撫遼者三四更矣負氣鬼者愎而不善
用人慓忠貞者寬而不能威眾任樸勤者闇而不
長料敵乃方叔元老竟屬桑梓　先進豈天留此
一段勳名以光吾江南耶前祖道時見　台翁肝
腸慷慨意況安閒機關靈動而辭　朝二疏硠乎
砥波靡而擎危廈心竊壯焉行且直抵黃龍犁茜
庭而埽其穴即勒銘醫巫閭且不數何論榆關鎖
鑰哉欣快欣快私念獨坐專征身兼節制如京輸
召募不相統攝衙門　廟堂早宜撤遲使兵權號
令有所歸一而監軍柱史職司激勸尤須膽力有
餘者當之若臺僚循次而差就近者已無壯氣而
安能鼓舞軍聲近讀閣差梁侍御一疏慷慨通亮
此君即堪按遼何不一轉移其間耶關兵使易健
卒五百而安家月餉頓倍援遼兵常額之半夫五
百人之所費雖寡而關內外數十萬人倘欲比例
效尤不義以一旅之師生三軍之欣望哉是皆安

危所繫不可不議也其最宜詳慎者在聯西虜一
着夫我借西虜以捍奴正謂其戀市賞之利則必
各部落固守其市口而我可漸復河西以為山海
門戶耳若許之前屯開市無論各部併于一路關
外已不勝擾而彼皆不自顧其市口誰為捍河西
一帶邊境哉此　台翁所亟宜差一通曉夷情者
委曲與之講明即金繒賞勞可破常格封爵授官
可從厚與而決不宜許其以前屯為市口也今之
衆口僉謂河西可棄者非奸人則庸人也河西棄

而山海能安枕乎必借其感激之餘我亦整兵東
出漸復漸守直至廣寧收復驅奴過河而　台翁
之勲勞方思過半也況自此而或渡河長驅或截
河固守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天下大豪傑事業惟
有大豪傑將次大豪傑識力者能成之古來諸葛
武侯裴晉公而下不多見而本朝止有于忠肅王
文成耶王威寧諸公亦未足數也是非　台翁僕
寧敢以此相視偶賦五言排律一篇書之扇頭敢
獻幕府而并折區區一得之慮小沈司馬彥威兄

沈篤濟國才也於其出都敢勸小箴以致嚮往惟
台炤原不宣

與郡邑論絕塚書

蓋聞生死不齊者萬物之夢也見其生而忻焉見
其死亡枯槁而戚戚然動焉其生死不在物也惟
其當念感動處不在物故急而趨之爲全而爲之
謀此豈有轉移等待哉仁人之術固如是矣　閣
下仁人也塚邑之衹顧而得求而滿其報者無處
日矣若其無所控籲所求者　閣下耳目見聞之

所未及然愚固知　閣下聞且見之而必戚戚動
也急趨之而爲之謀萬全也以　閣下通身是仁
也爲請言之松江國也瀕海而莽算地者賦之幾
無餘其間城市水滸山麓平疇纍纍古墓相錯從
其主名什九無有蓋嘗偶步郡外掾城南一方聞
有先朝官碣名字尚存而一坏漸湮碑石零落或
發如敗甓或倒如破甕有仰而凹有深而穹有夷
而夏衣冠所宅狼藉糞壤蔬圃場師不辨封識犯
鋤從横寢以芟削過之蕭然不能王靚因此訪之

郷遂父老知大江以南往往皆是不特吾松一方
然不佞區區寔願吾松仁人　主持首救埋骼之
義聞致絕塚其榮有三宦不百年豈不再世及其
斯禁苗裔夜臺何有斯之可惆寔比若叔若其寡
人孱子垣墻爲市稍木爲薪辟錄賦若毒鰲去里
井如脫屣人亡世杳孰稽厥初或者單户丁男不
克振拔家無擔石而里排揎斂墳址引繩挽根遂
至委去首丘變更名姓及其陪償逋賦及累里甲
而建鼓求之弗獲影響吁可哀也已更有二患昔

年均糧皆以圖內絕塚聽本圖里甲賠償或又攤
派塚旁田戶帶納夫絕塚既累里甲則糧不賠糧
不賠則必展轉佃種矣隴上則樵徑爾穴旁則鋤
窟爾朝犢土而暮撥磚其墟也當不待數年若其
罹附于豪强之産則其受鋤受削者更什伯也此
墓不歸其田中則依其田外在田戶利收其南畝
在佃戶利廣其子粒而塚于何有他如荆棘叢薄
人無所利視爲曠土牛羊牧之若乃瀕河衝激則
桑土爲滄岐路往來則一抔成陸此類不經封殖

掩蓋則嶙骨蔽青野衣冠委流水悠悠之冤誰與
告語獨以棘于國課人莫爲籌儀謂絕塚之糧徵
派于里甲業戶是開以侵削之塗也保全絕塚莫
如處置荒糧今考各保區圖絕墳所占多者二三
十畝少者不下十餘畝數年來節省頗有役田役
米而近今顧氏義田之散各隨糧額多寡派給此
項豈僅以佐役人之急已乎夫田代役人而役則
役利也田代役人而賠荒則役亦利也以兩利人
情之道而豁該縣絕地無名之糧似無不可今塚

邊餘地即不能廢佃而就七坵之內當有數塚數
塚所占當有幾分積塚積分當有幾畝量畝而派
其糧于役田之中其所占役田之需因無幾也絕
塚之賠償可免則官府之禁令可申矣但積敝既
人侵削頗多一旦嚴禁恐開刁局是死者未蒙覆
土之益而生者先受告訐之累合宜申明國禁除
已前不究外聽其改正仍着各區圖該年督同每
圖賢良圖正一名勘造絕塚文冊三本一送府一
送縣一留本圖務要明白細開其字號某人絕墳

幾畝幾分墳內絕塚幾口可承佃者幾段不堪佃
種者幾段如世久名姓難查仍隨號數開具其僅
係撮土不及分數而固向皆則者亦宜開明某塚
在某戶田內積計幾處類算成畝總註冊內無得
遺失仍示塚邊餘地無妨佃種則着里甲照舊佃
種賠糧但不許仍前侵盜墓磚墓土如遇塚墓坍
頹者即着里甲或承種人或墓傍人擔土覆蓋又
於每塚上着里圖立一小石書絕塚二大字旁書
土人侵毀者依律究罪而歲一委官查驗之如此

則稽考有冊約束有條徵糧有額里甲豪强帖然
兩畏而千年枯朽可以安堵矣曩者濟上許侯來
治吾松也捐俸散帛收流離之骨埋暴露之棺至
今爲松人德政口實夫未入於土尚施掩埋之澤
况千年黃土骸骼而忍不爲封植保護計乎抑僕
因是更有感也曩者直指甘公剏義塚也亦爲窮
民無葬地者設耳而義塚之糧仍出自里甲以故
近來里甲一當窮民之埋厝也輒按地而索之錢
第曰吾需此以賠官糧恐不給也故民寧爲火葬

而不樂於就義塚夫火葬一節夫俗儳矣近者文
竊取絕塚絕地而爲燔爇之場夫燭火通於蒿里
泉下有知不義爲門庭之詬甚哉今若絕塚既籍
之官而義塚豈得復累之里甲至於義塚絕塚兩
項錢糧並付之役田所出而火葬可息發掘之患
可免矣此千百年無窮之福利也昔陽明先生封
古塚而酹之也曰斯塚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
夫仁人君子其於枯髑慘烈不待目擊也聞于人
必如蹈水火之急救焉斯能爲生死萬物之主愚
竊謂明公今日其主之者也夫修陰政助陽氣其
益在吏治若澤渥重淵而春施粟枯以全其所爲
仁人戚戚之本體則其益在人心伏惟明公留之

論與復郡中書院書

蓋聞風俗變化繫乎人心人心日新則風俗成矣
夫民日日而新而莫知其新之路也故額上之人
善導之矣嘗試語塗人而曰爾爲聖爲賢未有不
喜且往也而未必時時有人焉告之若有人焉時
而告之則塗人之嚮于聖賢也必矣告之者有以

新之也人墓而哀入廟而欽愚民之所不沒也然
人亦何能時時行于墓對于廟乎此哀欽之一脉
所以動而易絕也自古王教之成也宗本而易其
末導晦而復之明爲之立學校義塾書院之屬皆
時告之以聖賢之路而興起其哀欽仁義不絕之
心故夫小學灑掃而入義塾師儒廣厲而人學校
若夫書院之設群薦紳父老子弟而歲月月爲之
會迎四方之高賢達士登講者之席質疑辨難以
明其收習雍容登進主客揖讓之儀以和其氣窮

性命精微推廣天地萬物一體以爲國家求學問之用故講習熟而型摹立心性開而志氣振其于民也皆有振然愧油然興而不忍自並于流放者則愚所謂墟廟不絕之脉而塗人人聖賢之路也今明公建節以來吾江以南毘陵海虞之間其風温朴其人皆簡淡近裡而篤于學問者雖天性乎蓋亦明公作興書院講習型摹之力也松澤國也地迦而人柔善下其野朴近裡雖不敢自後于他邑以負明教而靡敝日久無有卓然強立肩道之

重者生乎其間則書院之興起何可少也今吾松黌序之間群子弟而官師訓之薦紳不入庠也里社父老不與聞也遠方之高賢達士未嘗臨而問也聲偶帖括鄙俚之言薰人而心性源頭未有豁然言下者此吾松人物之所以益善下也幸可救者則此一點常新欲動之機盡松之塗人愚人而具有之此機不引石火明滅究竟沉淪而不可救故願明公設書院一路以講習型序之且松之耆院如九峯西湖郡誌皆可考也九峯地囂而不可復即復之亦不可居西湖之址一名谷水沿西廓而南地莽蕪而汙邪洄曲群木聳植尚存其先瓔碧泳波之遺意其地今已置爲棄宅轉展質住若官民相佐可捐十百于而有也在宋元貞爲孔子燕居樓在元至治爲姚氏義塾在今日爲一郡風水交結之地而又間曠無用同于櫟社其文明一泓在人耳目復而振之易爲力也今郡縣廣厲之美意且諄諄也爲紳鼓舞以觀其成雖拮据不敢辭也父老子弟之喁喁固將時日以幾也竊聞並

常之原繫乎其人雖千慮始世俗所懼　明公以理學名世建節南土當風化之重精神所嚮元氣從之且膏雨之潤不擇蓁枯陽和之溫寧遺寒谷而今吾松僻壤一隅不獲與毘陵虞山共見德化之盛觀禮樂道德之原是亦　明公之所惻隱也夫射之于廣漠也一人焉樹之招則衆逐而善射出矣樹招者力也望洋而濟見艤舟焉而人競渡矣操舟者蓋于濟也夫王教之成亦若此矣伏惟明公觀于塗人聖賢之路明變化自然之道引石

火之明而大明于天下致籍按故典復書院廣講習敦摹式推廣郡縣薦紳之美意以慰父老子弟喁喁之望仁澤浹乎肌膚德教翔乎海隅　明公之恩施與聖澤俱不朽肌俗幸甚某等幸甚

復顧涇陽先生書

向以小僭仰止　先進既聆緒論輒復津津不意貿言乃賜商確更發明廣大之古稱大智邇言必察直見途說俚語盡是真語以水合水以火合火本體是一決無有二旨哉　門下之有取于膚語

也本體影子處處皆見功夫樣子刻刻皆新不第拈點實地郛又圓融撒脫省多少撓扳漢氣力昔近溪先生有言天地萬萬其物而無一物可以象吾心古今萬萬其事而無一事可以象吾學乃知影子樣子都是權義會得是權本體功夫却已打成一片也鳶飛魚躍是真功夫勿忘勿助是真本體仲尼樂在其中是真功夫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知老之將至是真本體後進之儒只解以悟作修如先生者真是以修作悟固宜玲瓏透徹直學真實當下處提獎人也至會上自參自認宜是見賢思齊一段實供捷所謂入水知水入火知火若不認取本體功夫都浪說矣學問只管自己不管別人讀此悚然知蒲堂講學如饑人可食姑待不可自喫自飽不宜隨衆只在飯籮邊坐也爲少苦帖括長而無門得　先生片言鑪鑄覺此生銷鎔鄙吝不作壚冶盜自振濯以期不負　長者然發蒙之賜則惟長者時時誨之仲春望後趙會不盡爲頓首頓首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伏惟老先生者德重望　聖心眷注已久當今國難方殷人才難得挽回培植全使重臣近見邸報視掌科參楊道長鶴去來自銖一疏及讀楊道長掛冠出城疏方知來時係奉堂劄以時方多故臺員稀少催令入都既係差內官員復命未曾除俸則一到管事原無可糾獨此熱心任事之臣而以無當煩言速之令去使　國家無一可以憑藉則私心竊有未安故容爲老先生一陳之其不敢具

疏者以儒官無言責也其不容自默者以義激不能已也竊惟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習于苟且功利而志氣全不發揚兼以　皇上久不臨朝德音不宣紀綱不肅為臣子者俱模稜周旋優游待遷而無一種赤心能傾瀉于　君父砥礪于職業是以無事則泄泄終日伐異黨同有事則擾擾一朝空言塞責迄今奴酋之變垂一年而無有直前攜當叠言若心如古人誠此朝食不以賊遺君父者言之正堪為痛哭也楊侍御當邊報方亟九門

戒嚴之時而獨[illegible]入都見　朝發策獻忠佐書嘗事旬月之間疏凡十上而意良苦矣其標識熊侍御廷弼遼中疏揭指其料事先見堪任遼事之故上之本兵轉達　聖覽而宣諭之命遂下其述東城叩馬書生范性善固根本之策疏告皇上其說皆痛快鑿鑿可行其遣人往通州訪問劉維家屬遂疏述其妻子流寓之慘及東征死事忠魂宜卹以感動　聖聽而遂奉優恤之諭蓋寢食間無刻不以國事為念者又其言皆有倫而往

往中　聖主之採聽當此多事之時其赤心弘幹如此等人物寧有幾也此即家居尚且宜速之來況既來方受事效力而可聽之去乎夫亦平之日來者為貪位危急之秋來者為奉公老先生試訪之都下薦紳公論如侍御者以貪位而來乎以奉公而來乎夫以其徑來而參也則必令在籍諸臣能憂　社稷謀國是者盡裹足而不來可矣若然則　皇上所與共理戡禍亂同患難者畢竟何等人生愚未敢以為然也古云同舟遇風則胡越可

使相救今則不然任風波之漂蕩而舟中之交亦自若也其可恃者獨一舵師耳老先生德高節高望高今日之舵師也可聽其力亦以埀覆哉且老先生不言誰為言者言之而　皇上下一留用侍御之旨則賢人之去檄可挽而老先生共濟有人此都人士所快心而寧直為貴衙門留一賢哉感事切衷不敢告之他人而第手書寄箋告之台聽即楊侍御亦不敢使之知也伏惟採擇而行之于國家大事幸甚

與聊城王邑博書

客秋東郡舟次一晤挹門下神采高誼至今有餘快也乃者辱不遐棄千里而走信使示以籌邊三大議讀之援古酌今明于事請于兵度奴虜于枕上而連射奇中公真抱天下奇志哉吾嘗歎言國之寳也知幾者能用之幾同有芒末于其首而丘山於其尾者能用言則禍難于毫末不能用言則受顛于丘山崖之未傾一木能支也迨其既傾樽櫓莫能撐持矣國未亂而亂未甚一言可扶也迨

其既亂謀臣才士莫能補救矣故用賈誼分封之策而亞父三十六將軍之師可寢用劉向抑王氏之疏而光武昆陽之戰可免用王猛勿圖晉之說而苻堅八十萬之衆可活也夫先事之言益利國不可勝計矣扁鵲傳曰使聖人預知微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病已而身壽竊嘗怪末世禍患既來形迫勢見而尚置藥石于罔聞也不傷敢者若但傷知音稀㮣之何哉第三篇論事微激恐不宜輕示人門下卓識瑰抱方將謁　帝承明對賢良策為第一流人而吻口冒當世之忌取盡言之譏似非書生三緘以為六月息意也不見慶曆石守道作詩而蔡君謨戒其壞事乎倘從刪削使言無罪而聞足戒更是一篇石畫讜論也嗟乎魯連子蹈東海千古不復有魯連子門下宦聊城乃發三夫射肅慎之墉言必破的射必應弦真俶儻奇節哉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勉旃為國慎重愛寳是祝厚教徵序此大經濟書似不必作諛語或此篇即可刪其他語而存之乎拙刻三種并以請益不盡

與顧大理桐柏書

客秋奉别歲暮而歸遥望五雲山斗在仰歸山鹿鹿塵冗了無寧息既不獲供事　講幃亦未得聆教函丈年華虚度德業無聞媿矣媿矣辱　老先生臨别憂國共濟之誼形于言色而向未獲便鴻展申尺一此中鬱結不可言喻早見邸報聞遼奴復訌窟甚危之而經署撫臺以降夷一事相水火更可慮也夫降夷來歸關關愛之中國體也但宜厚其犒給散處各邊方內地以分其勢不宜聚之

標下爲室中之虎此全在處置方畧不必爭宜受
不宜受也去年周毓陽事事與熊經畧相和而纔
僅一年有餘之危逼今未數月而經撫可以異同
聊此在　朝廷決宜戒諭一番乃可責成功弭隱
禍耳以翁臺赤心敢私論及之蘇松民力殫竭百
姓雖非析楊捶楚而徵稅不前可柰何若　廟堂
仍以蘇松爲不涸倉者恐髓竭之人危亡在呼吸
也翁臺夙抱惻隱亦于齒頰間救此一方民乎此
不佞弟歸山所目擊故不得不一告耳時事累卵

而議論紛紜門戶之爭牢不可破非藉翁臺柱石
昌言何以支大廈于不傾耶漆室之憂敢一聞于
知己四千里一緘相聞不復作寒暄諸此衷常在
左右矣諸惟鑒存不宣

與臺中諸門人書

偶讀邸報見近日所聚訟二事總之皆以忘言爲
福蓋移宮一事前則宜散其黨後則宜優其禮前
小疏第十事內云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　聖主
以推恩廣孝爲德合下該是如此臣子何功之可
居而數數焉爲　主上反覆言之致令　天語憑
三申其舊憾似傷　綸綍大體至如張差一事已
屬既往且論當日在宮闈則宜言風顚以全天性
在廷臣則宜言奸細以防媒孼亦是事勢宜然至
今日而事經兩朝可以付之浮雲過眼且　祖妣
靜處閒宮　親王首列大藩　聖主展親有體而
臣下曉曉何爲者故不佞謂二事以忘言爲福也
此其關係頗大故特知己同心之愛密陳以請政
焉高明當主持此一段正大公案也秘之秘之又

不佞歸故鄉謁郡邑見有荷校于治前而哀訴者
問之皆催糧不起人也細訪乃知徭重而民瘠即
官法亦無柰矣蘇松皆然不獨一縣也夫以民斗
米百錢而舊額新派併日而催長吏迫于考成即
惻隱而無可柰何小民窘于釜稽箠敲朴而莫可
爲計乃當路尚以蘇松爲不涸之倉而增派未已
聊此等景象不佞昔年所未見者故特密聞之想
仁人君子所共隱而不惜齒牙間造福也敵同年
劉侍御方瀛梅學憲長公楊侍御修齡皆生乎肝

賸交也方濂用大而別白甚明但過厚不疑人長公落穆而有真心實用但不修飾外貌修齡慷慨忍公坦率熱腸而不防小人此皆廟堂之望公論想已表章之不佞生平不敢妄許一人也幸寄存之以備啓事之一助山中人何敢言事然吾輩心交則又不敢不罄吐耳經年不相對可復作寒暄語無關天下事哉敝同門李素我到京矣廉如水靜如山兄一一見即知爲典型也其再白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主聖時清多賢彙進政歌雍硃今時也而足下執簡柱下肅清郊畿片言而定國是顧盼而播陽春寧不稱吾黨勝事哉古人云直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夫惟君子不顧名而後能爲國之元氣也告君父宜直陳不宜隱語宜爭其大不宜爭其細宜愛惜人才不宜摧折方長宜言其所信不宜言其所疑宜核論事而責其成不宜苛論人而索其垢宜莊語不宜近謔宜簡捷不宜支蔓大約心爲君父者不競氣不爭名設以身處而後可以論人度其必可行而後可以建白夫小臣大臣之積也搏擊選一夫之技能小臣爭耳存國家大體扶至尊紀綱衛職掌修實事則當其小有大之用矣足下性植正氣而出以中和不激不詭他年當作王三原劉忠宣其人近讀大疏已見一班故敢爲此心知狼語此是吾輩相期故能當勿以示人近見邸報日講暫輟而郊祀遣官舉朝爭之不得且內旨動以　神祖晚年倦勤舉動爲戒倒而無一人舉萬曆初政相告者此漸恐不可長也說

長說短總是末務惟其所重是在高明請獻耳不佞馳驅八十日而歸抵家粗安爲兒子試事婚事且當作半年留此心不能忘　紫宸也吾邑章父母允儒潔己愛民而能擔荷大事廟堂水鏡材也聊述口碑以備採擇班役還捉筆附此以當面語

答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都門立譚已作更歲事矣　袞衣初御朝政載新言路宏闊正人充斥以足下深養定力洞識大體剖破藩籬出之和平行之正直國是深有賴焉宰

獨爲吾黨慶亨途哉夫事激而變生人激而心生暴者言官拔茅而進而未聞讜言燎亂定君志扶國常培植人材輔養根本㖃㖃爲惟抨擊譏彈之是務擊之不去而言路輕擊之去而人材壞夫彈擊太甚則人人畏譏畏譏則必思固寵固寵則必至逢君至于講筵不開郊祀不舉動引萬曆倦勤故事爲先朝成例卒不聞有懇切剖白爲　皇上一言者夫　沖聖當少成習慣之時惟言莫進後將何底近見邸報有以大老逼呼吸于中涓爲疑

夫今中涓倚大老以爲重則權內移大老託中涓以自固則維外護此內降之傳宜不出閣票而昌言之爭執沒無處分也豈非一時太激使然哉足下高明當見及此矣冢卿獨立不懼人也進賢退不肖太平所關令久于其位正人君子實式靈之矣讀司寇一揭殊有深憂兩賢豈能相厄哉家居無事惟爲兒子考試結婚倘二事就緒即思北來聊盡講地一得矣承惠問不勝懸念退如近疏篇篇得大體端人氣象自覺不同相見道意

与回王立宇撫臺書

新正五日渡江一緘附頌明德至六合而京口使者捧台函至期許過厚愛君憂國之忱溢於言外則台臺生平赤忠定力固足爲　九廟長城非止江南半壁也邊事日壞廟謨日舛乃以經撫不和按臣中搆致奸細潛報奴中而遂渡河有鎮武堡之敗然奴實畏西虜與之爭而未敢長驅也廣寧人心望風駭散奸人爭欲以龍亭迎奴且甚欲倒戈縛撫臣而撫臣西出矣寧遠一城又爲逃民逃

兵焚燬殆盡撫臣無駐足之地而遂過保前屯矣經按二臣已風竄入關而猶高張其口廣設其辯搖惑中朝士大夫又零斬西虜叩關之首級意不過欲甚撫臣棄城之罪諉成聯屬西虜之非以掩其自己先逃入關之誤而不顧國家若激變西虜令其一與奴合則山海之危不可言而京師決岌岌不能守也今日朝士有一種黨同伐異如在昏霧中尚可告語哉所可惜者　天子抑移動必以禮舞日憂危見于顏色而大臣尚以爲必然無虞

此際情形必且與國同盡可柰何也不佞以爲河
西幸未陷奴則决不可棄西虜尚猶口內護則决
不可絕屯守在命將慰諭在遣使而熊王俱宜逮
按臣亦宜更易庶以省煩費而專務邊計借上
未知當宁肯採用否也讀老公祖處置地方
疏鑿鑿簡易切實可行之永久而擇選鋒
得古藏兵于郡國遺意夫兵數簡則郡縣
厚則將士樂從營房定則兵有平居甲
軍有儲備至于扼要害置將領而即因原

設衛門屯潞緝要第一着也　祖制衛軍止以守
城而不供別用今沿海一帶軍丁爲地棍包攬軍
官上下和同幾無一軍矣不識尚可供簡募否此
在台裁必有定畫也圖練行于久廢之餘糧餉按
其該給之月補虛冒獎異材事事皆如殺療飢而
藥伐病讀之具見苦心石畫矣東南倚老公祖如
嚴師如慈母焉若借箸樞軸參畫　廟堂其利溥
神京寧有量哉遠承使者之來手札辱慰同心之
誼永矢勿諼手勒布謝神與俱馳不宣

又答王元宇撫臺

新正縷抵國門而東夷之羽書旁午日夕惟山海
之累卵是懼然懼矣未能備也即欲備矣然無所
不缺亦安所勝備也備不於疆埸於天下不於天
下於朝廷不於朝廷於卿大夫方寸耳今卿大夫
方寸先戎莽矣瞋目語難者舌鋒佐鬭而稽發處
中者兩可調停載高苟祿者覷局占風而憤激憂
時者太息流涕威斷不聽于天子而命令不尊於
絲綸慹服漸慢憤發而編民敢散訛言營伍挺呼

而武弁犯上內爲可勝言哉蜀黨既訌而錦城危
黔苗起而鬼方亂荆襄发发滇廣紛紜江淮苦募
兵而腹心搖登萊苦海道而藩籬壞甚至西虜素
仰鼻息今幾化爲東夷天下之勢可槩知矣每念
臣子束髮而事君王難而從之九死靡悔分也第
朝臣輩與君親者淺無一事擔當而吾儕業屬疏
逖則又一籌莫獻直至事危事迫而與若人同盡
何益哉今日日可待寇至日日可待內潰而舉朝
相顧以目執熊王之罪案抗不相下真類癡呆至

於總督巡邊兩大臣坐不屑一毫指縱而新經畧
又空手而出矣兼聞奸細竊宅即在罪犨之間近
已發覺而無可指名者尚多此亦支節又是一朝
廷蠢動事也老公祖控制東西僅百孔千瘡之餘
為救焚拯溺之計隻手撑大厦一柱扶九鼎安東
南非即以安輦轂哉爲隻身旅邸宗累纏悚問渡
秋濤勢不甚已不揣微無窮之庇求撫冰程一紙
使其一帆安穩不阻石尤生成之賜也銜感何如
臨緘慚悚不盡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書

答董见龍太僕書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在南都寄郡中親友書
與門人姜箴勝書
與門人周季侯書
復錢孟玉書
與顏霖調書

在留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與耿藍陽書
又與耿藍陽書
答毛總鎮書
與閣下諸老書
與孫相公閣下
與張郡尊書
與門人書
上葉閣下書
與魏道冲相公書
與孫愷陽相公書
與族伯澄淵論族弟張小獄情書 有佚尚
與門人施禹聲書
與俞濟之書 前載肉無暇書
勸諭族人書
與魏相公書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與葉相國閣下啓
與韓相公閣下啓
與朱相公閣下啓
答王霖宇總督啓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目錄

華亭張　鼐世調父著

荅董見龍太僕書

久違台範彌念教思兩接瑤緘倍承雨渥伏念老
先生臺下清風勁力古道熱腸獨賢王事之勞自
任天下之重修塹政而佐軍實正經界而救逋逃
邊千古不易之常經闊百年未有之美利每讀大
疏著畫周詳若廟堂行之永久不獨外濟九邊內
寬國餉而四征捷伐亦且裕如每念朝廷有事而

不能用人有人而不當其用或所用之人而又不
盡厥心以致喪地失師萬民塗炭由今得尺得寸
拮据良難只如老先生真品真材而廟堂許以實
心行事何事不可濟也惟是清屯易生煩擾耕種
難在招徠必責之守道郡縣而督其成台翁第以
激揚奬薦之法驅使之人樂用命則事可成兼就
此中留意人才亦或可備他年國家緩急用也鄙
見敢質之長者若臺書則詳之疏中不佞不能贊
一詞矣莊公所託太夫人墓銘因秋來以制詞供
役武闈受事兼國史未竟累覓季冬定當蝎恩以
報命久失奉復殊覺慚悚先此申布伏惟台原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蓋不佞嘗讀宋劉論文潞公有曰卿之在朝如玉
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夫老臣之
有益于朝廷如此況台翁四世黃髮爲　社稷鎮
危邊安定萬民撫柔四夷者哉成周有畢公而東
郊安康王之比烈與文武有以也夫威望乎而中
外有瞻仰情形熟而坐籌有操縱當此之日內窮

于兵力外窮于虜情至　天子以閣輔大臣尚撑
其地而非得台翁左提而右挈之其能免宵旰之
東顧而令吾儕處堂蕃弄文墨筆舌遂能退虜耶
近關兵卒已屯寧前一帶而遼民亦且漸復關外
之生理西虜即小訌而其頭目尚弭耳受答策則
台翁與輔相齊心整頓之效也前見先祿卿許純
齋先生臨別云只須薊鎮榆關樞輔兩先生親肥
悅而齒强固便是　九廟之福此亦足見中朝正
人之議論所嚮矣惟老先生頤神養性以奠邊關

以慰　聖明天子幸甚竊之蓄懷追事已非一日
今既無能借箸且又不敢妄言而所惓惓于元老
鉅公者如此

在南都寄郡中親友書

蓋聞物各有適用惟其宜是以鷦鷯棲穩不慕鄧
林鼴鼠腹充飲同酌海某書滛文辭學蔫未成亦
常思稱山龍合簪同氣而志疎性決濟世無緣幸
乃代匱周南濫竽春署荏苒徂冬兒婚甫畢六之
日抵京七之日抵任官舍閒敞落葉在庭幸禮客

稀少部老受事隨行署尾瀨性龍安著中有殘書
可讀別寓有小樓可眺輿隸奔走不費金錢茶笋
酒漿節裔饒足間前刷行市則諸生時跨蹇泛步
處古寓數椽在委巷舊刹歷歷可指追念昔年先
史則灑涕而歸自想當日欲覓一讀書處無憂薪
水如鮎魚之上竹竿此嵩豈復易得是以快然欲
老是鄉矣又白下薦紳先生每一披對輒移刻忘
暮似此更有宿分方將龍了交往閉門掃軌翻舊
簏發藏書綜輯家之掌故覧千古之得失倘有管

窺積日累月睎之別蘊具獻　至尊雖不敢謂乃
心王室聊冀不負光陰而已若夫升沉潛見豈意
想卜度中能主張之是以終日陶陶馬落落馬作
逆旅本分生活至於弋飛鴻釣魴鯉則當在買山
築室時矣秣陵尺五一水盈盈祖帳河梁春光在
眼譾述近懷以慰相憶伏惟別來遂履多福新祉
惟宜拜緘神往不宜

與門人姜筬勝書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欲地禮曹冷官而

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絜身可對衾影
卽鄉曲小兒忌訹相加無怪也獨念　國家所重
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為風波之世局令
小人得借為暗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
為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
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
可慨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
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
道差堪自老官居郎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歸事

止云文章無用　恐黃金既不滅一篇韓昌黎送楊
少尹序噂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為厝廢而　天
子以爲才望卿宗伯曁門一片石他年遊惠悼史
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
愈趨愈下鰓鰓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
人出缺秦人爲秦人替遷不論官方不諱才品目
中豈復有　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亦終
必亡而已矣水落石出豈謂　高廟神靈竟不顧
冲聖而任此輩橫行哉足下諫臣也朝夕對揚

重瞳須書此一段光明于胸中即不宜輕發以逢
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
此千載遭逢也吾輩戶不宜快而必固不可不熱
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久買江上矣

與門人周季侯

自春明馬首言別後一路託庇凡四十日而抵家
會徐孟麟于淮上會熊雨亭于高郵皆惓惓以兄
爲念及閱會議報而嘆　聖明之扶植善類當事
之愛惜人才也然爭原非得已事事至而言言後
事已而驕馬忘之言行展布乃綽綽有餘地况兄
正氣快筆已推重于舉朝乎今日之事黔蜀雖賀
戰勝而元惡未除山海且幸偷安而虜情難囿海
外之偏師雖設而屬國之療立本明與兵之大璫
雖除而內操之隱憂未杜餉空耗于體金之輩而
查核不能問之海濱兵支吾于畫地之守而鎖鑰
終當責之樞輔席前借箸尚有無限區畫而籓籬
門戶爲小兒既爲朝論領袖直須以此數事次第
爲　君父痛言之行一事再言一事此亦堂堂正

正名臣大着數也若依人以立事立名而究竟與
他人同其禍福利害有識者不戒思吾所爲此之
思之不發覺日熱心戀主快戶論世福樞既淺美
亦成病今當塞兌以寡尤儆深居以免罪戾稍俟
中秋後往南到任便爲乞身計買山築室耕讀痛
飲以沒餘齒足矣還者歸里杜門坐小樓檢舊笥
書冊以送白日不入席縣之室不赴酒食之場不
發薦士之牘門無雜遊差堪自樂但未能向神前
發願不作詩文也如何如何千里無繇面語聊述

近況如此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痾拈提今日避喧沙上田閒既無妻兒鬧疏筆墨久荒賓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荊棘似此景光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人秉血氣而思自見今且柰之何哉足下三旬九發尚能馳辨春華質於知己不似僕五石瓠濩落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無奢好山齋數椽贍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

果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周庭際每皓月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信手拈得開徑迎客欣賞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飢此時又何須囊危冠于鵷鷺儕金紫于五雲哉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束書吊五岳之煙雲訪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參究五宗仙侶提撕開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離家未旬回首迷戀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羈滯難灑也卿欲破蠹食之萬卷盜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要遠稽往古之精微求為可用通其條貫勒成一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目勞疲神索于草思筆窮于揮灑每構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嗜壯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當今之世僅免刑焉敢復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曲依傍舍而居世態鄉情久置不問若得微草澤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蹣跚錫之款段且將問六

橋之花探靈山之巔際與兄把酒銜盃一傾倒鬱積或有助乎各尋樂處無攖身世之患而已尊公傳積日而得久稽使者今特遣歸客次對冗乎勒此種情事即告霖調亦如此故不再申別楮也

與顧霖調書

迺者玄黃之戰猛于雷火斜封之毒慘于長蛇況天示之災民兆其變耶士大夫既不能有所補救碌碌在乘鳧鶩集之數而噤口不發一言吾輩可復出耶僕虛生盛世久矣一點不復長老山林家

有嬲兒室無萊婦抱此熱血灑于何地隱居無悶
林之樂逍遊無採藥之伴著作無草玄之筆折衝
無馬上之氣兀坐一室形焦神枯酒漿不周于友
朋朝餐不畢于祖父教澤不貽于子孫疚疾不除
于四體嗟乎日月逝矣歡樂何時兄以爲我樂乎
每想芸窗刻苦卩吟手批參酌古今攻求華實力
殫于學殖精覃于揣摩本欲潤飾皇猷宣揚帝德
勳騰名茂光輔太平而時會不逝媒孽四起解組
未久罷剏旋加書負人乎人負國也僕老農焉足

矣迷湯則傷吾行居曲則傷吾足由今之道食今
之祿天下豈復有士節臣品哉四肢痛痒朝夕切
身浮位浮名于我何有近者脚歷遇醫今滯海東
沙上計日待愈倘其刀圭有靈蹣跚頓去則杖屨
芒鞋相逢湖上看花撈月把盞堤邊補昔年之壯
游續暮時之快事悠悠蕩蕩豈特吾與兄共笑傲
于孤山梅嶼之側哉言至此無歎盈盈脈脈也別
久不能得便鴻一言睚起直攄胸臆如此冀台諒
之

在西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弟蔵拙南曹不敢再談時事而近見司農以催餉
不前奪郡邑長吏職且云俟奴蕩平後再敘官評
夫郡邑催科未嘗不猛于湯火其拖欠多而不中
部額豈有司之不用命哉民窮財殫付之無奈何
耳若以此定黜陟而考課之天下豈復有良吏哉
夫數年來苦民力而疲天下只爲一遼耳而遼巳
併烏有矣今郎漸言修築寧前而西虜横擾于內
奴賊窺伺于外寧前孤城亦即金復厖胱也但可

作寛守山海之權着未定是得寸守寸之定着假
令縻西虜而使將士得安于遠戍無礙於耕耘即
今日修守之權宜亦他日恢復之根本也但兵力
不盛終未易言耳毛總戎角立于海外戎馬不能
到之地而近掣奴肘遠遏奴鋒此真山海一臂然
以衞登萊則謂之偏師游徼以圖奴寨未可謂搗
伐奇兵守阻一島則有餘攻入虎穴則難繼也夫
古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得志于敵國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以　聖天子守在四夷而

柰何汲汲焉圖已去之土地遥無制之僨兵僨帥驕卒習爲故事未得尺寸已糜巨萬而甚至殘民命亂官方以殉之哉夫與其影射之十萬不若核實之數千與其浪糜之萬鍾不若克腹之升斗與其虛談恢復之關外不若實行修守之關内請令日亟宜收摶爲約汰繁爲簡揀其十萬之半兵必銳糧必克腹將必忠廉外屯以護耕種内屯以備策應海外挈奴之肘腋嚴關固我之根本而一切無名之加派漸爲蠲除催科之功令悉爲開免元

氣既調國勢徐振萬民樂業夷運自衰至于黔蜀狝獮如王存思道長以本地人言本地事鑿鑿如畫沙印泥亟如其策兩地夾攻定堪蕩掃招安位而誅邦彦弱水西而圖藺州弄之股掌全憑方畧又與廣漠之地犬羊爭逐者不同方今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　天開長子萬物同歡而何必鰓鰓焉議兵議餉之聚訟添兵添官之旁贅耶鄙見如此　廟堂以爲何如不敢妄談以安分也冀備採擇尤惓惓無已耳不宜

與耿藍陽書

自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卭泖上三百里如願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憤知音竹屋松聲恍規而目既承遠札刻日駕舟與脇玄箸慰我饑渴而館人告辭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龐以所印質門下者稍爲發明開一眼證而涇陽玉池兩先生轉爲首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而皆門下雅言也玉池先生相辨愛遂弟以規矩二字則懼脱化蹊徑入於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恩

重而輙更有質目前本體昭昭靈靈誰非規矩若準方畫圓又是性地上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立矩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子莫之廢百告子之揠苗若干謂之外道然學脉所爭只在毫釐耳可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即頭頭是道人人當下皆可從心不踰只此衆證規矩了然天則之樂妙不可喻豈如束縛硬贅予遂謂夾持性命哉所以規矩二字不方而方不圓而圓爲天性至妙至妙者也

偶於阮規叙上曾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當人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主則耳目聲色日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為天理從來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是養字真血脉若言此際恐無規矩則做得主者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與耿藍陽書

了生死語政患語不了耳識台指言言是了也近寓書以其說請之陶石簣老師師答云真信之難力行之不易不佞悚然以為饑須食纔了得饑渴須飲纔了得渴日日故食而饑渴日日不了為無有真飽滿在日日是道而生死日日不了為無有真聞在世人信不及故不能力行惟不曾行故終是不信耳吾輩時刻聞皆有行皆有信皆有聞也

答毛總鎮

古來定遠玉關樓船下瀨或威揚絕塞或名振百發然未聞海外橫戈窮島興立收清民而為生聚耕石田而作備胥聯屬國之心令無外嚮掣遼酋之肘杜其內侵如　大將軍麾下之勞苦而功高老也側聞將軍布衣無重裀蔬食不兼味廉而生康惠而有制往來驚濤駭浪之間幾暑不盡而寒不守矣上報　主上之殊恩下慰縉紳之雅望甚盛甚休惟是甲乘器械不能取辦於荒壇蕪翳粮粮何以陳設於壁壘此在廟堂應計盡能索嘔心欲枯而事求實際應在燃眉不知有心人有幾倘

得麗國攻其東憨虜掣其北關上一旅如奕棋布子漸着漸出修寧遠之孤城倣廣寧之舊堡重關兵氣與瀚海軍聲互相首尾而後一圖大創不亦千古快事乎不知大將軍麾下一點血誠與廟堂朝夕相通徹否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此種機括更為喫緊今之廟戰徒孟浪耳議論日煩幹濟日詘獨在關有相在海有將血脉來往如指應臂合成一身何事之不可濟也哉夫惟謙可以甚功惟廉可以服衆惟慎可以善後大要吾儕欲為　朝廷

出力務不朽之奇績須尋個主盟幇手萬里海外
願以此爲祝不佞鼻書生耳亦思攬結海內肝膽
交以報　聖明萬一而處非其位假息南曹讀書
譚道聊以自老其佇望　台旌所指彧此朝食不
啻盲人思視而蹩人思行也遠函珍重深佩來惋
惟有三寸啻磨喻槳汁安排爲門下作海外銅柱
碑耳勉旃强食海內共式靈之不宣

與閣下諸老

幕春幸叨南署歸息故園家累龐畢涉冬乃至白

下樂其官衙閒敞風景靜適又部務甚簡而　鼓
翕館師受事不佞幸署紙尾散堂之暇杜門掃軌
整理舊業旣宜拙性更愜素懷自分曩時諸生舊
游蹤欲求薪水無憂與馬饒足安坐肆力而筆耕
如今日者豈復易得慶此生厚遭亦荷知己埏植
長老是鄉有餘快矣惟是德不配位福過其量消
渙未答於　聖明名實有負於知我中夜循省慚
愧在懷伏惟　老先生門下爲國柱石作帝股肱
當財窮民困之秋值地蹙兵疲之後固圉以强國

勢邊疆靜而內地乃安冗官以抒民困郡邑饒而
朝廷乃實以海外爲迎徼以嚴關爲戶庭以廉西
虜爲權宜以守河西爲活着省官省事而省議論
核兵核餉而核官方當此　聖明兢業之朝宜修
臣子對揚之實掃門戶而愛人才省面情而重綱
紀周南舊史秋耿切東非互陳於同志之前懼負
慚於久要之雅短箋裁候布此衷言傃德滋深去
德滋遠聊陳芹獻以致遠恍伏惟原照不宣

與孫相公閣下

伏以爲　帝者師弘大人格心之理作　聖人相
著元戎推揖之勳凡吐握能徧手舉沉況吹植更
隆乎同調恭惟　師相閣下道備天人器兼文武
自任天下之重不惜一身獨贊王事之勞惟憂
君父自講筵而升　與軸蘇變理而總師貞休休
有容之度旣非養交以借名蹇蹇匪躬之操亦不
枉道以求合謂被此朝食方可答海內之心如僕
游坐譚孰能佐國家之急虜奴虜於枕上趙充國
自許金城阨關塞於掌中韓稚圭不忘銀夏分猷

分念而惟斷乃成任怨任勞而中制者敗雖安邊
不在餌虜乃乘障先貴和民集思廣益而不爲旁
觀者移核實循民而無令乃言者售從古入相出
將原未有人於今外攘內安誰能踰此皆緣正色
立百官之上無黨無偏是以忠心結　九重之知
惟和惟一顧　帝眷正隆輿情更信爲社稷計西
平方賴成功如蒼生何東山未宜遽駕某專愚頰
於草澤迂質同似朽株亦嘗侍　函治之間未能
受琢磨之益幸叨大庇得竊散曹修身著書或可

質千秋不朽之益匡時救世惟願記三台獨運之
功臨緘不勝惶悚感切之至

與張郡尊書

南歸寵錫寵招飽飫明德獨以戟門不敢擅入謁
謝未呈而中心藏之非言能喻深惟古人報德止
有層美塞罔爲老公祖下車以來三年於茲仁聲
流聞弭亂保境功高渤海化治潁川不佞行當命
之管城詠歌其盛惟是敝郡風會莠頑蠹賊奸假
借以鴟權青蠅喜懸虛而造謗即以謝明臨蒞而
革而良難其所繇來原非今日惟愼防而曲涵之
使彼不得乘間生事而我亦寧靜無動如消疢毒
須護元氣若一朝橫發或過逢誣怒則於法雖正
而此輩支蔓愈多將來治不勝治況一涉青衿尤
非旦夕可作了局援愚民則損政體滋疑謗則傷
德威不佞生平愛重知己不啻拱璧何敢不一密
陳萬惟鑒此一片熱腸無私探其末論于凡不肖
輩咸與維新轉雷霆爲白日息風波爲平鏡我不
生疑人疑自息蓋處末世之道原自如此是在高

明熟察而深假之萬一姝惡太過重怒難犯鼠輩
何惜陷珠斷未可作雀彈也佩德銘切手勒密布
自書自封不敢倩人欲今德意出自台指郡中共
仰召父大光明也臨緘主臣

與門人書

留都原無一事而又杜門不見客者三月鎖鑰生
塵苔蘚封徑自是天付書生以讀書緣也官居九
列年逾五旬而又以文章無用恐濫金甌受彈而
歸亦復何憾已矣可以歸矣家者珉刑湖上九峯

簇起其東偏奇僻處曰荼山一名曰佘山陳眉公
讀書其中傍有田數畝有地一區田可耕地可築
也山妻本農家喜督耕事男婚女嫁各自受餐不
復相梾累長可作村墟用令翁隙地按二十四番
花信種花千本花容長在簾幌間書萬卷置城東
舊舍不多載止携生平得意書數種間便展讀讀
倦便開新釀痛飲或吟詩一章或寫字數幅散步
垂楊古樹下與田夫野老韮疇較雨說秫論秔不
看朝中報不問城中事要使士大夫中不知有此

官鄉里惡小兒不知有此人此是歸家第一供撼
也已矣可以歸矣第二疏已上艤舟而待速去爲
幸不復知其他承兄作書慰我諄諄正論惓惓道
愛兄品自是高我一等然不佞一生讀書龕有所
見於此覺有灑然者焉別紙不盡吾意故晨起再
及之

上葉閣下書

自初夏奉別台顏泛蒲日乃抵家途次捧讀老師
奏疏稟爲司南兼佩賜額珍重金玉謹手錄同館
同志依韻和別之作不覺成帙刻之吳門里中傳
爲詞林盛事皆老師吐握儔才借風雅之鼓吹生
龍門之毛羽也歸家暑雨浹旬杜門啓舊篋檢點
藏書以消炎畫涉秋而兒子歲校廟將程督今又
追何平累未能脂白下之車從蔣家園享負師造
而適拜新　恩以　光廟實錄家叙蒙修爲也何
能遂荷　宮賓品秩之錫自分受教門牆循資纔
及廿載列爲卿貳已覺負軟再于南帶幸偃歸頫
至于載筆無藜俱係吾師句裁字訂每一呈藁披

讀改削供領吾師識見筆力使某得悟文章史法
關捩宗趣陶鑄良多而徽望外之恩光樹非分之
名爵此某之所中夜傍徨三思循省感激而增汗
顏者也近得姜曾二門人并呂公原書備述吾師
眷念不肖拳拳齒頰夫以吾師集思廣益主持
歷代鉅典不棄金匱之彥櫟三寸管以從按手月
而遷呈點削焉耶　神祖四十八載聖政鴻業不
過二三年可告成何有於不肖之荒陋疎畧者哉
何那久挂虛銜深憂尸位而男婚期在十月一畢

郎東蒙就道勉力供事以圖無曠生成但某本書
生了不通於世故將來駕馭未知徼幸完美否全
仗吾師提撕而延植之其惟有束修其身以靜聽
機緣而已也當今　聖明虛已講席鴻開黄髮充
庭同心攸濟而吾師以和風清穆風動萬方以太
力熱腸延攬多士太平景色薄海光天周南書史
惟有譌承嵩祝耳二綾二布謹備案衆手勿不敢
作偃蹇伏惟慈諒其放罪放罪

與魏道冲相公書

弟爲答秋間以笠澤之偃羽曾附一緘想達記室
矣家累而畢已涉冬今乃單車就道澁事白下官
衙閒整風景靜適望宸樓上四顧慨然有伊人一
方之想惟是老年翁垣墻塗葺拮据爲勞而弟享
其成不亦幷媿所謂宇下之庇及於同心真亦兄
弟間一段嘉話也幸從毅翁諸師之後隨行署尾
無事可做散堂之暇杜門却軌整理舊業既偃拙
性更遂本懷有分業時諸生舊遊地欲求薪水無
爱與馬饒足安坐肆力而筆耕如今日者豈復易
得既慶此生厚遭亦荷知己憐覆長老是鄉有餘
快矣當今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天開長子萬物
同歡而老年翁以正色立朝巍巍如喬松萬仞君
三台協心之列在入元師濟之間獲上信友道固
委蛇爲而不爭着不得氣節二字古來其道大光
明者皆潛而不亢也佇望霖雨天下故不覺布此
瞽言望宸樓已非舊址爲署部陳司空移後五尺
弟今欲爲年翁作一記以鐫之於壁倘當日建樓
步位或於形家有確見者弟當仍移舊處也纔纔

言不能休恨紙盡耳不旣

與孫愷陽相公

乃者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　天開長子萬物同
休而老年翁以方叔元老振旅待邊安至尊而鎮
社稷此何等心力何等識任而可以坐談定進止
也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下但言勞苦功高矣夫
聖天子龍飛講幄第一臣爾迄能以七尺支東北
危關半壁天固重瞳之明聖而豈非邀九廟社稷
之靈哉人生至此即肝膽髮膚皆爲君有而更有

何事惟是守河西寬著也聯西虜權著也寧前不守則山海之鎖鑰不固虎墩不款則逆奴之聲勢不孤而談者紛紛以西虜之抄掠爲議款之非以寧遠之出屯爲資冠之具然則築舍將何定耶恐舍此二着之外别無圖守之方也海外之師優之而使不寧立于不敗之地而掣其入犯之肘不可謂無臂助而恐亦是偏師游徼非關撻伐奇兵守則有餘攻亦難議是惟前經畧府執十八萬之說以困天下天下旣困而遼東已化爲有然則今之天下視昔何如弟謂今日爲核兵節餉計與其影射之十萬不若眞實之數千與其浪糜之萬鍾不若克覈之升斗外屯以發耕種内屯以備緩急海外以掣肘腋腋關以固本根而一切無名加派之倒悉與蠲除催科不前之罰悉爲開免古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以得志於敵國况聖天子守在西夷而屑屑爲園已去之土地逞攝制之憤兵至殘民命亂官方以殉之非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者也久失而對畧布區區

與族伯澄瀾論族弟張小獄情書 有序

某之曾祖奉訓公有庶弟極號檢齋生三子長曰嗣光號後芳次曰嗣聰號少葵三曰嗣達號澄瀾張小者即嗣聰之幼子也嗣光嗣達同居祖之遺宅而嗣聰柔善避于鄉嗣聰老而貧不能有其居而來遺宅之旁索一椽以棲也嗣達不許逐去嗣聰及諸子與之鬩乃嗣達之室爲家中所愚謂作雉經狀可以駭户外鬩者而速之去旣就經家人輩不速救解而斃矣乃侁張小兄弟而毒捶之幾死鬩于官而坐以威逼之律大者問徒小者問絞嗣聰不久死而其母伶仃乞食視獄中兒也痛哉嗣達之室愚而就死地乃嗣聰父子以身殉焉日葵公之後如綫矣今滯于獄已五六年乃嗣達恨未解也必欲死之爲快舉族傷焉于是某作書與族伯澄瀾而勸之同堂相殘而同四世祖者乃爲解救豈得已哉嗟乎令祖宗有靈澄瀾公讀此當痛哭而活張小矣族子吏官某謹識

侄男某百拜稽顙哀啓三伯父大人台座下某於
俔人也後死爲憾敢問宗黨事哉抑亦有耿耿切
衷積之年月不獲自已者敢爲伯父告且爲伯父
勸也雖然此非某一人言之亦　祖宗二百年靈
爽實式臨之且舉吾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諸侄
輩所共欲言而不敢出諸口者願伯父之一開
悟而憐聽也蓋自檢齋公爲含齋曾祖庶弟有才
幹能綜理家人賴之而分宅于非俞塘稱隆盛矣
三子則日葵叔祖居長也再傳而三派則大伯二

伯與伯父也大伯力貧子女不克婚嫁後事茫茫
如矣伯父又無子而二伯柔善久遁于鄉老而貧
夫婦伶仃來城而無所歸也三子顧乳少不能爲
無米之炊以養父母子身無立錐之地以自託而
求借棲于伯居之半椽隱亦苦矣伯父不能容之
而與之競也令此際一善處分者出爲安頓其居
次而稍卹其衰殘兩言決耳何惱扃鑰者多解免
者少同室之詳語化爲不共之戈矛乎伯母之委
命于一決也此際情事真難言也不孝某以京遊
年歸之人敢證不可蹤影之事而生支節以累他
姓哉此在伯父平心降氣而細思之子平且可耳
若必以門外之訴詳駕言于逼迫而殺張小以爲
快則不孝甚不爲伯父願之且此事姑無論本心
也亦未嘗論根株其左證窮研其本末而恐爲說
愈長愈訛令以訴詳爲逼迫乎二伯亦伯父之親
兄也今已流離道路展轉死溝壑矣二伯母亦名
家女也今食不糊口徒步往獄中丐殘羹冷粥以
喂其子縲須臾死矣二子受杖幾數千百囊頭三

木與死爲鄰者五六年矣大者且髡爲城旦黥爲
鬼薪不知死所矣颶風無終朝震雷無終日而伯
父尚執迷含怒不一少念日葵叔祖之嫡血乎夫
張氏于鄉中爲衣冠世族子孫則長貧然讀書自
好列于鄉紳中者代不乏也而可令子弟南冠而
繫囹圄不齒之大辟含冤竟以沒其齒乎即祖宗
泉下寧無目懼且聯芳公一派分爲五支今箕裘
零落衰道未享婚娶不肖孫枝蕭索每一念及五
内如刺言及于此以伯父之仁心厚德能不惻然

不孝孰于伯父同四世也不若二伯之一堂骨肉也而顧灑淚爲諄諄者豈好爲不識時宜之語哉且二伯之子已如杌上肉某奈何不集于菀而集于枯重違伯父之意而强欲活之以爲德此一種血誠尤伯父所宜垂察也伯父其因某之言採聽同宗諸父兄之通論追念二百年不斬之世澤以存二伯生死骨肉之誼而覓張小之餘生伯父之遐福舉族祝千秋焉敢瀝哀而布之死罪死罪

與門人施禹聲書

讀書能文章便目爲名士此漢人語凡有口者誰人不能讀有手者誰人不能縱橫三寸管智慧通明之士誰不繪月露而寫風雲以是當不朽盛也滋甚何名之與有古之用心于内者嘿嘿從無口可說無筆可寫無知慧可摸索處却尋箇真種子心裏打得過便手口說得出手口說得出便終身用得來不然總是剪綵爲花蒸砂成飯全無安穩受用處此點真種于到手却易如反掌覓時又難于登天第一先要發箇弘願聲色貨利不着矣名

心勝心不着名心勝心不着矣道德功業不着道德功業不着矣精神氣魄亦不着乃至一腔熱血灑朋友而不必强聲氣之同夢寐丹心輸君父而不必徼九重之眷青天白日心事内信貂璫外信夷狄中信百官萬民而不必爲凌厲之風稜約結之温日大要我相淨盡便人相捐除二相了然不生方能宇宙在手蓋我原非我若論天性我亦是借借來補救世上人只圖天下太平我亦還歸天地眼前安得更有箇人在所謂願以此身奉塵刹

不于人世求利益此願既真一切異同偏見如種種微塵入烘爐裏頃刻灰飛烟滅何處更有金玉屑在此真思議路絶大機大用眼前即是吾輩論學宜從此着眼禹聲論當湖四閱月而已爲諸弟子拈點仲尼諦義庶用心于内不樂以名士自居者書吾說以廣之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前人行處行禹聲珍之重之

與俞濟之書　前載肉無瑕書

俞濟之書云承　兄儘力剗除此鈍根日被昏散

纏縛安得仰面見青天向仁兄拍手大笑手書下教自稱鈍根極妙極妙夫金在而爲鈍如礦石然我丈可謂礦非金乎弟倘得而剗除之是棄鑛而求金也誰之誰矣知此則纏縛即解脫昏散即明淨不然昏散纏縛是一人明淨解脫者又一人矣朗然而天胡然而帝之謂何無處而非天之所見即無處而非天之所向亦無處而非拍手大笑也故曰笑笑皆天天天皆我向不向見不見不過光景而已矣丈不聞古人道來去都由你閑好沒主

宰更要知來去閑熱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不被他瞞過（無瑕者止此）昨見附無瑕兄字有剗除鈍根之說吾兄誠篤人也恐執着鈍字尚未得仰而青天無瑕所言原是爲上宗乘人捅脫底話耳弟敢爲下一篤語蓋言根則有二種曰根宗曰根器爲利爲鈍從根器分別也若論根宗止有一利更無些鈍悟得本利便是不剗除之剗除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兄試取器械而論雖甚鈍鐵既名鐵器便有利體一經磨洗其鋒則銳可謂鋒不在

頑鐵中耶特因磨洗而顯耳五更開眼豁然天明更不長夜是正磨洗顯透處也昏散纏縛都是夢景不是醒體夢無不醒則昏散無不明亮纏縛無不解脫　兄要昏散纏縛便昏散纏縛若要明亮解脫便明亮解脫矣此即處處皆天刻刻皆見本日夜在光明藏裏行何須仰面纔見耶凡事皆由我所謂太阿在手要斫便斫要匣便匣不得着一遲疑顧盼想也兄謂已鈍將無爾利在古大聖大賢耶大聖大賢鑄下莫耶便利陸犀革我輩鑄下

時偶着土花須以華陰土拂拭此土元與莫耶本體無干祇特借途耳今若借途于無瑕是華陰土也請看無瑕太阿與兄太阿何在莫作仰面青天念只與無瑕齊拍手大笑可矣拾筆草草附于無瑕後柬之後

勅諭族人書

我家自貞孝公登科以來凡十世甲科矣松人稱舊家冠帶不絕二百餘年者惟我張氏爲盛然仰惟我祖宗所以致此者以其貴而能讓滿而能謙

不收狠僕不營田宅并貪勵志讀書向學故能徼天之福縉紳蟬聯耳爲子孫者豈能一一盡登科第但願各安本分學做好人使鄉里稱爲善族之子即負薪擔柴自食其力有餘榮焉何則以其不辱祖宗也譬如衣服布帛補紉潔淨即雜之羅綺何妨聯席盡世人着此儘多耳若身穿錦綉而或爲墨汁所污或爲糞土所染或零落破碎則不可列于冠裳之會以其不成片段也嗟乎人顧自處何如安知負薪擔柴能安分潔修者不賢于

穿羅綺者乎且吾家科名尋常事耳城河一帶世世居此寧得謂城河衆多進賢冠哉亦謂其世世積德不縱容狠僕爲害于鄉里也夫世上附勢而求往來者決非好親戚投靠而立空契貧身者決非好奴僕彼固將用我耳我既出身名譽在我人品在我報國報祖宗在我此豈安知此等大事只要借勢詐人幸而成則取其利不幸而不成則亦不受其惡名奈何以我一生讀書奮發而殉此輩哉與言及此可爲深痛且彼所投我好者不過其家有田某家有房某家有人命可圖些須小利耳丈夫省喫儉用安分守巳即做一窮秀才難道不過日子就如僥倖一中與秀才差得許多些須小利濟得甚事畢竟留我不受辱面皮可以對宗黨對祖宗所得多也所以凡爲盜爲奸與人爭訟及詐害人經官府照提未獲者決不可收騙酒騙肉花言巧語生事害人者決不可近既以養廉恥惜名節亦以孚鄉譽光祖宗如田宅奴僕人命等事累不潔淨者決不可縱容家人親戚假託横行以

損名譽其身爲士庶者既屬名族決不可張拳據臂以加于人不使言之假借然既徼祖宗之福列仕籍稱善人不敢不爲宗黨一申戒然鄙性頗非託之空言如仍前有投勢棍徒不係舊僕敢住城河爲害一方者許受害之家來稟即送官懲治逐回原籍既清地方之害亦完子弟之名知我罪我生平不諱也特此告白

與魏帕公書

弟爲諸材薄德附青雲而託聲氣者二十年矣稟

承遵海砥礪生平居鄉不敢自傷其名行立朝不
肯依傍人門戶讀書潔身期不爲同志羞者此年
翁平日所知也甫署之推寔爲不得展布于講筵
故其領閣暫以爲靜修地而疾旣發于去國之日
嘗復積于鄉數之餘言路君子未識其面目不究
其生平而見深求矣張儀以待蒞任之章甫奏遂
客之章先聞魏也扉際速去何恨況忝竊祿位分
已逾涯急須抽身猶悔其晚獨是年來風尚動輒
計較局面分別異同大約稟承 天子之意數條

護善人之念少日復一日支蔓彌甚傷殘愈多只
今繇讀邸報見啓事一奏輒累數人海內正人所
全者寡矣若非絲綸主持大破積習恐將來可用
之人剪除殆盡特立之輩累足不前一旦 朝廷
有急仔視推避何所取辦爲之尸素屏跡入山固
無足論而世道人心往而不返漸且自下而上極
爲可慮是在年翁所當振起精神主張一番者也
況今 聖天子聰明勵精 年兄以論學舊臣處
密勿重地若隨事入告隨機盡心透徹熏蒸令
主上知其乃心 君父任怨任勞自然煮水相投
聖心旣矜相權自可在手我能向前人自退讓何
事不做何功不成然在今日處元愷共濟之秋不
宜開口爽異同之漸于眞氣節內成大事業道在
委蛇機須遵養也待罪放廢之人不爲乞憐兒女
態而敢慷慨爲任言者以爲千載君相良不易得
江河日流不可砥止如年翁正氣直心正可主持
一世若妙其機用挈定主意以翼戴 天子愛護
人才爲第一義者偏黨可化而蕩平反側可還而

正直也此書聞後山林長往不復再通記室矣第
二小疏不候前 言而急于再陳者亦恐好事之
口又疾其孤滯也伏乞 年翁主持票放委曲道
弟生平只讀書潔修無他謬戾于 中堂先生之
前得徼 一言速放茲歸老兄弟玉全之賜矣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伏以天啓六符帝孚一德鴻鈞獨轉載占調燮之
新鳳軸久開式仰絲綸之書長安日近天上星高

徒感結于私衷冀遙紓其積素蓋自　列聖綏二
百年治定股肱旋轉艮難惟茲一相繫四海迓衡
篤棐焦勞有幾屬君臣交擇之會乃異同互勝之
秋格心與入而衆見以為茹正事直詞而上苦于
難犯不詞衆慮恐意見亂我國常未愜　宸衷將
獨攬掣其衡決剛柔之際上下所難伏惟　老師
閣下公而無黨吐乃為茹犯亦勿欺瞭即成合心
獨苦于挽回將順功不居乎燮理調停應　神聖
之有為當雷霆而特立開太平之無象與日月而

爭光坐折議論之衆力扶官府之一萬姓更生于
霖雨九麦仰德于濟川某一託門墻三更裘葛婆
娑輪轂永窺東觀之奇莜水丘園不治南山之穢
窮銘飾潘潔居不佞于交游更倆親提誨讀必採
其事理慨負嘐嘐之志敢修皎皎之名惟常留面
目以復諸龍門忍暫棄生平而自辜鴻鑄獨慈骨
尚委于夕露而榛日未耀于金莖特此兩難深于
交戰伏冀慈督　遙企一陶時廑三沐某不勝惶
悚戰慄之至

與葉相公閣下啓

竊念其讀書有限諸世無緣遭時休明賦命凄薄
積疾已浮于拔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
謝公論是以觔句拜疏涕泗求歸而遲荷　温綸
尚塵就列在鄉國豈曰不可豈　君相猶識其才
辜恩難報于再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　老師
相公閣下安　社稷以為悅與　聖人同其憂昔
輔　神皇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
保　明辟收羣策合羣力廻狂瀾而風浪自平留

一日而　朝廷樂一日之清寧壽百年而四海享
百年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為春進君子不
求備于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某躍冶尚
則溫吹自省孤危夢馳長安之日月猶憐衰病情
迷故園之烟雲再疏籲　天懇祈冥放所望收身
末路得為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
日雖無報德長孤惟李之光誓不辱知永矢松筠
之節

與韓相公閣下啓

竊念鷄智不周身材非適用讀書未窺其涯際淡
世不入于時宜器小而難自持任重而不知止致
釀難逭之咎實係不移之愚幸人言寔中其膏肓
雖速去尚嫌乎濡滯何師相造已絕之命而 聖
主留既逐之踪就列厚顏拊心感涕恭惟 師相
閣下德重河汾功高社稷修身藏器幾三十載應
期受春則五百年大力挈委裘之安羣邪膽破直
筆寫遺弓之痛 正淚零消偏黨而歸蕩乎妙競
絿而得中正協心同底于道偏苦不尸其功至于

含短用長隱惡揚善煦春暉于空谷施甘霖于朽
株荷大造雖頂踵可捐顧微軀則呼吸難待特祈
憐憫即票允歸將末路垂盡之年齡及生乎未辱
之名節皆相公賜以善後豈孤臣能保自全畧需
謝緘閒言中止今陳下悃特冀鑒存

與朱相公閣下啓

竊念駑性貪鶩下學術淵疎愧非鄉黨自好之流
豈是 朝廷大受之器生平非有意爲異而未解
讀人素行闊獨信所聞而原不適用自貽伊戚何
謝人非屬憐才出自 絲綸遂恩貸下及菅蒯
皇恩罔極孤志愈危恭惟 相公閣下學苞富有
而著作斯其精微量總羣流而採蒐濟其廣大斂
海沸波騰之用歸鑑空衡寂之中靜觀我本不勞
順應物將自濟姬公旦謀周桑土具有深心韓稚
圭力措泰山全憑大膽縣其眼古今治亂于胸中
是以運宇宙太平于掌上至于用人而長短隨才
好士而進退以禮朽骨生其色澤枯樹借以溫吹
何相公施不盡之恩而孤臣厭已足之願特祈憐

念即票放歸果既已邀湔汗而洗滌垢汙便堪留
面耳而歸 老父老鑒坏面壁五十年長自知非餠
豆羹菽八九日危能自活自後皆其餘日此生幸
爲全人靡報高深誓捐頂踵

答王霽宇總督啓

恭惟 老先生臺下三朝砥柱萬里長城陽闢陰
闔不言而人欽和武緯文經有作而物咸覩玉關
賜履威名肅四塞風霜黃鉞登壇兵氣厲九天日
月因嚴鑰而制中國之勝秉靈鈇而壯元老之猷

惟黠奴爲　君父憂衷玄菟八百里實逃帥誤國
家事没赤子鋒鏑人引夷近地而駐久不歸致我
内疲而憂深叵測旌旗改色若郭令公之來號令
生風倚范龍圖之重撫瘡痍而君寄詗劬奏驁
而轉危爲安乘虜不忍吐實之情猶之折牧度我
未能絕欵之勢急圖羈縻維安[illegible][illegible]維之民
不獨折笞驅犬羊之兼卑乎長守[illegible]太人成不世
之功久矣撼當信天下無對爲之身既已山不採
而邊防固會見朔無人而漢道昌稱早歲幸有驥

賓月堂初集　卷之七　三九

于次公向日攀登龍于函丈愧當綸草莫效華袞
荷尚札之相先感瑤施之無已拜猶受賜銘勒易
勝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壬戌武會程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鄉試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甲辰會試

天地爲大父母論 甲辰館選

行天下之大道論 關試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課

同寅協恭和衷論 己酉散館

四維論 館課

驗文中子好詐論 館課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機論 爲邊事作

治勢論

漁舉論

强兵論

陳常論

好生論

分羨論

策

論權 代梅長公 壬子山東程

辨才 代梅長公

狂愚 代梅長公

道術 代王濡鶴 己酉四川程

兵法一 壬戌武塲程

兵法二

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華亭張　鼐世調甫著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天下嘗變也亦嘗窮也聖人操不變之主以制其變故閱萬世而不窮何也聖人非能因時爲變也因時爲變者窮而變變而又窮此千百世轉窮之爲也聖人之變生乎心心通乎千百世之上下而神明其道因其固然而制其所必然天下不知有

聖人之變而聖人第默以其心轉旋乎天下萬世聖人之所爲變者自有天地以來終不能變也不能變因不能窮而遂以其通變歸之於聖人故曰時極道窮理當必變聖人通變於未窮者堯舜是也說者曰皇帝王伯之世變也忠質文之時變也上自三代下覩叔季凡朝家之紀綱天下之風俗無日不變也今得聖人而挽之將世盡三皇乎人盡栗陸大庭乎紀綱盡結繩風俗盡鴻濛太古乎雖聖人不能也夫時必有極時之常也道必有窮道之常也時可知道可推明智之人或可按君而推營之以使之通而何獨藉聖人爲聖人時未極而爲之不可極道未窮而爲之不可窮以其心之不極不窮者而通變之不因乎時而爲時王不乘乎道而爲道始道天地之神化正萬物之性命立國有常制垂有經皆無所倚著之作用不動聲色之變化聖人變而千萬世之民習以爲常惟民習其常而後知聖人之妙於變聖人通其未窮而千萬世之民自不見其窮惟不見其窮而後知聖人

之妙於通何也聖人固操其不變之主而立於未窮之先者也蓋天下之勢有盡一代偏一國更數十世而必窮者有綿歷萬古而必不窮有必窮者雖造化無可奈何而常積有必不窮者以爲之綱維支拄使乾坤得以不毀夏忠而野殷敬而鬼周文而僿此一代之窮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閱人世而未有錯足者萬古而不窮也尊尊親親者流於弱尊賢尚功者流於篡此一國之窮也然其與弱之世而斯民猶且直道而行使仲尼因得以行其

筆前者萬古而不窮也西漢窮於外戚東漢窮於
黨錮唐以藩鎮宋以夷狄此數十世而一窮也然
而經制猶故法令猶故郡縣猶故官司猶故社稷
郊廟猶故其與人國相終始者萬古而不窮也夫
其窮者皆時爲之故通一變即伏一窮救之所由
即敝之所起盡千百年聰明之主顛倒於時勢之
中而不能出其範圍若其通萬古不窮者世人盡
以爲當然而不知開闢聖人已變化而默成之令
萬世曉然明白熙熙然並安於其塗是故茹毛而

燧食也草木衣而冠裳也巢穴而舟楫階茨結繩
而文字也教稼穡而五穀教逸居而五倫教什器
而工作也諸如此類皆計之甚悉而爲之處置甚
悉至於今郡縣而治者非所肇之十二州乎前爰
書而爲律爲令者非所畫之象乎嵬藻而來同萬
國者非五瑞五等之儀乎漕輸而陸輓者非秬秸
絲枲之制乎泰壇升中九廟灌鬯非類禋歸格之
典乎權衡斗石非重華之世所同乎樂非韶舞非
萬乎辟雍賓序非教胄之功令乎元愷登而後世

知賢人之當進四凶放而後世知不肖之當黜堯
舜之所行亘萬古無能變也萬古無能變故萬古
無能窮令無堯舜以先爲之通而天下之窮也久
矣然則世之不能不變而不能不窮者時也通其
變而救之非通變之所能救也惟其不變而不窮
者堯舜操之以闢天地而發其文明以提人心而
闢其渾沌即其闢時各有變而此獨不可變變則
不成其爲世也代或有窮而此獨不可窮窮則不
成其爲人也此聖人之所爲通變於未窮吾獨歸

之堯舜也而堯舜非有心也夫天地間無日不變
也草木之榮枯也人物之壯贏也寒暑晦明之代
禪浮雲埜馬之往來也日日變而日日新故爲天
地之化生而不窮天地不知所爲變而化化生生
固自如此聖人亦不知所爲變而開物成務亦自
如此天地固不能使榮不枯壯不老暑之不寒而
晝之不夜也聖人亦不能必後世之不窮於時而
第聽其遞窮遞通而常不失吾變通之意聖人曰
吾之精神常在也後世之人其精神與我不相遠

也從吾所範圍之中而綱紀之補綴之時變日新而心之變又日生而不已若然則萬古皆中天也而又何病於時之窮由此論之後代之所爲窮者皆不得謂之窮有聖人之通變皆可以不窮也分王之策行而七國可以無叛徙戎之計伸而五胡可以無擾原十六衛之說用而府兵可以無變蓋聖人通其本明者通其時變而得聖人之意則更張改絃處皆不朽之精神故往聖之成規可從裁革而後王之紕政可資補救聖人心上之經綸固

自活潑潑不在守已陳之物而膠不變之柱也若夫新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皆泥古而不通於時商鞅之變法則又挾智而不通於衆是以愈變而窮愈甚蓋從時勢起變者時變無盡而爲變者有方故執典要則礙世局而憑臆見則礙人情夫容知性地之變亘古今不能出其範圍者哉吾於是蓋信聖人之通變者大也雖然彼三子者亦當變通之時矣而獨惜其爲三子之變不合於聖人之變遂至以變而誤國夫國家不能無不變之治也

從古以來前代不變而窮故後代變之至於後之窮也亦復然而乃追嘆前代之無聖人夫聖人不常有而天下事終不可以不變則窮而知變猶愈於任其自窮也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壬戌武擧程

善用兵者必審於其所取夫明於所取而戰勝於國福生於敵者大將之事也然而成功必歸於明君何也君與將同功而異事異事而同意將之所取在克敵而君之所取在無敵於天下克敵者取

於敵而無敵者取於天下人之心然其意皆以與而爲取夫惟以與而爲取故人自至而我用之昔者太公之論釣曰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夫情同則人莫得而異也親合則人莫得而離也莫得而異且離此事所由生而人之所以自至也故太公佐文武而稱仁義之師孫武子得太公之情者也作十三篇而終之以用間以爲微哉微哉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夫用間者能使敵情皆輸於我而我可因敵之人以成功此孫武

子之意也然不受爵祿百金而知敵之情此特用
閒之方而非其情微之至蓋至精微者順人之情
而人自至焉故用閒之道在乎微密潛藏夫微密潛
藏非特敵人莫得而知之即三軍亦莫得而知之
非特三軍莫得而知即吾所取之人亦莫得而知
此其為非聖智不能用也今按孫子而言之不過
曰因閒也內閒也反閒也死閒也生閒也而吾以
為惟太公不言閒而深於閒此其為精微之至也
古來閒如孫子者亦多端矣然皆外取乎其人而

內取乎其心晉侯稱舍於墓而入曹秦人坎血加
書而歸秦師此因其懼而為閒也晉用析公而繞
角之役勝其用雍子也而鼓城之役勝此因其人
而為閒也越患吳師之整使死士屬劍於頸以駭
吳師遂大敗吳此因其心動而為閒也韓魏齊楚
謀趙襄子患之張孟談乃躬耕於野而[illegible]其妻之
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illegible]而謀敗
此又以其身而為閒也宮他[illegible]人[illegible]為雎
使人操千金遺之書而東周侯立殺宮他此又借

其人之反覆以為閒也燕圍齊田單使人宣言曰
吾懼燕人劓吾所得齊之卒也又曰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墓燕人如其言而齊怒十倍遂破燕師此
又借其殘虐因我士心而為閒也趙奢救武安堅
壁增壘以示不進秦閒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乃
卷甲趨而解閼與此又借其來閒之人而為閒
也若夫馮亭以地而閒趙應侯以馬服君之子而
閒廉將軍王翦以嬖臣郭開而閒李牧斯養卒以
張耳陳餘欲自立而閒燕將出趙王此其閒亦何

勝窮而總之閒莫妙於漢高帝高帝捐千金而閒
亞夫烹酈生於鼎而疾擊破齊此特曲逆淮陰侯
之閒耳不足為高帝閒若夫三章約而吏民安堵
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諸侯王響應取於天下人心
之動而遂有天下此所謂太公之法順人之情而
人自至者千古帝王所以役使群動而不專以一
用閒為事是故明君之成功也外取於人之至而
尤必內取於其心之動敵人之心即天下人之心
也天下人害極而思利明君以莫利者取之天下

人奪極而思予明君以其予者取之天下人若於殺而明君以其不嗜殺者取之天下爭欲去虎口歸慈母而明君以其慈母之道取之夫我不能取則敵人也我能取人則天下之人皆吾人也昔者漢光武之取西河也下尺一詔而人皆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唐德宗之赦奉天也引咎罪己而武夫悍將流涕而不自禁光武收人心於絕域不相呑之國而德宗感既潰之遺氓消難馴之悍鎭此其鼓舞妙用皆乘其心之動而取之遂以恢疆土而

復舊業此即不可言聞而所爲深得取人之術者皆是道也夫制天下猶轉大木焉邪許勞而機則逸也制其機而人自爲我用至人自爲我用而吾即以其用用之是以成功而天下安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成湯討桀而夏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行此道也故曰明君之成功必取於人若夫其法用間之說或智將用之以成功或愚將恐之以傾敗唐李衛公已言之此明君之善將將必師孫子之意邇

太公之源而務施仁爲取人之本是以上與漢高比烈而次亦不失爲光武德宗也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齋試

夫觀世而救弊者本也變習而歸源者機也世之所趨其本弗一習之所淪非機弗啓故衷於本者不可紛以岐路投於機者不可衡以習故操一而化岐提本而迎機斯則道之不牟而振世之正律也與蓋嘗覩於本者一也經也旁門偏出紛紛擾擾變之數也經之道善幻者不能易善解者不能

剖其立若鵠其衆嚮之謂也其明白若日星其標是非之謂也一也夫鳥逐山集谷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意於一也夫鳥集之有南北也鳥之經也夫人不安於僑而安於家僑不一而家一也人以家爲經也冬知裘夏知葛陸知車水知舟無弗知焉無弗經焉知其經者率於經也蚩蚩之衆目何以視耳何以聽手足何以持行由其經則衆之[illegible]也不由其經則天之刑民也試指途人而語之曰而無視聽而無持行而其爲刑民[illegible]則未有不赧然

悲者也此其憤發自好之性可知也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相臨而以君臣相親而以父子相接而以妻子兄弟朋友此亦庶民之采葛舟車也日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者此也何知其義而臣不敢以先君何知其親而子不敢以傲父何知其序別信而夫婦之唱和兄弟之疾徐朋友之疏密執途之人而盡曉之迄莫知其故也此吾所謂經也合於經則安不合於經則不安合於經則隱隱而欣不合於經則一時恣睢而平旦不勝其內戚

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今夫排經者日仁義大盜資噂𠴲亂天下是斲其根也傷權詭使綜覈名法餘經之精也一毛自惜突頂不顧其於經之蕃又兩決也彼愚民者聞其風而悅之然人不甘受盜蹠之名而甘曾史之名則仁義之猶存也知軒虞之爲盛德而桀辛之爲毒螫也則名法未浸于人心也童子臨絕壁而不惜引手下之不愛僃之指而愛巳之指則是爲我兼愛又非其所大樂也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貧兒繫珠而窮遊而不知神珠之非外得也亡子之離家而皇皇焉冀建鼓之求也人心不幸離于經而莫知觧免之路則彼亦不勝其自苦我欲脫其所苦而予之以其所樂提其所忘而不忘者而還之以自有之故標愛流仁敦恪著義而民乃始稟法脩程不迷于聖智道德齊驅藹中訓和而民乃始含其醇德不澆于慘背脆與示寬謹守訓約而民乃始剖破方隅同彼我于渾噩蓋樹招招之標者拾衆決之的振滔滔之流者疏百川之源挽末世之靡者敦彝教之

初故日本者世之趨也機者習之移也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凡厥庶民是訓是行肖物而正率性而興是訓堯舜之緒嗟乎文武沒而孔子以春秋正之其權隱沒後百餘年而孟氏以空言救極敝則并其權不存焉然至今而民猶謂之如日中天也孟氏廓如之功其與萬世之庶民也與此又千古道脉之大本大機也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丙辰會試

治天下有體焉審于其所寄而不自弛其所主夫

寄若衆集者也王者獨制者也逸于身者以寄而辨倚于衆若以獨而操故任能者御世之術也而攬成者無爲之徑也天下人各一精神各一才局而精神之所至才局之所極天下人盡焉也而人主響焉是故不可以無制任而制是繫縶也成而制是蹤指也故計莫逸于委任而權莫重于省成此任人責成功之義也蓋日薄星回穹天以之紀物山峙川錯后土以之播氣天地且不能離日星川瀆而爲官爲府也五行合而成今四時合而成

歲天地之功也日星川瀆不能有其成而天地則以生以成天地王之而有以寄之也今夫君雖離朱不能遠見也君雖俞兒不能遠聽也縣丈二之組而役使爲靈軔挖四虚則非其力也高拱閉轄而欲戶牖八荒則雖堯舜不能鞭日馭而歷薄海之外入寰輿之內然人主旒而見纊而聞蕙宮茨陛而運天下如承蜩者非人君之能而人君之能各有所寄也夫人者所以寄人君之能者也衆耳聽于一耳也衆目明于一目也衆人之精神才局

賢于人主之精神才局也然人主不動聲色而有以制之故夫責其成者人主也今夫治家者試覈之封洫牛馬之孳牝芟蒿之克陳不勝校也數竊程植日落其囷稟而量計之所守不過于金而人已知其無餘矣彼封君之治家也置之督委之亞旅而吾第謹鑰而時按簿焉此朱公之所以三去其千金而富埒于齊也治天下之體何以異此明主之任人也曰爾其水土爾其播穀爾其司徒爾其刑弗率其昆之切也曰汝其舟楫鹽梅罔予棄

其慰而留之也曰罔不若時四我也彼其君視其身若嬰兒手足之不能持行若盲者之取路于人若涉淵水而未知攸濟故其臣亦濡手足焦毛髮而趨之臣之任其事也日益勞而君之成功日以逸然猶謂君而逸不足以訓天下故以其攬斷寄之于責成三載黜陟虞之殺綱不解也五服時巡六計弊于太宰成周之象固未錯也任之綦重責之綦奢以一精神磨衆精神以一才局程衆才局人主耳目不役而禮樂自興風俗自清刑政自平

甲兵自寧則豈非審所寄而任人之明效歟蓋昔者堯試崇伯治水圮族之誅堯非不任也任之而以成求之崇伯無以應也故誅之當時堯不僨于明也昔者湯相保衡終其世而弁以不類之孫至于桐宮冕服晏然尊之而後知湯之責成于尹者厚也彼二聖者或任焉而誅不旋踵或任焉而以一再世界之聖人之任人大抵有以主之而不亂也蓋臣猶舟也君操之心則其柁也臣猶車也君馭之心則其轂也明則卑亂不能淪也公則衆多

不能移也無私而明無私而公清心任賢泰交和同柁不移而凝定也此又任人責成之本歟

天地爲人父母論　甲辰館選第五名

夫造天下之命者有博愛有獨愛博者畜天下而獨者嚴人主蓋人主者代天而行其愛故天以天下之愛獨愛之夫人主而能愛天下則天之愛行人主而不能愛天下則天之愛不行至于愛有所不行而人主亦重負天矣負天者天所必剿之數也然不謂其終不愛于天也凡順祚者易知而逆成者難測人主不狃其所易知而深懼其所難測故能體默默之衷以愛天下而天之愛已獨注于人主蓋人主者父母天下者也而天地者又父母人主者也然人主之父母天下與天地之父母人主微有異天下人謁所欲言人主靡弗聽也叩所欲得人主靡弗報也生之育之煦之沫之其愛也以順而爲道故人主無所不愛而愛亦無所不博若天之愛人主不錫之以昌熾而錫之以怪怒不佚之以弘多而懲之以鬼朕不提之以再三而駭

之以萬一故昌熾者微而怪其者厚也弘多者簡而鬼朕者巨也再三者畧而萬一者詳也夫天之愛人主大抵如此矣然而其愛也嘗獨人知愛之爲愛而不知不愛之爲愛愛之爲愛是父母撫摩之巍德不愛之愛是父母督過之微恩天實未嘗斤斤焉簡天下善者福之慝者怒之而第報人主若執券而不爽毫末令終其世長我而愛我所愛之民嘻天之愛天下亦博矣而其愛人主亦獨矣夫愛之獨也正其妙于博而化工之最微最巧者

也蓋昔者太戊之桑武丁之雉二聖人非獲戾于天而天故示之微也天之意以爲與其過而佚之寧過而懼之懼出于聖人是增修之藉也懼出于中主是補苴之藉也故當時治民多祗懼而殷邦迄嘉靖天固愛商之天下而曲以成二聖也故曰獨愛以嚴人主者父母人主者也博愛以畜天下者又父母天下者也此之謂天地大父母夫父母生我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仁也仁在君心養之如穀種勿使有戕沛之若河決勿使有隔無戕

無隔而天地之復在我矣斯又所爲大父母者哉

行天下之大道論 閣試

道者衆人之所行也非聖賢豪傑獨行之然世之言者必曰聖賢豪傑大而衆人小也道有大小乎日行之者固然夫以衆人行之則見謂我以聖賢豪傑行之則見謂衆人行其我則小也行其爲衆人則大今夫指天下而言道則天下自有道而我行之非我別有大道也我行天下之道則謂之行大道食菽粟而能真飽也非飽者自有菽粟也望五都而至之其至者亦衆所望之五都也見謂粉飾則味必異矣見謂獨走則塗必異矣此非天下之通觀也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蓋人身皆道也彼凡民者以爲我之耳目手足也而殉之以聲色殉之以便佚則一身咸險徑矣其以爲衆耳目衆手足之有其常也而我務安焉則聖賢之所以得康莊也君臣之相臨也父子之相親也夫婦昆弟朋友之相接也人處乎中如冬必裘而夏必葛焉其又以爲我所習而無奇者而蕩焉爲風波之

民聖賢則曰人生而離乎是則禽獸也我各循其分以求率乎所當然而道天下以蕩蕩平平之教而已是則聖賢之所爲行其爲衆人而我無與也凡我之心起于執着分別轉而爲求勝又轉而爲趨避倪也禍福利害是非毀譽種種隨之此皆不足以行道夫人止此一念有乾乾惟恐不合道之心便足行道有種役惟恐不合人之心便是私我私于我者必計于人此亦衆人之所爲小也古之行道者專氣而居之神全而赴之禀淵捧盂而精

心可以同倫物光明開霽而胷次可以籠天地由其常則變者不偏術其自然則不必衆者不疑也所謂經德不回者也夫養其心者為大人而後能行天下之大道不養其心而求行道是食不辨菽而走者之不問的也夫亦衆人焉而已惡在其為聖賢豪傑也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課

或曰同人者同乎人也予曰非同乎人也同乎天也人有求而天無求同乎人則必有不同者矣同

乎天則不同亦同矣夫不同而同同之大也何謂同乎天通天下之志者是也今夫天下之不能通者有意有情而其同之極者曰志是不易非信不易疑投不易簡者皆天下之意也若夫嚮愛而醜憎嗜俞而嫉吁伸譽而擯譏則情焉爾矣意與情物我更相左也左者不可為同而求其同求而至焉則私求而不至則離夫我所自至與物所各至者志之謂也惟其至之不以求故私不加而離不入天也非人也如其志則物與我各正也不如其志則物與我皆不得其正得其正者通不得其正者絶夫情與意之遇于天下也皆絶而志則通也君子者因其各正而通之以得其所謂大同今夫濟萬物安中國者天下之大利也見善如不及好賢不啻自口出舉世亦樂而美之然利不同而同其所利也美不同而其所美則同君子利其所利則天下皆利也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不以其美且利者與于天下亦不強其美且利者而同子天下無情無意無私無距而得物我之各正故謂

通天下之志也今夫茹而羅之者府垢也援而揚之者樹招也擇而收之者矜驁也混而與之者市交也因所投而為之匯者德怨之藩也信所獨而邀之群者水火之勢也六者皆傷于同而離于志也君子者包茹不任廣而垢嫉不任羞也揚譽不任愛而擯絶不任嫉也別白不任察而容與不任量也特達不任密而獨持不任矛也一人之志天下人之志天下人志之所至行藏語默消息進退主乎其所各正而無非一人之志如適九衢而達

于都如一身之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而皆會于經寸之心耳之謂大通然則惟君子能之何也天下人同是志也天下儚儚君子覺焉天下靡靡君子決焉先天下明以開天下之明先天下斷以開天下之斷天下自明自斷君子亦何明何斷廓然而虛杳然而忘天之道也此君子之善通天下若執我明斷而求同天下亦謂無意之意無情之情而不得謂之出乎天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乾行也繫辭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子同

乎天之義也

同寅協恭和衷論　乙酉散館

人主者以和德臨天下者也而人臣者亦導天下之和以事人主然而有本焉徵是也人主而徵則誠推于虛己而下濟之德先人臣而徵則精昇于格心而仰報之責盡故夫和不出于徵是迹之和也和而出于徵是衷之和也和于迹者相約結以分相聯絡以形塗飾于靡文故事之間而少泰交浹洽之意其究也并其故事之廢格而上下之血脉至睽隔而不可救若夫和于衷者上之人散迹帝命而不忍好逸豫作聰明以欺于其臣下之人修輔皇極而不敢挾虛憍之氣懷忮忿之私以欺于其君君臣不欺而萬事畢舉此和之極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必寅恭而後爲和衷此君臣交儆之說也堯之釐百工也而曰欽明舜之師百僚也而曰兢業湯之儆有位也而曰欽止武之聯一心也而曰執競自古帝王皆若臨若保養其太和元氣于蕭宮茨陛之上而後恭默欽翼之所出徵于

告令布于政事曉然明白而不啓天下以揣摩蕩然公平而不開天下以徑竇揣摩不啓則臣下好名之心消而精誠副其議論徑竇不開則異同之端不立而天下之意氣亦漸釋而至于平此聖人所以大君徵而宣和德也夫人臣生聖人之世則不可負聖人之君然而所難辨者獨有此徵心耳徵者格于主上而通于人我精誠所至金石應之誠寅則無不同也誠恭則無不協也我能同人之寅而協人之恭則人我共鼓舞浹洽而

天下事事物物皆寅恭之所至持而變化故曰和衷是故事任可當也動于氣見者不和而貞于盡瘁者和矣讜言可獻也激于意見者不和而根于獨知者和矣共濟可舉也附于偏好者不和而合于真信者和矣納約可遇而必矢于精誠之感動時脇可養而必至于盡力之扶持要以屋漏不愧而後大廷可乎懼于白日青天而後可不驚于雷霆震擊蓋天下原無不可和之人心待吾宵中自爲荆棘而衆茅集乎地自爲波浪而震撼起耳荆

棘既掃孔道宛然風浪既平水鏡自若夫人心何不和之與有臣下和其衷則人主之疑釋而天下事隨常隨變與天下人共信肝膽而行之于是人主知信臣之効而一德之交愈固蓋一人和則衆人和臣下和則人主亦和君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故易曰上下交而泰而又曰王臣蹇蹇若有望于臣厚者此皐陶和衷之微義也

四維論　館課

子伯世之書也其言詳于法而畧于德故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張而君令行矣此其言四維者非也夫國之有維猶繫舟于波繫馬于轅樞紐關節之地先有綰結牢固不可解釋者故任其馳驟行止而無波蕩僨轅之患夫第使君令行而安國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此强伯佐用之道不可以幾三代之治故曰其言四維者非也且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四者于守國何居夫亦見標而道本者與以我論之國有一維而三者不得與一並古之論治者折衷于孔子孔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德所不齊而禮齊之故能和其義而媿其不肯之心噫聖人之言治也亦精矣民生而還厭流以爭爭而不止將波蕩僨轅敵且移之國勢聖人者由爲之後太古之繩而繫其波蕩僨轅之民勢不得不綰之文章而綢繆之制度域以典常之不容已而篤以人心秩然之古初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先王之爲禮也標義訓廉應頑礪恥固非敝敝焉以功令而爲事也有戢亂之意而用以治世之和有救衰

之權度而飾以太隆之至德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太羹玄酒皆以防其淫佚而救其彫敝故尊卑貴賤之有序飲食宮室車馬器用之有適宜節文養人之欲而約人之求民欲有所砥防乃始循尊卑貴賤辨一介取與出處要節以正其貞尸高去汙以矜其名從于禮則布帛菽粟享之有餘安不從于禮則珍膳圭璧享之有餘危其安其危又不生于功令徽纆而生于其人之一心故曰禮者義之所宗而廉恥之標的也由此言之安

上治民莫善于禮國有一維而三者不得與一並禮之謂也莞子之言義也曰不媟進以生邪心余之言義也曰斷也宜也斷其不合禮而比其合于禮者之謂宜義之說廣而莞子以一端概之其于義也不已耆乎其言廉恥大率類是今有人焉介介焉審是非辨得失之不爲廉而第以自獻其廉不掩蓋之爲廉内疚重于撻市改玉捷于轉石之不爲恥而第以不浮湛于匪人之爲恥安見其爲廉與恥之大也蓋莞子惟不識禮故不識義而并其言廉與恥者亦非其所稱下無邪主勢尊國富強大抵皆莞子作書之本意也聖人之道先德而後法貴本而賤標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維舉而四維其畢舉矣彼强幹佐用不衷于禮者非德也吾故曰莞子之言四維者非也

駁文中子好詐論　餘課

三王之衰也爲善者何詐之多乎夫詐不在善而在其爲善爲之以其善之利則詐在利也爲之以其善之名則詐在名也抑非獨利名則然爲之以

翹然自異之一念則詐又在我與人爭善無不爲則無不詐故善不可爲也是詐之附也孔顏者大聖大賢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而已其美顏子則曰一簞一瓢回也不改其樂也夫孔顏所自以爲孔顏者當不在蔬水簞瓢之箋箋也今孔顏而曰此俗所非而我是之俗所苦而我甘之揭揭焉自以爲異則與詐利詐名何異故夫以善自異者皆詐之爲也聖賢之所務去也彼蒙莊者逆知後人之必詐也而過爲之坊則曰剖骨史

之行而天下始玄同矣仁義大盜資哼哼亂天下
也是深嫉善之爲詐媒而必欲絕其媒也夫道德
仁義在天地間自中人而上必依之而得自樹亦
猶仕依于官賈依于財猛士依于戰功俠夫依于
奇節放達之流依于山水詩酒誦讀之儒依于文
字語言當其依而赴之也精力以之奮神采以之
生若貿貿焉不知所依則面牆而不能以終日也
夫中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是徃是亦面牆也已
故絕善之途不足以教天下第人自日逐檢點有

恰然自得惟恐失之之心便是君子之誠有僞然
自喜必欲勝人之心便是小人之詐詐之不可爲
善也非善之咎蒙莊之說等道德仁義而與詐同
是啓天下而入于詐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
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斯言也亦翹然自
喜之言也不可訓也其以人之所詐爲詐乎吾道
不如是其以人之見爲詐也而好之乎則吾好又
不如是也夫身忘于風舌忘于水聖人忘于澹諸
[illegible]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厭而水無厭也諸外

物有變換損如而澹無變換損加也澹者性命之
精不聞其以爲詐也以爲詐則不宜好孔顏之所
不出也夫學者不尋孔顏之所樂以恰然自得而
弟據世俗之所訾以爲好則其自異之弊必且以
善媒詐是蒙莊之所爲逆知其後而過爲坊今天
下後世之人但知善爲詐而迄莫得其所依者也
吁可懼也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昔高帝以馬上翁得天下緜蕞生從而附會之當

時干戈之餘治以刀筆辟雍齒胄道矣缺焉迄迺
黄老于景刑名于宣終西漢十葉不聞有表章文
物之盛說者以爲垂統之不臧云王莽更始之際
詩書殘佚學士放失大射揖遜之儀缺于故府學
官敎誨之路塞于師儒光武修卯金之德嘘赤帝
之燼于時雄圖未定力爭以兵乃長慮遠規肇建
太學大稽古典補緝舊儀文物斌斌增于厥初矣
夫觀世而握本者聖也敎誼而垂則者明也神明
[illegible]位崇尙其道創一世以成規固萬葉而爲量者

皇皇乎帝天下者之大觀也粤稽歷之君或功高而不淑或德渝而不章述梁父則玉檢誇雄談建章則金碧示侈數幕南則材官騁動希蓬萊則方士承恩種種慾端校其功成意遂之日而置長計于不問于是乎有等詩書爲敝帚鞠庠校爲蕪圃故老衣冠不登于位絃歌禮樂不習于衆若之何以規制肇基而不能爲一世茂明其文章錯舉其服物其今後之人謂作始何世祖恢復舊基承敝易變述治古之所降臨一聖之險易以爲崇封

後禪勒功頌德孰與宣揚五品順叙百姓作都營宅恢于皇圖曷若設黨樹塾令乎游閒窮徼外之事騁王庭之威曷若博帶褒衣師師濟濟祈求游上方術引年曷若辟雍彬彬詩書之會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揭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講九族淑賢以穆之訂明經同異以正之立表于禮樂之場振鐸于仁義之圜匯觀者訢觀其雍容逖聽者沐浴其文德夫止亂總文靈筭也流標[illegible]敍鴻施也祖義立經亮章也肇隆堂構鉅章也

蓋亦當三五之正位紹炎漢之烈精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備矣爾後耆老之令俊于橋門同異之疑決于虎觀陳范諸儒別師門而奕奕賈鄭數子祖孔佐以黻黻乃至經術修明而節義亦茂猗歟偉歟夫非文物之扶植遠哉信乎其丕天之大準垂世之遐徵也說者謂高帝規模不及世祖遠甚及觀其行事濡儒冠與修文物若大異乃其貽後亦如之嗟乎文物盛衰與人國相終始作始者固屬之聖明哉

機論　爲遼事作

蓋聞制天下之勢者有機焉譬之運大木徙大石者必用機以制其勢故力省而功多今無機以運之雖孟賁烏獲爲必窮之技矣善用民者因人心之動爲勢而以君之詔令德意爲機故德意者君之雨也而詔乎者君之風也雨溉而枯者潤風煽而腐者蘇人君之制天下亦猶是也今天下可謂危困極矣兵不勝調而遼仍急無兵餉不勝加而遼仍急無餉如千鈞之木萬鈞之石置於中途而

衆人相顧袖手不能移跬步之外此亦天下之至窮也於此而可無機以運之耶夫兵有限財有限而人之心至無窮也鼓之以利而兵集勸之以名而餉充此皆士大夫之所已言者而愚以爲在

天子之詔令夫河西一詔而遂謂至尊明見萬里奉天一赦而武夫悍將皆感泣流涕漢唐之君誠能動其機也故愚於去年曾疏請下五大詔書而未蒙採用近見臺臣左光斗疏云願　皇上但一御朝延見羣臣草一　詔徧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百姓告海內忠臣義士愚竊私念此詔決不可已也何也今天下兵力雖竭財力雖竭而人心未嘗不願爲　皇上用也　皇上御極享無疆之曆矣未嘗輕傜一人奉宮妾與一役耶曩時征夏征播征倭間一用民之力而事出不得已旋且功成而天下安之何獨今日之事而民不樂爲　皇上用者特　皇上德意未宣天下人未知　聖意所注無以動其急公趨難之心耳　皇上誠一日下明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并遼東將士人等內而四方

有不勇者効力謀者効智富厚者効財乎即今人不盡効而目前之調募增派亦不至大傷人心且外而遼左有不將帥奮功名士卒壯敢憤月練且也且守且戰而一鼓殲奴醜者乎即今相機持久而一時之暴露勞苦亦或可慰諭萬一也至于西虜決當順其輸款不宜過爲猜防夫西虜受我賞市非一日矣即助奴人犯于彼何利乎況奴刼宰賽而要之盟彼肯甘心爲奴用而絕我中國乎此事理之易見者又愚近見四川宣撫秦氏之統兵

赴調母子兄弟空國而來心竊壯之以自統自練之兵鼓百戰百勝之氣計其先到三千五百人今中國或召募或徵調其安家行糧諸費當不下七八萬金而況募者皆烏合調者皆疲弱孰與其節制之兵練習之衆人人可用者乎愚謂奬勞忠勤當先自秦氏始據其疏陳七千之數欲盡調出關以殲奴虜雖犒之萬金當不爲過而今賞二子金人止各受賞六錢徘徊通州十日不去而先賞之銀費盡矣今本兵宜遂爲處置行糧早令出關或

先驅之鐵嶺開原間藉其兵力以修復城池待時
而併力大舉此又在當事者無計錙銖小費也夫
詔天下詔遼東結西虜撫土婦此皆載　皇上德
意而行之而天下四方自有脉脉生動而不容已
者此則議兵議餉之外別下一虗著以鼓人心於
不倦者也夫今日　朝廷邊疆之事動輒謂　皇
上不肯行矣如此數著　皇上何所吝惜而不行
當事之臣何難於承　皇上之德意而行之則愚
所謂實著過多而虗著少也愚於遼事言亦瑣瑣

矣不復再爲論列且承中堂先生命兩次以告諭
君民詔草見委今草具既久而尚未見施行也遂
私者論以告夫同心憂國事者

治勢論

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
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
則人將自危而寢成其尾解之勢夫民專愚而易
犯法者性也麗於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
而止則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驚一或濫觴於
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
神鬼求解見於須臾之頃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
風波起矣爝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安天
下者慎無動之爲者東奴之訌也其初繩之急而
備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屍流血也此
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黌替擾而
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
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擾致之夫天下豈堪
再擾耶乃者遼民之僑居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

之言擾矣幸而　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
之靈也東南浙直之間萃猾輩以恫喝脅人財而
富家兒率多清狂不惠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
人易投然而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於盜賊
則盜賊㝡耳比於妄男子則妄男子㝡耳㝡如其
法㝡固無愆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草薙禽獮之
不足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之間愚者駭
智者疑弱者攜勇者譁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
卵之勢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夫刻木之流以株連

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鈎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惟此輩大擾耶夫民無亂而喜事者惟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易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爲得策也

渙羣論

臣聞孔子有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于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今夫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大之全也同爲天子之臣同任朝廷之事水火不妨共濟甘辛無礙參和要于上不負君父中不愧清議下不疚良心者此君子之所務而世道之所倚賴也見以爲可而不能否見以爲嚊而不能俞若是則天下皆無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太局矣且視天下同我者即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又太隘矣如五交之衢而忽生柴柵則亦不得爲平康如混混之泉而忽生風浪則亦不得爲汪洋且我念起處人能見之即能應之一有偏側不齊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走險者弄其譎急功者乘其捷負詬者營其窟獵名者託其芳憤盈者張其勢毒螫者假其餤荆棘載道風波瀰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乎昔所自期待兗竟殉此一時翘翹之茝而卒無所成始於立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而喪心之茝至於意見牢握猜度横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信此輩之升降爲向背漫曰與我同心則加之膝也漫曰與我異意則墜之淵也

嘗竊怪葉公好龍而不求其眞黎丘丈人惡鬼而徒傷其似先入主於中而形似亂於外也夫選賢以共國也親忠進而樸忠遠則葉公之龍耳汰不肖以重名器也奸類容而善類疑則黎丘丈人之鬼矣今之爲士大夫領袖者何其好同于葉公而惡近于黎丘丈人也嗟乎我之爲累大矣哉夫依我而立者非庸人則狡人也勢不可以久不依我而立者其人未必無所見而其立身必自有本末此爲眞氣類此爲異胞與而奈何捐以供庸人狡

人一割之刃其亦未之思乎夫人無賢不肖也臯
奉天子之威光百圖其事而不一卹已私則大賢
矣愛惜人才滿腔皆長養樂生之氣而無爲猜疑
支蔓以逆之于未然賢人將樂與其功而不肖者
亦不得假借以行其毒如是則不得罪于國家天
下矣不此之務而屑屑芟其異而求其同樹其所
好而拔去其所疑忌夫樹豈勝樹而拔豈勝拔也
耶祇爲天下人材惜耳故臣願愛國家者無狃小
舉而失大舉也

強兵論

臣聞兵民合而兵強兵民分而兵弱至于兵益弱
而民益困則末世不可救之大弊也夫欲救其弊
者亟宜返其寓兵于民之制而行之戰國之時方
千里者九各自爲國而未嘗絀于兵未嘗困于養
兵何也以民即爲兵而養民即以養兵是以修富
強之事者必曰農戰夫農而且戰則無事享民之
福而有事亦受兵之利此即成周管子之遺意而
六國所以各稱雄也今之禍天下者莫大于調兵
募兵而其傷財害民致天下之騷動者更莫大于
遣調募之官夫調之各邊而百里九十行糧不繼
則散不能收也調之土司而西蜀永寧之事可鑒
也來者既枵腹之餘而散者即土崩之勢此必至
之患也建鼓而募之東西南北其籍果可按乎探
丸博塞游手亡命傭倖衣食而時有去心寧直市
人之不可戰乎且募者不必其平日也而急辦于
臨時不必其本地也而那移于他鄉金錢之費什
三歸遊棍而什七歸盜臣可勝痛哉若夫遣官調

募則遣官主也而地方撫按反爲客今客爲主而
主爲客則遣官之勢反重于撫按而民將何所托
以爲命此西蜀由之震動而奢酋所以揭竿而呼
也其事勢易解而奈何不早爲之圖然則天下果
可無兵乎曰先理郡國之兵而可也漢制郡國之
兵皆郡太守都尉主之常以秋後講肄課試有事
則天子徵發無事則散而歸農今惟有督撫大臣
斟酌劑量而行之司道下之郡縣大縣或五百小
縣或三百皆籍民間良家子有材藝膂力者而充

之比于學校諸生之例減其徭校寬其丁賦蒔閱
卹其父母妻子但籍其名而不妨其業每月縣官
朔望兩校試之分爲上中下三等設處金錢布帛
上中二等量加賞犒其最者照廪例優之口糧而
郡太守一年兩試之使人人知爲兵之利而又知
爲兵之榮兵之于府縣也面目相識情意相通如
子弟之于父母而居常各安其室家有事可供其
調遣所謂有根之兵國無養兵之厚費而享足兵
之永利不出十年而天下務本之民皆可化而爲

强兵也夫兵雖用之有事而其實無事之日多纔
之無事者常而試之有事者暫今不講蓄之法而
倉卒間苟求於嘗試之餘吾未見兵之不困而賦
之不竭也爲若徐州之置大將也當事者議屯兵
五千人夫此五千人者將何所募乎募于他鄉而
隔千里隔五百里者能保其常住乎挈妻子而來
便水土乎且客兵之安擾何所乎雜之民間而民
能相安乎一不相安而防亂未能不幾生亂乎且
武將主兵而文吏主民兩者勢不相下則地方必

至于擾亂此皆不可不爲之計以臣之見莫若先
查本州舊額之兵補足其虛冒者令行伍充實而
遞之于總府曰舊兵次則就芒碭豐沛之近地去
本州不遠者選其民間膂力騎射優長之輩量加
優卹歆以爲兵之利如學校之造弟子員而籍其
名于總府曰新兵其新舊二兵合之止可三千其
舊兵散處民間者閭黨相安自宜仍舊而新兵之
從近地來者各擇本州城外空地或閱武場或廢
寺觀而散處之分其部伍管其頭目聽其自爲本

業每月不過三試而總府時加殿最賞罰焉居常
晏然無擾而小有警急則一呼而集疾于風雨此
所謂制動以靜之道也若夫一州之內亦宜選二
百民丁時加優卹犒賞訓練而爲牙兵此牙兵亦
一兵也其他郡縣俱宜準此昔唐李抱真之于澤
潞宋蘇子瞻之于定州常行此矣總之兵動物也
而天下莫患乎民之動夫東南當無事則三千之
勝兵猶覺其多若東南有事則雖五千亦且不足
恃今日惟有備無患默消奸民不宄之心而原非

以此迭爲戡亂滅賊之張本故曰聚兵于民農之有方處之有地鼓舞之有術訓練之有法而後天下之兵可強不獨一徐州也嗟乎古法何嘗不存哉而李抱眞蘇子瞻其人者宜任之久而責之專是在 君相留意矣

陳常論

臣伏讀 高皇帝大誥續編首曰申明五常而第七曰明孝大哉 皇言此古聖人陳常時夏之義而與孔子孝經相表裏者也臣因是思表章經學不可不首尊孝經夫尊孝經尊 高皇帝之誥也孝經之言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此三言者自 天子至於庶人盡之矣而 高皇帝以爲大舜文王周公其精微廣大之道可以訓士大夫而不可以曉愚民論家士于是著大誥明孝一篇哀郡國孝廉稱引供奉飲膳之說爲愚而粗爲日用共由之言以作至德妙道之解使田夫赤子皆曉然明白而通于孝經之大義誥曰飲食之潔必節也而經曰養致樂病致憂誥曰親命之

善者速行而非乎禮者再三哀告也經曰父有爭子而身不陷于不義誥曰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之業未成則當竭力爲之也而經曰明天道因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誥曰事君以忠而經曰父母生之恩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誥曰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經古文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誥曰居處端莊蒞官以敬經曰言可道行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誥曰戰陣勇敢而經曰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誥曰不犯國法不損肌膚而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誥曰鬧中不致人罵詈經曰爲上不亂在醜不爭誥曰朝出則告以其方暮出則告以事成未成而經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經之言孝也曰行成于內名立于後世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 大誥之申言曰從吾命者家和戶寧身將終老世將治焉臣一一恭繹之而後知 高皇帝字字爲孝經表章也然而不頒于學官不列于

貢舉者其意固有待也以為我作　大誥而家諭
戶說焉其粗者可以習庶民而精者自能通徹于
學士大夫之口耳矣如好菽粟飲食焉而不必列
之宴筵俎豆間也至于近世　聖祖之天材大訓
久不習于田父野老而學士大夫師其專門習于
華偶以媒科第竟以至德要道之書為愚蒙小學
而不習于孝經之微義是以其學苟且而無根本
臣以為　陛下以孝治天下則立人之始首宜揭
孝經而訓之附以　高皇帝大誥明孝一篇列于

學宮行于鄉塾凡郡縣督學考試童子者必首舉
其義試諸生次之而場屋如學庸例間及之此經
原在古十三經之數而今日六經缺而為五即此
政可補其缺此非獨資講學之助而令齊民家誦
戶習端風俗之原先教化之本其于正人心明學
術儲　朝廷人才之用必非小補孔子曰吾行在
孝經而志在春秋夫春秋明王法而孝經正人倫
其于訓天下萬世一也漢臣云惟　天子建中和
之極今日　聖明在御講幄弘開表章一經揭于
日月亦建極之盛事也夫孝經之義明而忠君親
上之臣必出而為　國家用背公私黨之習不覺
從風而一變矣此又正本澄源之道也伏惟
聖裁

好生論

臣伏讀　高皇帝大誥好生之書也然不察其意
而讀之則刑名之書也　大誥之序曰立綱陳紀
為民造福大哉　王言即古象刑　欽恤何以加
茲夫綱紀不陳則愚民易犯迨愚者犯而一切置

于法則愚既不可曉而犯又不可縱民將何所措
手足此　聖人立法之始所深憂也不得已借其
麗于刑者懲之而又昭昭然揭其罪狀以告于天
下曰若何而極刑若何而棄市若何而戮等衆罪
以下令民知前轍之不可蹈而蹈之如水火之必
溺且爛又為之令曰子孫無亂我之成法而民間
藏大誥者罪減一等夫其刑也止于是而不可亂
而能習其法意者即有罪而且末減之此
高皇帝之好生也夫束髮者綱也束帶者繩也束

天下者刑也皐陶曰殺之三而虞之刑乃期于無
刑皐陶何嘗不殺人哉刑制于皐陶風動于天下
而治成于帝舜此所以爲帝道之盛也自
神祖三十餘年不加刑而頑鈍之民作奸犯科者
衆彼以爲犯之罪且必必未必旦夕而我姑媮快
于一時是以甘桁楊桎梏而不惜嘗試以圖奸利
而報私仇故大邑獄囚累百千不能決而文移之
費楮墨縲絏之費口粮不可勝計祇以長成奸民
犴網之習而益重善良之禍郡邑長吏按三尺設

狴犴誅之不可勝誅若比比也臣愚以爲在今日
宜一洗滌而更張之漢臣云愼無赦赦天子不測
之恩澤也刑天子御世之大柄也說者以爲導天
子以殺人之事此古商鞅申不害之告其君而非
聖世君臣所宜稱臣又以爲不然黃帝之書曰操
刀必割夫操刀而不割是以利器假人也故戒之
曰失利之期天地之道春而生秋而殺生者爲仁
殺者爲義生生殺殺仁義並行帝王所以法天地
而總方畧也臣嘗見筦通將而治一邑者孱脅生
耳而胥吏戲隸販夫悍婦肅然而聽使令歸約束
者何也以其縲索足以拘繫人而鞭笞之足以毒
痛人是以驅之如驅羣羊夫
天子之尺組紫名王而鞭笞制絕域何況薄海以
內而不能禮矯命雄行之靡哉先朝閣臣楊廷和
之言曰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治萬民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去惡人以全善人之謂也夫
停刑止宜間行于恩赦而每年秋後之審決斷斷
乎不可以槩免此圖空之本而　高皇帝好生之

遺意也歟

分葉論

張子曰漢高非負太公負項羽也項羽性直而心
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過而不顧其後心慈故蹈
違不斷而却不失爲直人之肝腸此所以號英雄
而不能成帝業也自湯武而下其成大功而爲帝
者大都以機變勝耳況兵凶戰危豈容如宋襄之
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耶而項羽之脫沛公于鴻
門赦太公于俎上實近于此然其本質不失爲直

紊人耳我翁若翁動其慈心甚于哀懇之也令羽烹太公天下方謂沛公忍殺其父而尚討人殺其君之罪乎名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為大言以誇之又嘿為諛言以動之然亦幾于以親嘗試矣獨鴻溝倍約而烏江之殲羽也勢不得不然然推其本心不無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處于詭詐之不韙者耶嗟乎自逆取順守之一言誤高帝而誤千萬世者多矣或曰此張良之智也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張良能接高帝

也范增其能接羽耶羽不負高帝帝負羽也

策

論權　代備長公

問人主不可無權人臣不可有權然權何以能為人主有也夫亦攬之而有所寄歟寄則必於人臣而謂有權之不可又何也謂權可有則類於侵擢謂權不可有則又誰與寄權歟吾嘗考鏡古人能任權而濟天下事者多矣不知可一一指敍否要以任權而不為權臣者其道安在爾多士自負天下之重久矣其告我所以佐　天子者

天下之大必有所以一之者而始行亦必有所以分之者而始一權其一之者也裁權而行之之人其分之者也顧天下習聞于無作威福之戒而又習見乎假神于叢者之以權市也遂相率而以權為諱矣不知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倒持為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

有之則為亮工為熈載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矛弧矢或以為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而槩禁之是撤賊威而奪民械也且權者槩事槩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特人不能敬其事而服其官故輙自視為無權其寔非無權也抱關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啓閉之在其手與會計芻牧之屬其主持亦何莫非權故曰權者繫事

繫官之物也精神之虛實即是權之去來膂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而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乎夫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者是謂人主恃權也且人主亦何樂乎權之恃一耳目所聽睹他將不勝聽睹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焉此在人主即欲不以其權分寄於人臣而亦有所不能故業設之官而授之事矣夫設之官而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無避權者

過耶人臣避權勢必巽而歸之天子又勢必巽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秖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爲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爲見衆口爲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攀起爲抗而其亂乃甚于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轡則馬焉制然則權者治世之筳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人臣者如宣勑翰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禕之不名爲敕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人臣者如趙韓王爲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蹕之罪不戮僧眞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檄公主車馬

必沒是也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于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于中書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如李鄴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有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若此者皆以明權之大也

夫權天子之權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究乃
盡歸之天子而人臣何有焉動在下利在上天子
所以常尊而威天下事所以常集而不亂者正繫
此權也寧詎知作威作福之流竊人主操柄以自
濟其驕橫者哉雖然操雖有也有赤舄几几之大
度而後秉石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小心而後擁
立可專也有顧為良臣之悃愊而後形迹可捐也
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鑒而後選舉可擅也
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發也

有饋遺無所受靴鞭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斂事可
盡言也有以身自處知無不為之孤忠而後專橫
之效可無作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
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闢
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措之者是
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總之怯權非也委權亦非
也但問挈權而售之者為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
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為何事今有葛衖之所
北主人以意操之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
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棄而聽之
一任其朽且蠹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之其壞顯
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
為在下而下既不聞有一信任之人以為在上而
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
不在上不在下畢竟安在乎吾恐不有所寄必有
陰收譬則舟檝野渡無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
矣然則任權有道乎曰置事之利害于身之中置
身之利害于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

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
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
通之以納牖遇巷之義枘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
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疑如此
則雖有人之所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臣
不謂之權臣夫國無重臣是猶盜無兵而渡江無
檝將不虞伏戎與陸沉乎然故曰但于其人與事
辨之

辨才　代梅長公

問知人養人用世者之大權與也然以虞舜
官人向難九德而仲尼之門不得中行抑
人才全者難與耶如漢稍近古矣然上所
以取之者不專賢良方正諸科也一時將
相名臣各憑其才皆有以自見偏耶全耶
夫孰是偏取而得也孰是全取而反失之
欲知之其途安據欲養之其術安施儻有
修　國家功令而合于虞舜仲尼之意者
其以獨照之言對

取人而求適于用則偏而至焉者貴也偏而至焉
者真才也求其不偏而不求其至真才所以不見
于天下也故知才者知其偏養才者養其偏而皆
必于其至焉至者真也不至者偽也惟至故不掩
偏惟不至故驚于不偏而卒不見其全之用蓋昔
舜之官人而稱三德六德曰宣曰嚴夫以唐虞之
世而九德之不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
用之而自非其讙之比周滔天求嘗輕有棄人此
聖人之善取才也孔子思狂狷而惡鄉愿矣孟氏
學孔子而諄諄明似是正人心以為狂狷雖偏而
皆其人之本心也鄉愿者全矣而非其心故孔孟
惡之聖賢知此輩之掠其完名美行以有鬪于世
而懼末路之入于其徑也故提狂狷之偏以捄世
令世人知各率其性而就其偏以入於道聖賢之
取才有合於虞舜之旨也凡人性有大通必有小
蔽有極修必有微短其蔽而短者不掩而後修而
通者自達此亦人才之大都矣捄之以其偏而致
其所通則不困於蔽引其所長則不躓于短是以

其人皆能盈量而出之以用于世此才之所以不
窮於用也嘗觀三代而下漢世最為近古然刀筆
行伍之徒可以廁於賢良方正羊豕賈豎之
輩可以列于明經孝廉漢世之求才未嘗求其全
也故遲者不妨於敏則平以智定國而帝少文
安劉婗者不妨於評則黠以拾遺而朔以諧託
諒醇厚不妨於威重故慶以謹奉職而嘉以直行
志敦大不妨於精勤故吉以寬著望而相以勞見
方尚易不妨於整嚴故飛將軍與程衛尉并將而

穎川馮翊各以循良至公卿謙讓不妨於自任故渤海歸神武變化於天子而後將軍任金城方畧於老臣所謂偏至之才其質性各別而於世皆有濟也凡人兩可者疑也中怯者遜也不可方物者襲也多方畏人者諱也避嫌而求白其迹者中不足也彼偏而至焉者信其所獨而直達其志故無疑行其所嗜而不窮於力故無遜獨而不以告人行而不以貸人故無襲昭昭揭日月而明白其志行故無諱無避故曰偏師多克偏品多真也今夫

愚不肖者可收而不可愚也賢智豪傑之士可合而不可籠也我欲飭其美名完行以籠賢智豪傑而又夷其途徑以收愚不肖之人至於兩收而兩濟其欲以爲斯人於世固已完矣既已本心不得自主而無專一之處可以自見其作用此求全者之反失真而終無益於世也故劉邵志人物曰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依似之謂亂德間雜則謂無恒之人而皆風人之末流嗟乎常詖知末流之競自附于中庸而反以偏至爲不

足收者乎故求才于偏而察其至能知人者也引其所必至而究其偏之用能養人者也然欲養其陽明必先察其陰邪而紬之毀譽陰也而是非之主爲陽不能主是非而漫言無毀譽者陰也藩籬陰也而規矩之畫爲陽不能畫規矩而漫言無藩籬者陰也異同陰也而可否之有定爲陽不能定可否而漫言無異同者陰也以攀附爲陰而同心則又爲陽不求同心而謂無攀附者陰矣以嶮巇爲陰而壁立則又爲陽不能壁立而謂無嶮巇者

陰矣陰之數襲美護短迯譏趨譽事事求全而涉淚皆無所主陽之數瑕瑜不掩長短并呈如水偶濁之能受澄如人偶病之能受藥然陰之數世皆以爲善調停甚涉世靡然趨之爲故常而陽之數合人少而任見多令人易執其所疵而難窺其所獨信者是則全而陰偏而陽者又安能辨之也曰有名實之辨有安勉之辨有人與地之辨有人與法之辨夫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刀必割而後知其利鈍典衣典冠之各守其畔此亦駑良利鈍之

所由見也顧乃居官奉職無以踰人則跳而鶩于聲矣曰是爲時望者也又跳而鶩於言矣曰是能建白者也而眞品眞才之恥于借事釣奇者又何從知之哉此名實之當辨者也畫者之寫生也法當于衆中陰察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正衣冠尊瞻視楚楚相對豈復見其天乎故時有所尚逐時者竭蹷而趨迹有所標榜迹者模擬而肖象貌雖工而意思所在于人合乃與天離矣此安勉之當辨者也荊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

佩也以之當門則鋤何也物各有所也故用非其所則雖廉靜如公綽不可有滕薛之任用當其所則雖倖如賈佞如鮀亦有樹存衛之功若乃拘泥於資格挨排于資俸執簿呼名以進而更無衡量其間奈何使長材不絀於短馭小器不盈于大受乎此人與地之當辨者也國家法勝于人臣下第奉行唯謹耳顧法久弊生或認獘爲法不肖緣法以生姦庸人借法以藏拙賢心任事者反桎梏於虛文而不得展布其四體夫漢法號簡易矣龔渤

海猶云望丞相御史毋拘臣以文法則何不移其嚴文網者以嚴紀綱移其遵陋規者以遵成憲而直爲此拘拘也則人與法之當辨者也惟辨之明則知之悉而人無不見之才知之悉則任之當而才無不盡之用是知之正所以養之也不此之圖而唯全是求竊恐議論愈刻秪愈增其嫌疑顧忌之私而自有之才情反索吹洗愈苛秪愈堅其掩飾彌縫之術而本來之神彩不舒則本欲求全才而反并其偏者失之矣况杞梓以尺朽棄勢必取

足于樗櫟之材白璧以微疵棄勢必取足于無瑕之石偏至之士以求備黜勢必取足于無非無刺之鄉愿是苛刻之文未始不爲冒濫媒也世豈有無非無刺之鄉愿其天下而事猶可爲者乎則有知人養人之責者奈何不長思而亟計也

狂愚　代山東程

問狂愚古之疾也然聖人取曾點而歎述甯武子何耶抑其病者名而取者實也夫世之取人亦顧其有用耳如今世所爲名甚

美者蓋在愿謹明哲則狂愚之疾何怪焉然而于天下事有濟否古之豪傑如漢武侯謝東山狄懷英李長源韓稚圭皆以非常之原建非常之業果直以愿謹明哲勝歟今天下果病在狂愚耶抑托名愿謹明哲者誤之也救之何術而可夫救世者誠取其實用不必蹈世俗之拘論也其爲我

茂明之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

託愿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爲明哲之事夫愿謹與明哲世人所並驚以爲美也然起念于一身而不通于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充明哲者多巧而艱貞之心不若于是乎議者常思所以救之救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借以自完而貽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貿力所獨到實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二者亦以爲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

蹊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而趨焉安于其所指而居焉以爲是砥行擇名之流而跅弛軒輊者適弗載也名弗予也于是乎狂之名病若夫處中爲能先事爲捷臨岐爲愼居錚爲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見爲愚夫無前却者窮矣不反顧者拙矣此愚之名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曾點之狂喟然與焉歷論列國之大夫而甯武子之愚曰不可及也夫狂愚病于世俗而嘆述于聖人豈世俗見其名聖

人見其寔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寔之所至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常因世俗之所病以求其所爲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而不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之病也狂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束縛愚之病在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今世清夷而君垂拱則曲謹者可坐鎮而聰明之士可以收兩全無難也然而無事之日少有事之日多矣易爲之日少難爲之日多矣此決非曲謹聰

明者可辦也有為者其膽力常大難為者其心計
常苦膽力大故能空空洞洞神脈而見其全心計
苦故能察察周周深思而幹其重此吾所謂狂與
愚之實也狂則必愚愚則不必狂此兩者一病也
真狂必愚真愚必狂此兩者又同實也隆中長嘯
自比管樂何嘐嘐歟荆襄之役受任敗軍之際明
知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猶智決身殲則武侯之
所以報先帝也東山縱心事外自謂潔執迹崇世
教弗屑也談笑新亭而折座上姦雄之氣夫非安

危一舉以其身為孤注者耶則謝安之所以扶江
左也委身女主陸博翠裘不幾無檢押歟屢試羅
織之焰而猶陳附廟數言以振鸚鵡之一翼則梁
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跡寄白衣志存方外無乃昂
藏自放也鄴處良娣部阃之闈言人父子之事身
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今人主流涕則鄴侯
之所以安儲位也惟宋韓魏公方正自愛跡不類
狂然其論近代人物嘗曰才褊規模小而生平未
嘗以膽許人目中何空濶也至于再決大策知無
不為當時有為公危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死一生
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所以定社稷也如此數
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則類乎愚也然吾
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則數君子之
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任誕而謂之博大艱貞
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忠正當
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即藏于狂與愚之間
是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乎天下事盡人之膽
力能任之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

能任明巧者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慢天下耶曰其
起念處有辨也蓋愿謹者性太執量太偏隄防太
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巳太求全明巧者億太早算
太周趨舍太無常于巳太篤其利而與世太爭其
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轍而馳局於修飾之一
途則必驚于機巧之曲徑而天下寧有絲毫之用
憑藉此輩耶故揆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
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真也狂以活英雄之
膽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故可以破庸人

寡曰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爲乎常而有事之所爲得力也易爲之日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爲之日所袖手錯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效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疳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痼之時矣愿謹者束

文法并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疑且懼之金注其身而贅麗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瓊輪珉軫乎非也眞愿謹者即狷者之有所不爲也不爲之爲爲乃大也而世直以善其無能爲而已眞明哲者即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藏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夫駘蕩之托狂也脂脉之托愚也猶蛇角之擬龍而烏冠之擬鳳也人人知之而蓄縮之托愿謹機智之托明哲則舉世莫非且轉相詩詡是不但陰享其利又陽收其名矣不乃益揚其波乎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即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即爲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于此者乎

道術　代王浦楷四川程

問天命議性率性謂道亦既直指矣而聖人所當率性者視愚人同異何如聖人既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不知病百姓而無知稱聖人何歟且論道者輒曰無思也無爲也夫思爲非違人生固不能無思爲也何以率性而合於道人既不能無思爲聖亦人耳聖人之思爲與愚人同乎別乎道在人日用亦頗

人能用之爾何以聖人能用道後之論者多尚道理解說矣必此之爲是彼則爲非然則若設一坊焉以純人而何率之與有豈其所爲擇善固執者專在道理上着力也夫後世有議論而忘實用遂令大道不明而民益愚今不復稱引遊言以窮爾諸士第直以心所自得者爲我言之

妙於用之謂道能用之謂聖人用而不知之謂愚

人夫天下無一人無道也無一物無道也無一刻

無道也道行乎中而聖人變化焉而不可知故聖人用處皆是道若夫愚人游道之中布猶之聖人也而愚人不知所游之爲道是以不能用而終其身爲愚人蓋孔子嘗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又曰不可使知之者是也惟其日用是以不知若欲指日用而示之曰道愚人不解聖人不能何以言之愚人有知聖人無知也有知者有心有心則不能見道之自然矣有知者有爲有爲則去道之無爲者遠矣凡道觸目皆是不得更有思索安排也思索安排皆爲道用之具而非以用道然道非借思索安排則又不能用也故曰人能弘道聖人游於事物之中非無思索也而順其事物之自然非無安排也而因其事物所當付是以思索安排而皆妙于用道若愚人則思索而已不知思索之是道也安排而已不知安排之是道也是以盡屬于智故伎倆而於道離之愈遠則是聖人用道愚人不能用也聖人知之愚人不能知聖人知之正以其體無知愚人不知正謂其有知也何以明之道無大

小也凡庶民所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節皆神聖之妙用也合於其所當然則安不合于其所當然則不安夫此安不安者皆愚人之真心也真心不容已如饑不容不食渴不容不飲而寒暑不容不裘葛焉聖人知之是以能用故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聖人之用也皆率其不容已者而聖人無一毫思索安排焉愚人溺於飲食裘葛之中而不知其爲道是以即飲食裘葛種種生智故添伎倆而皆足以害道聖人之所用于天下者皆其不

容已而愚人之所用於一身者皆其可已故高者爲名卑者爲利人生可已者大約不出此兩途而千古之道脉盡裂于庸衆人之手嗟乎今之世何愚者之多也于是有設爲解說曉諭者曰如何而爲當食當飲當裘葛也夫饑渴寒熱之來旣已動于不容已矣寧復講論道理而飲食裘葛之耶道理之說愈多而民之愚也益甚聖人見以爲真性則樂而愚人認以爲道理則苦也今夫父子之於孝慈也性也必今日如何而當孝如何而當慈若

設爲不孝慈之不可而坊之者而孝慈之真性離矣世寧有父呼號而子不戚然者乎子蹈虎尾而父不捄者乎此則其孝慈之性也特以愚人不能用此性以行之于日用之間是以孝慈之名獨尊夫萬物一性也五倫一倫也又以愚人不能用此性以行之於君臣朋友夫婦兄弟是以天下無忠信禮義而道始壞則不知性之過也聖人者知性原一而用殊如川源然百川一源也如木本然萬榦一本也不川不足以知源之用也不榦不足以知木之用也而源與本實在我大小隱微日用動靜無之非是順其不容已而調停安頓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以爲聖人之用聖人者亦不過父呼號而子戚然者也子蹈虎尾而父急於捄者也而特知其不容已之性人人如是物物如是刻刻如是而能用之是以異于愚人而已何也聖人遇萬物無非其不容已者此時著不得思索安排著思索是第二念著安排是犯手也聖人不着第二念而動乎寂然之初不須犯手而從自在中流出是

以聖人之用神而聖人之力大凡用神者方所之所不能礙也力之大者是非毀譽之所不能束也彼直從天性而出而物物付之視義理合離之故與夫是非毀譽之數皆形色以後事而不關天性自然之體至於不能束不能礙而聖人於是爲真能用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游於天淵愚人皆鳶魚也鳶魚能用天淵則聖人之鳶魚也聖人與愚人同性而與鳶魚同用聖人所以妙萬物而爲道也然則學者當何如曰吾非謂道理之

睨論能感人也中庸之言教曰修道之謂教其言
教也慎獨而已矣自明誠謂之教其言教也明善
而已矣此皆從本體了當之說也夫獨者何獨善
者何善非本體耶本體在我原自物物光明第謂
封閉於耳目惑亂于思慮兩者皆性上妄添之物
夫性如鏡然添一物即礙一光明矣聖人所謂修
所謂明去其妄添之物而自現其光明也故曰擇
善擇其不容已之真把柄也若是即學問思辨種
種得力蓋學問思辨不用之源頭從出之地總是

思索安排日困勉日益沉錮若用之源頭從出之
地即此思索皆是真理會即此安排皆是真布置
誰謂人生學道不宜着力第要識得着力主宰處
耳主宰分明到處有用自能參贊天地必參贊天
地乃謂之道蓋後之儒者習議論而遺工夫執工
夫而失本體又錯認本體而忘實用彼且執先儒
之一路同之異之借以供呶呶之口而毫不與身
相關乃又認語言窠臼自有一等思索安排學問
而不見生生不已之意領又指議論工夫所謂者
爲安身立命之本而膠柱鼓瑟卒不通于家國天
下夫學道之敝類如此其病定在不知明道先生
云今人處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
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謂之愚人嗟夫人生
自有天地日月也得之現前夫之千置本何今參
贊妙用千古獨歸之聖人而曰大哉聖人之道也
哉

問兵法霸書也而曰帝曰王曰貴道德仁義
而又曰道德仁義貴和而重人乃窮其指

皆出于陰符而借大道以駕其說置兵固
有術如學有學術道有道術仁有仁術不
術不可以濟用者耶抑孫吳之術皆有合
于黃帝太公之要道而奇正合變應于無
窮者耶夫其術何在渭濱之韜厥有丹書
尼父戰克亦戒臨事豈百慮一致其此幾
希而千古莫究其旨耶將爲司命而保民
利主何源何本兵有必生將則命之上意
云何而民與之同必死而生其必何因幸

生而死其死何故避不爲怯致果謂何舍之明勇勇於何在守何以地攻何以天何藏何動而神無形焉間爲詭謀何仁義聖智之能用何擊英雄之心而又云豪傑低首國勢乃久賞信惟賢何仁智忠能勇而不賞焉何愛之如子而殺其士卒之半物本事會具于軍書倘擴見敷陳俚言亦採夫多士當　聖天子拊髀久矣其直明本心而無坂勸說

微哉乎兵法之爲書也其聖人執天之道者乎世傳兵法起于陰符夫兵陰象也兵之術陰術也陽而生之陰而落之天之道也聖人象之謂之神明道德仁義禮也陰符陰也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亂坤猶不免焉而聖人以其陰符治之治之以陰而乃以扶其陽明不闕之氣使乾坤常整而不亂此兵法之所由起也聖人生而勿殺予而勿奪割于操刀而代于執斧勢之所至而機乘之機之所動而法乘之黃帝太公以爲道德仁義而孫吳當戰爭之世得其說而變化之以爲法然至孫吳而法之變化已盡世或疑其離于道德仁義而不知道德仁義實行乎其中是之謂術凡聖人之利天下皆以其術也術根本心而生有是心即有是術今夫欲安人而勢不得不殺人以安之欲愛其民而勢不得不攻其國以爲救欲止戰而勢不得不從事于戰此其安人愛民止戰者心其殺人攻國而有事于戰者術也術愈變而愈多故兵法奇正合變生焉卽此亦謂之學術亦謂之道術亦謂之仁

術而總皆出于一心無術而欲救民是儒衣冠而佐馬上公之鬪也心術主也丹書戒敬勝怠父懼臨事不敬不懼不可以將將之功歸于利主而其道莫大于保民利主在不有其身而保民貴於無欲此皆生于敬懼貪而無制雖智必敗二三而無成德雖巧必亡皆不敬懼之之過也兵者死地也用民之死先樂其生上意同乎民而後民與上同意民與上同意者死則一死生則一生耳目不遷思慮不亂默然以喻不可告語凡兵心貴一而成

動有死志無死地一也故必死則生路死地無死
心動也故幸生而死夫大將制兵譬陶人埏土冶
人冶金土金無常性而凶工為形士卒何常心而
因將為命故曰勝三軍一人勝凡戰勝不專擊也
不專克也善避者勝善舍者勝擊乘我銳避伺故
瑕也避其堅且靜而伺其動避其閒且整而伺其
勞避其小懼知自謹而伺其怯與奔我勿為先勝
之道也故善藏其果者為能致果凡戰須時養其
朝氣知足則有餘務窮其所至則竭是故舍服以

明勇務全其氣而不使窮于暮也守不足攻有餘
謂力不足則守守靜勢也如龍之潛焉而人莫窺
故道貴藏力有餘則攻攻動勢也如龍之飛焉而
人莫禦故道貴動藏于九地幽以正也故士卒之
耳目可愚而人心如山之必不可動不可勝在己
也動于九天神不測也舍其所備奪其所愛速乘
其利疾擊其不意可勝在敵也藏為正動為奇動
為正藏為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善用兵者轉藏
為動轉動為藏守焉而為攻攻焉而為守倏而天

倏而地九天九地之妙未可以言泥也間非仁義
聖智不能用也我好仁而厚施收敵人為吾人而
我用焉此間之妙也伺敵之間而間之或多為之
方以間之敵不受我間則我敗矣此非間之妙也
故曰本之以仁行之以義通之以聖辨之以智此
詭謀而正用之道也擊英雄之心者成大事者也
然而上貴不伐之士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
爭則和和則勝伐而爭豪傑之所患也用豪傑者
作其必勝之氣而馴其勝人之心令如日月制如

于將能令豪傑低首而受約束則事成事成則功
歸豪傑而利歸國家此大將之所務也故鞭箠施
于英雄之驁而斧鉞不加于小人之庸若夫賞如
餌焉餌之所在魚必爭之故魚亂于下人情見賞
而動動則爭爭則亂夫情動于有所幸而欲常遲
于無節故不賞仁而人不敢爭為施則恩從上出
也不賞智而人不敢爭為謀則專決有主也不賞
忠而人不敢爭為直則上人之過不暴于眾也不
賞能而人不敢爭為巧則無藝不作而士心不搖

也不賞勇而人不敢爭爲先則進退各從其律而陣不亂也此皆止亂之道也夫賞以生亂不如勿賞凡愛子可與俱生死也驕子不可用也用士卒者卑身下士齊其甘苦固其死志而致其命焉其厚而不能使者大將必斷之以刑刑毒藥也烈火也人情茹甘而吐毒抑水而避火吐之不傷生避之不戕形故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其士卒之半言法貴必而示人之莫犯也故殺其半者活其全夫一夫投命足懼千夫千人敢死賢于百

萬殺而生之刑而愛之兵之制也雖然具于軍書者可言也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雖孫吳莫得而盡言之此其爲聖人陰符之道而非愚生之所能言也

又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于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于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于愚藏于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于虛無而變化于雲霧忽之乎一而奮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斯側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搴焉驅走于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愛何嗇卒不自明其教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

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夫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夫也以伯術爲兵術則夫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于其中合于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子一而奮于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勝至必不能已于奮此千古兵法之訣而聖人所爲有愚[illegible]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

于道道生于自然至于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
消化于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
之于高山谿之于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
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
可解語云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
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
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佚待飢則勝逸待
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
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

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為主則
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饑為飽
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走契丹轉逸為
勞則二師之肆可以敝楚師而疊陣之法可以却金
人轉散為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
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為險則據
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
衰為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鬭之馬
隆可以敵羌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

順地制形萬事生于逆而萬變妙于轉也古之名
將其于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以順為正法
而以逆為奇法以直為死法而以轉為活法何也
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
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
跡者湯武是也夏癸之酒保而升之鳴條之間朝
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
也用豪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赦宮馬武
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既定馳志伊吾而絕口

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葅之禍赦而
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于賞者漢元
帝唐玄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為通侯而郝靈荃
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
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
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
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非吾令也卒斬之
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辨以
幽藏以正握奇于重闗之內而慮患于杳冥之表

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恩自用其智而不覺為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輙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消耗于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于逃將而 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為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

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强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番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今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 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詔令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于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效 神聖日中之裁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序

賀元輔葉臺翁秩滿序 代蕭館師作
賀劉中丞開府天雄序
賀錢冏卿榮擢序
賀趙徵石老師擢廣州守序
賀大中丞王玉沙公祖考績序
贈劉侍御按節畿輔序
贈別耿藍陽內召序

贈別吳光祿懷野先生南還序
賀史金吾晉秩序
贈晴符蔡老公祖榮覲序
贈邑侯熊公榮覲序
贈別熊神阿令公內召序
晉齋章令公入覲實政紀序
賀大觀察李公滿藩參秩榮封序 代周老師曠齋
賀大銓曹郎李襄城移 恩榮貤序
賀楊都尉父母雙壽序
賀徐令公考滿序
賀王中翰秩滿進相國文端公階序
賀沈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賀施母太孺人序
賀大參藩七澤張老先生奏績貤封序
贈別同年余舜仲山陰令序
贈別祁爾光之宛陵令序
贈稷下王木仲序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賀新安光祿丞汪裕吾七十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序

賀元輔葉臺翁秩滿序 代蕭師作

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恭默神明簡用良弼元相福
唐葉公晋衡銜理勤施夙夜上憐下式四國救寧
先是公以祈大宗伯特 召晋陟揆地于今秩考
三載矣太宰按甲令以請 上曰命惟輔臣秉貞
奉公集思開誠勞於事澤于衆鎮厥偷詖乃罔不

中亦既有成功予一人汝嘉既命中使賚羊酒銀
幣往賜勞尋加公官秩一品贈四世蔭一子如例
云于是公門人給事姚君堇諸觴以賀公而徵言
于予予不佞以載筆從公後有年今公柄政而余
忝佐銓局藉公師率以効臂采公之翼 聖德輔
條宗者余亦習公苦心竊窺公樹立原本其敢以
無言盖予感于王佐無欲之義而知我公幹旋變
化者大也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定如水其平如
稱物之衡水入大盂成大形入小盂成小形盂之
大小變而水不變不變故能大小受也輕輕重重
物不能移衡而亦不得怨衡衡無輕重而有此輕
重也故無欲者無心者也無心則物于焉受大小
受輕重矣夫廉貞潔白近世士大夫皆指爲細謹
事耳然數年來涸涸靡靡卒未見真識論真事業
者彼其爲臣寔媿未能此矣此念不清過利害則
見利害遇毀譽則見毀譽遇異同則見異同或快
一言徼上之過而自爲名或發一難訐人之罪而
自爲功或借援於所暱而除其怨或伸巳之黨而

求自伸欲流甚濫而滔滔之本甚微嗟奈何其輕
言廉潔也公佐天子治天下生平漠漠落落衣食
恬約餽遺路絕一切置身於廉貞潔白之中是豈
利害毀譽所能束而異同之見能囿公哉然公又
且深念謂我既不束于利害毀譽則不必惡治起
毀譽利害之人我既不囿于異同則不必盡紬造
異同之人但求名者勿予之名求功者勿予之功
衆助弗援衆怨弗摧而衆所求伸者不得使之儌
然伸于公論之上于是物爭而我自平物變而我

自定夫爭卒未有不平而變亦未有不定也彼濟
而平且定焉則亦與之共不爭共不變矣公于當
今時事用心大略如此夫吾　君聖人也　聖人
以不聞不見窮驚耳駭目變幻之事而執奉公無
私之指以圖任大臣于聲色不接之中故自公柄
政諸或不得于造膝者未始不得于代言或不能
朝上夕可者亦卒需時日而見其効而公亦藉此
委曲匡輔散私交而明國是扶君子而化小人君
臣相信之際豈復近世士大夫能窺測萬一哉余

故曰公之無欲其幹旋變化者夫也余又嘗反覆
往事而知公處今日更難者往者　永昭二陵之
際暨我　皇上履極之初徐文貞定策大業光明
兩朝而嗣後文肅文襄繼起皆倜儻思奮名寔至
江陵操因之柄朝事肅然改觀蓋數公即前後寃
竟不相能而當時一段精神灌麗謂文襄不與起
于徐趙江陵不感發于文襄不可也豪傑之遭會
相成如此今公召自南都而來也二三元老或遊
家食或徼賜環公前未有與宗可托後亦無强輔

可憑而獨潔已勞心居身于禍福利鈍之外以下
消衆心之偏黨而長養其和平上結　聖明之倚
毗而疏通其釜鬲公之作用拮据心亦良苦孰謂
公今日易易哉然公無欲人也不必借衆助而行
其志天下事惟無借而行則日蹈中正而元氣不
傷自今以往吾見公幹旋變化日新未艾宗社無
疆之休寔緊吾公造之余今日非苐爲公賀且爲
聖天子萬年賀也

賀劉中丞開府天雄序

神京左右馮翊地設夫中丞鎮撫之者三遼陽薊
門天雄是也而天雄總畿甸邢洺恒瀛六郡而開
幕府北控紫荆倒馬諸關塞內爲輦轂喉呪而外
捍蔽亭障兵車財賦之所輸入水利名田之所綜
畫比於甸服猶爲桎梏之區致民須條程農課功
銷戢萑蒲非若他中丞一意備胡爲政矣而時蒐
其卒乘簡其軍實以須輦下之緩急則所謂扼虜
津梁之上其功狀乃與它中丞等夫它中丞猶是
番夜急匈奴也兵而兵餉而餉衛它中丞護其外

而中丞護其内外治在塞翊武而内治兼護元氣則非廉平廣大量夷而節安任事而和於民者不能往者劉公之爲天官郎也執節布公汲汲憐才而不肯阿當事意一時劉公之所銓授稱得人而公亦以此旅進旅退十餘年乃入爲京兆丞晉廷尉爲　天子平刑獄之事余察劉公廉介自持而胸次無崖異持法公正不阿曲而獨簡易多縱舍議天下事了了本末而不窮人以時勢之所難慷慨當事必有爲而又沉潛從容不肯以揮霍嘗疑

事余盖幸周旋于公而知公量夷而節安能任事而和其民者夫天下無欲而清無私而平難耳然稍存武健果猛之意則無欲必爲卞急而無私郎爲毛鷙卞急則吏不親毛鷙則民不怙此在邊圉且足敗事而何論内地夫内地有束濕之患則吏民擾而元氣削元氣削則根本之患必且移之邊圉其又何能爲輦下衛也屬者瀛洛之間探白丸而嘯聚者幾千人雖旋受夷滅而其孽又已見告矣是國家外備胡而内備盜也備胡在邊事而備盜在人心夫雖調執有甚于人心者乎吏太偈而人不安太急切而嚴覈見其能則人又不安民饑寒不知有法度而爲盜民即不饑寒太受削于法度則亦起爲盜盜賊内訌門庭引亏之寇且伺而生心故余謂盜不備必不能備胡不親吏而和民必不能備盜劉公旣以廷臣推遜撫天雄且　天子方毖簡大僚而獨于公一再上即報可　天子西南根本顧念甚遠而公之無欲無私可謂能信于君公其討畫所以稱簡命者夫潢池非能藪盜

即盜亦赤子屬耳馭吏無急收其名而徐以寔事徵則吏不飾吏不飾則刑平賦寬而民樂生民樂生則教令行而盜賊之萌芽息此所謂安畿輔之道也飾重關之鎖鑰明將吏之金鼓飭聽于士士習戰而多勇則又所謂他中丞一意備胡公獨以戢盜和民兼備胡者也夫量夷而節安公有之矣盜賊戎狄以公治之何有夫盜賊備夷狄服天雄得公而重天雄重而京師重京師重而九塞重
天子畀公豈特畿西南一方任哉公行矣余且次

執簡爲公記社稷功焉

賀錢冏卿崇擢序

上既悉簡耳目法度之官諸臺諫選集闕下者且逾年不報也而居是官右坊賁者循次擢公卿缺則又累歲不能得　俞旨歲惟壬子十月朔旦有詔諸已當黃門侍御史選者悉令共職事侍御錢公以九年秩滿　上特俞部推爲太僕寺少卿云當是時錢公按屬所薦達諸君子業蒸蒸言路起矣乃共裒觴爲錢公賀以告于史氏張子而執

簡爲之詞余惟我　皇上登進言官至盛舉也顧又褒異公璧實以爲之錫云蓋嘗論公爲御史樹立本末而知公能信于上者素也御史於職爲言官而于彈壓中外爲法吏言期敢而中而法之行也以威而尊夫度已所能盡而後盡言于君有其信獨見而乃以繩天下之人若是故言足貴也法以摘奸鋤萌而下吏有宜盡之情豊部有不能關遏之疾苦坦然無距於衆而戚戚然其不忍傷故令出而可以肅吏法立而可以生人然則御史言

官也法吏也直不可諫方不可刓威重不可縱舍而吾以爲必有大臣之德然後可以久居其職而信于君錢公之爲御史也立朝侃直不阿黨量事所重而言已所深信不疑而言有益於國利濟於君父而言其他株連毛舉倚傍附會之言弗言也故公建白而　廟堂是其議見之施行者屢矣公一按蜀再按右輔邢洺聞脩潔飲水罷諸問餽供帳開布民便利滌除其所費苦庭無留牘胥無留奸馭羣吏貞肅有軌度而和言色以盡其情見公

者無論懾威稜不敢撥即日對和風溫日中鼓舞功寔不給其謹不濯濯稱明德也蓋公之爲御史如此吾故謂公有大臣之德也古之所謂大臣者質直而氣平介于身而厚于物能觀事之本末而不求同于一時其引人善若不及而距不肖也能絶其深中之芽其趨國所利蓋有捐身名爲之而人皆直見其底裏而無疑忌若是者非有所積而不能夫言官法吏皆其所積以爲大臣者也直不諫方不刓威重無縱舍此第小臣立名植節能耳

對於君而明白不欺行于天下而常有長養樂生之氣此即以爲大臣安社稷安朝廷其誰不宜公今權同貳列于九卿業簡畀爲大臣矣以公之積居公之位任其事權而行其志國家其誰不賦之然則 上所褒異公者寧獨謂公能一御史官也夫亦謂是耳目法度之臣始自今日皆可積以爲大臣焉覩成事爾矣二三君子屬公荐達而居其職亦且以公之德行之然則安社稷安朝廷者又豈特公一人余既慶公之能信于 上而樂諸君

子之儀刑公以報 聖天子簡用意也敢書其言以介公觴且以紀國家之盛美焉

賀邵徵石老師擢廣州守序

吾師徵石先生既入爲司農尚書郎治餉于代治漕于潞調食騶兵簡實汰浮塞絕橫流制厥經常 天子以爲能晉秩二千石往守廣州都會之地總一州十五縣之事惟嶺南之府廣州爲大包帶山海委輸交部火種刀耕之民輻輳而競利航浮羅流求毛夷之屬候風潮而趨滇所征權幕府軍輿有事則貲餉供億大半出其地之賦琛璣玳瑁象犀之珍來自海外溢于國中則采辦中貴使者絡繹道路地即有饒厚名而民疲病不勝應不幸風魚有警則瀕海無寧居或漁鏡之間往來屬夷生心不虞則釁越覬覦而騷動故和輯民夷宣布寬大治之者良難自非廉明惠和疆毅能任事者不克當此任而天子獨以畀吾師蓋吾師先治金沙廉貞愛民法行豪貴豪貴百計中之以南刑曹解其任而吾師落落之概益日有聞于朝及入爲

司農而廉貞落落如昔時也然豪貴之口絀而舉朝皆信其生平故以華夷重地推轂師夫豈不謂師廉貞愛民疆執任事能導揚天子神武變化以和其民人而戢番夷于海外銷變宄于內地則朝廷可謂能用師而師亦誠當大有爲之時然則金沙之治行師於今日又何常不伸也某常論天下惟真吏者難耳而識真吏者更難然而竟不絀于世何也彼真吏者行無華而語不飾直達其志而無紆曲信其所獨而不苟同是以人不能識之而

其陽明特達之氣實能損習氣破議論而直任天
下事夫其陽明特達之氣原與國家元氣並行決
不埋沒于衆口衆習之中此氣開明則治鬱闢則
亂　盛明千百年無疆之運亂慕杜而治慕開則
習氣纏結議論淆亂之華又安能以一人之私見
煬君子之光明而沒國家太平之元氣也盖于吾
師之生平及今日所以簡用師者而徵論其治象
如此夫君子之用于世也為澤為風澤放而必盈
風積徵而力大今仗信而斷獨立不懼天下事何

不可為吾師之用于世又寧第治一嶺南郡如治
金沙時其生平當益展布而　天子所以簡用師
當日益重開布正人君子之氣以利濟國家在此
行矣二三子幸游師門禀師之教亦竊有志於廉
貞落落者以自淑焉故稱觴于師而述國家所以
用師之意其不復為華語以譽盛美者亦史官稱
師之體也

賀大中丞王玉沙公祖考績序

御史大夫建節鉞撫鎮一方號稱天子重臣其所
董帥錄鹽司以下郡邑長吏諱廉隅修職事者率
殊異褒寵之或上其名于　天子其不職者朝馳
尺一符暮解綬去矣故吏道清洞法得專制其重
云乃大江東南為軍國重地其所需擘畫鎮恤有
三曰並海之封守宜戒也曰水泉溝洫之宜修而
三江之吐受當以時日循不息而民立枯也侵蝕
虞在官飢饉虞在民是三者非節鉞重臣誰能
運擘斧斷究厥終始以開萬年之利故曰重臣之
責重矣夫重臣則與封疆郡邑之臣異封疆郡邑

之臣厲其官方以應奔走惟是精幹強力取辦綱
領以幸無溺於職事若重臣則保釐救寧布寬大
之猷宣中和之美體尊而靜謀遠而藏其衆所信
服在言動聲色之外而其蓄于中而播于物也若
冷風之解暍而春氣之蘇四肢故封疆郡邑之臣
各禀其德心以修舉其吏事而重臣若調六轡而
馭于四衢之途此無它其德重故也大中丞王公
之撫江南靜而簡廉而慈文明而爽朗剛決而渾
藏修功令督百司奬能懲不渝而未嘗見綜覈之言

與色也故吏道肅而勸豪猾市魁吽嚚必誅而不
濫于刑不澄觴于法吏之羅織故衆情畏而懷廷
見父老詢謀士大夫問謠俗商疾苦急羸趨病如
其家謀而與除折衷衡量委悉施行有漸而必于
其所信故政體飭而稽盍其和懌醇篤之性蒸然
於神情肩宇間飲人而人不知而其如山之不搖
如日月之經行而物莫遁其照吾蓋信公有重臣
之德者夫置樽待酌懸鐘聽扣厚集而普濟章明
而博施郎我江南三大事公蓋蚤夜討畫于枕上

而講求于在廷修堡塞備戰乘核船艦水何以歸
其壑土何以還其利田何以均而冠蓋不夷于稼
穡徭何以平而豪猾不奸于細民在公固燭照數
計而力行之百司凜凜秉成算焉而東南晏然食
公之德譬之參朮之補救且倍百于鍼艾之拔除
公之所爲宏衍遠猷沉幾妙用信惟德施者能當
之也公今以三品秩滿　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
于祖禰而恩覃于胄子所以寵禮重臣者甚備夫
東南重臣載籍之先際不一二數也夏忠靖以順導
川周文襄以平治賦海忠介以勤勞游炎滋至今
父老猶能稱述其事三公建績于東南而爲我朝
家不朽重臣迨公嗣起而媲美百年聲施無窮寧
直一時煌煌綸錫訖爲盛美哉治兵治粟諸大夫
龔高君蕭君等稱觴于公而屬某言以獻某執簡
之官也能爲公紀成事以垂永久故頌而且禱以
自附于古惇史之誼焉

贈劉侍御按節畿輔序

吾同志中推劉侍御獻之有量能用大而父教然

有强執有張執故能任事能用大故能使人盡其
用而成事吾嘗謂獻之曰天下事無不可爲也而
非可以一人爲善有爲者令人爲我用而我人人
予以爲之名則人各自爲其事而天下之事濟矣
斯言也吾正可爲獻之告也獻之立朝侃侃不折
不欲國論藉以砥平焉而怡然無是己非人之色
今獻之且持節斧按畿輔吾與言畿輔事也畿輔
故多汙邪草萊地人稀而鮮耕水利阡陌之不講
民慓獷而易爲盜乃其剽虜則往往中于京師故

畿輔無盜則京師肅清而安堵夫欲防盜必須墾田今三輔可耕之地彌望皆是而淪于不毛則所爲人力薄也人力薄則患在安集寬恤之無方耳往年嘗步黃河岸見並河一帶數百里茭葦叢塞問之父老則歎息曰曩固有授貧而來受田者矣夫耗土荒熟何常受田不再更秋而有司責之稅又責之徭豪有力之家所據腴地皆不耗而徭而移而鶩于新墾之田戶其田之墾而熟者則百計速之去而豪有力者兼之賦重而收薄徭煩而累

多是以不三年而逃亡委使者接踵矣余閱之慨然此亦西北墾田之一鑒也夫墾田之訣有二一柳河東種樹法曰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不蒔之若子則民不來不置之若棄則民來而不能久故安集之法土著可給者給之流移可募者募之而決不混設豪强以滋其奸弊設一籍以籍其丁男而使逃亡有稽定一册以紀其疆界而使侵占有查三年之内不言賦不言徭第于府佐中設勸農之官督其耕耘稽其荒熟而又兼轄水利耕種之

暇時令受田者濬溝塗時蓄洩此外一無所擾於民間至于三年後稍熟而官府量賦其十分中之毫釐以存奉公之義遞至十年其生理家業漸立而稍爲定賦以計其大成其民力之不充者則貸之公帑如江南佃戶貸工本故事既收成而納其子粒大約于一任之中便立數十年之規模預爲可繼以開數百年之美利但求成事不必事自我成但求民受其利不必利自我出也乃其大要只在用人夫天下未嘗無人若果欲成一事必有同

心數輩爲之用夫藩臬郡邑中清正强幹寔心任事者固可同謀共濟即幕寮首領委吏尉司豈無篤實謹守嚮往前途者此輩俱可收爲部使之助但辨之欲精使之欲當鼓舞之使不倦令人人與我共事業而同功名一切良法善政俱不必自專其美而與督撫大僚共商而出之令其欣欣樂成而我無掣肘之病其司道府之統轄屬事賢而有爲者或當遷轉則多方爲之題銜以留地方而責其成其卑官雜職奔走田陌能自效者不妨破格

奬薦以鼓其勤事之氣蓋此輩亦而能爲有用是亦
國家人材也至于任滿交代之時務爲周悉永賴
之事勒之于石告于後之人而使百世有所遵守
揔之窾要只在不擾民而使其實受墾田之利永
無賦役侵占之患則田自無不墾耳田既墾則桑
麻蔽野而民不饑溝塍有界而地不曠人烟輻輳
而防不踈即潢池無所弄而彎弓强禦之民無所
馳騁也夫直指持斧一方專精神畢籌策爲地方
與此一段利事即功載於千禩而名光于簡冊斯

亦可謂大臣也已我同志中非獻之先著鞭哉吾
同獻之遊師門十四年而讀書不能管戶外吾甚
愧之獻之有名世之志有名臣之量而又立朝坦
要直節已信于人人吾料是行也獻之必能成此
事故書以告之此雖藿食小忠然不減一篇餞劉
直指按真定序也

贈別耿藍陽內召序

自庸行庸言隱而見龍之德不光智名勇功赫然
于天下而爲世所宗者鮮矣世所宗者善世而不
伐者也善世故我爲世主不伐故我無與于天下
此于道爲庸而於德爲見之妙于游學術精微之
辨莫辨於此夫我不能爲主則惑亂于名實習於
鋪排議論而不覩文明之用我能爲主而自信之
過執天下以從我則名理不能束方圓不能測而
欲立欲達之一點流于名法之無忌憚龍德幾何
而不衰也藍陽先生之論學也曰我真有一物可
以自見亦可以自用又曰我于師授即事即學四
字覺有入也問者曰見何物學何事先生笑而不

言先生之信道有本原如此吾讀政草水利諸書
攷其治狀煩能簡劇能暇肅然畫一動必有成而
悶悶無聲色也過而問學焉見其應接處置精心
而不勞思議定力而不費把持絕能所去典要以
游戲于事事物物而欲立欲達之真氣藹如也余
是以聞教於先生而得因先生以自信于道竊嘗
論之先生筮仕而政試于一邑雲行雨施其魄兆
焉乃衆不集狎而睹矣此猶其在田時與乃德顯
于物表而道洋乎四境以移風俗而布博德也亦

旣有見之用矣先生之言一物也其善世之主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立必立達必達者是也其卽事卽學乎以事付事不爲事始不爲事後變化萬物而無著我閑邪存誠之初倘所稱不伐者與先生之能德其徵此矣夫水平而載焉吾見夫風波之不可以載也鑑平而物受照矣彼丹彩增飾之能爲照乎先生道德著于江南澤潤飫于父老當宁簡在侍從之列說者詫其名實之烜赫而不知先生穆然淵然一率其庸言庸行而無奇大凡

天地開充拓變化只此一庸信得是庸物物同體物物相安剛柔仁義信手用得無思無爲左右逢源第根總在我須辨毫釐因物則聖宗執我則覇學先生庸　天子特召爲國家經綸之用以其至平常者渙群破聚敦實布公持弗欺以幾格心省議論而求其濟居見龍而妙潛龍之用其有取于善世不伐之義以爲斯道大光明哉

贈別吳光祿侯野先生南還序

天下事靜者能慮之虛者能行之淡者能持之眞者能遠之吾行于世淺交于名士大夫者少然願得若人而依之也無營于世之謂靜無營故不惑亂不惑亂慮之本也不尸於先入之謂虛不先入故順物之來順物之來則物物得其所置矣故能行也淡如水焉如菽粟焉人亦安能一日離菽水哉不能離則持之也常矣久矣夫世人之敗于穠也十二候變而鳴鳥應焉氣其也皮毛支節觸而必動者眞血脈也一思維者衆思維距也一智故者群智故敵也無思無故而萬物往矣故曰眞者

能遠四者吾所謂學之術也夫學不辨術不能濟天下無濟于天下則官競官而負官事競事而負事我競我而負我只此身已在紬信進退中如何能爲紬信進退甚矣吾願得明學術者而依之也侯野先生成進士第十年而就一官旅進旅退雖當局處中而常有山林之氣食蔬衣布而行義周于里黨喜評評引進人而介然有難犯之色吶吶持重引默而徵言能定是非邪正蓋先生學問有主宰旣破支離尤戒甚猝學者師而事之矣錫山

顧先生者當世所歸論學宗也以寓書太宰言事其附會之徒遂借端以亂國是而持不相下者曾起攻顧先生當是時錫山之學幾爲借端者所壞先生獨疏别白之事核而氣平畢朝方知顧先生爲正人夫先生豈弟伸一顧先生者數年來國麽事而官亂言政繇學不明爾夫學如飲食焉誰能廢之而設云講學誤天下則何以爲助　朝廷修明職事者訓先生號出而舉朝又皆知有學乃先生事至而言言已事明而泊焉忘之先生其靜矣

虎矣淡而真矣吾以知先生之學有術能濟天下余既喜得先生而依之今先生以使事南還遂爲之序以别并以質顧先生也

賀史金吾晉秩序

國家有近臣親臣重臣之三臣者遞而進焉　天子之所慎也錦衣親他武衛獨號親軍凡車駕扈從侍衛暨輦下摘發奸利事或詔繫詔獄雜治皆其所職掌諸所官屬稱禁近臣焉秩至五品以上則地益親切體漸尊侈矣其長領衛事者往往晉一品貴寵用事比於三事九列云蓋積近而親久乃簡畀而甚重也故事官屬叙遷皆以捕獲程功賞其長狀請于上而大司馬奉　德音以行自主上慎惜名器一切中外大僚或補牘不能得俞旨而錦衣歲滿功叙亦間留中若有顧惜不輕畀者獨史君以千夫長論奇功再遷萬戶受事領撫司蓋績上而旋報可也此寧非　上意有取爾哉君進秩而同事諸君徵余文以賀余惟史君儒家子也惟儒而後能當此任夫錦衣用人之法政

與司馬門推擇村官不相類也以其介而杖立丹陛下與執法筆簪之士大夫共對　穆穆之容置身于肺腑間此不在武徒惟忠誠醇謹者獨當之耳肅邪崇戢奸慝擾易而靜難無貪功之謂廉無鉤距之謂明廉與明三輔内外皆賴之即上或有所逮繫平亭論報決刑宥於　震霆之下引經不可無識同天不可無力擁護善類不可無仁此詎可沾沾擇一豪據雄猛者蒞其事哉余聞　敬皇帝朝有牟公斌　肅皇帝朝有王公佐者兩公皆

徇徇習經術識義理能爲儒衣冠年公叔李郎中
夢陽而抗逆瑾王公不肯附會壽寧侯之獄而調
護在宮禁今兩公名高史册然皆儒家子能習儒
者也史君爲江南名族科甲聯翩起代有聞人其
大父爲翰林官寮又善俠好施王史君美丰儀舉
止博群籍能詩能法書善解歌曲音律或酣飲終
日聲技滿前而翛然自遠其與人交澹如而然諾
有終始蓋翩翩能世其家者也夫儒之子爲儒寧
于仕宦間榮後一執金吾哉吾謂史君之意當有

所取爾丈夫不能上書金馬門前宣室之廂亦當
握髲刀備宿衛依身日月之際致詩書于甲仗宣
德宜于介弁以忠赤護禁密以寬仁植善良庶不
愧其家學士文人而且當與先朝年王二公並不
朽然則史君之所取孰與儒多今史君于職事斷
屬親臣列矣史君其善守儒者之用哉夫重臣非
第以一時貴寵並於三事九列已也能爲可重其
重也將自至亦且至而永享其有焉吾所頌史君
者止此矣即以告錦衣同事諸公亦知余非卮言
已也敬爲我稱史君之觴

贈晴符蔡老公祖榮覲序

郡大夫爲天子疏流瀹壅以膏霖天下其用爲股
肱臂指而朝廷剛柔陰陽之用有所嚮而未見諸
事或見諸事而明習于衆者郡國皆已則而象之
下象上表象裏勢也第以論吏法則然耳神明之
長黔首所託下國所式其剛柔陰陽之用亦能補
朝廷之不及而佐其元氣之偏下益上表濟裏故
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今天子威武神靈變

化天下內外百執事莫不嚮於廉法以明作從事
邇者老成顯于衆口功實紬於議論毛舉爲聰獨
往爲能天下大勢漸苦於精核煩削而少雍和愷
大之意識者憂之郡侯蔡公自司農大夫保釐吾
松也休休俞俞悉民之邪默而成之弗形於口其
爲治率皆慈静貞素不修名法苛屑之事而謹持
其大體下率之日搏目攝釗呼盧屏妖冶絕三游
令修而人服其簡也公自處寡刻飲水耳而絕無
廉者之言與色又未嘗急絕人也下堂揖賓客有

禮矣進三老子弟講教化之原噢咻吐而揠之顧
以利事交關者禁不敢發胥隸頫首幾不出聲氣
而嚮夫奔走皆習其便急民所嗜各有經紀而不
翔非常以駭鶩民其與人交也情而彬貌意所謂
可必行其言裹之所遠直裁以理吾竊歎嘗今之
世雍容敦大之治求之郡國也尠矣而獨得之公
夫公盖所謂佐朝廷之不及而濟其元氣之偏者
也漢書所載神爵五鳳之治綜覈皆碎極矣嘗時
如潁川馮翊諸君大率宣布詔令教民禮讓今考

其吏事如不更置丞吏閉閤而平兄弟之爭抑何
靜簡無它奇也而治行已推天下第一說者謂宜
帝名實之弊幾斲漢家元氣而幸有郡國諸長吏
以滋殖而扶助之由是言之良二千石之能佐朝
廷不及也審矣　天子望精治不攬萬國之計公
之奉牘而告事也有詔問所以治狀則曰臣無
能第奉行廣大之意臣弗敢後也嘗宁必且穆然
念焉其以對諸公卿大夫亦曰臣無能問之治不
在多言顧大體責實何如爾諸君之察之也諸公

亦直撫然曰長者言矣是行也公之化淳德靡其
所扶助寧直瀰漫一方民哉公之事在茫茫黍苗
之詠矣北國慶也其在韓奕梁山之章乎袞衣赤
舄行及公矣吾乃知　聖天子雍和敦大之治果
能相與以無斁也猗與盛矣哉

　　贈邑侯熊公榮覲序

豐城熊侯令於茲三年而奏計
京師也先是侯治增城而增城大治矣語云良輔
多載良工多製斲於劇宜也吾華亭蓋古稱東南

劇邑云張禹曰邑之難治也倍於古矣古之民靜
今之民擾古者民惟恐不得於令而有顧之意如
兒仰哺而毋嘔焉靜治靜易也今即號善吏者第
虞民之不得而多方伺之其清濁厲和皆伺也若
以哺餌兒而丐其喜一不當而啼遞甚矣擾治擾
故難尚書之言曰無咈民以從欲也又曰無違道
而干百姓之譽夫無咈民平平之治耳若無干百
姓之譽則上古之所以靜其民而不擾之故吾以
為侯之治幾于古侯之蒞吾土也邑故膏而疲瘠

其身曰邑膏矣以膏令令膏也以膏神阿神阿故膏
不受膏也神阿蓋疾字而侯所自礪如此故征無
厚誅罰無重鍰供厨斷酒肉玄黃絕于庭民滋且
殖而不知令之廉也或曰廉者必皦也而侯仁厚
施于蔀而蹊刻于己之隅也以故侯亦無廉名吾
皆與侯交矣世俗所爲攀曲苛禮酒食徵召弗屑
也與人言洞開庭裏絕不宥以意寒暄人束帶而
見上官幾忘其身是令也侯其簡者與然諸所開
握掀除惟民便利即豪武巨宗弗效也長官之嗔

弗回辟也凡簡者舒于事而侯能任事故民亦忘
侯之簡夫此皆民不能譽侯而吾爲乎譽之不得
而譽乃侯所以靜治其邑之民而不擾也士君子
出世身之利害當置在事外事之利害當置在身
中身置事外便覺空空濶濶神暇而見其全事置
身中自然密密周周力罷而幹其大百里奚飯牛
而牛肥正謂此侯皆與吾言及此不覺席之前而
莫逆於心也夫一民社何足以見侯抑侯任天下
事類此矣侯所敬事鄒南皋先生者靜人也不佞

贈侯言願侯以吾言而質之

贈別熊神阿令公內召序

聖賢而豪傑者我知之矣顏淵孟軻之屬是也顏
子直以有爲自任而不肯讓舜之爲人孟子興起
高出凡民而不借文王之教彼皆大聖大賢而各
自開其乾坤以爲前無顯宗後無强佐曠然行宇
宙之所有而能立宇宙之所無是以門戶倚傍之
路絕而潛見中正之德光豈非獨往獨來造萬物
而不造於物者哉乃聖賢把柄在手而縱橫由我

任性而不任見信獨而不信偏不依顯宗而已自
爲宗不倚强佐而人胥爲佐故學合于中正而其
道光于大同其臨事也不仗氣魄而振不復衰非
借知見而往不復退動而有成建非常之原而卒
歸于澹寂斯不亦豪傑有爲興起之槩耶令公神
阿之爲人類此何吾見其澹而質不屑屑以耳目
塗人信令公得於天性者厚也按其言竟日而覺
其有一段光明境界洞人胸腑而無留礙者焉四
年來皎然與日月爭光恩夫婦之所信也而又懇

喻赤子體察豐歉而尋之以和則又幾于古康平
不肯之理盖不佞之所為頌者已其載奏計序語
中兹不復為稱引也而獨謂令公有豪傑之概夫
當今之世其没溺于耳目聲色者多矣氣驕于所
馳而見逐於所嘗仁義道德之事其傍人門墻而
津津趨者皆是也彼只為毀譽是非境上無可執
以自立而遂有借于人人乃令公事上之禮無華
而下交之言不飾其接士大夫也疎且漠而有餘
情意所可咲譚積日其所不可即寒暄不屑也而

人亦不能左右令公乃令公綽綽然無所憑而自
展其名實之用此其中豈無能自立而顧以氣勝
之以見持之黃處世之外而我大也捷毀譽是非
之上而我尊也大不困于細尊不受束于其微而
令公何不可以用世吾乃知仁義道德之事而有
所借總是凡民惟其平常日用澹漠罔罔而無所
憑緩徵豪傑謂豪傑能捐除耳目聲色而於定境
上能自立也夫有令公之澹而能不怵于當事有
令公之簡而能不束于格局大約以我周旋世界
之精神實貫今古蓄實實發揮而後與民休息民皆
樂而安之不然者勝之皆以氣待之皆以見氣鼓
而竭其作也未必成見入而堅其任也未必化天
下事皆作而不成任而不化者誤之彼其質固所
為簡澹得力處少耳今者　國是議論棼棼如麻
政少特立有為者主之幸　天子召公居侍從論
思之列破群聚于開誠布公之間執一是于意見
不生之地竟論人而責其成實論事而籌其任一
洗局面藩籬之蔽而養天下以廣大清明之福非

令公豪傑之概誰當之哉夫豪傑不借途于古聖
賢而有志豪傑者乃不能忘情於當今覩面之師
友故不佞交令公而以言贈之夫非不佞借令公
之立以自立也亦以從不佞之志也夫不然者其
以我為華言也巳矣

魯齋章令公入覲實政記序

處衆之外者大也提物之上者尊也大與尊無欲
之謂也無欲則無我無我而我能用物物不能用
我矣此濟世之大凡也大莫大於氾浮布濩洞萬

姓而萬姓不知尊莫尊於三四年間綏始𣵀獲令
人載其清淨而開百世之美利此斷非無欲不能
致此世之豪傑固有明能鈎箝才足剸決智堪沉
幾斷鏡集事而我心微動於中遂不能通於物而
利於衆譬如無果之花人爭艶之而竟不食其實
無他惟不能無欲焉爾故無欲之施於民也大而
尊章令公之治吾邑也邑故有膏名而寔則且瘠
俗敝而敝法弛而蠧公下車以清令砥礪先之征
無厚誅罰無重鍰吏胥愧畏而廩廩洗滌其貪濁

也邑之人曰吾聞廉者必嫩也而侯仁澤枯而起
瘵無虛日也民望腹矣侯亦無毀刻名則又曰侯
非緣牛羊得馬價者也讞於庭如觀火焉析其不
平而罹其寃苦人人意滿侯不任察也三尺所挂
亘而絕之豪武巨宗弗尅焉爰書平反卽長官之
嗔弗廻避也而恩慮諮度惟謹恂恂孫以出之不
見其有强項之色吾察侯胸中夫豈無本而能辦
此夫惟無欲之人置身之利害於事外置事之利
害於身中神暇而氣全力厖而幹大以此濟天下
事卓直斤斤一宰割哉以我覩於當世士大夫其
出而專城入而佐論思衡國是何赫赫也而問亦
有本末名寔輒不相副者何哉政以知見才情用
事太巧則流於機變太峻則近於矯情初念不清
究竟有物可欺若從無欲本性流出大機大用入
細入粗不勞安排自然變化內不失身外不失人
可以超世外而攖物上此非有根無根之別乎今
者礦場多事朝論紛紜忘國恤而角異同怯公戰
而勇私鬬辜負端拱之　聖明而曠靡踈逋之日

月以無欲如令公者往而參廟謨其際進君子退
小人渙私羣扶公道其所開濟應百倍江南大哉
綸言乎一腔愛民之心滿身任事之膽　天子
亦旣知公矣公其益茂明光大而施之於朝也哉
吾儕豈區區爲海國一隅而丐甘棠爲公私也旣
觴公祖道而記其寔政爲之序

賀大觀察李公滿藩恭秩榮　封序 代司老師爾齋

先是曲沃李公守尚書司馬郎其文章詩歌流傳
入公卿間則已推抑彝興矣顧又慷慨喜譚邊塞事

則奉　命往鎭瀚海關阨咽喉之地當是時大璫怙勢踞山海萘若遼東西遼東西民佩牛帶犢人人幾蜂蟻聚矣而璫騷騷益觴兵事以自買重夷訌外而璫訌內則遼左岌岌焉李公從容譚咲約制璫使不得甚其毒而調停軍民寢三尋之矛不敢奸　天子令竟喝璫以遁則李公估庇全遼力也當是時李公探龍泉臨碣石覽滄海之澔瀚觀日月之行出乎中則詩歌文章益妙天下當事以爲能擢藩臬治兵登萊登萊視遼海若隔襟帶俗

獷而質會璫已去遼則沿海之區無事而我登萊故與室幸無煮海鑄山之奸㤀命課累之擾李公以洞豁坦夷櫛沐而嘔煦之治强于兵法强于海肅而和精核而不苛䥚下吏廩廩修職而民樂生歌于途也登萊故海壖乎之果望海樓之勝出橫五百人所居故島其海上蓬萊三神仙雲物百變之奇引事稱物弔古傷懷有足以供李公之咏歌而發抒其文章之氣故吾儕民萠間徵山靈而問海若得吾公篇什爲多益文事而兼武備也如此

夾谷之會孔子褒衣章甫而却齊人之譟今萊蕪其地也承平之世我登萊幸餅海而公以詠歌譚咲治之即其所爲慷慨譚邊塞指顧而消遼左右之虞者意今尚未盡公之奇然　國家南若倭北若建州毛憐諸夷登萊日本海道所睥睨而海船運輸與遼人相接濟令調劑一不當暴子弟輩有鑄山煑海沉命課累者出而南嚮倭北嚮虜難方大耳李公發縱指示枕上度倭虜而和柔其民則又何可謂不展其奇然則文事武備非公兼其誰

也公旣以參知滿三年秩　璽書褒贈公三代如其官而公且晉外臺長治兵淄青淄青於登萊址相接當事者以公惠淄青也何以異于惠我登萊時父老子弟又安得久私我公也公一再徙齊地其文章咏歌流傳民間將吹竽鼓瑟之俗樂而化之清煙氛于海外振風雅于域內所謂洋洋表東海者其在斯乎柳葭府東海屯日又安能盡公奇也公之扃郡太守門下稱觴于公而介余言余久田里習公之休美遂次第其言而邑郡諸公實觴

以往

賀大銓曹郎李襄城移　恩榮贈序

先是君一官行人考三年秩例得移其秩襃榮其贈公暨母孺人也　天子錫之命焉而君一尋已轉南京吏部尚書郎矣君一為行人三年潔修嗜學有清譽聞于　朝當事且需為黃門殿中之選而君一頽泊然不以屑意也君一日吾家世青山恬于仕進讀書慕義孫青蓮從泒當塗令而下聲遷東島喬二十餘世矣為吏必修其職為農必勤

其業為儒必滌其行叅上世所蓄積也斷利祿之路而志先世之勤且吾即善仕不竊潔其志行而第與世競榮膴者其何以仰荅先贈公蓋先贈公少為諸生高等與先輩名人游諸先輩咸器重之文譽隆隆矣試輙困而贈公勞于色養親一弟子員如袍瓜也曰吾其肯坐自朽腐而令甘毳之不觴則又撫諸子蔚化華而嘆曰屬吾志者覩若矣贈公既以詩書之業詒其子而事親之暇輙徜徉自得于山水觴咏間曼形而衣度腹而食樂俞俞

也而又性友愛好行其德手先人之遺橐而讓其弟割腴田歸之兄又以其所自為壙埋兄骨焉而立宗廟闢經塾義倉以惠宗黨蓋人人飽贈公德矣而母孺人佐之則又人人歎母孺人賢贈公去其經生業而事親修其德行而庇其後之人抑詩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故吾不敢偷一官以競世之榮膴者蓋亦行贈公志也史官張子曰美哉李氏之世有開于江左也其恬于利而篤于讀好詩書而悅山水有青蓮之風焉然青蓮豪宕絕

世事自放牛渚釆石間已爾其功能不著于時當塗令即澤加邑之人而名實不大施于國贈公之薄榮進而行其德也蓋二公之遺教遠也君一以潔修嗜學處陪都銓軸之司陪都敦尚風議而銓軸為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地君一之所施孰與青蓮陽冰二公多業大于二公而不忘二公之遺教者是君一所以荅贈公于不朽也李氏之世其家于姑孰不虛實著于令甲而與廣西成紀並傳也吾儕君一同年道義友敢稱引其說為君

一頌焉

賀楊都尉父母雙壽序

富貴福澤造物以爲奇而其於人子則至孝常也故王公貴人之事其親與匹夫無以異世人不之察也曰鼎而食執與夫藜之羹藿之飯者歟彼見夫綺縠錯繡以爲華鼓鍾絲竹以爲娛則陋蓬茅而賤布帛以爲子道當甚儉矣夫此皆人子所忻美也而造物擅之爲奇則人不能得之故王公貴人之孝獨侈于世若夫匹夫者獨志而潔行束修

其身以無玷于名而享其道德仁義之美以施于親斯亦榮華尊厚之極矣夫王公貴人之所有者匹夫不能兼而匹夫之所能爲者則王公貴人皆可以自盡故曰王公貴人之事其親與匹夫無異也雖然既已有匹夫之所不能兼而又能修其匹夫之志行以光美其親則王公貴人之榮華尊厚更倍于匹夫都尉楊君獨行君子也余造士成均而楊君奉　上命來就學進退恂恂婣節合度微覩其志向修飭振拔不溺世俗而能以道德自勉

余雅知楊君非獨富貴福澤中人也楊君太翁爲三輔著族習儒行而好行其德于鄉里其母夫人荆布操作耆老而能以澹泊自持蓋訓志詩教夫亦有原本矣君既以　特簡爲　天子館甥而太翁母夫人號起門資華髮朱顔幸屆七袠世咸侈楊君萬鍾之養王侯之尊崇備世間人子希有之事斯不亦足爲晝堂錦者余獨謂楊君之事其親不專以此夫令楊君不儷于帝室不鼎而食不曳錦而横玉將子道遂儉耶夫此特楊君造物之奇

也而非匹夫之所自盡甚王公貴人之習華侈而驕驕盈者多矣華侈不足以敦仁誼之美驕盈不足以造履謙之福文盛而志衰養備而情嗇比于匹夫猶恧焉楊君能修飭振拔以道德自勉盈而君之以謙華而受之以樸以古聖賢豪傑自任而不與世俗榮利爲浮沉夫太翁母夫人既以厚德發祥焉而君能報之以其所貽奉之以其所樂慊莫大焉榮莫加焉是則君之壽其親於王公大人兼儉執齊夫求之于人世所希有不若求之于吾

身所能盡者爲可以訓人倫而廣世教也太翁毋夫人之觴樂未央乎日新富有君其益勉焉而已若夫富貴福澤亦既有之吾不復君爲稱引作南山祝也

賀徐令公考滿序

天子所與共天下宣惠布和填撫其氓庶者惟令能親其事令難也令而三輔巖邑則更難令而介焉邊隅糅雜之地則又難矣三輔伊近王者其所措置根本重輕率視其民之啼喜民瘠而易儆瘵

不可以擊斷理敝而繼焉又無以銷姦雄之窟穴而安王畿其於疆場之治它將吏得一意備匈奴者邊圉令乃獨和輯父老子弟以備匈奴其拮据更十倍也且一令耳而行邊都御史直指使監司圉牧諸大吏十餘輩踞其上卽專行其意甚贏急病加家人事而安能當人人指故兩者集而並難然吾謂天下事無難也獨賢明令有實心能任事者當其任則易耳燕薊諸州邑爲京師馮翊地號煩劇而密爲甚故漁陽塞郡士乘障謹備虜而令集其民以雜　京師戍卒與編戶[illegible]處哉之難爲剛㨖之難爲柔上以應諸大吏功令而下以收視流散餓殍之疲民而坊其摽尤竊發之患蓋所謂令之難當無踰此吾嘗按討吏治狀則密令徐公以實心任其事覺密邑無足以難徐公也徐公以進士高第筮仕令交河乃交河大治縣官急密則移公以往當是時歲大饑溝中民相枕籍公爲拘俸設法甦其疲厲民得活者十餘萬招還流亡數十千官軍賴以全濟者更三千有奇也訓耕重

農減繇役寬徵輸蓋兵與民兩快焉余嘗聞其畫馬政一事蒇寄養之科民樂其便而兵不擾當是時異議蠭起特甚而公持益堅也其籌邊十事當事者採行之皆曰令遠見而衷獨苦故吾謂徐者能實心任天下事不獨易一密也夫士大夫用于世第實心難耳身之利害置事外故事之利害置身中計畫何患不周氣力何患不定煩何難簡瘠何難肥以治邊而邊治以拱護神畿而神畿安則徐公所以無難于令密也昔漢治重三輔郡邑

吏然其令長皆用淸幹有氣力者而長陵令止以
窮治戚里貴人聞其于國根本扼虜津梁之上茂
如也徐公豈弟焦勞辯和其軍民外爲匈奴捍蔽
而內以導揚天子肇毅醇醲之澤其視漢循吏何
以加　國家以公令邊邑亦深于憂邊憂京師者
矣公既報三年政封其兩尊人如例而揔戎劉君
某乞余幷獨美公治一畬也公以此實心益大其
用而施于國余且樂與公任天下事焉

賀王中翰秩滿進相國文端公階序

今天子垂裳之世名臣蔚起而扶國是如海忠介
陳太宰嚴司寇諸公皆直清亮執屹然于朝　天
子盖皆心儀重之而故少師王文端公當　儲宮
未定之際三疏力爭以去　天子久而思其忠自
是　儲宮建而國本安公沒而賻贈溢常典盖太
臣公忠爲國事而不愛爵祿故　聖明重之如此
夫萬年之根本重則一身之去就輕且身去而使
人主知高官大爵不足以羈大臣大臣之言必行
而國家之大事必不可以少誤此其利濟社稷者
貴多夫利社稷而不見其功與夫身不必爲人主
用而能爲人主重以成國家之大事者是大臣所
爲植德麗而詒澤遠也史臣張子曰文端公其有
後乎　天子心儀重之矣挈其不盡之爵祿而福
其子孫此猶人主事也身去廟堂而所幹濟者大
進不勝其若口而退乃全其志以行其言此于道
爲晦而於數爲謙晦于前者章于後謙福之徵也
謂宜有賢明之子以繼志行砥名實以光美其世
業者焉狄梁公之扶廬陵王也而其孫兼謩爲御

史中丞以直節聞卽中丞不以梁公顯而梁公之
烈光千古亦繫有中丞也魏國忠獻公功在人主
毋子之際而其子左僕射忠彥犖犖有志卽人皆
謂不愧魏公子子是魏公之名德益不朽矣夫當
時人主既已心重二公而兩家子孫之賢亦足以
爲人主世臣之倚重是以功德銘于鼎鍾而聲光
溢乎先隊其榮華與社稷相終始宜也文端公貴
極人臣而今中翰君猶得以其勞秩進公光祿大
夫階夫一階何足以榮文端抑大臣有令子能世

其業爲文端重爾中翰君好德清修服官能砥礪
其名行薦紳之視中翰也如見文端公夫以吾覩
于當世黃髮之子孫其顯赫者第以世悸爲光華
爾夫寧可謂兼慕忠彥華接踵卽吾所稱忠介諸
公而下其遺澤庇後人固未可量然抑何其後事
落落也故曰文端公有子夫　天子務然念公也
常如其力爭三上疏時亦試官其子何如視乃父
賢異日者中翰聲實並鴻茂立朝志節益光顯
庙堂且簡畀焉卽謂狄韓兩家子接踵今日何難

然則中翰之家澤雖與我　國家萬年俱光美可
也猗歟休哉大臣之爲　天子重而能昌其後人
也如此

賀沈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憶余年十一時喜覽人事書從家大人几閒竊讀
世所傳風教雲箋者偉乎沈君典先生之言也曰
師相之歸宜夾臺省之疏宜止輙指問家大人何
如人家大人唉曰卽鼎而而何知焉是世所爲第
一流人也獨心識不忘癸卯同士範舉于南都知

士範先生子也幼而慕其人長而幸以同籍交其
子今來京師職史事而士範已第進士予假輙過
士範問當日事乃士範藹藹沸爲我道其詳云嘗
楚相權宜起復時諍之者輙得　旨予杖而先生
故與諍者約犄角首尾遂慷疏理前語并論不當
杖諍者是時諸老皆愛惜公筮仕宜稍含蓄以需
後效不當慷慨一擲買重禍遂多方抑先生不得
上先生挺心嘔血昏眩出掖門輿而歸邸是日適
士範侍王孺人從南方來見先生病困呼曰而妻

若子在先生面榻裏臥無言而王孺人晝夜侍榻
治醫藥又心知先生無戀官意遂結束行李以待
會病少間乞告歸顧孺人問歸裝而裝已戒于庭
遂夫婦飄然以去夫識大義齊主組能以不稅之
駕佐先生遠引則孺人不愧第一流婦焉然吾更
有以難孺人者當享有榮名厚實時感慨彝倫昌
言正色憤發疾作幾先而去道在先生孺人佐之
耳迨先生歸山淪逝負厚責累百千緡家徒四壁
立而微遠者評訴不堪二女舂筅之未具且旐替

厲勞而經畫之難乎爲力哉茹貧立孤而渕其成
非有丈夫節者詎能當此然吾聞先生疾殆時孺
人泣籲天剸左臂肉而食先生士範在傍把母臂
號哭心戰而孺人神色不變此其中類有養者何
以異先生袖諫書請　闕覲捶楚甘如飴時也故
先生不負科名孺人不負先生吾嘗歎人生獨有
識原本特立不懼難耳客氣不可以持世無常之
衷不足以貞變擇便而附幾速化而求勝者何多
也一旦時會既移稍見其蹶顛倒耳目而發之頃

刻自持之不可此尚可謂有鬚眉氣哉令先生而
在其能以昌言正色砥其波流無疑也而孺人殘
支體以療瀕危之一息處困厄持一意不負人升
勺之施以厚先生名而勉其子大先生之業倘亦
見遠而能恐以濟事者君子謂孺人之槪可以風
矣士範既成名還覲孺人而孺人登七袠際上壽
之辰余以年家子宜有言以觴而第述少時嚮往
先生與今日所聞孺人之大節如此孺人應且色
喜曰是稱引先太史不朽者是真能壽我也

賀施母太孺人序

當　天子以色養治天下越内外服小大之臣沐
浴一本昭晰和洽各理其身各修其官各効其親
我詞臣侍承明之廬筦記注潤色經史獻對之事
地親切而曹簡遠其所稱寀名賢亦惟是砥行殖
學養德弘志使得積其精白用資對揚大畧視他
曹如鈍鈎匣藏爲脊不輕嘗之鐔鍔如背璺在帷
不盡發洩其光明也乃古者稱母氏聖善之教如
勞而勤事無忘先人之烈業君之官職而不踰乎

外朝則修身服官之則慈閑閒顯能稱述之豈非
宿火于灰成器自治者哉夫有貞靜之德者必啓
清明之胤有力行之誨者必開勤事之忠迪其徽
茲名德迴厥靈根則實爲國開祥廸于蠲潔儲帝
庭之碩宿弘太平之藻潤于是式穀之美恨于
宸衷施於　綸綍吾嘗論南陔白華潔其名行揚
親休美然猶視爲匹夫行耳夫服官禁近之地潔
志行好學問廣著而用大以薦于　君而榮于親
既不淪于匹夫之行而亦不得比于他曹士夫馳

舊功名以貽親之烜赫者斯亦我詞臣所爲道甚備而物甚備者也自我戊申來再游館下則同舍考德業者亟推施太史羽王氏羽王以及第第二人爲　天子記言事之官靜而和潔修而嗜學需遠而肅德厚而光我詞林數年來當　香案恭默之會螭頭無所供事講筵靡所獻替獨有養德力學積之厚而用其大耳而羽王恂恂不露其光采乃衆皆謂羽王他日能任天下之重斯豈非道德學問灌磨自有原本耶吾居近當湖則習聞羽王

先太史公樂善好施有學問器量能昌其世而太孺人荆布之德光于閨閫慈静之概聞于里黨羽王之潔其身金玉其德以施于官而効于　天子之庭則固本此羽王既攷三載秩得　吉以羽王官贈其先太史公而進封母太孺人如其秩于是當湖士大夫皆以羽王爲能子又謂太孺人能稱引先太史之教以教羽王而食其報則各進高堂而觴太孺人也夫太孺人卑第以龍章輝煌爲閭閈榮哉以先太史之遺澤深厚有子居論思顧問之地靜德可以持大事博學可以決大疑和衷可以成大群愿質可以肩大任能淵之試也無不斷也火之燃也光明未有已也今特其匣而韞之時矣異日者羽王盡其蓄積爲　天子左右太平毋氏之教海內質庇其休光而太孺人以皓齒鶴髮享　國家盛明之樂袞衣龍章次第進焉吾從羽王後歲歲歌南山之章爲高堂祝則又仰見　聖天子仁孝之治施于我詞臣者多也

賀大參藩七澤張老先生奏績貤封序

七澤張公既成進士上第仕比部尚書郎爰書明習而有執守凡尚書諸所讞奏率屬公具草藁裁定而又立朝風雅恬淡落落不肯依阿人久之出爲姑蔑守用治行擢觀察廣右視者梧兵事再遷參知行省政事建牙于潯綰桂邑四道筦符制左右兩江盖又三年矣粤西地南枕交其蠻夷長官列障而居與漢人相錯馴則爲我扞圉擾則搆隙而多事在漢法畧示羈縻而急修我備禦以厯其土宜公爲治先撫循後功令平田均賦簡牒乘迴

賞罰諸酋長畏懷叩顙交戟下寇偷屏息交爽歛迹不敢為門庭訌于時粵以西皆曰　天子惠顧我西人故久留公而政成也先是大夫咸曰公立朝落落大節可數也而又多濟世才郎三輔股肱地豈不能借公而久置公西南萬里外則又念曰公體貌不勝衣暴露瘴嶺且六七年得無甚勞苦乃公修職蒞事威惠施于民而和于諸蠻夷君長貌悅澤而不癯神氣瀟洒有自得之色于時滿參知上其績　詔褒贈其三世如參知官故事藩臬

大夫不能滿三品考輒遷其在吾鄉以品秩榮其世世施于祖禰之廟者亦稱異數于是士大夫執爵而頌曰詎不云乎絹滿之疾不如織錦之遲美哉張公令不落落萬里外而孰覩厥成故君子美積後福至焉史官張子曰夫是奚足以頌公也士大夫能有為于天下惟其靜耳夫大味必淡大音必希靜人之潛行猶雷霆之藏其出也如光之耀而景之放也夫官猶市焉走如鶩者不能爭其世之必得乃順時者後而不先寂而不喧心閒于靡競而力服于無妄營斯其于厚實也殆未可量矣吾觀于公靜人也巧速鈍遲兩無動于中而其智計精力必達其志之所嚮而有餘地今西南之績業告成事矣　天子且虛樞密重地倚公左右焉公以其漠然無動之心求盡其生平而報　天子旂常日月孰與西南銅柱為多吾敢以此觴公雖然吾里人猶能言里中事也成弘之際吾張氏兩尚書莊簡莊懿受國恩最著然皆服官有方事君有體立身有坊表處鄉里有法式落落漠漠靜而

無求以職事奉　主上為桑梓光若公者吾且進之成弘間以為末俗勸且于我張氏諸名德冉時而三宰弟謂一時寵光鄉黨慕遂為公舉子秋觴哉公勉之余執筆從諸士大夫後且次第觴公無算爵矣

贈別同年余舜仲山陰令序

余于張于同舉于鄉游于會稽師之門已第進士留京師者垂一年兩生謝賓客交游讀書邸中閉相對論古今之概未嘗不朔沫濕相煦濡也余子

徵志焉張子曰澹與寂與孰悅其吾素與挹彼稽
山厥風洋洋願言附之以翱以翔余子曰是吾志
也子言之吾願廣焉弦兮歌兮偪幅而民從兮焚
而澹澹兮度萬慮而寂吾裹兮稽山之風與子同
兮余子得山陰令張子過言別余子曰澹而不爭
于人寂而無爲名尸也孰悅而極篤者與念之哉
張子撫然乃進余子曰而今子可以見志矣用以
徵性也事以澤積也吾見夫官我者之能擾我性
待我生者之能撻我靜也我其醯鷄乎性不足而

思受變焉君子所以貴逢源與子足于中而用于
外子之性其復而壯乎吾居其復也子居其壯也
子涉乎稽山之麓而泠然臨鑑水之湄弦歌乎一
豈頼問哉抑吾願子敦澹寂之義也夙珍在前味
不先于五穀焉澹故也水石感而聲風感而波無
所感而淑然爾寂也通此可與言政矣澹之利于
民也吾無可觀而民久便之寂者動而宜于動故
衆習御物之變而守吾常故物自歸休哉三代之
盛乎漢董仲舒兒寬文翁居官可紀皆以經術飾
治而太史公曰修身者官未曾亂也漢吏之近古
以此余子其守此復于壯時乎謹身而師先廉平
而與民不煩執掌之與處而悠然敦悅之是好也
我與子競以故我唱和庶不寂寞乎余子曰挹彼
稽山厥風洋洋吾幸當其盛矣必不令子低回易
水而歎高山之莫企也子志吾道久矣固非汲汲
取功名者盍共我而圖此千秋乎張子曰若是是
子貫沫濕相呴濡我也于其行遂記其語而贈之

贈別祁爾光之宛陵令序

夫金之精者必言百鍊也非襲而笥之謂也襲而
笥之則不試于火矣其爲金也不精古人之鍊性
必有所試而後見之庖丁之怵然戒觀試于庖者
也飛衛見懸虱如車輪試于射者也張旭悟劍舞
而試于書文與可胸中有千尺之勢而試于竹彼
精于技者若是而況精于道凡性足于中者夷險
憑乎地愉怍付乎物通塞聽乎事了無與焉而更
日與之涉則盡取爲吾性之大台不入此岩其爲
性也不精故樂而安之彼處于試而惴惴焉就之

者其體不真其于試也往往成與廝半由此言之
吾敢以試之一說徧告人與自吾同進士榜得交
源余舜仲山陰祁爾光舜仲嘗言爾光爲人堅凝
而瀅渶聰明不露而務然觀萬物之變爾光亦言
舜仲性地分明其于世用一二從自巳胸中流出
兩兄皆足于中者夫本原之學靜而貞虛而明簡
而清貞者一之表也明者平之準也清者恬之基
也此皆鍊而彌精之道也今兩兄不試于世務其
何從見之吾固知兩兄必樂而安之也舜仲得山

陰令而爾光復得宛陵吾聞稽山文成先生一派
流傳宛陵二邑故多學道長者兩兄主盟其間俗
淳而平物和而清弦歌而民自以不爭兩兄之爲
鍊不巳精乎吾内不足而惴惴于世者兩兄又以
爲性近之也而我詩焉于爾光之行也敢以試之
說告而爲別且屬以告舜仲也既叙其意因爲賦
古詩三章

東國有佳人矯矯青雲端振纓結風襟攬衣佩芳
蘭明堂徹夜光對對兒與璠發跡須專城百里從

所安遠規不輕細宏幹不辭難德譽下皇邑鳴馬
何珊珊
王路正清淑君子宜弘美訟庭寂不喧琴管調晝
耳朝看南阜雲夕泛西池水一心主不煩萬物各
有止豈爲高臥適本性故爾介
瀠風蕩曉日嘉木吐春華之子忽行邁川原浩以
賒山城靜相望迥在南天涯雖則慘離別無乃王
事加撫將若邪春散作宛陵花夾夫貴榮聞豈爲
岐路嗟

贈稷下王木仲序

自吾居澤國地加且下文章之氣不振少爲儈父
不能徧讀天下之書交海内奇偉俶儻之士第守
枯竹成癖居坳堂而思海若雖俗望之卒莫致之
讀齊世家聞其俗故多吹竽擊筑鬭雞走狗志高
而氣亦揚以爲瑯邪渤海霧氣所礴必有奇偉俶
儻如魯連先生其人者恨吾處南海不獲幾遇以
爲生平之快自來京師偕二三兄弟日聚負馬門
下稷下王木仲一見而器許頗咲謂向意慕蒞中

無豪易高乃竟得之生木仲礫中覓寶估者收之忘其爲傖父面目也木仲少從其大夫出入塞上熟知長城險要用兵設伏出奇之處故所談時務大指鑿鑿本之確見籌無虐設壯而歸泰山絕頂觀日所自出並海登瑯邪臺望海市雲物百變劃然長嘯以爲絕世之奇益自發舒爲詩文蕩漾恣肆旁無作者而能讀先世遺書古文奇字窮萬物之歸明聖賢經世之意洋洋大風固非虛語其爲人任俠自喜笑談揮霍表裏光明魁梧雄辯不拘

繩度而繩度在其方寸吾于木仲蓋兄事之抑不知木仲窮解作善者機願令傖父得之也吾嘗覽古今之故以爲人生于世苟有瑰技殊嗜必有人焉爲之偶郢鴞技也而成巧莊施辯而徵其氣極東方郭舍人以諧而得上意陳遵張竦俠遊而名閙嵇叔夜向子期鍜于大樹之下而詡之者不顧凡人性之所似得之于中而儷合于不可知如宮之必生商木之必赴月金璧之相摩劍枝杪之相觸以施不朽比而益光此應有造物先合乃令木仲自樹亦應有合矣顧傖父非其偶也雖然木仲覓之于礫中其亦不以爲碔砆坐而三薰之以爲千秋不朽之佐即君處東海吾處南海乎其又安知造物非有意于傖父也則徼惠我二三兄弟矣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蓋爾孫幼育于外氏今年三十餘每追逐戲于外王父側者同嬰兒之覓棃棗自去年北上公車成進士　天子命讀中秘之藏客京華者載更臘矣雋弟寓書言王父明春以八旬稱觴于堂夫客子

不獲舍春酒爲弟壽先則又詎云今日娛樂與覓棃棗時多也雖然弟曹觴而吾以文佐之吾觴又孰與弟多蓋百歲人之大壽也然而道常得于其嗇嗇之道恐勞節慾制忿少慮恐以鍊形也節以固藏也忿制則平平斯靜慮少則清清斯寧四者百年之算也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而逸我以老夫待老而逸斯不亦晚計哉嗇則逸逸則老固有得之于先者矣爾幼侍于王父也見其不屑意生產壯年萬金立盡晚食安步樂而甘之治養生家

言獨居三十年泊乎巳備又休休焉未嘗不平于人卽人或意忤之怙若不察者詼諧恣戲兒童爲侶涉脩窮遊日夜忘疲于世人所爲算計較量非直罝弗道蓋亦性所未有稱嘗私以爲生而嗇者無如我王父也夫修大學逐討能慧巧造化以此役人而王父避焉不居嗇之一途古長生家所謂以籠絡造物者而王父泊焉君之覩履考祥莊生所謂逸而老者繩繩寧有艾哉稱猶憶我母氏之言也曰自吾爲女子閱汝入父痒而莫貽之安見

其怡怡下人類恐辱焉而莫爲一吐氣也飲食居處泊矣吾欲佐之豈柰吾又詘焉家中落以少思慮故而不能代一籌也兒曹記吾言汝大父固善爲壽者而耋而耄而耆觴累累矣其介一命以觴乎吾志伸焉蠶菽爲吉若其不然吾負疚焉珍綺非翁羅偶毋言凡十八年七旬宜觴而不舉者媿毋志也而今庶足以觴矣今弟曹執爵跪進而言曰長孫羈客遊四千里外不獲親酌一巵而躬佐以文王父必且欣欣受觴而浮白焉是日也三花在庭流鶯在戶蘭芝繽紛拜舞王瑤王父亦受厥豐矣是正造化逸以老時也吾毋之志可以慰矣羈謹拜手叙之

賀新安汪光祿裕吾七十序

天啓乙丑裕吾汪翁壽滿七袠仲春十有三日其初度云翁有三子長伯輔次仲敷次叔輿翁之諸孫數輩金排玉立賓客姻婭次第捧觴是日也叔錫類者歌有懷述友于者歌棣鄂稱式穀者誦采菽而矜時誇九如勸三祝者則又爲之咏南山歌

天保無已則又走一使微文於予以予屬通家且與仲敷叔輿師弟誼也予敢以不文辭昔憶與翁周旋日久爾時翁鬒髮甚鬒而澤俯仰登陟趨捷若飛巳而浮白無算卽以角諸少年弗及也翁今遂七十耶其擇金石草木之精以扶老耶其學熊鳥經申之術以引年耶予且有以窺翁之素矣詩有之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若翁者孝友慈愛敦本尚實以人休而致天和者也翁少好讀書手破千卷已而棄去專事家

秉郤世俗裘馬聲色之好維良潔揩之習擇人而任時所材而居業而家亦日益饒裕事母太夫人至孝通籍大官怡色奉養太夫人春秋高九十而孺慕不衰與弟見初君壎箎唱和互爲紀綱爲原之謳老而彌篤與人交化去一切貧富貴賤親疎遠邇之相周其緩急而解其紛糾皇皇若弗及義問所昭達于遠邇郡邑大夫有屢虛席延以讌仰止者乃翁之所寂不可及者莫過於嚴庭訓延名宿至有越郡問業隔幾千里不恤者此其分量不

超越尋常數倍也哉迄今伯子慷慨論交儒俠並尚仲叔俱驤首待價頴脫藝林異日者朱紫盈庭玄纁萬里所以酬翁夙志者曷有極耶予嘗攷古父子兄弟榮名懿鑠照耀千秋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顧萬石君賢矣而其子建慶止以醇謹見稱堯佐兄弟文章氣節著矣而其父省華不聞以奇節異能相表見則猶是缺陷之世宙也以予所見兩相成而兩爲重者則無如裕吾翁矣說者以裕吾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氏兄弟予覩翁所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其文如萬石君乃其文出萬石君上而三君所以承家顯親不減陳氏兄弟而裕吾郤能當世不待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翁爲儒不欲以儒著輸官不欲以官顯居不欲爲巖積而出不至爲麼箸去是非聲利之場而之恬淡真淳之域至於震世之業充塞之慶府

能章而來　叠誥則聽子孫自爲亢宗自爲保世而曾不以攖其十靈所謂順其正而用其冲則天

全而命立翁其達此矣即與靈椿比隆奚不可哉余不敏秉是說爲翁進一進數觴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序

壽趙封翁序
壽陸古塘八十序
賀許封翁序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贈楊母授環篇 代楊長公
賀邑博林先生序
壽汪兩翁太年伯八十序

齊節母傳序 代作
沈石年霞上園稿敘
題新安兩進士稿
壽見龙杜翁七十初度序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壽蔡寧詠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姚太公榮封給諫序 代相國作
贈大光祿茸翁許老師晉少司農致政榮歸序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兩蜀趙公盪平妖寇序
賀少司成箴勝姜君請卹其尊人翌龍先生晉秩冏卿階中議大夫序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華爾遐園居序
敘同榜兄弟圖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序

壽趙封翁序

今國家職事所重獨尚書銓部郎叙流品上下扶陽抑陰大都需識見乎實無欲能任事者勝之矣而朝論推轂吾吳中望寔則獨先趙長公云長公之廉平徵會稽其介特不阿之概徵士大夫間也于是長公旦夕且奉　俞旨操持衡量乎國是矣

余吳人雅嚮慕長公攷其名德源流則余黃門舜仲為我道鏡吾翁甚詳也舜仲曰翁故高才生讀書訓其子盡力貧二十年弗怠也平居友愛而能任勞伯若季之事已事焉伯若季之子已子也曰無令仲落以媿吾後死者處宗黨爲誼而輕利臨事受難臨財受少蓋約己豐人其天性矣既以長公會稽秩封加冠絨焉則日縱游山水清音間故人相對蔬食一飽游游穆穆無加三十年力貧時也翁於世殆其一無取者余聞舜仲言而益嚮慕翁蓋翁之開長公者如此吾嘗論天下惟任事難任事而無求尤又難矣物之美者世倍爭求之求之情勝則一切當身之事亦舍置不問矣翁惟力貧故讀書訓其子惟不自利故伯季宗黨俱藉其力惟泊然一飽故冠絨不加于山水清音繇此言之我無求則天下何事不可任也長公今會稽時強立而不畏法必行而子民以不擾夫亦以翁之無求者試爾今者之任　天子有厚毗焉扶陽退陰亦既有職事矣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人有求

於利故常百計以用君子惟君子亦不能無求于名故往往驅其名爲小人用爲小人用而君子之名壞小人用君子不得而君子之身危然則求之爲害陰陽俱敝之道也翁無求故能磨礪其子使任國家之重長公亦即此無求者清仕路引正人渙群破交平心直斷措周于和平仁壽而結翁之惟心爲大年則養倍于禹鍾慶同于喬松吳中士大夫色養盛事孰有能先趙翁者哉今秋月翁登七袠屆覽揆之辰而舜仲諸同志屬余文以壽余

史官也言不能孝第以救水之定義爲翁南山崱
者如此

壽陸古塘八十序

古塘先生隱居谷水之陽學古而行高適當世之
務每思修畫鄉國便利事剛樹德不朽郡枕谷水
而城城之西鄙方十餘里其廬舍烟火萬家相屬
舟車倉貨之所輻輳倉廩堰肆之所陳積比於五
都稱郡之奥區焉先是郡城廣不滿十里而餘皆
屯聚乃依郛外千摊幵圜之不給水鑿泉利不周

于城居之民當嘉靖間島夷焚掠西境環郭之民
居蕩焉城坐困不支者屢矣先生熟計曰先事慮
事擬郡城之西隅有五便焉衛食貨嚴撫鎮固倉
原通水脈繁生聚萬年利也慨慨上書當事郡邑
大夫方議如先生請先生又偕余輩泛小艇環谷
水之[illegible]度其隰原擬就其陵水依其埊無拆宅而
毀墳無病農而傷木也議者難其費先生曰度費
幾何如其策可辦難其功先生曰庀工幾何如其
策工可立就也事幾成而命以他故中止然至今
松父老皆感慨大利之未舉而歎先生之爲鄉國
利不朽者意甚盛先生少博學爲古文詞有名諸
生間游京師諸名公卿延致爲上賓與之歷覽朝
廷大事能持大節枋勉縉紳間申文定公與先生
爲布衣交垂五十年當文定公柄政時先生游長
安筆耕而食其於相門泊如也故文定白頭而歡
禮之黃碧山學士奇先生命其子與參中丞日與
先生遊先生交其父子間垂五十年即中丞開府
入閩同先生朝夕卧起館舍中未嘗一事交關戟

門外比歸而屬郡邑史以中丞上賓爭酒食交歡
先生乃先生竟肅然垂橐歸矣蓋先生以古道自
持故與人交不染於勢利而卓然能全其終始如
此於是鄉之後進皆以先生爲端人其名重于鼎
呂而爵榮於上公蓋先生賤不欲自貴而貴者不
能使之賤貧不能自富而富者不能使之貧夫富
貴貧賤造化所以顚倒人而勞其生者也先生行
比於有道仲弓而廛芥鄉相義高于魯連田疇而
脫屣封侯有用而居無用則玄牝之守黔谷之畢

無爲而能有爲則大鵬之飛野馬之曠以海沸波騰之用歸澄渾朗月之天此無窮之算而動亦靜靜亦壽者也先生能爲造化而造化不能役使先生八十之觴逍而祝耄祝者余之修詞先生未有艾矣雖然先生所上修築便利是吾松萬年不可易也今當事賢公卿採而行之先生之利濟人與萬年同壽哉

賀許封翁序

吾松以詩書世其家者皆能修君子長者之行恭

讓不伐而不以顯赫夸齊民獨蒸自好而不肯爲謟宮温飽之計故德光而澤長父兄之訓其後也若時留不盡之酌以樂嘉賓而子弟之修其官方稱其名實也若笙歌之應鐘鼓銷歟故松士鄉乃士族之奕奕而起者何其多也豈醇麗之氣獨鍾于儒行君子歟抑其積行累仁先世之培植者厚而君子長者之代興致蕃乃其君子長者不規規目前之寵榮貴而能謙滿而能損依先世之教而關子孫之澤歟此吾所以致感于松之望族也許

延緒先生少爲名諸生文出而人爭誦之乃生平潔修好學不苟趣令訓其三子皆能文章其長君司理公中癸丑會試榜歸而侍親讀書三年登丙辰進士第授金華府理刑居官有操守能肅郡吏直指使者稱其能薦剡每居第一旣滿考而延緒先生受　勅命加秩如其官時余以使事歸里見先生閉門訓其季子不數冠帶謁郡縣間一出則怐怐書生故態望而知其爲恭讓不伐人諭其居鄉則餅處一委巷中應門寂然一二老蒼頭外無

鮮衣而怒馬者其于利事交關一不染指至家會不得黔其突晏如也而獨檢其制舉義付之剞劂以公于人且聊以志其宰縣伏櫪之感云如先生者真詩書世其家而修君子長者之行者也世之降也士大夫高視科第而淺視人品一撮顯人虛津六扈俱亂居巳于高天泰山而等齊民于奴虜畢乞耽石火電光之顯榮而忘身後不可測之寂寞自余通籍以來觀此輩之倏升倏沉者多矣獨吾所奔走駭汗之人即日後所憑藉我後人而驚

然肆其陰陽者也出爾反爾天道好還尚何惟哉
曾見吾松名族世家而有此乎夫魴與馬而修予
都之好者何如草子雲之玄而穩袁安之臥美田
宅豊歌舞而甘余谷之癖者何如禀四如之畏而
高于公之門常人見其近君子長者見其遠天之
修短報施各如其人此吾松之望族所以昌其後
而食其報而許氏其宸也許氏自銀臺先生爲郡
中耆宿動循古人至今爲縉紳光而廷緒尊人海
嶠翁宦澤及民而聿修世德今廷緒先生益加茂

明焉高陽氏之福其固而濬源遠百年未有艾矣
余故推本世德之貽厥而介此言以爲先生晉秩
之觴他日司理公侍帷幄膺　天子耳目之寄以
其福一鄉國者共濟　朝廷許氏之功德愈長而
先生燕翼之美與天保同無極余尚能稱引再執
爵以進先生也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憶余舞象時偕峻甫試里社雁行取次補弟子員
也時兩尊人謹護視兩兒兩家兒出連袂坐連席
矣而兩尊人顧相懽洽時時互賞歎其家兒云余
性喜動而峻甫自少即嶷然如山余慷慨多譁論
而峻甫呐呐不出口余即少已心重峻甫靜重不
苟且而峻甫顧亦以爲豁然光明不齷齪者無如
余自是十餘年每人試輒聯翩居前茅兩家兒年
漸長頗讀書以志節自砥礪不專以名高相應和
也丁酉峻甫雋於鄉余喜而更自愧乃峻甫相見
策我者無腴言余浮湛五六年而薦於癸卯當是
時峻甫喜花浮面借人試春官而並上第且並舉

於　師門憶放榜時有來賀予得第者余曰峻甫
亦當然已讀榜而更往賀峻甫矣則又笑我兩人
何期許若探囊奇中至此峻甫授滕東一邑以去
而余陸沉金馬閒官郎尺一時往返則問瑯琊令
治狀若何以曩時靜重不苟且當饒爲也而瑯琊
令報我史君多讀書砥清節自足塞實望矣而慷
慨故態得無少三緘與蓋兩人往還不爲寒暄語
也如此又六年而余爲史官峻甫以治行徵入爲
侍御史是時　澄川伯以峻甫秩封文林郎母太

瑤人並膺錫命而家太史亦以單東朝恩得列名
金馬署也蓋兩家尊人更相語交稱賀酌酒如舅
甥什倍之矣峻甫待詔長安頻年志節益孤峻器
識益沉懇戒視而不輕發發而必達其志峻甫他
日之大有為余何能望其涯夫峻甫豈第以人世
□榮為二親色養者兩尊人以强盛之年享多福
以□□報之豐食厚報椿萱之日長暖而高堂之樂
未央余年年能為峻甫稱引岡陵之句以觴其尊
人卽家太史更忻忻酌酒以觴澄川伯且胡盧道

兩兒舞象時藝視事也册詩凡若干首而余以世
交之誼叙其端

贈楊母授環篇 代梅長公

月在青陽桃李欲華寒梅初放蓋瑗謙而引瑾觀
木天之稱績紛焉則為楊母田太瑤人觴也田太
瑤人嘗授環于子庶常君訓之學庶常君佩毋墜
早夜砥志力學學成而且佩其環游於中發讀天
祿石室之書太瑤人就養輦下故中秘諸君子介
以壽太瑤人者率稱引授環事也太瑤人為大儒
叩廣文先生女而歸楊贈公贈公故習文法為吏
矣太瑤人曰吏名辱而力田良則去吏而力於田
已生子庶常君六歲則又曰力田之逢年寧如學
倍也乃更課庶常學當是時庶常早慧志讀天下
書而獨貧弗能得書則手丹鉛抄寫古文奇書不
輟每拾尾石鎮其紙尾太瑤人憐焉捐奩數升易
一古銅環而授之且志曰圜中方外天地象也剛
堅鎮物君子德也兒佩之無忘是以庶常佩而益
勵其學也庶常少齡起諸生聞試輒冠其曹偶覲

一第如拾耳而稍困棘闈則歎曰胡環之小見長
而大乃困也太瑤人又正色曰兒負環環不負兒
自是庶常學益富兼旁通古文詩歌乃雋于鄉登
進士高第授館職而游木天禁近間太瑤人念其
子輒單車來長安慰勉庶常獨絜其身金玉其德
以報天子曰願兒覩此環無忘當日鎮紙尾手抄
寫時事也說者曰環者還也田還豐年學還遇合
道崇之德還其顯融又曰環者圜也如圜無端反
覆道也日新為盛富有為大蓄德弘志用資對揚

君覩此琢矣往而不積新而特來七十爲春七十
爲秋結爲大年以樂無疆願太孺人介福亦覩此
琢余從梅大常長公所見庶常所乞壽毋文狀恢
其授琢事引滿觴而捲管記焉且庶常君吾中秘
友也書此贈之而佐太孺人之觴

賀邑侍林先生序

蓋余休沐山中時同里社諸兄弟論學并指述文
章法度而擎胥林先生從閩來視學政華亭華亭
藪蘆之鄉十故馴雅饒文采喜嫐立成一家言其

視林先生文章爲齊盟主蓋不翅介鑠之宗龜龍
也林先生以孝廉高第有聲公車間薄祿養噡乃
其人好學深修外敦樸而神韻内藏冲抱有餘味
而愛人不倦甫下車即捐俸入修文雅之社月凡
三課豎義標宗覽簡揚推中於程較群無留良人
人意滿又時以其牘問於不佞余是以悅先生之
教而嘆其深于學也學如水然終日取焉不盈其
量教如火然終日分焉不耗其光先生學能虛而
教能貸夫亦可以見先生道德之概矣吾嘗嘆文
章功業皆有古今古人文章以功業之餘力爲之
其功業以道德之餘力爲之也惟餘故出之于倘
然而無急遽湊泊之病是以能足已而濟人今人
則不然爲功業而功業之力盡爲文章而文章之
力盡盡則無餘無餘則窮于爲之内而利不周於
世今有百鈞之石于此有千鈞力者舉之有百鈞
力者舉之然一則超距也弄丸也一則胸喘膚汗
而不能左右夫二者之力亦可以見矣先生閎蓄
章思其文章固足不朽登阜比執牛耳明先王之

教暢性命之旨以鑪鑄髦俊而蔚起人文倘亦大
儒之業稍稍徵樹立矣乃先生冲然漠然無勞心
苦神之態而屹屹乾乾課士不息其精神覺有餘
裕集并先王道德蓄積佐然哉夫以餘力爲之則
碩大昌茂畀時龍驤豹變以副　明主之知爲霖
雨爲股肱先生之先社稷而享榮華也寧第加今
日薄祿養噡時吾閩漢永平間修明堂祖制之禮
而相榮先生以稽古宿儒常人主北面蓋道積而
著教久而光其說理所膏灌足以澤身心導天和

而樂為難老之度蓋壽道不易此矣里社兄弟于
先生仲秋初度而汎霞觴以進余樂先生之能教
而且喜里社兄弟之能壽先生也遂為之言以侑
先生且忻然舉吾觴焉

壽汪雨翁大年伯八十序

凡物性之壽者大都為四時之氣而不相戰竹之
宜于時也冬茅而秋根春榮而夏葉也四時之遞
皆相好而無相仇是以時運不得而摧之故夫竹
之蘊于五行者壽道也夫人性生于偏宜而病于

偏遺苟能蘊于五行則歷甲子如曠明焉彭聃之
壽又安足推乎吾嘗歎桃源老人不識漢晉蓋不
宜於人間世久矣夫天下寧有逃人間世而自為
一方之古人千歲春秋之壽者哉雨泉汪翁宜于
時而無遺於人世者也翁少習儒已為儒賈遊三
吳間然賈不甚權子毋息不贏也中年課其子若
孫業乃其仲子游于庠而孫為于鄉當是時翁於
詩書之教亦既稱逢年矣乃子若孫相繼掇擢而
翁恬焉変遷自娛掩關靜坐即社飲不赴里中惟
長弟問也翁為人有坊表重然諾力行孝弟而溫
克人稱為長者事庶兄嚴如父撫弟息如已孫其
女之歸于鮑司徒氏子也夭而貌諸孤倚翁提誨
遂卓有成立蓋翁申申愉愉訓定有方和輯有基
其於徵逐諸誑之態炎涼榮枯之易侯攻取愛憎
之化於前漠然不以屑意樂而安安而忘之如饑
者之不食粗濁人之不飲薑汁也夫四氣之遞陰
陽水火之序人身入於其中惟忘故宜惟無不宜
故無不忘而亦無不壽然則翁之壽道亦既俟矣

吾嘗論貴賤升沉得喪成虧任運而成自同自異
即造化不能宰之如斲木成車輒安而輪勞範金
成器鐘擊而尊承物自成就工冶何心而往往喜
同嗔異枝榮葉枯水火結于五臟陰陽轉于運命
不幾謂造物之心反私于工冶乎夫呂梁之翁出
沒于水忘水也商丘開入火取錦而身不焦忘火
也夫惟忘焉者斯能久而無患矣結為大年而目
太其子孫翁之無遺於五行而徵造化之全寧直
南山後祝篤齊年於壺嶠籛篯哉翁之外孫鮑君

介余言觴翁入十而余與翁冢孫孝廉同榜師門
故為之言以觴

孝節母傳序 代作

夫古稱節者偉乎難哉處而克就堅矢而求其終
吁嗟乎難哉彼夫慷慨引決計不顧後者當其情
事慘激大率易惡藉而買一死於責旣塞而取名
亦僥夫令沒者不計有身後事則可令其自爾紛
紜含疚地下而我不以喘息代足重夷之也且磨
礲未備拮据未闋畏人世之繞指而甘始絕以蓋

巳事溝瀆僥為又寧數屹屹大節也耶吁嗟乎難
哉余讀孝節母傳慮矣堅矣就而克其終矣當處
士族而隕也垂白之姑彷徨焉若朝露之未晞彼
襁而晨栽孤之謂何孱焉誰為卵者代而泥又代
而父顧處士有成言以一女子為九京之程嬰處
哉族豪者不恩扶助德美很焉遺錙之睥睨而孤
貌是圖謂未亡人何自若抑何家不可居也百擠
而移之度不可拒則殘形而立其行斷指發面實
餂焉而鶴一息以奉耄姑弱子困而央危而信堅
與高堂厚衣薦饈必飭也遊者曰孝不疚吾獨與
捐其養之餘佐諸孤讀伏臘行經師修樹孱而壯
扶秀而實泉下問二三子安在哉則嶽嶽榮名在
仕籍也亦旣就矣光昭有家暨孫而曾彬彬逢掖
焉蒸嘗有需婚嫁有章旣告成事而供伊蒲絕甘
茹素以畢其尤熊之志夫不得於舍生而有不舍
得于信其志而百折以幾其信也謂河有徙謂山
有移立孤貞于殉身善後烈于捐軀死者復生生
者不媿可不謂有終哉節母之美具矣余讀孝節

母傳而有感于節之一言也氣矜之隆非委圖之
烈一朝之决非永世之貞取名易而尋實難彼夫
冠裳而文史者猶不數數自樹而况于笄林之人
若孝母者屹屹乎大節也哉其亦可風也已吾覩
神明之胄其後必復孝母之澤意其在曾孫與

沈石年霞上園稿叙

夫高峯激流園林竹箭之美其間風雨朝暮雲物
百變者皆天地之奇也望之悠然標舉而遠志焉
浥之泠泠乎颯颯乎清音之盈吾耳也此寧待請

而韻哉有道文人得而悅之與會而情新音見而
詞流故使川無停波林無靜樹皆造物而盡其巧
故古人云詩者天地之心彼有道文人特韻焉以
寫造化所自有不求奇而發之無不奇矣此言之
文人之奇寧有盡耶吾嘗慕越中山水天台靈嶽
玉室瑤臺往往人雲蔽日霞起相應以爲居其中
者所得必奇吾友沈石年讀書四明山中窮古今
之趣覽萬物之變廣其思量發爲文章余來京師
得偕石年譚藝嘆其力持所見大雅復存其爲詩

歌清爽雋上妙合天成追六朝作者石年嘗爲拔
言所居霞上園古樹婆娑綠綠成蓋連林叠嶂迷
岫當戶覽飛泉之界道望雲標而軒起每晨風欲
湧夕秀澄霽翛然遐矚爽氣盈袖意謂此中情事
不減絲竹余聞其言洵石年之得于山水者奇也
嘗讀謝康樂詩見其群木藉戶衆山當窗之句疑
謂山靈所照夫峭拔清泠蒸鬱磅礡造化業以奇
授人而康樂能道之若邪赤城之間至今清音足
千古嗟乎康樂死造化風雅之妙淪謝幾千年矣
豈越中山水故寂寂哉吾聞石年師事其家勾章
先生其風雅從來蓋遠又佐以園林山水之勝其
詩文肖天地之奇者泠泠乎渢渢乎固未可量也

題新安兩進士稿

吾嘗論人生學問須自得天地之風氣古今之義
理聖知賢明之繩墨榜樣如披幕而脫權不在我
非我所得也虞夏以後之沉淵立枯十二國之口
舌短長東漢人之氣節宋宿儒之爲性命以論風
氣陶鑄前人影樣之所興起不名爲郝第名爲贋

若是權果誰屬耶其於得也有間矣班馬而後之
史相如揚雄以還之詞賦唐宋大家而下之文章
皆是也以其先有成法義理橫于中精神耳目盡
驅以從而肖之惟恐不逮是以真氣散而天不全
孟軻氏曰豪傑無文王猶興也孟軻死此語遂乎
年不傳嗟乎何況於舉子業當今舉業視古文詞
等而帖括聲偶承襲既多先達名家所撰述奉之
若高曾規矩至於綜書箋釋義理盡一不逮而士
子執成見游于中其能不爲沉汶卓然自見者少

矣夫靈心在我擬議變化我自爲造物何必如古人何必不爲今人大約信吾心而言言吾心所有而止此際光景真有天地萬物不易吾蝉翼之意而何不自得得於中而文不傳者吾未之見也吾同門友汪自魯氏江兼言氏讀書新安山中理必窮其所自有而言必達其性之安是以自魯文寄如析薾而劃然戒視處如郤導窾兼言文如元氣傳草木從本達苗節節活而節節靈此其中頗有剔其造物者其不爲文字章句況没明也吾嘗聞

新安士大夫皆講求性命窮義理變化之源以施于用兩君皆習而有得者與如是何第一舉業吾願兩君以所自得於舉業者闢開大觀若功名氣節從横短長之見諸用一破虞夏以來千年之影樣可也

壽見允杜翁七十初度序

憶余年十七時有司試補里社弟子海甸故武進指科目爲天荒而一時前茅列者三人李侍御峻甫爲冠次則君邇又次余三人齒相次也時宋太史偕峻甫封翁東雨家子惟謹趾步輒繩其放失而獨見允伯貌和而氣夷每携君邇行遊屣覽歡然樂也峻甫靜專而馴余嘐然自喜而君邇灑灑體韻俱逸當是時三家子出聯袂坐聯席哄談縱口有文章必更迭唱和里中故目海甸爲天荒乃三家子故無難天荒云而三家尊人亦聯袂聯席哄譚莫逆如三子也見允伯神檢標朗穆然似道朴茂純篤無所傚麗以自就其質而與人語溫焉若春聽之忻焉飫焉若考鐘鼓而飲醇醲自墳典

孔孟儒者精神之秘旁及黃帝岐伯素問之術淡穢蒐剔斐亹能開悟人而施於用實多利濟清虛似道而不必仙齋戒似僧而不必佛坐嘯偃卧游之志觴咏陶醉鄉之餘背者陳仲弓表正鄉里郭有道領袖人倫猶以皎然之身樹末世愧慕之的其于賢愚是非尚涉月旦分別也以是繩人終覺非曠然者耳見允翁口不挂于是非交不論乎賢愚居巳熙熙春臺之中而覩世爲無懷葛天之世翁之宅于身者博厚而貽于後者寧有量哉余與

峻甫既先得一第而君遷以巳酉試南服魁其經
是年峻甫入覲都下握手道君遷再欲任而兩家
尊人各又往鶴見允伯道二十年前試里社事也
乃見允伯益勞謙不自修沐碣而步從社父老譚
讌熙熙春温如曩時則兩家尊人又私相慶三子
各有父能成其子不負試里社時約云余輩幽恭
一起不能建作者旗鼓發揚生平以光顯庭趨之
教而君遷行且執鞬橐橫行令里社咤稱彼來破
天荒者出愈奇見允翁之榮施多福固益無量抑

君遷長君仁趾以弱冠才名鵲起諸生間試輒冠
軍時人呼爲小杜峻甫子近入弟子員駸駸欲似
其翁然終阿兄事小杜君余兒子年十二尚猶旁
覔梨栗不能齊李安敢望杜曩時里社之子其後
來成事頭角已見則見允伯榮施多福又豈獨在
君遷以此爲觴其觴踰南山海籌矣余通家子爲
家人言以壽翁不能文亦政不須文也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蓋先是萬州先生性骯髒落落不肯居人下顧以
文章高等輒冠晁其都人乃食貧自苦手一編終
日晏如嚮哢不廢也而又銹滫瀡敬事其二親以
是諸生間稱范先生賢既得隽南闈簡介乃益甚
郡國吏歲時不一再通謁利事交關之輩鶩焉不
肩爲曹伍日掩關課兒蕭然環堵則月旦推碩儒
名孝廉矣巳公車屢不報則謁選人得萬州也萬
州南渡海爲五指九黎之域或曰先生才而傲不
堪吏乃先生俛焉吏也或又曰窮瘴絕徼柰何以
身試鯨鯢先生曰吾捧檄將王事當如是當是時

先生安于萬而萬之人安于先生之德沒而尸祀
之曰范父范父云史官張子曰以余詩覽萬州先
生始末而知范先生賢也乃吾里社則推馮宜人
實扶助德美云夫賢豪間所爲束修其身而成其
名行者大都出于剛毅材敏賢智此其範祇于陽
而其象主于闢張發舒夫以濡柔佐剛毅以靜專
佐材敏以廣博佐賢智則婦順章而姆德光若是
故行修於身眷施于官而美積于家也宜人素性
澹泊故能布自安而先生清書無內顧孝本天植

故勞于井臼而怡怡然色養其尊人引大節明大義不以豐約遷改故先生能自砥以志節高鄉里者數十年而又歷險途涉洪濤宦游萬里外以琴瑟相勞苦顧勸勉先生以義命之旨敎羔羊之節勤事而和其民乃至素車跋涉鳥道幾窮旅船滄茫陽侯叵測艱辛萬狀以還其骨于丘隴則非濡柔靜專廣博兼者不能爲之夫佐之儒而爲名儒佐之吏而爲良吏非宜人其何以成萬州先生之賢此非其光形管耀史册者哉乃宜人訓其子伯

昕君既名高諸生間而其孫宗文翩翩起文采陸離當事者一再見其文章風度輒咄咄呼爲異寶指日當乘雲霧而夌九霄萬州先生之業如柯葉之扶疎英甤之灼爍可謂再世光美夫婦道有終寧非宜人之所以報萬州而貽後裔者哉宜人今壽届八十里社諸兄弟捧觴爲宜人壽余既夙昔仰萬州先生之高而又辱與伯昕游且又嘉宗文之能以文章風采世其美也故稱引先生生平而原本于宜人之克相者如此且以占其後澤之之長顧爲宜人一再舉百年觴焉

壽蔡寧訥先生七十初度序

三王之敝也世漸巧而入于卑老莊氏者古之有道通人也老子闡大道之機而得谷神焉遂自藏於根深極寧之區以笑世之巧莊子覽大道之量而得無窮焉遂自翔於野馬塵埃之上而視世之卑故二氏之道大而久長夫聰明絶倫類損思嗇欲留萬物以其餘者老氏之藏也神軼帝王以規世處下輿隷以壓物不爲造化籠絡而善自斟酌

於爵成之數者南華之所以傲天地也往余讀書城北比寧訥先生里而交先生也閒從先生問古文奇字考金石之遺則先生終日語不厭而菁蔚作者之趣已商榷時務大指今昔興華之故鑿鑿乎當名寔也下至閭里造事算成校敗日是當然已而果然人謂先生辯博雄識敏知通達而先生蓋穆乎不有也先生以毛萇詩起家爲名諸生而晚乃收其磊砢宏博之氣閒適于伊蒲而賓送乎日月方界不信于時不論于殿最而好爲德鄉里

趣人之急如衛頭足孝弟相勸有過慢面相[illegible]不
又背而罵之不知者愛厚歸譽以爲材爲施而知
之者以爲先生且溺而澄焉和光而貞焉以宅于
谿谷而息乎六月也余憶少時日擊溫陵李郡侯
事而稱往先生云郡侯廉人不苟趣舍進退而中
于當事以討去先生帥郡三老子弟徒跣建鼓而
挽之監司疾其留引先生與其儕彭君置對幾中
不測先生竟慷慨白其事辭色無所撓亂至其他
比輕重寧甘坐事首而以未減推彭君曰吾朽株

君尚可噓而樹也一時士大夫無不高先生氣義
矣昔者魯連子一矢蹶千軍而蹈之東海田疇去
侯封而不肯賣盧龍之塞至今人稱二子得老莊
氏之用蓋二氏之用書不能傳二子稍能用之而
不失其寧極逍遙之意故老之希夷莊生之曠魯
連田疇之孤往而獨尚者皆足以傲然於今古而
于今乃復得先生故曰先生大用若遺大知致虛
牢籠萬物之上而翱翔身世之外者斯亦達生之
極樂也余少落魄先生忘余年而雅器余嘗曰生

也豪郎固誰復能高生者先生喜進人物大率若
此今先生年七十而杜中兄弟徵文以壽夫盎之
有水也滿而酌之旋復汲焉人盡酌而滿固不竭
也先生施于人人而且大于絲嗣歌舞饋餉之權
身寔受之觀世之巧且卑者所獲不啻杯杓矣夫
詩祺福而杓徽美是佞而罔情之只非所以觴知
已也故爲述二氏之指以附魯連子田疇之義而
願先生舉余之觴

賀姚太公榮封給諫序 代 相國作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疏滯納流以操持天下　天
子無擇聽諫官無擇言姚君仲令年少由金馬署
擢給事中三月而上書再論　上意可否不宜中
留爲釜鬲憂論議爵權宜非是而吏道褫皆鑿鑿
有本末條理言不數顧敢而中余讀之而津津喜
吾榜甲辰士得名諫臣吾閩吳中多以名德世其
家載澤而發豐也開於詩書之教習於進止之道
故其子弟多溫厚嚴重而當大事夫秩經紀謹幅
家爲政也審幾而度時觀事而制權乃朝爲政積

者乎貧者乎亦則有象之已和于族類者能師虞
者也拮据力本者避世故之險易者也不欺其里
黨者善置腹於人人者也能實其高曾規矩者與
常作之師者也此吾所謂名德世其家者必多名
臣人生而釋蹻起家受事課最則磨礪變化以日
新其能事者皆君恩爾當其名不出鄉里事不出
歌詠如鑛爲金惟所鍛之藏璧于石而需其琢也
則親恩矣人子惟以其親之所鍛琢上報其君乃
不負親人臣惟以其所鍛琢于子者獻之君而乃

生平不負君也此君臣父子之大義也吾聞姚封
公少讀書爲高生屢薦矣顧偶數奇晨夕課其三
子三子俱嶄嶄有文章名給諫則其仲也戢戶內
井井夫婦垂白而敬不衰內睦外圍松人傳姚氏
家法矣好施仁義而歸其宗黨與人交落落難親
顯又不得疎也封公雖以子爲貴乎恭儼嶷嶷乃
又遜于鄉黨不先郡衆之庭矣宗人無敢加于里
隸也隋謹無逞而横者則又時抵書邸中兒年三
十爲 天子諫官齋而言積而動諫法純白勿欺
君不明諸心第以犯塞責是猶不敬君辱親也其
鍛琢于者如此今 天子上兩宮徽號侍從之臣
皆得覃恩榮親如其官而封公緋衣帶笏 龍章
輝煌高堂蓬弧乃介其會蘭芝玉繪實笄紛羅矣
巾笙族至封公而極隊夫封公寧直以金紫耀矣
中也公孰無父其孰無子今給事功能名實變化
日新且頌封公壹壹焉而封公以盛德居鄉爲鄉
之大老以其子功名施於朝爲名諫臣之父上報
君而下報其祖宗先世之受國恩者猶歟休哉

忠孝之道備矣故積而開之穀而式之與夫恬夷
教古而善居之者皆封公之可法于鄉閭者也若
夫高堂輝煌世俗之榮名德世其家者且不乏焉
其又何堪爲鄉里效慕哉庶常張子與給事並游
金馬門同舍交最厚其偕里中諸同榜觴公也來
請余言余故其世德而叙之志喜也

贈大光祿葺翁許老師晉少司農致政榮歸

序

天下有至人焉非藉世以爲貴也而世且不得不

貴之以成其貴非借世以爲高也而世自不得不高之以成其高夫其不得不貴且高之者皆聽于世之人而無與于我故我重而世輕是曰獨尊之標吾師葺齋先生廉吏也正人也讀書有用之儒而學道躬行之君子也先生爲吾郡良二千石愛民不避豪梗而當事中之以吏議然不能没其清操久之起自田間分憲河内廉貧約已如故而捐俸買田以贍宗室臺使者弗快也白簡彈之而卒莫能敗其品格是時先生以符卿　内召三拜疏

固辭比至闕言又三拜疏徑去今　天子新御極詔起岩穴遺老銓部首以先生應乃擢司銀臺旋晉掌光祿而先生嶽嶽處公卿間正色不阿至論封疆功罪闕廟堂政刑雖群嚚不能易也先生每與稱私論國事以爲　天子神聖如日初升而花方吐拂陰翳而揚輝光廣聰明而沃德性正在此日且五大　不在邊瀷靈紫廟戰紀綱不立私情不破而能佐朝廷治天下者古未之有言已輒相對泫然稱竊有動于中而望先生以黃髮游廟堂

作波流横塘之一柱也而先生一再疏請老以去然　明詔嘉其清節特優引年養老禮晉少司徒卿秩以寵其行稱自有知識以來比等曠典盛事不多經見獨吾鄉陸文定公當　神祖初年差類此耳高嶺青松行者望而樵者不得採鳳德之翔千仞也弋人烏得而慕之秪令下土想望德輝耳夫貴賤高下人操其柄則我無常尊謂先生不受人貴而人莫能賤不受人高而人莫能下猶淺鮮耳令世人不得不以貴且高者歸先生而又以貴

先生高先生者增朝廷之光彩表盛世之羽儀此皆出于公論之自然而直道元氣之不容泯没乃知我國家萬年福澤之未有涯不止如二疏去漢楊少尹辭唐爲一時都門祖帳諸盛事也稱猶記侍陸文定公時謂予告事時公年九十餘矣言當日公卿郊餞大司徒李公曰自公去而使朝廷上有不愛爵祿之臣御史大夫趙公則曰公實以病歸豈其愛身而忘國者公又咲曰兩公議論可作一篇送行大文字稱時爲諸生傍然而知先輩立

身憂國之概也今先生自言祇茫茫而不能見遠
恐負朝廷而歸志決至數時事則又憂形于色稱
不敢以輕去就辭爵祿窺先生矣先生歸而所買
廢宅地可耕鑿井可汲麥可栽棗梨可樹古屋無
恙藏書可讀稱小子落拓侍從久矣獻替不伸于
帝座亦須歸而問畝宮清源道上策騎而叩門
庭者稱也先生其開徑引座而細談泉石之事且
以其責且爵者而易我焉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西蜀趙公盪平妖寇

序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　聖天子威武神靈之所變
化刀化而犢劍化而牛潢池萑蒲之間化而桑麻
鷄犬大矣哉則惟有不二心之老指縱帷帳設奇
出奇風揮而日舒之大小將吏三軍之士一德一
心順其指令故禍亂不驚而績底于成大司馬兼
御史大夫關西趙公持節來鎮撫海岱沉幾遠識
先事戒備治人以明畜衆以和濟法以斷屬東塞
軍興疲民失業脅啓之間邪教橫起狂呼嘯聚兇

狡聲應妖人徐鴻儒入據鄆城掊鄒嶧滕已占嶧
山偪鄒城截曲阜窺兗郡掠巨野白蓮棒棰之孽
烏合蟻集者旬日而數十萬人瀛洛以北豐沛以
南流豕突狐震動城邑公乃簡畀將帥修治軍實
固厥根本決策剪除爰命大帥楊君兆基總其軍
政偏帥楊國棟等副之道臣王君從義徐君從治
來君斯行各監其軍號令再申戢止大醜伐謀攻
心無縱無濫于是偏師前茅大兵中權犄之于梁
家樓逆之于紀王城大小三十餘戰俱捷遂復滕

縣賊遁入鄒并其死黨五千人固守楊大將軍分
布將卒張圍六面困之長堤險道鉤杆雲梯之屬
森列密布賊乘城震怖其黨漸離而賊首鴻儒陰
拒陽款誅殺異己詭譎百變困獸力鬬狡焉思逃
公乃廣布恩信赦其脅從令獻賊魁咸與維新于
是鴻儒就擒而宄黨騈首受縛當是時檻車致
闕下者凡三十人餘皆釋令復業不誅一人愚民
歡呼各歸其鄉善良安堵歌舞于途吊死問生撫
其瘡痍是時　天子御門受俘磔誅賊首鴻儒以

下而特詔趣齊魯編戸報效于是公私充實村墟牧宰二東晏如共樂光天斯惟　天子之德威德明實繄我趙公之功或曰中土二百年不知兵倉卒邪妖横發如洪水瀉平原到處瀰漫莫知隄止公嫣轄辛乘備南擊西掣前劄後進退有法虛實有機六轡在手萬馬齊力其難在智或又曰賊依峄山而憑兩城爲穴如虎負嵎如虺當塗不戒而趨其蠧難攫公决意疊椅席卷風馳轉鬬深入探其窟宅乃擒其王執醜以獻其難在勇學士張爵

執爵而言曰趙公仁人也露布上　天子不誇其戰事不侈大其繫組俘囚之纍纍而一則曰此皆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穽者再則曰屢戰屢勝諸將之功也不戰而復城尤諸將之全功嗟乎邪民吾伉民而尚念其爲昔日租賦之赤子武夫力而爭諸原故戰必克而究竟以不不戰復城爲功之全自公之言開于朝而　天子慨焉下肆赦之令于數至之辰布蠲租之詔于臨功之日齊魯之人離干戈鋒鏑而即栢稻羨魚出肝腦塗地而入春臺壽域公之德流于東海而曙造于　社稷者又不止智能用計用鬬勇能拔地攻城已也故曰趙公仁人也殺而生之武以止戈用兵敢人大將之事卽古之吉甫召虎何以加焉敢序以爲公賀

賀少司成箴勝姜君請邮其　尊人翌龍先生晉秩四卿階中議大夫序

今上天啓二載秋八月　日講官國子司業臣逢元言臣父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建言爲民臣饒

當萬曆壬辰間册立未行國本危疑巨璫義實陰陽宮闈閒臣父孤憤激衷直劾權璫并侵禁庭皇祖震動幾于杖死闕下時部已擢臣父出守韻州且久乃蒙寬詳謫爲民自後一再承恩還其冠帶循例請老而銓部累牘爲起遺佚皆首列臣父名郡國大吏飛章薦薦積日逾歲戸若一遍者聖主飛龍早恩雨霈凡諸直言國本之臣予旌賁野而臣父六年伏節四載郎署竄伏林泉積有年歲生不獲賜環死不沾邺錄臣心痛之請如諸臣

例下　詔恩䘏臣柴死具奏　詔下部議已臣逢
元又言臣父競抗疏建　儲爲民齎有臣鄉刑部
主事孫如法例得贈官子祭廕念臣元十載詞曹
職叨進講仮光日月兩給新綸而臣父母仍其舊
秩烏鳥私心有愧人子乞比諭德魏廣微等進父
階例并及臣母以彰異數臣昧死再奏有詔亦下
部議于是吏部請贈儀制主事官太僕寺卿階中
議大夫而禮部請賜太僕卿祭一壇蓋是時太僕
公建言恩錫之典備而司業君邀恩　講幄之子

情伸于是六館諸大夫之屬徵予文以爲司業君
賀余惟良臣忠臣遭會或殊而致主匡國精心白
意同于皎日臣子遇　神武之君操縱由己不惜
恩于臣下而同床在旁投隙伺間杞憂過慮遇其
將然至于觸雷霆冐譴呵沉江湖而不返心安而
大義明力盡而國計定日月重開名光天壤未爲
不幸也今重華濬哲虛己親賢訪唐虞于旂席披
圖史于金華而玉珮瓊琚之臣從容論思浸灌浹
洽魚水之懽奇足千古太僕公位　神祖攬斷故

行其忠而司業君逢　聖明恭己故效其良乃至
褒直節于遺老施錫類于儒髦作述後先之美與
聖子神孫之光明並傳不朽於戲休哉六館之
諸大夫執此以賀司業君即司業君亦宜介一卮
酹太僕九原欣欣其式靈之矣余於司業爲師而
于太僕公有世誼遂紀其盛而爲叙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吾嘗槩論士大夫廟堂之氣如春山林之氣如秋
春主長養惻隱之仁辭讓之禮是也秋主慘肅是

非之智羞惡之義是也春之後爲發風秋之後爲
枯澤以春令居朝廷則是不礙非非不礙是並行
並育而同底于成此無事之智而太平之象也以
秋令居山澤則是不雜非非不參是據其獨而蓋
其同以立名激衆常有餘而濟物成務則不足故
司世道者慎之嗟乎今天下士大夫何其明是非
而傷惻隱矜羞惡而忘辭讓也古之君子資力美
而學殖厚有得于己而無藉于人故山林標不倚
之風霜而廟堂溥不偏之雲露比非持世修身之

大坊乎比部仁甫與余交垂三十年溫乎其善下坦乎其無傷于物粹乎其有恒而條理明辨整齊不苟卽在退然若不勝衣之中余素珍重之謂爲中和之氣廟堂之士也當仁甫同余筆墨時毋試七日輒額首苦坐好爲沉深之思文成而四座快讀以爲一第可援爾遲十餘年而謝去補太僕公廨宜其好甚乃益東修其身以服官事差仕銀臺值寮幕空虛則稽節奏牘出納惟允旣參御史大夫幕守笐編簿書惟謹尋擢冏丞課駒儀覈牝牡

毫髮無借貸也當事以爲才乃晉擢比部郎自仁甫入仕余亦在京師相朝夕察其神韻冲粹較疇昔倍精進焉修其身而能其官不霑才人文士之色而務乎有仁人長者之量仁甫其眞廟堂器也已君子之難合于世也以其中有所負夫其中無所負者必將委蛇曲折惟人之狥而人安得不謂若其道德文學謀畧節槩稍攙子中如手有持而背有袱則必落落徐徐見其自喜之色而表其難犯之形嘻難乎其免矣此皆不善養之過夫才之所近而本于德之所就則修其職而能其官無愆惡于衆而有利濟於朝廷令人如挹光風而煖化日此吾所謂朝廷之氣如泰而喜爲仁甫他日望立賀未有量也夫比部秋官也雖然學獨爲仁甫頌哉仁甫其以吾山澤之言而質之中朝士大夫可矣

題爾遐園居序

緇衣化于京塵非塵能化人也地不擇其偏交不絕其靡精神五臟皆爲勞薪能于此中得自在者

其惟簡遠者乎爾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卜居西城之隅數椽不飾虛庭寥曠森樹成林緑蔭盈園紅蓼植于前除黃花栽于籬下亭延西爽山氣日佳戶對層城雲物不變鈎簾緩步開卷放歌花影近人琴聲相悅濤睡汲井斸地栽蘭場圃之間別有餘適或野寺梵鐘清聲入座或西憐砧杵哀響微雲圖書潤澤琴尊瀟洒陶然丘壑亦復冠簪觴咏久敍素交是叶爾遐嘗言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墻受山花夜受酒閒日受書雲煙草樹受詩句余

謂非爾遐清適不能受此六種然余嘗笑人眼目
不開輒浪譚泉石桎梏簪裾彼實無所自樹廼爾
夫能自樹者脣濟千機虛縶以靜如汗泥紅蓮不
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簡遠則機縈之地
皆我用得馬頭塵空復能涵我爾遐讀書高朗寡
交游能自貴重而以其僻地靜日覯事理滌志氣
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誰謂園居非事業耶然爾
遐臨民卓然清靜中州人兄之爲劉襄城卓太傅
則今日之園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萬里風

斯在下吾益信京塵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敘同榜兄弟圖

圖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舉於鄉凡二十
人圖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張仲邇
以誠莊若谷世權董原高尊聞表用晦思明姚台
宗元徵張錫之爾嘉蔡元弘階正張伯環元復李
元敷時余游京師不得列於圖歸而敘其美亦
附圖意也開卷紅杏龍龍如蓋紫衣烏帽面頰帶
花氣如意逍遙其下奚奴挾琴而從者元敷也翠
竹欹滴九畮陳於石畔書卷筆墨枕綃席茵而坐
者五人一人衣氅衣面微赤而有韻攜竹而坐者
原高也一人臞而白頰骨稜稜冲衣凝若者仲邇
也一人面微豐領頰髯矣翠衣綸巾手執卷者伯
環也右伯環而坐一人面臞稍短微有髭衣古色
執拂若山中道士者用晦也一人緇衣雲巾豐碩
有鬚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圖書在榻淪者
硯者供騷人之韻絳衣執筆得句動顏面矣面悅
澤而無鬚錫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裾而闌

袷撚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視碁枰若壁而
待者穆穆堅壁神遠欲往矣衣冠濃勝而靜容無
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貴也圖九人者亦
各有意焉所稱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
之夫圖者亦於衆中得衆意也神藏於所遁而不
煩故積者大力裕於花石筆墨而無所苦故用者
厚二三兄弟之意見乎此矣夫余之樂而敘也余
之意也則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爲何如也
目敘而人爲之讚凡十篇

總贊

牙絃斯聽惠口莊論千載耦俱惟神應契夠乎友生南國之紀階下共孫龍鳳齊軌炳乎丹青九人而已

李元敷

稅李不言麗服有輝粲粲君子實妙華奇檢則弘儁量則幽微高山在旁遠心自知

董原高

鄧林則材崑璞則琢瀲之潤之霞標玉映追琢其

章龍文斯炳以嘯以鳴亦賢亦聖

張仲純

玄酒無味太音希希澹而不厭以遠其初輝山之壁娟淵之珠施于明堂盛世所儀

張伯璦

澄襟映物簡精覲理既驗既玄亦文亦史宿好是敦圃林為美亦有清音琴竹山水

袁用廉

有悅而有無色乃尊有娛而聲無聲乃神遺其形骸謂之真人一楊清風漠矣無塵

蔡元弘

斌斌君子風體明德清風肅遠令儀維則履方用圓窮文極質沃膏而光君窮其極

張錫之

趣以品高情因文見穆然太玄欲言忘辨春發之葩秋空之翰何則枯寂神則澤面

莊若谷

大知如愚學殖罔居無求之俠有用之儒託于道

遊嬡老龍舒南華之綸彼髯者與

姚台宗

太素之始元無青黃君子泊如伊耆之鄉惟靜觀之其道廼光乾坤一局何用不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壽大宗伯衞翁劉老先生七袠初度序
贈州大夫桓巒林公榮覲序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
魏太常疏草序
題熊侍御疏牘序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浦衡比部同年
武舉錄後序
虞山書院會語志敘
志地勝
古蹟
宗像
先賢
官師
藝文
書籍
建置

祀典
院田
院規
樹藝
什器
文移
講系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序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覺參符敘
周季侯四書商序
祁爾光澹生堂稿敘
沈初貞先生滇林雅詠敘
方君節寧蘭館詩草敘
晴村蔡郡侯奏最歌詩卷敘
程原爾稿序
陳雅德進士稿序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序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杜進士稿敘
題太學講章稿敘
王春卿稿序
聶駿如行稿序
江上課士稿序
門人于聖孩草序
施生雍門草序
國雅序

國雅程太集序
國雅元集序
國雅魁卷集序
元雅敘
卯辰程墨選序
嗣門稿序
書四房同門稿序
十八房約序
二十房雅序
文準序
西湖談稅序
周季侯稿序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選高孝子傳後
擬試日戲題
題近科二三場選畧敘
自題山中三十六稅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稅

敘寶日堂自選稅
孤山種梅序
讀書印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華亭張鼐世調著

序

壽大宗伯衡翁劉老先生七袠初度序

宗伯南郡劉公事我　皇上受春知預　講幄啓沃者二十餘年秩宗寅清執節布公天下想望其德宇方以逆衡穆穆倚公會公執大義不阿言者解政去高臥七澤之間廿十五年于是公年七十矣自公筮仕歷官承明其文章潤　帝制其澹業

著論思其始終進退持正不倚人門戶耿耿落落大節有足觀者乃更汎然靜退藏於不言而處于一無所有于此見公之養能爲社稷鎮巳夫榮名壽考何足以論公先是有江陵令過爾翁者不佞爾同年友也以治行徵入爲侍御史則爲余道邑大夫劉先生云劉先生于江陵相國同梓里又屬其門下士先生落落無私謁也相國喜刺朝紳陰事其姻黨某侍郎輒以中相國徹顏又微諷曰子良不以告耶相國曰公謂子良而背以告我者子良先生字也蓋相國巳心重先生矣相國沒後弱子伶仃幾不能存活先生收而卹之妻以子之女夫不趨其炎之熱而唯其灰之寒吾以知先生非徒以氣節自高也先生文章名滿天下操貧而請者輒予之竟謝去其贄或問其故則曰度可支朝夕無庸此也古屋數十椽園居茅亭不飾野蔬數行楊柳數株而巳兄弟修農賈之業兒子使步行市中不知其爲侍郎子也先生博學深識以天下爲巳任論古今事變成敗高下人物鑿鑿皆有原

本絕口不言時事而憂帝見于色介然不輕至公府而待人和而有禮蓋劉先生真用大而居之以養者不佞聞其言而嚮往公矣凡人文章功能名節皆氣爲之氣有所往而獨至故能者各自見于天下惟我館閣用大之人兼三不朽之用而未嘗見三不朽之名其自處在材不材之間而居人于可知不可知之間用亦大無用亦大此非其得氣之全者不能故曰公蓋有養者也而華之言辭也曰樗櫟無用夫樗櫟亦安用壽哉南山之松爲宮

殺梁者壽耳用之而爲棟爲梁不用而深岩幽壑千百年可以傲霜雪是用亦壽無用亦壽者南山之松是也公于今日其亦傲霜雪時耶可以養生可以長年雖然榮名壽考亦何足以頌公也　國家萬年靈長之福大約用大之人以無用培養之耳天地本自交綱紀本自清國論本自平賢愚本自明事至而能任事已而能去廓然一無所有而可以福利天下今公以黃髮之年佐　天子以靜德鎮物以深識謀國若唐晉公宋潞公者皆優游

廊廟而聲光動于百僚聞于窮徼絕域之外　國家萬年無疆之休實憑藉焉夫豈特公享無窮老壽哉公之門人錢直指歸黃門諸君稱觴于公而屬爲爲祝嘏于史嘗爲後進不敢以文辭祝公而第述所聞于江陵今者有以信公能壽能爲　社稷壽也敬書以介諸君子之觴

滁州大夫桓嶽林公攀覲序

滁據山川之美風壤清和謹俗素樸桑麻之民業耕而少訾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斯亦治民者之至樂也然或嗇寡而民齊業專而賦繁山澤之質崇愚而易閧訟則又以爲治之者難夫寧一不可以引吾之繩慧斷不可以迎彼之欲治民者將何居曰是在得其道而用之夫皇帝王霸之道邈矣古之人得其餘而小試雖偏隅細邑皆足以成治而立效曹參之相齊也而師蓋公得皇道之餘也武城絃而單父琴得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得王道之餘也若西門豹之投巫趙廣漢之鉤距得霸道之餘也夫得其道

者殊塗而同歸然則古人之治不可幾于世乎數吾聞林侯之治安吉也臺使者薦之郡士大夫畯詠之祭酒朱公吾前輩悖史也稱其才守兩合靈禊濯濯若之士民傳以爲雋論焉吾友劉賓陞籍實參是州則爲我道侯治狀甚詳也安吉在靈嶠天目之間峙岩崿而流濟派侯以恬淡之懷仰高稱深韻遠而氣平勿暴勿驚以和其民類蓋公之清淨者焉民宕耕漁飲無商賈之遠慕衣食栽足于桑稻侯漸而摩之恩膏若泉源之趨下也侯默

于畔士歌于校亦庶幾絃而學文學而教化矣山
城雖薄賦乎然輸輓負担之勞間亦稱劇刺史雖
秩大夫體貌比于郡太守而訟獄堆委不減諸邑
刀記揉雜之不勝理則侯當之迎刃焉庭無留讞
民無餘逋斧斷電決又不數郡令趙扶風矣然侯
貌和而氣夷虛中而集事與人交殷密而有介然
難犯之色以吾所聞侯蓋有道者也夫道之治民
也因其餘而用之隨試立效何論一州郡哉抑吾
聞古之爲治者櫛而沐之日不倦也其賦于民也

若汲井焉源源而不盡其力其誘民于善也不嚮
民而務聚民之欲使民求其所欲而自趨于善此
吾所謂皇帝王霸之大道而侯近之也侯今治孫
冠浙東而入對　天子且有殊褒異擢焉有識聞
安吉大夫所以治州狀若其具以大道對若是則
一州之澤雖被天下可也余耕淵峯之野去若上
三百餘里樂聞官師之美而歌誦之故因別錄之
請而餞之以序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袁伯宇備兵灤河屬予代作是時遼東經
畧微兵窮十八萬之數民困難然而邊事日亟矣予稿中三致意焉庚申冬日記）

國家安危大計屬于九塞而其憑藉赫靈內則樞
密坐籌外則督撫大臣應機修戰禦而已樞密以
九塞籌九塞不問以九塞籌一塞也以九塞之力
籌一塞者敗道也督撫大臣各分制諸塞然聞籌
諸塞而安一塞又不聞僅以一塞安一塞也以一
塞之力安一塞者敗道也故曰道天下爲一身者
大臣也天下大勢譬之身然拔毛則肌必慄然捶
足則手必扞矣毒腕則口必吮矣故安危大勢舉

大臣不能知也　祖宗時其大臣皆度邊事卷帙
條理而先重根本其于九邊如十家廬也然備事
而應西守前而護右着精銳于無事而存事暴鉅
養兵力于四方而一隅不動故能制天下之勢而
操縱四夷之命後之籌邊細目繁而忽日後隱憂
隅而置西陲如抽婦製衣提衿露肘而已此古大
臣所以難言也以吾觀于少司馬文公大臣也跡
其撫雲人知其結虜款泰卜素二酋完七年未了
之局可謂度虜枕上矣然此一方事也吾讀公疏

畧而識公微意知公能以天下大勢制九塞者夫
五大不在邊先中朝而後邊圉本也風霾物妖一
疏凜凜即劾賑罷徵足結人心厚元氣矣千古禦
夷守策爲上守有餘而可以戰故不疲公開寃辯
壘烽堠而犄角之令軍士有餘食而有餘閒斯亦
坐嘯清胡塵長計耶衆絲成錦纎者爲工天下事
天下人共爲之耳而况邊外公申甲令飭官方報
罷不職而拔其文武將吏之尤人人爭洗滌奉軍
書也采薇之役轉在東方然東訌而西不得安款

局未結而擐甲之六萬且不得專係戰事公兩又
組約東西部而整戈秣馬爲東隣馳援朝夕聽調
不皇飯者抑何其痾養相關切也夫公深慮遠忠
熱腸快膽吾儕何能深窺公一斑獨其奏牘文章
鑿鑿可徵信者則已奉教于公而又竊觀天下之
大勢眞有不得毋一邊而忘全局者夫繕甲飭乘
以固一鬩封疆之吏事也合九塞之全畫而措置
一方大臣安社稷事也今公總視薊遼事備瀟於
薊備奴于遼其視玩卜素諳部于股掌上神明變
化吾安能窮然總之夫海內而後邊方固根本而
振兵氣大臣身視天下類若此矣余不敏讀公疏
而識公之微意敢爲芻言于末簡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賓吾兄爲給事中其所言皆國家大事不
佞于兄弟間素以肝胆推之先人臣立朝患無肝
胆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惟禀赤心爲獻替不惑
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乃眞豪傑也太常兄腸
熱而氣勁其所建白定是非明賞罰籌兵食折權

路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而多中天下之大機夫肝
其與人交係慨洞見肺腑不佞嘗謂天下豪傑士
國家之瑞意見參錯議論異同何妨共濟要于爲
德所見期有骨力肝胆而止如藥有温寒味有酸
辛療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
夫惟從不同中見氣類爲眞氣類若執他人之見
以同太常兄非也執太常兄之見以同他人于太
常亦何有焉要于事濟功成報　主上酬　社稷
而可矣　聖天子聰明睿智太常兄召而還也皐

不足激勵邊臣吾書頗述披公歸吾略老君惜僅
猶是依今之君子惟沮退隨所隨不同其為趨千
也太常兄高處但不隨其迹失自有所其志不同
人所行處行吾儕此呼當以此自砥士大夫亦陰
明此意如古韓范兩公互相愛惜不然猶勝決意
皇史見太常兄乞改神廟廟號疏皆以為書實
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類此者多矣邊
書其大指而敘其端

癸亥當大計時魏廣吾儕與門欲爲爭執屬都

相中各立黨援紛紛然疏疏殆也並其所擧諸

余亦將南矣

題熊侍御疏稿 太常

教鬼牙蘖寧且在十年前勝時發端而邊將帥有
且且久廉餉廉而無糈又難冤所無餘能屬夷者
村落劫老稚之屍級以冒賞攻而從先是籍奴個
器身制諸夷奉毒而忘其實侍御能參拔邊一不朝
延挽而絕例之如理亂絲刺按如屋所爲我無不
開而窮其長若其所條上朝及部當事諸發

疏皆不肯家翁激稍厲而詹尹斷龜筮也邊將既
憚其繩索急而於時撫臣者亦以彌縫其無事為
得計上之宰相宰相不合上之本兵本其不肯為
侍御以江南衡文之役往矣至往歲而故人之難
作踩撫順殘清河喪一大將軍而玄菟樂浪之間
騷然多事　天子徵兵徵四出起經略大臣開幕
府而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暨諸邊師皆集
武者各提兵而入遼境遼陽十城也主客逼十萬
而市肆騷然民不有其室家當是時諸大將各擁

所部爭長不相下而諸部曲羣橫而驕殺暴掠
問又斗米直錢二百物價踴貴而兵民兩困金錢
不能飽戰士之腹而朝議漸發其師若越兩旬
十萬之餉久糜難繼以捷一戰為快而不知賊
未易言且遼之易因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餉
餉挽輸接濟無奇術也糧足而士飽畫地而守
民樂其市肆矣即久駐猶重待機會何傷哉經略
莫知爲計倉卒誓師而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
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柏出清河

道將軍綎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
喜先得當奴賊趣首功而獨主將如栢世居遼其
先寧遠公又兒子畜奴賊諸　勅印畀之以控諸
屬夷者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成事爲
得計意寔不在戰而經畧寔苦兵虛張撻伐糞諸
將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可耳以故意睨如栢而
松綎嚮昔負驍力有犁王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
渡河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栢聞松
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趣董爾礪夾之綎直擣

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偏援綎而壓戰夾當
是時令諸將兵爲犄角首尾奴兵分而我兵應援
相接兩將軍必不陷賊中而奴首可授首故說者
曰經畧不能御將士而委大將于不救也敗書既
聞輦下震恐于時熊侍御之言特若執券舉朝僉
曰須侍御往宣諭圖其方畧乃可而牘屢奏未奉
俞旨侍御揚公方還朝上疏言救遼事計無先用
臣廷弼往宣諭者侍御又標識熊公昔年所刻按
遼中疏若牘其懸度奇中處及當日處置詳悉機

宜臚列採摘生其智日上之本兵大司馬黃公機
以奏　上覽而是之立下詔徵熊公爲大理寺寺
丞兼監察御史星馳往遼宣諭大哉　王言神哉
聖斷舉朝所牘請累月不能得　愈世者乃今夕
上而辰下爾因此而不禁私感泣也吾　君聖人
居深宮而靜觀萬彙之變衆搶攘而我暇豫衆畫
凌而我寂守行其衷之所瞭然必不行兵衷之所
疑惑如空谷響似鏡求形但令有當　聰明何必
不以石投水然則今月委語連牘而不省者言旧

進而不爾者其故臣子可思也熊公在遼言遼明
于快暢十一指掌而尺寸無差不見信于廿年前
之當路而今日徒嗟其言驗乃　天子一經御覽
而擢用捷于發機其君臣之際豈易言哉揚公從
山中來開口議事而出平日所標識先事而畫以
獻之當事而進之　宸聰固非苟且家貪者亦豈
竊影響附會以畫前箸哉乃今知　天子能用人
矣夫四十萬帑金猶曰救在燃眉也一侍御疏牘
甫陳　覽而旋沛綸音此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古

人所以感動甚于積誠扶持歸於盡力也誠不積
力不盡吾輩良負 聖明其可藉口國事不可濟
耶爲客歲北上渡黃河舟中偶讀侍御公邊中牘
而悅之私加評識焉每遇當路有肝膽者輒以浩
報今且出以質之楊公并爲述今日盛事而題其
末以見事君父當如兩公者而可也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涵翎比部同年

粤萬曆己酉蜀當大比登賢良臣某實副臣某往
蒞厥事書成臣某法當颺言末簡竊惟臣晉產也

款綮寡聞罔所稱述且臣由咸均備員爲署鹿鹿
魚魚無尺寸見儀的弗樹而徒飾空言以詔多士
臣則媿矣雖然臣束髮尚論往古則嘗慕諸葛武
侯之爲人至讀其澹泊寧靜兩言輒私服膺以爲
人臣苟致身求有實用于世其名實本末當不易
此今茲之役臣諦觀蜀士有武侯也遺教焉美哉
斌斌乎其人皆質美而氣和其文章皆與于理而
綜于古臣何幸獲睹其盛抑臣重有感也夫惟我
國家設文章以徵士而士以文章應亦惟是義理
章句爲網羅借途耳今 國家借此收士而士不
借其爲借故澹與靜皆不能自持而反爲文章之
一途所累蓋有義理離合遂不能無揣摩有章句
工拙遂不能無塗抹以此精神馳騁于雕刻以博
一第其胷中且內熱而欲飲冰亦何澹靜之與有
一旦稍自顯庸亦只此習氣伎倆冀以希世之說
而與故我毫不干涉文章之能誤人千古相沿如
此夫世逐于僞文章遂忘其真人物臣今于爾多
士之爲文也亦戛戛焉幾幸辨其真焉惟是爾多

士今日先責言耳能自信其真耶則今日文章之
收臣信其必不爲借蓋必澂然潔白有將雲不礙
太虛之意而後一切名利不得淪亂真胷中[illegible]屹
如山寂如淵往事自得而後能立于是非毀譽之
境是以用于家國天下而無礙此之謂真人物亦
謂之真文章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梁益之間靈
氣出焉吾獨慨蜀材託于西京則相如之賦雄之
玄遂口實千古夫即令精能深至亦如珠玉之不
可以禦饑寒而世人寶之以爲巴蜀靈氣真視人

才何太局歟臣所厚望爾多士者以其真而勗爾多士以真者則以澹泊寧靜二語即此二語上答天子其爲昭代光彩當十倍于長卿子雲之屬于臣之雅慕竊有契焉臣緣是可以解于文章借途之說而慶　國家能收真人物之用臣且歌濟濟多士之章而爲今日誦頌之

武舉錄後序

今天子神明御宇闢講幄以覲儒臣聽鼓鼙而思猛士文弛武張宵衣在念于時即戎馬生郊潢池

不戒而海內鳴鏑伊吾之壯業　聲下者雲蒸霞起　聖人作萬物覩豈虛語哉天啓壬戌歎浣男郡國所上士旨飭騎射程方略後其高等儷于賢書而上大司馬　上既俞大司馬請而又以科臣言龍飛寬材宜盛特廣制額有加且　命諸臣宗道典其事而以臣獨副錄識臣宜敘末簡臣聞聖人之精神與天下聲氣相通臣子苟繫心　君父則其赤誠自不可解而聽于　聖人無形之驅使夫操功令爲鞭策懸爵服爲權餌其應鞭策而趣權餌者皆假耳士各有本心而　聖天子風勵天下也在不可使知之間然惟士光明其本心而後可以應　天子之求本心者何即上求下應率自關切而不容假者是也臣嘗思君于身頭面遍臣則其手腕也一指之創一毛之拔必且首戰而色變若夫鼓螃之著于面蟣虱之侵于髮則又腕動手爬而不能已上下之相應求本自如是豈待籌計忖度而後云義無所逃獨士人恨無此念耳故身重而國輕爵祿重而事業輕毀譽重而成敗

輕人情重而王法輕私意重而公道輕究以共功世名世法凡可因循苟且爲吾七尺功利殉者無所不重而獨　天子輕夫孰知　天子穆然深念之間其求得猛士良將而畀以疆場社稷之重者更百倍于人臣念　天子也臣伏見屬者　皇上之命掄閫大將也冑而臨軒而遣之　賜勅賜錄備以重其行時百官雨中錦立特傳　諭免行常朝禮重閫外體羣臣　聖意之感動鼓舞具見矣即此一事可令文臣傾心武夫生氣而臣又竊觀

皇上御劄御講恭己兢惕無懈于事無惰于容亦
惟是法度自繩思渥逮下以招徠所為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征弗庭而奠疆土此等淵穆微意
聖明自知爾多士來自四方其何能知之今臣舉
以提爾多士耳矣其釋寒衣而佩虎符也在今日
奮發志氣遠會日月而報　皇上龍飛之簡拔也
亦在今日毋刳軍胥以肥己毋借徑貨賄而躐階
戎毋柔皮厚顏而彌縫功實毋冒功在先而臨戰
在後毋隱敗以為捷毋殺降以為功毋以小隙害

大節毋以私爭敗公事丈夫無妾婦之氣是真膽
力攻殺行救人之事是真功名總之在爾多士一
心矣漢壽亭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夫以心比于天上之日而何事之不可為何　君
父之不能報霍驃騎所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岳
武穆所為直抵黃龍府方痛飲者皆一心能辦此
也　天子焦勞宵旰于上而于城腹心之士戮力
馳驅于下虎嘯風烈龍興致雲何戎馬潢池之足
慮哉臣所日夕結于心者敢特挈以勗爾多士

虞山書院會語志叙

學之講也其以儀文言語接引衆人已乎夫今衆
人之動其良心也固以會以語也若夫豪傑證明
心體則不專以會以語而亦以會以語也昔在東
林會上顧涇陽諸先生屬余講余遜謝良久已乃
言曰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
認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靈此講便是杏壇上酬
對也不佞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俟人
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來

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聽
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
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塵寂寂若能
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響
從來乎是凝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啓我心
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
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
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
辨不幾馳逐先景了故事乎此際氣氣最宜認取

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先㸌㸌地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鏡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有影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卻礙一分光

明也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處下於輿隸負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闢闢去人件件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竅於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所養局是光明盡淡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知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虧盈增減處所謂處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十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祕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

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諸先生皆聞予言而悅之虞山會語具矣讀者宜認取東林會上一句無徒以言語觀也

志地勝

濱海而國曰虞其山曰虞山皆以虞仲傳也虞固商至殷居虞山在虞仲前虞仲讓國居其地爲者避民後七百年而言子出則地之勝又以言子傳矣嗟乎桑滄有改山陵可移古來靈異之墟湮淪莫可記者多矣而茲山之勝代封而識之以邀寵

今夫地靈安能以久持開亦千年人心自有虞仲言子者在而表章之不能也只此一點不同淪不逐陵化山非山水非水也令公輪而新之稱書院學道堂絃歌樓而恭天子親讀書臺亦增飾焉各有圖以傳甚勝夫此邦之人尊讓而彬彬有和學其素也令公直欲引其千載來表章一念而使人人識其所爲言子虞仲者以歸之於聖人是令公之紀勝又不在山水靈異之間也叙地勝

古蹟

人傳而地傳地傳而蹟傳蹟之傳不知其人之親也然而因蹟以識不忘夫攷蹟於丘莽土石之間如三家村人希三代法物渠能辨其真哉雖然蹟人之標影也凡標影不可繫人心而亦可以指人心令人心知古人之蹟不遠而風俗變化以幾千古之希夷而稍形者是亦蹟之所留也已嗜若以蹟觀丘莽土石若不以蹟觀對而古人叙古蹟

宗像

像思也思其面目而像之如孔子像文王於琴像周公于夢是也聖賢不作久矣即令君目遇其叩之不能下一語可謂親面乎然而古人不廢也有精神行乎面目之間面目不可為精神而在我之精神則然人人自現其精神即聖賢之真面目呈矣且聖人之經諸賢人論述讀之者誰不幾一見也耶此幾見之心而目已微其七八而又儼然圖面若親面焉親面而向之讀者愈真亦猶之乎親文記爾若以宣尼古聖十五名賢之面目而索之亦即令毛髮畢肖不可為真親面而不與其與生

當聖賢時目受印記而不能承當認取何異投目像者思也心之官則思心之精神則聖侯之贊具矣甚矣候能現人之精神也叙宗像

先賢

地之靈氣千年一洩而其間為明道之人然人實有靈不倚地而生也而人之靈亦可傳亦不可傳如謂不可傳經書論述備矣如可傳也大聖大賢其接踵於此地也耶夫倚地而靈雖千年一洩可也不倚地而靈則日日其常新矣人能兼得日日常新之體則游戲啄歸便是活智點囿巷靜坐便是活顏回若大明證以立本經濟以用世則又儼然言氏于再來矣人之靈豈地地之靈不能靈人各各自取心靈與何海虞地靈尋討嗟乎末世埋沒知見不能明了當人則有言子論述在非傳言子實傳吾心吾心若靈且兼言子只此論述實輯便能再闢虞山靈氣矣叙先賢

官師

人之生也如玉胎璞金在砂不琢則石爾不鑄則

士爵琢而鑄之者治我教我之力也故曰父母生之官師治而教之官師之恩等於父母而末世不知其功夫末世之人已忘其已之爲玉與金矣弄瓦傑者不需工貧兒何求於鑄金之匠也然良工愛璞與鑄者遇鑛則取焉官師之不能已於教治也如是嗟乎世誠自知其有璞有金也其所求于琢且鑄者寧能緩頃刻耶生聖人之世君大賢之鄉稟天王功令而有人焉爲之鄉導急須認取自已金寶無令良工良治徒手而不能爲力也叙官師

藝文

有德者必有言言其所存者至言也無所存而惟外之是求巧爲狀而張大之言之不根者也至言言其信不根之言言其疑惟信而言故能挾聖賢之秘密而動乎人心不已之生機如是言斯可載而述也今夫學道者必信於其中而後道德爲眞道德事業爲眞事業其文章也亦爲眞文章若僅僅收采于衆口傚動乎流俗雕繢金石而圖度千秋則雖有蓋世美業政如俳優裝演戲弄一場千眞本色了無干與立言君子必不以自待而亦不以待人夫書院之碑誌詠歌樂其成而紀其盛者皆當世之有道聞人也其發揮也不在名實贊毀之間其樂而紀之也皆寫其中之所存而爲言也必不華是以備而載之今讀者油然見作者之意而書院之道大光明焉夫有德之言其補于世教也大矣是虞山之眞文獻也叙藝文

書籍

書籍未與人而聖也泊乎繫多人而愚也然則書

籍弗貴乎曰何可廢也凡天地間萬物吹息之妙古今詘伸之故寒暑日月之所以代山川草本之所以變與夫六合內外不論不議者莫非在我所自有而筆之於書是我先書籍有也信我所有則代我而筆之者自足以還反而印我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書籍者博學之助也以我博之如淮陰之用兵豈患其多多哉古之學者以天地萬物爲大身故其胸次識見常不安于耳目尋常之陋而網羅今古窮搜六合以大其

眼目而暢其靈性是以能受書籍之益而不淪于
玩物喪志之累夫讀書用世千條萬派只是一源識
得源頭便是真讀書真用世萬卷無一字堯舜事業
無一點此之謂人而聖人夫信得則何病書籍不
信得則損又不在書籍夫聚書者之苦心也願能
信者之善讀之而識其天地萬物之大也叙書籍

建置

凡書院宮室之制皆以明教也亦猶工之肆賈之
市也尊所宗而祠之集衆明大禮而堂之挹勝而

爲之樓羣居樂聚而爲房爲舍爲圃安而習之之
道也夫經始者亦有苦心焉工鳩於肆而不習規
矩則肆澾場爾賈在市而不務奇羸之算也市其
不爲冶遊之塗哉夫作始而新之不日而觀其成
者亦邑士大夫之精神與今公至通徹也入廟而
欽可謂至於斯者無此一段精神裳會得則牆壁
瓦礫皆有生意爾不然崇崇峩峩指爲虞山一土
木盛事如父兄堂構而子弟假以遊戲其鬪終日
不料理一家事是亦不能有其堂構者也至於斯
者可懼也叙建置

祀典

夫祀以報本本者一本也天地生人亘古亘今止
有一本更無二本此點自一畫未生而前爲真血
脉夫真血脉者即形銷骨朽尚可以血滴之人知
俎豆其親而不知俎豆其師者真大惑也邑自言
子出而斯道大明言子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
在南國言子上有功於孔子而下有恩于海虞千
百世故祠祀言子報本也而從之祀者有諸名人

凡十餘人諸名人本言子言子本孔子孔子之其
血脉至今在海虞海虞無二本也不敢祀孔子尊
之也如小宗之不得祀其鼻祖止祀其分派之始
也嗟乎觀祀典者一本之思可以油然生矣識得
此本便爲言子真正弟子爲孔子的骨孫言子曰
本之則無如之何甚言灑掃應對之能疑小子而
欲黜之以真血脉也夫俎豆拜跪其亦灑掃類矣
今公日偕小子其以本從事焉叙祀典

院田

立教者計其可久可繼而爲之方則卷不可不具也古者有井田而學校興末世井田廢而學校之教衰小人不足供君子而君子不能以贍其徒衆則雖孝百顔子而與之飲瓢水譚道勢有所不能故多方而畫之田既不以累小人而又以養學道之君子此皆天理之極則而性地之不容已者凡事墜其不容已而爲之則舉錢穀韈批而皆足以盡大道之用吾嘗論大道之用不斤斤自周其一身而貪以利天下萬世若周其一身則雖錢穀韈

批去之若浼而不得謂洒然無礙之人惟通乎天下萬世則宵旦規畫焦心委曲而益見其澹泊內有眞精神焉故孔顔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敝徙天下孟子之嚴嚴不在不爲臣不見名賢心跡之外開大眼目者自有一段作用綱紀無細不舉纖鉅不精是以其道前乎千百世而不遺後乎千百世而無敝者務其所不容已而已　毫造作其間則三王蕩蕩平平治天下之道也余於吾院田之設今公勞心而民晏如然給祀事供賓客自是官民而無因也可久可繼其在此與敘院田

院規

放勳五教一教也從民所親析而既爲教之法也聖祖不立品目而第以其意釋於鄉鄰之人[illegible]於和睦孝敬之訓而唐虞之五教備矣此　聖祖不規之規導民之至神妙者也吾嘗因是而論之夫物之圓者必中規若夫升歌飲射拜跪酬賓嘉會之儀積而行之畫之方而無假借者何以別之曰

規也曰此道之所以妙也聖人之教人也因性而制之性無方而隨所發爲之方變不行於會登不行于階若泥在範而變換從之此性之所以活潑神化而習者不得於節制也學道之人執方而易礙礙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而仍還於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夫登降拜跪酬賓嘉會之雍雍者非以習耳目防淫佚也神而明之游于中而識自性焉其聖人從心之矩與即放勳之教

聖祠之銘亦若此矣叙志院規

樹藝

道至大也學達者見其大則天地間無復有小者矣何也大者我大也我大則物小然我造物者也惟我大能造之則物亦大是以聖人育萬物以位天地多識於鳥獸草木以歸之性情是聖人所見無非大也今夫草木者天地之所生亦聖人之所以寄其生生而無窮者也今人見草木榮華而忻忻然其寒而瘁也而覺有悽然不懌者盡生人無

不具此靈性也識得此性草木之生生盡屬于我不屬草木世人惟不見我大故視凡物皆細爾苟其見我大也奈何以草木爲細耶植之深其根溉之也在疾除之歷不增益其種之毫釐而稟稟然惟求弗違其天之全以俟其成夫我與草木不啻髮爪之與身其又寧有大小區別耶虞山植松栢黄楊以萬株而紀之於志或曰是其細者弗存可也余曰樹者誰樹耶以我樹之其大也至矣夫識其大而得其生生無窮者則此一卷樹藝志不幾

作學道堂之爲魚講乎叙樹藝

什器

器形而下也然形耳形上之形衞凡民日用而不知遂執以爲下然凡民能一日離器之用哉天地間凡有用於人者耳不謂之下置之自我用之自我取其盈而補其虧因物之自然而不使有有餘不足之病故物物盡其用而物物止其所若是雖謂形上之道存焉可也夫椅席釜甑簠簋卮匜之屬自人用之則種種皆妙理矣故至麤至細而至

人以神奇用焉非能爲神奇人固不能離其用也無以其爲下也而置之叙什器

文移

夫畫地而治之謀始而考其成者功令肅而上下之志明也君子之作事也信吾心而行之然必使我作事之意了然信於上下人之心而後我可樂其成功其間人情之緩急土宜之因革盈虚勞逸之故一時百世之判一成算於胸中也如梓人之運堵者然夫是以握刀記銳符會而可以創非常

之事此其熟籌審固神暇氣全固不待臻厥成而晏如之象已見於事始矣夫精神所用徹古今貫終始成敗利鈍莫能周之皆於刀記符會之間一點精神不貫只此紊隨便是束縛徵纆古來豪杰扼于成敗利鈍者皆坐此也然則斟酌書院之宜以和于上下而成其功者亦君子盡精微之事也

叙文移

譜系

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者天地間大宗派也不待譜

而傳也無論六七聖人只如末世之人卓然自見本體而能信受者是亦聖人之支屬也亦不以譜而傳言氏之系因言氏有也譜之可譜者也聖賢脉絡在千萬世如人氣血行於一身頂踵髮膚無處不到可得謂頂是而踵非膚親而髮疎乎雖謂千萬世學道之人盡是言氏暫玄可備而言氏之裔居于此地千百年言子之脉絡非第傳千不可知之人而言氏生其鄉習其先世之遺能超然風尚而不盡受變於習氣者益言子之澤大而遠也夫譜其可譜者以與起其苗裔而繫其享祭而受之人心是信而徵之之道也夫虞山之教大矣[illegible]無提此爲言氏譜焉并附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叙

周禮荒政聖人補造化之書也在昔堯水湯旱其時制藝未與或興矣而民間風習古脊無窮奇詭鬪游情不經之事故聖人第以憂勞無爲補助之而天下治迨其後也地汙邪而民淫傷天災盜賊之不免而聖人始不得已而言救救王者有爲之

道也然而皆聖人憂勞之精神爲之吾嘗論造化亦至靈變矣豈穰之不能無飢儉也猶晴之不能無雨而燠之不能無寒也乃人則生生而新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矣聖人作裘以救寒作宮室以救風雨作十二政以救荒大要爲補造化而設也而後世乃浸廢其衣裘之備宮室之度積貯貴粟平糴義倉之法法且益設而患日益多患益多而仁人君子救之者益無餘策要以祖聖人補造化之意而用其生生新新之精神則是造化生人以

教人雖詡其有全功可耳俞毅夫先生舉進士三十餘年體物而大心經國而重謀喜任事而不同於衆是以官爲郎而無怨惡善病而不解其當世之務予知先生之精神直能補造化也予觀當今之世曹局設而弊孔百出至引繩批根牢不可破河身出入瞬息易位雖千年來帝王豪傑計畫所之竟同一轍以至賦重而民淫浸災靡歲不有則又禍中在桑麻間也先生爲前曹司馬郎而洗滌艎之弊一新竟因是蹶而復起太息河防之不振

則言於朝作指掌圖說以告當事已又念東南爾賜爲咎民苦不飽半菽則又輯前代荒政詔諭奏牘扞禦賑卹之宜列爲十卷以示有民社者有備而無患夫先生之精神亦可謂至矣世之衰也人不能無爲而修政修救者不爲者乃大益於世要以種種友、精神能適之過病而爲方不因方而治也、一一按周官十二政而持今日之荒庶不離諸冊子功令則策又無奇須知體要人化之意從心變化不法於法即先生事後事焦心盡力儼然什一補助撫摩無爲之初斯謂善讀周禮善解先生之書夫書則先生自傳其精神也救民者得先生之精神無徒以書求先生則先生之船政河譜具在也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夫學求其用譬飽五穀只在食時非既學而後用就其用處乃是學耳吾嘗論學者有用於世其誠身學問只在擭上信及夫人主聰明天授豈顧上下釜鬲總爲恭己焦勞視臣下無堪倚仗耳若能

分憂其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救而無隨衆口以顯攻獨力承當而無借調停以塞責任勞怨以盡力扶持而不束縛於議論破局面以精誠感動而不牽制於人情臣下既受其勞則人主樂享其逸願心委任言聽計從其大有爲於時宜也若夫信友一道全在用人人之巧拙異宜大小殊器靜躁異習剛柔異性但令適用各不相妨況爵祿名譽之人儘可策勵鼓舞勿開門戶與之大同但依職事之舉序以課其官方無同議論之異同以樞爲擬

最使人人無求于官之外乃事事盡安其職之常至于事舉而職修則與計功而論報氷消成水大地陽春萬物一體莫踰於此吾讀徐文貞公語錄攷其行事得此二種機括乃知文貞學問都從用處得力也昔陽明先生平反征蠻文檄乃記功瑣言幾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讀陽明語錄不解此種眞寔發揮處是以習于高譚戲論而學術壞文貞公學本陽明而隨處力行迄能相業滿天下自謫官延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權而有濟此種

學脉豈在詞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學問未有窮時時時用則時時學矣世人不解用處而空言學者皆未得學問之源也冬日坐丙舍手抄文貞教言語錄而藏之因題其後以志私淑之意焉

覺參符敘

覺參符者吾年友莊方壺先生所著書也覺本覺也參于古聖賢之書意而符合焉故名吾書論世人讀書但以後覺者開未覺後覺者從耳聞目見心知思索而得去耳目心知則無所倚藉引動而不靈故往往局于章句之陋畢世守其義理而無變化夫人心昭昭靈靈流通六虛坐照千古本地自有妙明不在聖賢口語日用自有風光不在書冊文字但覺支支節節而解都從名句起義畫方格而易礙人夫解自己者真解別人者惑也誦詩讀書而知其人論其世夫人安從知而世安從論哉身處焉之謂世我所自得之謂人詩書但其借耳我不覺則詩書之語爲不靈或曰然則孔孟之

立教皆陳言乎曰孔孟之書非陳言也孔孟之血脉在我不在于書有孔孟之覺可以讀孔孟之書矣方壺之著書也覃思九淵瞻覽六合滌除耳目之陋直標神明之微蓋胸中具有本覺而以聖賢語春之吾信其所得深而斷其可以不朽夫世人沒溺義學如聾不聞震霆眯目不見五色有人焉啟其聰而豁其眯其耳目開霽豁然飢者之于火也乞者之於珠也自取焉而已矣讀方壺子之書而人人自參其所爲覺日今末世多善讀書者方壺

子立言之功與不朽哉

周季侯四書商敘

四書商者周令季侯于政暇進諸生而商孔孟之語也先是張子作讀書印刻垂成而季侯以書商至張子讀而快之敘曰原夫聖人作經賢者緯之卮言日出性靈之鎔匠也述而不作文章之驪淵也垂世立教者神理在心發揮從我書不難筆言不難舌譬乘蹄得兔而蹄忘亦藉指知月而指廢非夫神明其性者安能窮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乎故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非不能言其微者言固不盡耳言止求言不貫為言之脈絡字閒究字不參訂字之根苗而欲單詞闡妙片語章微直指機關了然心口久矣夫知者之難哉季侯探仁義之叢藪明道德之深林滌除俗心施于有政開金鑰以詮微緒發木鐸而暢玄化于時纓緌沐于文波紳珮酌乎情瀾乃相與送難析疑究竟淵奧自義學膠柱名句陸沉士習功利而不諳立身之本原人飾聲悅而不見性命之寔際滔

滔逝波溺而不返余每思聖賢妙義不關聖賢口頭皆我靈心自有體取當心覺聖人之言如五衢之無所不通似百節之無處不活所謂照白日而滌江河浩浩乎莫之能禦也已嗟乎叢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若兼總條貫勒成不朽非道術明胸中者其誰能之余株守山居空譚名理譬如紗窓看花還涉影樣季侯試之宰割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言其所信行其所安所謂梓材之士獨善以垂文奉時而騁績故披洪範者知經世之器覽牧民山高者識撥亂之幹也然則讀書商者豈當索之孔孟語哉今而後愧我讀書稗之饒舌矣

邢爾光瀟生堂稿敘

吾嘗論萬事盡游戲爾如對奕然局變局新而於我自得無礙也知奕為幻故不生失得於中而當之者不亂是以為游戲之妙物之美者功能文藝人爭取焉爵其美而取之則真而不幻真而不幻則與正作用不顯矣凡真正作用者盡游戲也古

之君子其心處於匹夫匹婦之無知而能爲天地間日新變化之事見事爲幻而事所從出者爲眞故無事而能事事無言而能言言古人等征誅於一局須知當局之主張又誰也事而憧憧言而間間失主張者多矣故功能文章盡妙處不戲不可爲眞作用也雖然吾不敢以戲論當之憶吾居長安與爾光相爲也吾以書生耳目汪窓間虱觀不休而爾光已得車輪大觀操弧前矣當日之別爾光也第曰金不匣而精於百鍊也試之以爲奇也

於今悔吾之失言也爾光豈以百鍊試者觀其事賜吳會之政蓋已游戲洪鑪中矣爾光文章蓋天下亦猶其寧賜吳會也煩而不閙故獨閒勞而不瘠故獨佚而自其妙明鼓盪之趣寄之於詩歌文章夫詩歌文章何足以見爾光抑見爾光之日新變化者爾人之精神鼓舞於日新之塗者至靈妙也而其盡妙處作者不自知惟精神不可窮則作用不勝其靈妙矣若鄉其美而取之則一點妙明逆爲牽引即有自樹如聚沙然隙隙爲多變化者幾故爾光之精神其是而無取之心焉是以能遊於吏事而亦能爲詩歌文章夫爾光蓋棋局觀之矣或曰當局者卜度汪觀一子不輕下焉局已則變變則新爾光之努國手以此也吾讀瀞生堂稿而見爾光有卜度注視者夫吾何敢以戲論敘也

沈幼與先生淇林雅詠敘

當嘉隆之際教化淳備其人物皆博大而淹識知遠而疏通而於館閣諸名公爲極盛皆湖沈幼眞先生年少登進士已入山讀書數年而出出則鄉

長先後詞林盟也而至今與推當日文章名則御止皆湖先生不會華峰之望皆矣先生出入經幃備顧問啓沃者二十年而退耕於淇林之間先生之文章不可謂不用於時跡其立朝所爲直筆獻替者雖與當日諸名公共不朽顧先生靜退自實其湛恩者學老而靡倦自天性也先生嘗言樂在士大夫屏淫而好雅夫詩道正則雅樂興而人心和先生之意深遠矣世之盛也其碩大惇誨之老上寀瓊琚放乎厥詞而閒其太平其還於野也猶

得以風雅之言明三綱達五常徵人事之失得而
輔相乎皇極如是故足以見　祖宗儲材之盛而
國家享老成人之用乃先生藹然枎疏讀書一室
澹漠高簡有詩莫望其言笑而第沉致雋咏發爲
詩歌文章以寄其美刺而存其中和以合于三百
篇之遺是先生前以黼黻當熙名而今以風諭寓
鼓吹老成人之用心良苦吾慨夫採風貢俗之典
久不行於三代之後而致令在野之史臣不得薦
其清音以佐　天子惇大和平之理然而先生於

詞臣之職掌終始無愧焉夫雅者人心自有之詩
也韻之律之淫哇而雅亡要以稱心信口而出即
塗歌巷謠皆成大雅先生以學士大夫之口而返
其淫靡以篤于古初將習俗其一變爲渢渢洋洋
乎以合於　明聖和平之治先生之文章迄今大
有用于時館閣名公之典刑寧直嘉隆當日稱極
盛哉余小子以後進謁先生而終日受先生之教
信先生之能大有爲于時者如此若其詩文則海
內頌先生焉不佞其何加且先生嘗語余曰吾詞

林而有詩文是農之嘯工之規矩弗言可也

方君節峯蘭館詩草敘

三百篇變而十九首陶變矣而有達心杜變矣而
多愁憤乃其變皆極詩人之至何也夫情至而句
與不暇擇於口而讀者自相遇於各至之妙豈在
聲韻之間間條理哉古之爲詩者得於情而寄於
雲煙草樹今之爲詩者得於雲煙草樹而驅思慮
神情以從之夫思慮一逐於聲句而去元初欲言
之志已千里矣此詩道之所以敝於變也韓子曰

夫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若是豈非人
各有詩哉吾年友方君甫湛思好古而工於稱詩
讀其集渢渢乎雅而深華而不蕩稱于則而約于
旨美矣或曰君節詩類杜余曰杜之前未有杜也
夫合辭比義譜韻徵聲而第以貌君節則君節終
少陵而有詩矣夫詩之道以養人心厚天倫而務
風俗也故少陵之詩不異委巷婦女而其悃忠君
孝友之至情雖鵾鶴錫之深俾人人言而人人不
詭言者乃以爲情之至焉其不依於雲煙草樹以

為工至明備故為律為騷為雅為史無所不有而皆其情之至者自有之君節少與伯兄直指先生讀書同臥起友愛真至而湛於道德之源觀於性命之故既和且平以養其至而聊以寄之於詩歌故其詩引興高而託類遠超然獨立門戸而不事於聲韻條理以競其工拙若是則君節之詩固有本矣吾讀其寄兄詩曰不聞鶴禁聽鍾鼓但見貂璫上雒錢又曰萬里民沙聲淚眼十年心事隻行書其憂時事懷兄弟不知者以為少陵句知者以為君節句也夫君節以天倫麗澤怡其性情和氣之致而施于文章名實之用又從直聲韻條理尋以貌君節哉夫為逸民之潛為多故也少陵其眾孰與為太平潤色之君節也則君節又且超軼其詩聖矣

騎符蔡郡侯務最歌詩卷敘

我國大夫政成而其子弟式歌而頌之古也如蔡漁陽之兩岐廉叔之五袴岑君我有枳棘之類是也然古質而今諛質與諛恆視其大夫大夫古而古矣郡侯蔡公之治吾松也大心而善物明見而審國綜體要推誠素物物飽其斟酌而悶然無聲色之用其公私之民皆便于法而安于教其子弟弟皆訓而豁于古今侯報政而稱詩以頌蓋亦行古之道也古之人懷德而悅也思而積積而滿溢與嗟嘆之不已而咏歌舞蹈以暢其情其不然者即有稱說皆謂之諛吾嘗見侯之退郡子弟也進退可否必以禮而諄諄不欺行之　移始又喜以文章磨濯人而能為物色當意者盡其力觀其後乃知郡子弟之非諛也人心雖真古可化豈其子弟豈盡減於諸生頗其避於辛而弗納于諛則哉夫變化何如吾于今乃益見侯之治矣故今與郡大夫與郡子弟皆為近古最者侯迺職而余有治縣之其教又真慈之概已具也里社諸況弟謝詠歌而問余序夫前言備之矣而贊之詞無容不出與故弟敘其大夫子弟相與者如此蓋深幸古道之在吾松亦以尊大夫之教也

程原通謹序

南高峯下松梢亂雲竹影蔽日剡竹引泉其聲潺潺出于澗底啼鳥上下與行人唱和境過清非瀟士不能耦而居非胸中夙有煙霞者不能宅其文章之靈氣吾友程原邇從新安來同王象手讀書於此余偶過其室瀹茗焚香出文章數篇讀之嶙峻卓絕澗水松風宛在筆底吾嘗嘆人生于世凡濃艷之物可爭掬取者以吾澹然當之其味立盡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韻士與奇文章相偶而來領此趣者覺神魂飛動手足鼓舞蓋遊不奇不曠交

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靈于湖山如草色借潤于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鳥逆風而魚泳水也執筆予咿唔仰面看屋梁索解何者惡足以賭批頭纔之文饒于韻而遠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但非湖山之助安能筆筆生動令而性原邇益勉之矣吾歸山中晨起見遠烟一抹起伏湖上九峯隱隱在西樓可數者不覺驕然遠覽有南峯之懷焉原邇其時寄我新篇令我數浮太白為原邇展山水之清音也

陳雅德進士稿序

雅德謁余橋門余物色雅德與等雅德文如黃鐘在縣音繁奏鬧不與錚錚者混鳴又如萬花中行忽見蒼松挺立令人躍然顧盼不置也是年與等高第自雅德始雅德出所携平日上公車牘示我則春蘭秋菊不似剪綵而把玩自覺態饒其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蓋移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雅德為人晨有遠意者冲漠不盈大抵如其文夫文不可評而意可論也酒有酒意筆有筆意人之

于文亦然昔有客問余陶彭澤為巾漉酒事曰對客脫巾醴固不為高人設也還復著之餘瀝漬巾沾沐奈何余笑曰我亦苦張顛醉筆作書以頭濡墨恐臨池那得如許水洗髮耶其人亦笑嗟乎此所謂論昔日意不宜論當日事者夫人各有意意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為人讀雅德文嘗先識雅德冲漠不盈之意而後玄解可領吾非能相文抑是我所以相雅德也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叙

佛非必禪仙非必玄游不必嶽飲不必聖但有其
意者自得耳王元美記海市謂奇衺之士所得影
響其君爲始若武者而其狀雲氣峯嶼之變比于
神仙樓臺奇乃彌甚及覽讀玉坡所貽我蓬萊海
市圖見其澹煙微氣恍惚縹緲若離若合或凸而
城或蹲而鶡一抹間微存其意不盡如世俗所傳
怪怪奇奇者乃知真景政不在多夫意之所造皆
幻也而言之爲物浮景浮于水言浮于氣文浮于
意類也知其解者筆筆皆真筆筆皆幻矣玉坡静

眠僧寮似佛夢與羣真語似仙手一編陶然似沉
酣八斗二參噓歌石泉山谷響答似歷窮海內奇
山水而以此意爲文章幻矣哉真矣哉吾安能狀
其巧妙也耶玉坡又薄視所著述爲筌蹄而以棲
持世界自許將視雲煙泡沫一掃空之其亦有曠
觀海若者焉夫萬事游戲日變即新日新之謂不
積不積而富有大業恭此矣斯其爲玉坡之所存
乎誰謂其文非幻也耶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米家園有靈石圖作八面觀椒弱水謂當作千面
龍君御題曰非非石便一筆掃去千面景樣矣靈
物之惑人取景也如此讀大任子十篇似怨似欽
似涕似嘯覺昌黎揶揄窮鬼夢得問卜大鈞都屬
無聊語大任子勝觀數定觀理等窮通如蟻蠓視
涉世如雲煙其非文非非文也哉吾安得以十子
問窮語觀之憶吾嘗爲米家題非非石曰萬物誰
是誰非是彩雲一點秋空裏幻爲奇峯或老人靈
通萬變生眼底意中有景眼非其如燈取影影隨

燈總饒變現河沙數一卷色相同崑崙橫嶺斜峯
看不足廬山依舊非面目小米背中立鑿奇十面
看石石亦非此語頗堪爲大任子寫照也

杜進士鶴敘

吾儕年踰四十話兒時事不覺增感然吾四人爲
里社兒則甚異嘗戊巳間蒼養貞先生試童子首
峻甫次君通次余次涵甫四子並列籍金山嘐嘐
有文章名其年相次則長涵甫次君遷及余與峻
甫也當是時它庠士皆避席四子足較試四子文

章一出宅庠士皆以得一讀爲快乃四子刻意精進志氣相濯磨並期自勉于古之人相對無華言彈摘文字無訑語或經年不合併或深譚竟日夜把臂惟笑諧謔並絕垂三十年於此矣峻甫先爲而余繼之南宮之役並遊師門遲十年而君遷與涵甫長君公讓並第進士乃涵甫且需次里選上公車有空羣北冀意矣君遷如純鉤百鍊而公讓乃出硎之莫邪遲者火候良苦而疾者其光芒不可逼視君遷有子貿奇名而君遷得之先涵甫有

子貿奇名而其子得之先吾輩出處遲疾思之殊奇然吾四人當兒時志氣品目已定涵甫恩秀君遷温文峻甫靜篤而余乃灑灑俞俞當之今君遷與公讓文章並行矣君遷之面目涵甫之家學具在也吾輩安能從機杼上別新絲哉謂其舊新舊變而已矣夫偶引文字爲訑語其于進賢冠不幾蛇足何如敍吾輩交道爲千古交要快哉君選子仁趾屬余選君遷文而徵序余作此語敍之是涵涵甫亦爲子公讓問余敍也雖然余敍公讓無甚此矣他日俟峻甫還當以此快語語之

題太學講章稿序

國學司業以稽課書義程量文格勞來不倦爲職事按功令月輪會講則先日諸堂師具講草二篇上廂詳定而詰旦鳴鼓會諸弟子於堂皇設高座于前楹張蓋具威儀博士堂師一人升堂而講祭酒南嚮司業東嚮上坐堂師以次東西列下坐諸弟子肅衣冠整班鵠立而聽蓋其典禮尊重如此凌夷而後諸堂師既不能數具講草而攙坐高談

輒又多遜不學爲容以是講禮寖廢月不數舉余視事即遵掌故月凡二課二講講之先一日余自爲講章經書各二篇又爲訓古一篇涉漫坐本廂設講席諸堂師列坐而肅弟子于庭簡諸生神亮音而和節者二人從容陳說抉心性之本明六經之義旁引世務近取躬行凱切直指滿堂穆然以聽講畢出楮墨費勞代講者又司業間以微語指點其所未盡人人意滿而去凡一再舉而環聽者浸盈東西序矣自戊午初冬至庚申孟春講席之

會凡二十日有奇得講章若干首又彙今初新感激時事爲諸生講責君責臣二章輙具一疏以獻當宁因學教士之言入告我后用申交儆儒臣事也釋褐之會從辟雍弟南宫者四十三人盛矣剏燕喜會而講名臣三章以樂之重始進端嚮往一日之長詎固應爾若夫訓右諸條採取古人言行編輯成文但取易曉以告世胄蒙學至其立身行已矩矱存焉或亦通儒所不棄也夫陽城救孝弟胡瑗備科條行之于身而章之于教余甚愿焉若

夫以口說代肝胆則不敢爲諸弟子隱雖然學其泉乎敎其燈乎夫泉朝夕汲而不畫其源者學之無窮類是也一燈分爲千萬燈而燈光未嘗虧焉者教之所以愈廣大也識此意者我與諸弟子盍宜新新不已各以生平自勉焉斯不負一時摛門盛事矣

王春卿稿序

吾嘗論文品高下繫乎骨法至於伏習衆神巧者不遂習者之門斯則不易之論也神化所至皆因乎習人心靈變百出惟習故生惟生故新也吾慨文章家馳衆以爲名泐獨智誇不朽以爲高每拈一題舌乾如寒蟬之抱露筆齒龁不能下枯坐竟日謂是嘔心買海內重也不知此正坐不習耳無得于中而以習心勝氣驚離奇以出之其於聖賢之意遠矣哉夫文章在甘苦之間苦不能甘必爲弱喪此學士所以幾悞生平花萬年月也自吾遲山見文章家來相質者必勸以其習然惟骨法饒具者乃彌習彌新耳吾友王春卿少負文章名試

輙冠軍獨步而能竄思自力澤于理邃子養其若心此遂者垂十餘年嘗余丁戊閒讀其文神駿爾太行絕塵無留影也已從癸丑選見其近偶獨推惟而湛盧之處室矣乃其光闌焉乙卯春偶得其社中諸作讀之思闊而鄉亮如泉萬斛而曲折深礙也遠矣蘇子曰文至于達而不可勝用春卿其日生而新者耶然吾見春卿靜養而深鍊每社中操筆時拈七題獨坐鎮日丙夜鞏具矣夫没者之忘乎水也操龍者之忘乎龍也習而久久而忘也

忘則神化所至何多讓焉春卿既得篤其稍懸於
國門珠玉咸價當世自能定之獨言其平日之伏
習者以勵文章家觀為楷模毋徒高語不朽而置
習于巧之後也

聶駿如行卷序

帝魁以來之書世不經見而刪存于先秦之未厭
如顓頊上善若水黃帝大圜在上諸語世爭寶之
為奇其實六經無一字不奇也飲食不知之民字
櫛而句比之遂比于家人言夫千古孰有能奇於

六經者耶吾乃知文章之道凡覩者奇也其因者
陳矣世之衰也士勵卓然特立之氣而下同洛陽
季子之揣摩其成也資以博黃金卿相而絕不思
有闢黥乾坤最上一路故氣薄而文卑夫能獨窮
其所見以振其氣而暢其言者斯亦杰中之杰矣
駿如髮未束而從我問桃其文磊砢而多奇已為
諸生人莫能識而文益奇余閑一繩削之而弗變
也已得售而文之奇彌甚然條貫兼總則程于理
而弗畔循於格而弗軼每折一題拈髯嘔血必有

所見又非虛恢詭譎之為事者蓋駿如讀書迦上
蕭寺中好為湛深之思危坐寒更達曙不寐寺僧
歎曰吾輩臥牛衣中燒磚煨足尚無煖氣公何耐
勞苦若是予聞而益奇駿如不獨奇駿如之文也
擴其所至必能自我作古掀東帶有其挾之以出
而行于世豈止轟擬說當世人主出其黃金相埒
者哉余知駿如之駿在髮未束時今以定其為龍
為象也則于蕭寺中危坐達曙時駿如之為奇固
水易以文章論矣于其偕計而北征也書以敘之

江上課士稿序

江上一城如斗大學宫舍風雨四壁耳然絃誦所
至千家桃李秣陵風物差不相遠猶予晉卿世宦
而貧貲薄祿自給往往敘事月與高才生風雅唱
和陰以自廣亦以鑄人由是正始風流雲集霞舉
每課一日各窮思極致爆焉綺合晉卿攜歸示余
讀而快之夫吾家世讀書父兄故譚經儒也為儒
生綰口銷穀便不受人間作業錢為官務淨地乞
微祿易稱塞勝于騶馬高蓋其爱更大以晉卿之

志操視我伯父觀察公清風苦節倍光美矣況其孳孳向往殆難量測者乎夫學如流泉出焉不窮教如傳火分焉不虧我受事成均有味此二語遂覺論文較藝諸士子圜橋門繞座不肯去今晉黔其亦類之吾家世澤之長何其北暨于燕南漸于江也

門人于聖孩草序

坐死西葵窩中草制一兩段作史如袁宏漢紀體日不能一版而長安弟子授我課業者輒津津喜

讀諸而快意則擊節起舞以故尹錯弟子履而觀慧奇秀之士其行卷吾皆能讀之于閱高大其舉弟多齊司直沉寂似定僧吾所器也聖孩如渥洼之馬奔雲而向玉塞快絕俊絕黃金臺下固自有神駒豈謂僅僅其一副駒骨哉聖孩勉旃且騫際日而行不特受千金享矣我九方皐也考而轡馬經海內過信謂其出口成相諸今聖孩卷行矣我其堪作玄晏耶抑翟孩他年之價政未可以千金定也

施生雍門草序

齊人有雍門彈禹聲有雍門草歌苦而傷知稀然禹聲知不應稀也吾輩眼在禹聲手在兩具勝場當不寂寞雖然以禹聲游雍名都起長安市而未立南宮之幟何容不歌寂寞也枯木寒鴉水落石出人境至此過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滿山青黃碧綠在轉眼間故曰冬令藏而春生夫藏則必生淺之無餘必轉為蕭索所以人宜法冬令不宜襲夏令冬而春春而善居其夏者計禹聲所成就當不

止此今日歌苦雍門時也題其卷端願俟日無忘吾言

國雅序

雅者人心之始而王教之源也士大夫屏淫而尊雅則人心正而王教成矣夫今世所爲耳目濡染往而不可返者爲激於側舉之文其機事變幻日新日壞中於精神骨髓而不覺驅風氣人物以從之啓可懼也夫雅莫辨於人心而濫起於心之變彼其所爲作者之本意古今差別不啻千里古者

不在說書而在傳意又不徧聖賢之意而自徇其意以同於聖賢夫吾意違而聖賢之指盡違是以萬物不能竄其中而是非好醜無所挽於外夫然後吾立言之體常尊而其言可以為天下重故文成而天下信之今者操筆注視之際皇皇焉惟工拙好醜之是虞尋徑於聖賢已陳之句盡埋沒其性靈而惟迹貌之求如汲桔槔而耕石田其所滋溉並非苗本於是假粉澤於子史而不顧其理之安託靈氣於說鈴而不求其神之肖外之色澤塗

抹日新而中之骨髓面目日閉士以此愚其王公大人即當軸之君子亦以此自愚而輕為贗鼎所售其售而得之者粉澤之兩變而為奢淫驕佚汨顧性命所在而第以快心於富貴名利之場如是國家安得有真才天下安得有風俗哉吾觀雅道之微於制舉也如此往余為諸生時深恨其末於繩律格局而不能達聖賢之意以幾於人心之雅也間取先進作者所為文謝人事祛意見而觀之其能超然遐貌而自寫其意以傳之於書者多矣而世亦尊而尚之即浮沈於面目者亦多費其光資而本為搨然自正始以來言益巧筆墨益工而傷於雅者何可隄止也要以得意於字句之外而一新其性靈代固不乏耐而世俗從以粉澤塗抹賣之見櫝而忘珠悲夫今世人不能辨雅而安能禁其淫乎夫文章之道二非雅則淫而已而辨之於作者之初意其以自傳靈性而不逐於好醜工拙則為雅為真才其以殉人之耳目而借粉澤塗抹為工則為淫為偽而流於富貴名利之徒人心

風俗之際可不慎哉乃國家設科衡文之意甚深遠矣余故擇其文之雅者始自開國迄於今代為程為元為中駟之合於程者別為三集標其立言之趣名曰國雅而敘其大者於端非敢曰救世也夫人心王教或有補焉則俟之作者非余許論所能也

國雅程文集序

夫荄則含花花必歸實文有種子則荄也有歸結則實也二者皆程之極致也凡程從簡而取質簡

近體質近指二者須於神理辨之簡語自多質語自奇如昌陽之勝豨苓薮栗之勝珍齊不可以滋味甘苦論也凡程以容格合大方以卓識寄淺言力厚而神和養深而氣淡故能爲一時風氣之所歸然其識力不及者未有不類画虎者也讀程式者不宜拘長亦不必護短長則神骨短則皮毛簡可法則舍其拘朴可貴又化其拙取神奇於平澹見精神於古雅是謂得作者之意箴文章之弱者矣得文八十篇　國初風氣麗縟文有開闔氣象

成弘間秉筆多端人故其文正大渾古自能不朽嘉隆之際法力大恣而精識副之先進一箸前無往古　天子初服變入鑪錘而雅飭見於馳驟若王者必世之作氣備四時自後吾之於人文篇則合造化遂於宗工著作之體既足而時矣後之觀昔精彩傍之若根枝花果同於天生則三作而後恐不免在堂之外室之內也

國雅元集序

文章氣運三年而變變之先者元也故凡一揚之精微與衡文者之神氣皆聚於元元之神情體局往往得氣之先適其一點骨血默默遞授亦名傳燈服服有豐瘦氣有王和而總之精神所歸元本風雅每於浮泆之間別復雋永追琢之外自有化工拙用實而巧用虛能爲盡而能爲不盡文約辭題之簡八面玲瓏抱勢之奇風生兩翼從前會卷第一吾無間然其他京省掄元門風亦不墮落吾輩誦習須開闔真正法眼無徒向語言辭色上討求衣缽也

元作自王文恪而下祖禰一派源流至今文恪古色古力資養兼到自後唐中丞渾金璞鑄資御其養瞿宗伯和平變化養御其資遂於作者稱爲典立其間儲欽霍之博大爵雅宜開唐先林許之緒漢風藻元峯之渾博後偉又作瞿始追傳曹文有鋒力星橋行隊相生婁江公承其流風當文運鼎覩之會沈思厚力善於用多陳吉所稱洗支詞還之林許宗風益振變化日新川氣雋而妙自然鄧功能而泉正大月峯渾融簡貴且逼熟鍊精深蕭

變幻屬於天資李純客根於深造表嘯拔解悟陶
精鍊入神吳松陵扶秘喔心乾坤再闢湯宛陵純
綿纍鉄風雅重開精力漸匏於降初神韻特體務
子遜現阜氣象凝厚羽王風格轉道大約磨鍊苦
工神明妙悟兼斯二者方許傳衣是名相錯之燈
不繫入門之寶後有作者幸自得之

國雅魁卷集序

衡文者一房之精神法理結聚於卷首一人此一
人者與元僅有一間耳其意格大畧相近相合特

元體渾成而此或稍露元氣和而此或稍王元含
蓄有餘味而此必暢其所欲言針鋒之間合離不
遠讀魁作者神强而氣酣力厚重而勢麗鴻舞於
瑞鶴縝密之中微有筆墨鼓舞之態故入人比元
作爲易而取捷更多其他中程之文不論名篆衆
郡議題所重而挖其要此全在自立主宰苟腐中
滇絲所見而以游言塗飾爲工者皆彼陷之所不
載也得文百餘篇

元雅序

史曹鎮日無事又推拙不能博記古文圖書嘗代
方輿戶口甲兵錢穀之數即開卷竟日夜如口頭
數海錯名目辛未嫌其腹也獨於制舉業來根質
者輒應對津津如客久遇故鄉人豈非結習使然
陸沉而不能出耶去年吾友李冲之來燕示余里
中所刻元雅憶余辛壬間擬商文毅公而下至許
同安所爲應制大若干首題曰元雅又欲擬顧文
僖汪青湖而下至鄒四山董玄宰黃貞父張君一
凡二十餘家曰元翼會舊業棄去元翼不復完而

元雅本爲諸弟子攸去然裒取多泛濫不能見落
者精神之所存甲辰以後又不循綜理今刻中往
往雜亂紕繆煩而寡要博而無倫賈人何知獨利
爲德余竊病焉乃四閱月以職事之暇粗爲揀擇
抉其精微破其關鍵得文三百有奇峴阜二三家畧
已續轉夫人各一貌人各一精比而同之有如求
劍要以靈心變化眞氣流通句字之先別有印合
知其解者合離正變光景日新迷其本者摘句尋
章陳因相循夫作者之精微出于作者之口其已

陳矣豈以操觚一點靈心內獨無元雅乎游於法而法不能盡者神妙於言而言不能窮者變古人善讀書者了大義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大義所以了也求解焉義又千里矣世之尊信元雅者無亦第求其解乎若是則胥人趨利之事非余次元雅意也

丙辰程墨選序

今人以取科第為文章以記誦為學問故學問陋而文章之道不尊古人以用處為學問以明諸心

者為文章故學問足經世務而文章可以見性命其實文章非小伎也無從功利發根無以貨殖殘博無隨人作計效鸚鵡無與時變化似醯雞撒開兩手獨見獨行懸着寸心無拘無礙自然乾坤獨造君相不能陶鑄吾作此語似迂然書生能闢聊目使賢是中實有妙理旁有弟子請曰吾見先生偃息山中譚服氣之術循省言之戒乃猶手拈新制舉文甲乙不置也夫是皆性命語乎哉余笑曰子誤矣吾謂其明諸心而得非繫逢世而得也今其逢世何取焉匠氏之斤也適百里者之輿馬也文章亦借途耳今人人以有用自期待即此制科諸義寧不為吾輩津梁若曰熟此足令位高而金多無乃小視山下過來人也是集也初刻為他選雜亂今訂定而題其端

同門稿序

癸丑南宮之役總裁兩先生按功令戒非平弗較也於是書二房得士十九人閱其三試牘無弗平也錄其所習文亦無弗平也或曰取士以平將無

瓌奇恣放之士絀乎哉余曰噫夫是惡能知平為人之情皆平常於其所有而駭異於其所無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欲者之浮於類也實胡老難其珠也其有之則亦至平常耳日月必有明金石必有聲江海必有波虎豹必有文天地間負其所有而所出者皆謂之平若物不為世所宜有即為怪之物也事不為人倫所經見則奇邪之事矣夫事與物無取於奇而安得謂瓌奇恣放之先於平古之人用心也內而不浮濫於外重其身而善其

氣是以為文正大而不襞積明白而不鉤棘澆其中之所欲言而神氣面目無一之不現古君子之知人也即殘篇斷葉憤笑嘻戲之辭甚至郵傳題咏親故書牘馬上之檄官府之刀記皆能見其情事而覘其人故其與人遇也若詹尹拂龜筴而姑布相體骨白不失一是非以其有者求之耶我國家取士而程以三尺之牘明先王之道通聖賢之意理有方言有則寧惟是功令繩束不使軼於平之一途政欲得其有者而見為士挾其有以應

其所求無斷斷於章句而乞靈於詭怪言必肖其衷而如其人斯亦平常矣而奇孰能先之然則取士者舍平其奚收也水之治也曰地平樂之雅曰和平王道曰平平吏道曰廉平千古其能游於平之外也耶游於平之外者是瑰奇恣放非世所無見宜有也不務信其所有而假借於所無以自炫則是徇且於爵祿名譽之間世亦何藉若人而衡文者奚取焉偶者余覯十九人皆恂恂淡漠而志聖賢之道倘亦有而似之者今其伊始矣諸君益建其所有而毋變而趨奇余不敢附詹尹姑布亦庶幾無負所先生功令焉刻其文今當世知取士尚平意也

書四房同門稿序

余家世尚書先太史之淮思經學者垂四十年其所稱引法度則惟錫山諸李諸先輩也蓋嘗持論謂曰尚書家有本色政如削刀筆作記牒陳事雖剖而行之須有體樣然大要無他奇不過熟習而變化生耳嘗余年十六時先太史命母課尚書專

不休自後荏苒而年月而業不驟敢告以新[illegible]服其先疇者也嘗數經學自[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屢變而益不振先是錫山從[illegible]神山以授覓雅[illegible]汴涇里見李暢其宗而精學萃軒以精氣絶[illegible]闢門戶自後闢之嶽卿諸家繼之互琢[illegible]十年[illegible]皆綜述譔訓原本作者語無旁溢字無吊詭渾噩之氣尚可想見至今日而寬雅淹汴浸為舒緩淺膚程於理髓入者尠矣而氣色馳鶩展轉彫飾借經於竺一氣間津於百家離之愈遠流[illegible]削效摹原其

其受病皆起於不習也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令士子好新奇而不探訓詁精微之旨明聖王蕩平之教雖其本色所自有而索於理之所必無即波濤春華何益於日新變化哉癸丑之役余分校闈中按題宗趣程士經學得其一二傾堪振起而其事王洗馬先生及張黃門郭水部兩兄皆精心種別所得多沉深博大之士其爲尚書業亦種種具美余從郎中各徵其行卷筒而藏之歸山無事稍爲綜理兼採之坊刻補其缺遺字櫛句比積成六

百餘首付之賈人先太史見而甚喜間有商定手墨未乾而高堂負痛茹血之餘不復重理鉛札粗羇乘就之緒畧爲裁定僭述數語憶余受先太史之教稍窺一班未敢附於錫山構李諸先輩然幸以分校得觀海內諸家之全粗有概於今昔合離變遷之故闡經學家從伏習以求變化無厭薄本色而鶩於世俗陳陳之窠臼也則先太史四十年辛勤亦借以不朽矣

十八房約序

家本讀書長而職史幸耳目不壅聾聵思路不淪放失自分已得造物之厚古人稱一命之士苟存心利濟則與造化同功余謂現前日用事有益於人者皆可努力爲之雖謂詩書無功德也自吾休沐南還宿舟中者三月深冬寂無一事偶携癸丑十八房全帙因開篷翻閱縱横甲乙墨筆淋漓累至渡江流覽殆徧因念今日舉業士子守其敝步陳陳相因準方畫圓爲人臣僕不能領聖賢之意闡乾坤之觀蓋思力不用之妙悟精神全患乎

採擷朝華易謝涔水無源必人自有世界自有性靈聖賢語言原是借彙所以洪鐘無細響至聲無俗音是則自寫本來總非隨人作計以此近裏用心非獨文章歸宗亦令吐子人品根柢得安穩也更每見會試各房行卷徧帙繁浩呻吟逍家置於紙價不能得其大觀識有力網羅第取觀其來窺一班旋東高閣閑有剞劂銓擇往往買人獨制不究精微都無準的夫文章變化一年遞更令士子不能窮變極微以合於先民宗趣其何以爲生

生新新之功也抵家之後索居城南汲水粗暇遂
復滌除披揀得文七百餘首布之通都既令饒儉
之家兩得利益亦欲使士子知文章變化與日來
往各從自己性靈認取不致憑帖括陸沉也譬吾
非易牙敢謂淄澠能辨不差抑同吾飲水者當向
此中問水味矣

二十房雅序

丙辰利額取士多分房校亦多其文稿幾不勝論
定乃諸家論定者亦不勝讀然吾諦觀之又何其

博寡要勞少功也未學之習凡於嬰兒養嬰兒者
選食而使之進故不饑而不傷若廣羅百味任其
自擇或偏嗜珍錯而却五穀或垂涎太牢而置粱
肉曾未果腹而病及於腸胃矣吾嘗暇往蒙士讀
書處見其所諷習皆有房稿一本鉛硃標識斕斒
奪目叩之誰何甲乙茫如也師以是教弟子以是
學聖賢書意置之不讀先輩程墨輒指爲蒭狗花
樣其稍敏者獵新自喜撿襲割裂而馳鶩於汪洋
迂闊之徑其駑者恥以寡約自居則見十稿一隨
聲學步竟日搜掇而帥脊目聾蓋學術之陋如此
夫醲乾以饗客惟易牙不甘其味奏雅曲爲雅聲
惟鍾期不溷其音猗嘶不以燕石爲連城相如不
以郢賦爲騷些古來作者不易讀者良難況乎文
章各宣神明各具造物若不用心於內安能知會
審者知其中還苦甜耶余山居多病而療病以書
偶閱國門所行丙辰諸稿積之經年批抹粗備武
林門人沈生兄弟請而刻之余之衡文先書意次
法次機而歸之於雅夫書有意題有氣不領其意

而能得其氣者無有此政不可於飣餖句字間求
耳法者如人面目步位口不可以高於鼻耳不靈
以前於鼻本自天成豈容錯亂又猶如人身無脈
流行骨節之間皆繁轉動非骨非肉開合由我故
導自如故曰活機若土梗木偶轉動不能便不成
法三者都謂之雅余雖執此論而應我輓者絕少
又況世儒之雜觀泛取者終日如蒼蠅入坊翰毒
老不覩天日者哉刻成而題之曰二十房雅并述
其所以衡文之意以告夫蒙士讀書者集分爲二

其上者誦法夫亦備採雖然紙上篤鶩耳靈巧在人心金針在人手吾願文章家向壁賢口頭索書意就程墨木子看機法無今百咔雜進甘受嬰兒之嘅也

文準序

規矩巧之至者也今人以準方畫圓爲規矩而不知巧之即爲規矩夫準方畫圓爲規矩規而規矩而矩者也耳目口鼻之爲人紅紫之爲春色也然象人果人也歟裁剪綵爲花其春色也歟哉世人

之言規矩亦法也書地而結繩者也吾所言規矩活法也機之先而作之者也憶吾與同舍徐子先論衡文曰吾觀其法相其機法王格機王神夫神則天法也以機論法蘇子所謂必於衆中陰察之者豈在面貌位置間哉斯言也文章家不可不聞然吾政未易爲人告也當吾爲諸生時糊口受經指諸弟子文章法度且取先輩程墨及行機揀其不磨者標指品題之抉精微破閟鍵口授筆授幾無虛日諸弟子各篋藏滿去今歷十餘年及門攜此來質吾者恍如久客得逢故人奈舊本況瀊後來作者日新輒從其請爲刪刷滌除棄以更新補綴輒余如叩喉說抗稻長年話水濱寧渠視十年前較有長進抑於機於法曩時指示頗不謬於作者今者潤飾筆墨之餘點綴耳目之新文其一化工人合一靈氣知者謂是巧不知者亦謂是規矩潮或有當焉諸弟子其謂我言何雖然知其爲規矩也而乃知其爲巧則我謂文章家準是可也遂命之曰文準而行於世

西湖談貌序

余病遊西湖見養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息氣功業蓋世文章名滿天下其於一緘元氣如滿息注水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護氣息歸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關者種錯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麴車津津不能置口矣省言獲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題率爾談論抽有本末諸君

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篇幾十餘
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以服良藥
吾不能服奈何以膏肓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
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頻飾無執養生家十淚
語披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
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

周季侯稿序

自作者代起而文章之權尊然權非其人弗尊也
說者謂南宫三年而得一人夫是一人者有專權

乎哉吾陸沉於文章者三十年矣意所欲往而窮
於力力所能往而窮于時若是則文章變化之權
吾安能以人力勝之耶自吾出禮闈友人爲余賀
得人者曰松陵周季侯名士也余亦聞季侯名重
江以南及來謁見其冲穆似道而纂繞神擒若算
老不虛也已得盡讀其行卷程格論勢力追先進
而更有和平博大之氣行乎筆墨之間吾益以是
珍重季侯而愧不能前季侯今不得以其權尊于
世然吾友張宿王爲我言江南故有二周玉繩季
侯是也生喻生亮造物應自有意吾又安能以人
力勝之憶吾嘗轉元稚又後欲轉元翼以爲一時
登壇課牛耳者訖不朽今季侯文行於世他日屈
指作者吾知必有以處季侯矣

題鍾雨溪封翁壽冊

雨溪先生嘗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
以無官隱耳蘭天下書窮覽天下名山水而發之
于詩歌其祭酒於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軒冕貴
而先生塵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適

也余曰塵爭貴見世矣芥稱珍知珍矣若塵自塵
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冥者
田秀樂在淵頑人之寬吾所爲先生嗤以其寬進
袪筇自暇則車馬自忙組綺自適則組綺自勞遊
石自安則官司自擾眞樸自榮則名譽自辱由由
乎朝市之賓而卒山林之重老而彌堅寂寞而不
知倦彼將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音振河
洞壑而大業埒于嶽歌此先生所以壽于千秋而
不與算爽乎大年也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史不塋而女不淫固其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爲獨難然夫亦有倜者古人論忠孝而要之于死蓋習所豫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能於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涉風波瀕死不遁計親難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人之心神憑其所日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㤗于

外而喪于內者皆是也若孝子者亦可謂獨矣吾嘗感愚公移山之說及讀孝子傳乃信夫孝子不顧一死以丐父命者料身與親並完迺竟兩脫于虎口倘所稱匹夫之志不可奪者抑天相之矣然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當耳豈願當世難指爲異而當世學士大夫其詫而異之夫其理又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謂獨矣

擬試日戲題

上子來京師向我問試日者蹱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爲其子乞驗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追索更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日先提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渦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錐刺其股朞年而揣摩成今試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爲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處在從十指生如是文字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因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也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

先知守宮實數而代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前大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今我今日作律明日作令三尺入安在哉雖然伏習衆神能作百首自饒爲之此古人作賦訣也拈出數題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爲守宮實數爾

題近科二三場選畧敘

自己庚越壬癸余居鄉下凡監司制科士例以其程士錄及所上薦牘賫言來相質告者累年益積積案也竊史事暇間以鉛槧甲乙之抉其精微識

洽合于先王之指者頗謂可以儀的都人士旣南
歸錀之笥中久不復理矣自余請禮偶見市中曆
余所詮次近科論策者與余舊日揀擇絶不類豈
咕嗶家未見大觀指一辭爲全豹遂以余名姓誤
通都耶嗟乎士之拘束聞見也難言矣余憶少時
當戊子己丑孤貧力學稚意汎覽欲一見南宫錄
及紫禁二錄原本不可得家大人史悰筆墨從友人
所借錄竟三日而得其全本以歸余受而讀之蓋
艱難也念言及此幾痛欲絶夫士方挾咽薰冊子

而摹畫形聲字句無資力以誚當世之書即殳見
以舌耕筆耨佐勞苦如先太史抑寧有幾乃今而
悔余之不能讀父書也夫非盡人之子歟先太史
之[illegible]可以念矣余故撿篋中所藏四科論策諸
[illegible]取其可爲儀的者以行之于世非第爲賡沐
[illegible]以開廣都人士聞見而志余曩日趨庭之痛
[illegible]也

自題山中三十六挑

山中人解山中語耳又墓田荒度自揚悲風滿眼
淒楚每撿遺書手澤讀至筆墨存處痛不復禁委
書枯坐寢以成疾偶念惟有性命一路寄託聖賢
口頭借此自證回頭一照風先灑然急起疾書不
暇作何名句乃知人生一點真性不論悲歡喜愠
到山窮水盡自然逼出誰謂自揚悲風偶非天籟
然則是義也在痛言痛在山中言山中謂之山中
義也可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挑

丙辰春糴粟不能飼十指俞有婚嫁之事妻男謂

我當送窮余曼嘯不應一切薪水支吾悉以聽之
戒絶粒乃相聞也是時而決旬家中操作拮据徹
丙夜余燃燈坐別室以筆墨自遣漫取曩日所著
尚書言闡之其當意者百不存一瞬暑下筆閱十
夕得文三十餘首考之先進大音粗謂不謬每一
篇成浮一大白乃知人生當境啼笑嘅嘅都可鼓
吹性靈扶助筆眾古德云不受境轉乃能用境萬
事盡爾何況文章偶出令兒曹讀之笑謂口絹能
助我作文字如此便當燒車與紺延之土虛雖然

我年十八時永不蓋兩肘井口而鮑便能從先太史作尚書文幾萬言則此窮是我文字故人當相從以老也兒子笑翁言迂趣觴觴余遂辭筆書

敘寶月堂自選稿

余既選文準諸弟子謂余宜以舊稿傳者余笑曰老婦欸鏡猶諾舊時粧束耶震澤毗陵開基作祖然其合作亦時有耳意所至而文生焉夫意固難至也余浮湛舉業半生然二十年落在帖括坑塹中辛壬之際畧有省入便爲一削割去所謂齊房

以口舌得官可笑矣而斤斤愛其敝帚享之千金抑如蒻肋之消何哉曰是已行之世者世亦曾譽而取之即自秘無庸也遂檢當日名賢先師所批定及了凡開之霍林諸先生一二許可既於構峰洪弱生江上繆太質吳門陳我動吾鄉杜與君將諸君所評刻諸文稍一排出附以己意論次計爲文三十餘首贊附選刻之末或曰子苛于校選而寬於自擇何居曰意至而文生意固不數數至也震澤毗陵吾以待先輩諸家若余則非意至者以

供捩抹未敢言觿比矣

孤山種梅敘

夫人標物與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先山色於眼前緊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雖昔孤山逸者曾于瀛嶼栽梅偃伏于株潛蕩寒嵐之月崚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浮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關前堤之景色奈

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懸纓冰花補苴王樹種不移于海外勝已集乎山巔巖隈而長玉龍紛披偃仰巒澗渚而棲白鳳布疊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連兩袊嬌呼聖關玄關印清波六一泉邊栽啓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鬭春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欲巖居生氣色倘爲人扶筇掃洒致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坊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鶴

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爲鬪山中誰是主指點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俟途其良圖用同貽於好事云爾

讀書印序

自證錄者張子證孔孟之語而記其所自得者也孔孟之語一封閉於註疏再陸沉於帖括錯認爲作儒人久矣且逐輪失柄并扇亦非吾且未歎人非先尋自是孔孟一語眞是性地透過如箭在弦

不得不發一脫於口便活活潑潑盡在人日用尋常錯把做孔孟話便落在語言窠臼裏吾今食息受用誰非這箇馬自會行何須鞭影須知聖賢暫借人權立標影妙義盡在無名句中借此名句提會本等只解自己不解別人若解別人是從堯舜尋但背向逢干覓含生陋巷裏看稷樂顏回胼胝上說焦勞禹稷總是鴛鴦繡出何預金針吾今只以本色話頭薦取自家本色而且以書作印吾性爲泥泥體甚閒印亦不饒到得合着性命便鎔碧

至聖無言昔年喜看機關解處只小兒解事不解處更帶核連皮踐徑既生眞飽絕少曾言代朔之人聽聞粤閩鄉語未辨音聲的確寧論寄意所存似此童習之書盡是家常說話無之非是看取公案上活局活機當下承當只向無絃琴自彈自唱要江管先生曰如子所見與我相通遂述讀書印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重編文選序
祝箕溪先生習序
魏水洲先生集序
李于鱗先生詩集序
題劉太史懸蜂軒稿
題孫叔倩百花鱗稿敘
顧涇陽先生當下繹序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題蘇雲披先生西征集序
雲間志畧序
維摩室選文引語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題陳生甫制藝序
卧雅小序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題葉以沖燕中稿
題謝書勳春社稿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題余司空疏草
雲間集序
題施仟吾四書義序
題陳常釆進士傳是堂稿敘
奉賀俞母楊太夫人七表榮壽序
魏見泉榮黟錄序
沈氏孝節錄序代
唐氏備志實錄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敘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奉賀斗樓袁兄八袠榮壽序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敘
題六科程墨國雅補

募疏

募修寶刹寺疏
常安大師闢滿建道場疏
題無味般若募卷
題峩嵋山僧募裝佛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募修法相寺并造白衣大士護諸童子像疏
題虛鑑上人募卷
附山中證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華亭張鼐世調著

序

重編文選序

夫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為一目之羅者無時得鳥也為一方之觀者無能論世也故置銜尺於曠世莫辯於文章矣今夫觀古列人之圖畫者置之空壁而敬慕不生不見古人之真也古列人之遺文粲然竹帛豈徒牆壁之觀哉

故曰讀其書論其世見其面目於翰素之間斯亦可謂尚友也已文也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巳心羣言一乎巳口惟所擇之而惟所用之若夫泛泛若涉水游游若獵獸歷覽不精而權衡無法古人所以戒涉獵也文選者上綜周秦兩漢之盛下蒐晉魏齊梁之遺粲如列星聯如編珠六藝之深本而德音之叢藪也史記之前無史騷之前無騷南華之前無南華皆意所創也選以前未有選也亦意所創也馬遷莊騷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

譚自開戶牖昭明收古世之關文採千載之遺韻
羅琬琰於懷抱棄琳琅於毫端單思獨照彌衛羣
言明者定之如星經漢高者下之如水宗海借人
糟粕標已神明故曰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斷
亦與馬遷莊騷爭烈已馬新甫先生者研精競道
人也其言曰夫八音鄭衛翻以方異筆端寒暑即
字知時故泉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新乎如雲之
後望豐屋知名家覩鴻文驗聖世也意結則章旋
矣聲發則文生矣時運則玄升遠鑠代異而昔皆

變調矣惟至人滌除玄覽故近世之盲不得編晉
三壇之末大朝之格不得列於咸陽東西京之林
也於是次其世代以觀風尚凡諸疏注剿而丞存
披玄雲而揚大明舒竹帛而澗古今斯又非畢朝
氏之書而新甫之書矣夫讀書者致微言綜舊語
但今升降自我愼勿品目由人譬如採玉此雖衡
彼璉瑚之度材爾椽而我枉先生之讀文選也知
精得神游乎衆觀之先乎理若衡照辭如鏡其中
猶喻猶暑殺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傳其目也世
人[illegible][illegible]何以解此先生有史纂一書行世收其汁
漫貫串網羅並擬白於象狐食蹠於千雞裒集也
又以寓之於古文章考其世而觀其人史以經之
文以緯之吾知先生不朽在千古骨髓肌肉間矣
丁巳春余往當湖訪劉侍御獻之因辱交於先生
先生謂余史氏也其言可以信乃獲覩是編而敘
焉

祝箕溪先生集序

我　朝人物盛而制度從簡樸其開國風氣寬大

而人多自立之概故其文章皆瀞然能暢言其理
而不以摹擬彫飾爲工如劉升田宋學士王待制
諸家是也嗣後東里平實長沙爾大遂爲　國朝
文章正體夫菽米貞飽而玄尊之餘味也多其贊
海錯而傷酐飮哉余故嘗謂我　朝自有文章得
二百年風氣之正者此也獻吉仲默出而不肯道
咸陽西京以下隻語雖其鍛鍊過於先章然即今
遁與亦咸陽西京之文而豈我　朝之文耶嗣彼
吳會歷下騁其思力或博而無歸或巧而多捨益

余其傷之夫一代風氣繫乎文章作者不能爲主持風氣之人而強以前代之煨燼作盛明之鼓吹何其無特操歟自余在館下思一效先進撰述擇其寬博乎實者輒而論之以存國家文章之正同年祝民部孟型示余王父筸溪公集余讀之簡而法澹而旨溫厚而嚴密質而澤於理盛矣哉先進之遺乎蓋筸溪公當康永二陵間去東里長沙未遠不惑亂於摹擬之陋而以作者自任其所得于開國之風氣者獨多余亟數其文爲眞

國朝之文也先輩作者以文章爲經國大業厚于自待而言必信於心無好奇之念而有特立之趣故文成而國家賴之後之作者欲遠步前代古人其意象耳目盡爲驅使肖之同於優孟不肖竟爲畫蛇即其誇詡以爲逼眞而吾且嗤其爲前人之臣僕此亦何關於國家盛衰之數哉余讀筸溪集而滋感也筸谿公筮仕至請老無日不娛于詩文其爲尚書禮部郎暨叅藩閩浙晉粵大方伯所至輒有名節特立交其名人而感事觸物畢見于文章詩文今民部所藏集數種猶漸稍其一也公之自立不盡於文章於文章亦可以見矣誦其詩讀其書吾又論其世也

魏水洲先生集序

太常魏先生 肅皇朝爲名諫臣其時君臣最相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又知聖人作用非常而窺君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不拘於耳目知見而根於性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其脉不測而其相遇也獨知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

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得覬上之所與以爲取也與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能識百鍊之臣覬上之所與而取之雖讜言極諫之臣而純白不信於人主此耳目知見之爲患歷千古未有能破除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抗之以陰吐之若不可犯也乃又啞而茹之聖人純以性靈用而人不能知也聖人乃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於雷霆而商賈之小忠技窮於刑鑕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微政不可以

尋常論也先生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廷折面
肉淋漓獄即劍未起矣乃輒召輒還已召且還輒
又諫諫輒又杖已又再諫至於露章論冢宰不法
事幾略權相之口而上已厭賜骸骨歸矣此其
間獨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有堪慟哭而不
能已者無論先生當日事也 肅皇之御其臣也
以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關之耶廉者或
其臣一時精氣所激未能流通透徹使然夫聖人
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出聖人之實其金也鑄其

鍛也而純金以鍛鑪爲造化故性地純白如熟先
生者 肅皇轉展用若鍛其功至乎其究乃熟先
生之言於其君則又不在諸言意氣間矣孔子曰
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爲眞信也嘗讀觀先生書
迦大約原本良知爲揚關先生精微妙呼光明洞
達攝於一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觀先生性靈比
用固至精微耳目知見可無倚著其徹於聰明睿
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
乎 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家寧有幾人

[illegible]夕不能不三歎爾熊令公神阿之爲人也能於
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者其刻先生之集夫亦眞
有其賢焉敢述中之所得以叙之且以質令公其
以我能讀先生之書否也

李于鱗先生詩集叙

在昔中原七子愚推李于鱗先生弇洲最自喜然
猶嘆東海泱泱大風也自當日弇洲稱其欲凌千
古上之不屑建安大曆而或乃稱口病其不及格
夫雲淵高下寧有定論余獨論其詩之情耳詩之

情在言志而正思古來勞人怨女之風謠刺讀讙
而聽與春類皆觸事對景口無擇音音無擇律聲
如風之過竅馬之鳴春小和大和於喁造化洛鎗
岐鶩鼓吹淒脆而已夫怒號不必效響于飄風前
代之鶯鳴何必齊後代之嚼舌哉然則三百篇自
爲三百篇建安大曆自爲建安大曆而于鱗先生
獨自爲于鱗先生安所得云凌千古云不及格而
雲淵高下其際也余故謂先生直以古格行自[illegible]
而已弇洲書與先生言吾擬彙府無不合者[illegible]

斟酌五言古歌行諸近體絕句俱敵而七言律獨
過一等足下無神境我無凡境耳今讀其集七言
律似未勝諸目蓋先生力能作古樂府擬古者也
與歌行絕句皆古類無駢偶五言律雖有駢偶句
短易修故皆足行其情而追逼古七言律好為氣
象語且句長優柬似有屈情就法意焉然挍以古
删詩之意并足千古矣先生自况云胡寛營新豐
雞犬皆能識其家夫即今逼真果新豐也歟哉此
蓋先生謙詞也余獨尊之曰本朝李于鱗先生詩

侍御王公刻先生詩集成而問予序侍御起鄉宦
進余亦慕古大風遂叙而諗之如此

題劉太史蟋蟀軒稿

神仙中人食神仙字作神仙語此寧肯屈曲久逐
人間世耶故曰道人骨寒以耀炙夫谷神玄牝蓋
其不炙者固自有在也吾年友劉陽先生居濂溪
上博學著書好讀夷堅齊諧諸怪事而喜冲舉修
煉之術其形神類道而枯瘠簡遠似絕粒之鶴嘗
其入金門藜閣間咏歌咳吐同舍諸君子或齊楚

或楚聲或吳趣越吟秦歌嗚嗚而先生偶藉門長
嘯孤音振絕谷令聽之者飄飄有風露烟霞氣余
嘗嘆謂先生他年與成大還共我坐泰山磐石上
授長生真詰訣此際得無糠粃宰相耶政恐有物
焉奪之不免在五濁世中理亂絲俛首向機杼也
先生嘆曰鶴長鳧短可能郊郭庚小兒强相兼併
耶食黃虀粥曝背坐日中多乞靈造物幾春秋抑
吾本分事余問問後着若何對曰唱道歌作俚語
陶陶然鶴鳴猿嘯差樂吾情而已是時諸君子在

館下方以志氣功名交勸勉而余獨嘆先生為遼
人未幾先生歸詩文益富而形神日益癯乃冲舉
修煉之好彌不衰也而竟脩然化去嗟乎世人那
得知其故獨詩卷長留天地間耳今年春使濟上
過里門得讀先生集而長君屬余序余方浮沉濁
世中安能以凡夫語叙神仙抑道先生平日之雅
尚而信其有仙骨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故叙之

題孫叔倩百花嶼稿叙

蕭長公與和淵明詩其弟子由俱其精深華妙直

與淵明比今讀其和篇只坡老本色語耳非不能肖政不必肖也秦漢斷歌謠不必盡合三百篇曹劉鮑謝不必盡秦漢歌謠也少陵而下抑可知已古之人得於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達之其達之也與委巷婦女同其口而不必與古作者同其解乃後人讀之者悠然稱然其旦暮遇之也所謂不能肖亦不必肖政肖其人耳山谷教人學書以質厚爲本夫書固有本非能筆筆肖古人也何獨于詩而不然吾同館孫雅繩氏出其家叔倩先

生詩稿示余余讀之見其渾而嚴溫厚而不傷敦翔遜而寄情遠輒曰此非叔倩之詩乃少陵之詩也已良久則曰我何其薄視叔倩歟言之自少陵者少陵而後陳矣叔倩烏乎肖之抑叔倩所自得者不必其肖少陵亦復安能不肖少陵叔倩爲人栗而塞感事憂國而不忘君其立朝正有樹立而抗慨負氣力不肯以筆墨老讀其詩老可以知叔倩矣予由言子瞻之出處進退可考也何必區區之跡同淵明獨論其詩與淵明比耳今叔倩處銓衡持法之地淵鴻美而褒太平岸似老叟辛苦哉中時其名實本末行且超軼上之則又安得謂叔倩所得與少陵同也抑其渾密忠愛有相肖若則固書法所謂本耳夫人各有本各自肖焉少陵自肖少陵叔倩亦寧不自肖叔倩哉然則叔倩非少陵詩也亦猶子瞻不得和淵明也其以質雅繩雅繩當莫逆我言矣

顧涇陽先生當下繹序

涇陽先生懼世人習於議論流於蕩莽擠悟頭爲

了當認現成爲聖賢而弊不可底也遂作當下繹張爾受而讀之曰妙矣哉孔孟之言當下也蔬水曲肱樂在其中有事而勿忘也勿助也夫即境了境即事了事有爲事境主者而刻刻常見焉故謂之眞當下若夫悟頭了當是擊石有火擊已則銷汲潦爲泉汲已則枯未可以一擊一汲爲當下之全水火也夫火種不因擊而泉體不受汲一燈傳而千燈只傳者當下之光明耳一源導而千條只導者當下之充滿耳火種泉體在是故也故孟子

日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保四海亦當下也卞是
以乍見惻隱爲當下而保四海更有克在也故吾
嘗論人靡處不有當下靡刻不有當下開當下怯
亦當下得當下失亦當下只於境上做得主起便
是源頭關頭源頭擬得清正是關頭勘得過關頭
勘得過纔是源頭擬得清若源頭一點不清只怕
閒順逆失得境上揀擇安排終落爲人窠臼非仲
尼樂在其中孟氏勿忘勿助眞境界也只此自可
體取關頭矣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萬

苦得來夫世人見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
不思其千辛萬苦者作何辛苦也先生指源頭以
顯物物具有之妙指關頭以示毫釐千里之微該
二科之教以程學人該人已之辨以醒獨知總是
欲人自性上豎起精神主張在我無終無始無大
無小無忙閒順逆失得到處圓滿如水銀散珠如
海水成川刻刻處處皆有當下不係悟門亦非識
論飲水得冷食蜜得甘到手甚發並無安排旣到
手後亦無欺手是則先生當下繹語盡劉權說學

人各各信受於心旣不作現成聖賢觀亦何在非
當下聖賢矣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讀書以書本觀只解處亦義理配合耳皆之聖賢
以其所實得傳之於言其血脈次第只在人性命
自得之中離吾所受用得力處而求之書本之言
其失愈遠吾嘗怪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
之說其直揭指示令人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
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益其所未備余卽不敢

謂宋儒爲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雖
屬有本領而章句頭緒紛雜古本完而章句反晦
其滲漏是以不覺於穪綴耳余則無論古本章句
且以我所自可體認者言之遂以累當十身變化
萬物只是箇昭昭靈靈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
德只此明德明之於天下此卽所謂格物所謂致
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體在我而
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修身爲本知此本
者爲知之至也知實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

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即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知即格如燈照室如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須磨拭須防塵叢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於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身沒有家國天下發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用若不依

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惡兩字而下脩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也細觀古人稱引如充如湯以至文王緝熙衛武公恂慄總只是誠意總只是愼獨總只是自慊其真好惡釐明德知本關鍵在此而致知須從好惡動處理會此等功夫乃爲有實地有實用悟此可與讀古本學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一朝抉其實藏以示不佞顧不佞向沒溺于義理其何以莫逆先生之教抑以其私心所未安者質先生或於先生取古人之言有當焉然先生得之於性命而吾輩猶不離旹本觀恐是錢見說黃金樣其敢望朱公數家寶也以先生命遂叙而質之

題蘊雲坡先生西征集叙

世之癡人若皆理也而事不礙理無事而執一理以求事事故理礙事有理理生於事而融於事故事不礙也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權有常物而鏡有專形乎哉物不礙權鏡不礙形不先

設故也吾笑理之爲物也其本不足圖庸人而其末乃反以病世之賢人非理故礙賢人賢人先設一理以求勝事耳是以多窮而殆夫惟融於理融于事事萬變理之生生亦萬變而吾以權鏡處乘其中須不礙籠垢不礙存精都不礙神奇簿書刀記不礙性命活活潑潑灑灑金俞常覺事之過我者無留跡而我之應事有餘閒斯非其事事無礙者哉夫雖寒而避毀析福而畏禍者庸人也擇善事而行之事不稱心而因辭擇善人而接之人不

如意而憤懣只此已在事物纏鏽中其能鑪錘之
物乎此吾所謂理之凝賢人其窮而殆者耳雲坡
先生西征集亦山水亦素潚種種酬對皆爲遊戲
而于明心定性憂國濟時靡時不有靡處不然讀
此知先生不礙理而融於事矣夫君何必窮谷深
山簡何必杜門絕跡藏何必羊裘魚鈎道何必爾
最名山先生已從此覷破便久不作事物纏鏽中
人吾願先生出可也處可也無以飄然二字爲金
玉屑可也先生書來與余商出處余因叙其集而
歸之

雲間志畧序

泖故君子鄉其學士大夫皆備中和之美而脩敎
罷之敎外不苟同於當世而內亦不肯自傷其坊
表其樂道人善也如不及而聞人之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此固泖峯地氣結聚使然亦先輩敎化薰
蒸德美流傳者遠也何士抑先生以鄉祭酒書著
書訓後每網羅里中故實或詢諸麗碧父老或夜
信世本野乘其於郡邑仕宦名大夫及里黨賢公
鄉高人韻士之德素人各爲傳緝物成書偶一披
讀先達名字如見且著而又詳而有體質而不腴
以悖史之才寓仁人長者之敎意先生之指遠矣
夫夸夫憤激好許中冓曲士傳訛喜憑塗說使典
型零落郡邑無光若其標懿美於前聞迎風徽于
往事傳其榜樣滌除末世之肺腸寫其神情開動
後人之面目令通人踴躍高山而懦夫亦濯磨孤
往其尊人倫美風俗質獨修一家言爲千秋美談
已哉先生山君而胸次瀟故詞精和高世而往量

寬故蒐取廣郡史不作雅道誰陳鼓鑄淳風在其
筆下先生之爲人具此書矣吾嘗見海內朝士日
吾淞人爲不隨然亦信且迂之者半先生此志出
而知吾淞人自立錄來更遠吾故不敢自遜爲迂
而定曰淞爲君子鄉此非吾鄉人之言亦海內通
達者之言也

緗序室選文引語

往在洪武中江右御史大夫嚴公以直言忤　上
旨繫而論戍駁歲過赦還鄉監使者行其部公族

見毡帽布袍而面文不除使者意輕之戲曰老年
人犯何科條而辱刑餘至此公對曰老朽三十年
前曾撰西臺稾因獲罪　皇祖乃遣黥詈耳因指
嘆曰當　皇祖天縱神聖羣臣立朝叵測鮮克令
終只此黥文著面正未易得狗馬餘生獲此幸矣
敢忘所報使者悚然曰公意云何曰湖定敦睦幸
先子弟今里中多善人老臣死且不朽乎使者備
首慚謝至今異門先賢誌中載爲美譚余以上疏
作　天子意因傳　内旨摘其奏對失旗追罷爲

民是時同朝者皆顯宦名碩耆年先輩而追論
存爵奪五等孤臣以書生妄言蒙　上恩錫放之
力田丁從之間甯之社飲祭酒之列平巾深衣山
樓谷飲飽食終日其何以報白催蚕年奉　天子
爲職事夫翼王敎正人心今學士一洗其誕淫邪
筆札精經細摘之上造士橋門之席以文史師儒
通之習而明於聖賢大道之所歸以不失先王著
材敎士之意此放臣所謂以衰齡答　聖明也而
宮牘三年一出文心日巧文局日變靈氣無盡紛

發故多新聲濫觴躍冶間有少年喜新奇而薄序
雅趨詭異以競浮華放蕩失真寖以濫放夫先資
之道信心而言不敢以中之所疑者欺　君父獨
見其是而守其所見不肯隨聲附和撫拾人餘富
貴可剽而寸心難昧口吻可借而面目有真大夫
一心精白守誠深堅持立門墻異搆寄託明此大
義乃爲至文起氣運之衰轉風敎之軸其於裨益
夫豈淺鮮維摩室居士示疾之地也問疾者履滿
問藉者座滿延見弗及謝絕不能假此因緣廣爲

宣示乃摘各房刻稿義取獨粉理必拔新得奕垂
餘首爲諸弟子琅追披誦之兩塵風生羣賢盍簪
益文章之道無剿襲而性命異不鉤棘而掇鈍實
就中删則以詔羣蒙夫選味而醒七箸則饑見不
傷於朶頤標影而定軌塗則盲眼不入於冥路今
學士鮮徼倖之心而　朝廷收真才之用其亦先
輩所以敎宗正而報　天子者乎夫居士丈室開
不能爲八萬四千獅子座以坐諸君子其神通不
及維摩遠甚幸有千餘篇可坐而誦也他日好事

者補西湖一段間疾公案其在錢塘江潮初上離
菊試花口吟手批與松風竹響相應和每讀至解
頤處令病翁不覺矍然而起則有門人顧霖調氏
錢孟玉氏稱爲上首云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少而孺色筆墨之氣浮面十指間冉冉雲烟若吐
又多名人韻士爲曹偶推敲磨礪每出一紙五都
之肆驚相傳寫郡國大夫宗匠盟府悅而珍之享
以連城如拱穀璧斯亦所謂文章家卿子冠軍也

然才不晚不成　不老不許孫桓侯十六定江南
曾稽咸名比於出匣太阿而大業竟歸破虜斯亦
遲速成就之概已尹玉髫歲沉嘿遠志能力學而
旋居高才生異等名齔起詞狄辟踰試騰躍於步
武間奔雲絶塵即數舍馳驅常有千里一息之氣
今日同游如仁趾永錫輩皆聯翩先路而尹玉尚
從玄亭著書惟寂惟寞察其志似有孫仲謀開基
作祖之意不屑屑急一售以了名人文士之局者
世俗所詫爲少年勝場尹玉且欲超乘而上之儘
吾當日爲諸生文價頗貴然尊氣定志又十年而
就此雖不敢爲宅相榜樣然尹玉志氣頗相類願
勉之務其遠且大者遂援筆題其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闢一室入囱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
室之左搆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卒
地拓其旁次也樓供而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卄
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晝
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絶助我慧照楞嚴諸

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嵇魏諸
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展卷讀
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檻設六几置先儒語
錄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求者求
已足語錄印證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牖置古秦
漢韓蘇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
間架脉絡名家著作通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
尾以資經濟西牖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
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二題不復限以程

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搌烹泉引滿浩浩乎
備讀書之樂也

題陳生甫制藝序

夫學蓋而飛學龍而而技之神巧有絶不可知者
然而天法之於人工遠也天馬之權奇血汗于膞
耳奔於蹄即未就羈馬而稜稜有奔雲絶影之意
此寧可以毛骨間論哉乃吾聞天者忌其全故西
南方國馬大都皆缺耳犁鼻今其氣盛不至銜㘅
而風搏可以聞音聲蓋羈馬之不足而又損其天

以全其良故凡有天法者又當以人工錯也文章
之道骨有貴賤氣有靈俗神有遠近此皆其人之
天爲之吾能爲之相馬太華之側成骨也帝子降
北渚而渺渺不可親靈也寒山一抹水光萬頃遠
也備此可以登文章之席矣顧其合離正變如大
將制旗皷工師稟繩削即靈異絶倫之士不能不
俯而就之破觚爲圜斲雕爲樸與寳而適於用攷
自不得不爾吾初讀生甫文稿然筆不能下再讀
而神駿高逸之氣超羣絶世溢于楮墨其骨貴其
氣靈其神遠原其立意殆不肯道世人隻字生甫
之天法全矣夫破耳毀鼻吾豈敢以此進生甫然
生甫以天馬名神都當不厭棄人世之羈馬而御
之以騁騄八極則吾當未量其所至生甫勉之生
甫之尊人中丞公以其業來問余珍異而評定之
并爲之語以志勗也

國雅小叙

余浮湛筆墨幾半生迺尋爲筆墨吏如酒人之爲
釀王糟丘以沒其齒山居卧病寂寞古廬不近車

馬之喧圖史粗供白日獨恨先世古文遺書零落
殆盡每里社中子弟攜近時制舉義來輙津津繹
之如逢魏車而口流涎也余亦自詫其爲癖絶更
念先輩通人有聞於時者皆能以功德厚施里黨
余水色書生耳瓶粟敝鐵塑腹幾何已乃先困顧
攉胸中耿耿不謬述者是亦余之刀布菽粟也凡
里社子若過而問者不惜逸而揚扢之不能爲誕
語亦復不高語門戶以相賊異遂評輯午未刊式
除卷標其善者細爲指示夫文如翰華日而新之

陳不更詖也且靈心變化有常儀的乎哉必斂斂焉誰離誰合而按覆其巳事余之癡乃益甚雖然聊以祭里社賽則亦徵其信者而告之夫東坡作酒經東坡故不喜飲也即依經而麯之蘗之恐未必其聖要以酒中趣不外是矣如是第勿爲醒者傳可也吾樂與里社同糟醨之好遂刻而布之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道活物也與農言疇與工言器與賈人言什一與勇士言戰功與刀記之人言文法與文章之士言

詩書皆道也道之爲言路也通也有一事之不通有一物之不通有一處之不通即不得謂之道故言道者言其通也雖然泉之道也爲江爲河其源固涓涓耳穀種之入土也時至而氣通焉蕃蕪變化而無窮也尋其源窮其種而可以言其無不通之妙矣古之聖人其救世也皆隨其人之本分而成就之其立教也亦指點其當人之身而不分別於人之外是以人皆曉其所固然而聖人之教行夫人之所固然乃道之源與體也義之盡也堯之中也湯之極也文之正也孔子言一而子思言獨孟子言幾希於無可言中偶拈一字以爲標而其意欲人隨事隨物而各自得之人各自得則千百世而下數字皆可不言也陽明先生之言良知也拈其序也亦即義堯以來立教之義也隨事而示以良知隨境而指以良知隨人而喻以本分之良知此陽明先生之功大也良知活物也路路可道人人可得故其教與古聖人同一光明肇陽先生之立教宗陽明者也其言曰國家制科以文章舉

爲文章取諸注疏注疏皆學也文章乃言也士之讀習吾不能遏也雖然有道存焉窮註既老舊註疏皆性命矣釋文章者即文章皆精微矣決壯習於苟且勸利而莫之救取爲精神才氣爲支離傳註所困得爲對偶聲律所流擇而不通聖賢立教之意不返之當身自有之良知者人之纂砂炊飯先生證義什書既學人皆見熟聞之言指點源頭以發揮陽明之教使人知註疏不屬義學文章不涉語言人人可自得處可自通而

一時舉業之士如路雲霧披青天先生之功大矣
夫先生道高而詣深其析理精實而見地朗徹廓
乎萬物一體而與羣弟子日坐吟風弄月中故吾
鄉良知一派自文貞公而後於先生今日爲特盛
余非能聞道者然間受教於先生聆緒論焉何幸
先生從子序證義大令予數他家實竊愧未能覆
讀的證一錄而爽然見先生作證義大指遂序而
論之以證先生也

題葉以冲燕中稿

書畫家自得法後造妙入微筆墨徑絕比於禪門
謂之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畫列神品然此
皆深於法者能也看舞劍得草聖聞江聲得筆法
此其候難言哉古人之爲文章從法度入者如是
有觭而工有規矩迨其習久而變思極而通得爲
必而疾應之於手腕則所謂前王爲律後王爲令
二尺安在也夫不遊於法之外者筆墨之氣不貫
然而法稱聖矣吾未見縣法而能言靈者也吾友
葉以冲少以高才生選入太學庚子雋南都遂十
餘年覃思默解窮文章之變其芟精能之至乃進
平澹披郄逬㕁變化百端蓋出之矩矱而遊于妙
悟者吾謂以冲必第已而果上第也自吾君京師
寡見賓客獨四方以文字來者輒津津喜爲揆覆
然大約託之筆墨不復見其人亦不復問其姓氏
去冬余評定以冲文不知爲以冲也以冲取上第
相見爲余道昔日事且詫余射覆之工夫若有之
璧若日之蘇轍其靈氣人人能見之亦何瀎余靜
以冲固有與余辨者倘亦書家墨禪畫家神品耶

法捨法正復當其候耳以神令得之妙悟眞諦耶
易十年而雋南闈十年而雋南宫以神過觀於時
度也審矣余於此道稍知痛癢者故論次以俟世
眞遊如此亦猶趙州寒山看道上五須待識所爲
只蒼茫時也

題讀書舫春社稿

春社廿有六人人各文數篇推衡頗有成諸子之
志也刻成叙而諭之當余入去花社時彥直年最
少而司盟彥直吾弟也許太守蘇齋師稱課墨

中高才生則與推恩曠而余與伯雨君瓒子楚賓當旗鼓是時永之共我讀書泖上氣韻殊雋而彥紘玄度超仲處柔永錫繼起詞壇仁趾爲吾同社孝廉子篤志英英有異骨而孝廉弟子嗣服傳其學聲光雁行永叔十齡來受予繩削頗久其論文已有宿名君牙孝若闢之弱齡而嚮學操文北面我者迄今二年監先故績學爲余同年水部子騫其文行季尹則吾師宗伯先生幼子神駿絕倫元俊吾家駒思難舜舉吾友黃門叟玉也宗文能爲

古文有時名稚徵有仲有家學而嚮往甚銳元光精進如若行僧諸君子吾珍焉重焉自吾索君承思齋不復接見賓客而以文來者屢錯於戶雅不欲令其虛往輙淪若坐譚爲稱引法度諸君子不鄙棄其言彌日不肯去余亦忘其疲乃余爲諸君子道曩時兩社事頗堪法程也當我初生時閣吾師宗伯先生與何上抑先生結一社文章德業相勖勉爲文寬博而無華海內效慕號爲淞江體耶吾今稽先生亦稱道之是時社凡二十人皆相次

取科第去止兩人未第耳往年芸花一社戲以與祠部伯玉爲宋襄公當時文藻相角如魚龍競渡猶不肯嘻笑兢失而吾儕自若十公原推文神趣外余與祠部聯翩超計社中二十餘人第者亦不下十之八後來且未有已而一時海內亦彬彬吾淞人文如食族之宗龜龍猗歟盛哉兩巳事甚爲諸君子告也然其十種勸勉激發之意直可令諸古同調作榜樣耳吾嘗數令人以數日拈十題數百言支離分析明一字謂不如此不奇者不爲屬

相效慕經年厭故迫於此枝乃作演場高譚麗辭漸流徵逐耳日雜亂寶璞爲珠以視家珍不靈衆星然則名高之爲文章誤也意諸君都換於中而來問我曷吾何敢隱焉夫不能習見則不能是容明不悟悟斷變化不生皆陸文定公訓示曰深思力索爲得之難妙悟疾若霹出之易盡棄罪兩已事具在文定公所言甚悉又諸君子才華氣力作倍吾輩先進者乎許滄期世稱兩者兩傳然以十流名高之區令他日海內所稱謂我朝機鴻體

栽振也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月之色水之味風之芬花之氣有之不能言也不能言有之至也梅味不在酸鹽味不在鹹詩不在句禪不在偈其可言者皆非其至也得其不可言而斯至矣文章見之言者盡人能知之奇士之奇艷士之艷逸人之逸深人之與簡人之通程格論品而吾能名焉雖然其妙不存也古人讀盡天下書胸中無一字著書千萬言口頭無一句何哉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三十

亦有獨解而不傳之言者耶而神遇者自能知之甚矣知之難哉若思之抱膝而吟也才六首其寄言耳澹而長簡而多湛然而顯融深入而實出畫讀其文而悅焉夫才六首遂能知若思哉若思讀父書志氣在千秋萬歲傳不朽而爲人素樸倜儻衫履不修歸堦庭不掃除瀟瀟穆穆與之語古今上下偁引文章風雅帳活活欲舞其一種神情若思不能言而自解吾亦不能言若思而能解若思然則吾其知若思也哉吾生平無他嗜好惟見天下奇書交名人闡奇文章則神蕩飛動若思昔年來稱師於我話三宿舞蹈不肯去今年春來見出所刻文十六首請曰吾師當有言也余曰我不解譽子文政不須譽吾與子共濯魄於冰壺知其冷行花陣中知其香然子不能語我猶吾不能語子也不言至矣言之淺矣呼酒與飲快譚竟夕而別

題余司空疏草

乙卯秋仲余泛舟酌泉慧山下舟中無事檢讀余司空中宇先生疏其先後所陳五議十奏及救群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二

瑞按邊報蕩平正直有古大臣風節吾嘗論若家豪杰之士挾其才氣識力所至儘足砥中流而衡決是若中立不倚世則或難其人蓋識量或有方隅而氣每決而不能不也中宇先生當楚相劇瀝方行修舉名美而權尊而務更操切使諫之藏折萌芽而杜末流夫言以微中而菁禍深楚相之切齒宜也今吐噏受者將業近梁魏二公矣及冰山既謝亭傾池平狐化爲鵲擊聲藹菁而先生絕口往事愛深將來謂昔年大臣九言略而言路數今

天子信言路而言路迄不伸大臣鑒前車屢謝
然每以結天子而不變其專權之轍天子雖終忘
言官亦不能特於大臣之陰陽而仍祗言者爲不
足蓋其歲癸甲間者如此信此種流禍相沿至今
即宰尚少變而數寒仍甚然後知中宇先生之見
遠也今天子仁孝天倫殷適重大臣而未嘗棄絕
言官案見其指矣舜仲繼中宇先生起爲名給事
當言明乎中宇中立不倚四字夫惟不倚而天子
信之大臣不能撓之此豈有口舌間哉余與舜仲
兄弟也書其成事爲贈

雲間集序

郡大夫方侯來佐吾松單車蒙書入署蕭然吏事
之暇泊無他嗜而獨喜進高才生言文章乃高才
生各以其文來受知大夫披導中節終日無倦指
示法度人各意滿於是博所論定刻爲雲間集而
問序於同年張子張子曰大夫之嘉惠吾雲間也
其以名集也雲間非徒有文章燕滿內稱說東南
文章輒曰寶雲間以余所聞先輩成弘間幾有等
大家宜於詩格精於認題淡然無華而有古有餘
味豈非雲間文章所自來耶余久不見里社文及
讀集中諸作抑何其盛而新也凡文章根於材而
發於情材日變日盛而情日有日新今文必極其
材之盛而修其情之新即權奇巧妙恣放橫從何
所不能吾謂雲間今日當益有文章名也然竊有
感焉味能爲鹹爲甘而不能淡材之於文也鹹甘
之謂也淡則材無能爲矣燕飲之無弄爵也情溢
乎然不若禮飲玄尊之有餘情焉大夫之嘉惠吾

雲間士也行將斂其材而束之極其情而裁之爾
士既已盛而新則不難收其餘以歸於淡夫大夫
之文章具在也且亦身抗之鵠矣大夫名實未見
伸於時而進退淡焉若忘立身銘刻飲冰爾絕無
康者之言與色此豈不身有其淡爲文章楷示爾
者耶今雲間士得大夫之淡而約其材情以就乎
實必且直追成弘而下諸先進令海內稱文章正
始在雲間則大夫之嘉惠吾松者與不朽豈弟以
茲集哉

題施仔子四書義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昔人持此論遂入画家三昧文章亦若是也大要得其意所在而已意之所在瀟而旨約而多取句近而取境遠所謂文之天法政不在字字句句以求工也夫句字而工之即工矣譬象人之無情寧復有天法哉今人文章之陋大率坐此仔吾湛心於題理涵詠漟佚恍然見其面目肖題氣而出之文漠漠潞潞不為工於句字而今讀者可想其意之所存

蓋工之至焉者也仔吾名重當世世必有讀仔吾文而賞之者昔左太冲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千載而下如[illegible]不之[illegible]清矣而浸溺於絲竹者何多也夫必胸中有山水焉而後能聽山水之音而賞之[illegible]則仔[illegible]文政未易讀也

[illegible]采進士傳是堂稿叙

曷[illegible]傳是名名其所自得也文惡乎得曰得于是是故可傳也夫文亦政也文之貌百奇平淺深之屬皆貌也是焉而奇平淺深傳矣政之貌百靚綵茹吐之屬皆貌也是焉而靚綵茹吐傳矣故日文亦政也萬事盡一是也雖然難言也前人巴事成說册子之所載記疏覩而綱羅之前人册于之是耳是不屬我名師友講論稱述古先達之遺言妙義今人入耳典起然師友先達之是耳是本不屬我未也即物物而索之以巧心推敲之以苦力入黃淵而出茶天是乎巧心苦力皆可思議之物也有岐路故卜度有窒礙故頻索其於逢源信手者似隔一塵故曰是難言也往嘗驗之于文累

日塗抹舌乾不能吐一句而見眞悟到不一瞬而疾書滿紙此際耳目心智能者有耶吾即未敢言政而竊謂政亦若此常采積學問而見本原為文皆寫其性靈而無假借粉飾吾嘗見常采穆然瀟然卓有所立而知常采文章所自得也傳是之名不虛耳夫信其是不亂於境了然於目與手而灑灑焉無夜險忙閙之間斷者是所稱一是而百態廢也吾讀常采文覩常采之政焉常采勉之矣常采與余同舉于鄉故余得讀常采文而叙之也

壽寶□俞母楊太夫人七袠壽序

蓋吾少也嘗挾策游黃門見二老倚杖立
楚楚徒倚語市門察其色容可傳也一老翁呼曰
俞憲新宇公有倚乎曰然問誰何曰一鑠其一□
偕日于君若何對曰如君言游金也已各咨嗟
去則又回顧相語曰俞憲念故人而其夫人尤好
而好施時歲既迫暮矣余行也識之夫守勞勞
百鶴自封而夫婦捫一錢輒不肯出諸袖斯何人
哉能憐念窮故人而佐其居蓄一念之施所謂施

不期豐誠富其急也故里中素稱俞俞憲公德義
而歡楊夫人扶助有光云自余為諸生時里中有
去花一社一時名雋皆橐筆以往而彥直實司其
盟長當是時彥直肉新而好延文章賓客余與令
錢官論雅文兄皆入社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
捷者落筆千言頃刻風雨四壁走而沉深之家夜
如寒螿之抱露每會必焚膏繼晷藜火熒熒堂皇
間置飲食酒漿中廚呼辦如流水僮僕奔走勞問
不絕則太夫人躬滌器滌瀡時其饑渴供事文

章客催謹益迄今二十餘年而彥直志氣益發舒
諸高才名人繼起者日益進而太夫人親賢勸學
如一日也夫有子能文章慕義善交當世士而母
夫人至脫簪剉薦無倦色此其期待恐千秋而譽
不朽豈徒三遷孟村中問生涯哉自俞入就館職
吾女弟歸彥直之門得朝夕奉養太夫人而觀其
教蓋太夫人處家肅而高衆慈先待俞憲公湯藥
十餘年問視飲食多寡起居勞苦不為病而後乃
靜處一室穆然快然寡慮損思不見喜愠之色詩

六齋供繡佛彥直故至性專專數取食嘗土類
子慕而太夫人撫之勝事如嬰兒蓋許家風同在
春臺壽域中絕煩惱而得清涼斯亦登老之所難
考德無疆者也夫靜德基恒開必戴華戴壽驗矣
微而節操於素風即入于歲寒秋已森凡康華
問而寧復別稱引飄笙鶴遐舉龍故事以壽太夫
人抑且業揚名彥直今日鍊焉而瓜瓞番斯宜其
孫子實介太夫人之景福蓋太夫人為關西之裔
南濱水部公之女其慶深源來蓋遠宜其佐俞憲

公爲循吏大儒爲鄉祭酒爲賢宮俎豆之名賢而開彥直以日升川至之德業也余故以此壽太夫人余老社長也悼史不能爲華言獨憶先後文社中楨事弁稱引家人親串之詞遂叙而進觴于壽母之前介吾言者徐君九玉唐君季尹同春社諸君子也

魏見泉榮終錄序

易言乎榮終榮其生之足以榮也生足以榮矣其榮於沒也美而傳古之君子不以世人之爵我者我者榮也而世自以其爵貴之而又高之以其譽夫爵之而能繫人心之重名歸焉而王教因之以興起則斯人之榮在天下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魏見泉先生當國家休明能受盡言之會嶽嶽立朝持引大義者三十餘年其忤于時者屢矣當事者困之以屢進進而先生澹然自處

不改其謇謇之初迨洊歷中外晉少司馬以憂歸海內望其風采幾旦暮佐太平而先生遂遽繫水之上詠歌譚道以老矣先生豈以世之爵我與我榮者耶然吾讀先生碑及其誌頌太息流涕之餘見學士大夫所稱述先生者甚光美先生雖遠會落落乎然位九列也振遷滯重矣而亡天子遣官操文祭之爲之塋其葬而錄其嗣惟爵與舉何以獨歸先生夫當世固有稽於先生爾國家雖議論爭逐漸成藩籬門户而消鑠一派默默在天地間

故人皆擇嚴毅而亦知勁節爲忠戕離羣而亦知
特立不懼爲正蓋當世所錄歸先生者以此夫直
道在人心若借先生之名爵樹之鼓焉於以剛績
指面利頑鈍先生之榮其不朽乎道冲太史亥慕
之餘日輯其　論祭碑文諸篇而刻之爲榮終錄
夫先生之生足以榮矣而其後不朽者第在故錄
乎抑斯錄也其美而傳之道與

沈氏孝節錄序　代

豪杰之才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其心婦人

女子之事一苟能自安其心則其才力與豪杰何
異夫才非才力非力也信於中而不亂故才從容
于其所固然而無迫促疑悔之患故力也坳之掐
舟威儀不選君子知其有所得矣人身萬患起乎
選擇選擇起於不專一不專一者不安於心者也
是以義窮於貞而節苦於獨黃鵠之不二庭南山
之悲羅可遂謂女貞奇絕事哉則詩人言威儀義
深遠矣人世所受者命所處者義也命不可勉強
而義則有常是以信而安之以從容於蹇厄之一

吹而行吾日用尋常之事迨吾事畢而吾心灑灑
脫脫益可沒身而無慽古貞婦類見及此爾龍江
沈公女三十而娶閱七年而卒既奉養其舅姑又
時歸事龍江公舅姑子以婦而龍江公子以女噫
孝道亦已勤矣當其承歡笑而親閒雖茹夫君隱
痛而絕無愁嘆慘淒之色夫寧直以志養庶幾得
於中而安之者吾聞其閨門自坊斬斬有禮凡所
稱引動作必合古義可爲末世法則倘亦專一之
性能引義命而力行其所固然與拓舟之威儀于

今見之抑吾因此更有感也天下事凡爲人世所
固然盡尋常耳行婦人女子之所信無行豪杰之
所疑古來豪杰之疑正以此不尋常俟之而信斷
閨秀女貞寂寞之行遂爲千古奇絕吁此孝節錄
之所以傳也

唐氏備志實錄序

司馬遷良史也作世本紀斷姑自黃帝盡除鴻濛
不雅馴之書以爲信於書徵於事殆可以訓世史
之道也適郗冠蓋之里稱郡望而爲族者多矣然

故故老滅絕遺文放失昭穆遷徙之本末不著上
世之功德不見父老無所訓定其子弟而子弟亦
且倫墮而離其本始則天下安得有故家善俗哉
載籍之繫重也如此陶唐氏之後曰唐李唐氏之
後亦曰唐二氏皆以國姓也吾年友唐文季自稱
系本李唐余未見其譜故未具論獨覽備志實錄
所載總幹公而下自宋齊訖今凡幾世其代有
者德顯人德業章著可考既也總幹公以博洽精
識領袖科名而教授公咏歌文學榮施此於更老

嘻亦偉矣若夫開天訪落正辭救民則白雲之德
光興祖壯猷況畧柔遠能邇則襄敏之烈在封疆
名高學碩玉珮瓊琚則學士之業施館閣其他亂
著之膳部水部之治行柱史之直節司農之清獻
三刺史之惠和兩詩人之高逸夫唐氏上世何多
賢明君子也然唐氏世德磐鬱簡冊若郡志宦業
文苑名賢諸傳暨　國朝五倫書事核而蹟章洛
遠而實光豈若世俗之所爲攎拾附會故老遺文
不經見者哉意唐氏其陶唐氏神明之後歟其本
始李唐或以其近而可信歟然吾謂唐氏亦何必
李唐即總幹公而下亦足以徵世德源流之遠矣
季文其綜而譜之傳之子孫俾有覽遺事而興起
者乎致白雲之樹德則可以長世致襄敏之綏靖
則可以爾國致學士之文章則可以大業具三不
朽者唐氏之孫子世世稱神明德矣夫徵於遠不
者徵於近之可以訓後而善其家也此備志錄之
爲唐氏史不朽也歟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敘

吾嘗謂天下有治徵有亂徵有治而欲亂亂而稱
治之徵士大夫修身事親而不近於名此治徵也
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愛其親此亂徵也夫
士人爲處世名之內脫世名之外葆天性以自樂
天下人聞而悅之此亂而將治之徵也世遭亂而
名士出名士出而親心憂於是壯年秉綱羅而高
堂稱壽域嗟乎以吾觀於世何其爲名高者衆
也東漢范滂之母慰其子曰爾年未三十遂爲李
杜齊名既有令名豈得復求壽考夫以李杜之名

且不免其身而況一時標榜虛聲至捐其壽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風俗之況於名久也意其士大夫皆婦姑之見歟然則東漢之衰也罔宜古之君子脩其身而養其氣晦其德而藏其用治則為麟為鳳以光點太平亂則潛無躍惕無亢以全天倫而樂菽水故不急朝露之榮者不傷喬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譽者不蹈風波之危繇此言之壽身之道事親之誼豪傑可不審哉吾又以悲東漢而下何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曠弱冠負文章

名驚海內與余同游濟上非齋許先生之門其為人學道而養氣博文而洪思居城北陋巷數椽栽藏風雨而奉母孺人假息其間是時母吳孺人強食多福引養引恬壽稱七袠思曠捧觴踞而進曰廣也書生憨無以觴孺人也即觴焉孺人弗樂也抱幸孫焉孺人樂矣請以此觴孺人莞然曰噫兒以我為汝南氏母胥胥者耶兒以文章受知於濟上許先生藉藉諸生間矣吾見兒落落焉穆穆焉不交公卿顯人不譚當世之事不賦窮不慕通布蔬有餘供無疾論為榮貴燕毋氏而結大年與日者遭盛世事明主載其寧靜作清明之羽儀守其澹泊宣雍熙之鼓吹視東京人物誰為伯仲吾者矣願兒為良臣毋為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歲寒也兒觴其矣因舉思曠之觴思曠出而以告觴客觴客曰賢哉毋也世道其有興矣余述其言為記而屬思曠以質濟上許先生乞其言壽焉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天子神明之德光昭於天下其於進退朝士如鏡寫形而衡賦物也乃世稱守誠深堅之人勇過賁育豈非以其不植黨不營私匪職事足見功自勵閔閔啍啍為天下大事可屬者耶是以能信君致而暴衆庶汲長孺拾遺漢庭不可一世每詆丞相弘為曲學排御史大夫湯為刀筆吏至於矯制天子詔發河南粟以活饑民百萬抑何其卓犖自如不懾不悚也迺天子不之罪必御衣冠見之而竟許為社稷臣嗟乎君臣相知之際難言哉夫士太

夫之得君而行其志也蓋必有本矣豈獨強項訐
當路要人以爲名高耶曩者孟麟立柱下嶶嶶獨
行不欲爲雷同比周以誤國事朝士莫之喜也會
孟麟論其鄉西南夷兵事有所引薦與當事指忤
尋遷治兵秦隴以出之無何　朝命察其忠仍召
入爲侍御史於是孟麟之節伸而品益重當是時
天子方執三尺以誅責偷誕反側之輩而特擧賜
環未有之曠典以旌不二心之臣孟麟之得君不
可不爲盛遇吾因以知天下倚藉人而就功名者

可以結一時之援不可以恆獨知不能恆獨知耶
不能對天下不能對天下其何以信君父哉夫君
父至神聖也吾輩爲人臣子而樹私交背公義以
幾一旦之高名而躐不應得之位不惜單國重事
不修本分職業執先入之見而忘其心之所安驕
一時之紛紜而置其君之所急即強者生事弱者
畏威朝廷亦何賴此輩而誅責九原亦安所悔吾
乃知臣子患不盡心耳夫　明明天子日照月臨
鐵石沒羽何精誠之不透徹耶　天子孤立而天

下失太平之望臣子清夜亦宜自省孟麟按粤按
漕疏牘具在其論事有本末而建白皆中當世之
窾至於察吏除奸窮源薙弊興創便宜疏中所陳
如藥代病而穀救饑也於今乃可以答　聖天子
之恩遇稱社稷臣天下大事可屬者矣故爲之序
而行之并告夫爲人臣者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憶庚午間余讀書寧遠永之舍中時涵甫同孺人
歸寧沛上見其諸郎君玉立娟好蘭茁其芽而中

翰君公謨神檢閒靜有鸞停鵠峙之勢則戲謂孚
遠兄弟曰將宰之似舅抑無忌似甥涵甫相顧大
笑至今幾二十年矣中翰君弱冠成進士第列紫
薇侍承明而涵甫以明經高第貢於　廷待試公
車下會　新天子龍飛加恩賜朝臣得依品秩榮
其父母中翰君既受命頒又念涵甫有空羣冀北
志雅弗樂簪冠帶獨太孺人荆布佐讀久勞苦幸
先徵北堂一命爲光華　天子下詔若曰其無庸
以爵級序而父先畀寵於母孺人於是太孺人象

服翟冠拜舞受詔而涵甫仍嶷縭衣冠向北闕叩
頭謝臣洪東髮受書䕺縣官錄今幸齒尚壯思策
駟前途報　天子敢不惟力是視里之人榮之於
時寧遠兄弟暨其娟娌君錫虞佐韋稱三觴而頌
三美焉一觴曰美爵芾居而伏櫪是閭黃金臺下
其舍諸涵甫受之一觴曰相夫子靜而一哺諸雛
慈而恒於德爲生相道爲貞煌煌龍章以嘉樂爾
無成太孺人受之一觴曰如闢斯年以介親祉如
日斯升美業伊始先和而鳴樂爾父子則以觴申

翰君於　朝觴畢屬余記之余感涵甫當歸寧
舊事則進一大就觴涵甫更介寧遠兄而觴太孺
人申之以言曰儷於德其宇乃光嬈於賢其子乃
昌惟涵甫之宗廣博而溫克惟孺人之族濡柔而
靜專二源同流中翰君鍾其祥焉夫立德以鍾武
也廣業以燕後也植節以潔身也實履而報豐根
久而果碩寧直王三錫命哉高堂韡煌宅相以光
厥福未央哉余夙敦兩家世講而敦善頌善禱之
義行且次第爲涵甫太孺人修觴而致詞焉弁以
爲寧遠兄弟他日稱觴券也

奉賀斗樞長兄八袠榮壽序

鄒金吾祖之教也其子弟長貧而不患貧然詩書
起家以來吾未敢信其爲貧也吾家頤榮自大司
馬登進於朝受冠帶職事者迄於今未還政焉大
都實儉以爲德守謙以爲度車上不傲於鄉里而
献官不借於齊民當其門戶衰冷則父兄手一編
懸三寸管課子弟讀書琅琅徹戶外閭于弟拈一
二會意語則阿翁爲引滿胡盧手扼相勞輒曰吾

祖父當有代興者斯時也即百城樂不願與易遡
量腹而受食度形而賦衣安見有錢緡度積而威
厥焉嘆不足哉迨其器質知已門閥載新父兄淑
爲故吾家長物而子弟則悚然曰襲先人之家澆
當無墮先人之名德也駟馬高蓋其何異於款段
鷄衣享千鍾列五鼎其何異於芻粟一飽於是服
官臬其　朝常飭身綏其坊表不苟同於俗而不
取戾於時小臣積爲大臣小用積爲大用視我列
祖與有光輝爲父兄者彰稷可分王公葛巾可棊

野老嘯歌終日門無雜賓花石圖書瀟灑古屋呼
尊命觴樂我友生開花草之勝筵叙天倫之盛事
則又切切寓書官下示其子弟曰徵祖父之靈其
無墜祖父之業他日蘉然而遊稱名卿乎老人方
引手秋觴而錫之蓋吾上世安貧之教大抵如此
斯德也斯樂也獨我兄弟槎先生饒有爾先生為
我言先生封公事如貞孝先生以御史大夫三品
徜徉三盃艸堂磊塘公以恭知金魚夷猶新運
水上風景不移典型如在而今先生以明經入對

大廷兩教授州邑年届八袠而以子工部恩用貤
貴，覃恩晉秩如其官至於生產荒於觴詠貽家
亦不至大困精氣和王神簡安克時時弟草盤
醼舊樂其情話甜觴恬勝終自志嬉先生真天人
哉此亦吾家詩書不著貧之教也以先生之德
田君富有之業他日名卿千秋之觴其介於此
未有艾哉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叙

余與爾音實並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鷩鵲沒海
則古海鹽舊縣地循而西諸山多浮海中乘蜃氣
出沒其秦山一帶面海而崽然若開有之耳而山
亦不甚窅窈無巖棲嶺觀之趣獨海若浩森奔蕩
堤高千尺遙望蓬島十洲恍惚有無一望無際怒
濤雷驚徹於枕上朝日沐浴光怪萬狀漁子牧兒
不能領其奇勝而通人慧士居其間者可以開眼
目盪心胸拓其詠歌筆墨之氣若夫掩關却軌一
室無塵庭絕餘喧人憖逍明藏書在架案無冗牘
筆床楚楚楮墨惟良流覽會心信手拈句山花自

笑禽語相悅倦起行藥臨水望雲或開尊引觴或
對客清話不聞兒女之聲不近糠粃之氣處則了
心見性出則應世濟民斯亦人生一大快而千古
豪流其能領此者幾人也丈夫靈氣多從清虛來
取勢於海取情於山然終日望溟渤而未曠大觀
一生居幽谷而不具遠體要在我心能自得之爾
音之師符九曰靜坐即是深山爾音即以扁其居
名其所行之卷爾音日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龍門
浮沅湘登姿同南浮江淮以壯其文章之氣者不

必靜坐不必緃觀都是文章如是則爾音出處皆
可不朽無論山居海觀總是爾音得力處矣吾作
此說爲即山居轉一註脚也何如

題六科程墨國雅補

坐西樓花氣迎簾春光浮研日煑笋爇炷香稻飯
欣然一飽無餘事偶爲兒子撿近科文數篇課其
法度因億未申間曾詮次歷科刊文并元卷爲國
雅傳於世年來閣筆已六更制科矣爲理舊麓作
墨汁數斗判筆批定積十日而六科諸卷粗得其

可誦法者近二百篇奚奴好事傳流賈人户外之
屨遂不可禁因笑余習懶成癖經年卅槩圖書不
能了數卷今偶以岑寂課兒興會所至積歲帖括
舊案旬日補之其於賈人不可謂非雨金而飛翚
也昔東坡以禁馬貽李端叔而爲作券以高其價
今書市中託余姓名索價者多矣漫書此以券之

募修東禪寺疏

廬山講師淨方上人刪講吾郡三年轉大法華度
無量衆師故寳筏自珍兼饒筆墨許唱不以世間
喜捨方便作行腳津梁城東有古禪寺爲青陽迎
候之地樓臺日月浸瞶而頽殿廡荒凉枯骼乞塞
垣牆蕩莽幾同平野入門四顧蕭條滿目師一日
過之悵然曰嘻是官師所以作始土膏敦相晨令
導陽和新物候者必於此佛法以佐王政之不及
而今其荆榛暴露朽枯不治且春令爲生令積年
匪骨委之風雨新新者豫陳陳者悲衆生競逐年
華而了無惻怵將生機陸沉佛道衰墮良可怜憫
於是捐巳杖頭與盡衣鉢埋諸白骨各安其藏泒

掃除芟别其堂皇榱楹支持寳閣其修關堂接濟
規模施備乃有前殿兩楹剥蝕風日棟撓甍折師
復沸淌飾於是復弘法願鳩功庀材告諸檀施薦
於當事甃石聚沙傚於楚材工事伊始後楹冉新
旋乃行索書卷屢轉一空力不副願施不棄緣樂
成之衆不可虛始於是飄然别圖思尋舊隱作爲
剳記陳諸苦心寄於詩歌厥聲慈惻告辭同志剃
日錫飛余以中秋後聯日過顏光祿園遇師於羅
漢堂詢得其故太息謂之曰嗟乎此景物載新之

地也士女游焉而不知且破闇莊嚴交光綠網祕
于事矣委佛髻於風露一二土耆老悲習故常焉
而師以方外登壇尊者發此弘願權喻衆心庶幾
圓成標指華藏飾即無言誰不信其獨若者且播
佛標蓋與末標信施捨不斷鞏之匠石以標明藏
即禮未滿個年月以幾仗佛威光得衆歡喜何得
星言夙駕委之半塗師念吾言更有真實一義凡
人所造蓋地蓋天不離當下一念此念種子既真
時至氣行聽其成就即時境有礙但有魔境原無

魔心信得此種即種隨作歸此願非竟闕成面覿
眼前金碧標影等事然師唆飽劉入腹服此靈藥
看不可謂無直至以我飽服喻衆盡飽者是皆飲
之深探傑中之傑大師教真將言非闕阜錫爰臻
紅余惟我輩酉日為人性質與佛無無慈憫護無
因緣大師若藏君信豈諸明潔大偽有信不求感
信人若自有當念真種隨呼即應信者益生歡喜
未信者同發菩提聚微成信施非金帛實同真如
大師願滿大師無與活佛布施盡在十方聞我說

者定不至如前士女不知俗梵聽之漠漠痾癢不
相涉也

常安大師開滿建道場疏

和尚一生脚不住水上浮萍波著水一朝打破靜
坐關喚起大衆風波裏問如何是喚起大衆曰者
個自燃一指化五百僧衣時番已斷了也老僧生
釘關三年來却又埋會得凡諸迷妄流轉一變漢
在病腦國王妻子頭目血肉髓諸財貨認成堅固
種種難捨而此愛本從何受病心即是本愛助是

風因風生波水不靜故我慈世間東奔西馳滿氣
北討身如髏髏了無休歇情緣撩撥轉生界畫無
生慳吝衆生本來原如止水云何風波如如處處
云何堅執我今十身骨節血肉捨無可捨蕭然無
轉愛根所自起處如灰不火承巳斷滅是為老僧
愛處自生喜捨以勸衆生一切喜捨圓滿道場與
十八願作無量功德如人欲病先除巳病依此發
人人我病除只是一般我今道場亦復如是一切
含識見者聞者如巳施者如未施者皆發菩提心

作功德想以是因緣而行布施是以衆生止水心施是以藥王療法施同登佛土成就莊嚴如是功德莫可思議莫可比量是則衆生有佛因緣莫於老僧出關坐關有何干涉於時城南倜初居士述常安大師此言而勸里中施者

題無味般若募卷

無盡師嘗持瀞百日不近滋味而發願齋十萬入千僧董玄宰太史題其卷曰無味般若無盡既已窮乎玄酒希夷之妙矣而哀憫衆生鮮能知味也

廣齋萬千是弄無味妙用也歟於是倜居士爲之疏以募諸好施

逢食便喫逢喫便飽盡大地衆生都有飽性識得此種布施即無一粒米功德已具須彌山聚矣況乎施食千家之鉢布金衆寶之山積而不遁乎而無碍但願衆飽我無餘粒請看受施衆生同在飯羅邊坐饑者不識是飯飽者入口便知是知不知只憑和尚一聲喚起無取無與無饑無飽同於因緣惟喜總是大地陽春到此和尚莫作十萬入千願看雖謂無一粒米在人間世無一口飯在禪和子肚裏可也觀我說者宜各喜捨　陶無瑕居士覽此笑曰確嘴生花恍目克滿其笑甬之粟乎因相與大笑而書之

書畢無盡又請曰太史爲我佐募耳請爲貧道轉一真實飽語倜居士曰你只不須存十萬入千數目於胸中世間有數目者盡有爲法也若是無知之體不施之施無量無邊有何願心可期數目可筭請無盡臨盡時莫掛一絲見齋僧在念是謂飽

颺去矣無瑕就其言再命爲記

題峩眉山僧募裝佛疏

合旃檀金屑而爲佛是名旃檀金屑不名爲佛大地衆生以旃檀施以金屑施種種願力作諸善因是名爲佛不名旃檀金屑何以故佛歸心故大地衆生無智無愚見莊嚴佛相則合掌頂禮聽梵伽音聲則南謨懺悔不作惡業鄉是言之佛在大地衆生不在西方吾願大地衆生即此一點善根捐諸所愛無作貪慳各各喜捨以一念佛莊嚴種種

百千萬億稱滿十方盡在大地衆生歡喜因緣是
則心佛無量故相佛亦無量幾有老僧布施勸募
非爲法相莊嚴非以旃檀非以金屑而此旃檀金
屑盡是表信雖影衆生若能斷諸所愛一心皈佛
心生法生是諸喜捨莊嚴處處是佛現身不得言
佛在裏君也水行地中佛行世間觸地得水捨愛
得佛所以募勸人人作佛不在人人莊嚴佛檀吾
勸善男子善女人以旃檀金屑各莊嚴自己佛此
諸善果與行脚僧無與只是老僧憑木魚聲喚起

人間酣睡漢到得醒來幾有十尊佛却變佛亦然
百千萬億佛也華亭倘勸居士喜而題其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神僧番綏若僕而過吾門者實漢孫而親墨蘇額
能度其所新殿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將以供方
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爲我疏之予曰凡聲通
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爲神通流傳者
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爲相莊嚴之爲金碧現
現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象樣第即第二機

且不可言況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
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皈五百羅漢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
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
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著落矣乎況
五百羅漢離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令十方
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偕衆
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異
是五百羅漢耶子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

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顯衆佛嫌歡像歎隣
也且吾一實借耳巷呼而巷老人無不傾且應聲
還捨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老人也今捨願
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示敢君引而過莊嚴羅
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僧禮者禮羅者今禮羅
之令吾勸大衆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衆
生共於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
功德聚慈感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
看得破泥胎粉碎令且老僧行脚只替大衆自斷

也莫作湯餅漢以負佛恩

題虛鑑上人募卷

堯峯在吳門諸山中去滸上幾三百里有湛川師說法其間余夙願將往來聯物倚物之義每一作念堯峯在眼也古佛過去經百千劫須知凡人亦作念佛亦在眼何以故心佛現成故衆生執迷不見心佛但見古佛譬如欲向堯峯參湛師不知當念即在堯峯也所以大尊師權將布施一路勸化人人見佛圓成人人作佛如但以功德因果實施

實報開誘愚人還是鋪金撒米標影不關當實講梁就令愚人捨身捨財雨粟如須彌山聚猶是前塵礙境不露迷雲何以故捨不見佛捨不成佛譬師若能窮此捨所自起處呼喚透露現出靈根還當塗巷愚人拍捨升勺絲毫盡是活佛布施衆生須知堯峯荒丘頑石轉眼化作叢林開堂接衆湘給三百人食是豈人天所供湛師安坐山中嘆嚴而至無爲而爲是種因緣鼓弄愚癡可得人間湛師開堂接衆如耳聞當聞處便生敬仰遂生種種

喜捨方便此種布施是爲當念佛祖雙眼堯峯決地陽春不關鑑公行腳若以行腳亦鉢布施出為堯峯湛公不喜鑑公不願衆生又須知依道報恩之人履石舂米運水搬柴歷諸苦行只爲六時不當虛度吃着辜負光景衲子一衲一盂逢緣便住祖了自己未嘗接濟大衆宣揚法音所以行腳海施權說指迷到得豁破衆迷捨愛信佛佛是教施大千圓滿處處報佛處處報師堯峯之教如是無量我說是已但願衆生各各信受堯峯佛肯實說

心捨權以財捨如我素飯堯峯乃以語言文字捨其實一見鑑公訊所從來析指把筆自不能休其亦莫致而至無爲而爲不窮在語言文字鑑公特此卷以募衆生衆生必權喜語言歸而濤之湛師湛師且以吾爲語言文字布施否

山中雜錄

習字從羽從白朱子云鳥數飛須知羽而飛自鳴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鳶魚飛與魚俱躍息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時

習不攪也

問敛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敛何事者甚麼事呈出來作証據曰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敛於事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稍待則就此不求安飽求飽正是敛於事愼言就正亦都是敛事也不求安飽而敛於事其中幾微意有個內外賓主之辨在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滲泊意思便將箇辨泊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爲外爲賓實

自食自飽自暴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泯然歸刻刻是個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者有事的學問此則爲內爲主要從此處默默細勘然惟親近有道自然參証得只如古人心心相印爾不須論令人就箇有道親近他幾日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吾事去質問他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大事隨當印證隨處反照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解默契打成一片纔是敛事與學問好學眞境界

也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乎曰旣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卽境都是學問見在都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過用得着那精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實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卻有一箇失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行常健故無爲君子常懼故無事也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推乎四海人只在源頭上撥得清便無所不達聖人之孝發源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清不清便有聖凡差別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脈處其實一點命脈行乎其間會得此點啜菽飲水都是這箇市井塗人都可做箇武周故中庸把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兩句點眞源頭出來又說箇所以非常

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人可以治國豈不是箇放
乎四海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何以分別曰舜都在性
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與天通
眞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
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
做去故曰達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柁仲尼迅雷風烈必
變把得柁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亦在中古

來聖人戰兢即自在自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
有天下而不與入磨涅而不化此是人生第一得
力學問也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
我本體用事如何不反約時時博便時時約處處
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
聚一般不成箇學問吾輩當下了當須要從此體
勘分明
或問子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實

是無言學人實是無聞無論聖人即如吾人日用
光景相對神情相稱一得於心定是描畫不得急
起疾書已鄰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
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況聞之耶
會上論師冕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盲昧
階席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
實師冕見階見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
冕做主聖人不通相他令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
主方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問如何是先覺答曰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
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只緣
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二字點破方纔覺
底這箇便是先覺覺後覺
末世後覺之覺極難只緣習氣太重便疊疊不興
如齊宣王戚戚却又信不過何王天下又費孟子
許多言語只爲德興兵構怨誤了豈非習氣之擁
人終身耶
先覺手段有絕巧妙處蓋性地原是活潑神化聖

乃至妙先覺先得之耳只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
便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卻不用藥只借病
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脉自武王酒誥來故
孟子往往猶伊尹先覺之言蓋自道得力處也
發政施仁制民恒產兩段是遠庖廚實事孟子只
爲齊王鈍根一一點出幾於發揮無餘蓋既攻其
病端又指點治病公案雖孟子好辯亦是世變人
心不得不如此
好勇好貨好色俱可因病治病惟與甲兵一事直

當用仁字作藥餌攻之可見賊民之事非一而好
兵必亡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郤金堂世本
本事
總傳
大宗系
小宗系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郤金堂世本

本事

張之先以弓正氏也曰黄帝之胤也張納碑言張本張星苑矣然攷氏譜黄帝次妃彤魚氏之女生子揮觀弧星而造弓矢取禽獸主祀弧星賜姓張氏張之以星氏或本此然弓正官氏也氏於官差近焉其神明之後以職事世者耶周卿氏有仲晉大夫有侯有老張之裔著矣自後派遠而支分吾安用詳哉唐重氏族列張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京兆等四十三望張之出宰相凡十七人江左之張列於王謝顧陸間有十四望吾張氏之遷江左其未遷江左也吾莫定其譜望也族亦何必望哉松之有張凡二十餘族族各有派不相附矣譜學之不明備也弓正而下吾安能知之吾所知者斷自如愚其可憑者自揚州而南渡若夫遠附而擇古之賢人望族而宗之吾實恥焉雖然伯庸

霞均古高陽之苗裔也龍門父子重黎氏之後也
姓以別生氏以別姓望以別氏姓之自始吾嘗詳
明焉故遡張於弓正而曰黃帝之胤亦本其世之
道也

世本總傳

吾張氏一世斷自如愚公然邈哉如愚公莫詳也
其生殁失載而葬趾夷於兵燹相傳先世爲揚州
大都張從宋建炎南渡遷焉蕃於松蘇南宋以來
世莫可論也况大鄉張之名吾何自攷哉如愚爲

黃冠嵩在勝國至元至正間生子可久是爲五世
祖矣如愚之可攷者則以可久也娶李氏名詠 詩
張氏之居於松也凡三遷焉由郡城遷瞿竇湖自
瞿竇湖遷城東龜蛇道院旁已遷卜築柳塘一曲
爲世居也其始遷瞿竇湖實自可久公可久公者
如愚公子修玄業爲玄學提舉管祝由科事初居
郡之外南城巷攷志郡治南三百步舊有內南城
外南城二巷城久廢不可攷獨此二巷以城名今
在集賢坊南爲董漕街西街也可久公謹身尚義
治家有法家業稍隆盛矣而遭元末黃軍宄者之
亂張九四遣兵來犯其城城中廬舍燼焉乃徙居
上海瞿竇湖沒即葬其地也故曰徙瞿竇湖來實
自可久公攷瞿竇湖在新涇南今俗訛爲櫻桃滙
云可久公生至大戊申卒至正丁酉年五十五娶
余氏名富一號太君生子七各分居獨仁靜仁清
仁澤聞也而吾宗之派傳自仁清爲三世祖攷仁
靜爲玄門直歲居松之東閣而三子世其業皆不
著仁澤號雲山贅於上海顧以宣德庚戌卒而二

子士良無嗣士賢有子圭生永樂庚辰卒成化壬
寅夫婦皆年八十餘葬漕涇北有六子珹珉玥珩
琮璿然五子生葬莫詳也獨珩有子景祈景祥景
祈止分男伯魚送終而景祥有三子欽鉞鈇然核
其存沒無攷矣憶三十年前構李一派爲孝廉自
稱珉之後而核其譜珉在洪武給青由編戶乃考
珉之生則在永樂癸卯是耶非耶第曰來自松何
其名之近也珩之爲仁澤派也攷之先譜亦曰支
派見存乃欽而後何皆無述歟或云欽生四子軒

帙軾輕而其生年皆不詳今後有人夻何其不詳也曾記吾伯觀察府有一軾者自稱欽第三子是行止當九世耳而稱謂頗居十世之列夫明世次別尊卑敘之宗譜將何居耶然以其世居打鐵橋亦自爲打鐵橋派居橋李者亦自爲橋李派云今所傳者獨仁清公一派耳

可久公第二子爲存仁高士三世祖也名仁清官名仁義號一山紹先世之業善治符籙祈禳然道行精潔人敬事之矣從羅齋湖來卜東城河龜蛇

道院側居焉編戶於圖爲五十戶籍也張氏之居滌上自一山始一山嘗

高皇帝在位宣召郡國高年有德行者朝、京師面賜晏勞諭以訓定鄉里郡推一山往則躬受

德音還矣鄉人稱一山公以處事誠以感人稱紹者意焉娶林氏名妙清一山生至順庚午卒洪武甲戌年六十五林年八十三合塋龜蛇廟側龜蛇之塋生其穴者一山也生子璇爲樹塘公乃故老傳一山爲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世有朱將軍者擁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亂擁重兵者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軌漸萌芽矣獨躊躇天命所嚮未發也私曰盍聽諸神乎松故多巫尸之屬凡扶鸞跳神率皆鬼其說以道吉凶先事盍村夫野人而微其酒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怒皆禁之聞郡城有仁義張公者修行善符籙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秉官紡趣府致之郎中俗呼將軍所設名也府乃强仁義公往公遂往備設醮人滿香火者與俱并

兩郎中渡浦矣中途至葉謝鎮謂二使曰將軍召我問將乎曰然曰問將須先禳問所須曰朱砂筆札牲醴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符檄禳神於舟中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燦火熒熒如白晝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蓋將軍素婣事其神以瞻覬非望云乃命近侍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粗具將軍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當是時將軍既陰秘其指不洩而閒雜他事以試其奇中乃片

紙出諸袖引燭焚於罏遂命公召將矣公置香盤
神前令二人扶木鸞焚符咒畢須之鸞運如疾風
雨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亟命工繕鸞公呼
日神至矣繕弗及也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
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其手覆罏上魁雄黝黑
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筋節穌栗將軍亟欲易之
公曰神馮焉未可易也而將軍亦已神魂馳亂後
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而欲反耶亦而族㑹妄
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病某達魯花赤祟之亟齋薦

可甦也又一行曰而妾姙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
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覲剌
胡同知取汝首級可斷兇梟傍觀者皆愕視吐舌
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為遜語曰神
寬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手當我引兵
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池
塘叢石間射而殪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誤耳柰
何祟哉獨妾之姙不言而且趦趄曰胡同知取我
頭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留遲滯

軍既心異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又悝恐觸神
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留公設醮度達
魯花赤以邀其歸公偶出散步見大屋數間列戟
後類惟宇氣色慘惡因數十輩號而籲曰師活我
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跳神之屬也曰我輩誑
鄉民餬口食耳安能召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
至繫焉如矣頂踵皆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
曰此輩餬暇人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
將軍曰吾固知此曹不能靈也無奈其嚮昔馮身

狐祥神叢指禍福煽良民為奸利吾當盡付之海
若耳公拜懇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為張把失
解網於是數十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既齋
薦達魯花赤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夫人生子
下漏一刻則鐃鉦鼓吹從東方來劍戟排列前導
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前
又二人騎踵而後各手一縧盤中詔一劍一而各
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
止闕堂中樂作宴飲懽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

知出前所杯盤仍錦覆劍也而後一盤則白鏹二
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奇曰神前知事
皆有驗而將軍晏鶴張把失禮爲上客强留十日
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兩郎中送之歸公歸
而諸扶鸞跳神因祟得生還者皆持酒菓來謝曰
非張公神術高我曹寧冀活也十世孫史官鸋曰
余讀南村輟耕錄載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
市爲五兵之禍烈矣哉今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
在完者下仁義公託於符咒令奸雄魄喪亂萌塞

絕神道設教厥功顧不偉哉吾攷家乘大司馬公
紀其事言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
然百萬生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
大司馬時尚存
四世而柳塘公卜築龜蛇道院之南環河爲帶名
其處爲柳塘一曲因自號柳塘也柳塘名璇字本
中法名道和號冲妙守正凝和法師世其先業工
修煉之術爲人倜儻尚氣節諸名人皆樂與之游
當國初時懷道宗玄之士率依於鴻衣羽裳以遂

高尚乃富事亦往往物色其名行嘉隆與徵用之
永樂壬辰禮部檄航海往西洋葛榜剌等國按星
槎勝覽載
太宗皇帝七年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
兵二萬七千有奇駕樓船四十八號往海外西南
夷諸國開讀賞賜宣示中朝威德聘海內有道行
方術伎能之士與俱圖其島嶼形勢採記風壤物
產草木氣候之變又十三年遣少監侯顯等使葛
榜剌國賚　詔書賜其國王王妃頭目以下榜塘

公之受檄往其是時也葛榜剌國爲西印度之地
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一名察的可灣官船停
焉柳塘公以病卒於其地官殿內葬其東門之左
隅講傳十年開讀同少監楊敏往微不同然航海
歲月頗久又中貴人孝使者非止一二輩則固無
妨考信也柳塘公居常每囑曰吾子孫當令業儒
爲諸生故今子孫皆業儒爲諸生云柳塘卒海外
而葬其國鳳凰山左翼一太監指其地曰當今後
世代有文人故後人應事聽曰一派恭從海上來

蓋指此矣柳塘公生至正巳亥卒永樂癸巳年五
十五娶陳氏名妙善先柳塘一年生後柳塘三年
卒年五十九葬祖塋昭穴合衣冠墓焉子原璧是
爲清逸散人
清逸公以孫尚書貴贈刑部尚書然其道號則凝
靜志道法師也名原璧字廷拱法名慶祥初得野
鶴先生祈禱秘訣後領嗣龍虎山符法淸徒衆受
牒爲仙鶴觀主觀地故羣雅意帯樂也乃與東隱
道人徐宗盛構迹龜蛇道院後竟謝其徒歸樂林

泉依子孫祿養焉豫章盧御史茂志畧曰公性至
孝立心公直重義而疎財親族以喪不能葬者輒
爲賻給其遺孤孱無托者憐而教之成人蓋有隱
德積行矣堂名三益名賢多咏歌之嘗書古人存
心操行勤學務本之言於寢室以自警且以訓後
人之爲官者其德清行高終始不二眞古孝德君
子也盧公又爲之銘曰坦乎方寸夷地可耕稼乎
經史良田可營至今子孫幾三百年其以是爲衷
地良田也已清逸公生洪武丙寅沒正統丁卯年

六十有一娶岳氏名恭貞年六十有二長子瑨次
理瑨讀詩習禮能詩歌講稱純穀有操執處事不
苟贅於徐卒無子
吾宗之鼻祖則定自靜庵府君大司馬孝廉二派
所從出也其以科名顯亦自靜庵府君始然府君
積行誼至高施於里黨長老言嘗歲大饑里閈中
於疫户相枕也病者多困蓐蓆不能起府君每晨
出糒罌盛漿竿頭推入病者户餉之床又爲齊其
湯飲以療病瘳愈濠上數百家皆曰張公活我府

君爲人善施而廉潔不苟取與當大司馬按察江
右時妄羅令以寃繫獄大司馬雪而出之令具三
百金屬其鄉人爲封君壽府君笑曰令即無罪雪
之法固當豈任爲若德若其繼令其倖逃三尺
而市爲恩吾且愧焉敢當此暮夜投哉固謝去弗
受故至今尚以卻金扁其堂也二事一聞於父老
一載之郡志而誌皆不詳府君諱琦字瑜玉靜庵
其號沒而門人私謚爲貞孝先生宣德壬子薦於
鄉明年以中乙榜發山東登州府黄縣學訓導滿

九載陞淮王府伴讀尋遷紀善會父母喪去再起
復而大司馬以監察御史考滿例當封于是自陳
棄職受御史封後累封至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刑部尚書也常自題曰辭職就封朴下老人之
子府君性至孝居喪哭奠哀毀故名其居曰終慕
堂後乃又扁曰御金堂云生天順甲申卒成化辛
卯年六十八配吳氏名淑貞累封太夫人合葬龜
蛇廟側祖塋子三長大司馬公鎣爲東派祖次鑒
次卽孝廉公鑾爲西派祖也鑒早卒不載

大宗系

繇貞孝先生而下長子爲大司馬莊懿公次子爲
孝廉聯芳府君當貞孝公依濠上舊廬而居漸貴
盛矣乃大司馬營其東聯芳公營其西並署門閥
也繇是有東西二派矣莊懿公諱鎣字廷器號簡
庵年十九領正統辛酉鄉薦戊辰登進士累官至
資德大夫參贊機務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贈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諡莊懿大學士李文正公東
陽志曰公在正統末舉進士初命爲監察御史按

北虜內寇來　勅往畿輔河南山東清理馬政容
雲誣言有不軌者公受寄命往察且撫定之出按
宣大有都御史子犯法公按其罪并劾其失罷之
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守獨石諸邊繼巡臨清按
治豪猾餘黨悉散再命爲江西按察司副使風裁
肅清吏不敢欺三命爲按察使有贛州賊作亂公
預捕獲功　賜金幣四命爲陝西布政使督運邊
餉用不告乏五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
夏城皆土築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

修衛學給廩食督帥兵行邊與賊戰所獲虜男婦
及牛羊器械　賜勅褒諭陝西固原建官滿四叛
王師出公劾守將致變者寘之法時寧夏屬地多
永樂所置降夷　朝廷慮其變公受　密勅撫之
如寄雲間遭父喪起復巡撫河間諸府值久旱給
民牛種俾不廢業尋承　勅勾稽戎籍王師出宣
府督軍餉如陝西巡撫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
淩濠清理屯種復被　勅褒諭如寧夏虜亂加恩
爾知有備請入貢公奏許之六命爲刑部右侍郎

七命爲左侍郎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公往勘
皆得實八命爲尚書法意平恕侍　經筵讀進士
卷　賜酒饌楮鏹會　朝廷遣中貴人錫四公與
之祭情可矜疑者奏釋若干人賜楮鏹羊酒九命
加　太子太保以母喪去服闋
孝廟御極即其家起之改南京參贊機務秩如故
公以根本重地治尚簡靜兵民悅服蓋自筮仕以
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更十　命年七十一而卒
其始所樹立施按舉克自遂而終以厚重持之不

弛不折老而不變可謂難矣公長身偉幹襟量夷
坦與人謙讓不事矯飾不以富貴加人人以是稱
之生天順癸卯卒弘治癸丑六世從孫爾曰以志
所傳莊懿公立朝甚著然其寬仁有大度蓋天性
也公初爲御史按行都下旄過酒市市標揭其冠
冠墜焉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
恐禁賣酒家侍戟門也公見之第論曰自後帚而
標無妨市者遣之出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
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梟

給之曰而即詭且奪取尚書藤不能不拼溷而褻
於酒少年　踏當前導擊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
酒既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
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惶傳呼尚書來則發藤缺
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之二事載何翰
林叢說中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
趣吏治文書遲早朝奏也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懼耳趣再書
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矣載沈芍湖螢照錄又濤

上父老嘗言降人汪姓事莊懿莊簡二公皆可述
也莊簡爲南張尚書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賊
以大辟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貴而辟者
官閒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酒菓爲
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
先一受者則次難吏辦矣南張尚書介絕交際畫
先以性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
有貧而辟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
公曰爲邑賦從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

愧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
白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
一和而善鄉人也晉事皆志中不載然以此知莊
懿公積德源流遠矣莊懿公配衛氏名壽真封夫
人合葬鏞龍塘東墩主穴二子杲昱是爲東派也
昱未婚早卒聘趙氏貞節載闔儀志中杲爲長子
則疑舫公也
疑舫公字仲服以胄子讀書成均然恬退不樂仕
進矣末　詔例授福寧州判官而歸當莊懿公爲

刑部尚書時母吴太夫人年八十餘家居公晨必
上食視寢慮起居惟謹又善馭其僮僕斬斬不墮
家聲也生正統甲子卒弘治乙未年五十六配顧
氏繼配盧氏而盧氏生子二側室張氏生子遵道
長子岌楠子也然岌家中落棄其世居而恭臺數
沒焉兗無子今之一派則岩齋也爲鶴沙公　十六
鶴沙公字啓雲以任子初仕都察院檢校遷照磨
後除嫡母盧服改刑部再遷大名府通判爲人恢
朴儒素而廉潔有守判大名時黄河決旋修堤費

金錢百萬有司或手其羸潤焉公一鏁必籍弗染
也其去官則以中貴人嘗　世廟狩承天中貴人
怙寵靈横索奴視諸州郡吏公嘆曰吾豈戀升斗
爲先人羞卒逢其怒誣以缺上供下御史幾陷不
測遂飄然致其事焉恬仕進守官職所謂不愧莊
懿闇孫者也生成化戊戌卒嘉靖癸亥年六十八
而四子朝封朝桂朝儁朝奎儁早歿女四適徐文
貞公其三也別見於歸志中
磊塘公字紀武鶴沙長子自疑舫兩世起胄子儒

業稍遷矣磊塘公憤發讀書爲邑諸生即有名諸
生間當是時聶貞襄公令華亭試士首擢少師徐
文貞公公父第二並加器重也公少有外大父朱
尚書家習貴侈矣顧謝絕華靡持儉素敦尚飭行
迄能訓定子孫有坊表焉公爲人孝友慈愛有大
節父鶴沙判大名會　世廟南幸訛傳大名判以
缺上供逮繫公亟往省夜宿黄河口水暴至幾溺
焉同來者翼之出公謝曰我爲親來溺無恨不忍
更累君也未幾水退俱免既歸試不第以仲子兵

部員外郎滿考就封如其官再遷湖廣布政司叅議則又晉封叅議橫金帶矣華亭自入　國朝來由貤恩服金緋者自周方伯而下僅三人而張氏自封都御史貞孝先生暨公兩膺焉里中侈為盛事然公高年恭讓不伐郡邑延為鄉飲祭酒強之一往後絕軌跡城市巾褐徒步田野間也長老徒往稱貞孝公封都御史時禁蔬闈養魚會者莫樂太平不交官府至公而風韻宛然蓋吾張氏之處貴盛澹如其來者矣生弘治己未卒萬曆己卯年八

十一配王恭人年七十八四子長震伯為渾泉公次仲謙為觀察受所公次觀叔為冲玄公次季履為少塘公太保陸文定公志曰予自知學聞郡中稱兩張公莊簡方介而莊懿博大校其後莊懿子孫多蕃衍云乃今觀於靁塘僉諸子若孫皆長厚彬彬起文學未艾稱盛德者必昌後以予考論公家世有明徵哉有明徵哉

靁塘公大宗長派也自靁塘出凡四支而其弟賓南公長子仲頫為兩懷公次子仲升為玄朗公亡支矣又其季弟鶴雛公三子仲晉仲豫仲恆而仲豫為庠生夭亦二支焉東派鶴沙僉而後分尤支也盛矣然當時稱瀟灑高韻喜賓客善詩酒則有賓南公父子賓南公字繩芳少游太學巳家居益貧性孝友養父母滫瀡必備每誕辰上壽治供具飲諸觴者留連日夜觴者嘖嘖歎公能為高堂歡不知其質衣貸隣家錢多也或親朋過從輒沽酒具鷄黍陶然暢洽然視其廚巳連日無烟火矣公既安貧而人亦不知公之貧動引繩墨介然有守

比卒而屢空如故也徐文貞公銘之曰長者善事於貧飲履有伊後人生正德丁卯卒嘉靖甲子年五十八矣配何氏別見闗儀志中後公廿三年而卒長子兩懷公字士沚為人修髯白皙凝重挺秀先是補諸生入太學以父喪罷業益儲名酒百壺日引客高飲客醉去公神益勝明日客至則又忻忻迎也所居廣處修竹結構精雅圖書滿案嘗是時論名人皆雅愛慕公風流如何孔目元朗朱山人邦憲表比部履善孫漢陽允執莫文學廷韓

與公爲白首交觴咏懽適襟韻穆然所謂有隣於
拔俗之標者也陳眉公繼儒讚之曰佛不必禮金
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
必累五岳之根而坐嘯者有嶽南之修竹古廬文
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
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
入混沌之門戶竊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
其爲誰歟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父老曰
賓南公之後有兩懷亦猶王氏之逸少有豹奴也

生嘉靖戊子卒萬曆丙戌年五十九子五人重喬
良貴重冠重亮重允而亮早卒重元字長孺號五
柳爲武學生修飭多雅韻有文學年四十亦卒存
一子方啓良貴初名龍光字君射號滄螺青浦增
廣生子二方俊方傑重冠字章甫號崙所孟少存
重允字明之號思雨子二方偉方賢爲齋
庵嗣玄朗公字士甫爲諸生入太學亦以酒德自
樂與兄雨懷公友愛雖平居小飲非兄弟造膝不
懽也襟韻冲漠有至性時人稱爲張氏積慶氣

七十一卒子重熙字釋春郡庠增廣生性善飲能
爲古文詞晚年家漸落賣文以自給也年六十一
卒竟無子以從弟思雨子方賢嗣今賓南公之後
存四支也
涅泉公字七龍磊塘長子也磊塘既力學憤發則
延秦先生訓諸子是時公文學獨進年二十八始
補郡庠生然試輒奇矣既兩子試諸生高等則謝
去舊業爲人外峭直而內寬和議論引繩墨不少
假借家雖貧不後於親弟雖貴不改其素宗黨咸

敬憚之公既修磊塘公之業而訓其子孫至今讀
書守家業無怙侈之習者自公父子貽之也晚節
值觀察家居諸兄弟流連笑傲二十年何翰林叢
說載公與觀察公兄弟六人出必同載飲必同席
時鬪名花必同游賞凡祭弔慶賀必同赴即觀察
公亦白衣緑巾雜諸昆間未嘗以命服軒車衒往
蓋風俗之厚如此自公兄弟而賢吾松天倫樂事
可多見哉公生正德戊寅卒萬曆庚寅年七十三
配李氏年八十餘卒子五重登重任重旦重至重

宜重登字于善號斗城邑庠增廣生爲人有操執
居常稱引法度教子弟有父風而理家節嗇無華
侈蓋古長者典型也生嘉靖辛丑卒萬曆癸丑年
七十三子二方著邦翼皆早卒而方著之子汝邢
爲大宗之嫡長邦翼之子汝賚汝賚汝賁爲上海
庠生重任字于覺號斗樵以貢授高郵州訓導昇
遷宿松教諭有三子方宏邑庠生早卒方延府庠
生方建中乙卯科鄉試　重旦字于泰號恩菴邑
庠生四子方子庠生方東方新方承　重至字于

復號斗陽國子生選餘干縣縣丞子三方澄方治
方溥　重宣字于德號斗樵庠生年三十八卒而
方新爲之嗣
自莊懿懋芳而下五世爲觀察水部兩公兄弟也
觀察中嘉靖丙午科鄉試水部魁乙卯先後十年
而同登己未丁士美榜進士又同二甲高第也由
是城濠東西兩舊廬並華盛矣而當是時徐文貞
公當國事觀察親姑爲文貞夫人會朝見兩公出
班文貞則分宜見而稱賀焉謂一時盛事也

然水部公落落負奇節而觀察溫克雍肅可並文
貞兩賢之當觀察初仕爲兵部職方郎遷武庫居
七年大司馬楊襄毅爲文貞言武庫郎賢且積資
久宜置津要地文貞以語公公不應謂兩尊人春
秋高願得補外便省視也遂參議楚藩矣當文貞
既罷相屬新鄭頗修故郄根株其親黨公以入覲
偕一鄉人同是新鄭迎而問曰兩君與徐公戚乎
鄉人趦趄諱非是而公曰徐公夫人家姑也新鄭
改容謝公曰張先生真古君子徐公在事何久不

聞公名耶江陵爲文貞門人當公謁選與江陵同
邸舍握手甚懽然公督餉登萊時江陵友操所書
柄公落落無私款以法大原王文肅公謂邇來政
府宥密吁咈之地幾成千古戰場而公以善處業
事新鄭江陵諸公間並朝標格係[illegible]兩朝相德矣
風甚鉅云公爲治清靜和緩喜平反陰行其德務
因某年十二以奴傷人抵死公謂宜坐奴且釋遣
二不當死出之茶陵州守黃成樂能於官以鎮領
藥公言於當事者得無恙且請改處撫江[illegible][illegible]黃

治吳淞有功郡人賴之遷江西副使閩二載止挾
二人有朱孝廉冏重辟公解其繫參政書甫當黜
罔兄弟相構撥幾弄兵為難公移檄留都分別其
事解之滇中猓何間剽城邑公協力蕩勦境內清
焉初公丁王恭人憂服闋以磊塘公耆年雅不樂
仕而嚴命强之出起補山東京儲道晉按察使未
幾磊塘公訃至遂終身志堅卧歸隱者三十餘年
公為人孝友和厚靜重寡言笑居恒無他嗜好書
奕解音律客至默坐移日間出一語輒快其坐人

與兄弟友愛懽洽宴游出入非諸昆在坐不集也
布袍蔬食端居一室中廬舍簡樸薄田不滿數百
畝老蒼頭楚楚門無鮮衣而横者榜於坐曰善不
可為何況惡富非所願不憂貧么為善若畏人知
而引分止足不以貧自累蓋其德素可想見也初
磊塘公延秦先生訓其三子公少沉默類專愚一
日課文中忽出奇語秦先生讀之大驚呼磊塘賀
曰仲慧什倍兩兒他年昂霄器此子矣而周貞靖
先生亦一見奇許之曰是有夙根神解若後竟如

兩先生言也公諱仲謙字士益初號後嬰後更受
所從子穉叙其狀曰觀察公言不出口飲人以和
而獨靜退自立不借勢於親貴察其進退蓋介然
難犯矣水部公志氣凌厲見依阿不當意人如食
道蛆必吐乃快而居官勤職事好與民便利有仁
人之概焉分宗五世並高第起家盛哉公生嘉靖
壬午卒萬曆丁未年八十有六配顧恭人先公
年卒子一重文字于約號存簡存簡公生長貴盛
性坦易好善克修先世之德有內助代其勞有子

讀書大其業纍絲曳縞終身焉以國子劄授浙江
按察司經歷年　卒配陸孺人能操家業別見
閨儀志中子四方陽國子生方陞中庚子科應天
鄉試方隆方陳而方隆卒方陽有四子汝貞汝贊
汝實汝賢方陞有五子汝修汝信汝綸汝備汝侗
方隆有二子汝栴汝棟貞之子肇玄修之子孟玄
冲玄公字士顒磊塘第三子為人遇事持重有幹
濟而性樂易好善又好獎與子弟嘗稱為諸生時
先太史力貧杜門宗黨往來漸疏都絕也而閣有

臧獲豪而櫟之者公與親察爾器重謂是當大吾
宗當是時爾惟俛仰奇謂無忘兩大人知我也夫
當孫枝繁盛之勢而獎許一五服外落落難合之
屏子弟此其意豈淺鮮哉陶靖節云同源分派念
竊厥初於今知兩大人之意遠矣此意堪爲後世
訓也公之行事未能志其詳然大畧方正似磊塘
溫和似觀察矣子四重華重芳重薦重茂重華字
虞侯號晴陽邑庠生博學爲古文工行草書游京
師張相國蕭大司馬聞其名引爲上客晴陽公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二十六

人修髯宏幹譚吐驚其坐人又任俠好游不屑治
生產以故歸而貧既病不復能游竟貧殳然讀其
滄浪集吳趨諸稿亦吾張氏一鉅儒矣布衣而名
動卿相彼固有所長非苟焉而已也今晴陽公不
殳其所著述寧不斐然當世又何論吾宗哉子芳
際方陟際府庠生　重芳字子實號復陽久循養
太學今寓居金陵　重薦字子霧號若冲邑庠生
善爲古文子二方裕方禎裕庠生、　重茂字子夏
號又玄邑庠生年二十九卒子三方棻庠生今俠

外姓一名杜士昌方彥府庠生方章、少塘公宗
士行磊塘第四子由府庠入太學爲人清爽疏亮
少嗜好而勤於治生徐文貞嘗謂磊塘公曰君家
子弟以學行著者比比而倜儻能任事必季子矣
然公飲散蕭踈稍饒給而敦誼好施修築祖墓刊
布上世貞女遺事及名人咏歌又孤身走萬里外
從觀察公宦於滇其於宗黨待舉火者相屬也擇
可謂德誼君子矣子二重選國子生重遷以國子
選建昌縣主簿而重選子四方珍方玲方瑜方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七

重遷子三方芑方蕃方華

小宗系

史稱曰吾小宗也譜之法畧遠而詳近信信而疑
疑吾於是譜五代特詳焉詳吾之所自出也總生
殳出處之際攷志狀無存焉其亦弗詳也已矣、
小宗之派自聯芳府君始也府君諱鑒字廷儀舉
成化順天戊子鄉試與兄大司馬並顯名故以聯
芳號也當貞孝公析二子著時東西右屋數椽田
數畝鋤犁耕器數具耳府君輒創而爲堂爲寢廡

阡陌教子孫業稍盛焉然性剛介特立又時嚼猶
露圭角嘗書榜於門曰舉人不倚尚書勢也尚書過
而見之笑曰是真無倚我者即自倚固儘而尚書
官于京輒貽書戒勉謂盛滿宜凜凜也府君顧豹
制修名行讀書自奮閣積著擇人而任時家雖饒
厚矣而又蚤夜課其兩孫讀兩孫晨起洗沐盥衣
冠問安寢趨出就塾琅琅讀府君又趣履詣所讀
書矣飯必兩孫在旁訓戒莊語娓娓兩孫竟席不
敢飯有過輒面召詰責至痛洗濯乃已府君為人

審固詳密不苟趣舍治家有繩尺馭僮僕婦女斷
斷如也端居一室不妄見一人出必龜十兆乃出
暇則吟詩自娛而獨喜海內名人詩歌卷千里外
購而藏之家府君老而猶學以狀頭自許嘗肩高
孝廉博上公車除夜失册路河蓼河千豎一旗金
書狀元字府君顧心自喜暹明見一少年邀遮河
滸問之知亦公車士也延而與之語嵩公故織樹
有口少年唯唯遜謝推謹別去卽為鍚山費文憲
公宏也是年文憲及第故請識府君與文憲皆

狀頭然府君行古道性介執不受人饋貽饑殷元
輔者以父中同府君榜文事府君然既則貴矣府
君猶繩以年家子禮而會是年嚴元且分校尚書
士笑謂其故人曰是公且入試試而吾得推轂焉
即不敢當北面其以年家子繩我我偶有客語呼
公公詫曰孺子遂欲屈我丈人行竟罷歸弗試而
未幾府君所訓兩孫聯登京闈榜府君年八十餘
而終以不一第為惟所謂修身齊家有執物諭厥
孫謀者也生正統壬戌卒嘉靖甲申年八十三配

王氏諱淑瑞生正統甲子卒正德甲戌年七十一斯
合葬卿史涇主穴府君有二子長草窗公舉武舉
河府君汴次則文學仲元早以草窗再世繩而替
元孫故東河府君之派獨傳草窗公修文行若書
法為猶及見其所題朱壽堂及麗壽聯筆意遒勁
似二沈學士當弘正間以藉書供奉起家者穷超
擢卿寺顯官失乃補郎直徽省禁近地草窓公雅
志欲藉自奮起而年纔四十四以歿一子不偶宗
老至今惜之然聯芳公祈今傍地捌門闕皆草窓

佐父堂構也仲元年慧好學補博士弟子年十九
而卒豈所謂稚苗落穎彌可傷悼者耶
東河府君為聯芳第二子初名昇字仲輝後改名
也以偶得王府典膳府君樂易敦睦篤于濟物恬
於勢利家人生計置不問也日對客浮白雅歌投
壺年六十五而卒然宗老言府君實有天祿焉父
聯芳公居積素封而子兩孝廉以科名顯當是時
上腴水田數千畝海濡舄鹵地數千埋米千鍾花
韮之實千厢魚蝦蠃蛤千鈞間有大繇役及訟理

對簿乃第四子檢齋公經續紀之故終府君世
而不知有戶外事蓋所謂有天祿者也生成化丁
亥卒嘉靖辛卯配唐孺人生成化戊子卒嘉靖壬
辰年亦六十五子五松嶠禮隸籍為側室陳
出自府君析五派而長子為我曾大父奉訓府君
次子樹字以滋為孝廉桂軒公桂軒公博學能文
章與奉訓公兄弟友愛讀書切磋不輟寒暑大父
聯芳公故奇愛兩孫學使者校諸生試屈子作離
騷論桂軒公熟讀離騷發明懇 非不忍之指構辭

莊切擢第一以年少置第二進金花彩幣送之歸
當是時郡稱為清河二玉也而奉訓公以己卯舉
順天榜乃壬午桂軒繼之又列名序皆魁衆人盡
以為奇桂軒公試禮部不第益發憤讀書京師卒
于邸年三十二一子炳號思桂年三十三卒無子
繼從兄中山府君次子勳也樵字以美東河第三
子贅于楊年二十一而卒而楊氏以節聞奉訓公
次子元焯為嗣樫字以喬為儉齋公東河第四子
自幼倜儻有局幹大父以家政委之會郡與臼牛

塘之役里老計畝賦繇出丁夫田發者為對利賦
不予檢齋公怒與之閧里豪者反頌繫檢齋公檢
齋公坐是下獄者八年然自是損家貲亦幾數千
矣以故兄弟析箸時檢齋公僅得十之五然當繫
獄時聯芳公曰是為家督傑傳者非私鬭比吾前
借數千金而乃今負于赤後後齋公析箸獨減吾
欲與伯兄訟乃指使弟慎齋公挾疏走京訴時奉
訓府君以謁選需次京師慎齋公至則對奉訓公
渲奉訓公故不解從者稱出其疏中辭 奉訓公

仍納之巾笥中若弗知也者由是慎齋公與兄歡
飲旬日而歸奉訓公既歸則再捐膏腴田大頃白
金三百兩以贍檢齋公檢齋公由是別鄉門第於
北俞塘之原樹立宗業以訓子孫也至今稱檢齋
公有聯芳造鳳云三子煉燦熉煉爲日葵公補郡
庠生守先業有準繩剛方特立人也沒而戒子孫
無責人宿負然公亦以是故家落矣日葵公三子
爲嗣光庠生號後芳嗣聰號少葵嗣達號承瀾後
芳有四子重聲重俊重福重獻而承瀾無子少葵

弟善有三子衍一子以寬業於燦燦號涵沖爲邑
庠生端雅有古風爲猶見其爾彬書事訓子弟號
寵也居濠上晚年乃衛居濠澗事六子寬天年北
十三卒也燦號少華生一子肇基有三子衍乙號
宇以榮爲慎齋公東河第五子崧羲長號富濱
而飯稻于生計落落也出則從遊歌兒坐畫船鑣
鼓爲娛樂所析田一十七頃有奇中年嗷嗷樸賓
喜代人蹂躪貲以故坐困然嚛度豁達老而好
遊遊雖貧醬捐錠以食怡如也生弘治癸亥卒爲

曆壬午年八十子四長翀號雲峯次煒號南城次
燭號少城次燧號少齋雲峯之子仲濂落魄而
有子重顯少城公喜方有江湖志棄其家妹萊山
中數十年莫可蹤矣子道巽少齋公年七十子道
豐道臨而獨南城公以貢仕顯南城公貧而好學
嘗讀書墓舍膏火不給則以殘膏沃柳葉燃丙夜
讀故水部青原公愛重之南城公雖于水部爲從
父然受水部學得覽其綜輯古文書而性亦昂藏
自負爲嘗幼侍先太史見南城公來則先衣冠整

衣迎坐談歡洽既去則舉公擬柳葉讀書事勵爲
也爲年十歲時稍習爲文章公見而撫其頂出神
中見類三贈焉至今憶公眞長者能以讀書獎子
弟也公廩于庠二十五年既以明經入對校青陽
縣學訓導除母憂再補武安前涖任而卒年五十
八子孫明泰明萃明復明清明晉明而泰明爲邑
撰恂恂有士行竟卒有一子
奉訓公含齋府君者東河第一子性豁達負奇而
雅意在田畜發不欲藉父兄起聲勢其訓子弟亦

然與弟桂軒公讀書相友愛桂軒公敦篤行恭謙
不伐而府君倜儻高視濶步然大父聪芳並奇愛
之當正嘉間兄弟並以文學入太學府君中乙卯
順天鄉試第七十五而桂軒公尋舉壬午亦第七
十五由是張氏科名雄郡中府君爲人負大節自
好不肯依阿人所至皆有樹立然于仕進泊如也
初仕通判吉安府善擿伏有治聲嘗聞之先太
史曰府君明察强斷人也其判吉安治狱最焉狀
頗著噫今佚無攷矣猶依稀聞曾狀元羅狀元兩

家事盡幼侍府君側府君能爲諸孫道也曾狀元
墓爲盗發無主名墓傍數十家坐誣禁矣府君獨
廉得主者入盗室發其床下得髑髏如斗大盗叩
頭伏云此曾狀元頭也由是數十家皆脫縲囚去
羅狀元有女寡而凌于夫之族夫族故豪猾其積
著蕩焉而又搆女以不測罪府君一訊即直之并
還其所獵箸而罪夫族之豪者女劍伏庭下索紙
筆賦詩謝稱引家世興替之故敘寡獨流離之感
詞吉悽惋府君尚出之篋中示諸孫也二事蓋亦

其大都矣吉安地磽确而民多逋賦府君嘗治漕
所征民間積逋爲不利高下有法賦足而民不費
義督撫至京師大司農課最第一著甲令天下做
賦法當敘吉安判尋以賜宴勞擢懸一郎官缺待
矣當是時夏桂州文愍公方貴重用事而相國故
江右貴溪人相國之親來京師爲道吉安判賢相
國思一見也遂以相國意致府君府君謝唯唯明
日往相府謝府中上謁者摩集而相國不時見
賓客府君守至暮乃歸既歸相國檢門籍見吉安

判來則叱門者明晨趣判入見甚而府君以疾辭
東歸故竟使再謁相國假日中不見吉安判再召
擢由是補山東東平州知州甫任五月而解印綬
去矣父老言府君之去東平則以抗主事徐楚榷
楚者都水郎祖祿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於州
刺史體不相轄而以泉堤工繇新舊相見不稱儀
質主禮府君莅任東平絕不資泉所挺抗不上謁使
者使者怿之而又督泉所需費綠并皆貴於民州
郡爲私帑猶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相摘發狀

于是府君嘆曰嗟乎使山居得食誦讀教子孫業
爾為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趨安可
為也念倔強規行不曲阿逢長官嗔而刻木吏動
以文法繩倔強又安可為也吾寧歸乃飄然歸上
官留之不能得矣府君既歸教其孫水部公學二
十年而水部公第進士曾祖徠泉源迎者羅拜于
庭府君冠帶出見官吏曰而今日得無有曹椽責
倨而舞文者乎蓋自是府君始解頤掛冠時事
矣府君家居簡亢寡交與嘗與吳石湖先生往來

唱和足不入郡邑者四十年即鄉飲賓禮亦往不
再出也郡太守史公少時在京師與府君讀書同
臥起及蒞郡侯來訪輒留具蔬飯話故舊竟不往
府一報謁耿泰蘭公為督學雅慕府君行誼高捐
俸米餽之府君報一刺稱老朽拜謝而已府君官
東平時嘗登泰山見石罅中一老僧坐定府君遣
拜問之老僧嚮其念佛珠令數得數八十一已乾
爐拈片香授府君府君袖而至山下則黃金也府
君老而好參同悟真諸書得長生訣飲食如壯夫

先沒之一年度新塋具棺鄉寢疾三日既葬命工
圖其像覽畢謂工曰只須上當添鬚一二莖耳衣
冠束帶坐正襟左手結菩提印一齒落掌中而逝
平生所嘗攝神養氣之書則笑而焚之曰不欲誤
汝曹也蓋府君剛果強立無倚藉不攖于名利不
亂于生死可謂存沒得其正矣生弘治庚戌卒隆
慶壬申年八十一葬濠上主穴元配何氏繼配楚
何安人生弘治辛亥卒正德甲戌年止二十四也
生二子長元昌為大父中山府君次元鉌為秦泉

公又側室趙氏生子嘉昌為太虛公秦泉公字爾
漢出繼從父樵嗣家業裕矣顧性汰不治生舊傳
人韓籍遊京師鏃萬斛立盡又厚貲進以歸宦繫
其伯兄而責之償也尋得逮戍長子繼祖往訴而
還之年四十五卒矣四子繼祖紹祖纘祖緝祖善
大父嘗記云繼祖奔訴涉千里脫父于戍蓋孝義
人也而竟早夭惜哉紹祖號青陽貧而賣卜以給
然里中往問成敗事公拂策而斷之曰是後當然
已而果然故里中莫不詫青陽公卜奇驗也以苦

鄉歷辛年六十七子叙修府修而時修有二子繼
祖威而骨幾於火緝祖號勝泉爲人嗜酒負氣辛
而有子遜修太虛公字文盛少多聞而齊給能爲
文詞歌咏奉訓公以殿元期之嘗作白鷳表同學
嘆其工絕也當是時奉訓公既年高倖愛其幼子
而公亦藉富厚稍自洸補邑弟子輒數奇奉訓公
卒而奴匿積悅以遁於是公就繁家落矣後避于
湖濱竟奇窮以終無子年四十六也而獨中山府
君傳爲第一派

先大父中山府君字文中一字文善奉訓公第一
子也六歲喪母何安人曾大父聰芳公絕憐愛之
性穎悟慧辨然恬遜而不伐試童子里社置高等
矣時學使者試士卷不署名署其所坐號已按所
収卷呼其號則諸生出而各署名署已卷乃定時
連呼府君卷號府君逡巡不肯應同事者促其應
則府君頰赤不能前也乃廢更署他卷府君爲人
嗜淡樂善而不屑會計生產其於宗黨好施而踈
財先是奉訓公既仕宦挈其上世遺田付府君奉

訓公既授箸府君則謂一切支吾繇役以聽而曹
無溷乃翁爲也而深居簡亢不肯以一刺干郡邑
故里有大繇府君輒應徭族有積逋田賦府君輒
應賦又或子弟重負人子錢數千百緡府君輒代
輸子錢數千百緡蓋更三十年遺箸蕩然矣然府
君性好遊嘗策馬走長安窮覽蓟丘西山之勝已
登泰山望大海觀日出處遂浮黃河下楊子江寄
跡於金陵長干寺者垂十年而還是時好與其名
山高僧游故禪悅殊進遂雅意飄然世外矣府君

中年喪儒人作鰥居十咏欲脫塵觀與泉石風月
爲鄰而達於無生無死無去無來之旨長子水部
公敘而藏之矣自是府君所得深也府君家既落
而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香告謝家廟蕭然
閭戶而居田廬奴僕謝去若免書十誓懸之壁其
一日無受人進獻侈詑官而詭縣官名田也其二
日無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厮養爲穴窟者其三
日無以衣冠通郡邑旬凋而人長苦乎其四日無
令隸也横於市而好買竖之什一也其五日無微

厚利無䘏佃民其六曰無念舊仇以傷吝德其七
曰謹尺一慎姓名毋褻節而承惷也其八曰無遊
稅課以勞里甲其九曰無忤於善良而懊於惡德
無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箕享有常豆觴
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其
手澤至今尚新矣府君嘗嘆曰吾本貧未能富吾
本困約未能貴今欲後來者富能自貧貴能自賤
常留餘地使富貴可加是吾訓子孫意耳再踰年
而水部卒于官訃至府君弗戚也蕭然闔戶如㬥

時蓋府君達于榮枯而齊視得喪其亦有所本矣
府君晚年惟端坐一室焚香讀佛書閒有得則拈
一偈或形之詩歌食蔬茹水寧嚴寒曝日中衣敝
絮冒以葛陶陶然自樂於世無求也歲時祭享家
廟具衣冠率子弟拜籩豆必潔或與衣治辦不厭
矣府君既照心相虛妄之起滅覺法身空寂之性
來精進勇猛黙自懺悔切於夢寐嘗夢一僧語之
曰爾先敘道尊者爾師控鶴禪師也又夢大士郁
紫金色臂挼引上生命與衆生說金剛經府君高

聲唱曰即此金剛經人人圓滿要知自心是佛不
向外求只要志堅如金剛真性如金剛一念回懺
與佛無異到此方了四句偈也府君覺而嘆曰此
乃幻人所夢安得正果若参正果自然無夢若作
夢想便入六道輪迴去也因作偈自懺云習氣不
消除邪魔入夢想苦海沉茫茫修行盡虛妄外空
空諸有內空空諸無無無既不着水月一輪孤府
君之妙契禪乘也如此年七十二而卒生嘉靖己
巳卒萬曆己卯府君卒三十年而子孫尚懸其十

誓於中堂壁以自勗勵也府君可謂明心懺積行
好善福子孫者矣配李孺人生正德丁亥卒嘉靖
辛亥年四十五子三烈即水部公勳爲側室陶出
繼從弟炳後勳爲先太史公乃李孺人幼子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記

重修都城記 闈試

瀛洲亭記 館課

寶日齋記

絃歌樓紀會 附顧涇陽先生商語

露花齋記

學道堂記

修治邑門衢衢記

筆花軒記

七月望夕瀫河記飲

牛首山記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代朱老師

蓋茅處記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館課

周文恪公像贊

俞叔和像贊

祭默齋先生贊

箴

東華勸講箴 館課

君臣交儆箴 館課

意必固我四箴 并序 闈試

銘

衡鑑銘 有序 館課

賦

萬壽無疆賦 闈試

瀛洲亭賦 館課

雜文

祁羽文 館課

乞茅文 為蓋茅處作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謝河伯文

先太史遺穸紀履十二款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記

重修都城記 閣試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電浹旬時京師大水齧壞民舍城九門圮者三百餘丈已乃浸圮及七百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時 上方軫民居止蘇閭架丁寗之稅惟城之役司空其以請閱三疏乃報可則命部臣某董正厥功招流集庸甃石畢輸臺臣省臣獎能禁媮各有經紀尋明年某月日城功告成臣拜手而爲之記記曰惟 文祖待邊守在四夷枕胡而城屹如于燕萬堞櫐櫐宅太馭輕蹕于孫子戎馬之偪伏湟時有乃罔不增厚備圮以鎖鑰慎固 肅皇之世葺彼牖戶鋪廓門瘞犢予是懲肆我 皇敬勝張皇垣墉塗曁天譽于康恒雨弗祥周廬以漂土脉以解峨峨萬雉或陊或摧惟 帝念役大勞人爰亟于救寧民寫幹止國有經始如父母之勞其子先飲食之徐服賈焉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給其餱糧量其徒庸取丁于餘夫使佚于殍民災不罷巢役能延荒將事之臣惠仰 懿恭勿亟于來爵事程能功今具修和會丕㫝含鋪藏鐘衣歌且春萬杵登登舉不涉年厥功聲如埍理圮更將作報成人飽而康墉峙而壯惟皇帝勤民康功先即佚使以心勞使以力惟 皇帝固圉衆心成城務壯其內乃壯其形緩度伊始疾收厥末 聖神作用威臨德悅南越北胡西羌東夷視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千斯萬斯蹟不可磨刻石記之

瀛洲亭記 館課

詞林地迥而職清故所居有清虛之目亭于池上者曰瀛洲在敕一亭之西 祖訓寶墨爽塏相望吾有以知亭之設非直以清虛侈也 聖人養人之意所之大故蓄之必闊磨之精故處之必樂夫斯亭也非以集而閒之與吾有感于用大之義蓋用大者不使困于物而清其神不使窮于事而充其力 國家簡異儒臣不令與諸曹之務而從容

亭館以供其文史筆札之適夫第令文史筆札是效則安所用優異為惟是大者侍 天于清問訂輔養啓沃調燮參贊宇宙在手格主不可以無誠經世不可以無識誠緊神識緊力兩者非清虛之地不足以養之嘗試登臨亭上見古木蘿戸清泉旁引紫氣連乎簾幕泠風盪乎襟袖陰陽不侵於内萬物無營於外穆然思曠然覽倘亦有得于中而欲見于用者耶祠置于所適而不滓故光明力溥于所安而不苦故充實光明以對君充實以逆

衡正己物正用大者如斯而已夫勿怠勿二有嚴有翼 祖訓且懇之也斯亭之設寧直以清虛修哉夫居之以清虛之地者 國家養人之意而不以其名修者則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不然以以盛世儒臣而第取唐學士之名為榮華也則吾所不取故不為流連光景之詞而書其說以為記

寶日齋記

凡利益于已而寶之者衆人也無利益于已而寶之者衆人之衆人也今夫衣以温體而寶綦組食以塑腹而寶珍齊殽之博塞衛公之鶴桓温王武子之書畫石崇之珊瑚金谷雖中庸之人有不解其故而樂之不厭者此衆人之衆人而已若夫農之子寶粟也賈豎之寶其貨也工之寶其規矩也儒者之寶其詩文也勞臣能士之寶其功名竹帛也如暱寶耳而離朱寶目然數者皆利益于已而寶之矣雖然衆人也衆人浮湛于數者之中而數者之戕虧豐損展轉足以幻衆人夫今衆人之精力時日銷耗于數者而不能出其衆人之藩也此

數寶之為大患也吾所寶者衆人之日夫豈是日也愚者見其舊知者見其新今夫指今日之日而謂非昔日之日人不信也然昔日之日往矣不可指今日之為昔日也如朝露然只一露耳何間朝而草木之生意倍也則日之常新而非故也明矣吾於其中草木也日新而吾與俱焉草木受露而吾不受日則農賈儒術之通患耳夫農賈儒術轉於日中而日新之然不知也所謂不可使知之若知之則農賈儒術之進步處皆靈性矣孔子天縱

之聖也然十五志學以後而立而不惑以至乎七十從心凡有進步定需十年是豈進化老不能盡人在日中磨鍊轉眼一番常生常新自然如此譬之草木聖人得氣全種子失故滋植成就亦太若吾人稟氣不全種子細故成就亦綿綿不可謂非其是種子其是朝露也妻江南先生為我言從心不踰矩非孔子到頭處若天假之八九十年須知更有妙境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余聞其言而爽然羞好古敏求日新不已

聖人好學寶是如此乃知本體真是活物以日為體以日為新日一刻不轉運便是長夜漫漫本體一刻不滋息便是枯木不靈但此日人人自轉此體人人自新只落在農賈儒術作用裏便進轉先本真箇必格子如何透脫發生若在本體理會其農賈儒術件件都是活局日日都有滋進箇究竟味日新一日便是本體與日色同是不壞子夏之言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元儒言此日不再得須臾日之為實也夫十五而

寶此日以至七十則為孔子大聖若役役于一身利益之事而不知銷耗其時日則同于衆人之無人吁可畏哉扁其齋曰寶日而為之記

絃歌樓紀會

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於虞山絃歌樓而令公耿侯為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

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麈霏霏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舉尹子之至於斯也已又喜曰美哉南方之雖雖者與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亦觀其美焉則諗於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公不能語於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讌游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也則猶之乎一堂之講

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辨
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所講之人可
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
則既以爲今日未言及克己明日未言及主靜而
自己當下之聖脉遂絕矣故吾以爲不如觴咏游
讌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己也主靜也
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杯綢繆高譚浹洽
樂矣主賓之間誰爲束縛而乃恂恂動乎情止乎
禮也杯則杯箸則箸奐此時有操存于無操存乎

何以一人而及四寸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舉而
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
耳目而懽然羣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
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而克之容着力乎不容
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
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瘥然
無厭斁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
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
滿樓皆聖人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

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燕樂皆
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
克己之想舉手皆恐踰滿目皆吳越矣故曰聖人
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
處急須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讌之人則一
堂講學户答耳聽靡不皆是待从處處自見刻刻
常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氷流物生當下某
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是知得便知各人飲酒
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絃歌樓

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上一滴酒也舉
公深於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數
而不得有言以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
紀之亦幾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華亭撰
爲記附

顧涇陽先生商語附

讀張侗初絃歌樓紀會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爲人
處却在認取二字益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

艸艸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盡
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盡
周匝矣有語予者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乃柰
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己茲乃曰無己可克將
孔顏出於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
克也無乃搵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
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
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個初指也曰
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個初所言是本體與曰

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與
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
絃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
謂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
而有乎子試爲我一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
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將
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耳主客未
會之先既會之後又何在也吾既不得而知也
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

絃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過
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甕頭酒精精微微瀰天撒
地所在狼藉不少又何獨於茲樓乎津津而修
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因審爾借是認
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大[illegible]其與擊盤爲日
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
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
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度用其心者
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

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於茲會也還着得個怠
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
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謂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絃歌樓三三兩
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
造次猶是顛沛猶是是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
也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是到處必有事也孔
操顏克亦何加焉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憶
測如斯未審爲得個初宗旨不爲不得個初[illegible]

旨須索爲我一轉語方許再登綵歌樓也

露花齋記

草木之靈氣從本達於末而爲花造化之施于艸木也則又從末而達於本故夫能受造化之施者物之本也今夫露閱朝而草木之色新焉人閱旦而生意之不新者未之有也蓋養心者有夜氣法焉夫以夜而見夜氣猶以朝而見朝花也非其滋本之術已夫人刻刻有夜氣焉即刻刻有生意也第使舞爲擾擾而不寧者即嘗念無旦晝矣舞爲渙散而無歸著者即眼前無纏縛也靜與坐相忘

澹與元氣相遭而造化之潤澤乃歸於吾心澄澈滌滌之地而不覺日增其所無此之謂富有而日新吾友俞彥直葺室于後圃謝賓客讀書其中而顏之曰露花周室之隅植桂樹數十本以迎花氣而寄其洗心之意余惟花木孕于根而露以長養之君子藏于密而讀書析義理以滋溉之是以花受露而人心受日新之益者有其本也讀書之法無涸其源無窒其機無鑿銳于厥初而衰于多岐彼直以吾靜且專者當之澹而無求者以養其源而後吾之耳目靈氣借聖賢詩言道理以自現所謂得力處政不在書本反覆間也故從本而達於本則爲有德者必有言今文人之所爲英華滿天下者皆言也從末而達本則爲博學而反約博吾心自有之書以歸之吾心而豈不在書也彥直坐此讀書其中仍想此番激勵是與性命不屬意氣否能應事酬物過而即化不牽引忙亂否能於世界局面周旋一不起念否能於濟益之朋小慧自

喜之弊日滅日遠不留著胸中否閒一接見能不驅耳目手足以後否必有一段自了性命真精神而後開卷皆自得必有千金不以易輝翼大見地而後讀聖賢書皆可爲聖賢益余所爲花受露而人心受日新者退藏之本然也彥直於社中年最少而最警悟志于道其爲人和厚而風雅其爲文章出風氣之先今而聞吾退藏夜氣之說吾固知其必能靜而專澹而無求省交損事以受讀書之益者余既將北遊而適落齋之成遂以忠告之詞

題學道堂記語

嘗疑漆雕開吾斯未信斯從何處信得至子游學
道數語乃知古人的有一段信得處方用得來若
不能徹首徹尾用得來畢竟是他源頭上信不過
也子游所信者學道率性之謂道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認得道字真欛柄在手如子游科只居文學
今何嘗不妙於政事一件百件無所不可且看子
游學道是何信受子游自從本之一字信過來本
體簡簡和平只為人亂氣心知條動耳血氣心知

如水有波銷鎔得來波源是水父子君臣夫婦兄
弟朋友各有本性依此相與有何不和倚著血氣
心知便平地起無限風波當境有許多邪戾天下
自此錯綜棼亂便不太平其實五常上面不曾戾
得一些特世人浮氣浮想自為乖張耳子游信得
到此便謂君子小人只是一道愛人易使只是一
和其治武城但和其民而了無多事絃歌者和之
也孔子曰成於樂古者樂正典樂以和其性而聖
門部由之瑟以其不和至匡收陳絃雖當顛沛患

難之際猶以聲氣雖和銷鎔磨盪二三弟子可見
治身治民聖賢一生得力全在和血脈和則無病
風俗和則無事此大道之妙用也今人只須信受
子游得力處本體各各躍然不須在絃歌上尋求
絃歌誦讀是銷鎔習氣的指南車又是指點本性
的鞭影若默默于日用五常中認取自己本體若
何為和而吾心安若何為戾而吾心不安日日刻
刻動于所安無動于所不安便是文之以禮樂便
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誦詩讀書都是

有源之水滴滴歸宗若口誦手絃都為耳目知見
牽扯將去不思誦之絃之是誰作主日用了不能
見便是百姓不知其于五常中雖到畫方自守還
是外修邊幅不是復靜風恬自己如何用得去天
下如何得太平本之則無言游所歎藍陽教諭世
俗從誦詩讀書指點下手從五倫達道說箇真學
問五穀療飢藥石伐病依此認取各各本性和平
出來此地薦紳父老百姓以五常為樂體以絃誦
為魚食今公絃歌之德于無數也今日學道堂

一章公案願與虞山諸君子共信之

修治邑門街衢記

吾華亭瘠而醇墨者曰其俗易治也瑜者曰繇繁
而難爲理廬陵郭公來涖吾邑喟然歎曰賦徭重
而民罷不登于場今不受脊且予民肥也壯邑之
務比于下部然民依耕織而謹將其上寬徭止訟
餘緒易轄耳居三年政成化洽民用大和而公益
從容委蛇爲邑人開便利事時有餘力邑譙門廨
五父之衢環而居者比廬輻輳國中涂軌侵改舊

步公因火災不戒下令撤而新之還其官地之侵
于民者豪強斂手刻日戒工萬民子來如督其家
不日而成亭表軒舉塞門洞開廣場滌除九衢通
明公又念輕刑以下訟係諸舍實偪處公廨之隅
窄迫湫底蒸爲厲氣爰度幕廳南隙地廣闢新舍
以安繫俘役不勞民錢不損帑續其常廩以充經
始于是父老告于太子賓客張子而記其蹟張子
曰古者佚道之使勞一利百事就民安其在循吏
其有故事不足爲公記惟是公飲氷刻勵望者意
如蕙樹積雪高寒偪人而恬愉樂易温如暖日凡
其思慮民事審察精緊繩衆禁奸幾焦毛髮鏡覺
外剖悠然滿志夫真廉無聲色至靜無華異神暇
力克如古恭毕君子謹其在公享若不足勞若有
餘者然之間鉅細畢舉蓋其誠信足以載之故吾
記公之大者曰耆曰靜曰誠若夫邑門亭舍之事
吾第書其年月日表公以餘力爲之令後來者攷
公之德美有原本焉

筆花軒記

筆花五色入夢而文彩殊進益猶是文人腹笥續
口借夢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終非吾有
答若蠹魚食神仙字尚令滿腹帶神仙氣後盡無
書而腹果然也讀萬卷書胸中便吞吐人九雲夢
是筆用決而風雨馳毒烟冉冉從十指出食龍肉
骨真絶衣寶珠而光照襟帶閒惟其有之是以叡
是靈氣日新無盡文章生生變化亦無盡寸管亂
輸千秋比于夢境誰真誰假尹玉沉而慧試坐筆
花軒祭取覺舊烟草樹刻刻供我筆端何須效江

仲通乞靈栩栩蝴蝶時尋生活也

七月望夕澂河記飲

毋家穎川氏故上農也濱澂河而居曰古錢冨村余記兒十歲時曾遊其地今堂構易矣而規摹尚彷彿偶以七月望夕過之再揚數株流水一曲豆棚瓜蔓映帶蘿戶橘園桱圃桑若再綫田飛青鷺潭望白龍床酒盈樽池鮮滿筍乾肉在梁抱卵在茵伏雌肥美蒸蔬芳潔灶下黃頭炊薪作供山粗短袷錯火調羹酒食風儲杖頭無損夫婦黽勉以

酬嘉賓弱子佐壺贅婿捧饌稚孫坐膝舉觴開着燒燭不給繼以紫火嚴更促坐懽呼喧雜時山雨欲來飄風入戶野聲四起隣室飄搖吾儕脫巾狂醉藏鉤呼盧引滿無筭歸舟已屬四鼓渡頭雨歇月光微上扣船客與枕籍朦朧豈其夢耶向酉記也坡公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吾輩清閒人耳亦不可謂非頃刻華胥也

牛首山記

金陵諸山皆面帝城也負城而昂然南嚮者其山曰牛首窮其南際則祖堂一嶺蔽其前而獻花巖稍東出祖堂脊下北拱牛首若小丘立脚趺下席而對說法高座也山之景背藏而面現近繁抱而遠潭秀望其陰絫絫童阜也轉而陟山之陽則浮屠梵閣鳳火栩綴見山態矣然其舖列枕籍態亦易盡獨緣山左嶺走其前曰東西鑑遙望山腰點綴如丹碧畫幛也于是山態乃秀而蔚嘗予出南鳳臺門行可二十里遙睇山巔磊硯桀豎兩峯首尾攢屼霄上若犢背之負層轅但其山中所有皆

隱蔽襟抱然其山形背闕而峙雙阜競舉勢若前導故東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道指雙峯名曰天闕今山僧抱山南闕處呼為天闕非也丸石無訢陟崗度阜皆陽孔道歸其重階入弘覺寺門拾級而登白雲梯蒼松夾其旁松濤噴壑寒香逼人梯畔有大銀杏樹為南唐時物目睹展嶷亦不汲閒稍進則如來殿方丈禪堂後徇岩而閣甫其巨甚一地藏閣開南窗山色平縣遠眺清舉與方丈前短墻彌望勢盡川陸兩睇其陽也閣壁嚴東臨浮

層闕戶從門隙內看浮屠影倒挂梟衣上微見樹
影依稀塔際衆莫能解予曰此影中影也塔影夾
樹影照地影落于地映門隙而入故倒挂耳余嘅
庭際有竹數竿日出照之影寫于地引鏡照地則
竹影倒瀉鏡中是一驗矣東過坐方丈主僧往他
方去村髠頗失逢迎取火溫酒不能辦西躡級而
上石磴盤曲兩崖巉叢亂松在砂礫間至捨身崖
有楚僧結茅募修崇閣崖下巨石倒懸欲墜復倚
上穹下坎卬若覆盖東西兩壁都奇西則鑿壁就

路蹭不納足猿接而升新闢毋就下覽村麓田陌
彌望行者如蟻在盤旋下折而入文殊洞洞坎空
不能平立傍一室倚山而闢曰含虛檻外深崖千
尺背負崇巒壁岸無階仰睇岩際壘石冠峯昂藏
隱天不知更有最高處也小飲褰衣賈勇而登更
躋數峯則絕巘矣周望層巒點若蟻垤俯瞰浮屠
若簪下墜北則長江委練冰日浴月綴日縱眺寒
吹凌人襟裾盪颺搖搖若浮恍疑出沒萬里白浪
中也魏武望渺不而疑星漢在其裏乃知山奇水
險不分所際當其極處自不作上天下地觀耳座
右峰蔽風處少項便下循山披入辟支佛洞洞前
有闕方屬經始逶迤稍下松杉離離俯引看天闕
然特山北一徑耳洞外一小潭曰昭明飲馬池亦
不甚勝循山而下飯齋堂飯罷出循白雲樓過山
門西折循嶺而南往翫瑩寺也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洪朱達

古者有德則祭于鄉之社曰鄉先生蓋世之盛也
其民多禮讓好德之風而居其鄉者有力行仁義

之美是以愛厚歸譽之不已而尸祝以崇饗其義
夫其義見之也必以衆德而漸行闢風而正感勝
庶幾潛鄉先生之教此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迫
謀微也蓋饗而貸於力民競而廉于義莫能施
惠積仁以儀于鄉者寡矣即有忠而齊民好惡是
非韙罷而不能統一又安所得沒世懷至德而不
忘者哉是以井里缺典型之傳冠裳失傳老之教
由此言之風俗盛衰之際可不係與三吳故厚俗
也其薦紳先生率皆好行其德于鄉華亭太僕林

公歸田二十年宅身以平訓物以厚捐田三百畝以賑貧宗又以其百籍之學官佐邑子弟思也常延里中高才生借其子獎課之披郤導窾長其學光與人言諄諄引古法歲一再卹故舊之困獨者沒之日鄉人皆曰公古之遺德也先是公由中秘爲天子給事中其所論建皆鑿鑿副名實其居于鄉也視民所麛利弊所畏苦反覆爲當事道之常力正御史大夫加田賦非是賦竟弗加而江南以安公沒而鄉人祠之宜也公雅意近浮屠頗多所

修朸嘗割膏地以給舍傍之僧故祠則依之僧寮云吾嘗歎風俗之敝久矣政以民間所嚮與朝廷指不相類即如東漢時陳太丘郭有道諸君方嚴平簡皆足爲鄉里效慕潁川東國之人愛敬如父兄事之式之也如師沒而會葬者幾千人其制衰麻哭者百餘也當時之人好德也如此然一方感化卒不能救朝廷之衰蓋其養望張而標位峻里黨傚其風聲而舉朝惡其題榜是以未見化行俗美之實而不免悻直激揚之累若是雖鄉之盛德[illegible][illegible]今 天子中和治平之世旌善別慝畫一[illegible]朝爲紳篤古誼小人知向方公以國家名卿惇蕩風教保惠其里社之父老子弟而父老子弟入公之堂拜瞻其遺像也以公之平疏其積以公之厚鎮其澆式而儀之如公在焉俗之日美也在此舉矣夫追典型于既往繫人心于不朽以光 朝廷敦大之化者作祠之意若夫考引公德而歆鄉之人于遺則記之者事也予與公同進士榜而于中秘時爲同舍游好最密祠成其子有麟來請記

遂敘公之德與吳俗之美以記之

蓋茅處記

城之南墅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堞縈左群木雜户牖以環溪錯以脩竹廣疇迷望雲物曠然纍纍古丘平出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栢老人舊弟子也率其二徒來就於旁定而無喧朴乃知足於是編竹爲椽誅茆當苑一龕依於松栢燈火挂於蓬蘿雖震風凌雨未受夏屋之帡幪而夕秀朝雲已占蕭齋之景色一枝粗穩半壁晏如量腹而一

鉢千家度形而十年片衲物無取也我何有哉古
之至人以三光爲戶牖故不㩳桑樞四時爲庭除
故不畢茨艸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蹔人工
之能補苴特甚所以虛能生白無有室羽況乎佛
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構勝止
以眼前作案不須物外本多豈必問金田於給孤
飛玉鑿於祇洹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
園風敎禪悅數椽古屋栖巳儉於鷦鷯四壁秋風
趣更饒於薜荔暇當選佛開亦觀空意不屬於鶡

爭忻亦同於鳥託蓋茆之旨余有味焉故記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館課

蓋聞亨屯消息之際古今所以覘文臣也在昔
廣陵物豐而溢翠華好豫狐豕覬覦迄于彌留紱
幾中絕時則新都楊公戢肘腋之禍本定禁庭之
祕計送往事居厥功隆焉亦越 永陵神明光宅
拚名正始義起尊親厲弛極而張簡在時亮爰有
永嘉張公片言而定一本獨力而任天下厥議隆
焉至今考兩公之終始雖其同異互持亦皆因時
畜念至于苦心亮節各有可言新都當綱紀浸假
之朝非寬平不足以鎮危疑非委蠲不足以奠大
器誅君側而聲色不動兆大横而日月以光則其
道主于和婉斐啓永嘉秉河魁厲精之始議優而
克襄大事力銳而足副簡求掀制不虞于後非疊
蠹靡徵其前是則其道主于精明強果故並能集
事熙載作主光輝若乃議禮紛紜幾同枘鑿或舊
德滋深感遺弓于 孝廟或哲命肇啓遡風木于

獻皇總之定策關于 慈古則事情難以中爭確
斷本自 聖情則性天原無假借萬世而下推一
本者非規時持大義者非膠柱也況于追尊帝后
新都亦善于融通立廟稱宗永嘉更以爲非是二
公之維持調護心事可窺測哉抑嘗讀止蘇杭織
綺一疏數楊公去就光明及致當日華中官鎮守
緩壽寧侯之戮而信張公大節足垂天壤若二公
者並置身利害毀譽之外而爲之故迹晦而節益
光功成而心獨苦易名曰忠不虛也特曰

明明大寶皇建其極有日斯中有日斯昃厥昃維
何亨屯幹蠱厥中維何雲感風和、武皇履滿奸
憑干城　肅皇正始兆應三靈厥緒主華厥統主
因誰爲倣往大人平與其曲同工卓哉二臣堂堂
楊公深思宏慮無競惟人言事以制夷亂鋤姦定
策置器情紬一人義存萬世于禮不渝于心不二
洵矣國老兩朝靡愧奕奕張公乃發于硎遘會龍
飛騰驤太平昌言排衆爰契聖明不繩諸古乃協
諸心日月在躬乾坤在軸有犯而敢有斷而獨中

涓之靈壽寧之獄以大聖孝以光帝籙柔云非茹
剛云非吐力強者任憂深則苦劍剸斯利照引則
明易異易同致用惟鈞義不懷私勇不狥君凡茲
骨鼓視此二人

周文恪公像贊

寒嶺之松巖癖其高洪塘之波枉費其濬於惟先
生惟堂非谷乃傲霜雹惟淯非涇乃含塗濁宅身
以栗齊國以群作士以方澤物以溫大被厥詞而
載其悃樸恂恂言不出口而中乎經綸其有用之
如布帛菽粟其不厭之味玄酒太羹沈齊飫先施
于後昆於維先生喬嶽景星有像在堂我思古人

俞叔和像贊

貌癯而腴服野而方神夷而肅器遠而藏穆穆者
道耶何爲乎去矜色而勤爲恂恂者儒耶何爲
乎坐尸臨而規四方其與人也似太羹之味其自
珍也比良玉之光口不挂是非而秉千秋之鑑舉
不擇賢愚而存百鍊之剛吾不能槩其精神之所
存第見餘緒于文章其品不得不烟霞其才不得

不明堂彼丹青何足以肖之蓋所謂君子人與何
居而不臧者也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珩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冽乎以凝
其廉吏之貞屹而嶷其中立之卓霄而霽其澤物
之群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夷不豐於位而豐
于施因以原本乎經術而發揮乎良知吾安測其
所宗蓋龔黃之侶而濂洛之師也耶

歲

東華勸講箴 館課

臣聞聖人之學貴乎及時繼體之年先須養養蒙至精激勵哲命所以貽也日新又新乾行所以配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　國本緊重　日升斯年膺哲獨出于神明事機未勞子綜決學古有穫正係斯時臣近奉　聖諭以爲氣體清弱暫輟講幃夫神氣不強于惟庸性命不益乎燕嬉若夫親詩書近保傅益智養神道無踰此夫不聞惜陰之指則稽古之志不怵也不踰節性之樂則膺厦之勤不歸也臣職備經席敬獻箴言不敢以規而以勸

箴曰

天祚　皇錄誕開　元嗣萬國以貞一人之貳居蒙而有養在豫而能事譬璞之琢追亦金之需鑄何以追之有圖有書何以礪之惟保惟師法言讜乎藥石正士借乎刑儀朋解則更老之考論羨墻則聖賢之精微故有常者學而難得者時孰自強而不聖孰自暇而不愚孰自下而不益孰自滿而不虧孰深居爲貴而不倦收孰隆師好問而不絆然孰終始日新而猶不足孰一日曠業而伊有餘可虞者未定之血氣可寶者不鑿之天機苦莫苦于中欲之胼樂莫樂于味道之腴勞莫勞于耳目之競逐逸莫逸于圖史之清虛毋曰質美而可恃豈不聞會稽之箭更資深入龍淵之水磨礪以須毋曰學成而可弛豈不聞百里之遙九十行半千仞之峻一簣功虧無曰今日暇而後日可補無曰來年學而今年且徐須知一曝之失終身不得須知十寒之久一暴有幾況蕞爾尚不廢學而享成其可忽諸吾聞親賢養德遜志積躬疾以鍼愈山以壞崇吾聞勤乃精明勵乃強固戶樞不腐流水不蠹嗚呼逸不可耽志不可雜學不可荒時不可耿昭昭勿息冥冥勿嬉時求多聞念茲在茲豫茲震器固我鴻基億千萬年永永保之小臣獻箴將美在斯

君臣交儆箴 館課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曰惟臣隣天工代之大寶維惠具轡赫赫厥艱惟均罔不時克否泰則三光徵

其秩辟敬諭則四海同其欣戚是以飛龍在天遇
主于巷敦臨而門剛徙納約而稱忠堯政莫簡于
攬成道莫逸于任賢機莫顯于沃心忠莫若于回
天無爲者制治之體不欺者事君之先蕩蕩立極
業業勅幾休休容衆蹇蹇匪躬一德一心念茲在
茲毋曰天高爰吉爰凶惟我君臣儼顏談而時亮
工毋曰民微我佐我后惟我君臣懋穀册而警馭
朽我聞勤政惟此爲朝辨色非倦假寐非勞我聞
勤學惟此講席稽古訪道因事論德奉先思孝郊

廟必親相惟辟公駿奔小心天戒克謹省歲察機
卿士惟月僚輔無違勿謂業大而修無益之費君
節壽以訓廉臣澹泊以明志勿謂居高而傾小民
之藏君約嗇則府怨臣貝玉則召殃四方流離誰
貽之戚君軫如傷臣恥不獲三陲烽火誰謹其防
君詰戎兵臣理封疆象刑之恤罔或不中天子以
好生爲德百司以執法爲公典則之垂罔或不率
監成憲而永無愆師典常而官不惑毋賈智窮下
當乃謂我聰毋徼名激上而乃謂我忠無衆爲煬

而矜己之斷無身爲辟而讓人之功如衡如石帝
王之極如矢如砥臣道之軌故曰聖人愼乃位君
子敬爾身罔失法度無取悄溺曰仁明武曰清愼
勤或先喜而後起或下濟而上行如四肢之應心
而動如車輪之倚轂而征爲君寔難不易惟臣難
之恭安易之恭危繫若千鈞判若一絲敬之戒之
明良共之史臣獻箴萬年鑒之

意必固我四箴 并序 閣試

夫視動于靜乃君動之樞歸情于性則順情之極

是以至人不却萬物故靜體得不空一心故本性
化衆人反是故物萬而心亦多求其不多紛之甚
已今世但知意必固我聖人所無不知衆人此心
原來未有若從着念求絕已是索驥按圖若從無
念求絕不免禪堂覓室所以一中未發聖人率其
本然君子觀其氣象動求靜而脩還性也夫月映
于不波之水水受月也非月點水形現于無塵之
鏡鏡受形也非形凝鏡聖體如是人自擾之若夫
撓而能澄翳而能拭水鏡固在我矣斯亦學聖人

者與作四箴

人心如種亦名么荷發不依種憧憧實多妄乗眞起其名曰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種既眞稗非其性彼牙不察虞在斧柯養一之危因其所無 意箴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爲先有其先之心爲必制信果害理適莫害事何以去必曰惟義主有主事來無主事始心既主一環應無窮譬量錙銖匪廳惟中偏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厥體空如 必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繫固則使然如綿斯膠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蔕胷已握固虛衷解于無始 固箴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別是實惟我心內吟其性外吟其形何以克我曰惟成已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揖如水循滿誰辨百川彼藩彼籬亦私亦利廓然大公充滿天地 我箴

銘

衡鑑銘 有序 館課

萬物之亂也治之者亂之如能以物治物則物固將自治今有人挈于鈞而不能揣于鈞之實也從銖兩而不能揣銖兩之實也若使人能治物則于鈞銖兩其實必程于提握者之手矣雖有離朱而

不自察其肴睫眞于物也妍之溢其妍醜之溢其媸情動于內而形亂于外則離朱之目不任治也豈惟人不能治即聖人亦不能而物治以無心之物爲之衡以平其輕重爲之鑑以睇其妍醜物之來也各以其輕重取平而物已平各以其妍醜取辨而物已辨轉移變換從其自然而萬物治矣然則何以治物者曰人治天下者曰聖人曰衡設而人執之也鑑設而人拭之也執之則平拭之則清故謂治天下之聖人凡物能受而不能取也聖人

能取而不能予也故曰不有情能治天下之情不有形能治天下之形作衡鑑銘銘曰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紐觀厥理任權而不爲權使乃以齊物之紀 衡銘

惟燭之蒙不及隅盂水之撼不辨鬚眉而明其中乃虛含而熱之光有餘 鑑銘

賦

萬壽無疆賦 關試

皇帝執素象握黄中拱北極廓帝紘春臺華胥六

合同風于今二十有七年登閎陛秉伊耆兮闡化育乎羲軒迓圻風衍而需雲兮適旬沐膏而浴淵汭乎莫不識不知者歟孔固而樂萬年也月維仲秋湊旬八辰運露霄兮穹碧金飈扇兮商清卿雲爛兮天宇淨重輪朗兮八表澄泰階矜輝暹蓂莢兮長春沃得秋兮樂歲登聖得秋兮應乾靈爰紀玄鳥之奇稽華渚之徵曰維是辰誕我 聖人也于時玉階風清彤庭景麗厥龍幰列鳳蓋樹綵旂建雲旆辰驂迎乎玉輅上駟佇乎金駕天官從乎

[illegible]衛執殳介乎瑤琳蹝清蹕之酌風璧皇旂而蹕[illegible]鞈 皇上乃麗左个坐玉塡服由龍冠通天受貞符於上穹奉丁辰而御景年于時袞冠山峙垂紳鵠立貂璫何臚鵷鷺就列環瑤蹡徹于丹墀纓綏色映乎綺疏頌高墉而稽首稱嶽笑以三呼乃有維城磐石肺腑帶礪[illegible]玄乘黃光庭遍邏貢物惟方酌航以次又如纖甸貔閫之翰之屏星馳轂奏大鏜南金惟不耗乎民力乃以媺茲 人又如占風候潮之屬日戶月穴之侶關梧浮竹之笛在

予前兒之裔闡庭溢闕襁負賚贄于蜀麗象胥而紀王會非勤遠而薄貪兮亦以紀夫山珍與海瑞其他般般之獸雝雝之禽馴馴其舞噦噦其音萬象孔閒效茲百靈至于甘露瀼瀼瑞禾芃芃仙芝在圃居軼在廷紛紛奕奕不可殫論固壽域之畬藝兮章天符而驗帝文于是會朝既盈萬舞畢設皇歡既于燕湑詔卮薦乎時哲寶㑹陳兮席敞華鐘鏄兮觴洽冠縱忻忻而浹醉坻隸鼓舞而大爍蕃牧雀躍而[illegible][illegible]雕題蹁躚而股飫共食于 仁

壽之大德兮又奚啻夫山爲壽而海爲杓也於是羣公三事舉觴進于庭曰休哉乎　聖天子之還祉也臣聞乾健不息而歲成聖人自强而光明道之久者保其精而壽其神壽之極者大其施而和其民故夫襲百祿而躋萬壽者皆無欲而清安靜而寧者也且夫元氣滲漉句萌畢蘇呴爲暖風澤爲甘露此亦聖[illegible][illegible]壺也河魁兮[illegible]天鏡在極神機掣電威[illegible][illegible]此亦聖人之海籌也包荒納汙屏喜去怒[illegible][illegible]松姿性之慶焉居高節嗇不淫

不濫有峌峒長生之則焉惟穆惟貞無色無聲有廣成治氣之經焉用能使玉符永而金徵應七曜貞而三光正蓋一日二日者兢業而千年萬年者康寧與于時　天子瞿然戒滿穆然思盛域呼祝之言悉盈慶之論增美玉衡惕持金鏡曠乎恢止輦之度廓乎下鷁通之仁延敦誨之耆親不二之臣修援閣之故事演象闕之綸音解霜飛之纍繫還剝膚之涓人出朽蠹而瞻九域別黃鼓而定一尊恢恢舜日蕩蕩堯春上光施乎往牒下靈應乎後比千以歌我　明聖人之壽千古夐絕者綿綿乎未有極也又奚侈乎岡陵之祝華封之稱也哉

頌曰隆隆壽國暉帝極兮一人孔固萬民懌兮穆穆緝熙貞不息兮行兮淵兮儼精一兮神之聽之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樂康兮

瀛洲亭賦　館課

夐哉邈邈乎白玉之堂紫薇之府金井涌醴泉以洗徑石鏬負赤文而關戶於焉休息兮乃亦沼而亦臺不作觀游兮故非囿而非圃有亭奕奕爰在

堂左欄以曲檻櫳以疏簾匝以華池激以清泉錦鱗濯戢其容與石龍噴沫而蜿蜒黛栢兮鶴立而霄上古藤兮虬結而雲旋翻紅蕖兮玉砌映碧梧兮朱軒草隨意而鋪綠花不語而解妍柳拂春兮檐之畔鳥求友兮樹之顛物固會心而自遠兮地亦迥絕而非偏夫誰錫之嘉名乃以比于瀛州之間也若夫不巖而業聳乎天闕埒則穹矣不昇而碧駢乎奎壁度則衷矣寬兮綽兮日月豐矣寂兮寞兮風景融矣金簡玉冊富弘璧矣圖書千秋盈

石室矣纓綏爽猶蘭芷集矣彈琹咏歌應金石矣
斯罔三山之幻不足攀魂淵之渺不足聽漢東觀
其未敞唐弘文而猶偸也若乃奥窔之區麗乎清
虛大人所以滌性焉陰陽之極宅于正則神明所
以造物焉盡　聖祖握金鏡濯文明導中和毓粹
精抱璽孕梅琢玉鑄金　成祖羅其經宿　章后
爍其金綸　英皇新其雲構　世廟勒其微箴惟
列聖之儲材于不貸兮乃以畢集于此亭也于是
著作之彥圖緯之儒息六月樓一枝博趣以物茂

對以時朝市咀烟霞之味冠佩享山澤老臞牅為
記而陰陽弗餌其內脫糠粃而得喪弗奔其經等
息機兮木石齊造化兮鳶魚洒洒空空霧霧活活
其用物也如泉源之不竭希希夷夷雅雅魚魚其
觀世也類鏡照之不疲此之謂得易之髓味道之
腴欲辨而忘言獨解而自知者與是以東陽和衷
于四朝文達巷遇而杼忠長沙遵晦而濟變新都
定策而勦兇文襄師武而權奇永嘉造膝以鞠躬
華亭安備而繼志荊州殺貴而程功夫惟　二祖

八宗浸溉滋植而不有兮乃以衛尸子瀛洲亭之
功也歌曰側身兮帝居超氛埃兮清都思君子兮
穆穆有美亭兮寔寔又歌曰有求我兮亭之側何
以報之兮恬愉爲則一念無營兮四海充塞上有
重華兮下有禼稷井可汲兮亦可食此亭不朽兮
與王明受福而無極

雜文

却巧文　館課

柳河東謫居愚溪之上自傷其愚而乞巧

於帝于余謂帝子不買靈于凡夫藉人凡
夫之手即靈巧盡機械耳河東嗜巧故不
能愚不能愚是以大困巧何乞焉爲文以
却之

有澹然先生處無營之室游清靜之庭冷襟映月
素風入雲於背孟秋七夕勝雲物散繁星帳鵲橋
之茫茫歎一水之盈盈童子設牖陳酒于庭來告
先生曰願有乞于天孫也先生曰何居乎童子告
曰今夕天孫嬪于河之涘騁駕人間施巧于下土

唯夫子道高而身不豐學博而用不充豈天巧之
或嗇邇人謀之未工宜有乞焉以潤厥躬也先生
曰嘻而謂天巧可乞耶人巧可益耶吾聞造化之
區冥穆之主分定而居安貞而處不相肖也人各
有其有不相借也物各取其取故鈍不能利拙不
能工方不能圓抗不能逢貧不能使之富否不能
使之通鶴長鳧短顏夭孔窮彼安能增益造化之
毫釐而徼造化以自豐也耶且爾亦知夫天孫之
巧也黼黻天絳綜緯列星燦璇璣于支石濯雲錦

于紫庭非杼非軸爲絲爲綸運自然之妙有象太
極之精能非人功之所施故亘乾坤而如新也爾
乞其巧何爲者耶文濤發于巧心則長卿之藻不
傳于劣筆也畫徵奇于巧中則曲逆之謀不借於
淺人也斲運斤于巧指則承風之技不記于拙匠
也覩析徵于巧睫則離朱之察不假于瞽夫也辯
炙轂于巧舌則儀秦之口不施于木强也貨流泉
于巧取則陶倚之豐不貸于寒畯也割西子之面
不能益嫫姆刈荃之芳不可以續野蒿也且吾聞

夫人生世間貴憑其真亡不可以爲有虛不可以
爲盈假者不容擬爲眞天者不能化爲人故金葉
不花木鳶不羽象人無情梟龍不雨彼且借靈于
鑄鵠而孰知夫造化之無所取也吾思生人何識
何知冬裘夏葛混混蚩蚩方心爲守澹面自持辱
不必辟榮不必居惟巧一途末世之疵繪雲畫月
大雅以漓陽施陰設靜言用違翻覆兩手血汗其
指塑睨穴窺眯厥禍始侂縱侂橫毒于舌鋒脂枯
澤歌自焚必烈縣此言之多巧多謠多巧多賊多

巧多盲多巧多折多巧多吝多巧多竭非巧則然
人則爲之世人所巧帝子所愚彼既愚此而寧與
子齊故珠藏於腹守珠非工吾守吾寶不出匣中
斷朕攖圍鬬非吾有吾能握者兩袖其手嗟哉拙
則帶巧巧亦仍拙滔滔曷窮江河日月何如樸愚
濟情素節老氏亦云大巧若拙命撤脯酒清歌以
酹歌曰赤子巧兮人不傳下土有求兮帝子何施
焉彼昏昏兮詎鈍爲鍒排天門兮扣雲烟吾練心
于太清兮返天工之自然謝帝子兮寂無言童子

默然而退先生於是解弢塞兌安其拙懇以容與
乎清平之世

乞茅文 爲蓋茅處文

夫眞爲幻任敝不新成悟法則饒儉𨍏融旁相而
成虧互換聽兹茅蓋泊矣禪相山雨欲來不護朽
枯之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旛遂使佛火
濕毿毿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厨寒剩剩更苦參壁
老烟霞迫歲月銷磨鄰剛香爐精舍只風光甚尊
誰懺還佛退場凡屬皈心寧無作念况易充鹿屋

之腹不必撤米鋪金豈難穆鵠鶴塔枝具在操爲
僧何施則聚微而成伯茅亦合少而就衆夫舜頻
法寶同成一莖即佛身變現國重披錫有龍應世
蓮種無邊護庇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維天啓五年乙丑二月望茂子符寄東宮張佛將
遊洞庭西山阻胥口渡謁故吳相國胥王廟觀其
鴟夷藏處而採蘋酒爲文吊之其詞曰
洶忠魂兮怒濤埋霞骨兮蔓草芊芊兮古胡春
青青兮遠郊號鴟夷兮飄泊尚吳土兮逍遙片石
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
輕一死兮死固順其所遭熊羆何仇慰父兄于九
死闔閭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
安于溝瀆迨其齒劍而沒忠不化于江潮亂白公
而覆楚社僇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舉事兮抱沉
幾而獨苦迨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搖宜其避
難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予人
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揭白日而爲昭彼借濤以報

韓兮戀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兮羨子
房之遐標然廢興各當其時兮安能坐觀人之亡
國而遠去以爲高宜朝秦而暮楚兮笑戰國士之
囂囂嗟哉乎爲事畢矣于古長存爲河爲嶽爲日
月星敢爲斗酒以澆千古英靈旂旆髣髴湖瀆

謝河伯文

自彭城而東直下呂梁數十里崩石突崖
驚泉噴激至徐霆村盤横積沙化陸奔濤
潰于土石之隙錯牙相摩東郊門立驚濤

所往咫尺高下舟之下者臨深若墜卯者如升輕艫於山磔磔沸盪連阢四所是日風大作舟人艤岸㷼不敢渡余乃取斛香祝河之神戒舟人謹備篙舵以俟巳風少舒浪亦平緩食頃而過三壋口既舟發于沙尋滯涸汨迄安穩無恙以濟是夕余宿于土舍土人云舟敗于此者纍纍矣年來迄無問津者明日登舟舟人皆以余能徼神之靈余不敢忘神之錫敬具雞酒作

文酹之

濟之神河爲靈神嘅輿載者嗇神之譴譴者吁靈歟神哉力莫尊于帝王計莫高于豪傑彼不能使桑滄之不改夫豈不笑于古之蕩掀惟彼市販亦夫下土盬頑齎身淼志蕩虞釁詬聽亦錫之恣溺止其惟怒靈歟神哉命有所尸禍有所係彼得其運此易其回矜誠而不遁力滿損而謙益之靈歟神哉俗言水弱神以剛俐彼俾其不測而其之戲人奚知神之不爲剝或謂河伍神維德濟彼修其嘉德而弱其志何虞乎神之不福汝靈歟神哉爲雷湯湯呂梁之下爲屋爲谷嶜而扼者月來于茲走也牛馬泊乎中流長年所駭款款之恇穆期畢瀉相告以默神其曰可膠孰捐之涸孰出之不爭不驚神之聽之將權使乎聖哲而虐狥乎匹夫力抗于强能而順旋乎拙愚惟人不測我有餘思靈歟神哉古之至人履險如夷當其夷也遇險視之惟此不疑彼通于神行乎風波不濡者存合天之德合神之吉神求其人媿吾非匹頫此耿耿報神

靡他清心不滓屋漏江河斗酒之酹孰與此多靈歟神哉庶不我訶惠此好風使吾修塗以承親歷祐我亦徼茲寵輿射神其歆我之衷誶

先太史遺容紀贗

門人曾元贊翰檢携其家封君小像索我贊咏余覽而淒然輙念我先太史一生音容遺履宛然在目逖紀十二景未能丹青者各圖其貌而乞言于名公以藏于家志痛也

讀書容

家世郤金道編粗其傳自奉訓水部公而下先太
史受而讀之科頭垢面樂以終日古屋數椽在參
天栢木下則太史讀書處也

弄筆容

宴坐端居拈題自課達于寒暑額禿心枯蓋樂此
不為疲矣積稿斡盈几席間藏以重襲輒自嘆曰
吾享之千金

教子容

少年舉一子比歲連舉二子程督長子徹晝夜觀
教二雛口授耳提貧不能行經師修斷虀欣欣受
子咿唔不絕也終歲戒毋履及屏門外

弄孫容

長子弱後乃得孫夢橫渠先生來名之日載徵沫
軒王府親膝而嬉憐惜之餘抱而共飲

獨宿容

叟喪其偶年裁四九敝衾孤枕愁三十秋床壞缺
而不支幃烟煤而不滌幽胒差樂寂寞無憂蓋其
天性非關強忍矣

把酒容

酒趣自得不為醒傳尼釭村醪陶然獨酌醉中擊
酒壺而歌古人詩感慨長嘆曰酒不到劉伶墳上
土也吟罷潸然同玉山之頹矣

野行容

春花秋月逸步東皋流水小橋疏籬茅舍或班荊
于委巷或話舊于老農葛巾楚楚貌悅而情真人
人喜封公親我也

荒圃容

晚置一圃直不滿十千一灣流水半畝苦竹草舍
五六間菓樹二十株耳荒蒿茂草裁通人徑時提
一壺坐水竹畔摘樹菓引滿浩歌月印前溪而沾
酣醉歸也

僧寮容

水部墓旁隙地為蓋茅處老僧慧雲居之修竹草
舍佛火長明几淨窓虛貝葉精好太史公過則翻
月偕一二叟老故舊說因緣證無生法恐也太史
公沒而蓋茅處亦淪荒丘矣

墓田容

家世濠上祖墓離古廬纔數百武每晴日好風飯後輙徘徊墓側宿草孤栢滿葉悲風黯然有蓼莪之嗟不覺涕無從而返也

疊石容

常于盆池累碎石爲小景層巒秀聳疊嶂遶邐即盈尺間有湘山九嶷之勢

栽花容

讀書之暇性喜灌畦先大父所居舊舍有芍藥茶

蘪花數本太史植以曲欄更市草花灼灼砌間花朝則必沽酒酹先大父而後酹花神也榜曰庭前花木思先澤架上詩書啓後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山居時令 有小敘

二六時令

春社素言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戲作庵經

論文三則

文觀三昧

文準選例

談文緒錄

紀

上厪恤災民矜釋詔獄紀 甲辰閣試

頌

郭汾陽大人頌 有序 閣試

楞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 丙辰

柔遠頌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少傅長垣李公神道碑 代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甘露亭徙庵王先生祠堂碑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誥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蘇松參將彭公神道碑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棠軒李公傳 代蕭老師

都孝廉先生傳

太醫錢完初傳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雜著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山居時令 有小叙

夫隙駒易度蝸戢未休河清幾時黃金難就身不寄於物外物而我自開樂不遠其時乘時而樂自足住世故能出世息機纔是知機居不必廣廈蓬蘆不必膏粱糲藿跡不必巖廊漁釣交不必王公乞兒第取我之自然豈門人而未可樂則生矣逝者如斯但惜斯而景生則光陰過客若景還而

情變則渣滓太空是以暫假化工權設時令聚萬樂事不禁春夏秋冬箇裏生涯都捐功名道德慎勿實諸所有自能行其所無橫成嶺側成峰只此廬山真面目桃能紅柳能綠依然本地春風究都謝却入千歲春秋安知老之將至猛提起十二時性命自然新而又新語不爲乎流連義更同乎箴儆銘之寶日聊做失時云爾

暮春

春令爲陽之進勝爲德開而弗闕齊而弗藏弗閼弗藏陰漸遠也陰遠而陽未太進則其氣爲和者中暮春之月天地和氣之中也是以其物皆慈而昭蘇其日月清朗而惠和其人皆能然而舒忻忻然與鳴鳩乳燕而居此陽明之中正也君子之德不偏於陽而開霽之氣多無閼無藏與萬物共之如燈照室如月在江如平水載舟而波浪不生故不私我而意轉恬不庶滿鬱抑而節轉和是以御物有制而無競因天地有宜而無戾俞俞洒洒不藏不知其亦有陽德焉中正之氣也故取諸暮春

當暑

暑爲陽極然而陰伏焉伏乎內者自足以制乎外人不知也故退於暑之盛而炎炎燥燥幾見夫熱之能焦山而鑠金耶見造化固有自然者其暑傷也明矣正以示陰伏乎純陽之中而止其流故暑不能傷天地人物而受天地人物之陶鑄雖謂之大清凉可也君子之陽剛赫赫烈烈如矢忽張如霆忽行群擾錯而百欲降若白日麗晴空而陰霾伏匿也然胸之不受氣而光之不[illegible]

意有天性者茹乎其間而不恣其吐之流是以力果而心和志銳而氣爭天地萬物常爲我游戲而無炎燥急迫之病是以謂之真能自強而不息此夫純陽之止于伏陰而能得其中正者也故取諸當暑

秋陽

凡氣肅而無陽以霽之則其氣必慘而無容秋令肅也而陽則烈陰不可以理物而借陽之烈也故草木皆果而無花無花氣之肅也果則其陽之內

結而爲實也是以萬物成於秋君子以之雪心而暴其德凡雪心者不取潔也凡暴德者不居淨也潔無徒淨無群肅之象也周一身而不和于萬物是以爲刻爲激爲寒爲涯而君子霽之以陽开不染潔潔亦不礙汙俗不沾淨淨亦不傷俗風霜而青天白日雷霆而景星慶雲大抵絕世間染着易絕心中夾帶難所以仁義雙行生殺並用立身於光明正大而付物以水流花開到得物物爛然總是通身潔白是君子肅殺中之陽春也故取諸秋陽

歲寒

萬物不能逃造化也造化之生大矣今指松栢之特秀而謂歲寒不能有其抵夫豈知歲寒之理者也夫陰氣極而爲寒寒極則純陽用事于內矣土上裂而下音也鳥獸生氄毛以自燠焉陽之藏于內者爲之也故百卉未嘗無苗芽而松栢不得自矜其凌霜雪凡受氣受質而屈伸於歲寒者皆物也惟君子得造化純陰中伏陽之用而屈伸乎萬

物是以爲君子之正命何謂正命怯如是開如是生如是死如是大行如是窮居如是天地剝落而吾不壞天地榮華而吾不有轉殺爲春變燠爲寒一切氣節功名皆依歲寒而見者總非君子之所以自樹夫然後漁樵不礙于卿相文明不改其潜龍是謂之大地陽春是謂之氷泮成水君子之超然於萬物也如是故取諸歲寒

婁江管泉溟先生謂余曰錫山傾涇凡見過以暮春當暑秋陽歲寒四令屬余發明余未及拈

由印證而涇凡往矣君故了悟其爲我補足此段公案余謝唯唯會余非上留京師五年而先生長逝亦未及質先生也言念當日先輩提獎不覺潸然因記其末

二六時令

夫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位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借四大行住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勤行不息調氣番神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

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軍輸漢譜云人知順人莫知順天養身養性亦復如是余奉雲上見朱太復先生教我四正四餘之說所然有感過西湖弟子錢孟玉精心修鍊之學津津爲我道十二時成課因廣其意著爲時令太復先生就洪鑪裏熙再孟玉立木爲塗志學古法其於順天之意各有妙會因念人生當自愛其寶調神御氣生長收藏九丹一絲白駒過隙念之哉

辰

夙興未盥整衣襟坐明窗下調息服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遍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餐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静而清宜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經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泛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靈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饑而食未飽先止茶漱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勿便臥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饑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苦困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即止吟誦擇自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飡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下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守無為而行約香一線固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乃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倦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勿折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床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濫觴

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

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曰說部曰藝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陳古爐鬥茶具一酒一壺古窑杯一具讀倦則濯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時花數本盛以瓦筒置碧紗窗下花氣襲簾幙間扁其前楹曰花舫

捲關晏坐并雅客不接深居以四日為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枋於坐日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緣安閒快活此小安樂法也侗居士粘壁自課并以告夫讀書善養生者

春社素言　丁巳

少而壯如奔車追風過眼不及壯而老且冉冉焉倒海之流東莫止也吾甚懼之寸陰尺璧良有深理故古人恥修名之不立而悲行業之無見於時

噫乎人生精彊神王能幾何時孺色而慧如朝花含露能幾何時持粱刺肥無室家之謫覺然歲月能幾何時遇明師友論道指示相揚相規能幾何時無疾痛事覺安坐飽筆墨能幾何時數者皆人生之大樂也習焉而視為常然則轉以佐其濫放吾見夫精神之濫而為奔趨動作也吾見夫孺色慧辨之騖於世故人事而莫之返也吾見持粱刺肥之相矜於華腴而為不實之厄也吾見顯人貴游談言相推小數相羈而引繩批根之浪為歡也

吾見安坐之棄擲而食稗舍已而南畝而呼都嗜也噫乎此數者又人生之大痛矣去其樂而即其痛人情哉夫亦有大迷者存乎夫匠之鳴輪之斲射之彀俳優之傳奇小數也業而專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學之而能成若夫辯士之揣摩鬬士之決勝於疆埸文吏之積磨勘而程簿書立名立功無不皆然而況於士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永佚不暫靜不可以久動不屢戰不可以勝不人重淵不可以得驪頷之珠是故精神不

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捐除人事超謝遲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十日不得思之積月十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為助姑亦不必相體骨肖尹不必拂龜策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獨是自信造化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見人之情從苦而甘從憤而樂神氣凝定則自覺讀書境界儘寬幷況非譬如浮雲過影與我本身毫無關切小勝弗喜小挫弗怨其於人也曾好弗汰曹俠

弗沮讀聖賢書能補聖賢所未及窮古今理能闢
古今所未有活活潑潑空空靈靈即科名已是我
長物文章亦是我借途何暇縱龥問人間世哉比
所謂發舒志氣萬物不能牢籠者也夫男兒七尺
蓋天蓋地既讀書識字明理義嘗學問何往不利
何求不得何事不可爲何志不可就章縫嘗定名
世之案與濂宜敦掀揭之基苛韓魏公云今日受
天子一領問明日受宰相一獎語喪其所守者多
矣夫天子宰相之温顏好語且不可受而况其它

沾沾齒頰不中情之聲何足引動我哉勘破此關
便是自立男子朝必爲正士鄉必爲聞人不佞嘗
記吾執友郁孝廉履臣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
爲人亦由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庶不工矣
夫今日佔俾而習一先生之言者皆異日朱丹其
轂而斡世濟物之草藁也故不佞敢爲社中告以
精神志氣兩言爲社中最時乎時乎願我與同社
交勸勉且要之白首無忘也黍社長稱謹書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僻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
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
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
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
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閒日謹閉門或無過
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
日寒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略贏輒分之書
賈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微利局蹴不堪則傾
囊而應大率囊橐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

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概夜分
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忻忻强
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
則子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性鲁故不甚解聊以
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
以清静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借論奢摩觀渠又能
從世法內下無礙轉語毎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渴
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毎念爲諸生時
杜門不過世事于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饑不

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枒服相視適始爲譚經備以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嗤千金于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茀拙此一事而幸不沒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適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令當日略有微逐妄想轉念廬落消消江河決坊誰祇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眞焉蔑不工矣先生沒

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獻作庖經

粤稽古庖犧始畫八卦制厥五行食民于鮮爰作庖令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伊尹曰色于水聲于水氣于水味于水湘之瓶其竊也灌之瓶其潤也聽之候其齊也飾之需其溶也濾之取其澄也庖之令水功爲多伊尹曰水盤上而火齊下鬲而發之非陰非陽太陽中枯太陰滑不生發者愼諸伊尹曰登于俎雲其几斗勺三浣于筐于笥無給勞薪薪勞者炊猛而味速速且薄蒸之以糸弗烈弗徐是惟木政伊尹曰惟錫有實升其鮮錯刀之工巧奪天鼓刀必藏芒亦生光伊尹曰味無不適利用土土爲味王鳥獸魚鱉之肉腥而腴不可以爲君臣故草水之實配焉滌腥化腴冲而用之肉食十七菜食參之勿濫其節以爲佐使凡味無水不生無土不成是爲陰陽之和易牙曰烹之令備五行古庖犧氏制之後衰壞于貪饕

氏昔者夏道下衰肉林不祥乃爾石于莘之野石尹篆符四字伊氏讀之曰色曰味曰氣曰時濬者色之先也齊者味之先也芬者氣之先也聖者時之先也物之質膏而滌以濬濬于色而膏氣鋪乃可受之以烹味無味齊爲味主損焉益焉應其物性故曰珍有五齊變化惟宜鼻先口後厥惟馨馨則食性悅四時之氣物味從之春氣豔而和烹宜娟夏氣炎而厲烹宜爽秋氣肅而淒烹宜麗冬氣斂而藏烹宜豐娟戒濃爽戒薄麗戒雜豐戒肥適

于五特齊于五物合于五常既中既和游于太清
而還于滄是爲庖令癸亥孟夏望後二日過泖河
戲作于舟中

論文三則　乙卯

文章家宗趣論機論法總是繡出鴛鴦未許金針
暗度耳根圓通說最初方便大抵皆從悟人余向
來指示多矣若金針一着竊愧未能意亦有不能
言者雖然言其無言可也爲述三則

一認題今人所爲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

題中之情乃在字句寂卻之間語言諷詠之外題
目到手閉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默
論題面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
筆直追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
文字若操筆時未見題神便思鍊句琢字雖極力
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一看勢文章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峯巒
層疊處布得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
蓋點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章先於胸中打
得一勢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挈要爭奇或空
中結撰成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
體氣自然高妙也

一取程先輩文程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勢高曾
規矩的確不移其詳略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
然有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即
作者亦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毋於
神清氣定時將先輩程墨細批細玩何處是起何
處是伏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何處是轉摺何處是

關鎖何處是提挈何處是詠歎看其一篇是何成
局伏習累神後來自然脈脈相接也

文觀三昧

今世言文章者百家具美然皆窮文所至以暢其
法未詳皇祖解經剏始之意余慨江河之流塞源
拔本推首楞嚴王三摩提作文觀三昧曰典曰顯
曰淺嘗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
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於末刦中永不退轉是真
莫負如來意也

典

書有二典周官有六典典常也言其常而可法也
文章可法處只以其常耳般擬造如空中征華合
眼即毀日是明白萬古爲觀天地開豈能易此大
常聖賢意緒自有一種脉絡聖賢口語自有一種
本色不與他意中事便是性命聯羅不關他口頭
語便是經傳騈枝王辰玉所云同類之物以覩財
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者是詞之典也沈造立云
作文須設以身處其地體貼一段精神出來是意

之典也文不典則體輕如恭已無厭百窮不拱不
典則體蔓如葛藤攀附本根埋沒不典則體浮如
假借什物索去仍空故爲文須以聖賢意代聖賢
以聖賢口代聖賢不斷豐詞不斷刻意題中所有
肯題而出題中所無應題而止令觀者恍見立言
之義此文便與聖經賢傳俱不朽然須平日體認
六經爛熟流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淺

鑽石取火火出石中謂是鑽火詢是鑽石若鑽
火者火是石體若鑽石者石是火廓石火變見鑽
鑿何有則知意爲題髓題是意廓不留破體即
現成鑽鑿到處意旨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放
日其入深者其出必淺淺非皮膚之謂也特對艱
深者下一藥石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淺也
蘇子曰詞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矣辭中之意
心所存者口不能言若了然于心更能了然于口
與手必其平日深思力索火候既到表裏洞達自
覺此語與聖賢相通着不得一句學問自然無處

不是真學問所謂極深極淺若認淺作深便舍康
富然尋求所以然已是離堂覓室若認深作淺非
把意中意埋真意把理中理掩正理海底珊瑚畢
竟沉在何處此無論不宜世眼即如文章替聖賢
傳神如何把他不斷血脈遮蔽埋藏畢竟是補風
繫景認賊爲子自喜淵深翻成僻陋大抵看書既
極研深作文自然平易無傷其體無雜其脉具淺
之妙矣

顯

文章有一真種子真光救下筆即見此便是顯如
湯煮餅生沉熟浮此顯便是人心不死之天理與
夜氣相關今夫主司衡文者即解褐風塵遠廬故
業以至黃金橫帶執掌簿書但其所不入者無言
餖飣耳至于題中一點神理當體即見如人久客
遠方語以故土鄉井宛然乃至倥偬涉獵或倦病
遇月亦原不昧故文須把吾神識體聖賢神情出
來聖賢之神即是讀吾文者之神吾却于眉睫下
喚醒他故物驟讀吾文便如見我心肝面目千般

荒者熟讀者徐病者爽倦者躍人人以爲欲言畢
人以爲不能言此處得力全是聖賢精度然歛
定氣欲和心欲沉機欲活是謂至顯妙於至微者
提挈夜氣心法也

文準選例　孟卿

昔人論詩有正變古詩徑敘情實去三百篇爲近
而盛唐諸人似之如空中音水中月言有盡而意
無窮正之始也文章正始難言矣質而無華濃而
無奇如元氣胚胎於亥而四時生意渾然備具此
等不應以聲色求之讀者固自不易然所謂嫡孫
支派遼遠政不容不追念鼻祖彷彿其形似也別
爲正始

正始而下繼別爲宗傳其宗者的骨孫也渾成而
無褻積正大而不纖奇寓寬局於莊嚴寄精味於
濃淡咸陽宮闕細柳旌旗奕奕巍巍堂堂正正文
章誠此一派便滴滴歸源是謂正宗

正宗而下其流漸廣譬玄酒之於禮飲禮飲之於
酬爵亦菽粟之於太牢太牢之於水陸也豈盛矣

然富而不淫廣而不肆自是繩削中縱橫殊盤內
旋轉開拓變化係乎才識亦緣涵養中來遂不入
野狐乘謂之大家

大家之格濫矣然濟濟不亂於衆流也統分而潤
澮散而川亦巧亦奇亦靈亦變資性所近伏習因
之蒼璧小璣總吾家實學者但入一門儘自成局
所謂豬肉真飽何慕龍肝若離此說妙說玄總是
三年學鳶也是謂名家

余憶隆萬辛壬間先輩沈道立先生依唐詩選法

刻名文品彙別爲四家其持格簡嚴用意良苦今
四十年來人文淵盛來春花草非復故輭枯枝諸
旦風光豈是殘烟剩雨第不化者東風之面不既
者晴空之體若識得此種意思即枝梗烟雲盡是
公案都用得着余故拈此四家以程諸篇實冀作
者瞑思自得昔人云游魚啣鉤出重淵之深翰鳥
嬰繳墜層雲之峻至實在高深何必作萬丈梯航
哉釣繳之妙一絲而已余言至此不覺洩露已盡
諸同志者幸共商之

談文緒錄

文要用亦要捨捨者如人斷四肢不復用之下筆
自無經綸光景日新韓子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
也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此非文章定論也文辭
得一是即千金不以易蝸翼之重而况其他乎

工於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諸文之變高朗清
賞鑑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拓文
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藩超
謝非譽温文之候宅心正大教文之質

盛氣不可文懼其決也嬉笑不可文懼其佻也對
俗人不可文懼其窒也酒後不可文懼其昏也饑
太熱不可文懼其輕也興未至不可文懼其苦也

養心如養丹窮理如伏卵認題如印沙摹古如蟬
蛻布勢則須彌納芥子結構則芥子納須彌是謂
闔闢變化無窮之門

文有先天曰雅曰秀文有後天曰緊曰活

文鍊格格正而藏奇者元也奇而合正者魁也鍊

意意極深故淺者元也以淺證深者魁也鍊神神
止而自行者元也行而欲止者魁也鍊氣氣和而
常王者元也氣王而亦和者魁也鍊勢勢紆迴而
直捷者元也奔決而堤防者魁也至于鍊色下矣
鍊句抑下矣

紀頌

上賑恤災民

矜釋

詔獄紀　甲辰閣試

皇帝奠方立紀陳綱執照粹精式于九圍大小臣
工罔不欽若薄海都圻爰育爰寧生殖遂長于
今三十有二年穆穆皇皇儆戒不顯物熾而豐
征輓漸脊乃者玫萘之儲廣大山海之征輻輳
簡書所權叢猥染指一二封疆小臣祗承于

帝休息墀市忠而徑情動
天之震疊疊械繫詔獄霜飛是時江淮罷困齊魯
陳蔡之間民有菜色三輔以內赤地無烟五月
京師恒雨聲下平陸成渠六月雨益霪民巢而
棲置釜于床而發都城摧塌者幾百餘丈室廬
垣墻寢圮動以萬計是時
長陵雷火告災橫波漂石真閣爆燼松揪焗枯一
望數里
皇帝曰咨惟天惟

祖宗全挈所覆畀余一人乃者霪潦不時困我赤
子又虞未悔于余衷而降禍于我
皇祖之寢園余一人痛悼切膚其敢戲
天之威以羞
祖宗之靈乃命曰惟司農掌萬民討若度支錢不
給其貸諸太僕而賑之俾葺其宇乃寧于厥居
日我部下賑其困而兼并大家或冒恩澤甚無
謂其令御史核視之務體我罷民曰民久困雨
災其免都城間架二月及諸窰戶之稅入者是

時雨師戢虐天地清朗墀衢躍澇于舜日
皇帝乃簡闡土之困下憐刑之慎董囚殺等畢獄
開釋或有以詔獄諸臣言者
上疑其揣上意故遲之未幾而以尺一之旨出諸
臣于獄編爲民南冠釋鞄縶之悲幽囊耀光明
之照忠梗生氣善良和悅夫自昔殺三宥三堯
仁廣大葉身靈禱湯德克寬乃若蠲幣賑窮莫
厥幹止晝厨葺屋恩徧覆盆古之仁聖曷以加
此且諸臣之罪于上也怒而縶之獨斷而舍之

薄剗其戾以老其節尒赦其辜以全其身蕩蕩
平平仁義不勃猗歟休哉臣猶憶我
皇上曩將步禱郊壇發粟內帑豈槩臣工關說沛
然獨行蓋
聖性剛健不借德于羣力如此草莽小民或見權
使四出妄擒
深宮無意嘉恩盈庭衆多因而賞伍非識玄默作
用信于風雷不言而行彰我神武行且斥桑癰
之陰說消剝床之蠹蝕綏征榷之繹騷旋匪躬

之蹇在明堂而治海隅更始聖神之鴻潤湯乎
濛乎不其放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爲紀

郭汾陽大人頌有序　擬試

唐有命世之佐曰汾陽王郭令公德足以暴衆謀
足以制物含精心而應變秉純質以設權旋轉皇
輿亨屯極噸爲大曆政衰小人柄事僕恩豕心而
內訌二虜黨逆而覬覦公以宿輔受事即戎謨神
明規遠圖度機事慮萬全謂不可以謀定謂不可
以武競相其垂離之勢投其必悔之會不坦坦則
我心不輸不肫肫則異類不輸是以跳介使而布
信跨匹馬以和戎免介冑而當弓矢酌卮酒而定
盟誓轉寇爲用以夷攻夷回紇感悅吐蕃宵遁當
夫二虜合而涇陽圍也一矢加遺既虜衆寡接兵
不戰又慮剝床以天子重臣蹈于虎口散其不可
解之黨異倖不必效之功卽聯也危之迄臻厥成
疆圉晏然蓋犯難斷于委身制變中于霆發謀成
繫于深識轉旋屬乎弘量四者既備又以精誠之
貫行之故夷狄服而中國安蓋令公聳懾李光弼

之疑釋魚朝恩之忌以此處實一念鼎忤將逆壘
亦媿而僕之故有令公而小人服夷狄馴當時大
人之占兆于費陌不虛耳若令公者其亦可謂命世
之佐矣頌曰
惟唐中葉內圉不固胡孽其間狠羊居戸安史既
殄厥有懷恩引類作狂闖我都門蠢蠢吐蕃合謀
回紇爲鬥爲跳佐我蟊賊虜衆如麻繖盟如城合
不可散衆不可征赫赫令公來整其旅是禦是擯
涇水之陽上將伐謀爰相其機禦虜于虜合者離

之弗介而馳人其帳中傳語其酋來者令公公曰
爾胡爾無背恩寧負天子而虎狼是親公曰爾胡
爾無反側亟剪爾類以報大德指天為誓指河為
盟㗖慨杯酒銜其甲兵胡亦有言彼狂我欺今者
見公蓋前之為胡亦有言我謝我過公來諭我公
真我父始時回紇注矢相視今聽公言角崩搶地
始時回紇猛烈如狼今聽公言弭耳如羊惟彼匪
茹化為倒戈惟彼長蛇化為前驅番夷狼狽爰喪
其鬼神解營空遁塞之北西戎踴躍與歌載忻九

塞無虞一人以寧厥功非常匪謀匪力推心自公
不欺為式既孚蠻貉翼唐中興作配吉甫尤矣夫
人

楞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　丙辰

佛言選根皆應機語也萬行首楞嚴開眾妙之門
只一圓通耳一門圓通門門具足同是證修寧復
有順逆方便可說哉故曰歸元性無二又曰聖性
無不通然則初心之人雖是宿因悟力亦隨眾聖
各盡權義耳譬如釜甑炊飯和合水火或爨積草
或拾松枝散木竹頭麼𦘫敗葉種種入爨終了得
謂飯本甑器火候水力乃有差別炊飯既熟究其
成炊佛入圓通亦復如是然則耳根本因雖謂和
融二十四門妙真如性可也弘臺居士依經寫圖
方便證人余謂居士任取一門作菩薩觀觀在居
士不在菩薩居士是月眾星是標而況此圖誰一
誰二又誰分別乎二十五於時有個初道人者來
游西湖頂禮是圖而為作頌

憍陳那五比丘聲塵圓通古藤繞樹婆娑一

蒲團坐其下鷄鹿在旁也

佛何聞哉鷄園鹿苑趺坐比丘聲來耳畔是聲住
滅為寂為圓古樹修藤爾則廓然

優波尼沙陀色塵圓通對白骨枯坐坐畔花
石柿鎖也

淀不礙色云何厭離是色觀故空性如如我眼清
淨紅花翠石得大摩尼當前白骨

香嚴童子香塵圓通趺坐合掌對枯木几古
鑪焚香裊裊有旃檀氣

鼻觸是鼻意覺是意離此二者寂然香氣微乎微
乎木几蒲團煙滅灰飛在爾鼻端
藥王味塵圓通藉茵坐石几陳諸藥草金石
手攬而嘗之
非草非木非金非石入于了口醍醐一滴水冷蜜
甜舌則自嘗嗟爾衆生食不知味
跋陀婆羅身塵圓通攬巾而浴於池
火亦是塵云何塵洗如江浴月月不沾水境空易
了根空難知一輪千江人人浴池

摩訶迦葉法塵圓通結印坐樹葉上石几焚
香誦經也
空諸所有徧知十方就是色身而紫金光是色非
色是身亦身觀我彈指千刼一燈
何那律陀眼根圓通合眼趺坐衆一鉢自隨
蓋宿因飯施辟支也
見見非見見所見者燈光日光兩義俱假豁然大
寤青天日輪日照瞎漢曰有眼入
周利槃陀迦鼻眼圓通[illegible]趺踞蒲團指鼻觀

息觀類鈍者
誰是利人一息千偈而我鈍師百日一句豁然放
下只一息中雪消春水乃大神通
憍梵鉢提舌根圓通兩手按膝據簟胡坐仰
面匝舌似嚼虛空也
仰面掛膝咂舌不言是三昧味在爾舌端非爾舌
端清淨可求如人說梅口津自流
畢陵迦婆蹉身根圓通錫杖布囊草笠菅席
叉手而坐

有身覺痛有覺覺身身既是假痛亦非真本覺圓
明當身自在我聞祖師假借四大
須菩提意根圓通披衣端坐似定者
手不可持口不可說是意觀意掬水撈月水影涵
月月光在渾委衣偏肩覺空之間
舍利佛眼色識圓通架裟緩步左手掐數珠
右手若有指者
辨色是識識空是圓開清明眼見晴空天眼手相
和輪珠數起是一指端不可思議

普賢菩薩耳聲識圓遍散髮揮蕉葉扇坐白
象鼻中咖蓮花
是大慈悲游戲國土白象六牙紅蓮一朶如母護
子有喜無威度無量人摩頂記之
孫陀羅難陀鼻息圓通深目虬髯鼻端放白
光衣帶開常有火氣
數息攝心駐心觀息兩俱浮火不名真寔何云佛
弟得大環通鼻端琉璃在三七中
富樓那舌說識圓通趺坐方石結印坐旁有

經一卷
手印是定口中有輪輪憑我轉定則汝聞誰謂辯
才而關口說青天一雷萬鼓齊發
優波離身觸識圓通披袈裟持珠端坐貌近
專寂
吾觀衆生不喜薰修如浮大海而丧其舟是披袈
者身心無礙以諸勤苦得大自在
大目犍連意法識圓通披白袈裟鋪草而坐
如水有波波亦水體意起意滅共一水耳意識雙

寂入於神通如清瑩水在淵泥中
烏芻瑟摩火性圓通寂然跏坐羅以寶談
性淫火烈性空得慧一反覆手火光三昧兀坐火
中即火是空亦魚戲水亦鳥翻風
持地菩薩地性圓通左手擎鉢右拈數珠倚
橋而坐
是法本平誰不平者以爾平心一切俱捨捨非有
爲亦非無爲瓦礫橋梁是第一機
月光童子水性圓通披草衣恍坐水晶宮也

性海無邊虛空漚發法界色身漚中一沫漚沫盡
無一大海水吾作是觀月光童子
琉璃法王子風性圓通幅巾趺坐風吹背草
亦披其衣
風體不動來自虛空惟不受轉我乃轉風如轂運
輪其轂不壞傳一妙心徧三千界
虛空藏空性圓通坐大圓鏡中琉璃光四徹
也
即鏡是珠涇珠者鏡光不礙身身不礙性身心世

界同於一空只此真空微塵國中

彌勒菩薩識性圓通嘻咲坦腹手持布袋踞
坐作慈容

前劫因名後劫因識兩因都指歡喜終日識性既
圓識塵不礙十方虛空入我布袋

大勢至法王子念性圓通披髮衣紫輪數珠
蒲團坐貌悅澤也

念不繫念謂佛在耶念仰繫念謂佛在耶念本是
佛不作佛想是數顆珠即大能象

大士耳根圓通散髮持數珠右手結印坐竹
林下翠石蒼茵一琉璃梳盛楊枝水也

一根還元六用清淨無等等覺自聞聞性百千變
化只自在身楊枝一滴徧灑微塵

柔遠頌

大海之外東南夷屬以萬數窮際天地候風潮朝
貢陪臣以下有期會受事于職方者國不封受稱
而逕之其蠻胡賈于出沒波濤惟利是求若船市
之得隸于有司及其沿邊往來而不可蹤跡者國
家亦且覊冀亂之所不爲寇令者戒海人毋得徼
功實焉寧惟是建威銷萌令海師不爲害特示中
國廣大云中國二千石專師一方若並海諸疆則
往來夷人交臂請命二千石擁護飲食之同于兒
子不得以戲忽令不得以驕虐就惟海島烽候之
輩皆飄搖武猛邀徼所獲指爲首功械頸折腦纍
纍而至或情形不察草菅而禽獮之異時風汛不
戒韃其鯨鯢我曲彼直不可與梳其患顧小若皇
呈天朝不克惠來覊人於途好生是夷其患故大

自非二千石敦大廉貞仁武不殺持大體能斷制
則往往失中國廣大之意　皇帝在宥之三十年
重離襲熙文恬武戢履舄之長占風受事　濟上
許侯保釐于吾[illegible]及詩說禮動循經古方嚴郡顧
克廣德心視[illegible]二年夏烽人賈壯侍育夷男女
二十餘人蓬[illegible]羨離其音來獻于庭匿其初
篤以陸梁請[illegible]用意師武侯重譯而聚之得
其情形蓋流熟[illegible]他島貢于其王徼師喜功稱
而奏之侯曰噫吾聞夷平民者不祥矧　天子覊

中山其猶猛子爲賊猛子傷慈母懷其詐我莫被
何且皇棘其宅則謝去其戎之長并獨諸卒能以
旌其武蘇解拳梏庇之休居風雨有蓋衣稟有次
請于御史大夫轉疏於朝侯曰夷德不令我信未
孚其以爲赤子其以爲龍蛇吾敢不從請則遷之
浦水上戎衛戒嚴以待後命三月　天子報曰可
其令發節還國侯乃大簡卒騎御于前茅羽葆幢
霓旌旆拂天蒙耳雲駭靈轟雷吼椎結文身之屬
匍伏交戟延首元戎駛汗破膽讋伏飛之精利覩

技擊之標發畏而知懷其心孔固于是犒賞饗饋
經紀其行犧牽充殷牛酒醇醲爰命武幹巡騎簡
精能之長駕艦揚驅乘飈而往諸夷人文手廣稱
惟呼震地闐闐驚歎和氣充塞既行之二月會其
國有自入貢還者訪問其事探帶來謁願以天朝
之不殺詞太守之廉仁德施所竭暨于海外左衽
尸祝前見載功祝默有長塹之安斂人絕封豕之
暴夫戢蠡訓耕娛豫無疆孰與乎哉生寧洋洋乎海
溽蔡鶴夭隱露晃褒帷号若斜華綏戎洞乎重晉

擊蒙馮河瀧毅鎮浮孰與施德宣威雕題鼎烈重
析連烽表山裹河帶若天施蕩蕩遐削其莪大克
廉克仁克明克武而不辭諸詩歌是不考引侯德
而塞中國之廣大也其門下士某再拜稽首而頌
曰　帝式九埏于二十年有文斯新雅衛之閒及我
吳淞厥波晏如選界明翼以侯來尸侯來于淞不
欲不食凡民所祈不謂而獲下令若流錯國若磐
不殘惟愍不施惟勸邦無狠羊邊無夬鯨掛之靖
之大我風聲侁侁裔夷爰尼于波烽烟所指皷亦

以屠纍纍械叟用俘于庭雕肝尹鼠厥實不朔侯
曰無戕天子好生豈之九譯察其顚沛猖狂中仙
于王于賓哀哀窮裹二人僉于屯濯夷熙寒緊我守
臣惟我守臣無尸爾德蕃　之澤崇帝
曰俞哉善親靡忒乃諭乃止夷有休宇衣以精布
飽以廩米尸其肌膚相視咲語侯曰無玩俾譬我
武長戟大旂中野麻堵侯出視師桓桓其斧侯來
饗夷為考其皷枯肉動戲稽顙萬舞洋洋巨艦悠
悠旂旌達于夷途衛以赫靈大風惟和擂商驚濤

我旌遲遲暨爾厥居厥德旁流品物載休品物載
休惟天殺之浦浦惟天子仁乃侯之成惟天子極
乃侯之式夷亦有言祝皇之紀後天罔墜惟公載
祉弼亮世世夷亦有言祝皇之壽與地永久惟公
綿綿荷天之篤非私于公實疏于皇薄海內外罔
有弗臧天佑我皇爰畀公于茲四夷咸賓垂衣治
之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佛言斷殺儒言好生皆從人物本體上提醒透露
殺則殺殺無窮生則生生不已殺機一動天地化
作血河生機一轉蠕蝡盡含舍利所以聖人教世
如水導源水源活故圓滿江河人心活故流通法
界世多愚者請身喻之今人以手腕足腕手亦
不宰即此不宰便加愛護自痛自覺體活故然若
在痿痹便不聯屬夫語人而曰痿痹有不怵然者
與嘻乎此第血肉發于爾夫此發子痛覺一念正
是無始以來生靈性所發物物同之我未有身痛
不昧不得認爲是我發子是我痛性即此不昧生
出天地山河蠢動諸物性性同活物物同生若此
發子更倍親切世有愚人恣殺物命只因分別念
重不思蠢動同源譬如有人疾在偏枯自戕半體
既無痛性安有隱心此爲活人吾未之信夫生生
殺殺殺殺生生前宿負而未償後命冤而相偪肉
仍啖肉人還攻人陸沉不死之乾坤顚倒並生之
萬物良可痛也誰之咸歟是以聖人創另曰將體
教無故不殺蓋謂中世殺機已動勢不能止權借

限制一路識其生息源頭使野有餘獸林有餘鳥
澤有餘族民有餘情以此作用好生便是春臺化
青若乃一隅所限豈得周徧十方但本性不昧亦
滿大海此是生機縱影誰非一體津梁不得謂小
粒小於須彌不得謂勺水殊於河漢惟願回光不
昧販夫田婦皆有佛心若使機括一通庖鑊屠刀
總能自見斯之功德應亦無邊滙河之東有朱家
爾頡貨殖秦淮民滋以繁有老比丘性潮以願力
勸衆修復明遠禪院於鎮之北瀕山峙其西南右

環帶水水廣可二十丈復有比丘廣縱若行精進
覺橋亘其西隅其高逮仞其廣五圍左亭右閣爽
江相坐遠山表於湖渭長流來於天際余諗之曰
鉅矣哉茲鎮之勝也成之實難比丘舍財是謂所
捨從何發根皆緣無始以來具大慈悲不爲愛境
流轉而此慈本如涓涓水成江河如大海體斟
酌無量吾願導師以見在因緣作見在佛事廣勸
衆生喜捨此河斷網禁罟剗其關防凡諸鱗各有
寧居暨於禮林宿鳥不驚厭其層肆捐其傷殘游

泳樂生以若以和夫橋之所[illegible]來耳余[illegible]
然是方人皆有活心焉吾不[illegible]
而將引其生機一脈不至鄰邑皆爲[illegible]
人此亦古聖人之教也茲橋也不既爲聖[illegible]
之航也與比丘喜余言以告大衆而修放生之會
橋之成也余題其石曰明遠禪院放生橋之碑

少傅長垣李公神道碑

今　皇上有大武功者三西平夏東破倭以有屬
國西南平播郡縣其地四千里嘗是時　皇帝考
聖神威武變化烜灼千古則亦有其文武才先後
翊宗傅之臣曰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長垣李
公公之功在遼連破虜以斷絕倭首尾而國家專
以破倭其在平播則身率大將覆其巢獻俘拓地
結數十年難竟之局故公治行文章河渠兵戎之
績赫然顯著于朝而獨於　主上武功夾輔爲多
余按公以右僉都御史撫遼也將倭奴已躁朝鮮
窺中國而遼歲苦虜患會東虜卜彥西虜抄花把
兎之屬合謀闌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匿精兵鎮

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驍精兵[illegible]
康等夜襲抄花營解右屯圍三虜皆狼狽引去[illegible]
無何虜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於[illegible]
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虜不敢犯遼陽登萊
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楊應龍反播州公
受　尚方賜劍總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illegible]
飛練綦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
堅壁固守而姑爲文告綏賊疏請徵兵諸路而
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衆二十

萬公分五監六師以入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師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師劉挺進綦江破三硐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師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擒賊于國而偪其後戶楚師陳璘進偏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躪青蛇界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黔師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氏囤師李應祥亦招降

夷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集海龍囤下而公以父憂奉　詔墨縗視師責戰益急六月五日捷連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囤後遂入大城應龍自縊死擒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虜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二事分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蓋千年夷穢誅于職方是役也公申令嚴肅訓督將帥審謀制勝出奇條變功成事定拮据閎闊計畫深遠華夷敉寧殆百年僅見之伐也公弱冠爲嵩令

善休息民邑有礦奸民穿鑿相讐殺或謂公不如採之官公弗許厚封固之而治其讐殺者爲南京工部郎権蕪湖關袪猾釐蠹舟車無関官稅充溢徙郎南京吏部務爲清簡交其名人肆力風雅其爲河南提學僉事遷山東叅議皆稱學使者衛文體正士習勸學不倦中州齊魯諸儒生樂而推之至今不忘公既成播功而歸終喪也　天子起公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泇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歲漕數百萬無梗再

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有整飭營務四十二事既秉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雜散而不知有急君之義凡人必結其心乃可[illegible]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其要[illegible]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之根盡得及于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態少蠲十一濫清則軍

士剝膚之災半　歲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
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
其便幸賜裁察施行其防任邊將疏畧曰臣惟用
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末正自
然之勢也臣惟是守　皇上之法俾海內將弁可
以洞明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徵積閱及
期而必遷譽進毀黜而必黜才實可仗縱謗書盈
篋而不行中未必有郤畢言日至而必推以推轂
之事權歸　朝廷之威命使中外將弁專精神于

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述事
入防邊之宜入二疏皆文多不具載識者以爲若必
憂國深計戎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慎選公
才亦足以見公臨戎制勝之本矣公樞密大臣威
望在華夷眷注在天子今天假元老以長扶王國
將　朝廷之上藉公沉畧以肅紀綱藉公持重以
平國論寧不於我　皇上聖神威武之治益有光
顯哉而予亦倚公以綢繆補葺其萬一乃未幾而
逝可痛也公諱某字予田別號霖寰其先系出隴
西其居大名之長垣自七世祖璧始璧三傳而至
盱眙丞誠之生繼古繼古生棟爲公大父繼古生
贈兵部尚書某則公之父也自盱眙丞而下皆以
公貴贈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登萬曆甲
戌榜進士授嵩縣令歷官南京工部吏部郎河南
山東提學僉事參議遂參政河南擢太僕卿右通
政左僉都御史撫遼以功晉兵部右侍郎再陞俸
二級尋總督四省諸軍秩滿晉右都御史再以功
進兵部尚書加少保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掌

兵部事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萬
曆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位得年五十有八
卒之後朝廷論敘善後功遣贈少師其以遼功錄
一子爲錦衣正千戶世襲賜金幣其以播功再錄
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白金一百兩蟒衣
一襲以一品考滿賜羊酒鈔錠卒之日　天子震
悼輟朝贈太師予祭如制賜域某山之原公亦可
謂榮名終始者矣公之生平別有志余交公久而
爲國家痛公之亡聊論次其大者而爲之銘銘曰

軒有風后宣則虎臣名哲之生以畀聖人聖人伊
何執德曜武選畀天工爲霄爲雨赫赫李公秉心
雄節思若泉流才如電掣遼水建牙出自 特簡
抗其威稜逆行屠剪竄伏崛奇摧堅保危再犁王
庭張皇厥師醜臧于井威聲于南東征之功伐謀
是參掃孽弗靖西川來告 帝曰汝來彼肖肆暴
賜汝斧鉞虎節熊旂往張予伐是詠是綏公拜稽
首維狂罔赦秘畫深機前箸是借徵師四遠師集
于疆訓于群師其帥惟良既礪既攻入道並剪破

其閒闢虔劉虜捲公戒勿殺止誅其魁繫其孥屬
其屬纍纍乃俘于廟乃尸于市 帝曰汝嘉元名
欽至公拜稽首 皇宥番人洗滌秋霜長養春雲
建其城郭闢我周道爾田爾居官師有教遂生睦
發同於衣裳惟茲膚功銅柱載揚公歸自西于墓
于盧天子念公宣勞之廑公來治河河水湯湯以
疏以鑿新渠洋洋人所作始公亦棄之其所未建
公則力爲既登樞府爰戢禁旅去蠹去濫匙其疾
苦遂筦邢政飭法修戎選將任能群策畢庸公之
在朝德心克廣六軍惟呼名王耆類公之在朝大
猷是經罔其元氣以畜于默靜而必爲寬而有斷
其所難者獨立不懼豈必功能 天子用公其勳
其爵一其初終存有顯榮沒有贈卹 皇恩大矣
不磨公德惟慕有石我則銘之凡百有位視公爲
師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邢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凡生蜀之合州人也
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

試爲余本房第二十人既登第授上書 天子嫌牘
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日車中新婦而借借勝毋
乃太早計君遂毀其草乃歸逾年授鉅鹿令當事
器其能調治劇改邢臺令居官溪刻清冷而愛民
月俸盡捐爲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隍築隄廢寢
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匯爲大澤亘鄰十里都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閘或爲筒以導之溉其畝泉
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閘內別穿
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田幾萬頃于六村民皆

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
奪也余以使事過邢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
閘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蓄洩曲盡潸然
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
令公爲民開永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帑秋毫皆
以俸入給之故今公垂橐而歸歸死于道而不能
葬言之更嗚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
而閘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
乎令弗亟而隣邑之旁撓且至閘又安能成而渠

又安能濬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涙慰之因謝父老
旣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邢不幾爲玉令君
桐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濫
天下然大都爲顯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於
民事而且死死而屏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聆贖
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孫
孫食君之德吾當書其畧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茅
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毎社時臘日
伐鼓吹簫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

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髣髴之魂也遂記而作享祠
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冀我新苗我
田旣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畀我多福　吹
我笙兮迎候車候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
候馬候馬驟兮雲之下候登臺兮芬芬採芹兮薦
尊桂酒兮盈尊候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衆兮飽
我黍樂我兒童兮懽我婦女　樂侯駕兮淹留樂
鐘鼓兮未歇嗣泉上兮候時來游護我畝宫兮萬

歲千秋几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並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瓢也舟車委貨之所
輻輳甲兵魚麗之所屯集比於通都屹然鎭焉堞
北爲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
供
大士像其左楹乃
健庵王先生祠亭刱自先生也先生爲沙上甲族
好修善果而尊施隱德於民其茶僧如明者來自

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謹功課而修雲棲教焉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長住其香火使海壖爲鷲頭鷄林之寶地沙際有赤花青荳之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特莊嚴法實點綴海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世閒作人福田功德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力隨其智慧功行種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利法施圓滿如日照空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漏於以舟楫衆生津梁行脚破慳化悋調伏顯迷繇其因地所成非復

衆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爲聚不捨圭撮貽之子孫認爲己有不思子孫究竟是天地閒一衆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别太過譬如入看西廂不見南廂若是一室通觀入廂俱洞王摩詰捨宅爲院趙清獻晚年皈僧光華到今與佛輪同久先生形歸蓬地悟在泮提孫爲通儒子則濟吏豈曰人天小果哉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無上之謂帝無能名之謂天心之精神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而天帝而聖者其關帝君乎是故雲行雨施　帝君澤也白日青天帝君衷也日月照臨　帝君明也雷動電掣　帝君威也混茫闔闢　帝君時也變化上下　帝君靈也　帝之爲帝無不之也下土小人何得而稱諸佛氏之言曰鼓於大乘則金湯也道家之言曰麗於玄武則樞衛也二乘曲說吾無取焉惟夫進協天而統天以位天尊超色界而無色以攝三界夐乎我　皇祖神宗之徽册其得而尚也　神宗

皇帝孝治乎兩宮恩覃乎四海躋世仁壽垂五十年淸明在宮與神叶契易曰王假有廟書曰明德惟馨寔此言之聖神玄感之際可易言哉自是儒叟巷兒簪纓紳綬靡不林浴風雨熏蒿悽愴以至忠臣節士志氣如神不可度思洋洋如在所謂惟其有之者也太僕張君登　神祖末年進士筮仕山邑黔庶懷和既入中臺劾節屹立自以髫時以至馴歷中外時與　帝君寤寐有厄必紓無美不歸精感於氣靈結於形神之聽之不言而信於是

庋地庀財鳩工厥構重樓層殿棟宇嵬峩夾廡應
門寫奕丹碧匆成時伏臘封羊豕潔粢醴考鐘鼓
吹鐃歌以樂神享而謁予請記其事余惟　帝德
難名名之亦贊而竊附　帝君之辭曰日在天之
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用衣冊涵斯言也洞
洞燭燭直提本心令千古開之如燈照幽如雷破
蟄爲臣知忠爲子思孝凡有血氣誰不尊親若然
則太僕君神明其德非關靡寐罔亦自有之矣夫
崢嶸廟貌衮冕峩峩孰與夫濬豫穆穆不見亦臨

庶莅翠旗四懸高張孰與休德昭清人告其心馨
薦芳青告蘄靈饗昌若焉馮翼翼有孝有德承丮
之則是役也太僕君如在之思其有寄焉者乎而
日　帝宮崇奉之爲報也是捧土瓮河操豚酬歲
河濆田父之爲見矣吾不具論祠剏於某年月日
成於某年月日而助其功者某某弁得並書其載
碑陰記中余既爲之記再爲歌詞三章以侑其享
辭曰
中壇高高兮殿陰陰徽瑾宮兮開天門老嫣席
兮藺爲茵佇　帝車兮眇氤氳　帝之行兮翺
旗紛駕赤虬兮驟玄雲極騁望兮縱橫勞我心
兮怦怦八音競兮參差馨桂酒兮盈卮　帝徠
下兮鶉吉時顏如荼兮穆以愉　帝安晉兮薦
蘭膳鐘鼓樂之兮靈闓康鴻祐麻兮邁延長共
翊翊兮無能忘濬容與兮無言靈荒忽兮廻旋
笙何爲兮沸沸舞何爲兮蹁躚蔥帳何爲兮參
寂士女何爲兮駢闐庭　帝麻嘉兮樂我婦子
甘露湛湛兮雨我原田熙　帝載兮仁壽騰天

歌兮慶逢年

誥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蘇松參

將彭公神道碑

往余少時爲諸生蓋隸金山學籍也金山濱海而
城周衛設焉參戎大將軍鎮其地統領蘇松延海
衛所提轄數百里之衆諸生即無預兵事而亦時
能論諸將軍治兵大畧蓋至萬曆丙申丁酉間而
監官彭公之績與其去官事可紀也公來治金山
逾年耳其廉勁而綜核人皆頌之至其爲窮搌朽

骨爭尺寸地不忍委之河伯寧逢大吏怒而飄然
以終其身君于曰彭公仁人也宜有後又曰彭公
才人也不避事而能任怨余今來京師交其孫水
部君得讀其所自叙而喟然嘆曰彭公其學道人
也讀書思奮發于科名而以一世官羈紲其志氣
所至輙思樹立自見而行事不違其本心竟飄然
遯世以老至于今子孫皆以清節勤德顯名于中
朝而公又怡怡然享耆壽而令其終若公者儒家
也兵家也而亦道家也道以養年其以酬國儒以

傳世公之墓道不可以無書矣乃執筆而紀公之
碑按彭氏世家譜其先蠡開國功世指揮同知舜
自晚松潮溪公而上皆安其官而至蠡湖公始大
蠡湖公讀書為諸生常募死士破倭援父湖漢公
于唐家灣既服官負奇節自好而性峭直作子贛
有子則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孔嘉先生即公也
公始舞象輙志在四方鷹揚踔厲而顧折節為儒
窮經史能文章詩賦兼工書法有名諸生間嘗是
時鄭端簡公一見奇之遂字以女既覺細公事乃
奉親命受官勳府益精心兵衛作講武一篇凡樓
奇遁甲綜緝精曉而又挽強破的曉兵曉計遂登
巳卯武科榜第八人久之統水師守乍浦禦寇于
波設樵于海出入落際指揮妥如巳董漕粟再治
郡兵視衛篆皆著有功績然公以為武人循資受
事志氣落落不展非其好也丈夫讀盡天下書不
能買用當世而第襲上世冠帶猶冀得一當報
天子兄衛霍而弟李西平狄武襄安能酬擬不以
名實前而令人笑大冠長劒侮我哉濟不濟則命

也知不知則人也為我所可盡者無應焉而後可
以委于命而聽于人如是則卷而懷之吾樂矣蓋
公生平持論如此既當事者累疏薦于朝則奉
勑守禦浦口越四年晉中都副留守又二年遷關
中都司視司事又三年而遷分守蘇松參將駐金
山逾年以濬河事忤大中丞指受劾遂棄官歸其
在浦口勸民平糶預出軍士多月糜以賑饑禁長
年不得扼人于津渡所全活尤多遷五衛勁卒凡
五百人糜而訓練之而陪都重鎮乃有兵又扼隘

爲關者四面墩把盜賊不敢發又以其職講
高皇帝聖諭訓輯父老子弟埋胔骨窮治惡少借
勾攝幽繫人諸奸利事諸司無敢問守府勾人者
皆奸儈牧二估客而平其衡量市乃不爭當是時
安慶有劉汝周之亂當事議用兵公偵知其無能
爲第以本境兵三百薄之而開一面設伏以俟其
逸遂成擒其在中都總師入衛者二凡陛見辭俱
兩賜宴一署司事一奉命大閱其在闕中綜攬軍
實多所條上得報可即行之後河治垣微積逋餉

奸弁蒐羅鈐射之士考核部曲甲乙將吏上下不
敢干以私乃其在金山也瀕海荒城戍守單而軍
精竭公至即請加健卒數百人乃版城堞而轉郡
城所輸米貯之倉豪猾不敢祈閱而衛軍乃得食
又移寶山汛船置之衛而時其汛期與浙洋期會
爲聯絡勢至于月餉不渫糈市肆平易不擾軍悅
而民儀無何而乃以濬河去矣蓋大中丞下檄濬
城濠廣十八丈而沿濠多民居又多古塚公念湯
池繫深不繫廣且存者廬沒者塚忍兩捐棄之遂
濬濠廣十二丈深加半以報而大中丞遣閱河者
來謂不如格遂中白簡去先生去而自喜得解免
于世網遂其初心也于上食高堂俯弄孫雛焚香
讀書陶然詩酒或澆花栽竹或對客雅歌乃至策
杖泛艇尋山水于武林姑蘇間已長子成進士爲
名御史兩孫同登壬子榜乃長孫再成進士公入
課諸兒孫書出爲登覽逍遙泉石者迄八十有三
年而定心廣志無恒以化蓋至是知公保全窮垙
枯骨者其澤遠矣余嘗想國初尊顯武功爵所與

平定天下敵戰之臣大乃徹侯次亦授世官長與
孫於其食邑以故醇明之徹致詩書修行誼爲天
下之志憂社稷之事如近世底定遼俞聆江蘄鹿
國諸公出則提兵講武爲大將軍處則濡漢惆恂
若不勝衣爲名儒通人者異代龍起蓋其皆有家
章學問不專以三寸管獵榮華而階世世澤起家
戎行間力能達其志才能盡其用迨其功欽身藏
則行高于古人而語妙乎天下然後知
高皇帝之培植世臣蓄積者厚也公之學道似處

圉能任天下事如定遠其落落不肯合當世如研
江而皆有文章名氣蓋一世而不為弄三寸管者
所下至其恬修樂道抽身遠引澤隆于奕葉而享
厚于大年則又非三公之比然世臣喬木社稷與
共以公才兼文武而穀子翼孫使國家並得文武
之用則公所以報
高皇帝涵澤者寧有量也余以舊諸生為史官宜
撰次之以碑于道左銘曰
夾龍以飛爰大其世食海之隅昌而孫子武功

既秩儒德斯典詎惟敦悅亦載廉貞於赫我公
騰驤雲路隨何之文絳灌之武動如游刃疾若
發機蔵英雄畧讀聖賢書誰其守官條既厥事
誰其守道而全厥志浮雲曠然吾好吾從魯人
之與楚人之弓得全于天用報
天子忠貞世篤壽豈樂只我儀圖公竊比老彭
公阡鬱鬱槐陰滿庭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崇軒李公傳　代書老師

公名長春字元甫其先楚人勝國末避亂居蜀之
富順當　裕陵　茂陵間尚書公本以史官預修
一統志　英廟實錄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史稱其
人慷慨不為詭行為文平實類其人傳五世而有
崇軒公蓋兩尚書云而尚書再世三世皆以進士
官通顯于公為祖父故富順之李氏貴盛聞天下
公年二十以隆慶戊辰二甲進士第一人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莊皇帝實錄纂修官進修
撰又會修　肅皇帝實錄進侍講以右春坊右中

允充經筵講官由左春坊左庶子進國子監祭酒
尋乞改南京工部侍郎再改南京禮部侍郎再改
禮部侍郎充　日講官滿三載考　賜贈廕尋晉
尚書視事二年十四疏乞骸骨不許又五疏請展
墓得　旨暫馳驛歸歸家十五年而卒　天子震
悼加贈廕　賜祭葬如例當隆慶初文教闡傳一
時魁奇湛博之士獨戊辰館職為盛而皆肖推公
其廷對策華亭徐文貞公几為今之賈誼而公之
慷慨有大節毎立朝量事所繇昌言獨往又善納

約持大體不務口舌以激人主而忠悃藹然當世
務徑直者多疑之而公性靜退于名位澹如也江
陵相奪情議起言事者相踵杖于庭公與同館入
太史抗疏力爭疏入大璫格弗奏而衆翻服詞林
持議之正于是公亦尋奉母夫人還會持服家居
而以甲申擢右諭德侍經筵講當是時　天子方
斯夕御講席進儒臣說詩書大義而公一日稱引
蓼莪章以進反覆懇惻發于中心　上意慨然而
太宰楊公聽之泣下旣遷祭酒貞教考度以身先

之而六館文物翕然及公爲禮部侍郎補日講官
也是時　天子修玄默御講寖稀公乃日採古帝
王懿蹟爲箴以獻而又獨疏以請大畧言聖學期
于日新格沃貴在朝夕　祖宗之制經筵寒暑可
輟而日講終歲靡停迋以經筵體嚴不若日講情
洽也今咫尺之牘不能宣數陳日隔之疎不能効
感格今勅講諸臣冒名而鮮實臣竊懼焉疏入報
聞而　上故雅重公三載滿會尚書缺則又各舉
臣進公尚書矣公旣視事力以國本爲任顧獨深

念倫序分明　聖意原無他嚮特以名號未定之
故廷臣過計漸成危激而　上故愼鬱其事不欲
令言者借以爲功此殆不可以口舌効且處人主
父子之間政宜委婉薰徹令恩慈歸于人主而天
性無纖芥可疑之端任事變君道固如是先是公
爲侍郎時具疏請下　詔示冊立之期以清人聽
慮其大指本此而　上業許春初舉行及是公屢
疏陳懇皆酌緩急而斟其平意主婉諷以感動天
性冀以不爭之爭光昭　聖德而一時號讜直者

皆以公爲異多而直少矣公獨自信以爲當然公
視事持大體不苛而顧覆覈井井轉嚴重今甲先
是諸藩王請封請婚皆關通中貴私屬市公曰是
奚以秩宗爲絕不許而中貴人無敢以私請至其
所條奏學校文體風俗禨祥皆有本末條理著爲
令也公之去也則以失太宰歡而言者藉口則在
建儲一事先是公以簡介寡交接太宰欲交公謝
弗與會壬辰廷論相太宰遂引曩者建儲婉異不
切直及他貢舉事積公而言者遂拾蜚語逮公法

公浩然曰語云好莛必敝爵多乃亂夫我今乃可已矣遂力請歸既屢報不允則又乞假展墓五上迺得請給馳驛賜綵幣路費且趣期滿還　朝公遯志已決矣顧感　上眷厚又重爲國本計慮思以去國餘忠感動之遂申前請疏畧曰臣本無才可表無智可用落落穆穆臣忠甚孤　陛下聖明信任不諼三至而又賜假給驛恩並魚水臣惟明主寵臣用言爲大臣行其志榮于爵秩惟　皇上念大本不可久虛大信不可久爽乘此春和光舉

盛典恩出于慈父誰敢以口舌徼功權援于人主誰敢以臣下與力臣即不獲與諏日具議之盛田野有餘快焉蓋公之不忘震器也如此公既歸謝絶賓客交際訓子弟郵窮乏時時葛巾徉來山水間視人世榮謝如閒雲過影而間及國家事則憂時感慨不覺亹亹口不言短長月旦而或聞朝廷進人材與政事敎化當耶則喜浮面稍不當覺頟若負痛疚公亦可謂大臣在野憂勞其君者矣公去國五年而　天子下詔備禮儀冊立長子爲皇太子命儒臣開閣日勸　東宮講由是　聖意明白而人心以安當是時臺使者五擧公人材宜備冏轄吏部署上請者一海內望公旦夕相天下而公竟病肺不起年六十有三老成之大用未竟識者悲之公事兩淑人孝待孤弟友爲人直率坦夷慎取予好讀書老而不倦其他具狀中不能述者尚多也公以文章顯朝廷其著述進講錄南宮奏稿傳于世玉華洞遊遂游諸稿藏于家贊曰老成人之用心也難言哉凡愛君者必激于事求濟

國者兼斬有其名是以意不能獨伸而勢亦不能兩得其掣肘終在人國耳李先生當議建儲時聊以其憤發江陵者慷慨廷諍于先生何難顧獨委蛇其說意誠有獨至也及延名宦位當其豫而先生受辱名去乃竟怡焉以自老夫先生之志固已酬矣成事之効後世寧謂口舌能動人主哉余覩史冢每攷當代之事若愛君濟國吾于李先生至歎焉

郁孝廉先生傳

郁孝廉先生者桜之華亭人也名伯純字履臣少
受學于陸宗伯平泉先生先生嘗語門人曰郁才
而孝廉是真孝廉巳孝廉沒而採風者亦以是語
表其廬也嗟乎人不珍自名而珍于人所名故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居其位而能享其實以
有其名者蓋亦世所難也巳孝廉之先世積行仕
義于鄉里里呼善行者爲佛子故至今人稱郁佛
子有孫永嘉守山者以廉恪能其官嘗持議勿致
民廬舍忤時相意守殁于郡而弗能歛也郡之人

家而歸之守子韋卿謝弗納也孝廉獨直卿之俠
子爲人端愨沉寂以古人自期性至寧靜寡言簡嗇
學其于激清獨行雖家淨蓋天性也嘗歎曰惟恐
之門不棄猾而世俗趨薄飽蕉枯槁老嘗慕瞻會
不應不爾可言東京至范業反出阮于風謝太下
哉又嘗語人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猶是也
先定其草藁而後興焉茂不工矣孝廉自莫屑也
郊舉于鄉凡十七年其被濯行名猶以爲書生草
創時也而竟弗及與焉可歎也孝廉愛敬父母而

務其大先意所嚮調停導迎其情于富姓也事外
寡母如其父母蓋三十年敬弗渝也而孝廉妻巳
先孝廉歿十八年故人皆以孝廉爲義孝廉終身
不更娶坐一室古文圖書千卷而巳日哦其中夜
坐徹旦不寐也咀經探竆力殫于學食稱藿弗厭
也其與人交視淵淵泚泚者去若浼郡邑之庭歲
一再報謁刺不先不謁也孝廉蓋所謂激清獨行
者而或者疑其苦孝廉曰吾致自甘之大凡苦者
局踏經縛之名而甘之反也謝芬而約與脫羈而

自與夫其去彼而取此也等苦爾夫人生稟然而
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德義
理以檢性也而又裘足於蔽形蔬足于果腹是求
世之極樂而我生之所甘矣聞者愧而服其言孝
廉有師爲老書生以困厄書生故奇孝廉即成名
未嘗詞色假孝廉事益謹師歿力爲紀後事扶佐
其孫子有成學有聞業于孝廉者孝廉指授諄切
文章俱有法度又時時引古誼懇勉務期莪滌爲
古人以故孝廉素寡交鄉令孝廉爲無厓之貌取

孳流輩聊誘良矜愚以鮫蛟命乎其爽戾則絕管耳稍或蔑砭不當意化規為瑱三畢之矛起千喉否即孝廉何能自解故世不須孝廉之善論而頌其能擇交張甄其一也孝廉歿而陳宗伯先生久十餘婆娑欷歔每對客言及則老人無涕而悲動類尚見若謂先生久閱禁謝來有感懷若是者夫後彥陵與老庆永歎中流之懼豈私一孝廉也孝廉別號鳳谷子張子為作哀鳳之吟曰鳳之生兮高岡一悲兮失其凰鎩羽兮雞棲中途兮徬徨鳳

之翔兮千仞翩翩兮復冥冥驚寤兮欲下高飛兮羽毛謝鳳無侶兮無雛音離離兮誰與和嗟十去兮音斷絕傷寸衷兮吾心折鳳谷子竟無子遺命子其弟之子其詩文有得於人者張子將訪而編之曰孝廉集也

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郁穫臣貌不及中人言恂恂不出口名擊不踰鄉國父老至今猶能數述郁孝廉者流涕如前豈幸有身後名耶身後名亦何足重孝廉也夫不為孝廉重而竟以歸孝廉者何哉此余傳之所以作也

太醫錢完初傳

錢完初先生者杭之有道人也隱于醫不奔以醫名然其藝術高名重京師公卿間　神宗皇帝聞而召試之補太醫令供奉聖濟殿一時名醫以方伎近　上左右者皆溫克遜讓獲位宮保而先生睨自高其術骯髒不肯下諸索地貴人遂出直乾清坤寧二宮未幾竟罷去既罷益捐破宦格時與

京師諸公卿游游輙稱布衣交又任俠使氣落落穆穆嘗數息謂朝士大夫重文法而輕性命安得有折腰廬扁能齎需提藥囊趨王公大人門耶然公卿朝退輙枉車騎過錢先生門先生為指示禁方如書諸掌如某症某方出某冊子第幾卷第幾板以意增減殊有妙理旁及養生修煉之事問者意滿而去至其送迎未嘗踰諸戶也先生藥人病當救生呼吸之際衆醫束手愕眂輙徇斷曰是倖法治當活如其言活矣江右張相公搆疾且殆

神祖敕遣院醫珍視莫敢下藥躬迎先生至一劑立起相國呼爲聖醫晝移 上賜御庖珍饌送以歸蓋其持論有曰古人因病立方如鎖啓鑰若不明症候强病從方是爲嘗試人生亦殺人實多以故遇危症有確見能活人如此其留京師素與溫陵福唐二相國善福唐初拜相賀者塡門先生懷一刺稱名如平交稱表款段走賀門者駭之先生弗覺也溫陵爲大宗伯先生故其屬吏而相見岸然上坐不少遜或怪之先生曰宗伯公重性命耶

重官爵耶聞者詫其放而迂焉其仗義疎財急人于難立致千金而立散之雖喬橐歸里中弗悔也當萬曆庚辛間京師議論玄黃競起先生雖出入笑傲自如而縝密養晦超然評論之外脫歸仍隱衆省山中徜徉湖山然七十老矣而益不喜人聞醫間乘其出游隨杖履請方則口答手判如流多所全活里中以爲神先生曰非吾能也吾于此到老不會耳子標鴞中辛酉浙江鄉試受業于余故爲之傳史氏張某曰秣陵焦太史有言吾與錢先生言語語從書中來可謂大儒吾則知之[illegible][illegible]當日不喜言醫而世稱爲錢御醫究竟先生非醫也儒也東方之傲有其神原嘗之施有其俠黃叔度之癖有其知陶隱居之遯有其達斡則先生託而隱焉者也故先生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焦史君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志畧
大學士水簾滿公志畧
述
袁經畧先生成事述 有序
先伯水部公述
梅花醉氏述
先太史公述
兩弟志
先太孺人述

墓誌銘
贈資善大夫馬公墓誌銘 代葉閣師
儼菴林公墓誌銘
瀛海耿公墓誌銘
潁陽孫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彭公暨配全堂人合葬墓誌
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太僕李公層峯墓誌銘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代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滏川李公墓誌銘
贈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誄
杜太公誄 并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華亭張鼐世調著

大學士水簾潘公志畧

本朝先輩相業推重我詞臣居多然近代最光顯
者則有徐華亭之學術輔世高新鄭之獨立不回
張江陵之志身濟國其他率以惇大靜重爲矩公
稱名實足矣乃其歷清華倫顯問榮名終始垂數
十年此生平良有所守足以信　人主而孚廟朝
未可以世俗功名之見論也大學士新昌潘公繇

嘉靖辛丑及第第二人授史職越十餘年而進侍
讀又二年而晋南國子祭酒又七年服闋而補國
子祭酒又三年而晋禮部吏部左右侍郎翰林學
士掌院事此皆當徐華亭公執政時未幾高新
鄭相當隆慶間公以賜假還起南京禮部尚書再
踰年改禮部尚書越年餘而公遂給驛歸也是時
新鄭去而江陵相越六年戊寅而還公纂修會典
總裁入年庚辰乞歸十年壬午江陵病篤公入閣
高召起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乃竟以江陵薦爲

論者所囬而至今無能爲公一白其故者嗟乎事
有幸不幸非各隨其時哉當華亭柄國時　肅皇
總攬精別親近儒臣學士大夫皆克自振於官方
而華亭休休用賢絲綸重素儒講幄延致薦先生
以雍容濡頌翱翔其間潤帝制而典啟沃宜也新
鄭頗力于自任而末路稍喜訶輒異其門人故吏
又爲引繩批根意先生必受其推挽乃中立不阿
飄然而去此固其先幾也江陵鋭功名核聲實闢
具眼而叙人才程寔用而簡岡謁以爲我綜覈既

具得一醇靜者守而勿失行老可久於是先生再
起且入相而竟不得展素志以潰此則先生遭際
使然未可遂以爲前事恭而末路況也公忤于新
鄭以不與新鄭同而其薦于江陵也則不獨江陵
知公而公實能知江陵大丈夫知己感求即彼此
不能相告語豈一時利鈍衆口是非能定哉當華
亭罷相新鄭欲以　遺詔侮用方士之說傾之而
公在禮部救之力及　周藩請絕府恭自廣新鄭
主之而公持不肯下謂府祿未給不下六十餘萬

必欲如請則以此抵代乃可新鄭不悅而其門人
爲給事中者遂論公度不勝則又嗾其黨論公而
公遂去公去而新鄭快江陵惜也公貌靜重樂易
而志存幹濟江陵在舘下素稱知心江陵以天下
爲任而才力足以有爲公又實心器重之故兩公
最交懽公屢去而江陵惜之不置江陵再没而遺
疏舉公自代大都利濟國家没齒無他腸若曰植
其私黨圖身後窟豈江陵赤心熱腸不避恩怨本
指哉故公之生平不必白第白江陵所以爲公者

可也公家居常與其諸季道江陵事嘆息曰江陵
肉未寒而人遂去枯而集菀也世寧復有江陵哉
先朝開三大衆千古恨之江陵相而四夷稱貢外
戚歛迹中官大璫率奉職而不濫竿政事三衆之
不開在　主少國疑時此雖　一人有慶而轉移
默奪江陵妙用爲多夫大冒山爲洞賊所據其地
逆亘南贛汀漳四郡羅旁爲猺蠻所據其地周廻
約一千有餘里此皆在中國内負固擁坳古來防
禦不暇　皇帝以幼冲御極取而郡縣之倘非閣

臣贊畫廟謨力主必取總督大帥而下能效其力
而貪攘其地哉夫任情越分小疵也啓土拓疆大
績也嗟乎千秋而後必有能知江陵者余考大冒
山羅旁事俱在　神考萬曆初年高文襄邊畧亦
載與殷總督士儋書開指方畧而當日如俺荅之
貢羅旁之平皆江陵在政府時高文襄亦借其否
畫無異同總之新鄭江陵前慕用之誠後相盭之
戾也其功皆可不朽公既不合新鄭其推服江陵
固宜而其論江陵亦甚當於今朝士大夫亦漸悟

江陵功且有爲之訟而請䘏者矣倘故謂公述事
不必白白江陵而可也且公生平自有本末豈藉
出入禁庭垂四十年　天子不加譴廷臣不加非
一朝因故相之薦而遂指爲植黨没盡其凡品藏
況乎故相之志行如古晁錯之流爲劉而不爲晁
者其所稱許人又可知也倘居詞林後進孫敢深
譚先輩事獨謂近代如徐如高如張三先生皆賢
相而公有合有不合然不合者固以見公之高亢
而合者且以見公之苦心假令并此名而忌且畏

之是我詞臣中必無聲氣之應求人人居静默而
可嗟乎相道何時而共濟哉甭之伯父水部烈公
乙卯典南闈所取第二人也而公孫别駕君志省
憹慨有膽志與甭善遂于秦學士誌外更志而論
之

袁經畧先生死事述有序

今
天子改元二載詔問遼西失事狀誅責逃帥自經
撫大臣以下皆置于理於時臺臣有追訟前

經畧袁公應泰死遼陽難者乃
詔下議䘏久之袁公子孝廉楷從關中來伏
闕上其父臨難遺疏并白死事狀
天子憫焉下部議予贈廕祭葬并賜謚如故典於
是舉朝仰
上意特滋異封疆殉難之臣以激厲忠節云先是
袁公之殉遼陽也時監軍何廷魁沉妻女于
井而自縊死監軍崔儒秀下城與徐都司痛
飲對泣而縊死逃按御史張銓還坐署中罵
賊不屈而死事聞皆有䘏卹而衆議獨以袁
公城陷為死不償責又望風逃者藉口公收
降夷為禍始流言播京師冀以自寛其罪責
而没公之精忠大節嗟乎遼之潰豈繄朝夕
故哉當甭經畧解任時疏公自代而以死屬
公久矣公受其難而任其勞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之所安也夫懸千鈞于一縷而咎引者
之袁其千鈞嘗試其人于虎狼之穴而反咲
其受食之為愚天下豈復有人心哉徐州人

陳生應階者慷慨節俠人也從先生久實於
遼幕城垂陷先生命甲士衛之出其所記圍
城事皆按日而書事足傳信其辨降夷一事
甚詳當西虜歲冬食盡逃人奴寨者奴輒撫
為前鋒袁公恐奴勢且益張遂合衆議招納
降夷三千人給飲食典官兵雜屯瀋陽而諸
道將紛紛議起然二月間奴以千騎從三岔
兒進瀋陽賀世賢尤世功用降夷居前擊敗
之斬級四十有奇而降夷陷于陣者二十有

一人及瀋陽之陷監軍道委罪降夷也縛而
誅加誅爲經畧集衆于都司堂解其縛視其
背多重創乃罵縛者令歸其營而即命將統
往河西以釋衆疑比奴臨城而城無一降夷
也事權之不一號令之不行人心之不固孤
忠獨力而欲作死闘之孤注其陷遼固宜而
身亦殉之其事本末洞于皎日而與降夷何
與夫偷生之惡其獨死也害成者之解免于
僨事而務文致之也旁觀之奸爲傳聲而不

成人之美也天下事大槩如此矣吁嗟乎袁
公余乃次第陳生之日記而作袁先生死事
述

泰昌元年庚申秋八月以永平兵備按察使袁先
生應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月晉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經畧遼東軍務是時舊經
畧熊廷弼以人言來去而道將多異備持兩端遼
陽人心不固久矣袁先生甫蒞任則疏于朝曰臣
病則醫于遼死則葬于遼覽者悲其志而危之明
年天啓改元二月十三日奴賊犯奉集堡監軍道
高出與叅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滅虜炮擊之尋
遁去三月十三日乙卯奴賊攻瀋陽監軍道高出
屯黃山不進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之賊永芳
遣二夷持書來招降賀帥斬二夷牌上火其書持
鐵簡獨當南門外撲殺奴甚衆力罷退入南門賊
從之城遂破世功死賊下賀帥從西門遁走先是
三日經畧得偵報分布各將犄角應援而大將姜
弼朱萬良軍渾河外俱不戰獨川土兵將周世祿

等力戰兵半濟河敗賊白標又敗其黃標最後紫
標賊圍川土兵三大將退走不救賊盡殲焉而瀋
陽遂危十五日丁巳敗報至遼陽經畧急催各路
兵守遼時賀帥屯立木山當華夷之界衆議以賀
降爲恐經畧手書自咎調度無方非戰之罪招至
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城疑爲西虜遂舉烽
賀帥駭而遁去第使人來云願得當以報也自彼
遼城陷而世賢無所歸遂爲其衆所殺當經畧之
收降夷也飼司傳國出揭爭之力遂袒左而是時

賊將至戰守事急經畧檄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
并預支四月而人賚
皇賞二金其虎旅軍則加月餉六錢以勵士氣餉
司以瀋陽逃死各半爲辭稱賞未與而賊巳至十
七日巳未經畧會各道將于署中議遣偵奴狀監
軍高出對以昨偵得奴所殺傷盡人頭目以紅白
綾裹尸去計旦夕且退語未脫口而賊渡渾河矣
十八日庚申賊將至經畧同按道與遼陽士民等
議戰守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

戰至日暮經畧乃單容佩劍從東門出引大兵渡
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
樓而各道有持令箭撤回所伏兵者于是賊徑渡
太子河經畧益難爲計矣十九日辛酉賊至經畧
捧
尚方劍趣諸將以下驍雄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
南門出大戰教場軍士奮勇先登斬賊可萬餘奏
凱從西門入是時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經畧將斬
之萬良乞貰罪自効寧死于敵遂深入敵陣而沒

是夜經畧宿軍中二十日壬戌昧爽傳令城中散
米晨炊給戰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
賊突犯其前經畧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
梃撲退扃城門如故訛傳賊巳入城監軍高出牛
維曜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從西北隅援
關泄水官兵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
賊不能立乃解當是時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時
掠輜重粮食爲久駐困城計而以騎攻東門經畧
趣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攻小西門列挨牌河

西岸綁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埒
我兵力而縱游兵掠人門板桃林貲欲併橋夜渡
城下經畧抽別隊兵增守西樓備之是時日已晡
監軍巳去城上而大將各離其伍矣會砲久燃所
藥發城上兵士中火驚且亂然城門閉而賊亦不
敢登城蓋至二十一日癸亥昧爽而城陷也當經
畧夜禦賊于城東樓各官兵逃去且盡隻身提劍
巡城上達曙力憊矣乃灌洗呼茶徐飲巳命撤圍
屏叠以破甲并填火藥而身佩劍印縊于其間臨

無從客草遺疏數行及作書別其老親命繕寫數本分給諸僕令得逃歸者上于朝而告于其親疏曰臣受命赴遼之日見人心不固逆知遼事不可爲是以有葬遼之疏今奴賊攻遼十九日殺賊頗衆二十日固守二十一日力竭而死伏乞
聖明收拾人心爲恢復計臣臨死棄流不知所云其告親書曰男不孝不能長侍老父罪也然念吾家世受國恩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願老父順養天和以終天年且貽督撫書屬之代奏而望其

固守廣寧山海爲後圖遂西向叩頭而縊時同經畧縊者內侄姚居秀遣之不去竟死僕人唐世名痛哭不肯去取火焚樓而死嗟乎死難言哉先是熊公之爲經畧也一切軍需取給關內而袁公時爲永平轉輸接濟無餘力熊公以爲急公忘私無如袁公者而薦之自代然經畧以真實濟國以寬大豫衆而成不勝其德權不配其位自司道驟秉節鉞其曉昔受轄者遽與齊肩而于寮偶中又暴起居其上以故相濟少而書成多且其所與共死

生者皆二三其德之人無死氣而有生心虛殘破之餘爐當方張之强賊觀熊公之守遼抑又難矣熊公不免衆口而迄不成其撻伐之功公又安能調停其事而共圖戰勝却敵之事哉嗟乎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陳生又爲予泣云經畧之于道將多掣肘也則又以吳天真事云吳天真者遼之妖人也倡邪教叛于巖岫初發兵遣恭將麻承宣責璽往却敗續以大兵臨之遂就縛天真仍播妖言于獄曰此數日災耳不久救且至經畧懼其搖人

心遂梟示之而各道將欲獻俘奏功不得也遂恨經畧而事穿多與之左卒至于破遼而不救嗟乎恐言哉恐言哉昔張中丞之守睢陽也有許遠以主將爲之下而雷萬春南霽雲輩戮力齊心堅于鐵石至于殺愛妾享士卒而人知必死無叛志夫其忠義多而人心固猶不免城陷而身死何至今日而求倫于袁公然韓退之傳補張中丞也信其幕下皐甫嵩之言點綴當日親見事至今中丞節凛凛陳生出萬死一生而筆袁公大節以告余余

不爲公傳誰復傳之者至其令河內鑿山引沁水
灌田數十萬頃及備兵徐州上饑民圖借司農錢
全活齊魯饑民數十萬其來永平自策應遼陽并
修築邊墻用人庀材皆有條理則且載條議記事
中今特著其死事大節如此陳生歸而祭公乎其
鄉雲㠉山之巔其文曰先生之清獨清也先生之
忠孤忠也先生之仁與三仁一仁也先生清矣饑
骨可捐灰燼俱蕩而使與逃死之奸稛載睛度者
共講投醪左矣先生忠矣老親不顧寬腸空砕而

求與倫生之華佳冶預遣者同會援桴悖矣先生
仁矣從容決戰甘死如飴而望與揮涕忍死首鼠
拖寬之流共酬殉難遠矣雖先生任事毋讓耐謗
不辨功寧推人過則歸己而幽憂悲鬱獨罹此慭
海內有心人能無私傷而共悼乎先生得死所矣
不爲先生慟
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養士之報薄忠臣義士之氣
短先生不死不足以激天下慷慨之義先生死而
一激也然後
聖明赫怒誅問先逃破格用人重貲賞士以憤發
中興安攘之烈誰謂先生輕一死哉其文激烈有
生氣并載之

先伯水部公述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幼絕穎敏曾大父奉訓公愛
之教之學讀書好博綜玄覽有大志常預擬作狀
元詩有書傳吳下三千里梅占呈州第一枝之句
初號筱鶴以鶴灘錢殿元自許鄉先進吳石湖作
詩規之遂改號青原水部公爲舉業宏博組織叢

旁通古文詞詩歌少年爾諸生人莫能知獨與董
宗伯傳策陳編修懿德蔡司馬汝賢衛文學之蕃
交生平驩四公者皆雅推水部公然水部公性剛
介耻依人樹立每酒間感慨憤發輒放歌或雜嫚
駡生客稍稍避避衛四公雖富辭駡終日不肯若
比酒解輒又遜謝酒狂四公亦不爲怪其相信如
此水部雖爲諸生然立身負奇節志侔古人嘗爲
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
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

貧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堂
子水部讀書攻苦或日晡未得食或終日竟不食
乃誦讀怡然不輟以故先世遺書無不徧讀精專
好古淵博宏廓冀大施用於時乙酉試南都中第
二人巳未試禮部中第四人蓋兩魁其經爲尚書
領袖云及入　廷對則發明君逆臣勞之旨體國
報君之義言頗激切當事者以其卷進竟抑置二
甲第六補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奉　詔督徂徠泉
源當是時水部公氣節自負慷慨譚論當世事巳

稍露其稜角而徐文貞寔次分宜爲相水部及觀
察公於文貞夫人爲從子兩登第仕於朝文貞方
虞親黨貴感生分宜心而水部公同觀察一日謁
文貞於朝房文貞留之飲酒間輙指摘時政侃直
無諱忌又感憤發洩不能休文貞亟呼飲罷酒蓋
水部志在掊擊分宜奸而文貞滋懼雅意不欲令
居禁近地矣然文貞故心　器重之水部公旣以
宏博自奮思一寵金匱石室以發紓其志氣而會
是年罷館職弗試乃遂選尚書郎雅非其志而益

自發憤視棄一官如敝屣矣然水部居官苦節砥
礪思根株積弊釐修實事以稱上任使甫受事一
月即出相度南旺諸泉源處南旺所部故有七十
二泉泉有官有夫有甲長願泉老與諸左右吏胥
爲奸利上下相蒙隱部使者但以體貌自尊重不
復歷山谷巡視諸泉堤諸泉存者裁通流水其廢
者數十年泥沙沉淤不經開導即縣官有巡堤使
者名輙聽泉夫泉老糜廩餼不復以疏鑿流通爲
職事水部公策馬巡堤如龍鬬泉漯當山泉水涓

涓僅可通則督其主者濬之其龍魚泉中有泉五
十餘去汶水數里壅塞巳久漸爲平沙公怒罷其
泉官不職者擬草疏條其事冝於朝至馬房一泉
容通衡魚橋汶水輙之公詢其廢狀慨然曰是蓄
利也旣可廢將舊廢竟不可興耶督來夫開之十
日而泉流通乃作詩紀之石其末句云督夫開泉
泉即通乃知功在須臾中願言後來繼今者任事
皆與余心同蓋公之能勤其事以告後之人也如
此公居官惟蔬粥給朝夕兆魚薪津口之輸歲以

干計類皆領於巡泉者公恬弗染也其往來關津
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糜費片楮吏民
畏而懷之纔七月而疾作卒於官輿卒之日幾無
以爲殮向所草疏條巡泉事宜者尚留篋中覧者
悲其志云水部自少爲諸生時即以忠君孝親自
矢贊伯夷諸葛武侯徐仲車文宋瑞以見志有曰
弗變惟義弗死惟仁又曰匪孝忍子非忠曷臣當
嘉靖壬子居母喪太息時事作罵雨歌乙卯冬入
計借楊忠愍公以論權相死西市公悲而吊之作

剛柔正氣歌其立朝卓犖侃侃思有樹立益平日
所蓄積也而竟不展其志以殁徐文貞公聞其殁
而嘆曰惜哉此古所謂剛者假未有人陶鑄之耳
水部性至孝母孺人早没終身哀慕形於詩歌先
大父處士公作鰥居十詠命公題其後公叙述詳
婉詞旨酸切先大父泫然不能讀嚴事姊友愛弟
妹輙撫而泣追念母李孺人也公生於嘉靖庚寅
卒於庚申年纔三十有一故同年范太僕作詩哀
之曰未及顏回夭方過李賀年天付其材畀其志

而催折不竟其用然其志氣俶儻科名振拔則至
今宗老道青原遺事洵可壽不朽訓子孫者也公
所著有殷遺録皇明億萬載紀録及巡泉詩稿尚
存配朱孺人食貧守制年七十餘終學使者以節
孝旌之子一冉女一適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陸
彥楨外孫景明舉南幾癸卯鄉試景皐以廕入國
子能經紀毋氏之家冉剛直有父風而落魄訶生
間耽詩嗜酒以貧死别有梅花醉民述然無子從
子飛乃奉水部公祀

梅花醉民述

梅花醉民者余家長公世候冉也別號梅菴所居
隣隙地植梅花數本穴其室題曰招梅而日吟詩
其中又性嗜酒飲輙大醉卒之日手書謝親戚賓
客而自署曰梅花醉民故以醉民傳也長公幼絕
穎悟讀書能文章二十補衛諸生爲諸生者十八
年竟謝去又二年乃復憤發試里社補邑諸生人
皆以爲奇然長公故匏瓜一弟子員意弗屑也長
公少故工舉子業已學詩即工詩學書法又輙工

行草大字乃舉子業竅弗復治矣以故爲諸生極
大困嘗曰人生高視闊步酣放自適耳夫仰面看
屋梁者書傳千秋萬歲者古人弗樂也又安能白
首樊中呻其佔俾效能言之鳥乎長公幼孤父水
部官薄矣母孺人細靡錢糾以售襄飧無嘗飽乃
性落落不喜會計生產或故舊賙給數十金盡付
奴子手恣其出入即立盡置不問而大約半畀之
酒人至困厄無擔石竈竟日不煬者無帷蓋寒無
襦引酒怡然嘯歌不輟也時親黨皆憂其貧難療

乃長公自謂貧故不須療耳長公凡三娶其再娶
王故善織嗇操持嘗從容進曰君即無妨豪飲第
少裁它食指冗者我能雞一奴一婢力作以奉母
孺人菽水且佐君讀也長公曰咄兒婦之言而欲
我捫一錢輒汗下不肯出袖乎夫安在衡量緇黃
菽菽仳仳遂作守錢虜哉三婦皆先喪而竟無子
或諷以子嗣者笑曰趙泉欲死葬陶家側令百年
後作酒器由此言之黄土吾曾玄矣夫安用子當
是時長公終日不廢吟亦不輟飲竟年六十一而

以貧死也然長公性孝友篤於人倫爲人剛直能
持大節即力貧不肯纖趣媚事人其與人交洞開
胸臆酒中不快意輒肆口嫚罵稍解則又懽如平
生都無所校其於包藏狙伺之事非特耻不爲往
往嫉之如仇以故宗黨皆樂而就之人以爲詩則
孟郊書則米顛酒則劉伯倫貧則黔婁償爲酒狂
似蓋次公而方直不欺則又人倫中蘊柜公康彭
祖之流然終不若自署梅花醉民一言差近真乎
長公死而家四壁無長物獨出其詩歌數卷授其

甥陸九之生而瞻沒而飲且葬皆甥力也
弟黎曰昔衛端木叔病無藥石之儲貪滑笑其狂
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何則道有所極固未
可以物理論也令長公學對偶聲律以一侔世俗
積黄金滿籯長子孫以自累其又安能脫屣身世
自標酒德脩然長嘯而往哉長公少先太史四歲
讀書同臥起先太史愛重之然先太史引繩墨禀
禀而長公頹然自放夫非道各有極者耶

先太史公述

勞哉太史公沒而年纔六十有四也其學術不試
於時然其生平志行則已見褒于
天子之寵言是可述也先是孤孫甲辰試補館數
會
上覃東朝恩詔館職既實授例得以其秩榮其父
母于是庚戌授史官遂錫初命晉太史公加史官
秩制詞有清德自知之褒太史公跪讀感泣曰嗟
乎臣之先人修怙素之業郎臣之兄仕通顯無敢
易節焉草莽臣孤貧力學四十年守此硜硜者無

貽先人羞乃德音實寵嘉之草莽臣死且不朽敬
以扁之堂中孫孫是以述太史之清德而存其大
也太史公爲處士中山公第三子以舉訓大先舍
齋公爲大父以散官東河公爲曾大父而孝廉聯
芳乃其高祖封右都御史贈尚書貞孝先生則第
二派所從出之祖也自貞孝先生至太史公凡六
世而上世詳貞孝志中不具載太史公生于世家
然彌月而喪母李孺人依保母而居父中山公家
中落甚孫孤苦矣然幼年即嶄嶄露穎慧不肯逐

孥見嬉曾大父奉訓公特憐愛之手書不自暴太
訓之學稍長負大志讀伯氏水部遺書輒以古人
自勉每燈火誦讀達曙不休當是時李工部南涓
先生見太史公勤學嘆曰此吾姊孔下兒乃其志
一日千里日指錢布佐其讀太史公作書謝弗受
日見父墮粥度可朝夕也會里社試童子南涓先
生欲上其名郡邑太史公又固謝南涓先生更器
重之蓋是時太史公方髫年其志氣不肯依藉人
如此年十七補華亭諸生試輒居高等爲文章絕

制合度而淳於義理又神氣清朗無塵俗韻縱志
習聲光籍籍起庠序間邑補增廣生六試南都竟
弗第然太史公習舉子業者難寒暑疲弛討定緜
難刻畫雖沐且飯不皇也太史公治尚書家言最
起必課二三題經年積篋中文數千篇矣其
課孤孫也亦然以故郡中尚書家推太史公而孫
孫自此遂以家學顯蓋五十年於茲詩書沉酣集
壘鐵志食倦忘寐寒暑忘裘葛所嗣翻書樂而安
之者其不售于時命也太史公性狷介居家惟恭

節嗇不爲酒食靡費及華綺炫耀之事布袍蔬食裁足飽煖間不至大困而吾毋太孺人亦荆布操作不耻言貧終日閉門課讀且織家人欣欣有自得之色雖觴酒豆肉不輕受惠于人先是太史公年二十而贅于太孺人家也外父陳翁好施善費家亦旋落居二年太孺人奩妝如洗疇而大父亦以貧故不能析一箸太史公拮据自力支朝夕薪水焉而又時時餉滫瀡上大父食大父更傳念之謂世人憐愛少子何獨令此乳下兒獨自茹荼苦

也然太史公竟力貧終身全其苦節迺太史公中年喪太孺人孤衾獨枕幾四十年當太孺人沒時孫年十七未授室兩女纔八九歲兩兒則在襁褓中伶俜無依倍酸楚也太史公與孫共臥起坐讀輒丙夜東方未曙則又披衣起稍分檄炙唳兩女兩兒視其寒煖替代太孺人毋者十五年櫛沐不時衣裳破碎無補紉於其身不蓄一婢也太史公教三子爲文章貧不能行經師修手畫口授皆盡其法度孫旣登第而儁亦補邑弟子然其居常讀書爲文章雖晚年益不倦人以爲有書癖太史公敬慕伯氏水部公酒酣輒吟誦其詩歌謂其博學負氣節可爲子孫訓而嚴事姊富家姑益富家姑年八十餘志益節行有古烈女風與水部公及太史同母李孺人出方正潔白亦相似故同氣愛重如此太史公落落與人交不爲寒暄態而獨善郡孝廉先生履臣履臣爲富家姑贅婿太史公樂其廉介故坐淳輒竟日莫逆然履臣高太史公文行輒欲一推轂于郡邑太史公峻顏色拒之謂毋

溷淳吾生平也太史公旣受　誥加封秩纔一御冠帶報謝郡邑大夫諸薦紳自後閉戶不肯見賓客徒步往來里閈間一二老蒼頭短衣楚楚客來投謁應門閴無人時人以爲大簡然鄉里皆樂而安之忘其里中有封公也郡邑大夫舉鄉飲酒禮延爲上賓太史作書遜謝不肯一往日手抄錄古選詩唐人近體裒集古文數十卷歌咏娛樂嗜酒嗜田野遠眺舍旁有古墓樹蔭蔭如亭蓋蔭可畝許太史公暇則提一壺酣飲其下後乃捐三十金

買一荒岡果木數株竹百竿流水一灣而已月俯
徉其地差以爲樂薄田二百餘畝然大半爲諸生
時戶約腹裁力苦紉置所居先世古廬不飾一椽
頹垣破屋蕭然自足常訓孤孫田輕施好奢古人
戒之夫欲之一介不取先須捨之一介不與今人終
慷慨好施名遂夫其立身坊表不能自救猶[illegible]
之哉然太史公遇親黨窮厄不振者貧[illegible]
給不倦斯其爲[illegible]不[illegible]
然學明和別[illegible]

靖辛亥二月廿二日卒于萬曆甲寅九月廿八日
封秩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配陳氏贈太孺人先太
史公十七年卒子三孤孫居長娶陸氏封孺人次
嘉娶早卒無子次雋府庠生夭未聘女二長適太
學生王廷冉次適邑庠生俞廷諤孫男一人稷孫
女一人受尚寶司丞徐君元寀子念祖聘不肖孤
孫爲諸生貧不能養發第在史局留京師五年乎
假歸省侍不一年而太史公奄然辭世也祿不及
其親雖百死曷贖焉其仁人君子憐而賜之不朽
以紓後死者之痛泣血百拜謹述

兩弟志

余兩弟嘉字次調雋字幼調太孺人生孫十四年
而舉嘉次年再舉雋也又二年而太孺人殁矣傷
哉薤諸依二媼哺焉先是是年春先太史書聚舘
穀并鬻榛田庶金有五十有奇一夕奴胠其篋而
去太孺人以憂死是時歲大饑先太史挾三男二
女筑榮相吊也食指供不給焉乃兩兒并日而飽
矣先太史性狷絜不隨世俗頫仰親黨俱謝絕無

升酒豆肉來往終日閉戶茹蘖水課余讀乃余頗
志讀書每讀書暇則更提抱兩弟繞床走又時稍
搏黍餌之觸深念太孺人則淚蘊蘊不能禁也兩
弟何知輒抱阿兄頸嚙耳余竊歎曰安得而兩雛
有頭角能識父母艱苦哉自後又四年而先太史
迎師課兩弟蕭乃兩弟俱善讀而幼調齊敏日能
誦千言次調微遲不及而先太史程督過嚴授書
率各過其量矣幼調又能徧讀先秦兩漢及唐宋
諸大家文無慮數千篇先太史于是指示爲文章

乃二子輙又習文章也當是時次調性沉毅有操執而于讀誦良苦幼調早慧而性通達善變化乃恂恂不出口而又勤學喜討論與之語雖徹丙夜不倦故父兄皆以爲奇將余旣授室山爲人譁經糊其口每得經師修休沐歸則市酒餔上先太史食遂挈弟妹環坐床頭出上食之餕食之食已輙與兩弟論文章法度古載籍故實或濡筆墨手抄錄諸古文書則兩弟侍案頭終夜不肯去而幼調憐我手龜輙起而代掾觚也幼調雖髫年乎然靜

重蒞籍遇事有條理宗父老皆目爲遠大器而家人多愛敬之至癸卯幼調試里社高等補郡弟子員是年秋余雋南都明年甲辰余登第改館職留京師而幼調以是冬死又明年乙巳余歸次調來迎舟中相持泣再逾年丁未而次調又死其死皆以咯血也傷哉太孺人連舉兩弟也色喜謂余曰自我爲汝家婦而辛苦也復何慊吾有而曹三子耳傷哉乃今竟一子矣當窮約時搏黍相哺濁酒殘肉相慰勞兄弟床頭懽笑竟成千古傷哉太孺人死而吾父子兄弟哭太孺人兩弟死而先太史與吾哭兩弟乃今吾一人耳而獨罹先太史之痛此吾所以益痛兩弟也悲者不可以歔歔愁者不可爲太息吾又安能形之于筆墨文字哉作兩弟志志吾痛也次調生于乙酉二月十五日卒于丁未四月初二日幼調生于丙戌十月初十日卒于甲辰十二月十四日次調年二十二娶蔣氏無子許之而適幼調年二十未聘云

先太孺人述

太孺人生嘉靖癸丑距卒萬曆戊子年纔三十有六耳太孺人以隆慶壬申舉孤鼎也没之日鼎生於世已十七歲二女長者九歲次者六歲最後舉鼐又舉雋鼎焉三齡四齡耳太史公介貧守求援又歲大饑而臧獲挈囊金以遁太孺人尋臥病不起太史公攜三兒兩女伶伶傳傳晨夕曳釜塵而共觳觫淒涼幸以無填壑者父母辛苦至此極也痛哉何忍言憶太孺人之没而鼎與長妹匍伏哭床頭小妹方卧柴欄中起衣敗絮而呱呱啼哀

從動傍人慕在提抱傳觀帝且怖偶則不知誰何
問以嫌則應曰嘶矣嘶矣太史公益悲泣曰兒謂
嫌此嘶有天明時耶嗟乎襁中兒不知悲而母乃
去之此兒之痛欲絕者也何忍言太孺人生於陳
氏名族其家自雲窗公而下世耕居青浦之琴村
至儒官盤石翁讀書爲諸生能詩書法頗鍾蘇諸
宜人力操作家事漸盛太孺人爲其第一女年廿
九而太史公爲翁胥婿是時翁苦訟又苦徭役家
中落矣而願潔饘𩞄以飲食太史公乃翁長男與

人訟而關他費不費則陰假太孺人橐中裝貲以
之太孺人隱不急言而橐如洗是時翁已年耄
太史公挈孺人歸歸而家四壁立也太孺人顧旨
拊掟以上食王父處士公而佐太史公保母發椎
謹當是時處士公力貧節儉愛太史公無著育者
竊仰屋嘆而獨私喜新婦孝敬能相其夫子讀書
修身以無憂內顧云乃太史公試諸生輒高等洛
皆嘖嘖聞郡邑間以故行經師修者屢滿戶外太史
公問一納其脯糜裁糊入戶而井臼手操兒女哺

乳迄無一力以自給太孺人亦節勞苦矣太孺人
雖舂乎然未嘗言貧毋諸姒育會以一荊布雜坐
琦玉紈綺間怡然不屑意也糲粱不充酒漿不給
至一粒不得易餅餌啖兒女未嘗肯貸升勺于他
姻鄰家孤貧雖七八歲時能心識之以故太史公
孤介不肯俛仰人太孺人實能口約腹裁成其高
斯不媿愧黔婁婦矣然太孺人故病瘵會戊子歲
饑太史公携孤孫試南都太孺人病輒思孤孫泣
歸而見則又泣無何寢疾竟不起矣嗟乎太孺人

與太史公共荼苦幾十七年孤孫尚未有室甫女
兩男伶仃無爲哺啞者而竟遺棄藐諸孤而逝痛
哉太孺人沒又十七年而幼子僑補郡庠生是年
癸卯孤孫中南都鄉試明年甲辰第進士再援館
職又明年予假歸侍太史公越三年而還職授史
官以　東朝覃恩得贈太孺人錫之初命又五年
而太史公沒孤孫卜葬於南濠上祖基直南二百
武而乘勑命太孺人合葬天乎何不假太孺人年
令孤孫畢此瞻養無憾也恨于九泉也惟太人合君子

賜不朽于太史公并以嘉惠太孺人而勸之銘諸遠

墓誌銘

賜資善大夫馬公墓志銘　代葉明卿

內江縣西南十里廻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軍務卒于位所謂邊强之臣勤其事而死者也　天子遣祭贈公兵部尚書廕一子如例而公所葬地爲蜀城云其子士瑜既十月葬而來乞余銘余備位大司馬與公共疆場事而痛公之勞以死遂叙其世

而銘之公諱鳴鑾字君御號鳳麓其先狀風伏波將軍以勤勞征伐爲東京建武功臣至勝國時丁夏令蜀閬中避兵徙內江遂爲內江人閬中令四傳而有懷遠令子復懷遠令三傳而有貴州參政自然蓋參政以上至閬中令歷七世也而皆再遷顯參政生愷爲公之曾祖愷生武陵令升階爲公之祖武陵令以理學聞其治民强執有惠愛常奪豪猾田湖還之民又窮治其監奴不法者竟棄官歸生子魯卿進士爲雲南僉事公之父也武陵令

僉事皆以公一再秩滿封贈如公參政都御史官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進秩員外郎署郎中事遷湖廣僉事歷參議遷雲南副使備兵瀾滄調湖廣尋遷陝西參政再遷按察使備兵寧夏河東已進右布政使備兵河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鄖陽六郡軍務再起復巡撫宣府六載滿進副都御史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贈兵部尚書云公年十二武陵公歸山時卽携公讀書山中爲語聖賢之學

及舉于鄉受學趙文淵先生以故公年少時卽慨然有志以天下事自任卒奮功名定危亂輯和民人施於夷狄其學問有素也公爲人老成深重而行事能必達其志其當事利害敢於盡言而籌畫必計久遠其以主事董杭州權事能不畏豪猾而懲賈人䟫河渠裁諸姦利故事賦編戶竹木以佐費容者公至悉罷之其以湖廣僉事分巡河北也駐武陵時武陵藩暴百姓不戢公大父時公械其瑞伏法而强藩懼曰是故强項令孫毋令吾曹嘗

其法也五開爲梗撫府欲兵之公先檄諭諸彝縛
獻其魁而西人安共以叅議分守湖南也衡永之
間法弛而敝公法其亂不使者士伍股栗吏始時
猺苦增役而譁公馳散其黨爲之蠲稅釐靈猺人
讙曰公能生我其以副使備兵雲南也緬寇亂公
生擒岳鳳父子斬俘共二千三百有奇招撫四萬
六千有奇捷聞賜金紀敘又建城于順寧大侯聞
宿重兵以制其兩酋之關其叅政湖廣調陝西也
會有洮河之警敕以公鎮臨未幾劉哱以寧夏叛

將府檄公討事公畫三策請宜遣將提兵直搗城
下討渠魁原脅從乘其人心未服當有內變次則
急遣驍將保寧州斷賊長驅路而督撫移鎮調度
其中慎無觀望各鎮兵集使虜與賊合而我師老
城下於是督府如公畫部署是時公亦遷按察使
備兵寧夏而賊賂虜寇入督府檄公治餉又檄公
攝監軍張亮堡之捷諸將大創虜去而賊勢孤迄
賊平所爲購其黨相攻殺自贖者公之籌畫爲多
其以右布政使備兵河西也當劉哱假擾之提安

反側修戰具濬河渠之涇于水灌者以便民耕討
縛賊黨馬世傑以歸而虜中鄉導絕公既久勞師
旅　天子知公有膽識氣力乃進公右僉都御史
撫治鄖陽公治兼悉威吏法民安軍實且修好先
拜鈞而穆然以民生困疲爲憂常三疏請罷礦事
不報未幾以父憂去公去凡五年　上又從田關
起公巡撫宣府是時甲辰夏五路台吉入犯新河
口邊人告急公至即備粟練兵修堡遠諜以示決
戰因請革其歲賞五路懼盡歸其所掠請自贖又

精進頻年歲貢馬數公因撫之而懸于常公之禦
夷狄大率先中國有備然後其餽而制之及其馴
伏則又撫之如平民不專用甲兵戰勝也其後總
將將制班白二酋亦如其馴五路而二酋伏公之
爲總督時也虜王數近塞下胡騎出沒犒石新爭
鬭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公靈罷去之曰宗有禁
虜而我自疲也第修明法令宣　朝廷威信虜益
儲偏寢兵受款虜王死小酋應得封而阻于嫡妾
策之曰酋歸沮于素囊而託言尙長非嫡實也者

不婚而封酋婦背生王印乎印歸酋婦而封在卜
酋是二王也卜酋王而市馬撫賞當盡歸之在酋
婦必不甘心若歸之酋婦則利在素囊卜酋又何
利焉設起而爭是封事成而虜衆起未見其能戢
諸部也夫嗣封者彼求我非我求彼也須待其婚
成及虜衆保舉而後許之此謹始慮終之道慎無
輕言封貢余所題公之言者如此而公尋卒矣公
卒而卜酋竟與酋婦婚諸酋具狀以請　天子乃
封卜酋爲王而諸部帖然公在邊雖能任事而必

籌其終始衆戢戎狄威德遠聞而其謀國深憂則
在撫鄖時能矯三疏余因志而得載其畧其一疏
畧曰南陽文錯而礦夫烏集非若土著易束縛也
其衆走利如騖其人嘯聚而易變有如所得礦砂
不盡輸之官一追詰而抗命起是亂之道也若令
百姓自採則一峒之礦幾何所輸銀幾何夫謂民
肯自捐其橐而歲佐內帑百萬金臣以爲非人情
也採者聚其徒而飲食之勢必求濟于遠近之居
民而居民食有限稍迫于饑而攘奪之不免則擠

民盡盜也令民釋鋤耒而逐椎鑿冒晴荒而本業
耗何以爲生以趨利之愚人嘗有盡之礦脈也者
不散來者不止即官兵何以爲防藉曰調兵而礦
與兵皆非旬月可罷費不取于縣官荷戈者何以
餉所在饑窘而往來差官之供應何以給臣未見
其有良策也其二疏畧曰臣伏見南陽州縣土脈
壞于掘乏役夫斃于土石礦頭困于包賠鬻男女
賣田廬賠贓不及則雉經而死聚者歲役　陛下
發帑金三十萬賑此一方而今以一二三黠革之言

陷之塗炭且採取入月進總五千秋毫之不亦陛
下亦何藉此至于防守兵狼既不許取之于礦稍
腹旬月積欠入千餘兩脫市之患寧獨役夫實大
官而毒厚于民怨積于兵願明主亟思也其主礦
畧曰自宵人以大工藉口而利事日新近又有虛
稅蕩稅之說陳奉入楚梁永入秦魯坤入鄧遠近
洶洶商販丹嗟至于商洛漢沔之間自闢採玉今
不聞取砂某峒銷金若干而第聞州邑坐派條鞭
勒限追解夫　聖旨原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

加賦更甚茹荼之民何以堪此店稅非必存貿易
稅非必有馬中貴銜命從者猥集攫臂椎膚驅
動里井臣聞掊民之財其心必傷彼且須臾未死
則有奮臂一呼與官兵敵耳土崩之勢既成陛下
雖取二三首惡論諸與其事亦何及蓋三疏兩言
逾切直論者謂公邊疆之臣也其計慮根本又如
此昔伏波將軍征伐所過輒爲郡縣濬渠灌溉以
利其民公憂國愛民直言極諫固非第以疆場功
名見者也亦庶幾伏波功德矣公所著有春秋存

識聚叢由堂諸集其論學則有孝經居業錄養生叢
公生于嘉靖戊申某月日卒于萬曆庚戌葬于某
年十八廿一廿三娶高氏封淑人子若　庶孫若斷若
錄者也銘曰馬氏之先龍首南夷于今爲烈我有其
伏波之績絕代無嗣其繼者有尚書尚書[illegible]
允匡平滇平夏威名數騰邊徼坐洗兵戈名逕[illegible]
角來嵩呼　天子北顧樂無虞尚書太息憂民痛
昔年三疏何勤劬爲扶赤子從匡匡功則偉矣德
與俱庇其孫子祿有餘高原鬱鬱錦江墟我銘其

幽永不磨

儆菴林公墓志銘

曩者東夷訌遼塞合城推陷將軍壁死材官徵募
擾天下水漕陸輓無停息當是時朝士大夫急則
聚朝堂會議日中不決緩則循故事爲建白往往
託空言不見施用兵老而財匱奴夷氣日驕邊氣
日索憂國者莫可誰何則庶幾山林耆者抱經世
志有方略者借籌野獲以策當事之聽而儆菴林
公棄官家居錢塘江上垂十年乃憤慨考建夷種

落本末遠當日強弱之概并款勒失宜之故與夷
治兵調餉用夷制敵之法纍纍幾萬言其言朝鮮
事則不必生事安華夷兩安又祖制分勇其地而
夷若自復合併使一而夷驕趙靖遠突計捕逆酋
董山誅李守遠出其不意而王杲縛棄地議起而
邊事壞市價減而夷心離南關滅而夷虜合四伏
將無應援而兵事債兵貴土著餉宜屯田奇莫先
于用間將莫妙于用新余讀其書而歎息以廟堂
上不盡如公遠識深計爲恨而更慕公之讀書不

志國以著述當前籌也乃余來使事歸而公已先一年没矣傷哉公自萬曆丙子舉進士于鄉一爲慶雲令擢應天府推官再爲臨平令所至宰邑廉行與民任事而忤于時其在慶雲嘗占爲津濟地民不耕乏食輒他徙公疏而勸之耕歲登乃倍蓰襄嘗抗論稅璫所過地不宜令旁邑賦尉傳而民得蘇有馬市弃人境輒其鄉人勸葦價而公查之臺臺以故事爲沮非能奪而并遂去稅璫獨黃旗横行他境公度其至爲好語款洽而微諷之璫唯

唯謝約束其狐輩而殘內騷擾已大蝗公下令捕蝗者償之粟而蝗不害有耗歲乎對而地不負公摘其自他徙捕得生者名杖法一邑服其神明異擢南都李也京兆五方雜居而發奸摘伏有六合湖故民業宦析入之而異議公籍以異民發覺劾條何曲令中考功議不報而去其調陞平判擬其定撫有私屬不應而歸其歸也乃著書數十萬言以老當萬曆壬癸間陳文憲公昌言于朝以前代皆有史記而我明無正史乞開局纂修以傳信不

朽上報可而無何陳公去公喟然嘆曰豈謂名山之藏專俟石渠而廢明聖盛德不載良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也盍爲草創以備代典乎是披採九朝之故事爲帝紀爲世家列傳爲天文輿圖禮樂兵農鹽鐵戶口藩漕四夷諸書體列經制綜其條貫凡爲卷百五十有二其書藏于家今行世者獨建夷考一卷及應諡名臣考八卷而已公讀書志在世用其磊落敢爲之才自足發抒有濟于時迺遭時不合而專心著作網羅文獻勒成

一家以俟千秋萬年之賞識至其建國大事則又以披裘負薪之言思佐雲臺之一籌其苦心長討至老不衰夫令稱吏不登最循良史不列史官其亦可爲世道慨也余家居嘗建議爲武林城中濬水壩以便舳輸其圖說具在可見施行其爲人通道不阿泊然無求而好行其德卑之人皆曰此吾鄉之有道先生也嗟乎史道衰卓脅隱史學壞盲腐朽人倫頹陳郭謝公今死矣其不死者獨有著作數十萬言耳余不勝感歎而爲之志公諱之藩

字貞伯號儆庵世籍錢塘自元白雲公始其贈太
常卿崇善公明興之鼻祖也其徙仁和褚家塘聽
自淳齋公自後分六派皆號素封而鶴峯公思為
公之祖清泉公文明為公之父張太宜人為公之
母王孺人為元配劉孺人為繼配王結髮厲勤而
佐讀劉世胄操儉而佐官別有傳公生自嘉靖辛
亥正月七日距沒于萬曆庚申三月二日年七十
矣子六曰聘世曰振元曰啟世曰鳴世曰蔭世曰
堯世皆有文才而仲子振元從余游負志節竟先

公沒鳴世啟世亦先後公沒女三孫男四來京館
者聘世蔭世也余既哭公仲子其忍又哭公銘曰
強項逢嗔爰潔其身憂國如焚同于杞人泊然一
室有椽其筆名山是宅千秋斯蹟公如龍焉欲躍
而潛不逢其年以行于田其光燭天我儀圖公公
亦有言樂莫樂兮無可欲貴莫貴兮有可傳吾切
此銘公千秋萬歲其誰曰不然

瀛海耿公墓志銘

耿公諱楠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令
于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為耿令公講道于虞
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孝養其
母孺子慕以沒其齒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
孝子也常熟為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曰海
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為民興便利邑有
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略運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
泊湖中夜半群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
株擒治其魁魁故豪于鹺橫海上負重俠名公誅
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喜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

盜初公獲盜未窮竟輒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械
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叩
額願更始公徐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錮為鬼薪
界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朔望時
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為良民虞故澤
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開瀆修溝渠以瀉
而責之田主者顧田主者皆貴人豪室但斂其佃
戶供庸入不復問畝渭遏塞何狀令下率抗不服
公械貴人家僮于里門以儆骨抗令者而令乃

行水蓄洩不失時而歲收大稔邑人曰縣名常熟
眞常熟也憶萬曆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
以舟渡米價踴貴而常熟之民晏然蓋公出所儲
官廩穀數千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間遂忘米珠
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旣內
徵擬補諫職先暫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遽之
去蓋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議者已嘆云邑民
安而今公危矣虞故言子游之鄉公因其遺俗倡
明其學術創爲學道堂弦歌樓文刻古今聖賢宗

像而人爲之贊抉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一
物名曰照妖鏡血戰刀一生抵當我不過其論學
務明諸心而以即事即物爲宗如象山先生所爲
人情物理上用工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眞而不夠
絕人以必如我余間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聖宗執
我則覇學公初讀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爲舍沙
所中則太息念余言謂公眞愛我我今且從事此
十年而乃可副公望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
奉事八十母時承歡笑繞膝下離邑城鄉落中有
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
地築林亭奉母孺人時遊其上以慰其故土之思
云及母孺人沒而公哀念不置負土廣其亭塑母
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傍朞年甫成則讌親友
三日讌畢之夕而公卧于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
矣相傳其事甚奇而父老以爲公報母志畢故捨
其身以去是以爲耿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爲
公痛憶余在京師每抵掌談海內人物有幹濟氣
力能擔荷世道者輙以實藍陽暨陽故輩下士大

夫皆知公爲用世有學問實際者而公竟不及一
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邑人悲鄉人悲吾
黨之人悲而予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聞而志之
并爲之銘公之先世世戍籍至公而昌其耿氏春
秋中不具述獨撮其大如此銘曰
或躍于淵備龍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赫也學高而
德博亦旣厥澤也屯而不施井渫之不汲也吁嗟
先生如亦斯鍇如鑑斯光鉅不受割光忌太揚獨
留精彩瀛海茫茫我銘其石千秋之藏

潁陽孫公墓志銘

萬曆戊午春兵部職方員外郎孫公以使事還里其年十月輙卒于家明年葬于其邑冀野之原而右庶子華亭張鼐銘其墓從季公兵部尚書大學士愷陽先生之請也鼐既事學士公于館下而因得交於公嘗讀公所爲詩歌而序之遂按其狀而爲之銘公名敬宗字叔倩別號潁陽其先世自湯陰徙高陽五世而至贈大學士公其生四子公行叔而學士公季也兄弟以學行相師公中萬曆辛

卯科順天鄉試其官教自景武陞論遷國子學錄歷遷工部都察院吏部司務轉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其享年自嘉靖癸丑月日生迄萬曆戊午月日卒年六十有六其著書及文章詩歌近百卷其學友施于家其德誼行於鄉閭其服官用世之概其學士公狀張子曰余按潁陽公蒞職方狀以觀今日之事蓋浩然不勝人材之感焉天下安危繫兵曹兵曹事理亂懸職方矣郎與副何公治事之井井也軍伍之賤更新故混冊籍相拶月徒手而廢

廢者無聞則存事後則烏有矣且又濫馬匹濫貿芟公顧甚其項補覈其名實而須芻餉焉其更番一一比奏如法無占冒也郎欺詐騰于途兆爲動班軍之至也部兵都護比衛魁爲窟穴恢金錢雇游手支吾名姓而已而漁餉且不貲公勾稽而露脩劾之不少貸又干振鈴柝以靖輦下逮捕健兒并賊曹弁一悄綜則探丸竊發不可聞至彎弓躍馬都門外百里出沒鳴鏑行客日爲畏途公督捕兒諸弁先後廉得其主名盡擒補之有盜私鑄印

信竊內府龍尾銅符不數日即獲獲即上其功遷諸弁而遜不自居其殿最諸弁功罪人人服其忠平也而公之任輦下幾無盜京營故有卒若騎承平久半爲朝士大夫假去故卒籍空冊而馬力疲公受事請與臺省其汰覈之即豪貴大家兒無敢有橫索一騎役一卒者故公之在部以訊盜連環司馬掾叔逢司馬怒阿卒不爲謝蓋嘗其職而不私阿如此今職方事事盡如昔矣寧得有一郎如公者哉然吾按公先是凡三領曹務也其在司空

受徽歸治儲胥精估約裁費藏十七其參臺務蠲
煩橫㩀之乾沒而不以東濕累前人又議更折長
蘆食鹽數百引槩其橫流以甦商苦即議不盡行
而省臧過半其在銓幕修傍簡速語不及餘書事
與諸部郎游介然絕依比補剔疏營賦署中古藤
花以見志至其於人才疏瀹植枯推轂名流常不
令人知故一時諸大老皆曰孫君賢副駕部職方
郎無如孫君宜當公爲武强蕭寧已戒諸生絕修
脯日與考業論文欬呴經督皆有法式既入録國

學擢高座講經稽門圖聽清羸瘠如飢甚公少沉
博喜讀書爲古文詞日益奇且富行修名益高諸
名公連扳爲異等入試圍棘而舉屢上春官竟不
第而悲憤鬱勃忠愛之氣時形于詩歌至其肩祖
沉塞思于當世之務一發洩之弱終身廉隅崖亹
屹然有獨立不阿之勢以故官方精心弘幹鉏有
偶然也嗟乎公眞可爲當世之人材也已
不告余日自吾兄沒而吾無師余亦泫
然曰額陽公沒而當世鮮人材之用其寧恐不銘

公公詩歌近杜其天性忠愛沉篤亦似之今百花
磧存稿續稿余所叙也元配智宜人生三子仕庶
生鑑增生鏘廩生五孫之滑之演之淡之澥之瀚
而之渭爲邑諸生卒餘不多載銘曰
鶴鳴棲兮何懷乎碧漢藤亂結兮何孤根而老幹
物清則貴質厚而堅南山之松宮殿梁焉先生之
泱漭水灌河先生之劇紀鈎出屑載其全力盤錯
游刃寂然藏刃詩褒書帙文章之道修詞立誠惟
其有之待人而行我誦公詩我讀公書我銘公于

千秋稱爲用世之鴻儒

明封奉政大夫彭公暨配仝宜人合葬墓誌

銘

今　天子壬戌春三月吾年友右庶子彭君上疏
乞歸省其父奉政公是時庶子有家問自南陽來
發而讀之非奉政公手書也庶子愀然謂予曰吾
父平日皆手楷書而今顧倩書恐病矣吾宜歸請
于政府不許乃壅涕以告奏上允其歸當是時吾
同舍以庶子思親而勇于去爲孝逾冬十月望而

奉政公訃聞距歸省期六閱月矣吾同舍爲庶子
悲又竊爲庶子慰乃庶子寓狀來則又欷歔恨歸
覩之晚也旣徵狀于太常梅長公而屬纍銘其墓
纍不敢辭按彭氏系本江右至其祖文劉避難東
遷六傳而至懷雅公以文章名梁楚間教授生徒
遊於楚之均遂娶于均而生奉政公當是時奉政
公且議婚于均而懷雅更遊浙則又謝均而婚于
浙是爲仝宜人故浙產也奉政公少讀書而以兄
訟繫故遂其業然業不竟儒而躬爲儒行力田孝

弟嘗義而踈財性長者與人交恐辱而忘怨其于
聲利泊如也初伯兄坐罪當死而逸令捕治急則
父懷雅公欲往公挺身詣令乞代令不可竟捕繫
伯兄而伯兄從繫中議析箸則割處歸兄子而手
其券曰吾以慰南冠懷也庶子以非意干公公不
較旣悔謝恩待如初會歲祲而豪權糴自饒公廪
不盈數十鍾出而倡之賑邑令以爲賢當是時公
椽于邑而非其好至庶子補邑諸生乃罷椽而力
耕給食指晨夕課庶子讀至庶子登上第官翰林

而公廪廪持恭謹不伐也嘗就養一再遊輦下率
浹旬即歸歸而古屋數椽門可羅雀晨而植杖園
則灌畦每與田畯野老班荆話晨歲入所餘率借
覩朋輩雅歌投壺呼盧判醉故人蹤跡稀來者皆
引爲上賓其豪貴軒車儼而過門者率閉戶謝去
矣蓋公生平恬尚不以末路富貴變節如此仝宜
人十三而歸公即能供養堂上賓客皆手自爲豆
觴而處娣姒僮僕間和而有恩嘗收育李氏孤授
之書比補諸生則爲娶婦里中有古祠相傳歐陽

先生讀書處祠故有先生像圮矣宜人聞而亟歎
創新之祠未新而宜人歿蓋其表章先哲具丈夫
識也宜人卒則先奉政公八年奉政公夫婦皆
强而能達于生死公嘗先作一槥時玩視爲病夫
息宅宜人没而藏之已又作一槥玩如前則又曰
是我老人息宅也公化而藏焉視田植鹿韋猶屬
逍遥人世事矣夫行積于身而教修于家生無憾
鄉閭而死則脩然樂歸其本宅古之至人得全于
天者公夫婦實近之況庶子砥礪行名功施當世

者哉是宜銘公生嘉靖癸丑八月二十八日距卒
年七十矣其封如子官凡三錫命也初檢討再諭
德今爲右庶子俱奉政大夫焉宜人之自封孺人
而一再贈也寵命皆如公宜人生嘉靖丁巳六月
初十日卒萬曆甲寅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子
二長姿胥登甲辰榜進士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娶段氏累封宜人姿雲爲滕李出娶
陳氏女一孫男二孫女四以天啟　年　月　日
合葬于順陽安家河北山之原銘曰

君爲乎公祖德也齊年爵也如子君爲乎公慶孝
友爲政乃三錫命君爲乎公官寄而歸焉樂在其
中北原芊芊在河之陽萬年同藏惟鴻與光

明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禹城之鄉學者稱先生曰劉允艮太史孫恒吾比
部兩人少讀書同臥起相得也而並第甲辰榜恒
吾同于游師門而允艮在席下爲同舍當是時人
呼爲東海雙鳳云允艮爲人秀朗高逸如危冠道
人而恒吾溫克沉愿和而不流其肺腑映徹似水
晶瑩竊也允艮喜吟詩好譚神仙而恒吾精吏治
所至與民闢便利悃愊樸樸不苟逢當世而世共
推其賢萬曆戊午余徵國子司業入都而恒吾內
召爲比部郎時相過從允艮先以骨寒病死每相
對言及輒泫然一夕余飲恒吾舍出魯酒麥飯食
而甘美明日恒吾更以餉予予曰占滑稽語稱謝
恒吾讀而喜告家人謂予善戲詰旦人署治事而
疾作强與歸則氣絕矣余急走哭而視其鼻端有
創痕詢之則痰氣決與中而憑軾以沒焉故逝恒

吾初任臨汾知縣凡四年以母喪去再調補固安
又二年陞刑部四川司主事晉廣西司員外郎再
晉陝西司郎中其爲令廉仁而精敏予民不欺而
民亦不敢犯其令其在刑部摩挾大獄而舉無枉
公于汾麗于平陽都郡宗與民雜處民苦關而著
道王賦公開荒田六萬畝以充賦而民未耕如雨
捐俸煑粥用米三百餘擔而賞不報民爵額民新
于義役拯趙氏女活而殺之沉于井公發其狀寘
之法一邑稱以爲神固安地近輦下多中貴戚畹

里第公至肅然不敢干以私裁節例供縣官薪米
歲省民閒六百金修堤扞渾河水由溢堤且壞公
立而中松夫修築而水平堤不爲民害因安民至
今祠之其在刑曹鞫將作商人爲奸利者書法不
留特刻而詰訖不得行李中丞者家涿河傍用皇
木占倉墻地被劾
部下勘問狀公署四川司事躬治其豪奴李七置
之法而原其弟李三節子李夢熊事遂解是時大
司寇以公爲得法之平劉侍御光復按晉藩大計

調公簡已侍御以直言下獄論死公館之乾燥地
又除道疏棧以通來往而侍御安侍御愧嘗曰吳
公而呼公爲君子公于植孤賑急自其天性故所
至皆能濟人于難張教諭喪平陽公殮而還之同
年任行人沒貧而多貸公倡義勸貸者焚其券而
出金帑爲其子成婚禮楊掌科沒而里人訟之鄰
公洗白其子侄而安其母夫人張開府傳太常兩
公有清名身後寢微公表而祀之學盖公居鄉時
雪佺人之冤而活數十人煮粥以食荒民還路氏
之宅捐三百金不問解孫掾守藏失金之厄而樂
生祝于其家其所爲濟人于難者生平不可枚舉
故公喪車東還而鄉之人匍伏哭哀載道也余往
年以使事過禹城訪其里居廬舍宛然而念允良
以仙去公以宦沒低回者久之獨兩家子來見玉
立起諸生間差可念耳余既序允良蟋蟀軒詩業
而公之子某卜日葬公于某鄉之原使來京師徵
余銘公墓其狀則吾同館楊克之宮詹撰也克之
兄亦已物化覽之凄然遂次其事而爲之銘公名

廷長字　　別號恒吾生于　年　月　日距卒
于　年　月　日年　十有　配　氏　宜人孫
氏當國初名正興者卜居黎去寨南故世稱寨薛
孫六傳而至公公父贈承德公名開先母　氏贈
安人皆以公貴子　人　女　孫銘曰
憶往事思吾友五升麥一壺酒暮賓主朝死生筭
夢覺誰幻真惟土有宵發其陳萬鍾之粟食萬人
冬溫爲日秋爲春司寇之德勤貞珉藏諸萬載宜
子孫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唇峯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唇峯李公之墓也公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莆田二邑令以治行高等　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當　神宗皇帝晚節邊境寖多事東夷訌開鐵遼瀋間名城屢陷塞上兵羸不能乘障而主客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須酌其宜餉當核其實今日措餉之塗不厭廣清餉之法不厭精誠令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韙其言尋而按長蘆鹽政畿南地故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嚴務禀禀又章數十上請宥言官請誅逃窟禁白蓮除蠹吏止萑苻皆得報可乃　命公主餉事備遼時遼餉饋去如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羅墨罄而庚癸呼公自昔抗疏時已腹畫具矣乃勾稽簿籍調劑斂散飛檄刻期會上募府如流水持籌攬轡威肅塞下矣旋以勞晉太僕少卿　覃恩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而以　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更大勢士大夫泫氣類相高排擊異己幾不可近公增秉沖之流獨嵩禍起難織琪璫下郡國者考年而公時家居憲想不樂頷時閉閤獨坐罕見賓客間對客杯酒笑譚穆然感慨頗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無何疾起居門未闔而公逝矣同榜兄弟倉皇往視貌異讐哭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頓哭之慟曰古排黨者厚于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賄公零仃孤兒飄泊御墊筆耕餬口垂二十年乃得出

第何艱難也董恭人精勤相依勸讀佐政朝夕儆尉宦邸分飛至於伯逝無兒婢郑着衣哉拜食淚于彤鼻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視至於罷聽亦決矣其情鄭則又嘆曰未也棄公門人雖寧若業翳猶莆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莆如其治寧狀善善嘗曰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公亂視大夫莫或先公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畫無復之矣賢者寄誠自重其故以公治行與立　朝風節嶽嶽自未著豈不忍用其未足而顧有同於溝瀆之

行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衰賢人長往鷹鸇摯而
鸞鳳翔豺虎橫而麒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
愛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家生輕
去就遯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
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懷泉公父庠生贈
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無朞功
之親可以續其烝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
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為之嗣京孫長壻章君攀開
子蘭孫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壻者皆董

恭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啟乙丑享年五
十有三董恭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
十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壻奉公暨恭人
柩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狀乞余銘
余同公舉於鄉遂為銘曰

孰躍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摧之泰山鴻毛
其華曄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豈予
千秋膺於一予嗟我元敷其永歸於此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在天啟辛壬之際 天子恭己閹人漏于社朝政
亂而民夷訌御史徐君卿伯奉其母楊孺人居京
師時水西安夷反貴州闔會城三月不解城中食
人而炊骨都御史王三善提援兵至城下賊散去
顧設伏佯遁以餌我師王公長驅直入其巢比師
旋伏起遂沒于鹿廣河事聞朝議震動然亦阿要
人意推擇督師大臣往不任軍事而諸蠻負威望
著蠻夷問者以論遼功罪忤當路指去官家居御
史卿伯抗疏劾不任軍事者罪而稍語侵要人當

路者遂側目覷御史奏無何御史既廷出西往奉
母楊孺人僑居南京徐故黔黎族為省背城兆鄰
石寄世萃寬然皆各抱本族而西既著貴兵變
其族手指授圖籍衆什事辦辦而處處人皆異
籍歸僑居石頭族郎粲然無復容已趣御史歸
受事而御史獄獄負大節不喜依阿當世趣舉賢
時慷慨直陳利獎舞爲諱當是時國家方東北挂
奴虜西南挂蠻夷而中朝士大夫尤挂門戶議論
異同所嚮黨伐蠭起者出御史皆梟已仍有詔還

臺而御史益自奮發孺人諄諄慰曰兒惟無曠爾
職以貽　君恩爾第于人無寡客無坼憑嚴而執
法峻斯處危世之道也御史銜命督乾清番夜驗
緊河堤間暴露經歲良苦即廣陵京口可便輒取
道不頭而未嘗一歸省覲孺人孺人頗欣欣焉時
慰勉之曰兒誠敬乃職以答　君恩老人益加匕
筯無煩回顧也逆璫竊國柄毒流薦紳狼璫旁午
于道二三君子沉于岸獄皆假狼籍會御史適有
南京織之命出持節治事入銀魚供薪水不辱身

不逢難母子怡怡然祿養未幾而孺人無病遂奄
御史直節著朝廷而幸飄然乎璫禍洶洶之日益
稟庭闈間慰勉素焉故人謂御史能于而孺人能
母乃御史更流涕言曰悲乎吾母之歸吾贈公也
遭家中落室無論言辟纑佐勤以廣其業故贈公
戊子薦舉于鄉已署教平原將母薄宦拮据以贍
苜蓿充然喪途南歸閒關跋轂脫珥贍給驛路無
虞原其成事蓋忠臣也奉事祖父之姑上食必躬
弁養其老母畜其幼子曲中歡心侍病姑于官邸

湯飲親調護褕手滌寒暑晝夜無倦容則孝子也
贈公捐館舍獲諸孤惸惸五男女長男伯年纔十
一耳未亡人謹奉食調寒暑吉凶婚嫁拮据並舉
又時課長男讀寒燈咿唔機杼相和絕其放逸勗
以精勤迄于有成以報泉下慈母耶抑嚴父也吾
母日不涉經史而動中矩矱居常無疾言暴怒而
臧獲輩嚴事不敢為非身居閫閾未嘗習當世事
而進退語默訓定子弟卓有先見獨婦居年未三
十苦節凜凜而以卿伯人仕故既再膺恩錫例不

得受旌于　朝自下之檄去黔江萬里室廬環堵
丘隴荆榛而卜一丘于秣陵葬不得同贈公之穴
悲乎此孤御伯所為仰天而泣血也幸乞銘于師
以紓其後來未灰之痛余聞而傷焉御史余所取
士也余既嘉其立朝直節而又歎孺人之能訓勉
以成其子遂為之銘　銘曰黔筑枳棘去天三百
冶城樂土去天尺五源源彭城厥脉孔長越河度
淮帝京之陽合葬非古同宮異室魂氣所之萬里
一宅既安既固貞母之丘蒼梧暮雲勿淚千秋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代

晉江縣有合葬林柄山之原者爲明贈文林郎白石郭公之墓公卒在嘉靖丙寅距生之歲甲申得年四十三其以乙巳合李孺人葬則爲萬暦某年月日以推官文林郎秩贈公者公之次子沅州守繼曾也公諱十宗字志適別號白石其先浙人始祖孟良從富陽徙于泉至白石公蓋七世也孟良有子曰居賢公爲臨武教諭　高皇帝詔賢良科詔天下　成有試舉十特達者于鄉而邑之有鄉

薦自居賢始居賢公生坤坤生鍾鍾生易齋公濱以子貴贈官監察御史南南寧知府白峯公楠其子也于公爲祖公之父曰新坡公文煜母高氏有子六人公于倫次爲長子公生而豐體昂立頭角嶄嶄倜儻有志氣南寧公異之南寧公于世爲顯人諸纈人子大率鮮衣怒馬裘冠飛纓華靡相高公顧悃悃朴朴質經探淵十七試諸生高等矣已省試連困于是公喟然歎曰夫學猶稼也稼必食有不食焉然渠謂菑者無播哉乃挈二子統曾繼

曾讀書東山雲谷中究切文典二子學成于時故時人爲之語曰累土綦崇數沃綦豐勞乎白石公稼田而後啜其積也公天性孝友遇事有經紀待人信而仁新坡公當南寧謝世落矣顧獨戛戛擘持內輯外閎然而棼錯細碎披郤中會剛有遺漏者公之力也故衆皆服公能宗黨有質爭剖疑者必秉而聽之公公剔抉肝膽和其不平决其所殆人各伏公徃必意滿郡新躪于島夷兵刺而鋒公規困者蘇賙之而貧其殯不能葬者于是宗黨又

咸頌曰公仁人能生我公母高喪未殯而警于火公身側火翼棺上慟哭爲慟乃競出棺于焰公痛母養弗逮也顧歲厚輸粟扇舅氏終其身新坡公之沒也南寧夫人年考益高公泣曰天乎惡令父也兒不卒業吾代也父視其含乎諸晨昏瀡滫益加愛謹嫗有孫志其兒之念也公雖長而諸弟皆與母公遇之晝著必平弗異也俗長子受貲必倍公大父厚畀公弗受也其篤于友愛如此夫公德誼固天性亦其所得于詩書力與諺云期年種穀

百年種德今公第徵一命以自信而德積不高澤
後無聞其又孰與劃櫂菁流發祥而廣志哉里中
人又嘗歎李孺人賢云孺人爲典籍李公女家殷
矣而好儉素事舅姑之父母孝謹如舅姑遇妯娌
姑姒如其親姊妹起家以勤御下以莊施予有大
體長養兒女愛而能訓以義公之好學仁信孝友
成之者孺人也孺人以子貴贈生嘉靖癸未先白
石十三年卒是爲甲寅享年三十二耳亦以今年
月日葬公男子五人統曾庠生先卒繼曾沅州知

州也繩曾有聲于庠純曾爲禮部儒士俱孺人出
而最後約曾公繼室李氏出孫男八人懋官秉翰
啓琛皆庠生公銘曰珠不席蛤于淵鶴不九皋雖
于田豈其積身則裔有種既獲亦秀且實百年之
食惟墓有石我最其迹吁嗟乎先民之室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

蓋余爲諸生時與林太僕元于仁甫爲文章交嘗
是時太僕先生以耆德大儒亶提獎後進每掰會
論文功令必飭晨具粥糜午設羹飯暮陳酒漿課

必三日或五日閱七月凡目業既具先生辭然呈
塱當席詳確可否已乃勞苦好飲食之更徐爲稱
列舊事及指授文章法度聽者娓娓徹于子夜嘗
是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或落筆千言或苦吟
深夜爇火熒熒堂皇間中廚呼餅如流水僮僕奔
走勞問不絕傳聞每一舉社會客友則仁甫二母
滕淑人徐太孺人皆坐徐旦而元配徐孺人躬治
滫瀡供文章客惟謹蓋余至今懷當日同社事而
歎先輩之作人厚庭訓嚴而仁甫之門風閨德高

且遠也徐孺人出自世家爲太師文貞公孫女太
常公仰齋公之女年十八以歸仁甫當孺人未字
時太師絕奇當之曰此女當歸之德徵以昌其宗
會太僕先生以黃門持節還里抗言于當路爲松
民發加賦一事文貞曰仁人也吾女當女其子既
歸而事太僕先生滕淑人孝謹絕統織習如寒家
女也事徐太孺人如滕淑人太僕訢訢喜託宗祊
而兩母皆慶得賢婦其治家井井飭內外有法其
相夫子讀慰勉引古大義不獨以文章而又勉夫

子勤於官毋苟且家食貧累世　國恩也予顯年少補博士弟子員束冠綾而拜孺人孺人念太僕公兩毋之不見也流涕嗚咽曷以前途抱仁甫北上補官銀臺會歲在巳未　新天子加恩中朝官得加孺人品秩冠服而孺人以八月九日逝矣距生之年戊寅纔四十有二耳傷哉仁甫流涕告予曰子吾同社也先太僕當日謂子文以爲必可傳吾婦賢而能相吾以事親取友子知之不待今日且吾婦識明而知道理生無以爲榮沒亦思得文

章爲不朽或可比于梅聖俞家南陽縣君子蘇氏爲歐陽永叔矣余感而歎曰自人倫薄而風教衰鍾鼎之家儷以裘馬華靡相高珠玉相矜而能饋中饋勤色養辨人物高下明居身本末者鮮矣孺人治乎內而仁甫之德美益彰于外里中稱漢趙能自立朝之士大夫推與率有德量者必曰仁甫其于文貞不愧德徽之稱于太僕先生享右有光報吾以爲孺人扶助居多云孺人之婦儀遠矣哉志之以解仁甫之悲也按孺人子二希顯希願而希願蚤卒嫡爲邑庠生王憲副後陽公子元維婿也女三一字庠生莫儼臣一字庠生蔣爾韜一字庠生潘三才孫男三孫女一葬於曹家橋之新阡銘曰

有樹其榖而餘其食臛曰帝師翁曰邦直有佐其雄而哺其雛德門之胤相門之姝其澤如水厥德則青飲之注之其源不已而字既光矣而子既昌矣以視吾銘於千秋萬年亦孔罔厥替矣

封奉政大夫澄川李公墓誌銘

郡城東十里泖涇之原爲封奉政大夫李公之墓公卒在丁卯爲今　天子登極之歲距生嘉靖辛子得年七十有六治喪三月而葬則爲是年仲冬之三日晉公奉政大夫者長子大理寺右少卿來雲也初少卿仕諸城縣令滿考則封公文林郎已入爲臺御史則單公恩御史久之拜大理寺丞贈又　誥晉公爲大夫　制詞凡三十餘云張侍御曰志封公者率稱引其子名爵尊重易諛耳吾獨取少

卿之節而高封公云公少故困儒業而課其子既
子成名貴顯益修其儒行而訓以立朝居身其大
節犖犖表著者皆公教也畧者　哲皇帝冲齡御
世朝議權起故相于家二三名人乘時據高位顯
指言路排逐異巳如秋風之卷葉及賢人去而中
官巳伺其釁而顯國柄羅織鍛鍊慘流薦紳少卿
奉親家居屢被朝命不起而封公亦歡然勉其子
養晦靜退寡交游絶賓客當是時士大夫惟無所
見長則巳耳稍露頭角嶄嶄不依阿濡泥則輕者

禄露章重者貶岸獄其最下者方獻誠幸苟免
隸後福身名喪而覩辱焉少卿獨恭謹鎮默不違
慫慂不易素節循律於是寵辱闇可不謂高歟
封公之訓子也爲令則最以塵右省身濟物爲言
爲御史巡方則最以攬轡澄清勿以家累通訊問
其受命將按浙也則以地隣難恁動勸罷其行蓋
其佩服義理靜素爲實其式穀學力厚也世人未
獲半通之綸一命朝子策名榮顯作車上暴貴人後
歌逐舞營取宮嫌里井擢于宦業無厲厭如決隄

泉不塞不止焉其誰能最以道義而不偶于官相
時而出難進易退無辱其身以憂其親則公之所
全于其子者更大故曰吾高少卿并以高封公乃
吾聞公治家井井豐儉中度而有介性至德曾遲
糴買之金而歸臧奴之收佃粟踰額者族子鬻墓
樹公不忍發給樹值而喻其勿翦又脫簪以贖隣
翁星誤之罰指屋貲以完故人之墓資遣逋驛城
旦羌而還之鄉其他好行其德不止一事蓋其所
以開少卿又以身力行之也公之先世自洛徂杭

其由上海王渡里徙華亭則自高祖晟始晟生秋
田公杆爲公曾祖杆生鶴峯公霙爲公鳳鶴峯以
明經選義烏訓封中憲大夫湖廣辰州府知府以
長子按察使瀛樓公日章貴也次子春樓公日宣
廩于庠入國子有文行爲公父公其第三子母徐
孺人生配金氏封太宜人四子長凌雲即大理寺
右少卿凌霄選貢生次凌霍凌雯俱庠生而凌雯
先卒孫七人長是椿次是楝俱庠生次是楳是榎
是松是櫟是椿殤而是楨于公沒後生皆凌雲出

也余偕少卿㓜試童子爲諸生甲辰同第南宮又
同師門同志行先宗伯同公受　朝恩銀魚相隨
歎兄弟愛而余嚴事公如執父故因少卿之請而
爲之銘銘曰
：移孝爲忠媢其君轉忠爲孝怡其親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君爲忠臣親爲孝子孰訓其子李公
則然水長山高德人之阡

封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萬曆辛亥十一月日太僕寺少卿馬公以其先太
夫賓吾公狀來告其門人史官張鼐曰孤從聘自
入仕二十年行役四方未嘗得一日事先大夫也
丙午備位冏曹以使事還里乃修滫瀡朝夕焉甫
閱年而先大夫病又四年而病以劇也傷哉先大
夫讀書束脩有志行試輒冠其曹乃五試弗第也
廩于庠二十餘年需次且得一命又輒棄去晚築
場圃娛賓客陶然適焉乃竟病枯困且劇年纔七
十六耳是孤從聘所爲先大夫傷也然先大夫得
徼　天子綸命者三從聘筮仕青州秩滿先大夫
封文林郎青州府推官已爲江西道御史會
建　儲官則又改封文林郎御史後從聘轉太僕
寺少卿當　慈聖皇太后徽號覃恩則又封中憲
大夫如從聘官其歿也例得予祭是先大夫之獲
寵於　天子者厚也子史氏也又辱交於孤其爲
孤銘諸幽碣按狀馬氏其先山西朔州人　文皇
帝徙戶實三輔地有諱永者在徙中遂居眞定
之靈壽靈壽之有馬自永始也永子凡五而第四
子馴爲宿遷知縣四傳爲翰用于封公爲父封公

諱恩選字升甫別號賓吾多聞好學爲邑弟子師
善行草法書性愿樸間達當初封時廩次當貢毋
廷棄而就封錫怡如也雖以子貴絕不聞戶外且
娛于花竹山水又坦衷遇人撝謙不伐親友皆樂
從之游以故封公晚年日與故人飲酒娛樂而終
也封公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
日配鄭恭人先封公一年卒有三子長即太僕公
娶李氏封恭人次從政娶熊氏次生員從龍娶侯
氏繼娶蓋氏張氏女三孫男十一士昌士顯士[illegible]

士通俱生員餘俱幼曾孫七人爾嘗歎士抱奇志讀書行仁誼名不出于鄉澤不及於四國者多矣封公以高才生勤學問訓教其子成進士名聞天子三命皆有寵詞夫貽其德嗣與自有之者孰多且太僕公之爲推官也德澤在彝馨其爲御史也直聲在朝威德在三吳兩浙閒今且爲國家重臣當大任展仁誼之效此非公敎訓誰實貽之繇則太僕公德施名實皆公所爲生平不朽也爾爲諸生太僕公校士於吳賞器許焉及來京師謁公

于邸舍諄諄握手慰勞平生蓋爾之受知于公也庶幾國士遇矣非爾誰當爲封公銘銘曰

一命而去其緇再命而冠多哉如三命而列卿食爲大夫誰爲爲之上壽若水爰溉其厥積施若菑爰鋤其口勤學而不蘇其身豐其後之人知足而能自樂乃縻於王之好爵衛水之曲恒山之南有原隆隆有樹芊芊我銘不磨子孫萬年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代

萬曆癸巳之歲倭奴平秀吉訌海外　天子閔東屬國出師救之戰於平壤碧蹄間疆吏以捷書聞朝臣稱賀御史毛公抗言曰我兵越萬里外勝驕且驕以驕兵當狡寇危將不救宜亟勅將帥謹萬全無貽中國後憂大司馬覆如其議而王師尋以輕敵敗人服公愼重先見云是年廷臣疏請　儲位言數且激　上怒譴言者毛公時力疾則又草疏千餘言論國本所以安危故奏具且上太原相

國止之謂震怒未解而御史重獲罪于國事未必有濟俞有旨二王竝受封上疏乃不果即公疏上不果而毛公直聲侃侃振於朝庶幾手盡瘁而不忘君者公之爲御史也纔一年而所規畫邊疆事宜論舉將帥鑿鑿名實之必副嘗論治兵使者李材有征蠻功不得以詿誤文致寘重典材得釋繫出當是時舉朝推公有確見不阿爲眞御史先是公爲山陰令勤民之事而不求其名廉而能仁愛而有經紀民至今思慕如慈父母初下車邑値大

水已復大旱又大疫民聚而剽者纍纍起縣官故
急稅賦可催徵入是間亦寬之不可無論爲賑公
首捐廩俸勸民貸邑豪家競出賑粟應公公爲稠
給糜藥各有法所全活萬計廉剽者主名械其渠
六人而餘黨解散境以貼然當是時民不辦稅稅
輙不前公爲定期會令自輸而稍稍其入即報簿
後他邑公弗顧日吾不顧以罷民買治賦名也蓋
拮据役災闘利紓厄者凡三年所而民當洊饑後
公爲治一以安靜不擾爲務訓農桑節用殖財治

獄訟盜賊徙反尋繹必求其實狀毋侵平民度原
阜腴瘠高下之等籌算戶口強弱增損之數參伍
精覈役書出而若公人洞其槩中者編氓幾忘更
繇矣蓋又三年而邑大穰公亦靜安其民而又慷
慨任事創未有之利勾餘軍穰在數百里外民漕
甚艱而軍給又苦紅腐公時榷其直而易之鏹又
量出羨以當饟資民不罷輸而軍宿飽矣監司遂
檄海上諸郡定爲例築麻溪壩外猶山鄭家山之
堤以砥外潮沿江之民無爲魚者已又議開壩洩

內河水朔閘東之紆廻而出與江水會度可灌田
萬餘畝會公內召不果至今士人追公之畫以方
古召南陽云六年而拜御史爲御史一年而病病
以告請　天子爲予告歸歸甫及家而公竟不起
予聞其子言公之精氣大抵耗於爲令時所謂盡
瘁而不忘君者自爲天子牧民社已然抑其素所
殖矣予嘗憶與公同舉鄉闈又同第進士居恒議
論公每曰士欲自展布大者相天下小者宰一邑
匪是即安步而取金紫吾甚恥焉當是時余業謂

公雅志在立功德以垂不朽旣公爲令果能酬其
言迨於今若邪老間稱而頌公者千秋也說者獨
言公德俊而位約功施未究而年不待意若有啬
之者焉然以公所寃爲實爛於朝野藉令他齷齪
者爲之即都九列壽百歲孰與仲多以此而言不
朽乃眞不朽者耳又況公子孫繩繩蟬聯甲第讀
遺書而竟餘緒者尚未可量哉公諱壽南字字徵
別號仁山其先錄金華徙吳江自梧岡公而下凡
五世皆農而醫至公考學憲六泉公衢登嘉靖癸

未榜進士爲浙太平令治行第一人爲比部郎抗疏救議大禮者其視蜀學政嚴肅不苟趣舍獎借多名人人謂御史公不媿前人公有克肖子五人以殖舉於鄉以焞登今甲辰進士則予所取士也予既與公同丙戌榜而又得以文章引薦公之子非予誰知公非公之功德爛於朝野誰爲使予言之而信者遂爲輯其卓然較著者題於墓道石而曰此明宰名御史毛公之所藏也來者庶其式焉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今天子萬曆庚戌三月　詔吏部選擇郡闕史治行高等者入補給事中御史等官于時本素華公以商丘令選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待　詔闕下五閱月疏乞歸省其太孺人旣拜疏即行旣行　天子可其奏太孺人訃聞於途踰明年壬子十一月本素竟以哀毀卒於家士大夫皆謂本素賢而且材旣受　上知而不克竟其用以朝廷失一名御史爲恨本素自高第起家爲新鄭令有與聲調商丘令其廉謹德施于民可紀述者於爲今時獨多鄭之人曰吾無能須公也微公孰能腆乎鈍能騶乎亭傳之車騎如織能肅清而遂鑒溪乎能供億饒足而民不適乎黃河之役賦丁夫二千人戶堪賦而弗堪支乎誰能行堤暴露慮則輪庸迄事竣而民不加斗稱乎寬而戍者誰洗豪而作奸者誰鋤乎學校誰復斌斌風俗誰復長厚乎公去而益念公生我也商之人曰吾商之患河什百鄭焉不保室廬寧保田疇渚茇原茅其望靡靡公核有籍蕪者治之布其懇令以均田賦蠲稅勸耕流亡乃

赴者麇樹藝具有法式汙邪畢登洿流乃息獎進子弟豪猾有懲作興文事蘭簡蕭清古稱召父載一載寧今惟華公我生我成兩邑之人其載于碑如此　天子簡畀爲侍從糾察之官宜也余與公同聯第又同第於師門交公最深舒公生平獨詳公讀書博學旁搜而好湛深之思其與人交諄懇無外飾而市義若渴其爲人精覈而不苛恭謹而不市名有局幹文藻而常存闇然之意其事親孝千里外言及必穢穢涕也其事長兄也友愛終其

身少受學于顧涇陽先生涇陽先生挺高節倡明
學術海內宗之爲論說余見公口不言性命學問
而能見之用以施之於民故余謂善學涇陽先生
者無如公公之在都下也與余舍相比是時國論
紛紜士大夫各持所向爲聲氣之招而公獨稱詩
論文簡詠蕭然儕人莫能窺其際余微察其意指
蓋將修明實事爲國家濟孕破交養和平之福而
竟不及一日立於朝此其痛寃獨在公也吁公之
生平亦足以傳矣公諱玄禔字爾遐別號本業中

癸卯應天鄉試登甲辰楊守勤榜三甲進士生庚
午距卒之年四十四父露績學有文名子三肇歲
肇周肇宋華氏自原泉處士居錫山其來甚遠具
在志茲不載載其立身治行之大者題其石曰明
循吏華御史本素公之墓來者庶其式茲

誄

杜太公誄并序

吁嗟乎大雅不作古道誰存後進之人服官無經
術訓俗無人倫貽家無善澤如沒橫塘而忘其柁
入幽谷而不信有白日也吁嗟乎哲萎之痛實切
我心杜太公者吾松鄉先生之可法式者也孝友
嗜學舉于鄉教士於陵陽治民於肥子拂衣歸民
久思而祀之濟濟德心樂善不倦鄉閭矜式宜其
子孫德尊而年邵登於八袠又四年而沒懷和長
畢逸軌斯零嗟哉乎卓今喪而吏道絕仲方逝而
俗敎偷石氏之風尚存於堂構謝公之慟已結于
山丘夫哀以德增文因情感世渡易愴前哲難追
況託契於蘭蓀倍鍾情於嵩斗敢攄遐慕載之素

旂誄曰

峩峩華宗派自淳源粤惟關國實虞之先靈根
所樹崇柯出焉喬推漢季頴表晉年爰自南遷
肇厥隆構青龍之隅實惟華胄既氏其鄉亦大
其居黃門之澤徵士之廬德音孔嘉載之郡書
六世而還春[illegible]之浦訓耕訓讀竹岡有杜厥岡
崇崇厥涌湯湯載其清淑名德翱翔於惟太公
挺生夢卜早慧夙徵貝珠萬斛旣說詩書勉精
勵操夜繹晨興探賾味道亦控其願亦躡其轍

亦滲亦灕勤身致孝既戴素德爰播芳名薦蒞
南國揚於　帝京匯曰爾榮以表人倫人倫伊
何廉貞靜篤道韻彌冲物要彌淺敦我直方愧
茲靦覥敘備三物德施五宗曲成爲齋普濟爲
弘衆食其和元體仲兮蠖屈而蜚宣文藻斧黨
庠春風冠縫化雨和而不同廉而能予平念息
爭開其愧恥縮篆穆如清風理矣倫敘既洽巖
邑是司膏粱枯萎芒亦寬髀如傷若軫納隍有
虞孰顑不伸孰吟不舒孰呼庚癸孰夢囹圄孰

開厥先靈雨之車孰戢厥威俾霸之森民則有
言懷我使羣鄰僑有愛何武無忝民則有言念
我社毋嗣爾棠陰尺爾梂酒彼尼公者詒公不
朽揖冠遐舉言採其薇歲華春酒初服郊扉餙
耳聲嗚流目餘魚覩無餘聚床有素書手握冊
鉛目窮圖史攝要鈎玄盈緗累几素心無嘗聊
復爾爾或樵或農或佛或仙或游田舍或醉聖
賢寄情所往中心嗒焉我熟窺公夷惠之間惟
公邁德漢濱棄機備公長年予晉寵飛有子案

槃如錯如磨有孫璘璘爲圭爲瑜鑣聯皇路驥
比天衢以怡高堂百歲是娛屈茲入衮闕四其
餘寓形有歸還於太虛嗚呼哀哉敬述我公碑
心亮節信必由衷貌無外悅載其渾敦以鎮肇
物物競我恬物巧我拙物喧我靜物汙我潔處
盈適儉在有能闕惟其不居聲華斯烈緊公訓
世琅琅數言載其家乘金石斯存末世之人委
其故我蕩厥神情營營越俎農不服疇仕不服
官婣拼奴籽厥緒恭然公有遠戒啟導後賢惟

公之賢公試於先緊我初學紳佩敬鐫企德茲
遠違德茲遠溯風玄壤白日黃泉嗚呼哀哉紫
名不化德貌銷沉百年已矣末俗傷心一柸既
傾廻瀾易藉重淵不春誓人長夜親巾之痛非
爲泉下史歌薤里以先靈駕嗚呼哀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祭文

祭徐文貞公祠堂文
祭陸宗伯先生文
詞林合祭荊翁王相公文
為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代楊修齡
祭楊文恪公館師文 同館
祭朱相國文
哭季弟初調文 又慰季弟文
堂祭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祭徐文貞公祠堂文

嗟乎不朽者人不死者心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先生沒二十五年而鄉之人列祠而祀之論祀者曰功在國則祀也道在鄉則祀也鄉之人知先生之功而不知先生道在功知先生之遺而不知先生有功于道者大也國本既疑如器敧

公立其旁默而鎮之倫是以明君是以貞國是以寧世是以平居攝受遺洗乾坤而先日月令皇皇萬載有父子而有君臣者先生之功夫非先生之道耶良知一脈半信而疑信者半塗疑者譁之延乎豫章之間振鐸而建鼓者文成百年一日也當此時而信者信疑者亦信夫人心如水爲道源故活活爾放乎江海導之力也先生當日號麾扶迷比于淪濟排泗矣故曰先生之道又先生之功蓋小子輩為先生內子弟有年而窺先生之大也世人功業不根于道即乾坤旋轉猶是簸弄精神

先生當人臣子之所難委圖曲中不激不依而默
以光明大德歸之　兩朝聖人則非方寸地純白
潔淨信而獨行者不能夫治世易治心難也經書
石田也諍言盡果也學富於千言用啬於一字學
道之弊古今相襲先生體認躬行提綴聾聵而精
微作用變通闔闢乃在二十年綸軸之地且夷同
異之際陰陽左右之間得易之用得道之權名世
真儒光於千載故小子竊謂先生道在功功在道
我　國家二百年來相業儒術如先生者真希有

也先生之祀宜在功宗宜在樞柱鄉之俎豆夫亦
鄉人之心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
沼沚不及明信信者信其精神之存而為對焉今
鄉之人登先生堂也見其功而不識其道則以一
宰相祀先生習其道而不識其功則又以學道之
儒祀先生而迄未見先生之大皆不謂之明信故
因奠而陳其詞以喻之於衆以酹之於先生夫精
神不朽先生且鑒微言於藥酹也某小子輩不敢
以家人之言莫又不能以國乘之言濂洛之言莫

而第以一念明信可羞於神明者莫夫先生之像
堂堂皇皇先生之風優優洋洋我儀圖之亦往來
之一觴千秋猶可射思尚饗

祭陸宗伯先生文

嗚呼先生位高而名厚德尊而年修夫亦足以已
矣而悲之者將安所求惟悵其人之莫見當斯世
之末流故于小子感一慟於千秋惟先生有無待
之用有獨尊之標不藉衆人之爵以自貴不因衆
人之譽以自高蓋衆人所不得不貴而成其貴亦

衆人所不得不高而成其高故先生之取於世者
約而受於身者饒世人名爵如嫗持黍予奪嬰兒
視其啼喜先生筮仕澹然而已似享太羮不貪其
味徐而冲兮味迴逾佶惟權鼓物試情於韲一碎
千金爰表其峴先生遇焉傲然長揖諾不雷同立
必正色高嶺青松秀於孤特雖其孤特幽巖之癖
静觀世局進退虛舟彼蒙求我我則何求屹然來
朝藝樂夷禮漠其小羣危言直志衆所徘徊先生
色舉翱之逖老鄉之典刑獨慕清風淑我鄉人我

鄉之人訓于薦貞先生穆如不緜而尊扶潤揆本
滌情理性無煩何簡無垢何淨惟簡與淨超然證
聖九十年來山壽其靜
帝念黃髮曰予不忘百年之瑞三朝之光不營於
爵爲我止貪不矜於名爲我訓恬匪壽其身壽我
家邦几杖三錫賁以
寵章
天子養老仁義孔揚有老深居綠野之堂維而不
如元氣旁皇歲行在巳爰歸其寄　天子曰咨元

老斯逝司空佐葬秩宗佐祭施於無窮百年之謚
呼嗟先生進退動靜道結
聖明祿位名壽寵冠儒臣不朽者德莫挽者人獨
哀中流一柱之傾惟其小子幸納師履夷其荒蕪
敦以名理辛壬之歲法言滿紙厲以終身文章節
氣京華二載迓其故園音徽如在涕贈几筵非慟
吾私胡不百年嗚呼哀哉

詞林合祭荊翁王相公文

嗚呼治室有垣治國有柄　神聖攬乾元臣佐命
佐命伊何秉德執權不私其身自任重焉於惟我
公直心諒節進不逢君退不徇物學術精能發爲
氣誼文章淳醲化爲經濟昔在戊寅政地滋僻公
扶言路直詞正色感慨獨往鴻蜚在冥六載東山
朝野所欽爰升授軸乃備　帝心惟時朝政厲精
執柩紘索既更相道委蛇公偕同升或都或吁亦
塞其違德美是狀言路漸伸少諷多直　聖摠滋
睽釜鬲用積公則苦心用解衆訛闢　帝之疑歸
於郎如公告予　帝防戶如川川不可防導之使

言公告予　帝核言以寔程寔惟功摠之使一懋
懇之言深於流涕三四反覆去就之際旣去旋召
宸眷彌隆公曰勿激事乃有功事所難言主器
分封公則轉圜遂挽　帝褱國本屹然不争而定
爲國引咎一疏九閧公在相位有識有力識惟用
獨力不衆紬公在相位大用大機機權在我默不
可知閣部一體爲國任事人謂我專我職如是賢
邪殊塗爲君擇人人謂我私我本無心道行而留
不行而止來則雷動去則川逝丘壑之間垂十餘

年窮寮風雲蒲輪再宣　帝曰汝來汝度汝沆汝
予黃髮謀國是望公拜稽首憐念老臣筋萎力枯
泉石痼溪使幫在門安車在路玉鉉席虛元臣高
臥中外喁喁司馬入洛訃音忽來三台中落　帝
心震悼蒼生涕零國無著蔡上衰儀刑某等詞林
後進雅服明德泰山其頹吾誰矜式臨風寫悼醆
酒陳詞哲人夙昔袞墻之思道在黃扉功在青史
九原可作惟公歆此

爲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代楊修齡

嗚呼陽明蝕而君子厄元氣薄而正人摧嗟皇路
之驅馳悵吾公其焉如惟公秖行冰壺宅心霽月
德則春融材則霆決其持論也引大義而執砥之
乎其與人也簃重襟而令鑑之別中立之概薄墻
壁而不依獨創之局乘邊幅其如脫當治行之小
內徵借吾儕而待詔簪冠侍從之班振衣日月之
表方將定國是而鎮人心渙小羣而培公道固非
常人之傻爲亦吾儕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
忽甫握手而攬相吊也耶吾儕交公鳳公慷慨瓌
瑰其音聽之淚洒世人何如見利而爭舍理集蠅
沒齒而腥百足爲扶盲相覺杖失之則顛蹶蹈羅
網亦有夸人氣俠自矜决於面墻波濤責驚或謗
機械託宿名理理亦有機翻爲禍始嗟嗟世波如
此而已非公深憂誰念及此嗟嗟天地經歲不生
一人幸而挺生摧則何頻進賢之難如舟撓陸曾
未及用而奄斯逮嗚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經年
投分合契道義爲懽領袖如公先降割焉嗚呼哀
哉草木搖落鴻鴈在天寒途戒霜旅櫬荒烟寡妻

弱子一棄蕭然獨留榮名天壤之間莫公一觴有
淚如漣靈其慷慨尚歆此言嗚呼哀哉尚
饗

祭楊文恪公館師文 同館

嗚呼有極則室有几人用憑國亦有之緊我正人
正人穆穆如享太羹泊乎無味而至味以存蓋救
持國家之體要養天下之太平故德則太和元氣
而風則一世之清曰惟吾師生有重望沒有榮名
止水不波想橫塘之一桂消氷成水見天地之腸

春悄昔　重華發策冠冕人文放乎厥詞爰極藻
于蓬瀛既掌　帝制爲綵爲綸主器是磨爲玉爲
金函治鑄砰雍之俊化工榜玉署之春惟　帝寵
嘉秩宗往欽舉三禮之廢墜爲一念之寅清時因
事而開忠亦啓心而沃聖明師於此時濟衆羣千
藩籬之不立執一是於意見之不生故按掌敍必
力行公道之垂挽康濟又心扶國論之平恢恢乎
無能之公其功大巍巍乎無名之德其德尊惟光
明源于性地而倪亦出於戰兢深識藏于盛養而

克用根于至誠當宁方倚師爲蓍冑薦紳且奉師
爲典型當爰立之垂卜固盈庭之所尊何造物之
不弔而中夜隕其大星也耶嗚呼痛哉某等哭師
非以師慟慟論道之無偶慟老成之屢凋慟國是
之紛紜慟人心之久搖慟中流之喪其砥慟岱嶽
之喪其高惟生而關世道之重故沒益懼人風之
澆爾某等遊師之門納師之履等生于成痛存于
夙撫師几而昔如愴閾事而未已矢一慟于千秋
倍深悲于槃酹師靈有知尚其歆擧嗚呼哀哉尚

饗

祭朱相國文

嗟乎古之介人不飲盜泉匹夫之操若何貴焉誰
相天下而飲水者庖不充肉庭不旋馬維公清風
百世所師志兼伊尹道邁伯夷進不營名退非激
俗澹焉似水虛焉若谷世矜憤厲公尚清寧歸山
廿載樂道飲醇世競抨擊公修靜正入相朞年危
行言遜洛蜀之間是非競起公則無偏穆然而已
旦奭之際同異紛如公見其萌褰裳去之道高志

潔榮辱不同乘時而出倦飛而還不愧爾鐸幾先
之哲言維允躬身輕一葉不負而君易簀之餘乘
無入百宅儉一區公無節名而倖邀比物敷對揚
靖共自矢公無學名而超濂洛正巳無求衾影不
怍凡今名公得全者難獨立多懼黨同後難東山
眷覆綺皓衣冠沒寧存順道春名完公則無憾而
寒朝涕漣競狀清風就砥狂瀾嗚呼哀哉某等儒
林後進　譾惺步趨里閈相接典型是資瞻望凡
筵列席陳詞咕不以私長爲世悲嗚呼哀哉尚饗

哭季弟幼調文 又慰季弟文

乙巳仲春晦之日余哭同年陳進士平郎舍歸而得里中報予弟幼調病殤焉僕人秘勿之告也越朔夕而聞於吾友俞叔和旅燈無光暗風入幕且痛且愕結於臟腑淚咽不下坐不寧席憑不寧几伏枕而慟內熱赤面恍恍夢中如衆矛攢逆而得醒口不得語嗟乎嗟乎吾弟真死矣先是孟春之月余神先告忽忽若失不能持止嘗語同舍曰吾

豈有不祥之事耶何鬱鬱頹落餽若此已而弟死果以是月也痛哉燈下援筆爲文哭之

吁嗟乎吾弟汝知所自生耶汝知所自夭耶吾母凡九乳而汝次乃八汝生半年母若乳即亡汝勿乳也汝之夭法其以此勿乳故無祿母即世汝年歲餘依嫗而起處嚴君執執飲氷耳吾父予白炊半菽以哺汝養蔬不周安問肉味哉積此者十年箎布敗絮下蔽上露我或寒夜真汝于懷而讀汝受夭法無乃繫孩抱時嗟乎吾貧不能婚無以視汝吾既婚家四壁立也傭書四方以糊其口屢欲挈汝俱嚴君勿許汝嫂氏或具滫瀡供嚴君必呼汝共食其餕然供弗能數也我從館穀歸以其貲爲滫瀡供嚴君則又呼汝共食其餕然我有井臼所得不能豐汝麤布敗絮猶故也嗟乎我婚則又貧而無以視汝癸卯汝爲博士弟子我舉於鄉我樂汝有成而汝亦快我久鬱而信也我性澹甘布蔬如平時獨耗費又劣于昔不能支而北上我別汝時見汝衣布絮而寒起粟也憮焉解半衣而衣

汝叮嚀曰勉之丈夫寧終此饑寒耶我第進士僕南來起居汝則言汝衣布衣猶故也我喜汝能學我澹且不惜榮施於我願女亦良苦矣嗟乎我成名於時而迄無以視汝遽令汝竟死耶痛哉汝幼而慧八歲已盡讀論語孟子古文尚書十歲而能讀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名家文數萬言我嘗見汝讀治安策晨誦而午暗覆之也以其餘暇戲焉然以是慧故羸若備求之晨夕誦不令休夫千里之駁十日而馳萬里其力必疲汝之夭法其以是故

汝爲文淸吟有興趣不喜隨時俗上下間不肯數
數下筆我方愛汝器手不習而傷揹也諄諄戒汝
詎知汝神氣不堪再耗耶使者來言汝之病以郡
方比士汝過工苦比試出而疾作其信然耶汝又
欲奔千里而萬里能無疲耶汝之天法微屢屢矣
其能無死耶嗚呼痛哉汝爲人仁孝溫良自其天
性汝平生不肯私半圓必以呈嚴君嘗與汝積我
母暴露所見風露榛莽我悲不能勝汝慟失聲不
止汝半歲故未嘗識母面也憶癸卯元旦我與汝

從嚴君飲伯父家祈色以占福汝一下得喜色者
六衆方喜且愕而汝恬焉徐起揜之我從旁視汝
輙自愧不若汝也歸與婦言之嘆汝後由成就當
遠過我居京華南來人言我嚴君杜門布素不減
其昔我附信稟嚴君請長男遇過其材恐不堪此
大人積此德基異日受用當在儁弟此語汝亦嘗
見否汝之仁孝溫良而死嚴君之淸約積累以貽
福於汝而汝竟死嗚呼吾安能起汝而言之也痛
哉去歲九月中汝寓書言一別千里相見未期我

報汝云我來年夏秋乞歸卜半畝地營母葬因築
茅舍三間挈汝讀書其中以伸我風木之思而歲
汝學也暇則從嚴君步南郊野眺荒飲計此時相
對樂未央耳汝即病猶能見我乎耶汝不見而死
是我志不伸於汝也若其見之汝安能捨我而冥
冥逝耶嗚呼痛哉汝病而我不得迎之醫汝死而
我不得歸之斂汝今一逝不可追矣弟兄姊妹五
人聚首婚嫁離散生死天涯別有會期死無生日
嗚呼痛哉我今羈旅歸未可必但志在葬毋旋且

乞身營地城隅以安吾毋毋宅之傍即以窆汝我
不汝遠築室居之讀書其中汝之靈氣爲雨爲風
爲雲爲虹旋繞我旁以相應和人之存亡不係軀
形精神所聚幽明一庭汝亦何慽我亦何悲嚴君
曉景汝寧我歸亦慰於懷樂其天年載飲載撫汝
之冥冥亦相於茲嗚呼哀哉
余既爲文哭吾弟也念弟生於世淺儵然一往痛
合于桑氏之義遂復作語以慰之噫死果靳生寧
可慰耶若其樂之寧待慰耶舒王有言惟其不是

生者之悲噫吁嗟乎幼鬪五尺非小成人非夭汝何所貪汝何所少吾思人生久視何爲以人覩世多閱多迷迷而不觧百業從之譬人瞪目睛空狂華若合眼者睛空亦無汝之一生諸業不起兀然而生杳然而逝謂汝舌業藪栗鹽虀謂汝耳業蛙鳴鳥啼謂汝眼業文史圖書謂汝鼻業幽蘭當除謂汝身業夏絺冬裘謂汝意業無懷古初是諸業者脫然無有造物畜汝其亦全汝人忌十成誰過了汝且汝形尸如蟬斯蛻清風浮雲更何牽累若

戀紈綺汝生布葛若戀珍齊汝生藜藿若戀妻恩汝未有家若戀名韁汝未出世若戀利澤汝不治生是諸無戀得大清淨汝生於世如雁過江雁無留踪江無留影似此灑然亦可長寘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揮計汝所念嚴親是依但汝既至比而寧用戀爲汝生行三幸有二兄汝心欲盡二兄知之毋逝廿年廣濱凄其汝今來歸慈魂相比汝所自盡吾亦不知冬盡所能以報父毋存者沒者兩無憾矣吁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莽莽彼魂氣既無不之其亦時集于我之旁也耶

堂祭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丁巳不孝男恭率孝婦陸氏孝孫男稷等拜於新正初一日奉　勑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顯考青濠府君　勑贈太孺人顯妣溫惠陳氏之靈柩合葬于城南之新阡先於本月廿六日發引敢用特牲敬舉合祭而昭告於父親翰林府君毋親太孺人之靈曰嗚呼痛哉我父生而養不隆于兼味我

毋斂而材不稱於五金榮弗施於象下祿弗逮其雙親煢煢獨子隻影單形有女雖嫁有孫未成枢比長痛日夜淚零男所以晝惟一餐夜止一寢蕭條終歲辛苦半生淒菌無怨甘病甘貧念我父毋且不享人世之樂男何人而恣切溫飽以自寧欲報罔極誓以身殉介者奉親之命卜吉高原前臨浦水後依祖墳槩每男所親視穴壙男所親營既安既固以妥先靈男畢此大事苟切餘生有福則徼父毋之庇而盡心報國無福則歸父毋之側而

泉石終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稟性慈温積德弗享宜利後人男非薄弗克負荷惟願我父母安此吉壤而昌大其子孫一世百世乃昌乃繁繼其清白守其典墳用衍我祖父之澤而不孝男之罪可以少逭於九京靈輀將啓寫此痛悵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兄梅菴文

維萬曆丙辰十二月己丑十日辛丑伯兄邑庠生御庵公卜葬父塋之昭位從弟某率男穫等以酒

果牲醴祭於窆所而操文奠之曰嗟乎吾兄物無常聚一瞬千秋何得何失陶朱黔婁猶我祖父蕭然素風兄安其常君子固窮嗟乎吾兄小年大年為夕為朝劉伶之畚陶家之陶達人百年行滿其六老者何歌少者何哭嗟乎吾兄士性所尊非泥非陸吐不可吞銛不可曲以彼澳淤其直如矢視兄如龍視彼如鬼嗟乎吾兄蒸亦有婦鴻亦有雞推結而前其肩則聳吁彼三鳳厥羽先鎩愛我蕪翡而棲于中野嗟乎吾兄句則珠玉筆則龍蛇異曲同工其書滿家惟德與言古稱不朽是爾曾玄以施厥後嗟乎吾兄在醒亦狂處貧若富則有儀檢非關尺度我侍兄側四十於今相視莫逆一室素心嗟乎吾兄墓門蕭蕭先子之原蒐氣所之白日重泉逝者含和生者淚漣瞻兄於像哭兄於墳哀哉尚饗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目錄

雜著

蔵言有序

敘篇

至治篇

造化篇

不巳篇

無知篇

君子篇

樂在篇

保身篇

時哉篇

月令篇

先覺篇

擇術篇

辯名篇

論遊篇

明鬼篇

格物論上

格物論中

格物論下

規矩篇上

規矩篇中

規矩篇下

雜著　　華亭張鼐世調著

菽言 有叙
菽水事親孝乎然須知事親真實處即菽水長物
亦孝耳余歸山叙宦兼失暴日糊口之業老親甘
旨之不具竊念此身心一泒庭除濯磨既久三十
年來竊有所聞懼離其宗敢仮志發明以求證于
世家大人見而悅之曰是我志所存也命之曰菽
言夫明其性而守身夫非盡人之子與余愧未能

抑亦以真實菽水相告也凡二十四篇別叙篇爲
一篇
叙篇
惟王有種無爲而爲此民亦然有種勧之民無干
罹天無二日各協其辰萬象不忒作王治篇第一
若馬不嘶木牛不耕積而不遷如人食生生不會
也不可化也有物渾成如風鼓輪用之不勤作造
化篇第二
行不見家疲觞于途揺不見泉九仞而枯不窺其
始孰觀厥止老日若存孔日夕死作不已篇第三
聞寂誰聞見瞶誰見聾者則明啞者則辨惟其有
之是以失之聖人明民將以愚之作無知篇第四
富人無粒乞兒有珠渾然一團齊於太虛太虛不
有無上之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君子篇第五
繫人無患梏則無權雀不驚兒彈者失焉據枇堯
舜父老孔顏我樂伊何瞻之在前作樂在篇第六
雖朱愛眼不愛三光犧齊其指而不齊圓方吾失
齊泰山睫注吾衣吾巧袖手指傷作保身篇第

七
瞶處非隱細視非微時乎時乎微隱幾希爲輪轉
轂爲睫承機至人察焉千古須臾作時哉篇第八
鵬不于飛而于潛龍不于天而于淵故雌爲以爲
雄而後焉以爲先誰爲爲之有造化爲吾安測其
所以然作月令篇第九
借光益盲盲不受光益之以燈盲不受燈非光非
燈覺者在盲孰云聖知耳目爲人作先覺篇第十
儔攝支持不以其彫狐之禦寒不以其燧彫者墳

吏也跫者損狐也斂之徙之乃失其初曾史之美

達人號焉作辨名篇第十一

取果於田或得稗焉取寶於山或得砆焉果也寶

也惟兩取也其不取也貧且餓也作擇術篇第十

二

就可洗亦借之灰金可洗亦借之鹽洗有借也亦

有待也無借而洗其洗日新逝者如斯聖人洗心

作無過篇第十三

不論而存六合之外以人言神況其內者聖人事

神敬而遠之惟其不語剏可射思作明鬼篇第十

四

至治篇

至治之世山不崩海無波驕暘絕亢鉄陰斷淫民

老死不識析楊夜戶不閉晝遺不拾也追呼之吏

絕狗吠之聲稚婦爭提壺饁田有喜耕夫釋耒販

子去襲其服也士其相慰誨呂道春臺之盛也胥

歟夫庸知人心自治之爲真至治也與耕堯田而

遇九年之水堯之民不樂也耕湯田而遇七年之

旱湯之民不樂也凡至治之樂依世而立天災人

害皆得而奪之堯湯之不以九年七年而傷治也

堯湯固自有至治者存也世依堯湯而立故爲格

上下被四表萬邦惟懷萬邦惟慶若堯湯依世而

立則九年七年之爲堯湯害也久矣人固有海晏

河清而胸中盜賊蜂起耕田鑿井而無端之稂械

平地之風波有累劫不能破除者故莊子謂天之

刑民又曰風波之民噫此豈至治之世所宜有也

故舉朝雖治有一人不太平者共工之於重華是

也天下雖治有一方不太平者有扈鬼方之類是

也四肢百骸雖治有方寸地不太平者齊桓之見

駭於扁鵲是也治亂世易治亂人難治亂形易治

亂本難有治世而無亂人聖主不能得之於齊民

有治形而無亂本父不能以保其子也何也治我

自治之亂我自亂之所謂世依我以立我不依世

以立也故十日淪沒洪水滔滔一念動搖山嶽崩

裂萬刼所蔡起於眼下轉眄不見蒙昧泰山生爲

太平之民當享太平之福豈可向天空皎日自作

陰霾從淚靜風恬忽生鯨霧此之不治幾於辜負風光流連歲月自求桎梏常爲亂民時哉時哉齊可失也然則如何曰治曰能治其自治則治也故農者治農賈者治賈士治士工治藝吏治其吏官治其官而人各自治矣未也吾不與聖賢爭加吾不與愚夫婦爭損吾不與萬物爭有知無知吾不與天地爭有爲無爲捐知見去伎倆而人又各自治矣人各自治則堯舜可長無治無治至治之極也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何有吁生堯舜之世爲堯

舜之民者無爲知識所誤而肆于亂也

造化篇

生者不生化者不化不生者生生不化者化化萬物生矣而有盡也卽八千歲春秋乎其盡與朝菌何殊生者不生也花之化爲蜜也蜜矣然花味也麴之化爲酒也酒矣然麴汁也以其有化者存矣不化也鏡無形川無月也受形者鏡乎受月者川矣故曰不生者生生形受于鏡而不礙鏡無形鏡體也月之升沉川受之也然不礙川川體無月也

此不化之妙也故曰化化通乎此者可以窮天地之始天地生生之所生也化化之所化也天地無一日不生亦無一日不化然其生者竟不生也化者亦竟不化也生生化化不生不化故曰造化造化造其化也人造天地之化則曰所過者化雖其過化故能生生然則人亦無一日不生也亦無一日不化也春化而夏生秋化而冬生萬物開而落枯而榮無不化無不生也而何疑於人人於其中謂之日新新者生也不化則故故則積而有物積而

有物則礙新矣今日之積據爲有則來日之新不至也前念之積據爲有則後念之新不至也金天下之至寶也有之以爲利也然政如流水行於天下而後利之生財若襁而積之亦陳陳而蠹矣是以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乃其子竟富甲於齊也有之而能不積是化其有也而有愈多矣豈亦有造化矣其不化則臭腐也其化之則神奇也故夫陶朱公者是能化其金以造造化者也今夫名莫尊於相位也權莫厚于操人之國也然進而

不退是據爲有也而厤不旋雖范睢蔡澤天下之
王巧辯人也譚笑而得之談笑而去之當其去之
日已忘其相位矣而范蔡以是老於秦故夫二子
者能化其相位以終始者也今夫長生古今之所
樂也而東方生嘲詈帝王以傲然於金馬然人主
優納焉而竟老死無患令如文成五利司馬遷之
屬百爲身虀而形餘刀鋸久矣故夫東方生能化
其生死以爲不生死者也今夫形骸屑髮死而藏
焉七寸爲棺槨稱是也而楊王孫者欲羸而葬以

下齊于螻蟻夫既已反其真雖金棺石槨何有焉
而尚爲朽骨筭不朽乎此王孫之所笑也故夫楊
王孫者能化其骸骨以翛然于生死輪轉之外者
也夫數子非至道者然而服屣渣滓幻芙天地則
數子亦各有焉中庸之人夫婦之愚苟見其日新
而不積則過而化者皆如是也唐堯化于唐故如
天虞舜化于虞故從欽而無爲禹湯化而夏殷治
伊尹化而放逐可以爲復政周公化而東征可以
爲明農孔化而蔬水栖栖顏化而簞瓢自歌故孔

子嘗曰何也見新交臂非故化之道也然則人生
日用一念不化丘山塵垓一息不化歷劫莫屬蕩
乎如太空之雲泊乎如過江之影百千不留一構
常惺雖有蓋世伎倆非常功名探淵悟微網古羅
今前念覺不希後念覺今日故不礙後日新鳶飛
魚躍逝者如斯活活潑潑往往來來吾又安能窺
度其造化之所始哉

卜巳篇

空孤中一水而泡生幻也雲還空無雲矣泡還水無

泡矣死幻也將遂無空耶無水耶昔空塞雲屢離
不敗也特雲泡自爲有無耳然有有無無轉相代
也空無一日不雲水無一日不泡是空與水之不
已處又在雲泡見矣人於天地猶雲泡也生可爲
生死可爲死耶血肉形氣合而爲人血肉形氣散
而仍在天地已復合而人矣已又散而在天地矣
是生生死死皆幻也而常在者爲我之真空我之
真水非有我也生雲生泡者不得歸著則強名爲
空爲水爲我也然則我亦無我名之不已此不巳

在天地間又生天生地真命脉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先天不違後天奉時若論不違真是真空真水造命處然却又從何處見之曰只今目能見耳能聽口能話者皆是也愚夫愚婦饑食困眠者皆是也急須認取莫輕被世界瞞過譬如空一室之空一器之空天地之空誰不是空總是雲所來往之處譬如水井坳杯盂涔湜江湖誰不是水總是漚所起滅之處世界山河眼前日用誰非不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亦只憑此機括雖謂生生

死死遞變遞換亦只在此眼前世界百姓日用之中第人不自知耳夫不知生幻而執以為生就生處便添許多纏縛若不知死爲幻而執以為死雖放下軀殼猶是斷滅偏見不入妙明若欲明了生生死死不生不死而竟不知生生死死不生不死者何在又是顢了失毋尋花果而棄根荄二者皆謂之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若知之行處即是著習處即是察矣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又曰殁而後已是一念兢業惕厲了當歸結話也余則曰死而不已惟其不已故夫子曰夕死可矣至人生不是生死不是死已而不已故無可無不可也此天命於穆之說與

無知篇

或曰百姓者日用不知者也然而有知焉聖人者無不知者也然而無知焉何也曰此變化之道也有知者不知若知其所不知則不謂之百姓矣無知者知之若于無知上求知也是無與知二體也二則礙矣此亦謂之百姓不謂之聖人何也知也

者變化而盡神焉神者知體也即在百姓日用之中其他皆知識也百姓之所以終身不知者礙於知識而不依其知體知識在血肉精氣之內知體在血肉精氣之外血肉精氣礙人知者也目觀而逐于視遂以目為知色耳聽而逐于聽遂以耳為知聲此知遂付于耳目矣乎則有耳有目者之大患也然視不以視視聽不以聽聽無視而視無聽而聽無知而知也此之謂神神者百姓之所有也在聖人則血肉精氣盡神在百姓則血肉精氣

盡知識知識如布列方格于面目間而壞實之無
一空虛可變化者是以終其身不知其不知正以
其知故不知也聖人如谷如鐘如鏡如水呼而應
叩而響物來而照月落而圓過而化存而神故謂
之神然須知百姓日用盡神故曰知及之又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知之所及而竟亦無知此不可
知之神也聖人與百姓同之百姓不能知故終于
不知聖人無所知故無不知其實不能知與無所
知同歸于無無二體也撥灰見火火在薪與其在

灰也奚以辯特然與未然耳一然之後滿世界皆
灰矣未然之時灰盡世界火也火體無別而然不
然偶別至于一灰之火變而然世界世界之火盡
還于一灰而火亦變化之樞神之至矣此百姓與
聖人無知之說也

君子篇

子赤子也人自墮地離於胞胎嬰兒孩矣則呼爲
子以其純得父母之生氣也得道之人生于乾坤
稱爲肖子以其純得乾坤之生氣也或推尊之者

因其姓而呼之爲子謂不得於赤子本分有添益
減損人之至也孔子曾子有子是也君尊君也無
上之義也稱天子曰君稱父曰家之嚴君而古之
聖賢論述有德則必曰君子何也君尊無上而心
曰天君體無上也無上之體自赤子初生時具此
一點便能離於胞胎而遊於乾坤此體即在目視
耳聽手持足行之中爲天地根爲萬物命無知而
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第人不識取耳識得無上
之體則天地在手萬物生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

息息皆本胎處處皆生氣超然無上而特尊故曰
君子老子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之先
君之君也無上之義也大凡天下之物能樊籠人
而不使之出者以我不能處其外能催抑人而不
使之前者以我不能據其上此皆耳目手足爲羣
而天君不存世間爲忻爲厭爲驚爲催爲豫爲慕
淪亂其天君者大抵皆從手足耳目來也此種用
事學力知見皆不能敵學力知見是勝之非主之
也石之火不得傳于燈也機之既不能當雨露也

究竟學力亦非知見亦非摠之一小人也何也失
其無上之體而與離於胞胎時大相遠也然君得
者又能用耳目手足而尊其天君何也耳目手足
皆臣道也有爲之體也心君道也無爲之體也心
能爲主則手足耳目變化靈異日用觸處無非妙
明心借耳目手足而心益尊如臣下奔走稟仰以
奉君而君益尊然君體不肖也第適得之爾若心
不能爲主則耳目手足皆代心爲政而縱橫其權
耳目手足亂而不成其面目爲人故曰小人嗟乎

人赤子也失子而人矣失無上之君而其人抑又
小矣甚矣人之微而危也論語仲尼道德之書也
而以君子始終之呼此論語尊孔子之意也

樂在篇

樂何在乎曰在赤子何也身外也心內也內無思
外無著內與外常會合而爲樂故赤子之樂天樂
也若內有思外有著內之所思未必與外會外之
所著反足以病內而苦甚矣後世所營營而求者
皆人樂也天樂至樂人樂無樂樂樂不可以思慮知
見求也行而赴家家至則樂矣本自在家不必至
更樂也飢而求飽樂在飽矣既曰飽飯何求焉此
不求而爲真飽樂之至也赤子者在家而安之終
日飽飫而婉焉無行無求而爲樂者也若離家而
求家僞不可安也則亡子爾去飫而求飽抄不能
爲飽也則饑夫矣世人之樂皆僞也砂也故赤子
長忻忻而世人長戚戚吾嘗見赤子耽之則啼也
已而順之則喜也喜境則喜啼境則啼啼喜兩無
機而境故不礙也不礙境樂之至也外不見所著

故內無逆內不見所思故外無觸聖人者即身遺
身即心遺心和合其內外而同于赤子蓋赤子有
知也而無慮故樂在知赤子有能也而無學故樂
在能若慮而知學而能赤子之知能亦不樂矣謂
其有求也聖人者知無知能無能不學不慮渾身
是赤子彼樂在聖人聖人歷涉諸境而爲身具喜
怒哀樂而爲心非能如赤子之漠然不識也而何
以有赤子之樂曰遺其人樂故有其天樂也心日
度萬物而能安乎其身身日交萬事而能安乎其

心從赤子一點之知能遍滿天地而若不有其身
心者然是以合乎不學不慮之初而爲樂夫人身
苦穴也人心苦藥也即堯舜之帝焉而若洪荒禹
稷之佐天下而若饑若溺湯憤淵文王翼翼孔子
憂天下之不與易而顏氏苦孔之卓也皆苦也然
以聖賢無嫉之意觀之則亦赤子之啼爾其苦也
陶陶然樂也聖賢無此苦亦不得爲樂蓋樂者生
意也聖賢之苦皆生意也以天地萬物爲身以天
地萬物爲心而後身心所不安處則苦焉此之謂

天樂憂勤惕厲而無支離者也今人見嬉笑之爲
樂而不知行墟墓之愀然悲者亦爲樂蓋墟墓之
悲非悲也活活潑潑對境而出焉生生之意也若
有不悲則其人日用之生機絕矣人惟不能認取
遂逐于世人之樂而不知有聖賢之苦因不知有
赤子之樂夫赤子之樂世人不能見也墟墓之悲
何思爲何慮焉夫赤子亦若是聖人亦若是樂亦
若是而已凡樂爲生之種天地人皆依此種而生
焉故以一生人曰大以一生大曰天一生二而生
人曰仁仁樂體也聖人渾身是赤子渾身是仁故
曰樂莫大焉强恕而求仁近也此孟氏傳孔顏之
樂脉也

保身篇

吾所大患爲吾有身此衆人之身也通天地萬物
爲一身此聖人之身也保衆人之身則雖不任怨
惡不蹈死地究竟與飾寒暑時饑飽盜陰陽之物
以厚自奉者埒耳譬之器然嚴而守之謹滕固扃
而僅免一失也此守株之民也保聖人之身則不

然凡器守之于無用而聖人則用之以爲守夫用
之以爲守者通天也萬物之謂也身之爲身者入
于胞胎而名之也物之以耳目口鼻圍之以四肢
筋骨而人之爲身亦大拘矣有物渾成先天地存
爲天之命天有命人亦有命此命不在胞胎不在
耳目口鼻不在四肢筋骨而在種種形色未分之
先其落于形色則又在形色既分之內人能識得
天命則耳目口鼻四肢筋骨謂之借亦謂之真踐
形之人形色皆天性也若不能識天命則耳目口

鼻四肢筋骨謂之賊不謂之子老子所謂大患有身也聖人者識得天地此命也萬物此命也吾亦此命也爲天爲地爲萬物而其間忽然而爲我我之身非吾身也天地萬物之身也不得以共有落於胞胎之名而遂認爲身故嘗用其身以守其大身借耳目口鼻四肢筋力以官天地而鑄萬物夫其借也猶天之借四時五行萬物之借其知覺運動以各遂其生意也借之身非其保之身也借其有思有爲之身以保其無思無爲之天命故雖聖

如堯舜而其民歌之不過曰順帝則順帝則者保天命也保身也故曰堯舜通天下爲一身凡民之身皆天命也其以爲胞胎則患其以爲天命則無患矣獨聖人知之眞耳子思之言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知其發育峻極則可以爲大身且大身無處不發見也耳目口鼻四肢筋力觸處皆發育峻極凡民自不知耳惟知之則能保之故明哲保身煌煌旁燭以保天命此之謂也

時哉篇

天曰時行地曰時至物曰時哉聖人曰時中時者神明之道也動靜不失時則道光明矣人生一動一靜無處非時也如輪轉然時無一刻停矣而人日逐于其中惟逐于其中而不與之迸故謂之聖人其迸焉者皆謂之凡民何也凡民逐于其中者也而不知所逐之爲時如以燈覓燈不知所覓之爲燈以眼覓眼不知所覓之爲眼也饑而命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陸而車水而舟皆時也而凡民以爲飲食裘葛舟車耳惟聖人則以爲時故順而

行之堯曰若時舜曰惟時湯曰無時豫怠武曰時哉弗可失也此其時即所謂飲食裘葛舟車之時也凡民有加於時之上故以肥甘加飲食以華靡加裘葛以雕飾加舟車只此一念而種種皆與時迸以爲我能爲時也此凡民不知之大患也時者神無方易無體變化而新新之物富貴貧賤境即爲時境不能礙喜怒哀樂情即爲時情不能方行住語默身即爲時身不能執須知此皆時之奇影非時之眞血脈也有眞血脈者行乎去來之間生

生化化故故新新莫之能圍而亦莫之能違聖人
即於其寄影率其真血脉而行之故即境即情即
身而各不失其時是以其道光明凡時常新而人
心多故也時常活而人心多死也不尋其所爲真
血脉而驅思慮知見以求時時去已久也舟之行
岸移爲岸非岸也舟故舟也鴈橫空而落于江
爲去那江去那時者若落于境情身則岸也鴈也
其新新故故生生化化則所謂真血脉者舟也江
也夫不睹不聞時乎時乎聖人之所不失也故曰

戒懼曰慎獨或曰時無一刻停也若睹聞雙寂何
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日月歷天而不周也時
之謂也天命之說與故曰洗心退藏于密又曰齋
戒以神明其德則易之論時微矣

月令篇

四時十二月三月一令也一令者人身一小元運
也人若能渾然一令之終始則逝者如斯之妙在
我矣聖人律天時者也賢人學聖人之時而得其
至者惟顏子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一

令也猶春則渾然春也夏則渾然夏也秋冬則渾
然秋冬也四時各是仁四時總是仁也此元會運
世流行不已之道也聖人之仁與乾同運顏子不
入坤道而夫子見復只告以乾理正以其三月不
違仁也然吾又嘗推論四時之令惟冬藏而善生
天地間萬事萬物無不宜行冬令春華豐而焦金
流也夏蒸蕩而蕭落始也至蕭落而浸浸有可加
矣故冬者氣之聚根之晦而造化之復也故在一
日則氣動於亥在一歲則陽生於冬冬之至人之生

也嬰兒爲孩孩者子亥之交生氣所亭毒而成也
故聚極之氣其散鬱勃瀰極之根其花繽紛所謂
天地之心見於復也吾且以元會之運言之要睦
中央之狉狉而居也而後乃有衧帳之垂衣裳光
之茅茨禹之胼胝而後代湯武殺運濟昌
世乃知有帝王之尊也降而漢唐遞更之運靡不
皆然雖曰世變使然而要之留有餘者常可加則
帝王之所不能違也吾嘗驗於人之家矣其祖先
乘堅刺肥華靡馳騁相高者其子若孫未有不寠

且單者也若其悶悶朴朴足乎已無多求于人者
耶悶其後昌矣火宿于灰而光不用也傳之照于
燈矣非于燈之能爲照也當其宿有照之用也若
欲其不窮于照不汲之於則宜仍宿之灰矣用極
而仍養其用也置盂水而人酌之然必時注而又
儉于酌可耳若水不再注而酌之多者先竭也周
禮以時令爲政者也經之以天地二官緯之以春
夏秋而下逆之設施備矣其缺冬官也非缺也行
于五官之中以爲冬令蓋藏該天地之節宣包春

夏秋之所宜而後一歲之大全如黃鍾之帯子而
元氣之胎亥也此建丑之義也吾所謂萬事萬物
必注冬令而可者王之道也人之法冬令者宜何
如曰靜曰約曰損靜止象也水止而燭鬚[illegible]鏡止
而定妍媸物不礙者我不有也約於言則文明矣
約于身則光大矣約于耳目聲色則久視矣約于
算計思維則心閑而慮除矣約之爲利大也若夫
我守雌而雄者化兢我守黑而白者消鄙吝我不
伐而功愈多我不苛取而人愈不疑此其所得又
孰與營逐者爭吝儉哉則又其損之益爾虛乎心
如種焉種發于春而蟄于冬也善藏則無事無事
則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矣凡生人者盡生生惡
可已者爲之也故曰行冬令者善藏而能生顏氏
之子惟沉潛其斯以爲不違仁夫凡民日用而不
知仁者與

先覺篇

賢子曰先生者先醒也夫十人夢而一人醒則一
人能醒十人矣猶一燈光明傳爲十百千萬燈光

明也夢之人亦醒之人也即所夢處便是醒處如
手反覆只一手耳燈體光明百千萬光明不分一
燈之光明也而一燈既傳光滿天下亦復不增一
燈之體可見一醒衆醒其是一醒一燈衆燈其是
一燈然則安得以先後言耶曰聖人凡人本體無
二但聖人全是本覺而凡人則有始覺始覺即本
覺然非本覺也以其終迷故耳人能覺其所不覺
則始覺恍然始覺恍然則本覺現矣聖人無終迷
故無始覺無始覺故全是本覺是謂先覺審其實無

覺也然則何以覺之曰從不覺處覺之不覺之覺全覺也饑者之火乞者之珠一覺便是絕無擬議聖人以火喻饑須其自炊以珠喻乞須其自取自炊便飽自取便富却亦何常分聖人一粒米分聖人一顆珍珠也直至並飽並富無餘無不足乃是廓然明明德于天下雖然聖人不謂我能覺人也謂我能覺人便有我有人有覺有不覺分別甚多總是小覺不謂大覺若謂大覺無覺無不覺亦無先後可說聖人覺人專爲衆人滌除人我之見而

謂以先覺自處耶曰然則聖人之覺世云何曰聖人覺人人不曾覺人所能覺覺在自己不在聖人故曰一聲霹靂聞者自驚滿目青黃見者自辨以大覺破小覺以無覺度有覺是故聖人之先覺可以爲天地根

擇術篇

縱横以口舌殺人者也農戰開塞以刀兵思算殺人者也殺人豈人心哉日屠一豬而不啻一豬之刑也庖者割剝水陸之族而不能博主人之一朵頤然以爲利則屠滿肆爾以爲長于味也則操刀而宰焉自古殺人之事未有無爲而爲者也無爲而爲者乃生人之事也即不皆無爲而無爲者多以其生人之心本心也有爲而爲殺人之事則宛轉委曲窮盡其伎倆而後已若無爲而爲生人之事其當念處宛轉委曲之意亦多本心罔如此也不知此即不靈吾嘗晨出見寒而偃者亟歸呼僕人腋而起之提壺漿而灌焉戒家人徐徐毋亟灌之逆其生氣也自察此時惟其生之不得是虞而

多爲之方則吾以見宛轉委曲之真性也嗟乎此宛轉委曲者得非術乎故孟子謂之仁術而殺人者乃有兵術說術利術皆以宛轉委曲而爲之雖然總一心也總一術也以之生人則生人之術以之殺人則殺人之術矣不轉於術而轉於一點起念之初有爲無爲之術之分頭路處也擇術者何爲哉擇此而已矣凡術無爲者有常而有爲者無常蘇秦說秦連衡而不得乃變而言從商君以帝王之策說而不效遂修刑賞開塞既有爲便以所

爲者爲主而吾以其術從之則知術者盛　詘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惟人起念處愼取之

辯名篇

莊生曰名者實表也又曰名者實之賓表實而名
生乎是名實離也賓實而名生乎是名實附也名
實離非也名實附亦非也何也聖人無名也曰天
名天地名地堯無能名而名堯舜必得其名而名
舜孔子疾名之不稱而萬世名曰孔子古來豪傑
功以功名節以節名德以德名文以文名藝以藝

名政以政名千古游於名之中而未有離也如魚
有水然無名則枯也一世之乾坤脈絡人無論賢
不肖其生意翕翕而鼓舞者皆名爲之繫也若之
何其去名曰是固以有天地堯舜孔子論也若天
地未開堯舜孔子未生則安所得名故老子曰無
名天地之始名贅物也於本色無與也標指也於
當體無與也今人墮地時只一人耳依親而有姓
排行而有一二三之稱已呼之爲小名命之爲大
名表而出之以字別之以號而人之名乃多端矣
終不若人之一字爲親切也幼呼爲童子游黌序
鄉國稱爲諸生爲孝廉入仕籍爲其官遷遷遞改
而人之名又多端矣又終不若人之爲親切也文
章道學氣節事功皆美物也惟其所有而名之不
然者則誚之鄉人鄉人亦名也而人之名又多端
矣然又不若人之爲親切也雖然猶有人之說者
存也父母胎時將何以名之父母未胎時將何以
名之而此生人本體未嘗無也卽欲有所屬名而
尚而伏羲象之以畫遂謂生天生地皆因此而

亦爲乎標指麗贅矣如是則天地之始光明潔白
不著黏帶卽天地人尙強名而安得於人之內覈
立名目乎又安得於強名之內分別表實賓實之
有異同乎故曰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大還天不復
有天名也地還地不復有地名也人還人不復
人名也不於堯舜孔子之名見堯舜孔子而於未
有堯舜未有孔子者觀其所自始如是則名之爲
贅旒標指也審矣此非深論也名可名物不可名
我我至大故無名名小也象山所稱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剡城周先生嘗爲我言鄒超深於道予叩之先生曰其與溫謀逆私札者超自污以紓親愛耳人生以天性故寧自污其名以沒身而末世不察也然超政不願人察之若超者亦幾乎無名之意也

論過篇

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央而地過也然寒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

矣瘠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黏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於本體麿濫處不能不來渣滓此等總是習氣無關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纔不入於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於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之動礙動覺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之故也前境不待則舊境不新舊徃新來如環不窮過即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拭則翳矣不澄則滓矣拂翳得鏡清滓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

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於神明中鬪是非非亦爲是不於潔白地別垢淨垢亦爲淨浮空碧雲仰面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內守雖有千過無一留者若人而留住是陰霾累日蔽晴空盜人室而據其家也雖然靈竅安能有其空盜安能有其家哉

明鬼篇

亢天地間充滿無滲漏者元氣也元氣者行乎有形無形之中而不可知其可知者人心也人心動

則元氣有滲漏矣凡世俗所指爲鬼怪奇特者皆因元氣之漏而入焉者也伯有非能爲厲也鄭之人見爲厲則厲矣其以爲僑也能止之非僑能止也鄭人之心無厲故也厲生于人心之所不安而鬼出於庸衆之所信彼庸衆者非能知鬼之情狀謂何也或以喜奇而動於奇或以徼先見而動於見其奇與先見之爲好也皆人心自爲鬼於鬼無與也逐衆而趨之齊聲而和之問其如何爲鬼不知也所謂人亦何用見鬼也嗟乎此人心之浮動

渙散亂便以人心而入于鬼道是元氣鑠苦之漏也大抵陽明與陰濁各自有界限在一世則以清天白日爲陽明在一身則以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爲陽明今欲引昏霾於天日寄耳目手足于聽昧窈窅之游魂所謂身世皆槁而不生此亦天下之大患也曰然則鬼何爲而憑於人曰此其人吾所謂槁而不生者也如枯叢然枯則憑之矣凡鬼能憑於村愚一無知識之人而不能憑於知見巧故靈變百出之人此村愚者對人也野人元來只此

一心合下一信便不復轉信于聖人則聖人信於鬼則鬼矣能鬼能聖信之力大也夫所謂憑之者信之也飾宮宇以居人而人居焉若叢薄中野祠荒榛不居狐兎則居鬼矣吾以爲所憑之人其亦以身爲鬼祠也然則無鬼乎曰聖人不言無也有人則有鬼也此又元氣陰陽對待之體也聖人不言洋洋在上而言如在上左右不言祭神神在而言如神在不言絕去鬼神而言遠鬼神不言事鬼而言事人也此人生之所當自信而不疑者也不

信其奇而信其常不信其先見而信其見在當行之事此大道之原而聖人之所宗也凡鬼神之理行乎天地總是元氣如水之行乎地中無地非是水無處非是鬼神故有天地之鬼神有物物之鬼神有一身之鬼神四時晝夜潮汐來往翕則爲陰散則爲陽此天地之鬼神也草木孵於根而鬯於花几兀盤盂用於動而置于靜此物物之鬼神也明而作夕而休語默行止迺相循環此一身之鬼神也天地不違其候故天地位物物不失其時故

並育而不害人身動靜行止各依其常故大光明此所謂無漏之元氣也在人本念自信而已修吉悖凶斷不出此窜有福始禍先之鬼哉且禍福之幾能引中人疊疊作善而不倦者政以其將然未然含蓄而不洩漏故也若濕村野無知之人而先道之使善者不脊發而惡者不戒狃於福而倖其至駭於禍而多方避焉逆從幾無權而天下不治久矣嗟乎人只一心信在日用尋常使人聖道若信在禍先福始而不原其理便人鬼道未世治亂

之際可不懼哉

格物論上

何謂知曰因物有知何謂物曰因知有物因物有知知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物不爲知也而物亦知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知體也非無知無物也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矣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矣故曰因物有知謂無知之體寄物而現也然影以水印無水則影亦不生形以鏡照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因知有物物非物也吾知所謂物也人生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卽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知無知也其物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知洞達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圓滿當下卽知當卽致矣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卽卽物物亦是知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故曰格物詩曰神之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壽平格格于皇天格天者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

知明明德于天下喫緊本領只在此試看眼前誰不是物當下卽見當下卽知一知了知更有待待否而此了知却便與物打成一片若欲就中細分爲物爲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體已如五更天明更不作于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爲席而席之也見客知揖知其爲客而客之也一知則無不格也一知卽無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物知物元於無知無物無知故曰格物亦不妨曰物格曰致知亦可曰知至此明明德於天下之妙

也所以大學獨於格致不言先而言在蓋當下默
通渾合之義與闡之李先生曰格物則自無物無
物則自無知遂闢千古格致之綛學破大學知止
之關鍵令人不了當下去尋箇知先自有物既已
無物知亦不容須知天地萬物只在目前昭昭靈
不離當念便是明明德真種子於天下真血脈
也既因水鏡之喻再爲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
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
作水月鏡珠分別想矣

格物論中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一知止止明德也天地
萬物爲一體者也朱子訓致謂知之極處知極則
止矣訓格謂物之極處物極則止矣知與物一言止
也致知者知止也格物者格止也自一言物言之萬
物有止自物物言之物物有止而此一物物物之
止不得言分量不得言微妙而我本體良知過之
即逝當念逝處已自極到矣孟子所謂萬物皆備
于我者知體也即止體也致知在格物謂知其備
物之體則知止矣致與格皆從止字衍出也止字
又從至善衍出也至善謂無不止矣若有未止則
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致無不格矣若有不致有
不格則又不名爲止也至善之妙妙于纖悉畢備
極到極精日用動靜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
箇至善豈非即物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
物物完全的造化此妙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
用中變現出來所以妙明廣大只在物則流通大
學說明明德於天下自治國約到修身正心誠意

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矣第恐止字無所悟入
善字無所着落則因上文物有本末物字而發明
此知爲萬物咸備之知此止爲萬物咸備之止其
實人生日用亦一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而謂物
非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地
徹晝徹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明德于
天下也此所謂拔灰見火以薪傳之火不傳薪誰
見然然若火既然即薪是火不復爲薪物既能格
即物是知不復爲物故知止爲大學入門關鍵也

反覆總是明明德备曰若然則致知爲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力處耶曰此所謂領路話頭也挈裘而得領領裘矣而即裘耶適堂奧而得門戶門戶亦堂奧矣而即堂奧耶物理無盡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即此知耶其又不即此知耶須知此知徹乎終身死而後已而後知誠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乃入門總領之語而其他語修實地則在誠正修身内備道之非頂門一鍼向乞兒覓醒如意珠

宗旨也

格物論下

佛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爲佛氏之言者曰精靈倚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予曰此非佛氏之言也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惟不能言用物則并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徹者也今夫天地物也萬物物也生生死死物也耳目口鼻四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雖窮極思議皆精靈之倚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求育萬物不育也倚生死而求不生死未見其朝開而夕死可也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將失性而等于觭骸也盲倚相躄倚杖失則不能步須臾矣此精靈之爲物用也若識得凡物皆是性靈則此性靈已離于物矣物依性靈而有性靈不依物而有也性靈能主張物物不能主張性靈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用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此格物之真血脉也凡謂之物皆有名有色方而

多礙者也而無名無色者轉旋靈變于其中是爲性靈此乃先物而立故不爲物轉而能轉物不爲物轉離物也能轉物用物也若不離于物則方而礙方而礙則爲物所轉矣洪荒天地之大變也而堯舜治之堯舜不物于天地而能轉天地也征誅放殺千古未有也湯武反身而爲之若必欲爲世間所爲之事則是湯武亦依世而轉矣至春秋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汲汲周流以幾一用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孔子已離于斯人

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堯舜湯武之血脈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者也故曰徵服可以過宋結纓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討賊一匡九合不可以尊周此倚物與離物之分與或疑曰離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余曰子知其離而不知其用也并子之言離亦非也用者妙于離之謂也性靈爲主與物無于性靈用物物物聽命焉人於日用動靜須提出性靈于耳目口

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萬物皆在吾手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漏巵而後乃節節俱活節節俱靈縱横發揮無不如意此無物無我明明德于天下之真境也吾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則爲性靈爲良知爲止至善不能格此則爲精靈爲知識此倚物離物之大辨與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離幻之旨也而何以通于儒者格物之義余曰佛氏物也儒者亦物也予能離佛離儒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别佛儒亦是精靈于歸而求之性靈有餘用也

規矩三篇

東林會上予直指當下之義史玉池先生許爲已語予曰學須辨箇似是而非又曰學問要有規矩予感其言而作規矩三篇

規矩篇上

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下之形有形也方圓之可名者也其無名則上之形術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名大不可名者不方

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爲之方爲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道之大原出於天易曰天則書曰天叙天秩言天之則天之叙天之秩非言則天叙天秩天而爲規矩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淫也信以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此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於物矣我能治病則無病矣故

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淆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誠者無息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實無名色故即敬即義即禮即信即誠而亦即規即矩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至者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規矩之不可名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率其規矩之謂也而亦不可名是以命之曰庸所謂中庸之為

德其至也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聖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實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爲規矩也鳶之飛魚之躍洋洋在上在左右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山以之而霧水以之而平而皆歸于無聲無臭至也然飛則飛躍則躍鬼神則鬼神而天地山川且莫能違也不違其無聲無臭者也此所謂規矩也吾嘗論聖人之體同乎天故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物生春不襟乎夏動不變乎植而天行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睹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假而守之皆謂之器衆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自聖人出也此衆人聖人規矩之別也雖然衆人聖人規矩一而已矣執之則衆人之規矩而究乃若而失之率之則聖人之規矩而日用皆樂而

安焉故明于形上之道者可以言規矩可以言方圓之至也

規矩篇中

天下無一人不規矩無一處不規矩無一刻不規矩也而人不能知之愚夫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規矩名也正爲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則平平常常而天地古今莫能踰焉猶饑必食渴必飲寒必裘而暑必葛也

難之則無以為人特愚夫婦不靈未能神而用之
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
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
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
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
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為神農也皆
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
於愚夫婦之心則不安凡愚夫婦之所安者皆規
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數子者自以為無方無圓惟

我用之之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從
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蚯蚓
陳仲子貊白圭外告子而斥許行也聖賢指示規
矩之意也以為平平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
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
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為性則愚夫
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
之類是也故曰天圓而地方夫無圓日月歷而不
周也地無方山谷改而不變也人則天之方而則

其時行物生效地之圓而效其川流嶽峙也此皆
愚夫婦當下可自信者着一知見不得也而實不
能頃刻離之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也今人認取規
矩只須從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自然而循之人人
皆是處處皆然刻刻皆見兢兢業業一息不容少
懈而後謂之聖人神人之徒其流遁變化則又在
人人處處刻刻見也此所謂真規矩若夫妄立知
見自以為離方圓而能為方圓則管仲楊墨之流
雖世所稱高明賢智乎是大道之賊也志于道者

不可不深省也

規矩篇下

大聖大賢變化於規矩而不可測者也後之人指
其變化而遂認以為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
人賢人之徒覩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為聖
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
之尤則其所為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
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世此聖賢之徒發
規矩之正也今夫馭六轡者非以其縱也以其

兵之奇變倏忽萬狀而寂然不動者鐘鼓之令也故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弑君之賊不共天下而佛肸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鎰受五十鎰受一介之不取于後車傳食而不爲泰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宰予子貢之徒以爲聖賢所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語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

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於天下故子路爲善學孔子而萬章彭更爲善學孟氏也聖賢之不作幾千年矣吾安能效其造化在手而先毀棄其提防廉隅以流於小人之無忌憚是則聖賢之徒所懼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於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于戒謹恐懼也若其似者自以爲用規而離于規自以爲用矩而離於矩任無不至之情以託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爲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雜著

言誡二篇并序

蟲言

寶言

讀書躬燕居語

答門人請益語

山中雜言

生死答問

論了生死之本

答會中輪迴生死問

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雜著

言誡二篇并序

易稱辭寂論語稱訒言學果能靜深有得雖言語至縱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静一開口便是耳目知見用事耳目知見愈多浮氣愈有憑藉如阮決之泉汎濫無已于性疎簡而勝于談論間有括囊之悔遂作蟲言寶言二篇以銘於座隅

蟲言

飯甘而蟲茹乎哉茹而傷生知其蟲者吐則適已當其欲吐强之不嚥猶其欲嚥强亦不吐也人抑有蟲惟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或瞽焉匪以告人其口喃喃嗟余之人欺号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育如適仍于中魂喁見丹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甚物之來五臟若使鬬其是非幻嗔幻喜博塞挾筴迷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途哉人不動于口之

波而動於心之波曰波嚣嚣心波滔滔瀰瀰是曰晝以繼夜輪轉泡沸翻之不可惟其不翻橫乃滋大故曰止踪以靜禁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拔其蠱本曰毒乃釋作蠱言

寶言

凡身以內庸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唖餘彼雜于曰哉人之委唖不處穢而處絜也離于曰哉賤也出于曰哉貴也言出于曰而雜于曰庸人弗惜聖人寶之吾雖彼多言者其以委賤人耶其以委聚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其足耳入寶谷而數聚寶賢

以不識胡盧退焉其與眾人乎狐貉墝塽夫九閽誇楞腹也彼非實享其美其安摯而告之人道聽塗說累廼甚矣嗟乎激之若矢萬夫莫住曰之悠悠柢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甁毋我如傾如意之寶鑰而籥之如其不籥探囊胠之無令珠玉同于葉穢吉人之詞以嗇而貴作寶言

讀書㡬燕居語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郎天是予豈世間帶笠披蓑農夫的識量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郎予是文豈是路上奔奔波波勞人的胸次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看得自巳是平治天下的人天下隨我而轉我不隨天下而轉此豈游事齊宣王辯士的口吻只因這聖賢實落自巳信得過把個在手直以一身關係造化用亦可藏亦

可造化自有治亂于我身出處何關遇則正巳正天下不遇則讀書譚道以老造化且牢籠我不得何況君相故曰用則海沸波騰舍則盤空衡寂人惟自巳看得大故能安命而俟明偶門人周侍御季候來渴坐譚及此錄以貽之并貽姜曾兩太史仲訒元贊

答門人請益語

少而專愚不善走趨其對書卷也若渴人之需飲也以此博一第點無奇方北游門人有請益

者因口述以貽之

余盖十歲而學搦筆爲舉子業時竊自擬一目作舞象語家大人惟而喜之曰是非孺子文也而猶孺子文也命之讀古文名家數萬言輒於篇者能解其一二又時取行之於文然茫茫濛濛爾指塵飯而求啜不如歸而飽攜等也十三而能別白先輩所爲先資者甲之乙之傲然肆其口矣顧善摹擬而未工糊塗其拙而砭者幾頓食生十五而挾文謁郁孝廉先生先生博學而有矩矱則又進

之矩矱嘗記憶其言曰文須貴神識也先生呼余爲小友而余亦謹事先生余少貧無師家大人最夕課不令休經月跬不及戶外獨下帷以月計與許一出謁郁先生謂必竟日譚論每謁歸則經月意思若翻然新者夫先生蓋促余厚矣十六而努受知於姚江張驗齋師師嘆曰異日精進當爲名士無以青紫自多也余此時文稍擴充能就矩矱十七而游庠金山金山濱海而文陋或以爲厄于利名日引覓指孺子爲不祥金矣豈痛未定杜門

[illegible]讀三年而覃思爲尚書業業成輒以正之郁孝廉先生也計三年而所著述不下七百餘篇以是自喜沾沾詡粗能讀尚書耳十九試南都內薦無當二十而能細閱品第前人命中之言然未嘗擒不停批也如是者三年而文章矩矱益習類纂華逐采而於爬梳刻舟索圖靡同印沙何則心不精則理不入見不廣大故變化之門戶未闢也至二十後而家大人功令稍緩室家乍親初念略怠中年而內斧再棄稍矣乃糊其口於四方館

穀以贍瓶粟之罄而樂其疏放之就繩尺也精志困衡晨講夕誦如是者十年于茲盖余憶丁酉年南游凡四月而還其時文章摹擬錢王志大而力未充體格了然而書義多一塵之隔其爲文窘邊幅而味隣木棗故再不售戊戌而文漸肆其欲言然如瓶水供花非無花氣畢竟水力不及花本耳己亥而悟歸清真然清真政何容易也凡清真一路瞭然于心瞭然于口與手而出之不借徑于文爻代語故曰清不須塗抹不須揣度比儗而言能

省其題之有故曰真然大要皆看書義來也書義之外更無一字可添設書義之內更無一字可放過會得其義其不放過者非字也皆義也嘿默相照乃是大透露滴滴歸源乃是大發揮東牽西引取青他黃都是死摹板脫來不關聖賢血脈世人第從陳言內求神奇不知彼所據以為神奇乃吾所鄙以為臭腐若清其正是神奇耳神奇藏于書義之中而人不知乃向人口頭上說神說奇吁可歎也余自庚子力稍自苦而文亦真然骨力色澤

尚多為苦力埋沒其時開口未能了然者多矣而數亦奇遊歸而乃悟向之為孟浪也於是肆力研精於書義精微之旨日與同社錢君復姚寧遠兄弟課二題往反叅論必期了徹積日累月磨勘幾遍至癸卯危坐一小樓靜思不擾時拈七月以調習故物而乃稅駕筆墨之累顧自念質鈍而力柔鈍故速悟之不能而苦費年月柔故恢張之不足而東於句陳其不堪錢王門下隷宜也然余故苦得之而翕就之力驚之而瞿失之其又何堪為二三兄弟誇誕哉抑生平所成就如飲水知冷煖不可忘也敢以告之相信者

山中雜言

人只一箇心知則靈靈昭昭當下即是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血肉包裹自為方域道心盡是人心所以道心化為人心危則累那人心化為道心微乎希夷

問如何人心化為道心心知情識是衆僕供應主人而主人得衆僕益日安逸此先天無為之體如

何道心化為人心尋求道心便落心知情識主人却為僕使此是後天有為之法其實原無二心惟人自為人人自為道而已

一樂而俯仰泰然樂也即墟墓之悲却不是悲寒是此生活活潑潑發生出悲亦是樂若對墟墓而不悲其人生機已絕其可悲孰大焉安得謂樂莫看樂是樂須知樂在悲

問如何是未見好德如好色曰只為人不自見已明德日逐在色上去楞嚴經上佛放無畏實光現

相作呪提獎阿難莫作佛光佛呪看須知當境做
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不現自己佛
只管在摩登伽佛上去了便與佛了不相關一般
此之謂酣睡漢
眼能見色分明不能見而親切既不認得自己頭
面將自己頭面同于隔垣可見眼既爲根面則是
塵根塵相逐自不能照照所照者既不屬眼亦不
屬面離此眼上認取頭面離此頭面却開大眼不
惺惺得明察秋毫終是盲人瞎坐就有道而正

內自訟不自是也不知不慍不見是而無悶自是
也有不敢自信而真信將爲其實自是者只一心
自證自反之謂無暇問人是非也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
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之別
巫醫學歸皆可講學扁鵲司馬季主是也販夫屠
肆皆可信道庖丁陶朱公是也故千古真道學不
立門戶
人一生精神原殺一生讀書數甚之用只爲分散

在玩好上去了所以終日昏昏如勞薪轉軸無一
刻之暇耳何曾見紛紛之人不有餘閒耶
天地間過一事恰有一箇自然對付道理依此應
去不須費心費力精神透徹一時造化都在我手
其實於此事自然處不增毫釐故曰無爲曰無事
然却從一片真性推得來憶得楊椒山老師訓同
舘日神爲貴別有神奇只是八年胼胝三過不入
這是一段真精神却是千古神奇處也近日陳眉
公有言曰救荒無奇策真心即奇策也余甚有味
其言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証據曰只看天熱百
鳥獸天寒百鳥獸此時理會自己寒熱何如和風
麗日鳥鵲皆喜烈風惟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
己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哀有喪矜有
疾真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
身都是元氣故曰樂則生
全無麼析無偽不謂奇窮喜諱人隱過及聞人有
善而致疑者亦窮之數也其生氣枯槁特甚耳

本是南山松今爲宫殿梁惟其僻隱南山纔可養
全材以備宫殿之用耳然旣爲梁矣其能復作南
山松耶可見無用化爲有用者物也若有用又化
爲無用則惟人能之故曰不物于物乃知神龜曳
尾犧牛自焚還爲不能變化者言耳子房赤松翻
候衡山不意兩公作用自別
窮士木而無獻者埜堂桎梏也被重錙而防其汚
染者文繡桁楊也出善言而惟恐人不聞作善事
而惟恐人不見其爲桁楊桎梏也實多

世間那一件事不被浮氣壞了只如作史褒貶過
情奏疏言事過實用人而任非其才詞人而謫浮
其罪一切善言善事流而不止都是爲氣所使敢
易稱艮艮者止義也止其浮則中道矣
近來學問得一要訣曰變化氣質孔子三戒自少
至老只爲有血氣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
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事使發揮明白上
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
心心相人所謂交也
一友問放生余曰天下那一件不是生的只是生
在天下不在我我要放得下纔放得萬物之生只
如耳目口鼻之欲我放得下便都與世間公共得
來這箇還是小放生若見人一善事聞人一善言
汲汲然引而成之以本人善放還本人這纔是放
于放得下人與我同此生生也今人説放螻蟻魚
特表樣耳須勘破此意便是渾身元氣也

爲他人出力亦要連他人事成後利害多算計過
了自身性命自然拋下這便是回天手段若慨要
成他人事又有回顧自己意思在畢竟人我兩無
成就讀剌客荆聶二傳自見
吏道曰廉平詩道曰和平治天下曰太平可見千
古脫不得一平字
聖人畏大人故見冕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於
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
曰我何畏彼胸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氣象

可見中庸自然道理着一些自巳不得居不必窮谷深山好清閒便是簡不必杜門絶軌不怕亂便是仁不必輕財好施不見人過便是齋不必持戒絶葷隨分便是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躓揀好人接遇不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巳在事物鑪鞴中如何能鑪鞴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

孔子問禮老聃老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淫態都是節文太多處發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

和元氣不驕不淫此是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為箴砭尼父則非也他日仲尼傳顏子只是勦襲復禮其原得統老子來

君子在國為陽氣小人在國為陰氣於人身亦激作事為天下陽也為一巳陰也喜稱人善陽也專攻人短陰也務全顏薄陽也厭惡不肖陰也按事理持公論陽也逞巳見矢口舌陰也能見巳過規過必陰陽也諱過遂非因循不決陰也扶陽抑陰日用靡處不有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嘗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嘗徐徐斟酌也

孔子用一權字終日柄柄變易天下權字縱橫變化天地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為驕氣淫態顏子認得立字只一生陋巷簞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龍直是雲而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

間只許他三月不違仁

鄰家有喪哀聲達垣外余飲食自若也山妻聞而洒淚不止余輒罷食自咎曰我此時生機頓死與隔垣死者一般不若余室之活活潑潑通身元氣可見得吾輩讀書人只被道理太明白分別心太重便礙了多少生意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滴滴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笑以為獃正是日用而不知

顏子死而聖人之脈絕顏子太段源頭認得清見得這箇是卓爾末由一片做去諸賢人在一支一節上做去都是學問却不是學問摠括顏子發源大海而諸子則百谷耳

讀史看古人行事大眼目方開蓋古人行事並不在世相門面爭短長也只如鮑叔之知管仲件件是管仲病處却看他好處出來伍子胥伐楚申包胥復之相與可言而各行其志各不相害曹孟德孫權公不先孤不得安之句則嘆曰權不欺孤

此等眼目誰人肯開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鑪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任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毀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痴漢後來作何結局

自有天地以來有是必有非有彼必有此有堯舜即有桀紂有孔子自有沮溺楚狂原壤豈能一一

同得來只是兩邊各成其是而無疑只要真真便用得着到用得着處原無不同即理學家或言存心或言致知不須在藝湖門面上再立門面須要吾輩學的身上自得之便法法歸同

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書禮樂皆可吹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耳聞不中用推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箇明辨處最有力

磨稽是磨鏡的藥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藥

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諸心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在己未有能直人

賦設問荅以文章爲傀儡也功名之人趣性命以學問爲桔槔也

一僧問真空頑空何如余曰真空有體而無名頑空有名而無體空無真頑有無名別

徐太守號生生主人好修淨業既泰雲栖將入山

志返寄余三詩其入山口占曰五十餘年着鬼迷
如何不識箏中機因緣未就君休叫今日回頭尚
未遲舟居咏曰學禪禪子沒生涯任此扁舟度歲
華業有彌陀心不得少風波處便爲家其六句住
山詩曰人年五十始知非老朽應知十一非日日
知非非不已只今惟有縮居宜余報以數語而和
其口占三絕因附于後
生生生人什麽生還是真生還是不生若是真生
風波到處都是靜中機也何風波裏成就因緣是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十六

名回頭不然被境受轉只是頭回何以故真頭面
是生生故若論真頭面是生生便是境回頭不回
也非不回頭實無可回公若從此薦取前回無非
非亦即已若說縮居惟宜風波裏當有不宜處扁
舟能離風波不能離水風波靜處都原是本風波
動處也只是水詩開扁舟何處安頓彌陀何處承
當隨緣煩惱是煩惱根知非非不已是是非根禪
子生涯只在困眠饑食打得此中透徹即布施持
是功德禪定都是機緣人山遊除都是學士請看

一條大路瞥清真正面目也敢以爲山中評唱之
助奉酬口占曰浪說人迷共鬼迷祇緣覓箇靜中
機元來静處無從覓回箇頭來到覺遲　牛羊隊
裏作生涯春夏秋冬任歲華但識如如心自在風
波何處不爲家　菩闡造化與知非暑往寒來共
一恭知得非非即已行雲不繫總相宜
廬山僧靜方游于松以講法舉能詩自異不久告
歸余貽書以別之曰歸山之人雅志禪寂譬如幾
見說黄金樣子而和尚開寶山以貧奇能不目動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十七

而心惱者耶只今盡是世間人能不說世間法我
與和尚敢須從世間一一指點出來世無礙處便
是道無礙處若於世上有智沒智宰官乞兒善種
惡種猶有分別窠滯縱然所信者是還屬偏執知
見不是圓通妙明所以出世人廊廟山林都是演
戲若於文墨名句亦是戲場曲本乃至和尚講經
登壇評唱證道亦復如是譬如畫花鏤頭雖則好
看充饑政不在此自古道眼着金屑必然成病刻
以爲彩雖免真痛只合和尚折蓄叠匡飄然不繫

所過者化庶幾近之但願和尚化其化者若止湖
海飄蹤此中尚有箇世界在恐招尤取忌何處淺
有生死事大不宜任氣累知見隨行逐隊去也我
輩一生須盡情放下尋倚亦條條實受用處此大
堪古大安樂前所云種子既真歷千百劫畢竟圓
成者固不在東禪一刹已也向承和尚詩文之贈
屢有心語引而未發且知和尚明眼未度應有幾
人故敢效其辭說以為臨風之餞惟紀存之

生死答問

丁未初夏會稽陶師命予謁周海門先生于剡
城先生臨別告予曰人須識箇了生死之本師
聞而贊曰此學問要緊語也歸而恨無得力處
發明先生之教然藏心不忘焉秋八月遇虞山
書院論學見令公耿藍陽與邵茂才答輪廻生
死之問竊有感於藍陽之言因述數語以相質
而會中各呈所見微言迎舉既喜同志之明辨
遂敢為其商確昔人言學問須自擲乾坤不依
師友然真師友之助不可誣也若曰只語言上
了生死自巳性命畢竟何如則予且不禁戰懼
俞

論了生死之本

假初日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謂了生死之
本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朝言夕可
見了生了死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百了何不
可死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而但說知
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是知生道

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死話也孟子却
恐人錯認了生見形生之生直要人死得一番過
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
個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
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
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殼子
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
是蓋天蓋地天地古今牢籠不得纔若生死上尋

使流轉不能透脫矣孟子此言正是夕死可矣
之意令人若要聞道定要可㠯夕死死得便是聞
死不得便不是聞死得而生便是知生死不得而
生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通乎晝夜生死而知所
謂聞之妙也不聞道養生非生一聞道送死非死
孟子打破生死直指送死作知生歸結論所謂傳
夕死之真血脈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㠯耳目
口體活動爲生終是死爾若不㠯耳目口體活動
爲生却又如何遞個生死名目既有名目便有如

生着落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個無鞭影的生
理出來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
生却有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
日隱日微日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
刻刻皆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思
識力量之外故只日聞日知大凡所㠯然者不可
㠯爲爲只一知便已了當也人須在視聽言動子
臣弟友上認得親切爾一友曰如此說是聞道矣
可㠯死乎太史曰若信得過的可㠯死爲臣死忠

爲子死孝死又何妨世界都是忠孝扶持便是我
能生出世界如何可謂死如何不可㠯死得令人
貪生怕死皆緣信不過也即如所疑如此便是聞
道便可㠯死否既已聞道別有微妙又看得死又
重大遲疑於可不可之間却是於生處信不過只
是血肉長存而不聞道此等心正要死他正是孟
子所謂送死嗟乎信得一刀兩段生死如風如生
知死畢竟如是令公曰如是如是凡我同途悉當
如是不如是者非孔門真弟子也凡在同會者請

各述所見㠯觀能如是不願先生有以教之

答會中輪廻生死問

耿令公曰夫輪廻生死久矣夫孫生茂齊之善疑
也某也畧有言焉先生其㠯爲何如也個初曰輪
廻纏縛夢死稱生世人於此怕不疑爾茂齊呈出
衆人疑團一一向令公剖破若會得只此茂齊言
下已脫輪廻不必向十王討轉身也令公曰輪廻
是耶非耶古人有不受輪廻轉者何爲耶個初曰
猶有輪廻悟無生死此先輩打破鐵門關話也然

分從自已一一分出來何者爲生何者爲死何者
爲生而死何者爲死而生若分得出便是轉輪廻
若分不出便是輪廻轉令公曰如是如是願先生
分明之也佪初曰世人執輪而忘軸故輪轉聖人
執軸以應輪故轉輪令公曰轉輪廻則無輪廻矣
無輪廻則無生死矣無生死則了矣先生之言是
也請言其軸佪初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輪轉
旋中有一軸是則爲性須知天地變化終古不壞
只在於此若言有生有性無生無性輪既無軸輪

何能轉生機既礙化工不需是諸凡夫永受淪滅
令公曰如是久矣夫茂舜之善爲疑也如疑曾點
漆雕開令生未信還要再來此理如何佪初曰大
聖大賢轉生死不受生死轉何以故自己做得主
宰便潛見君師信手可做此主宰非遠却在目前
漆之斯便是刪述的派點之浴沂便是堯舜體段
請從自己當下體貼出來莫向漆曾以後究竟生
疑也令公曰如是如疑狂狷未能見在了段斷然
再來此理如何佪初曰狂不信何以爲狂狷不信

何以爲狷狂狷信處却是道狂狷完滿卽是中行
不須再來原有結局所以君子終日乾乾死而後
已聖人思狂思狷實是如此從漆雕與曾點亦是
如此不謂二子終身有盡頭休歇處也令公曰如
是橋也嘗有言曰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次當下
大禹惜寸陰孔子語時習莫錯過莫錯道佪初曰
如令公之言眞了段也令公曰如疑生人敏鈍不
齊或敏者根于前生夙稟此理如何佪初曰慧如
利刀鈍則礪鐵頑鐵一磨其鋒則銳資有利鈍本

體自一若論資稟還逐形色去也了得本體只便
知生不須前生不須再生令公曰如是然此友還
有數種之疑而未解也佪初曰僕願有請也令公
曰夫穀生種種復爲穀乃千父相繼之道非生歟
還乘之道佪初曰穀種種穀生者其軸輿如是如
是令公曰如疑知生聞道可得聞乎此理如何佪
初曰知生可言卽可聞知生夫子不能言後人如
何得聞若能自聞朝夕俱是道朝夕俱是聞朝夕
俱可生朝夕俱可死令公曰如是如疑死後先晁

與神理所附麗此理如何侗初曰死後原無狀再
來不是附生死附麗神理神理不附麗生死也令
公曰如是侗初曰如茂齋死歸何召爲家先生
却云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者落豈無家言哉吾
革見在當生的有個家在莫向生死波浪裏作活
計也令公曰如何侗初曰人不安于儵而安于家
只今人心頭識見種種照觸一身錯認這個便是良
知這個便是樂體這個是戒謹恐懼這個是存順
沒寧種子不是妄是妄滅何死窟裏求生認面內

心作活終是倚居不是家寶若見今着落家當的
有個自己受用實實落落的在連光景亦說不得
也令公曰如是侗初曰若解生死做個權說輕輕
脫脫道在眼前若將來做個實話萬死萬生永墮
坑塹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先生說喜笑啼哭運轉
有覺是生喜怒啼銷運止覺滅是死生死形也形
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者形而上之
物也超乎生死之外者哉令公曰如何侗初曰形
上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死元來無聲無臭是生

的名色象貌是死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議
是死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妄
生分別是死的亦條條渾淪瀟灑萬感萬應做我
主宰是生的把捉光景隨波逐浪是死的凡依軀
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死爲軀殼主而不依軀
殼者是形上乃謂之生請再爲先生逐一點出令
公曰豈敢侗初曰如何令公曰有生者有生生者
愚人見其生稱故曰形上非生彼其愚也智者見
其生生故先生故曰形上常生進其智也愚人轉

智智人轉道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侗初欣然曰
如是如是令公曰茂齋說忠孝亦是尋常若稍好
名使氣又是百劫生死之本此理如何侗初曰會
得忠孝尋常忠孝却用得着我做出忠孝不是忠
孝做我若照顧忠孝名色恐是金玉層着清明眼
若有意避名又不是自然流出即此恐便是生不
能死也須看浮雲太虛氣象何如令公曰如是令
公曰茂齋說真實工夫不在毀譽榮辱利害生死
除尋求而在真能外形骸此理如何侗初曰毀譽

榮辱利害生死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死得不辭毀
譽榮辱不礙利害生死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謂
死能生得也知生之道斷不出此令公曰如是個
初日先生說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已堯舜
有天下而不與孔顏貧而樂此理已自無言某敢
重宣一韻語世人因有我生死永不離萬物備于
我我安能與之堯舜如浮雲孔顏樂如是于此得
朝聞夕死乃可矣令公避席曰如是如是個初日
孫子吾說凡百喜怒哀樂處有個未發者在即知

生而有未嘗生者又說吾師常授某一物曰照妖
鏡血戰刀時時用着這個物時時覷着這個物子
孫兒未發一語已將了生死一口咬破只是這個
未發是何物作何覷只應子孫自見得未許他人
妄饒舌也敢指四顧以賞取先生生死是朝暮聞
道只時時若能了處了舉目常在之照妖本無鏡
血戰不借刀能於用時覷未發亦非透顏子嘆卓
爾孔子言不惰只此個消息後人說不破我本無
一物如何投與君君能覷得着大地盡陽春令公

如是如是令公曰陸羽明說堯舜之心至今在
孔顏之樂迄今可尋堯舜孔顏未嘗死也此理如
何個初曰心不在堯舜樂不在孔顏認取得都是
無消滅的天性不認取便是有消滅的形色令公
曰如是羽明說千古聖人只做得此生工夫何嘗
爲死後做工夫貌言視聽都是實地窮到此即耳
目口鼻不斷送亦可此理如何個初曰聖人如何
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視聽言動若在視聽
言動着力雖是屏色禁聲都依形色而立工夫俱

不中用若是以我主張視聽言動將此形色都是
我用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天光煥發
節節都露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是於穆之
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堯舜孔顏了生死如是
令公曰如是如是令公少間又曰曩者徐廷蔡設
歷來說生說死之疑而問也其善疑與謂夕死而
一了百了曾子死而後已謂何夫子孳孳汲汲不
知老之將至謂何何顏子聞道可死而子痛其死
何殺身舍生之人於仁義不以生聞而以死聞何仁

人之壽如命之不立巖墻遂聞道而可㠯無死也
某即告之曰欲反轉生死問爲道問何如夫㠯道
荅生死則先生措也頗竟其說個初日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者道也道生天生地生人物生生不已
而人得之㠯生故曰道不遠人言無人而可已於
道又曰道不可須臾離言無時而可已於道也㠯
道與循之生則死遂無道乎未可也論道而曰第
不生將生者作何主宰乎夫刻刻聞而有不聞者
存是不聞者存於聞刻刻見而有不見者存是不

見者存於見即此不見不聞而存於見聞是尚何
時何處可已乎所謂於穆不已之命者此也聞道
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用不
着隨聞隨捨捨個血肉殼子非是捨箇真性命也
故日夕死可矣須知夕死非真死也若真性命在
世間直可牢當在手萬化生身如何便謂一聞便
可了當而遂捨之且如捨其目而視視者不捨捨
其耳而聽聽者不捨捨耳捨目夕死可也其視視
聽聽者雖欲捨之而不得於穆之不已也告㠯耳
目爲生而礙斷送之只此斷送耳目處早已有個
生死知見在是聞亦斷滅之聞道亦斷滅之道於
生生處作何理會乃知聞道之人一了百了生死
可脫自在中流但惟聞道之人却又有戒謹恐懼
畢世不肯自已者在躭先生所謂真聞真修有謂
修夫死可矣是了生死死而後已陡生死死而
不已是了生死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死上
較量聞道是真實話生死是樣子話皆于聞道豈
在啓手足時聖人五十知天命自後六十七十豈

遂皆可死之年而了不汲汲於道且其所謂不知
老之將至者何在也顏子卓爾聞道而孔子又惜
之曰未見其止然則聞道可遂止耶乃知一息尚
存不容少懈此千古聞道心法須破生死見者能
了此也殺身舍生卻是不被生死做主可以殺身
亦可以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巖牆所
謂聖人無死地全是我做得主要死便死要生便
生此處無生無死亦生亦死只有個不靠見聞不
着形色者在此之謂真聞道真修道處便升堂而

更得奔走惟命大將登壇而行伍進退寂然把柄在手生死何不可哉子常有不已篇曰惟其不已故夫子曰夕死可矣此天命於穆之說也令公默然個初曰如何令公竦然對仍日廷蔡說黑雲漠漠污泥重重非一掃一滌之能得力先生却說黑雲掩日患不知有日污泥沒珠患不知有珠知之自察不掃不滌此理如何太陽一出而雲霧全清寶珠在眼而泥沙盡擲知即見日知即是日知即見珠知即是珠若說一掃一滌還是漠漠重重令

公曰知有日珠纔好掃滌非是不掃滌也個初曰先生可謂有實地矣令公曰説詞之說本體不了如何了得生死此理如何個初曰要識本體只看說本體者是誰昭昭靈靈一些瞞賴不過不見得這個體終是跟着生死走令公曰莫問誰莫問誰冷煖由來只自知仲尼未與顏淵說何處堪憑了此機詞之訂之鄭重鄭重個初曰於今可已無說乎令公曰未也言仲醇說生生不死者便是惺惺不昧者故通乎生死晝夜者知也知得形骸血肉

另手却此理如何個初曰息息不昧千古長存禪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爲獨體血肉形骸那得干涉但此體要於日用上見得分明打破形骸還他形骸方許了生了死昔陽明先生曰汝於且晝間行不着習不察終日昏昏還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晝余亦曰能於形骸上丢得淨盡止是不生惟於形骸上順應無礙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夢時是這清天明月覺來只是這清天明月礙本體是

這形骸血肉獨露本體也只是這形骸血肉却此則生死兩無言矣令公曰如是嚴天池先生曰從來不生說甚麼死從來不死說甚麼生最妙是肉團出入之心是不死不生的最妙是幻妄不實之身是不死不生的個初曰生不是生死不是死說甚麼有生死生還是生死還是死說甚麼無生死見得天性形色即是天性見不得天性形色只是形色若離形色而別求玄妙萬劫不了生死但須把令個天性主宰在秋先生點一中字便覺嚴先

生一番秘密大光明也令公疎然個初日嚴先
生說不可須臾離之道無待言耿先生說堯舜畢
竟道出個中字來又曰這中字須于自家身心上
識取此理如何無待言千古不能言欲無言千聖
仍有言是處如何中的有個中徹的有個微用我
用得行我行得天地我位得萬物我育得這個不
生不死的虛中孔中都在我所旨肉團出入幻妄
不實的都是這樣務畀令公曰如是嚴先生曰如
是令公曰翁兆吉說眞實貪生怖死者必求了個

生生不死之本又說着墮落見斷滅見皆是生死
用事是誤認生死爲我非我之原無生死又說聖
賢看得生死事大不敢虛生虛死一番此理如何
個初曰生何可貪了得生貪也何妨死何可怖死
了得生實是可怖只是認得無生死的我親切便
一脚踢翻生死案任我遊戲生死裏我不受生死
轉這個生儘可裁成輔相做堯舜事業出來只是
做到裁成輔相完滿處與這生生的不曾粘着一
毫如何便可死如何使不可死這個與做立命立

得起便不虛生虛死矣令公曰如是個初日如程
鉉吉言正在日用庸德庸言上透拿得定此理如
何若說拿得此物何在若說未定決有定者耿先
生直點個本體說必知心性天乃可修身理會心
性天可透拿得否見只就日用理會個庸沒安排
沒思慮開口轉身靈光顯見歷歷分明這個是心
這個是性這個是天不須透拿原自常定錯認拿
定早失庸矣令公曰如是令公曰錢受之說眞正
參儒欲了一大事只爲死時將得去者計耳死時

將得去即生時用得着者是也此理如何個初曰
既已死誰復將去若不死何去可將若要死時將
去斷然生用不着令公曰如是個初曰受之說楞
嚴諸佛出離生死皆以直心直者無自欺之謂也
無自欺則自知自知則知生耿先生却說直字中
間豈無委曲諸相元初直心不易見不易得此理
如何阿難以思惟故七徵俱不見本心是阿難擬
議處已不直也覓心非心覓心之心是元初直心
一辨即疑轉輾轉疑何嘗不自知何嘗自欺得直

至哉此非汝心一句點破依然是覓心之心大光
明也故曰將問扫佛佛何不自問聞敬㠯當知生
供撓何如令公曰如是如瞿元初黃無生死是禪
門話頭知生死是儒家譚柄是異是同仲尼說個
朝聞夕可是真是假又說生者何生生也繫辭云
生生之謂易又說易有太極甚常言之曰能於自
身中了然見得太極方是聞道個初曰禪門無話
頭禪門無譚柄知得生死自無生死何同何異誰
假誰真生生不已卻是太極要見自身太極只在

生生不已處見之日用常行視聽言動無一刻不
生生生者可見而所㠯生生不已者不可見不可
見之謂道見不可見之謂聞道令公曰如是如王
季和說聖人能使其精神常聚而不散常運而不
敝此理如何個初曰若論精神當不得目前生死
精神行乎形色之中還是倚靠心竅形色而有此
有始的便是有終的所㠯有聚亦有散有聯亦有
斷有蘊亦有滅精神到處便是凝聚聯屬精猛精
神不到處卻又渙散斷滅矣恐精神二字還是影

響名色也體取自身天性豈非古今不散無首無
尾剛大不壞者耶令公悚然曰然則戴鳳伯說精
神氣魄與自性靈惺此理如何個初曰精神氣魄
從天性源頭上發出來使不可磨滅精神氣魄都
是靈惺也一絲不礙是所過者化生天地萬物是
所存者神即過即存化化神神甚㠯爲了生死之
根戒謹恐懼不離這個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
得個初曰周禮十二荒政只有荒而不爲害後世
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造化而勝之不及只

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地爲鋤犁㠯耕之爲
桔槔㠯灌之水東而可引之西土瘠而可移之饒
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地人落地時侗侗濛
濛而教之㠯詩書習之㠯禮文開之㠯義理而後
人乃八面玲瓏這都是一性上做出豈不是生萬
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在
目日體取莫錯過也令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
李伯楊論道引無常迅速之言個初正色曰禪門
無常迅速等語如吾儒云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也癡禪以爲無常到來臘月三十夜談人學問多
矣令公曰如是如馮嗣宗述子路所問然後有知
無知此理如何何初曰昔在天衣山中侍陶石簣
老師有一參禪者問形色天性何如師荅曰
待我然過方可對你說予私請其意師曰如今只
說話的在令公曰如何是說話的在在口談論故
名曰在知在口談論到知不談論亦在矣然後有
知無知之說亦復如是何初曰如是如是令公曰
如張君所說知得到此須行得到此又說把從上

聖賢分付到令事體貼得盡此理如何何初曰行
處是真知行不到說不得個知字真知力行真是
脫盡前人程途不關聖賢分付參天盖地獨個大
觀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令公曰如是君可又舉
月明簾外轉身難之句以喻既曉了生死仍于世
潮生然衆揚倡化令公曰禪家月明句渠意却不
羽化渠輩正是若了亦然之人但結果得一身便
罷何曾見達磨惠能出來治世也老之守一佛之
空俱是如此不但許務莊列諸人而已堯舜之

中却要用孔子之一去翌貫道其間便有千里之
差若中與一與字之爲萬家主而不離則未存異
關所以然者自性真體之明不啻明月之明雲來
月掩雲去月見[illegible]去月顯自如形之與性亦
復如是何初曰如是近日方直指遍訪問曰金玉
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
不如是善是性內有如何有善也說不得請公就
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人眼目便生狂華翳着
眼便與木等光明有二可見眼有平常大光明驗

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着一善字亦病也令公
見性之說請以此案足之令公曰平常大光明是
本等眼平常大光明便是至善眼有善非善如着
金玉屑眼無善至善如平常大光明眼大學云在
止于至善平常大光明眼之謂也子車是千與的
孝子伯安是子車的忠臣一家人莫作兩家話也
何初曰如是如是張伯復說積寒凝水作冰寒退
冰消作水何初曰冰凝冰消冰體無二無二之體
方是本體故不作生滅障既悟本體冰凝冰消無

非此水何妄何真亦不作心性障也令公曰如是
教主顧涇陽先生曰不須多說欲生此心先須處
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個初曰如是今公
曰如是個初門吾人自生至死只是一點靈明變
化運動太虛同體萬物爲淤人一生有順逆得喪
是非利害動靜閒忙刻刻俱有日日俱然但於此
中獨提主宰既不擾亂又不斷滅能於得喪順逆
忙閒等項立得起便於生死境上立得起能於此
打得過便於生死關頭打得過工心空先生曰此

之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令公曰如是個初曰生
死兩頭關也關津出入盤結去來良難須知跳出
兩頭是誰做主若做不得主終是盤結不過令公
曰如是個初曰生則還他是個生死則還他是個
死聖人並不作誑人語只要人自己了當得聖人
說夕死可也原見得軀殼有個死在所以西銘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有生必有死有存必有沒亦
是天地間常事若牽強說個長生不死終是不闡
道的說話大抵聖人本是真說話吾人却沒有真

工夫令公曰如是個初曰斷送形骸一番不是直
待斷送盡了方纔活起來只看日用時刻那件不
是形骸爲用只是不肯靠形骸起便是斷送得他
時時斷送過了時時便用得來所謂刻刻死刻刻
生這真是退藏於密常惺惺法是生死了手得力
處令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張先生如是橋亦
如是今此同途悉皆如是如是者是名孔門小弟
子爲位育大事在後故如是者是名佛家大法王
爲心性大事在今故學者果能信其在今而力其

在後聖人去此不遠如或惰其在後而溺其在今
滅倫絕世之風恐或爲之顯各人點檢履罰譬之
拾褐黑者放在一邊白者放在一邊但喫黑者甘
美自足一飽其白者不妨兼而收之存宇宙間一
味散澁學問而已凡我同途須識此義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目錄

誥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象乾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潅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
南京刑部尚書李長庚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父原任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周子義
南京禮部右侍郎魏廣微三代誥命
父原任右僉都御史諡介肅魏允貞
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之采
祖父原任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崇古
巡撫山東右都御史趙彥
太常寺卿朱光祚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
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政庭梧并妻誥命
光祿寺卿饒位
光祿寺卿許維新
太僕寺少卿田生金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儲之旗
大理寺左少卿張廷登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祜
大理寺右寺丞方大鎮
太僕寺少卿王遠宜

通政使司添注右通政許維新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道隆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檢討曾楚卿
南京國子監司業葉燦
翰林院檢討孟紹虞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
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蔣弘寯
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彥
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
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
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
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
禮部祠祭司郎中陳玄藻
禮部祠祭清吏司添註主事董運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
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禮部儀制司主事王

世美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惲厥初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俞彥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永澄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
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誥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

朕惟統類總方銓時均政必有不二心之老以襄大有爲之成翼沖子則股肱正百官則柱石既襄祀典宜報功宗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清和在躬明誠格物無偏無黨蕩平作盛世之儀刑不競不絿中正得大人之體以歷邑令諫官而廉仁正直之素著迨清卿部貳而禮樂刑政之養修

至于玉几受終斧扆正始聲色不動而夾日以飛爰肩可指而負羈而左擧朝倚泰山之重聯躬享南面之安爰自憲臺任之均統疏淹拔滯護君子消長之幾崇實華浮正王道清濁之路使黃髮皆在于位而白鷺盈充于庭剖異議以歸同瀕小舉而成大由茲宮方之時敘可占世道之日新因酬慈廟襄祔之勞特沛家揆保衡之命茲授爾爲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蠻夷方訌金革未平流離須循吏撫綏而廉愛不勝貪贖戎伍惟雄材控馭而精明不勝彌縫官無冗而必精勿濫觴于添設仕有試而乃用無遷就于薦揚惟衡量不借于人而賢良盡收于國勉思弘濟以報寵光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象乾

安危注意元戎樹塞上之威儀文武兼資上卿總師中之節鉞旣聳靈之赫濯詰爾戎兵宜恩數之駢蕃貳公弘化式須新命用表膚功爾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鎮行邊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

王象乾天壽平格世篤忠貞敭歷中外者五十年馳驅安攘者廿二考誠與才合而有裨國家爰在樂先而無貽君父自任天下之重起家食再掌中樞偕賢王事之勞爲國老達行絕塞朕念四方之多事厝火將然須防五大之在邊迨天未而尚猷詢茲黃髮爲我代秉白旄而循撫譏詗行崎嶇就鎮陳師殘壘風雷鼓撻伐之威設督府壇日月夾精忠之氣建牙以護諸將恩威並入轂中折箠而下羣夷操縱悉歸掌上足兵兼以足食爲守亦須

為攻持重如萬斛之舟密于潛地應機似六飛之
馬下乃從天以至債帥華心粮芻飽軍中之腹迄
令驕軍喪魄旋見新壁上之觀惟帷籌符韜畧之
六二遂斬勝壯甲兵之百萬倚衛鎖鑰捍東陲半
壁之天作予爪牙扶北極重輸之日績既隆于上
佐秩宜晉于孤卿是用加授爾為少傅兼官如故
於戲方今狼心未厭虎背難答今其貪漢物而乞
憐尚且窮于縮布倘我效宋事而示弱將誰護其
金湯況尺寸地不可假人而數萬金尤宜慎許余

一人功何難于獨斷晉公之歸闕有期念元老勞
不憚夫于襄吉甫之出車多日獨肩九鼎之重務
圖萬世之安欽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潅

支大厦者必務夫勁材濟洪流者式憑乎巨楫惟
爾力之克勝乃幽事之無愛況茲廟儀之替褻宜
記功宗而申寵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沈潅偉才命世宏畧濟時勁直如矢而遇
事有為凝定似山而獨立不懼苦心參軍國之計

兵農皆在其彀中正色持朝論之平理亂立分于
言下虞隣居四郗命吁咈之相成周事作三疏附
後先之有效僉曰德堪相而才堪將爾則勇無功
而智無名顧此寒暑匪躬之悰能擴休休有容之
度吐茹各得其大體進退靡間于小心祗一身肩
危懼之衝令國家享和平之福既襄祀典宜沛殊
綸言疏衮席之華特晉保衡之拜茲授爾為光祿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邊塵滋擾天戒孔儼綱紀彌
壞于羣囂名實日瘵于故事爾惟開誠以貞百度

秉德以調三光平權量而劑物債謹繩墨以正天
下勿畏事而避事無遠怨以自疑蓋君臣無不殫
之心則天下皆可為之事益崇爾績永孚于休欽
哉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

虞佐九官平水主者崇伯周卿六職領司空若毛
公惟予冲人眷茲元老才優績懋當大任其裕如
道貴身全歛神功于叙若宜頒異數以答殊勞爾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姚思仁三朝耆舊一代宗臣

蔚大内之精微美無遺于竹頭木屑明察中之渾
厚力不繼于錯節盤根器靜而堪鎮器神閒而能
集事自輶軒黼斧而中外高其風節迨京卿部貳
而南北想其儀刑属予皇極叶新倚爾上功荒度
長烏臺而執朕憲正鳩著而若予工求大木畢收
輪菌離奇煥宸居聿成暈飛鳥革郢匠之斤風獨
運舜門之日月重開時紬每念舉盈予一人詢茲
黃髮功成無虞物耗爾二載殫厥赤心喉舌地方
高北斗之班股肱臣遙乞東山之臥宜酬功于柱

石是晉位乎保傅是用授爾爲資政大夫太子太
保仍官如故錫之誥命夫進退不失其正爾已弗
戀榮寧而安危誰與之同予且無遺壽耆尚勉鄉
戾之乃心王室暫返衡山無同巢父之弗樂堯天
長留穎水勉終令譽永孚于休欽哉

南京刑部尚書李長庚

朕以軍興戒嚴邊人待餉特簡上卿專司筦著其
有功高洽累望重富民是惟勞臣屑我異數爾南
京刑部尚書前戶部左侍郎專督遼餉李長庚夙
畢壯猷赤誠玄度起家會府精心計不儲嘗歷長
賦曹諳故典于出納泉司岳伯敭遍秋春京尹臺
卿憲兼文武惟東方之有警屬內藏之未充晉貳
司農專籌餉務而爾達觀海若近歷亭傳要害具
于胸中肯綮嘗于眼下事積而不亂法備而易行
故得井賦田租方舟接軫糧芻木馬金布泉流且
爾弄獨苦心兼有至德甦渴枯之勞人每尚寬大
輯遷流之潰衆必用和調勸農積而靜不擾于度
田勵職司而法必詳于樊著既使飛芻之力宜崇

復履之階是用授爾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兵烏合而民萍瓢東郊正煩于申畫夷豕突而慶
笑壟北鄰誰恃以教寧況石費三千鐘豈堪飼犬
羊于戶外若饟賚八百里奈何忍金縉爲長城朕
倚爾詰兵調食作鐘下金湯册寧止禁暴除奸司
鑰京喉舌欽哉
敦詩悅禮之家爰生淑慧柔嘉淑質之子有相桑
嘉既上卿列座于文昌宜中饋分榮于紫極爾南
京刑部尚書李長庚之妻封淑人楊氏德以婉嫕

女而曰士祥開麒麟閣緯有門鳳配作鳳凰毛修
其官譽釜鑄佐典養于俎上絲絨裹羔節于帷中
至于守貴儆勤履豊寳儉當輪締闊關之際王靜
治而寛内憂爵衿肘仰屋之餘猶内言而定前著
惟恤緯非一家之計故轉漕成天下之功兹特封
爾爲夫人崇階增峻既表度于山河茂祉方來承
依光于日月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

風雲玄感先朝隆眷學之臣日月重華當代識典

刑之重惟師道光而克彰儒効肆人爵貴而宜沛
朝恩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
氣含天粹學味道眞體大雅以成文名蜚繡虎蹈
中和之爲德養湛木雞粤自史官晉于宮局屬
先皇求多闢于潛邸爾師臣攄直諒于承華非堯
舜不陳于前丁子孫尚亦有利兼以四司文柄得
雋爲多獨領賢關作人斯盛風規端雅學者仰知
泰山志氣清明若生望霧雨胥貳秩宗之任仍
參翰學之華將明禮樂以洽神人益備論思而君

左右人惟求舊恩亦駢新兹授爾爲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無遺黄髮孫躬所以承家保兹冲人
老成因之壽國尚其怡神寧靜行爲聖世之夔龍
于以致用寅清不作盛時之巢許欽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朕惟稽古正學師臣者帝沃心訓志作聖惟良執
經崇更老之班典禮副寅清之任宜覃異數以寵
碩儒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池鳳一毛海鵬萬里氣禀涵天之粹學殖味道之

腴才誠合而不爲自能有爲善信兼而有欲韞辭
懸欲瀛淵作羣英之領袖蓁關袖二酉之秘藏擎
絲綸而含英咀華紀言動而闕疑傳信備在　神
觀師汝昌言董子稱引天人賈生通達國體屬予
訪落繫爾開陳望以夾日而覇尊道則乘時而益
顯昭德塞違而言事必匡以正謂經誦史而夙宵
匪懈其勞非堯舜不陳于前直發明正心誠意之
學有謨謀人告于后兼旁通安内攘外之宜三歲
于兹一德是賴翰學升華于春曩備端胥貳于秩

宗茲授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爾父子義名
臣也以對揚朱盡之用畀之後人爾炳謨講臣也
本步武一脉之傳翰之君父惟子日新有獲如鑑
在鎔爾益風勵交修若金作礪勉終無斁之業用
答滋至之休欽哉

父原任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周子義

世臣喬木作梁棟者一枝王國羽儀掌絲綸于累
葉惟碩儒之挺出道在弓裘肆啓胤之蔚興功高
啓沃爾原任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詹事府贈禮部尚書諡文恪加贈資德
大夫周子義乃日講官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之父學闡而章器藏而
大寬乎高峻立朝靜德如山直諒恬夷履官闡心
似水在東觀而濟而若麟若鳳暨北雍南鎬而爲
度爲儀秩晉天卿望高玉署實錄纂兩朝之史勞
在編摩會典垂百世之程功收著作班聯掖席寧
柄鑒于世而守甚貞儒炳文闡關桃李之蹊而交
則篇萬石君之家法闕世而昌二槐堂之流風至

子乃大爲予格心而正事緊爾作法而詒謀聽當
年易名晉秩已不朽于春秋茲爾子移孝以忠聿
陳犢于旂幄用允所請特加贈爾爲太子少保錫
之誥命於戲爾有不可奪之節而和平中正蘊藉
乃畜之後昆爾當大有爲之時而靜退委蛇[illegible]
用儲于哲嗣蓋乎嘉乃績爲尹陟爰晉保衡爾篤
忠貞有君陳不負周相勉爾異數默揚爾功欽哉

南京禮部右侍郎魏廣微三代誥命

擢秉鬥之學士典禮以和神人肅南闈之春官考

覈而崇俊秀人爵斯貴師道愈光爾南京禮部右
侍郎魏廣微道惟正己學不爲人執節事君內省
無慙于屋夜推誠御衆外物莫得而窺疎巖巖于
天孤松淡淡乎泓秋水爲弓爲冶固已世德作求
如繩如弦奚止父書能讀至于潤色皇猷弼諧三王
德厭承關稽古如鑑在鎔爾詞志格心若金作礪
達于槩故和而辨深于體乃肅而文惟容臺地重
乎鎬京故卿月偕輝于講席秉寅清正直而亮采
貴濟泊寧靜以韜光舊學斯隆新綸宜沛是用授

爾爲通議大夫勳資治尹錫之誥命夫爾父以伉
直靜退陪都屬其舊游惟爾以忠亮齊肅典秩亦
非久任惟是故府熟綜乎舊典朕當用詔書之人
靜局曠覽乎時宜爾益儲調燮之具孝姬前美忠
答王庥欽哉

父原任右僉都御史謚介齋魏允貞

霜臺舊憲節鎮元樞儀刑時切于朕心風概克傳
于爾後既沛講臣之異數宜頒世德之殊褒爾資
政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謚介齋魏允貞勁節

致君赤誠醫國司郡刑而法清蠹賊執臺簡而氣
讋豺狼有謀入告一人身輕去國之葉撼古不阿
當世望重吾道之南祭署一官陪京推爲華嶽雄
關九邊絕塞倚作長城至于修卒乘而士馬飽騰
廣儲胥而堡屯殷富麝已而肥甲士節用以佐軍
興犯狐鼠之鋒而舉劾並高其節禦貂璫之魄而
神聖亦諒其忠大約清爲百世之師故任以天下
之重既廉貞奕世不替乃儒碩繼美而興是用加
贈爾階爲資德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皇路滑而難

清股肱衛先世之柱石國勢弱而靡振朕拊髀昔
日之金湯尚倚後昆以終前業爾其永孚于休欽
哉

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之寀

朕軫念邊陲眷焉西顧思得干襄之南仲城彼朔
方惟丞世篤之君牙纘乃舊服既奏膚功于塞上
宜申寵命于師中爾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
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之寀家傳忠孝德秉

廉威桂璋標清譽乎西曹樽俎運勝謀于樞軸迫
轉稟關之魏更分玉塞之廉足食而能足兵善守
而兼善戰爰升獨坐用昇專征而爾當松套環伺
之餘値軍民交困之會嘯士卒如嬰兒豢虜人于
掌股計深吞膽剛不吐而柔不茹饑獨刈脅叛則
誅而服則撫遂使受降城下牧馬風清賀蘭山前
貔貅雲集惟熊羆不二心之臣宜鍾鼓有一朝之
饗晉陟祈父爲王爪牙擢贰中樞作予柱石茲授
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丕已曰征兵豈出

不得已止戈爲武夫亦寧以勿追列今烽火頻驚
潢池戟弄欲笞何奴之項背先馳赤子之瘡痍爾
既握中樞以張皇六師尚其調元氣以奠安九塞
視乃烈祖承孚于休欽哉

祖父原任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崇古
世臣服勞王家文武作萬邦之憲烈祖詒謀孫子
安攘宜奕世之光念舊績久紀于太常宜新恩再
崇于禰廟爾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崇古乃延撫寧夏

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王之采之
祖父任天下之大人安社稷之元老識明而氣不
懾膽大而心不疑億昔呼韓叩關緊爾龍圖保塞
弄胡雛操縱掌上料點虜顛倒目中但令中行說
不在何奴不必飛將軍空勞塞外中樞操籌而使
非同漢代金繒外夷貪餌而來盡是天朝玉帛爲
里喜烽煙之蕩息百年慶桑土之綢繆既而蒐乘
能荒飛芻匡塞繕剔越爲家之城郭修天河既洗
甲兵當 皇祖實庇其庥而予一人承膺多福
乃闡遺緒再昇闈孫賜履齊樵召公之後有虎
壇接武荀氏之種皆能是用贈爾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錫之誥命丹書可誓式崇象海之班朱紱重
加永作先河之祀

延撫山東右都御史趙彥
武以止戈需霆宜其雨露征惟正巳兵甲化而桑
麻秉東海者膺功握中樞者上佐屢大猷之克壯
宜佈命之自中爾延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
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加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趙彥學充其識才稱於誠持節耀采于牲驛
握筴勵精于錢穀器博則原無近用才大而宜有
遠施奠河西作股肱臣控塞上類雲中守晉司藩
于代北旋作牧于中州爰專征而剿海隅遊魂坐
而鎮岱嶽宣條布惠若江海之潤丘原守險固圉
譬虎豹之衛藜藿屬東土之妖氛倏熾實中朝之
殺運未除而爾勁氣不懾夫危險沈幾靡亂于斜
恭伐先謀而聯將士爲爪牙戰必克而殲渠魁于
掌股露布騰而欃槍盡掃雲旗指而京觀成封豕

名在麟閣之圖慶賚彰虎旅之盛茲仍授爾爲通
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齊魯自多故以來舉朝廟
思夫曲突灌池經暫息而後人心又類于處堂豈
知多事之國率後而生計愈艱譬如有病之人病
已而精神日削以爾忠貞奮其志勇瘳痍未起宜
收聚肉之功桑土粗安尚賴保障之力務完元氣
以壯國甍欽哉

太常寺卿朱光祚

朕方定九儀而稽中德諧八音以宣太和其有寅

清碩臣文之禮樂俾領郊廟以和神人秩望既高
卑典斯備爾太常寺卿朱光祚道履黃中守含白
貢進退知聖人之意兢綵合君子之宜兩試花封
散春光于甘露四衡氷著澄秋鏡于靈波巳擢容
臺頻甘茹水迫起邁軸爰試棘平致身巳際乎依
光將毋彌勤于愛日若乃明而用晦風雨有不巳
之鳴磨且益堅雪霜無可變之色朕嘉爾渭清一
泓對越神祇且伏爾壁立孤峯羽儀朝宁而爾來
古今之變考制依經應天地之和流音合雅爾于
之臨朝章以序平于氣而衆調自和作我功宗實
惟朝望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勳資治尹錫
之誥命於戲爾故銓臣亦諫臣也簡以通用貞百
度護爲不刓之藩籬明而允乃孚衆情豈有難乎
之局案惟世道日競于偏詖故國論遂失其蕩平
匪老成說謫時宜尚中正力扶于路用需崇勞以
竟爾猷欽哉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

豐鎬舊都衣冠原廟必有寅清之佐以洽神人必

有端亮之臣以肅禮樂嘉茲德選宜渙恩褒爾南
京太常寺卿杜士全清標似玉直道如絃海邑山
城兩奏花封之茂典儀垣法掖並持梧省之丰裁
風雨有不巳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雅望愈高于
數馬清資允重乎登壇而爾金盈有孚稞將能贊
九儀不忒旣从夜之惟寅六樂克諧宜神明之來
格是用覃恩授爾階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陪
京故府典秩清司替典可稽廣該通之學術靜觀
自遠裕寧定之經綸倘能奏格無言寧止祭則受

福欽哉

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并妻誥命

夫卒乘修而中國壯皇儀肅而天子尊朕飭牧圉
用詰禁旅惟茲大亞貳長僕從籍我忠良弼予燮
憲既配冏臺之位望宜尊卿月之恩輝爾太僕寺
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政術兩通道心遠曉貫
神理而能斷花封兩地春膏應物務而常沉冰鏡
一庭秋水山公之啓事凡七伯士起牝牡之倫伯
夷之典秩有三采遠修黃朱之貢以爾清通寅直

之望畀之出入起居之司蕃將亞羣僕而正君不
獨恩無邪而思馬而爾素矢清忠益標勤慎秉心
自遠坐蕃驊牝三千考牧斯成益飭天閑十二蕃
周丘之八駿騰汗赤于九邊調舜馭之五龍驪驥
黃于六轡望既高于無斁業將大其有爲茲以覃
恩授爾爲中大夫錫之誥命夫牧馬者去其害馬
養民者去其蠹民爾既忠著交修佐予聽明齊聖
尚其勞宣獨生爲我旌別保釐豈惟光冏伯之篇
行且被康侯之錫欽哉

騋駕駉馬方宜執轡之勞至饋藻蘋彌念結褵之
配追蕭儀而既邈畀芝檢以方隆爾贈恭人由氏
乃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之元配溫惠
性生淑貞天植十六而嫁來勤德于緒機九十其
儀勵潛心于荊布伺白頭之色笑疲闈供甘褒貴
卷之風雲短榮作苦鞠躬盡瘁丁年未覩鴻儀亟
勉同心沒齒猶存蒸黴聽爾精根之舊尚餘類佩
之盟茲用贈爾爲淑人女德何患乎無年內勞益
徵乎有報

夫稱德茂故學而立其名內屏飭故仕而遂其清
載既顯孫宜加榮敘爾封恭人張氏乃太僕寺卿
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之繼配宜族彌貞德門作
配坤貞著後相夫子不違其儀式順承前御家人
克敦其好歡將勤于阪萩賽璧之覽日彌長清其
矢乎懸魚官舍之冰壺益凜还于動裏銜鑒光贊
塞淵室惟有勸而國事可營內既無憂而精忠自
竭是用封爾爲淑人式嘉數馬之勤彌飭閨鞱之

光祿寺卿饒位

朕惟君之玉食典于上卿蒸將飭備祀而節滿勝
修宴饗而謹名數既得清忠之老俾居調鼎之司
宜有殊褒用酬碩德爾光祿寺卿饒位勁節孤標
清風遠度本文章而經世讀有用之書蹈繩墨以
修身行不欺之事宰赤縣而春生花野採什簡而
秋淨蘭臺一持百粤之旄再秉六條之鏡迪衡文
南國播雅化于諸生乃不發東方起積業于八代
鑑似水而罷材獨盛直如弦而身業已輕綠一麾

而去國已三十年自初命而還朝更八九轉符卿
既遷爵秩祿寺乃長庖司一德調羹朕非勞以籩
豆直書揚禪而亦剛其酸鹹惟宜素而無經之費
必裁條後實而非時之食不薦俾乎中正惟乃攸
箴茲授爲中大夫錫之誥命夫佐膳者嘗宰夫因
之修膳事食荒而美良庖所以獻至尊爾惟秉寔
用若作人用甘行且淡以藏身和而發國用培元
氣光赫太平無負朕倚任舊人之意欽哉
貸冀庖卿贊燮和而司玉與郇郝淑媛襄饋祀而
潔采筐既美德助于無儀宜沛恩光于有慶爾光
祿寺卿饒位妻封恭人劉氏雍肅令儀幽貞淑德
史其恭花縣廉毋助于懸魚聽綸蘭臺勤更襄乎鳴
鳳流志可調明水潔心不愧素蘋守其綸而不濫
爲清安于拙而無才是德養壽母承顏聚順垂百
年佐上卿樂道安貧三十載茲特封爾爲淑人祇
承綸綍之華益謹衿鞶之度

光祿寺卿許維新

萬方玉食在乎一人九鼎實調惟茲上宰必安君

素飭其精白乃發國克享其和平是惟碩臣宜申
寵錫爾光祿寺卿許維新峻揭霞標清凌冰柱讀
書得聖人之意通古今而能折其衷守己合君子
之宜知進退而不失其正歷官中外更任句宣而
能心存愛民慮物有操刀之利志盟許國獨力同
砥柱之堅寧卷而懷不求遁于變來有歷郎去非
嶽器而待治惟爾望重自剛而朕歆詢黃髮起佐
大官之政再掌納言之班晉之上卿領其寺職而
益植飭供豆籩其誠而有恒檢稽濫觴級于事而

兼適愛君而論羨翰服非予口之爲其愛時而茹
苦甞辛總世味之不染國人皆高其素尚朕心滋
重其孤貞茲授爾爲中大夫加陞戸部右侍郎錫
之誥命夫古亦有言老臣在國如玉在山爾遊廊
堂既生光輝于朝宁其在林壑仍留風采于日邊
夫侍食先甞君敏爾既已修膳宰之儀美芹必薦
至尊爾無容効野人之獻尚圖求任遺老於以壽
我國家欽哉

太僕寺少卿田生金

朕飭皇儀于扈從修卒乘于邊圉蓋以表法駕之
尊謹軍旅之脩聽惟大正實長僕從既簡吉人宜
頒崇秩爾太僕寺少卿田生金大器難發清譽獨
騰懷史鰌之道直而不阿播鄭僑之仁寬而有制
司郡憲而錫江春霜領臺班則綸斧秋霜語不近
苛料先幾而多中事惟從實知有利而必爲攬轡
賑荒而蚤籌蒙安萩俱折稅而江隅載德於身秋
毫不染所至砥隸見思簡自宸衷允茲冏職而御
德潤良而北驥參舒馭能調五龍心秉塞以致壁

學魯郊坐騎于騏潔非馬癖春遊無怠于行駿相
得天機神鑑何勞于市駿茲以覃恩授爾爲中憲
大夫錫之誥命夫君既不貴肥馬蓋爲養民而牧
人在戒敗羣以方害政通者種騮濫賠于寄養而
條評法敝于孳生乃汗血未騰九邊何裨中國且
驪黃不充六御空耗天閑爾何以核公而惠私且
將實民而富國能修馬政即廣民功欽哉

翰林院從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梅之煥

古設奉常典朕三禮朝分重譯用賓四夷其有識

直舊臣文之禮樂鴻儀克備象胥是同秩望既高
崇典斯畀爾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梅
之煥學本傳家才堪華國始儲英乎蓬苑尋執簡
于柏府直道而行慷慨摩於乎世路虛舟以往堪
蕩於涉于風波屏聲色以忘機養其作用履險危
而順命卓有擔當溢顧越則單艦風行衛府曾而
春草雨化內徵重賜老之榮晉秩華玉瑞之官禮
院承其清班詞垣仍其舊地而爾考材於侯端章
甫以柔遠人課業紬精譯語言而通王命不獨朝

聘享多儀于玉帛亦且車書大一統于華夷是惟
賓清助我文德茲以覃恩授爾爲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夫以爾直臣居之清地涉事久而定觀若鏡
居心澹而道味似氷既不爲而可有爲自臨事而
行無事勉需大受益勵前塗欽哉
古之名卿作求女史嚴司譯者重賓直助鳴環者
推肅雍勉以同心合而並貴爾翰林院提督四夷
館太常寺少卿楊之煥妻封孺人蔡氏毓英望族
儷嫓名儒引圖史以飭閨鬘悲滫瀡而供色養問

夜暑雖旦襄素業于燃藜視草戒牛衣佐經綸于
補衮在燕居而不廢箴儆爲詞彥爲藎臣當象服
爾彌敦儉勤佐文章佐政事聽九儀之威秩望重
曲臺嘉四德之齊徽恩疏內壼茲以覃恩封爾爲
恭人稚褘承三錫之光穆木衍二南之慶

大理寺左少卿張延登

朕思聖王畫象何擇非人廷尉稱平惟良折獄既
藎臣任祥刑之重宜上卿覃衮錫之榮爾大理寺
左少卿張延登偉才濟世勁節匡時兩試花封散

芾棠之雨露載司梧掖著蒲帙之風稜有謀入告
于君所學必行諸己直如絃而信道藩籬不設于
胸中堅匪石而沉幾波浪自平于局外凡所糾彈
護君子不阿邪類輕詆建白發若國非爲身名片
言能定世囂一去不隨人執朕服在厥初人惟求
舊惟爾正直忠厚爲本作我明清平允之司起家
食而儀羽朝端不獨爰書之審克參卿貳而折衷
國是寧直比律之簡孚胥爾月卿用爾天牧茲授
爾階爲中順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當今世情重而

國典輕使庶政日壞于姑息我獨虐而高明畏今
天子亦窮其好生顧何以司寇敬而周服長壽民
壽國何以士師允而虞風動惟畏惟明佑我嘉師
尚賴良佐欽哉
朕酬庸朝頒褒表閨儀推茲聽棘之臣爰溯結褵
之配無忘蘋藻有斧珈瑤贈孺人王氏乃大理
寺左少卿張延登之妻名族高貞德門淑配敬事
特勤于錡釜素風猶勵于綦巾至于業贊青藜雖
窓戒旦孝隆白髮汲斷生春胡不百年嗟茲一德

定國于門高大懃嗟室有遺榰釋之風采方新徒
張庭餘初寒玆贈爾爲恭人再承休命于明庭永
貴光華于幽隧

夫以諤諤之臣而哀矜折獄必有郁郁之配而敬
佐求生益勤直而廣仁宜褒勞而疏寵爾封孺人
盧氏乃大理寺左少卿張廷登之繼妻出自儒閥
儷于貞臣克踵前徽潔隨羨廟廣孝力操中範勞
乳哺而推慈花齊體冷而東緼從官梧省風清而
執爨佐筆至于豐而能淡于以光賛揄揚敬不忘

規益足勤襄亭獄是用封爾爲恭人承敦羔素之
清聲浙荷翟衣之峻秩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祜

夫準夫立而周官盛廷尉平而漢道昌何擇非人
惟良折獄既邸棘臺之位望宜尊卿月之恩輝爾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祜風標嶽立學識淵淳直非
矜節而勁可匡時清不近名而風堪師世既秉法
衡于南國旋司衮職于北扉愛君而犯乃勿欺憂
[illegible]言必有中熱心能保全君子赤膽不阿比時

沉命汝納言攸箴罔伏爲予常伯咸秩無大惟此
正直忠厚之良俾作明清平允之佐而爾惟宅心
坦蕩故平法無苛且伏念畏勤故奪民有要聽五
辭而圖空棘靜作天牧乃以相民提三尺而吹角
建牙惠嘉師兼之壽國玆已擢爾官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矣特以尊恩授爾階爲中憲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功疑重而罪疑輕朝廷好生之
德貴賞信而罰貴必臣子秉法之公爾方秉鉞而
制南州獨坐而清天下既輯穆刑之敬忌民以永

寧尚賚畢命之保釐予將垂拱勉思後績以光謂
詞欽哉

大理寺右寺丞方大鎮

朕聞刑斯無刑聖王因之畫象辟以止辟廷尉所
以稱平何擇非人惟明克允既得忠信之長宜尊
寵錫之光爾大理寺右寺丞方大鎮學術淵微風
標寧澹進退知聖人之意龍緣今君子之宜筮仕
令官頌無冤于聽棘晉司臺憲歌且止于行驄風
雨有不已之鳴明而用縱雪霜無可變之色磨且

益堅起自山中擢參卿寺而爾㩦經讞獄執法平
亭朕欲求生爾能破累千牘之羅織予惟勿宥爾
尤矜旦夕命之顛危明濤本命嚮行不獨爰書之
審克中正根于性命寧直比律之簡乎且　王國
羽儀允矣朝廷在不茲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當今功過淆于三尺玉石亂其五辭旣欲
功疑重而罪疑輕又恐寬見小人而苛君子要使法
歸畫一而天子尊自然令行如流而海內治穆刑
惟謹畢命用休欽哉

太僕寺少卿王遠宜

僕臣正厥后賴有位以弼冀聖主得賢臣恩無邪
而恩焉睠惟大正爰畀吉人旣望乎平騶臺宜寵
申乎卿月爾太僕寺少卿王遠宜方廉溫厚通練
精詳濟東首咏其甘棠杜下游推乎貞栢振風稜
于南北持衡斧于陽秋疾徐相朝政之所宜識時
務者在俊傑茹吐由中立而不倚扶元氣者歸正
人朕慎簡僕僚俾充耳目而爾清凜塞冰馬如羊
而非甘粟逾溫玉驤比德而稱良致騤壯之三千
去其害馬飭天閑之十二佐我飛龍僉曰濯恩之
老成人實則市駿之良司牧茲以覃恩授爾爲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古之正士蓋執轡而箴今
之大夫第數馬以對朕惟聰明齊聖賴羣僕侍御
之臣爾且出入起居效秉心塞淵之助用騁修途
于逸足以隆大畀于輕車欽哉

通政使司添註右通政許維新

朕塈讒說乃命納言罔伏攸箴繄爾喉舌非忠清
孰修其播告非亮直孰疏其濆壅是惟信臣宜預

寵命具官某勁節孤標赤誠玄度山爲鎮世之定
風是起儒之深道德忠信以修身文章政事其餘
力自州牧歷郎署之簪筍宜更方面之司節凜
冰壺才游芒孙字民則萬家春煖肅部則六幕風
清爰嘉其難進易退之操特優以一歲三遷之法
而爾如弦不跂直詞砥議論之衡匪石難移正色
鎮朝堂之列用加綸綍爰樹羽儀茲特授爾爲通
政使司添註右通政乃授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惟清可以濟世而或者以清爲劌惟直可以成

物而或者以直爲迂夫濟世之清無近名而亡
之直不好激朕倚爾清以匡時難伏爾直以整飭
綱惟爾懋茲不止以司舌重爾也欽哉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道隆

朕方登進清流簡畀道直藉其勁節以破詭隨奬
其靜退而激浮競惟茲宿碩宜霈恩光爾通政司
添註右通政劉道隆澄清似水凝定如山鳴琴與
櫂乎廣陵矜筆望高于京洛攄古不阿當世不合
則去而合則留有獻人告一人寧逆于心無遜于

志念予烈祖師汝呂言抗疏殿爭砥狂瀾而扶十
枉撫禾林通接赤幟而遠聚囂蓋節不近名量能
經遠朕加其難進而易退故予以再疲而三遷而
爾罔伏做箴克修播告爲予喉舌佐我聰明宜報
典之維新求用人之求舊茲授爾爲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鵷庭之藩籬未剖邊聚之烽火時驚
惟材誠合而國論可平必膽智饒而時艱用濟爾
歷事三朝閱之詳熟矣尚懋茲一德佇我陞畀爲
欽哉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檢討曾楚卿

朕愼簡儒彥晉貳宮僚蓋將資扶日以重輪亦且
期補天而五色聽惟良史宜沛殊恩爾右春坊右
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曾楚卿清標秀骨內美修能
氷壺志潔而讀典墳之五三玉潤氣合而吞雲夢
之八九絕纖洗空羣馬眼無留良完才力解全牛
芒有餘利以至絲綸草制蘇軾禪有奇才若乃殿
陛記言馬遷固多直筆仍兼史秩不獨詞賦稱翰
林至人載領宮銜抑且獻箴作承華侍從茲特授

爾爲儒林郎錫之勅命夫詞臣須寧靜淡泊而爾
固饒爲宮臣惟直諒多聞而爾能自勉尚藉舌端
之霖雨行看椽上夔龍庶立汗簡之奇勳作我禁
中頗牧欽哉

南京國子監司業葉燦

虎闈齒胄道重人師鎬京辟雍教先樂正既已得
正人之選宜令稽古之榮爾南京國子監司業
葉燦中秘鴻儒兩清碩彥明二帝三王之道讀九
丘八索之書論學擅譽于三長品隲羅賢于一日

惟爾國作人之地重西序訓胄之司而爾身爲律度動有準繩守自貴之文明教本德修于內嚴若家之元吉師模道在其中是用授爾爲承德郎錫之誥命於戲人皆傳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惟爾精神所簡即不倦之勞來在多士風尚所趨乃默成之絃誦勉弘陶鑄以裕經綸欽哉

翰林院檢討孟紹虞父孟楠

世學如世田耕道則獲種德猶種樹溉本則豐況碩儒學以兼修循吏廉而能惠于爲燕翼宜沛鴻

綸爾原任直隸河間府興濟縣知縣孟楠乃翰林院檢討孟紹虞之父誼高鄉里學重儒林升經明行修之科身先立教居文學政事之地道以愛人秉鐸而壁水風高鳴琴而花封春藹好行君子之德刻儒傳以療饑民獨持吏道之平減官輸而甦疲邑爲兆人父所居愛而所去思作葛天民致身時而收身早四壁蕭蕭風雨冰壺揚玉署之芬滿籯種種圖書黃卷耀青藜之業吏績未褒于上計詔恩宜渥于重封茲封爾爲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錫之勅命秩高金馬用光經學之傳爵列木天式表廉吏之節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

天官上大夫提一鑑以宗九流清衆途而敘百職自非公忠不在此選有能其職時嘉乃功爾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才通以練力定而沉錦邑操刀銓闈握鏡而能以無私正品流之麥雜以有王定政肩之紛紜夾袋風生嚴華競而不爽賢關日啓量小大以兼收惟居身在清白之中故栢

士于驪黃之外朕仮天綱稽六典以遴才爾典人倫羅羣英而濟國茲以覃恩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親均之地理亂所關消籬棘于無形朝廷收蕩蕩之福樹棟梓于有用國家成濟濟之休惟爾作令而廉平是以銓材而清直小羣既渙大受有期益廣靜觀以襄邦治欽哉

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蔣弘憲

朕方激揚朝品褒表清流乃有通儒而作幹臣猶士而兼勞吏沒身未膺厥寵有子復能其官世業

有俾國章裁減爾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蔣
弘憲介氣孤標赤誠玄度砥飭少成其簡淡讀書
有志于聖賢真孝廉不愧科名古儒師雅堪俎豆
既以橋門模範入司版部儲胥而能廉以持身精
于檢下咨賑討隨車之甘雨策蹇茹蔬輕舍洗停
宿之濫觴抓猾鼠伏至于司榷纖塵不滓報課歲
額其克修賑修築而河伯不能爲災議因議更而
勞人永享其利蓋忠惟報國捐病骨于當官而廉
不近名留空橐于歸路爾子不忍微巳恩而沒爾

之本色朕亦且追前事而表爾之苦心是用授爾
爲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爲臣不易鞠躬尚有典
型有子良難速肖承言移須懋嘉乃績祇服新綸
欽哉

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天下之粟輸于輦下檢其給
受每資心計之良核其儲胥尤藉籌之長宜覃
恩渥以獎清勤爾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
弘局敏材清門令緒持平棘寺執筆版曹而爾勤
以居身精以檢下治絲必理當猥雜而剔蠹飲水
知清處脂膏而無染會計務求其當芟夠無敢不
多聚米高于京坻三年餘九年之蓄出籌來如流
水百僚嚴一滴之防既長郎閣用加寵秩茲以覃
恩授爾階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先王制用至
于三十年之歲後世補苴乃有不終日之計入者
狹而下苦盈出者濶而下苦縮既求望履于遴人
且以佐急于百姓大書小誥惟平惟實朕寧止以
錢穀吏待爾懋哉懋哉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

朕以帑藏未克遴人望哺特咨民部借箸爲籌惟
忠廉能節濫觴惟儒術能誇莞鑰既稱妙選宜沛
明綸爾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操履公方
風規沉遠選于造士黼門生桃李之春風俾作端
師壁水溥菁莪之化雨爰希錢穀之慕遂領儲胥
之班而爾自意勤公焦神營職惟剛無處膏之潤
莞儲須飲水之清運深心而絕耗蠹之源指善算
而中盈虛之數是惟儒者之寬大乃濟精明匹知

儲術之恢弘能饒幹濟是用授爾階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今之財源實堪廑慮謂在上而府庫罄空云在下而百姓貧餞重以潢池四起洋液幾何兼之戎馬生郊輓輸誰辦豈中飽之不可問而泉源之未易開尚借富民之籌叡援濟國之畧欽哉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彥

朕以邊餉多故國藏未充南顧江淮倜然儲賦而司筦之臣殫其心計給受有方是惟國楨宜加顯

錫爾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彥敏資遠器茂德通材拔自廷掄佐參版務領淮南之度府綜江北之儲胥而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謹筦鑰而惟靜綜其大清城耐而不科瑣其凡雖秋毫計析而政美無秕乃春日愛流而法平若概佐予庸賦倚爾廉勤茲以覃恩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今天下流傳截道調食計拙于量沙嘯聚常聞轉漕勢同于扼吭惟淮海之咽喉不礙將輦轂之灌往來尚借濟艱之籌永展富民之畧欽哉

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

夫府有六而土穀修政有八而食貨重朕念財綸慎選計郎莫得廉勤之臣以副節愛之任能共職者吾寵畀焉爾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忡襟凝定器量冲深上第升華左藏展采而木文章名政事博大能濟精明資德性爲經綸淵泊雅饒幹濟地青而心白逮不言絕耗蠹之源局瑣而力斸開善算中盈虛之數是惟心計佐我國藏茲以覃恩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魏文歲餘積儲

乃憂貪庫稅而民不惜賈生時當富庶尚思修積備而康是圖况于今時官民兩困夫使國賦來如流水尤須民膏不委泥沙惟慎乃平惟節則裕不直會計之當行實富民之猷欽哉

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

聚天下之粟于輦下給受良難餘九年之蓄于三年儲胥尤重必忠廉能謹筦鑰必心計能握籌著有能其官宜卓恩渥爾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風規沉遠操履公方上第蜚英方州騰茂執法不

乃而官況似水教大無倦而師道如山旋分建武之憲符晉領厥司之禀箸而爾以永衙之清白洗滌脂膏以法地之生成愛惜錢穀唱籌來如流水城社畢清聚米富于京坻雀鼠無耗佐予邦計緊爾良臣茲用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勑命夫國家膏血半糜四夷倉廩禰莧不支終日爾司其入當念民艱而斂不苛爾筦其出宜惜國津而散不濫寧獨會計當而概董晉𧧷其六府修而三事治勉茲功實助義富民欽哉

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

地官諸屬分掌邦賦蓋其借前籌而克帑藏核浮濫而哺逸入朕特以禮樂之士任焉有能其官是用申錫爾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器韻通明材資緻茂望高孝秀名重賢書千家生桃李之風麗文昌于阿閣半璧起煙霞之色探和璧于驪堂爰參幕于寅清雍容俎豆肆分曹于錢穀掌握儲胥而爾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善算詣盈虛之數深心絕耗蠹之源俶其紏而繩爾悉窮畢其料而秋毫務析是惟儒者之效寬大而濟精明乃知能臣之施俎豆而兼兵食郎闈既正寵秩宜加茲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今天下蒸黎頓罷帑藏空虛潢池起而額辦難捐戎馬生而遊輸告急念脂膏易竭惟散不濫乃斂不苛觀津液幾何毋入者狹而出者濶惟清惟慎乃一乃公朕不獨覘爾心計也欽哉

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

朕軫念民膏倜爲國計思得六府修而三事治必

須會計當而料量平惟茲箸籌之臣特簡廉修之吏有能其職宜錫申褒爾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器識閎深風猷峻練賢科擢秀巖邑栽花一試隨劬而廟地見思三年有歲而四封歌慕遂入衡良之異等徵爲興計之上流而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握算諸盈虛之數周防絕耗蠹之源析秋毫而不科瑣其凡窮升勺而能俶張其綱以爾撫字之惠心調物力以爾精辦之通識核國藏惟是泉源賴茲心計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

敕命於戲國家財賦輦焉過輸何賴東南民力竭
矣顧斯諸供無收餘兩而散泥沙惟節則裕無出
侵漁而入朽蠧惟慎乃平朕不專倚爾爲錢穀之
司爾益當報我以積貯之策欽哉

禮部祠祭司郎中陳玄藻

朕肇興殷禮稱秩元祀謹茲夙夜圖大宗伯之司
辨厥名物乃下大夫之事有其克舉宜沛殊恩具
官某直哉惟清温然而栗持節羅牲勞之采掄材
搜神駿之奇爰稽寶門晉階禮典而肆三祀具飭

用修上下之和九儀不忒以正邦國之位蓋已秩
璋具清廟之器寧直遵豆充有司之務茲授爾階
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祠部地近司清而望
高冰署古之太任類聯此途蓋以其清與在躬之
基裕遠大自致之用譬鏡寂而照不眩如水澹而
味愈長勉勵肅修以廣後效欽哉

禮部祠祭清吏司添註主事董遲

中和之極已建秩元祀者無文俎豆之事常闕贊
冊禮者必肅既得貞淸之選宜隆殷禮之褒爾禮

部祠祭司添註主事董遲金閣射策錦邑烹鮮簸
仕宛陵何去思而留愛栽更劍水廉來暮而興歌
造司銓軸于留都風高衡鑒爰典儀容于春部望
重珪璋飭三祀而修上下之和定九儀而正邦國
之位蓋官况澹焉似水處冰署而彌清故本心直
矣如弦對明神而加惕吾從先進郊廟社稷之必
親汝作秩宗名物器數之惟謹是用授爾階爲承
德郎錫之敕命於戲一再令而俱稱爲父十九年
而尚老爲郎惟廉爲用大之基而靜則致遠之具

爾既饒于曩昔尚當勉于肅途世間無澹泊外之
功名國家重寧定後之經濟行需大畀以竟厥施
欽哉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

朕嘉會方新式稽天敘爰飭五禮用賓四夷必簡
廉修之臣以增章甫之重是惟妙選宜沛殊恩爾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風儀秀特器識恢
明奏草明光栽花馮翊弘幹能足兵足餉深心饒
濟國濟民潔清不厭煩苛强直偏行寬大溫然而

粟簡之俎豆之司直哉惟湑寄以會同之事而爲
有金鏞齊瑟之度有氷紈玉鑑之操到處風生朝
聘牲來享多儀于玉帛滿城春屬車書禮樂示一
統于華夷大儀小儀之不愆吾從先進五惇五庸
之克舉汝作秩宗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
勅命於戲夫爾康吏也位司清則儲澄澹以致用
且幹臣也居仙閣則能養靜定以匡時策爾前途
以需大受勉茲艮季毋遜難兄欽哉

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禮部儀制司主事王

世美

鳳閣高華螭頭秘密贊綸綍者俊彥資載筆者清
流宜酬近勞用普巾錫爾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
禮部儀制司主事王世美風標穎秀器韻端恭篁
秉擅譽于一毛翰墨蜚聲于奕葉迺轄軒于絕域
考支派于天潢牒簡而記御屏左圖右史修纂而
宣王命入綍出綸爰褒事于鼎湖遂依光于瞻日
惟勤惟慎對揚居筆墨之先在朝在官供奉出丹
鉛之外禮樂吾從大先進寅清汝作乎秩宗是惟

吉人宜頒寵錫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爾
世其家猷升茲華胄毋恃地望而溺于簡毋修門
風而餙于靡立德立名善繼善述以贊襄于左右
予且有厚畀焉欽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惲厥初

朕惟駕部之職乘掌於車飭輿衛而修星儀核遞
傳而調馬力非明略不足以消煩非介持不足以
裁濫能其官者吾寵畀之爾兵部車駕清吏司員
外郎惲厥初風格峻整識度淵停問俗觸軒風俗

山川覩諸其掌持衡闢棘騂騮騄駬盡入彀中爰
晉郎閣聿司馬乘而爾能精心組練強執簡稽符
繻不濫于四方銜轡時調于六御至于沉先開務
箸籌九塞之情形斂以當機手畫四征之利害先
贊既隆于圻父恩綸宜沛于戎帷是用授爾爲奉
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方今内弛于疏而士馬天
府之不供外若于狗而繹騷民閒之將有倘事事
按其故實將人人去其奸私馬力既餘國威亦振
於以紆熙九伐不其休歟欽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俞彥

朕惟皇人威儀戒先與衛民間馬力飭在部傳夏官卿屬有專司下大夫實綜其務銷萌裁濫識力恭爾孰能其官以歸宿望爾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俞彥學兼忠孝品具清和繡虎名重于洛中屠龍技高于輦下三公不易其養日一第於我如浮雲供菽水者十六年樂煙霞而幾半世圖論難北其邁退朝廷簡在戎帷乃晉郎班聿司馬乘而爾寧靜中本饒強執符繻不濫于四方濬洞內寶裕精詳

銜轡時調于六御謹鎖鑰于輦轂克詰戎兵奠金湯于苞桑慎固封守指縱何難于九塞張皇可寄乎四征是惟素心之人作我戮力之佐茲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人惟無忘所生而後可以報君父人惟不愛官爵而後爲能急國家朕方思圻父若保登進郎官爾無言疑是馬曹不諱功實用需大受以竟厥施欽哉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

厥猷推將殺謀決戎機大司馬董六師之成下大夫襄九伐之事修能克奉盛典宜敷爾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清不近名學求有用橫經東海諸生中推其門領鐸北均多士并入其室既贊秩宗之彝旋參銓敘之班進圖說則鄭監門籌邊塞則晁家令登高能賦遇事敢言借爾詩書愷樂之良以贊董正張皇之務而爾整肅郡甸毖飭干掫襄圻父之爪牙謹閫門之鎖鑰茲用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屬者東氛正熾西訌未寧萍飄未奠于畿南烏集易譁于輦下圖議未兆

繫爾慎防勉副爾籌用稗申畫欽哉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

惟明克允象以典刑何擇非人惟良折獄既得忠貞之胤允稱慈惠之師宜溥明綸以酬良吏爾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夙池一毛鹿鳴上選青雲由其獨步爲貧爲養赤縣畀以專城稱父稱母既綰邑符于京兆旋分獄叢于邦司而爾家學嫺于引經近衷比律才華長于飾治平反爰書既伏念乎得情允求生于論報辟以止辟朕方哀矜

庶獄之不幸刑期無刑爾且視乃烈祖而無怠茲
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勑命夫爾昔爲慈母今爲法
官且以世臣長我王國弼嘉師以祥刑一人有慶
寧好生于風動時乃之休欽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承澄

朕惟畫象而治天下何擇非人齊禮以康兆民惟
良折獄况此廉明之長允稱慈惠之師宜渙明綸
以勵良吏爾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承澄器
識端凝風猷弘雋讀書能通世務爲政不尚虛名

當夫綰綬三刀運斤一割而膏雨共河流比潤壺
冰同清水長清蔽召芾稱郡循良歌曹風作民父
母猶之州伯昇以祥刑而爾既明而清亦勤以畏
不獨引大義能折衷比律亦且本至仁而平反爰
書朕方眞若庶獄之不辜辟以止辟爾則伏念要
囚之不救刑期無刑茲以覃恩授爾階爲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爲律爲令奉揭法乃以尊朝廷
疑重疑輕畏高明必至虐煢獨爾既民牧而作天
牧惠我嘉師朕藉正人而立準人壽茲王國欽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

古之司寇亦稱準人夫準以象平也平心則聽公
平氣則聽靜故朕簡廉能之長以領其司有能厥
官宜加寵錫爾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敏識
卓有沉幾清操兼饒弘幹占西京之桂籍領東海
之花封野有歸鴻疲民藉其愷悌市無冠虎豪
猾共攝其威明長揖歸廬高節邁聊城一矢拂衣
就養清風留棠縣萬家衆舉其賢俾作鎬京之蘇
寇予嘉乃德徵爲法地之皐陶惟爾平以無冤刑

人有不忍人之色矜而弗喜執法存不盡法之心
慰我好生賴茲弼教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
之勑命夫今日致壞姑息而罔與不辜恩寧好生
而民情不服若今法遵畫一將三尺炳于星懸自
然令下如流何四方不歸風動期爾提衡罔愆寧
獨惠我嘉師欽哉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

朕惟式敬爾獄明刑期于無刑何擇非人民牧乃
作天牧既得廉仁之選宜宣綸哀之褒爾刑部貴

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風襟溫粹才識茂明推行
賢書試于吏請而爾恩宜五秩清凜門知援蓮灑
湛露于花封樹棠昔春騂于棣萼以爾慈惠之長
家學能飾爰書以爾忠信之良才猷能決比律援
有衛民之等遂升亭獄之曹而爾明清單辭哀矜
庶獄能讀書者讀律小大必中用守道者守官處
富用訖既求生于論報惠我嘉師更伏念乎得情
作民元命茲授爾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法以
止暴而舞法為奸經以斷獄而泥經滋害令采民

陷網開釋謂何若宿猾幸生審聽何在勿辟勿宥
惟爾之中務廣明德以動虞風亦播群刑而長國
脈欽哉

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

惟明克允爰咨慈惠之師何擇非人必求忠信之
士國今既當大更始朝恩宜演以惟新爾刑部山
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裁其潔清雅有體望選
于造士　溪生桃李之春風俾作端師璧水溥著
義之化而朕多其文學能飾爰書取其引經能決
比律而爾哀矜庶獄明清單辭秘戒滋而世弁憂
露清占役而周廬備肅凡參大小將吏之獄悉持
輕重出入之平方當報政之期復際覃恩之慶茲
授爾為奉訓大夫錫之誥命夫刑官古稱準人而
典獄惟作天牧準以象平牧以象生也惟平惟生
而例以成焉萬事繫爾為准繩萬物爾稱為陽春
矣勉茲令德用邁相我國家朕不止以三尺吏待
爾也欽哉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

朕思象服畫冠以治天下道德齊禮以康兆民慎
簡哲人敬爾由獄既得明清之選宜宣綸褒之寵
爾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學術精深詞
華綺麗人倫妙選甲第上流簪仕雲司惟作天牧
而爾排文章之餘緒潤飾爰書引經義之精詳析
衷比律允求生于論報更伏念于得情既明而清
亦勤以畏植德不愧烈祖活人媲美難兄惠我嘉
師稱為良士茲授爾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刑期無刑士帥允而虞風動辟以止辟司寇敬而

尚脉長爾尚益廣我好生之施我寧直倚爲祥刑之吏欽哉

誥勅
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陸之祺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爵儒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陸懷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徐在中父徐子方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
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

大理寺左評事王廷泰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并妻父誥命
吏科給事中薛文周
戶科給事中羅尚忠
禮科給事中熊奮渭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
兵科給事中沈應時
山東道監察御史馬鳴世
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

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
山西道監察御史龔士貴
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
浙江道監察御史師衆
山西道監察御史吳甡
山西道御史樊尚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
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

僉事李應魁
山西布政使劉遵憲
分守山東濟南道按察司副使吳暘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參議邵應
禎
山東按察司永平兵備道僉事張春
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參政兼按察
司僉事兼攝學政魏成忠
山東濟寧州知州董則龠

河南南陽府通判吳紹志
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知縣康元穗
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
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世寧
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
原任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
華亭縣知縣郭知閣

武英殿帶俸中書舍人吳之雅
光祿寺典署署丞李吐華
光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濛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
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
延慶右衛經歷王應譽
追贈遼東叅事經畧袁應泰兵部尚書誥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誥勑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陸之祺

水衡職事在川澤梁間其于佐濟疏泉脉而濟國賦是惟敏而集于事者吾寵光所畀也爾工部都水司員外郎陸之祺郁郁藻思翩翩冲度權英森第文譽擅予雕龍展采冬官政績優于衽鑿一摩莫染主費而不蠹地之毛百度惟貞尨材而能惜國之耗董茲漕務畀以泉司慎啓閉而悉乎疏拴

來其董漕艤飛輓佐智智之櫓烏倉庾陳因借源源之流水利既存于濟國功已高于富民是用覃恩授爾階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爾以茂年而諳泉隄以文才而習轉運其于將作之務料入而綜其日慎出而考其成勿濫勿壅以宜以節汝平土木予日望焉欽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

乃者經營朝位修治闕陵暨若尨材將作是寄必簡清勤之士以克採辦之司拮据是圖寵光宜畀

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編度殫良夙
猷敏邵以子大夫高第筮仕秋官旣分冬部而爾
以平三尺之心飭材綜務以活萬人之念率作程
功非惟民自以不寃亦且事集于無惰洛汭紀營
書之績寢園錫鏐幣之褒採石督若于赬輪鑿山
心勞于手晝用民力而兼惜物力竭大工而必核
衆工是惟幹國之猷緯有濟時之具茲授爾爲奉
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古來朝廷興作原非得已
功不使鬼必在役人顧何以征不殫于應聲何以

惠普存乎民力調公私而不易審贏縮而良難爾
司空之一職旣修將經國之遠途可到勉茲功實
簡畀方隆欽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醇儒

乃者園陵之役鳩工庀材將作方興錢貨殫竭必
廉貞者能清蠹必弘濟者能息民特簡術良宜加
申錫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醇儒清操雅度
朗識沉幾擢自賢科試于巖邑而能廉同茹檗敏
若運斤花野春融沉水耀桑麻之日槐庭霜靜桃

源清雞犬之聲吏最上聞朝評僉屬惟勤工程事
之署簡節用愛人之良而能率作檢稽飭材綜務
賚其明斷程工百度惟貞砥厥素心處賦一塵不
染世濟美而若子工時頒恩而嘉乃績是用授爾
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爾父素稱能吏亦治奉衡
爾惟世厥官而象賢故能諧汝職而佐國但期惠
普存乎民力務令征不憚于應聲簡畀方隆勉茲
功實欽哉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陸懷玉

疇若予山林川澤之政用助宣氣資生阜至于御
需軍實罔不是給惠普存乎民力征不殫于應聲
汝作朕虞宜有嘉錫爾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
陸懷玉清操雅度朗識英資軒對黃英冬曹展采
而能飭材綜務率作檢稽程工百度惟貞絲遇棼
而輒理處賦一塵不染蠹無穴之可藏至于洛汭
位成壘書紀績園陵襄吉鏐幣褒勞流子母以爲
泉陶陰陽而作冶轉異物盡爲用物闢利源兼析
毫原是惟幹國之猷緯有經時之具茲覃恩授爾

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今天下物力絀矣官中于
指吏緣為奸直出不考其成料入不綜其目大征
大繕節縮良難為炭為爐孳生不易以爾介勤佐
我蕃蓄利民濟國何遠不臻欽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徐在中父徐子方

朕綜核功實褒表廉勤聽將作之儁聲嘉嚴庭之
高誼宜申寵錫以酬穀詒爾徐子方乃工部屯田
清吏司主事徐在中之父性植清和力敦孝友吏
習為吏大雅不以儒名丞不負丞小心而成宦業

色不形于喜怒溫溫棐木之恭人行有合乎準繩
偲偲篤實之君子一官秋冷爾留芾樹之陰百里
春生爰啓蘭枝之秀遠肖時勤穀于璪瓏允宗喜
借種于棣棠毓是鳳毛登于鵷署茲贈爾為承德
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服我明綸以光幽壤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

國家將作方興錢貨殫竭庀材程用爰藉繕郎必
廉貞能肅蠹源惟弘幹乃調民力不有循吏嚌若
予工爾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清慎提身
精詳任事當其莞符花縣留菱棠陰而能回天性
于父子兄弟之間急民瘼于水旱癘疫之日廉威
則鋤奸鉏耗德化則表節修文朕嘉其節用而愛
人遂擢以勸工而程事而爾綜務惟謹稽檢必周
蠹無穴之可藏綜選麥而櫛理至于二陵裹役竹
頭木屑皆可寬以便民九廟鳩工瓦礫泥沙盡能
節而裕國綽有濟時之具是惟幹國之楨茲授爾
為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物從地出用財能不傷
財工必役人動衆何以息衆要使官不中于指則

吏不緣為奸爾既諳吏事而考土木之成旨能實
官常而裕勵勤之業勉茲功實益勵簡求欽哉

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

朕惟異物無好用物無濫損御需而給軍實庀工
材而修邊備惟虞衡掌故實司綜辦爲清蠹以廉
核實以勤調民以惠三者而若予工吾所寵畀也
爾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清操弘幹詞
識沉機奮跡賢科揚徽教鐸經政能通世務宅心
不尚虛名三刀著績春曹河北濟西五馬褒勞澤

被東齊南楚廣樹藝而蒸民乃粒訓耕鑿而旱歲
有秋僉稱循吏之能特簡虞曹之任而爾處膏不
潤盡瘁忘勞商鐃格外而力不疲賦羨額中而事
已辦凡攻金攻皮溯稽實用修塞上之甲兵卽寸
帛寸絲幾費苦心稅域中之凍瘁工焉有賴汝作
朕虞茲仍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物從
地出用財能不傷財工必役人動衆何以息衆要
使事事循名責實便能轉縮爲盈由其念念憂國
愛民庶幾寓强于富爾尚益修一官行且作我三

事茂茲功實簡畀方隆欽哉

大理寺左評事王廷泰

朕思古者畫冠而治象刑惟明惟廷尉平敬爾由
獄既得聽棘之選宜覃錫衮之褒爾大理寺左評
事王廷泰文章炳采經術精微高第上流青年妙
選擢自賢良之對作平亭讞之司而爾文學能飾
爰書引經善決比律哀矜庶獄明清畢辭朕欲求
生而爾簡孚于論報平惟勿有而爾伏念乎得情
功疑重而罪疑輕有倫有要而後爲律而後爲令勿
畏勿休恵我嘉師稱爲良士茲授爾爲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稱平乃立準之典獄惟作天牧欲守其
三尺令天子不窮于好生必堪其一成俾刑罰盡
歸于風動長我王國時乃之休朕不止以法官待
爾也欽哉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并妻父誥命

朕重臺諫之臣必簡廉明之吏蓋以其無欲不阿
于世路以其能幹克定乎朝紛雖危言而朕必容
在直節而朕彌重欲鼓敢言之氣宜申直道之褒

爾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性定而能識大倫心平而
善持公論爾然不滓皎矣無瑕誠慈祥而饒練惟
是擢補衮而諷直有中卓然獨立執天下之公是
非務爾深思計朝廷之大利害援其吐言之敢決
驗骨何傷念爾參處之沉幾批鱗非過敦茲臣節
緝有父風茲以覃恩授爾階爲徵仕郎錫之勅命
夫爾父臺臣也能特立以裹身視爾諫臣抱且昌
言以廸朕躬爾惟略小事而啓沃君心持大體而
登進賢士於以竟爾廉能之業用爾他日要擇之

猷欽哉
廉吏秉貞必有澹泊之配直臣進諫毎資門夜之
賢敍爾内功宜加榮錫爾封孺人鍾氏乃吏科給
事中章允儒之妻珩璜稟範圖史揚芬拌荼不易
華溫秉德終持澹泊養堂愛日時勤啜菽之歡官
舍生氷克相懸魚之節門夜交成于雞旦直言靡
阻于牛衣室惟有助而國事可營内既無憂而精
忠自竭爾夫飲雲間之勺水萬口懽騰砥朝宁之
狂瀾羣邪屏息爾之力也朕用嘉焉是用仍封爾

爲孺人式嘉梧掖之勤彌勵芝函之慶

[illegible]父

廉以闢廉遡清風于吏諳直能繼直稽讜節于朝
常君得濟美之臣受有重光之子宜隆國典以答
家庥爾贈階通奉大夫原任雲南左布政使章邦
翰仁心惠下勁節[illegible]經界而平賦潮陽民歌
慕母獨濫觴而甦荒江浙民頌海王直言抗卿家
而不阿賦無加于廛市劉氛遐中璫而彌銳筭不
及于牛羊錫豪齊魯之狎人謂埋輪有力管轄金
碧之地翻嗟叱馭無年爾子出爲茂宰所去見思
人列梧垣其言有中爰念世臣之詒穀特頒晉秩
之殊褒玆贈爾爲正奉大夫錫之誥命爾子秉直
不阿以報國也爾其今聞不朽以食報乎

吏科給事中薛文周

與王賞諫盛世旌廉國之讜臣必資介吏其無欲
可以致主其有守可以繩邪惟遴簡之得人宜寵
褒之申錫爾吏科給事中薛文周嶽峙孤標氷淤
素節起邑栽花之宰爲朝勁草之臣而能直道而

行勿欺有犯衆人則爲秦鏡賢奸洞悉于胸中暨
國則以齊扁治亂立分于言下至于列肴陳事殿
爭虎而仍和抗顔引裾朝鳴鳳而稱瑞原其滿腔
忠膽祇憑毋藁清風一介不取諸人堯舜君民之
可樂蔦鍾何加于我宮室妻妾之無營王章尚有
其妻爾且牛衣無婦黔婁未嘗入仕爾仍騎省長
貧似此孤清宜加寵渥是用改授爾爲徵仕郎錫
之勅命於戲廉頑起懦伯夷與巢許同清守誠深
堅汲黯雖責寄不過天下知爾爲清白吏朕方倚

爾為社稷臣服我新綸益貞末路欽哉

戶科給事中羅尚忠

朕闢門明目爰重司言博選廉能登于禁闥而地垣綜國家之經掌天下之計其于王德官方民生國課例得繩舉有能其職宜沛殊恩爾戶科給事中羅尚忠以子大夫高第入術良吏異等來潮春青比潤德載口碑星渚冰壺同清恩流棠芾遂乃簡在青蒲授茲白簡而能正己正人無私無競宅心恕而砥行貞風采和而精神肅列肴陳事既不劾轂下之駒平氣引爭亦何傷殿上之虎言必有中朗議運以沉幾犯乃勿欺正直總歸忠厚是惟邦直為朕良臣茲用改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讜臣不沽小名而存大體正士不恃勝氣而明本心第令謗謗見之局中何須擾擾爭于事外方今公如涸澤私無蓋藏西北虜患未寧東南民力已竭欲強兵而何綠足食擬富國而疇能裕民為我直言爾惟精討欽哉

禮科給事中熊奮渭

興王賞諫昭德塞違盛世求言達聰明目必正色而後能決事必立誠而後能致君是惟良臣宜加申錫爾禮科給事中熊奮渭山岳孤高之品珪璋特達之資士第蜚英名封報最爰自循良之異等擢之瑣闥之上流而爾清能勵物正以繩選急大節而不沽小名明末心而不負勝氣抨擊照人為鏡白筆凌霜指陳醫國有方丹心映日氣何傷于殿虎天下事非議一家節不折于轂駒社稷憂無貽天子惟茲古拾遺之氣節遂為正朝廷之羽儀是用改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惟諫官與宰相等言行而道亦行然令天子與正人親人重則言益重爭時事不若格君心攻小人尤宜護君子惟爾在國則為元氣而予倚爾以勸太平欽哉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

夫有目不以私視故四目明有耳不以私聽故四聰達惟朕聰明之職寄于諫臣其有急大節而不沽小名明本心而不務勝氣是予耳目之良也寵章畀焉爾刑科給事中沈惟炳直方自守貞獨不

華出司三輔名區修明治譜入侍九重近闘練習刑章至于慷慨陳詞公忠致主立是非之界倡正論爲指南當理亂之衝驅讒言于畀北照人爲鏡而熱心之保全者多醫國有方而赤膽之挽回者大蓋凡直諒多揮霍其風采而爾深心獨慎重其轉移爲我良臣實惟國寶是用授爾爲侍郎錫之勅命於戲夫今日疆場多事僉曰國無其人議論易紛豈是尊無定主但今臣無比而民無涵不必問河北之盜至如招不來而麾不去自當寢淮南之謀爾惟益乃心以報予一人直乃躬以對予天下行且安疆定國爲社稷臣寧直不負此耳目寄也欽哉

兵科給事中沈應時

予違汝弼天子是而諫官非有犯弗欺君子依而小人畏惟古拾遺之選須名司諫之臣宜錫褒崇以來忠讜爾兵科給事中沈應時直哉惟清淵乎似道仁孝自根天性急父呼而脫屣一官廉貞雅負生平却人熱而守株四畏是以丹筆散匡廬之

雨露而赤心感楯陛之風雲公忠結主而不孤獨于心纔能矢口慷慨陳辭而非激有諸己乃以告君靜綜世局而雅鎮其紛紜獨服將者而默銷其同異和氣無妨殿上之虎直聲不劾輦下之駒惟學問先去其偏詖故謀猷盡歸于正直是用授爾爲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方今言路弘開勝心競逐事爲國而支節漸遠反其知國是之所歸見縣人而聲望益堅祇能累人才之俱盡惟平容氣以明本心自能運神膽而襄大計作朕耳目比于股肱欽哉

山東道監察御史東爲學世

大器猶規矩準繩後治人而先自治貞臣如青天白日出諸口必信諸心用對于麻宜膺剮命爾山東道監察御史焉明世上第蜚聲名封奏最竟都之棠勿翦霜臺之目重開邁在群臺事司風憲而爾亦明含于靜定强斷濟以清貞丹心揭日月而行白華凛風霜其槩殿虎爭而非忝攬激路驄避而不屬風稜蓋持大體而協中行故犯勿欺而言

有中是誠正色立誠之佐不媿直言極諫之司茲
以尊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夫今日之
思羣才雜用則哲惟艱國論多端一尊莫定爾尚
覈名實以責官方之效提準繩以肅朝廷之權便
四海蕩平無虞而余一人聲色不動不其休歟欽
哉

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

御史補贊朝廷以先王德疏通便若以軫民虞察奸
良而惜人材論當世而持大體有能其職旌以褒

書爾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鵠趨儒林鶚飛軒
對起邑栽花之宰爲朝騶導遣臣面爾能强直不
違廉公有度猶衆矢盟于傾膽同天抗節于批鱗
人皆懼而已不驚衆方畏而獨乃定衡材品則照
人之鏡辨邪亂則醫國之方夫惟不得已而有言
名高終非所願是以盡吾心而無諱利害皇恤其
他予旣陰用爾謀是以顯頒嘉獎茲改授爾爲徵
仕郎錫之勅命於戲夫平心直行獨將爲國準繩
解慍回枯爾且爲時風雨惟大器後治人而必先
自治惟正人務樹德而不專樹敵用寫有邦以樹
元氣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

御史檢齊霜憲弘長風猷必清直能肅紀綱必忠
愿可備耳目惟慈德選宜需殊恩爾浙江道監察
御史陸獻明守峻道夷心平氣直勵冰廉于花縣
播日講于棠陰平田析黄舌之爭況義先物均瀛
甦繭絲之苦數政以寬惟吏民同聲謂之不煩乃
臺郎缺則選諸所表而爾登朝正色遇事敢言議

紛而靜折其衷衆競而先立乎大爲予蒲軼報爾
絲綸茲用覃恩仍授爾文林郎錫之誥命於戲難
清者國蠹易逐者世波秋風擊而穿長虜鶴歲寒
淵而獨高松栢爾惟性不狥物益矢獨念于不欺
學非近名彌勵孤標于無黨用信君父以和朝廷
欽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錢士貴

御史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惟其直道而行是以不
仁者遠繫我邦直宜寵章爾山西道監察御史

鈇士貴方正禔躬惠和澤物學不欺于暗室潔比凝氷才自裕于盤根利同遊刃爰自花封之茂異徵爲柱下之惠文而爾直以繩違清能厲物門墻峻而壇宇寬風采高而波浪靜無偏無黨正色而自具陽秋能吐能茹立誠而不倚風而行讜言皆入吾耳無阿曲盡知乃心是用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誥命於戲四海紀綱一人耳目無近名而生事惟責實則事事修無駕氣以繩人必推誠而人人服在爾在國則爲元氣而予倚爾以致太平欽哉

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

朕慎選諫臣聰儀循史其有守可以挽寵其無私可以糾邪邊擱得人寵渥宜飭爾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水澄素節嶽峙高標製錦粤治于三河彈冠光條乎九陛不依世而獨立惟直已以正人殿李虎而忠愛藹然路避驄而風稜儼若有謀必告予一人既明目而達聰無比可御凡百爾皆于心而和氣既襄我平康正直之節宜褒爾塞違補闕之臣玆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今豺狼充塞中外未寧國是混淆官方雜亂擊其醜正爲朕堯羊燭其奸欺作于秦鏡使國家得清白吏之用而緊爾有安社稷之功不其庥歟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帥衆

臺察之臣剖奸頁以肅朝綱疏便苦而廣主聽其持論無依違而陳奏有綱要得是臣者朕甚嘉焉爾浙江道監察御史帥衆清德在躬明誠格物邑人爭欲以爲父所居愛而所去思舉朝共仰其爲

人合則留而道與去當予求賢望治屬爾極諫之時有中而言爾則寧甘表賜玦勿欺而犯朕亦何怒乎批鱗葵向日而明王有光軼當堦而佞士無色既沛終朝之霽日旋挽一騎之淸風緯緯乎進退有餘藹藹乎君臣相信是惟殊典宜畀良臣玆以覃恩授爾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寄耳目于一人則不得同舉朝之顏面作準繩于天下則不得逞一己之威稜爾惟涵爲日而靜爲山自能直如弦而平如水操此攬轡以展澄清之略不獨折檻

而著贖蕩之恩欽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吳甡

御史一人耳目四海紀綱必介勁者臨事而不撓必堅明者在衆而能決故廌用正色之臣以勵分猷之寵爾山西道監察御史吳甡器資高亮行業茂明文瀾傾廣陵之濤政澤藹閩海之日忽聞呼於父母遂投檄于監司遠氷聲再振于瀨山爰需備聿持于栢府而爾清能勵物正以繩違剛明消擊斷之威勁直著檢繩之實化同異而除荊棘議

論爲之熱清調劑柔而振養清紀綱蘇是用肅益惟直己以匪躬是以譽望而推大允爲蕭軼宜報絲綸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夫文章所以潤身而能夫者必事提其體要清節所以礪世而善清者每人樂其寬平養善心而持赤心則君必格養氣而扶正氣則國必昌朕異日需爾作股肱也爾其慎對揚哉

山西道御史樊尚燝

古人稱御史法官也而太和爲氣言官也而至心爲內夫貞憲而扶元氣直繩而對至尊是曰誠匪朕嘉寵錫爾山西道御史樊尚燝學文惟博藏器則深不食武昌之魚眷不比潔獨西漢廣之茀愛日同溫爰自名封人司臺憲而爾亮直不撓廉公有度剛明足資其擊斷清肅咸愛其準繩保聖朝圖其濟勿欺而犯定國是于舌端固內地飭邊關有中而言置私憂于度外持獨見而先立乎大常舉要而靜綜其衡是惟直言極諫之臣養我蕩平正直之福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惟我祖宗之時綱目昔振法令貴行亦惟臺察之官準繩是式化異同則藻論清調劑柔則國事濟毋附上而急下毋犯弱而違強爾今折檻朝端行且攬轡天下勉酬寵眷服我訓詞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

御史言官也貴蘊而忠法官也宜嚴而肅是惟正直之選必以忠厚爲基故吾慎選清修端重之吏而克之有能其官宜中厥寵爾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才通而練器定以凝愛人同春日之溫執

法凜秋霜之肅佐郡憲而司丹筆散雨露于雲間
選辟臺而薦赤忱際風雲于日下靜綜世局而和
平雅鎮其紛紜獨照時材而愛惜黙銷其同異殿
虎爭而盎然和氣路驄避而穆矣清風繇其祀乃
勿欺是以言必有中惟爾規矩準繩之大器為我
格心正事之端臣茲用敦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勝氣易競而難明者亟心小名可沽而宜
存者大體但無生支節于事外而事事可責其修
明第令輸肝膽于言先而言言皆貢其共濟用信
君父以利朝廷予于爾是賴欽哉

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

御史準繩之官也準正而物取衡繩直而器受則
故慎簡正人俾克厥選既得邦直宜沛寵章以嘉
司直爾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德偶深遠材量
醇明製錦技試于畿南佐軍興而甦殘歲操割擧
勝乎冀北簡民譽而作幽柏爰擢臺端賁其獻替
而爾靜能鎮躁清以激貪思周天下而不求稱譽
于苛纖計叶時宜而不借名高于耳目至于丹心
映日白筆凌霜扶正氣于朝端樹風聲于海內謇
謇乎匪躬之節朓朓乎勿欺之誠使予有正直之
臣信爾為清白之吏茲以覃恩授爾為文林郎錫
之勅命於戲時風甚薄國步方艱有一事即生一
事之異同誰調既濟之水火有一人自有一人之
本末孰捐不割之籓籬欲蕩平並効于國家惟忠
赤畢輸于君父懋服明命益勵初心欽哉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
僉事李應魁

河以東全係而風寔賴然惟吏欲來則可鳴絃而治
事有備而存鼓廣不驚進擇吏除戎于方岳勞臣
是賴朕錄舊績用勉新功有能其官宜加寵爵爾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
李應魁器溫而介才練以沉讀中秘有用之書志
存經世言內臺可行之事道在致君領朱幡則中
土春生薦紫塞而西河霜肅功既高于露布酒泉
之鎖鑰無虞威已振乎天聲河内之金湯可倚而
爾教寧操廟算之勝綏靖出帷籌之餘非特犬羊

邪黨藥代病而食救饑戢彼流移雨潤枯而風光
律功高名翰寵渥朝章茲以覃恩授爾為中憲大
夫錫之誥命夫東海邇來多故在位者皆以為虞
至濟河今日枚寧處堂者遂忘其慮豈知潰癰而
血肉皆我元氣況錮蔓而蓬蒿亦有勾萌爾惟孟
慰保釐而西郊之甘雨乎且行加賜優表東海之
大風欽哉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邵應
禎

朕惟貴筑僻在西南襟帶爵夏苗夷跋扈叛服靡
常惟清貞者能建威銷萌勞靜正者乃安民攘寇
宜擧寵秩慰我勞臣爾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
使司右叅議邵應禎介性孤標赤誠亮識愛民則
可指虎羑潔已則不染絲毫筮仕花封歷更版署
保民若子而彙張必擊置身于禍福利害之先憂
國如家而斃鑰時嚴任事得剛柔巖斂之用既典
防風之郡彌數就月之思守三尺挙逢長吏之嗔
立片言遂折積年之獄一麾故國炱然靜德如山

三年鬼方漠矣瀝情似水副常考之觀察夜郎大
暮風清叅畢公之保釐黔巫萬家春登圖圄既慰
前而善後馭達不屈力而屈心俾鵲鵲恢我好音
而錫穆徧于殊俗庶幾文武為憲允矣屏翰維垣
茲仍授爾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蠻方之叛
側難安中國之圖未建尚力贊三苗之敘俾萬
姓咸慰望于叅離庶遠揚六詔之威予一人豈忘
功乎乘龜用紓宵旰行畀節旄欽哉

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寧兵備道僉事張春

榆塞嚴關甚重鬼方其勤匪之黑外捍全遼之
衝惟此宣撲式賓文武寔疇榮錫用勵臣屏爾山
東按察司永平兵備道僉事張春起自賢科施于
政維城展禾播兩地之春聲總署辟刑濟寸庭
之秋肅器能任天下之重凝定內具有經綸風期
洞古人之清犖治中自饒幹濟特超常格畀以要
區惟盧龍當塞上金湯而召虎領淪東屏翰籌邊
保塞料虜人于掌股之餘飭武詰戎敉游士為不
才之用令下而旌旗改色恩厲而茶赤更生茂績

方新單綸式被茲用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惟遼郡爲邊塞憂喪玄莬八百里實逃帥譟
國家事没赤子鉅萬人況引夷近地而駐久不歸
且致我內疲而慮深叵測爾事關同室患在剝膚
安逃民而何奴之項背可若濟軍實而危關之鎖
鑰乃固常調兵食無替恩威於以襄我輔樞慰予
宵旰欽哉

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叅政兼按察
司僉事兼攝學政魏成忠

朕惟粤嶺濱據炎南重鎮雄倚瀋而作憲控蠻海
以宣威惟我憲臣實其膺使宜尊朝寵以勵壯猷
爾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魏成忠才兼濟德廉以生威而愛日于西江
布陽春于東海爰自循吏入爲望郎除戎器孟赫
方興飭爲秉而修邊事手畫四征之利害指麾收
虎旅三千箸籌九塞之情形抵掌壯綸關百二惟
爾特七兵而有效遂屏百粤以分符而能綏靖寬
黎救寧番瀕兵無遺鏃馭馳豕直折箠以笞野番

鳴狩歲鴻雁直安枕而臥清琴素鶴而雨化境幽
緩帶輕裘而霜生海島一方有賴萬里無虞茲用
覃恩授爾爲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海國多瘴炎
方易動必其青苗滿黎峒乃堪致鯨戮于波臣但
令白雉獻越裳不必揚鯢帆于影國無忘兵事綏
我遠氓欽哉

山東濟寧州知州董賜齡

任東海名城也控圖漕之襟喉當南北之走集輯
綏固圉非特一方之材故吾選良牧以撫之其有

尊能宣加寵畀爾山東濟寧州知州董賜齡讀書
能通世務爲政不尚虛名擇自賢科試于巖邑剛
百鍊而鋒不挫膚再蘇而饑愈良脊雨等潤于河
流春光長留于淮樹乃升茂宰獨領方州惟此濟
西挽于河上以鼻輔濟視之地兼輸歸供億之衝
而爾調劑輿揣循渦療權料乃行撫字利圖而
兼愛民庭那移搜括而百粦晏如絕私派羨餘而
一塵不染若乃由河達濟劾灌輸之若必以至自
腹及邊裹饑餉之大計非獨能吏實爲勞臣茲特

授爾階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遭者烽火頻
驚潢池載弄豈中士化爲戰地念迷民皆吾赤生
昔渤海令下而枹鼓不鳴蔦坊教行而冠倫自解
爾爲判史宜懋乃功朕方勞爾璽書不次加擢汝
其祗服朕命益勵官箴欽哉

河南南陽府通判吳紹志

二千石我股肱也而丞倅贊郡符安小民于田里
宣教化于四封有能底績朝廷畀旌典以風之況
世祿之冑卓有樹者乎爾河南南陽府通判吳

紹志以名家世麗纓簪象賢旣參幕于西曹乃分
襄乘中土而能廉貞自氣聲清多方別駕有清風
宜爾倩則如冰南陽不可問訟庭氣冷如霜屬概
借表于方嚴端佐資成于畫諾賢聲茂著祖烈克
光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誥命夫取材鄧林枝多
勞也搜玉玄圃珽多有也爾亂以銀臺之胄起家
兼以名城之倅著績備極謹而光膺上將竟爾樹
以綏我郡人壽懋哉懋哉

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知縣康元德

朕勵政方新搶德伊始最愛民而重令其有良吏
人爭欲爲父而嘉績上聞于朝者朕不惜褒賚以
風天下爾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知縣康元德通材
練識雅韻清標擢儁南宮展庸東浙而爾體仁之民
庭訓通天地萬物爲一身佩學道之前聞擴禮樂
絃歌于四境守一介之不苟施不爲而務如春融
慈屋人負日以知暄霜靜庭槐草隨風而悉偃武
塘方思借寇桐江輒又歌廉薦書口碑達于朝聽
茲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爾以發硎之才

初効操刀出絕塵之足試驥百里而能朞月而可
萬民見思充爾志操以勵咸績永爲家學之光不
獨吏治之最朕且下徵書擢爾爲耳目寄欽哉

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

朕嘉意元元思治于理惟太行之間陽城實稱巖
邑其民樸嗇而務本然深谷嶠聚撫馭良難樂典
廉仁共茲保乂爾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
英標卓識粹縕通才早雋賢科屢司壯邑而能束
身砥礪一意撫循日鑿萌心風斤應手釐剔樹百

年之畫利器新發于硎清修貽萬室之安觴堤獨
茹其檗鞭蒲而行拔薤桴鼓不鳴保赤而清烹鮮
飛鵜集民安吏習既已駕熟而馭無剛吐柔茹無
侮改絃而張瑟朕詢其狀人皆爾賢茲授爾為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試割于邑聲猶試驥于坂修途
肇于初服利民乃以匡君爾益圖製錦之成功我
則有褒衮之顯擢欽哉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

朕愛人而重吏亦惟是廉仁之長廣教化美風俗

以興太平之路其有屬在嚴邑而吏績奏聞我甚
嘉焉爾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長材游
刃潔操凜冰擢自制科試之宰割而能撫摩勤于
節愛振衰運以精誠除案牘之夙奸風清豪猾霧
闢閭閻之流澤日起瘵凋至于桴鼓息鳴人皆賣劍
買犢飛鴻來集寓已飯稻羹魚咆乃官評達于朝
聽是用授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百鍊新試于發
硎千里初騰其逸足諳民瘼者知國體通政務者
辨朝綱惟爾克兼克仁朕將寄耳寄目勉移令聞
以副簡求欽哉

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世寧

朕軫念民岩諮詢吏事旌賢弘化期在寧人矧茲
夔府孤城實係錦江下邑地偏民瘠保惠良難宜
有旌昔以褒最績爾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
世寧文能飾治道以愛人佳籍升華花城製錦奏
割任新安之劇駕輕就蜀道之難而能心存濟物
政善宜人以鞭蒲行拔薤之威一庭秋肅用保赤
為烹鮮之理四野春溫催科政拙而賦自登撫字

心勞而事不擾恩潤比瀧乎三峽口碑其載夫二
天大吏交揚司功獨最茲用授爾為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惆悃之吏不急于見奇乃見奇者吏享其
名而惆悃者民受其賜惟爾兩邑再試三年有成
崇實不求名朕知之矣慎終如其始爾益茂焉尚
圖乃功行昇顯擢欽哉

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

大江以南多奧邑而黟在新安萬山中其民逐求
而矜氣必得賢令以噢咻之一教化美風俗庇于

儲秀之區斯亦賢明之効已爾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令器珪璋英材干莫賢關擢雋民社展庸而爾斂若運斤廉同茹蘗厚四民之業鋤虐興謠擾六案之奸豪猾斂跡春融花野人皆冬日之暄霜靜庭槐化悉隨風而偃薦書列最聲實茂聞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沃土民逸而董其勤瘠土民勞而恒其生黔民貨居則沃而服賈則勞粱肉并芒吐茹在爾永終令譽益厚厥施朕於爾且下璽書徵焉欽哉

原任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

朕惟山城險錯其風愈勁孚知文律易爲奸欺步蕩滌乃克整齊惟柔馴能濟長育聽茲良吏惠我蒸人爾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高第升華名封綰綬奏割未盡其用盤根聯試其長而能介守一水法懸三尺寃保民而若子凛去蠹其如仇驅狐不貸于祉懲蔑棘獨清乎市猾易謗詈之譁而爲歌謡別有轉移借採尨之輩以緝萑蒲益勵操維苞濟勵雄芒利若太阿之劍而展張弩力強于繁弱之弓甘小邑而不羨雄區歷艱途而克勤末路以此才兼乎德可占直有其忠是用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如爾治行且徵爲耳目風憲之臣矣言路宜敢而中而法吏以威行慈爾愛君如惜民則雖直絕而不爲憤激爾執法兼布德則雖清肅而不陷煩苛勉服斯言以需大用欽哉

華亭縣知縣郭如闇

朕愛人而重吏惟東南北縣民力難調嘉與循良共圖休養其有修身服官廩廩廉惠聲中共賓吾

能尊顯之爾華亭縣知縣郭如闇通才敏識邃抱醇衷鞠對軒庭譽揚鳳彩分符肴邑澤沛鴻膏六年兩孫兩舍而漸老其才百里載試雲間而益大其用惟爾廉明濟事愷悌宜民文譏即尺須保嬰蒞官而庭無錫寵命巖邑之賦重爲撫字于催科憐瘠土之民彫瘵精明以渾厚吏呼不怒民餘新穀新綠圖籍常空市無佩牛佩犢致成鸞鳳節比羔羊是用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夫爾原素淡于官不獨巳習爲吏無可欲而能爲我廣宏

鉅有不爲而能爲我鎮恊紛惟吏治實實不患無
名而成功厚終宜如鋭始益殫厥心以需大用予
且以耳目寄汝欽哉

武英殿帶俸中書舍人吳之雅

天近高華雅重揚芬之彥地隣秘密式賓載筆之
英用眷明綸以酬清列爾武英殿辦事中書科帶
俸中書舍人吳之雅高門令器天路達材釆翰墨
之芳華紹箕裘之素業而願違風木志阻雲霄廼
君秀于軒墀遂依光于日月供奉在丹鉛之外對

揚居筆墨之先藹若老鞭揖禮脩其離原者離將
施而來矜爲恭遲雖吉人宜須恩寵茲授爾爲徵
仕郎錫之勅命夫以爾離與謀而待鵠顧秋清而
望華也惜則毋躡所觸寧則毋獺于辭立德立名
善迹善作崧矜勉慎乃事以渴凝福懋哉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吐華

惟爾玉食是設大官厥有鹽梅實司調鼎既得斂
慎之選宜覃勵蕩之恩爾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
吐華性脊禮度才識通明造自賢關克茲宰路悠

慎有敎于四豆清修交勵于五紀餼陳允飭宥筵
課核不靡廪餼精勤克著恩渥用敷茲以覃恩授
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撤膳揚觶古宰官職也
若其飭酒漿佐饋祀第曰甘于予口豈朕指哉爾
其益淬初忱于趣事以光我訓詞

光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潒

朕惟天子玉食之官調鹽梅而司鼎鼐誠得備行
上流門風骨幹者克之是曰俊臣宜加申錫爾光
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潒器識明通風標雋上薊

庭擢秀呈彪彩于千毛芹水蜚英散華花于五色
亦既厲于周庠登徵禁于湯鼎爰自橋門之彥克
遂宰路之司而爾清修交勵于五紀毖慎有敦于
四豆飭宴享必謹揚觶節冗濫毫無染指不獨甘
于予口實以克敬爾身茲以覃恩授爾爲徵仕郎
錫之勅命夫爾祖壯猷已名高于開府爾父直節
尚用當于瑣垣惟爾庖臣爲予近職倘精一心而
營厥事如調五味而進之君服我明綸光于祖考
欽哉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

萬方玉食爰重天庖九鼎調羹分司宰職自非敏慎之良不登華近之選宜加申錫用酬上功爾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氣度粹和才猷雋爽名家子門風克紹髙才生文譽茂騰爰自橋門克茲宰路勵五紀而脂膩不染謹四豆而鋪祀克羞分籌力任夫怨勞課貫心精于節縮清勤克著恩渥用敷茲以覃恩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勑命夫膳事維嫌乎腹而庖廚宜惜民膏上宜寀而苦盬鵬下

浮胃而憂藥揃爾惟條烈故實稽稽名數於以佐飾愛而享和平乃爲益勵厥職欽哉

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

古監門之職然理狂肅清邦畿令之分隸五城佐直指廵督者是也有能其職恩覃錫爲爾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以賢父式穀濟難兄世美而西序楊芬十淙芹東垣司警于鈴析片言而矜折獄三尺時禁奉公抱鼓不鳴于輦下而泉屑風清賭衣絕跡于通途而市塵惠洽爲良司馬有助行驄是用覃恩授爾階爲文林郎錫之勑命夫五方之衆雜治郊圻姦猾依窩而難鋤奸胥憑城而爲橫欲安善良須懲奸宄既潔己操宜察吏姦爾惟慎此一命一官行且達于四聰四目朕將採使者綜覈以需再命欽哉

延慶左衛經歷王應譽

居庸護衛京之背其環衛實當要衝故世其武者統之而參以文吏之習于法者夫亦使其紓良籌贊畫諾文柔武奮而邊庭壯焉有能其官宜加褒

賞爾延慶左衛經歷王應譽敬慎程朔勤勞集事操數三軍鼓舞句稽百氣肅清嚴約束而簡規繩碩操修而顯幹局中于賞律載在課書用授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勑命夫官以人若器立賢無方朕不難破資格以敘賢材爾益當勉建樹而圖後効欽哉

追贈遼東殉事經略袁應泰兵部尚書誥

皇帝制曰雲雷之塞光日月者精忠天地風塵之壯河山者正氣身殉而義不愧力盡而心已安爾遼宜洲幽貞是藉爾原任經略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應泰嶽峙風標淵宏經濟壯志以天下爲任不避險艱熱心惟王國是圖無辭盤錯惟按奴爲邊塞憂三十載蓄憤含辱實重臣謀國家事六七年護疾養痾當習玩而盡撤其防卒不能疵之掌上迫撓蔓而莫爲之備抑且昔

墮其彀中兵民騷動而忍於偷生將士彌縫而喜逃惧戰議論日煩而專任事之氣節制不一而分便宜之權以此久散之人心當彼方張之勁虜而爾擢自節鉞遂總專征貌玄菟七百里戎莽之場提赤手十八萬携腹之衆背城尚收夫三捷乘障莫禦其九攻奮臂力起瘡痍嚼齒誓吞獲鴉至于仰天拜闕從容陳就义之詞閉閣投繯慷慨伏捐生之義付熱心于烈焰委俠骨于荒臺城亡與亡吾畢吾事自古豪傑陷難責以成敗而于今封疆尤宜論其殁生爰下殉事之旌特晉中權之秩茲加贈爾爲兵部尚書錫之誥命於戲朕于遼敗重歎才難叩圖航海之徒何無一人義士載寶輦金之輩豈逃三尺嚴刑詎知事雖敗而效殉事尚光在朝廷况手賊將亡而屬滅賊仍功歸社稷爾靈不昧服我褒綸欽哉

賓日堂先進稽閣序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靡都無可攜差有未謝之撲豎乎獨往之神毋從性地流寫人間似可恃爲榜樣而朔閏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爲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吾吳世稱文獻而淞泖之間尤多奇蹤漸靡以往剙變日新君子惧焉吾師個初先生十年之内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錄而藏之如聚珠寶者久之積成光采是亦

不朽之盛事矣嗟乎曉俗多欲名場不海深頂隨之説與先民灑遂朗率直還本性濟心妙用聞見燹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目之而一往蘊藉涵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見滿腸而開耳目以此較較意味果孰饒乎世間墨卿久成諛種㸔前墓下有類鏤空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帬婦尋幽剔渺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佪展玩豈曰備一時之覧觀亦足爲儇善之孤膽巳象暑煩蒸時從師席披讀數條不覺

懷氷常有凉氣敬題數語以志聲性云爾己未夏五月門人周宗建謹序

華亭張鼐世調甫纂輯

先進傳略

高皇初倣宋制置殿閣學士然止備顧問撰文詞
時參機務非若今權重也秩不過五品吾鄉海
上全公思誠洪武初以耆儒召為文華殿大學
士兼中允　賜勅致仕有懷材抱德肴志古人
之衰　神武草昧初得始終當時若全公者亦
奇矣故吾鄉稱兩大學士謂公與松文貞公也

國初開進士科吾松登第自任勉之先生始勉之
父為養素先生惇重貞慤望重一鄉嘗言曰士
無問窮通當審進退毋同流合汙以為適毋矯
時干譽以為高循分守道惟日孜孜而已故予
位至參政嘗誡之曰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
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也
任參政勉之字近思知番陽縣令有不便者或為
匿名書誣之下令俾勿壞曰告我以過是忠於
我也後誣者潛自毀去邑有婦漸婺訴夫死婦
育巳先生判其背曰餓而死事極小喪節而生
事極大後婦守節終其身當　高皇帝臨御之
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符而得
以全歸當時已無幾矣若享耆耋保榮名而安
故里以考終者吾郡任參政先生一人也故先
生門有二石碣曰科名及第恩榮始終至今尚
存
國初何義士名潤當吳元年錢鶴皐作亂知縣馮
榮被執太守荀玉真逃之野遇害潤往死所斂

太守骸函而哭莫之使還葬焉又身要敵鋒脫
知縣榮於死所屬入印皆失潤出私財購而納
諸官居民老幼不能避難者悉為置邑後堂供
其宿食及葛指揮率兵來討叛則具羊酒犒於
郊既又率父老拜徐丞相於龍井莊謝其全活
之恩使當時無潤者松萬民俱罹鋒鏑矣是以
稱為何義士也
余家三世祖一山公官名仁義為黃冠隱於神衛
有潛德余記其為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

世有朱將軍者橅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
亂擁重兵者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
軌漸萌芽矣獨踦踞大命所繫未發也私日盡
聽諸神乎松故多巫尸之屬凡扶鸞跳神率皆
鬼其說以道吉凶先事盡村夫野人而徵其酒
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
怒皆縶之關郡城有仁義張公公修行善符籙
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乘官舫趣泝致之
郎中俗呼將軍所役名也府乃强仁義公往公

遂往倩設醮人滿香火者與俱弁兩郎中渡浦
矣中途至葉謝鎮謂二使曰將軍召我商將乎
曰然曰問將須先醮問所須曰朱砂筆札牲醴
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符檄醮神於舟
中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熒熒類白晝
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
蓋將軍素媚事其神以暗覘非望云乃命近侍
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畢具將軍
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决之當是

時將軍旣陰秘其指不洩而問雜他事以試其
奇中乃片紙出諸袖引燭爇於爐遂命公召將
矣公置香盤神前令二人扶木鸞焚符呪畢須
之鸞運如疾風雨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
亟命工繕鸞公呼曰神至矣繕弗及也速具紙
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
其手覆爐上魁雄黝黑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
筋節縮栗將軍亟欲易之公曰神憑焉未可易
也而將軍亦已神竟駭亂倏執筆大書一行曰

朱海賊而欲反耶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
而妻病某達魯花赤祟之亟禳焉可甦也又一
行曰而妾妊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
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晩刻胡同知
取汝首級可賄免衆傷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
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爲遜語曰神寬
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乎當我引兵
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
池塘叢石間射而殪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謀

耳奈何祟哉獨妾之妊不言而且趦趄曰胡同
知取我頭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
當是時將軍旣心畀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
又惶恐聽神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
留公設醼度達彝花亦以遲其歸公偶出散步
見大星數間列戟校類猙牢氣色慘惡因數十
輩號而籲曰師活我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
跳神之屬也曰我輩亦鄉民圖口實耳安能召
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至縶焉死矣頂踵皆

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曰此輩餔啜瑣人
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將軍曰吾固知
此屬不能靈也無奈其疇昔憑身孤群神叢祏
禍福婦頁民爲奸利吾當盡付之海若耳公拜
懇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爲張把失解網於
是數十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旣齋薦達
彝花赤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失人生子下
漏一刻則鐃鉦鼓吹從東方來鉶戟排列前導
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
前又一人騎驢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勅二
而各以黃錦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衣策馬入
矣少間止閣堂中樂作宴飲歡呼夜四鼓將軍
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襆勅也而後一
盤則白鏹二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
奇曰神前知事皆有驗而將軍宴犒張把失禮
爲上客强留十日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
兩郎中送之歸公歸而諸扶鸞跳神囚纍得生
還者皆持酒菓來謝曰非張公神術高我曹舉

冀活也十世孫史官稱曰余讀南村輟耕錄載
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市焉五兵之禍烈
矣哉今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在完者下仁義
公託於符呪今奸雄鬼衷亂萌塞絕神道設教
厥功顧不偉哉吾考家乘大司馬公紀其事言
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然百萬
生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大司
馬尚存
楊士奇沈學士碑文曰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

德輝號竹庭元末時爲郡史嘗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考諱易字與之修辭著書敦倫致養人號苦節先生生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朴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尤精於書以江陵楊公薦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勅塡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

新製象笏鐫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弟粲爲春坊庶子子藻爲中書舍人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寵遇莫加爲文章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累陞至侍講學士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別號自樂先生年七十有八卒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寄今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今此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婿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姓繁衍二百人山月名允方氏之嬰杵也

永樂間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錢存義與焉其弟汝明詣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緩期實我罪我當行存義曰我主家事罪在我且弟老母愛子我當行兄弟爭行大慟使者對之亦感泣驗籍竟以存義行汝明送至姑蘇會宥免兄弟偕還鄉人兩高其義後汝明以子溥貴贈侍

讀學士

葉宗行夏忠靖所薦也夏公治水吾松宗行與張賓暘建議濬范家浜引黃浦水歸於海夏從之水患果息因薦宗行知錢塘縣有清聲多善政薦賓暘爲戶部主事陞員外賓暘居官不受錢仕後一以救貧恤孤爲事人至今稱之

葉宗行爲錢塘令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訴者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耶吾爲若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屍焉乃肆主人利其金

而埋此逐伏法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屬綫石挂柁下乃被里中人殺而沉者亦伏於法故世稱葉錢塘能理冤鬼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假宗行出錯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歡之至辭出二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世位可至莫辭為時所稱為錢塘一葉清

張莊簡公定菴先生悅在刑部時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黨有言耳莊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處之矣數偽書以市恩閭者數服

賁文憲記張莊簡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欲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緩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

張莊簡公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張莊簡公督浙江學政始以鄉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為動而士皆帖

服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獨延公賓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為時所重如此陸龍皐太史稱其才足以斷而養之以慈德足以容而居之以敬介特而不可干從容而不絕物弄虛美也

張莊簡公敦崇儉素嘗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罄雖新親不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省奢侈而可久亦

將免煩勞以安生淸恭定公論之日昔魏劉邵
志人物以平澹淸節爲最貴平澹無味則能調
成五材變化應節今觀莊簡公矜矜以淸約自
持而卒之建樹顯赫爲時名臣此非其操歟彼
縱耳目口鼻之欲侈宮室輿馬之奉而誇矜勢
利罔能以制度自坊名隕身辱亦何益矣此先
輩砭俗至言也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廟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
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

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
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淸官與人沒往來然手
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
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旣無人事帖
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莊
簡也曹居鄉嚴重旣不减張加之樂易和厚濟
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
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

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夾衆又大詫
公亦如故干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鎣宅在東門外龜蛇
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淸庵右顏
文禧公淸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
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
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
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
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

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郊
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與不可及也
張莊簡公致仕家居端重嚴介雖宗族亦不肯假
借毫髮莊懿官至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
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今獨
莊懿干姓繁衍郡中稱爲名族莊懿在刑部時
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
及其所活者衆矣
濠上父老嘗言隣人汪姓事里有汪姓家固貧落

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今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介絶交際壼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

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謙而有守一和而善鄉人也

張莊簡公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視篳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轄工之稱也兩公與爲老隣肅章服拜之稱老則戴老人頭巾樓兩尚書具茶修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余家大司馬莊懿公諱鎣號簡庵所謂東張尚書是也筮仕即授御史按山東初到臨清出行香于旄過酒市市標揭其冠冠墜焉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絷賣酒家待戟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昇而標無妨市者遣之出

莊懿公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紿之曰而即能且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於酒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旣

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俟傳呼尚書東則雙藤跌一笑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之

莊懿公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吏治文書遲旱朝奏也夜半書旣就吏袖拂燭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愼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矣

顧純令以正知高安縣中門內有神樹云能爲禍福吏民賽禱禳庭下長吏莫敢禁純至日吾往

安得爾命伐之諫者旁午不聽已伐果有變曰
其本在爾盡劉之乃止自是縣中畏服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
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殮欲置之岸居士靜白
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慟
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自金佐之行但
曰温州人竟不問名姓而去
陳祭酒詢字汝同爲人峭直慷慨酒酣耳熱輙對
客道其不平人有過面詰不少貸故在翰林時

常忤權貴外謫同年梁編修潛謫家來曰陳
汝同豈心厚而有案恃孤行友同既也論關而
諸焉及謹卒力經紀其家嫁其女得松士黃瑜
幾發福建竟以梁之喪歸所謂死者復生生
者不愧也
陳祭酒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爲
之酒令各用三字分合以相協以詩書一句終
之陳學士循二王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
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二石磊字三箇石
水酉字成酒卩卩卩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
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
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
德惟恒履險不傾
蔣給事性中字用和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
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
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
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詈辱二僕厲
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

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蔣給事嘗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
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圊桶官隨
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
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
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
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
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
是日開船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

此御來告之耳
蔣給事躬耕養母杜門埽軌不以私干人巡撫周
文襄甚重之每往謁公公設蔬食相款竟日終
不報謁
蔣給事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
罟賞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
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蔣給事公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
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懽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
召客也

唐公珦知廬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
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
日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廣富林曹氏三先生而定庵先生最著長允孝名
泰字時和次名節字時中後以字行即定庵先
生也又次爲十峯名時信字孚若三兄弟皆有
詩才酬唱爲樂而時信有子玉山名志有孝行
志之子完孫儀曾孫憲皆舉於鄉嘗聞定庵乎
居日謁先祠畢即往問安仲兄退而集諸弟侄
諄諄戒以守法行善以此知其教詩書訓子孫
能長其世德者也
定庵先生繇刑曹郎出僉憲雲南單車馳任風紀
肅然晉浙江海道副使有豪猾駕艅艎捕魚海
中爲奸利監司何莫誰何公按治置之法豪者
思中之而公已飄然乞養歸矣歸而餝家政嚴
祭祀訓子孫怡如也或問公年甫强仕何解綬
蚤耶公曰讀書幸成進士微勞以報朝廷歸耕

以養父母吾事已畢他復何言所謂明哲保身
知幾君子也先輩父老有言曰曹先生戴笠而
農挾策而儒冠進賢而居然强官矣不違人而
高不近人而俗真吾鄉典刑著矣也
曹定庵公時中居母喪既葬結廬墓左茹蔬三年
不見一客有二白鳩巢於廬紫芝數本産於庭
鄉人欲聞諸有司公稽顙謝曰夫孝庸行也而
以爲希節不可伯仲四人而獨余稱不可身未
仕無毫髮報君而以荒肆事妄君又不可鄉人

固請之公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
仕進也乃寢
曹公閉戶掃軌甘貧自守與周比部珮顧宗伯清
相善每集分韻作詩不諱俗務晚歲集者老十
四人每月爲安者會每會必北向拜君而後坐
求孫宗伯承恩爲文記之致書曰吾儕老矣老
者志欲求安吾幸與二三君子遭時盛明謝絕
人事携朋命侶用締斯會一觴一詠逍遙餘年
是誠可謂安矣吾于其謂騁所賜也至於禮以

相防欲以相戒德以相稽則又吾老者所求自
安而無愧者故以安者名會其盛酒食徵歌舞
侈輿從非安也必戒之鄉里自是皆爲雅會莫
敢有犯公戒者
曹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或祭祀
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後來太守吳
公鈇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
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
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曹公鄰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墨書公名於牛背
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童歸
以告公徐曰是人詈我而若逆之是重詈我也
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君僕也不敢傳言生不
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未遷則偪帥
倚獄籍亘門舁生於是修又二若爲候者而中
期扁誣極毀伺公出時令人直入懸上之公不
手曰若休矣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焚
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憾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

聊自解耳生媿面立
顧宗伯罷郡人京兆子天爽頗肆曹公爲宗伯損
諾子不如致奈何宗伯曰公盡不敢則且請繩學
之後天爽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公門公使
狀君入楊以擯捷曰若父甚當折素辭之辭而
若敢淺肆如是吾於若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孝
若令吾且代若嚴君爲治天爽自是不敢復出
折節爲恭矣
正德巳巳大水鄉民饑曹公貸米百石又力勸諸

大夫行賑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絶粒而我葷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候歳稔始如常

曹定庵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此反則鴦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二百金爲謝公却之益至五百公怒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竟不受

曹公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殯罷往坐片時曰此時無寒無暑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救老太人米不佳賣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答之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虚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於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

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曹定庵公家居時有林向暘者謁公公留飯後從容談笑時留聯曰賢輩何字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考亭先生名熹號晦庵乎予名向暘又號茂春是尊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愿也

曹定庵先生八月十五誕日正德壬申壽八十一李西涯寄詩壽之云八十一回秋月圓自是每歳必寄有光壽最因秋月圓逾節我巴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人謂詩讖

李文正公寄壽定庵八十九詩登輸適顧文僖公投壽壯士歸稀壽老壽稀後期而定庵即世不及見衆提年詩甚明年壽詩輸合更年八十九起秋月鯽紅[illegible]聯翩卷烏紗會不愧青天正要海岳通儒[illegible]臨鰈[illegible]上錦筵獨拜尊前鯽有日客星今到五湖邊文僖公哭之詩云公昔還山我出山我歸今已厭人間名高白傳身仍健

詩比陶翁意更間鄉里後生趨楷範廟堂耆老
問容顔玉屏西面青熒列時有游人攜薜亞誦
二詩蓋令人動高山之仰矣

張京兆養恬公幼少貧有至性嘗躬耕以養父母
及登第爲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訟因弟酗酒
忤其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
因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
懲而遣之後母子如初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
類公之至性眞能錫類矣

張京兆嘗數曰讀書易做官難故每有疑獄必焚
香祝天至忘寢食致政歸茅簷故廬泊然布素
人不知爲貴人也平生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
爲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
我心無轉移明月自圓缺其襟懷清映可念也

黃憲副西坡公明居官奉法爲循吏歸家不殖生
產老而貧終家於龍華原水涯之上太守孔公
輔同郡寮往弔之但見頹垣敝廬烟雲蒼莽門
無閒閱淒然太息而返

顧憲副耐庵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
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卧室中一
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
肅衣冠迎之坐譚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
扶床擁被坐聽其自至卧室但曰老夫抱病不
得送迎謁者慙而去矣

周比部北野公名珮字鳴玉以郎中致仕父奥宇
廷參解兄登第爲翰林編修世通顯矣公以刑
部郎致仕田不滿數頃室廬最敝閒情瀟灑人

戲稱爲百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與公如纒索解
散也嗟乎人白首而不能野者多矣所傳有周
氏世鳴集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捷而趨吾寧晉
迂彼赫而燁吾抱吾拙松竹瀟疏晴雲卷舒偃
游林泉古人爲徒嗟乎吾恨不得起而執鞭焉

周北野歸隱郭外一榻蕭然日玩周易封課詩
一首字數幅歲以爲常

劉瑾擅政附者驟致通顯北野獨不往瑾故不平
每問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操而不與人睫中

耶公遂乞身

有直指書幣遣一生淵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寂畔矮屋數椽疏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户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揖苙徐整衣而出訝之即北野先生也

憲副曹公時中少宗伯顧公清家居與北野文酒往來無間一日曹公過顧公處曰吾讀蘊學士過清虛堂詩爾脫灑然風采特邀公和之顧公亦躍然曰此際寧可無北野因相與泛小艇詣

公齋各和蘇詩數首和畢公設魚羹肉麵二味相酌至夜分始別去顧公嘗性佘山泖湖必約公偕往數日與山僧蔬食絶不携酒肉先達雅尚如此

北野晩歳儉薄不克朝夕郡邑庠生合辭請於當道謂公廉潔宜蒙賑邮有司乃歳遺公米百斛郡守善化熊侯每公暇必造公以酒榼肴羞自隨相與談論竟日公不添設一味亦未嘗往報謁病時熊侯神白金二十兩遺之比卒其斂具

實籍焉

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循不異秀才時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顧文僖公東江翁清字士廉爲諸生時有富室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其立志如此居翰林時鄉人張文晃附逆瑾用事公絶不肯枉一刺或諷之高位叱日吾足可輕動乎進侍讀與修孝廟實錄大學士焦芳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省得進公曰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強中官蔣琮誣逐臺諫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盡載其實有欲節畧者公不爲

動實錄成理斷之矯詔追論會典事降編修尋
調南京兵部郎也常教內書堂不令生徒與子
弟相接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汚況近之
乎所謂沉實善修檢皦皦焉不受世之氛垢者
也

顧東江先生以南都解元會試舉第二當廷對時
吳寗庵學士掌卷或告公一諾可得第一公歎
曰若今作呈身高第豈仕道耶

東江先生幼時從張友蘭先生學後受經於任孝

友先生二公並愛重之後顯貴作祠於超果僧
舍歲時奉祀其祭詞曰葉落糞本學成資師某
也不才敢忘所自可謂周於義矣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述
所過風物感慨而勉同志以策勵之意今讀其
書慷慨激烈洵今人交道所無也書載於左
濟頓首初八日濟川橋別後晚至泖涇將起別
拱辰因醉爲舟人所悞黎明已過與塔矣矯首
望松樓竟快快而去泊姑蘇滸瓜步曾有書寄
列位并愛疏先生不知達否經揚乃一大都會
朱簾十里昔人之言真不我誣自此而北爲揚
夾岸猶可想見煬帝南遊之勝而恭襄陳公經
營之績於是爲偉矣歷孟城寶應抵淮陰艤舟
漂母祠下思見所謂長大帶劍釣於城下者而
不可得而又以爲際此承平雖得此人亦無所
用之慷慨徘徊久之然後得去絕淮而上乃見
所聞呂梁徐州二洪者兩山翼岸汴泗諸水自
彭城北合流而南出其間扼於石不得肆霆驅

電掣奔騰洶湧之勢尤有奇於金山之下者惜
不得與以群共觀爲歎耳過此以北舍舟而車
戲馬歌風二臺南北相望與亡仁暴之跡往往
父老猶能言之宿濟寧經汶上費多所欲逃季
孫之地孤城寂然下臨廻野東平而上赤地彌
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
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槩人於薄暮者
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
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

偕兼値和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値患
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
風霰交集其爲淒凉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
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
或拾不潔糞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
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
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
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
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漸愧

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
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
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之
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
者若其言之借易則幸體其出於一念之眞而
不加誚焉僕不勝惓惓千里至囑文係公饒觥
諸生爲帝京遊而襟袍若此殆未可以經生眼
界論者也

東江先生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旦著不得
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方成得一個可又一春
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
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子孫
至今懸之

顧東江公初入京謁衛宣城伯衛亦松人也時已
謝病角巾私第有年矣是日冠帶而出坐定熟
視東江曰聞君與錢狀元溥今年必高中矣然
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雜兩角頭富兒勿
與往來門外花園中勿往飲酒東江知其有爲

也敬聽之其後士夫敗官往往坐此

顧東江清以解元會魁登第李相國西涯甚愛之
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初往謁時適
未選館職莊簡意欲留之吏部語曰我部却缺
主事一員今留君在我部亦好東江曰某是個
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
曰君但照書本上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十日
來奠惟約舊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

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槳作為業家
頗温厚學雖不逮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
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豬首一枚不能辦
豆腐一塊代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
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祭畢鶴灘
坐待令主人治殽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
得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出前輩舉動其
真率簡質類如此

東江君喪既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留飯惟殺一雞

又買魚肉三四品酒已醉鶴灘已有酒偏畏見壓
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思食黃蜆時深夜
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蜆子行遂往扣門取
數升煮食至夜半而去

東江先生一生飲必盡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輒
開於手背旁一持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謂
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徐存齋先生一生飲亦無
百杯亦起且不覺坐杯中不剩餘瀝此皆德本
蓋深於酒德者也顧文僖公戒子孫曰通宵出
飲清朝卧此是人家百弊生賁格言也姚大參
華麓生平召客及赴席必抵暮而散或有强留
者則笑曰決不給燭

許僉憲一菴公璘以成化進士歷行人御史按察
僉事有膽力幼去貪冒不法縣令甚多然公歸
而一似處女安貧守分處之宴如上海鄭尹恩
齋聞公清貧以二十金為餽公以無交却不受
也聞之故老張見心先生云公晚年住東門門
前有空地一段賃與竹木行日徵錢子數枚以

自給每夕陽在戶則見公烏帽布袍楚楚行潛
屋肆間蕭然古朴老叟也年八十而終

布政夏止軒公寅好文學能覽世務以諸生武
侯范文正自期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
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
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
於政本嘗有三可惜之言曰此生不學一可惜
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至
今為士大夫藥石矣

憲副沈東老霽夏公止軒婿也少有異質夏公器
重之妻以女授之春秋學公讀書止軒樓中每
至五更止軒在樓下以杖擊樓板催起讀書如
是五年學大進登甲科為名臣翁婿夾普照寺
而居寺左右各建一坊曰水清玉潔為此
沈東老為南道御史廵視江北將至全椒三里即
有沿途而訴者公默數而目識之至院訴者隨
入公問若何處人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
曰有覓布牒予曰無有公叱之使起若不見為

索不獲公固訪得十年前有觀景聯者為夢稱
害乃擒知景下為小祥半為羊隨直弟暴於業
稱神
沈東老入燕時錢文通來過撫其頂戲曰孰謂書
生能作對公應聲曰焉與小兒會吟詩文通嘆
曰梁棟材也夏止軒公既納之東床疾革遺言
沈子必大成東樓書俱付與之可讀也
沈東老在南臺有建議甚著直聲先授行人時上
格君心之非疏不報及宸濠將謀不軌屢抗疏
言乞斷大義除大逆以安社稷留中未幾難作
嬖人朱彬誘上遊幸疏懇囘鑾乞斬彬以謝天
下聞者吐舌
沈東老為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
遺三司公獨不受廵臺簡公發文凡有通番船
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
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改黔
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
曰此閩物也即令投諸水

沈東老為福建憲副有姪往候一月烹二雞公曰
吾居清苦每以奢侈為戒今不設賓不祝先而
殺奢靡謀不為吾累乎即遣歸
張太守約齋公鉉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
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木綿
花躬自鋤枚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
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
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上海沈通政公蘇以匠籍居京師中鄉舉配張淑

人　昭聖皇太后親姑也　昭聖父壽寧侯鸞歲貢生家貧沈夫婦恒助爲選　后時衣飾費皆出自沈　后甚德之毎會試輙望其捷不果數對　孝廟稱惜然未嘗先爲之地沈後選通政司經歴一日　内批陞通政參議科道有言非例　孝廟即寢不行滿九載始陞又九年陞通政又三年陞通政使卒贈禮部侍郎祭葬廕子入監皆殊典也夫以　帝后至尊不肯一撓公法乃沈公自致功名亦足多矣

錢狀元鶴灘公福字與謙會試入京師祭酒謝公鐸命之游李文正公門初贄見偶有以司馬温公像求文正贊者即命公代筆公信筆書曰公之在朝拔茅連茹公之在野青苗變法公之再相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文正大加快賞云不惟温公出處事業括盡而宋朝治亂興衰亦盡在數語中也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揚遣使迎公越朞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真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潜歸太守追之不得

李西涯雅重錢鶴灘才錢將入會場李曰有一論題可撰一稿稿既具李大稱賞曰此作當冠南宮及試場果是此題李問錢記得前作否錢曰已忘之李不懌即索觀與前一字不同而較更勝李大喜果中第一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托以他往便假一叩彼信

禮之甚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日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席無可疑之色

嶺東江先生作錢與謙墓記云余少與與謙及今郡學生沈悅惟馨游志同而氣合相責以道誼居嘗慷慨謂吾三人者異時入翰林則以年遽爲作傳皆笑　而諾之時相傳以爲戲後鶴灘沒

惟馨爲之狀而東江記之云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鶴灘家隨所須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月內有相賭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賭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嘆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尚書文簡公承恩號毅齋初試君館職即稱介讀書爲人坦朴不飾不知老以爲簡傲而得

世廟喜其誠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由中允陞南掌院學士 上一日視朝顧近侍曰東班何久不見稀鬢中允也遂還補講筵

孫文簡公爲史官輯歷代人君善惡之迹各述小詩共得六十首上之 世廟有 吉嘉納賜名鑒古韻語史官小臣乃蒙 聖主採擇如此君仁臣直亦先朝盛事已

孫文簡公立朝時 肅皇在齋宮奉玄宰相皆黃冠以從文簡獨不肯徐文貞寄語其僕曰如翁不從將他詞臣從者非耶且君命也吾亦爲之文簡竟不屈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淸道院當路欲奪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弟寄還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二事皆古之厚道也

孫文簡公幼而穎四歲即能屬對一齋吳公與公父雪岑公善公侍側以紅燭試破即應聲曰色

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公喜曰此是淸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也遂以愛女字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同俗嘗曰吾家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村居先生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
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姆
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
雍肅吉孰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
家終吝矣

張東海公弼生平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每
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
之國購爲異寶爲兵部郎以直道出知南安整
梅嶺梁橫浦定役道踐更之例民立生祠祀之

也有人過祠堂題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
章止潤身滿地棠陰遺愛在忌公人是愛公人

東海張先生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
乃惟願得侯墨妙而過客亦往往以是罷詠來
焉蠢以筆劄佐郡費類此

東海張公以兵部職方時後府護月過人四出行
不如法見者辟易公舉懸牙示之曰若欲知我
乎我武庫張某也時濟南尹恭簡當路積絕百
僚公引其裾曰冢宰公耶又數以直言忤大司
馬當路積不能平故出之遠郡人多惜之而公
自得也

嘗讀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
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
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
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
貴休忘着布衣 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
祖消沉我今白髮空番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
苦一兄支世業衆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

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羅綺有言曰張東海之出守南安嘗有書抵余道
其禁淫祀省民錢數事且詢余讋論消弭異端
之說議甚正也今觀其南行襍與所以語其子
弘至者謂其方事經術不必留意詩草又述其
考訓教諸孫以古人事業使之耳熟末簡又勉
之以直道遜詞戒之以權門利路其始終一出
於正尤可敬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械

紙一箴索公草書為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
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
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老必留午飯然
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
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上海談侍郎倫　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
藍山王忠肅為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
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

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　英宗
每見忠肅輒以公隨　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
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
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
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之病
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及其卒也祀之別室夫忠
肅薦公於　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
憾於忠肅且沒身祀之不忘即瞿公客能無愧哉
張賓山電以布衣入都善書受知　世廟官至禮

侍一日張在　上前作書　上亦攬其筆觀之
見張所用柴心筆問曰此筆佳否對曰臣所既
筆頗便又問曰每枝價幾許對曰二分又問曰
卿家尚有幾枝對曰止十枝今用其二尚存其
九　上顧內侍曰可將銀一錢入分至張電家
取筆來須臾至果九枝與張言合
沈方伯西津公思廉毅士也任四川左轄閣老楊
石齋當國宗黨藏獲暴橫公輒禁治入覲囊無
他物詞楊止餽四扇楊不受尋罷歸貧窘以居

初公往蜀貸其同年董大理巨廿金及歸貧不
能償別立一子錢券期三年償也董撿券對
使焚之所謂不飲錦江一勺水者矣[illegible]
董朗淵第進士其父南田翁謝旗扁入府皂衣小
帽行庭參禮太守黃公潤待以一茶並飲訖出[illegible]
府及華亭上海令皆朗淵同年也南田以[illegible]人
自居不往一見三公來亦不出見也
劉璮微時擊傷一小豎病死擬殺事下法司上海
談郎中詔華亭朱郎中恩任刑部辦出之時

武宗在位逆瑾入侍有寵後專政談陞山東副
使已二子方數歲瑾每念之未有以報㳙東談
為舜庵侍郎倫子上舍東石修土物至京見談
叔謁瑾瑾大悅厚待之許以美官東石見瑾所
為多不決甫三日即遁歸瑾徧求之弗獲不二
年瑾敗誅人皆服東石知幾勇決縉紳不及云
東海公仲子弘宜字時措號後樂以進士為南道
御史歷官副使為治以愛民為本黜邪崇正摧
強扶善興學勸農緯有東海遺風也在南道以

執法忤權要因謫蘄州判再遷知沔縣除盜於
蘄賑饑於沔平反於滇所活者千人在廣西以
征徭冠勞苦卒於官人以為克遵東海翁登第
所訓誡詩也
東海公季子弘至字時行號龍山登進士為庶吉
士投兵科給事中常忤逆瑾幾為所黜後以吏
科都致仕家居喜著述詩文清麗書善行草蓋
勁節文章能步武翁矣故老稱其有經濟才而
不竟其用可列文章傳也

李觀察秋崖公希顏字原復弘治癸丑春秋第一
居官剖決如流而有定守位至兩司所居但先
世舊廬不飾一椽逆瑾用事天下來朝官皆上
謁公獨不往蓋始終全節人也
曹僉憲錦溪公閔字宗孝弘治進士為沙縣令治
行第一為南道御史抗公疏劾璫瑞杖幾死落
職瑾誅起為廣西僉憲引疾而歸為人篤實恬
靜有守居家勵志於學居官勵志於政司民牧
而祿最當言路而見節挂冠之日不干鄉邑不

援鄰郡翕然杜門以自老其德業可紀者矣
張僉憲順樹公萱字德輝弘治進士為鄱陽令治
修而政和為人剛直廉潔鋤惡而愛民在鄱陽
以不善逢郡守謫別邑既改令蠡復與贛守忤
部坐而議黜及適王陽明自廟丞擢考功吾於
吏宰楊遂庵曰王事歸家君數言蠡令賢奈何
屏之遂遷知州轉僉憲竟以巡撫中丞不合遂
署老疾下考而歸然公實壯年也郡邑志稱公
剛明正直不阿諛權貴惟恐失意於細民云張

子曰嘗聞故老言弘治中人物敦本尚實立身
居官卓有坊表如秋崖錦溪廁柚諸公一時號
稱論文講學之友然皆勲名氣節相砥礪行著
於邦家而志存乎民物其樹立檢㬌老而不衰
蓋淳龎之老風氣所聚於此可以觀世運也余
考之先世破麗殘簡中特記之

胡都憲㴑南公岳字仲申年近四十入邑庠第正
德甲戌進士歷官巡撫江西為人有氣節高度
而明快亮爽議論無蘊蓄任事不擇險易故歷

任皆有成績而功名顯也當四川寇亂公嘗分
巡川南道會病議更川西公奮然曰人固有夙
欲川南耶立起入其山夷其道二百里募敢死
士斷其走路而勦之誅老降者若干人攝事松
藩川重地也積儲養士精甲伏繕營堡諸夷讋
焉在福建雪無辜按贓吏臬司無滯政也江右
吏巧文而輕犯法公善勾籍伺察吏不能欺既
拜中丞乃為書授羣吏汰冗費更役法視產出
錢役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增減上下楚蜀
市本村建廟吏盜官錢更厲民視民間所植佛
以黃封曰今若自輸京師民厚賄乃免公窮治
楚人乃安又歲大饑疏請減輸全活甚衆若公
者宜力任事所謂方而地股肱臣也

郁水軒公山字子靜為溫州守廉恪不畏彊禦時
永嘉和居家欲毀民廬舍廣第宅公持不可相
公惮焉相公與公同年也時內旨召相公公出
郭門餞都亭吏白宜速餞不許會相公中途病
不能赴召歸公特往迎於都亭慰問疾皆人以

為得大體以疾卒於官永嘉士大夫歎曰太守
剛而能柔嚴自治而寬治民一方之召杜也郁
之先多善行里呼有善行者為佛子故至今相
傳稱為郁佛子若孝廉伯純其文孫云

李儒字宗文號宜散正德辛未中會試病不廷對
甲戌始第進士年且四十餘矣見時事不可意
遂謝病歸居家又十年於世已澹然矣因號宜
散以見志嘉靖初　詔獎用恬退公名在列於
是選建寧司理攝郡守事一切利害悉力處分

人以爲真太守也擢南京禮曹主事歸家行李
惟破竹籠殘書數卷而已三年陞刑部郎中決
於去遂請老歸家於泗涇之上鑿池種樹且給
其身焉嘗訓諸子曰士君子立身寧屈志於有
道不可假顏色於無恥吾謀生計拙辛勤積累
三十餘年得薄田以給汝輩聊可讀書教子資
無弗足祖產所入第以供祀葺塋及賙族之貧
不能婚嫁者庶溥吾先人之惠至貧毋墜斯業
也公真大璞渾金晦而弗耀稱林壑之美焉

陸文裕公儼山翁深素性剛介爲國子司業太司
馬荆山王公任子請書不到公責之荆山不悅
公作書辯論荆山不能屈也視山西學政一生
父爲令所害無罪下獄欲赴逮訴直指趙趙諾
入令言杖生下之獄公與趙言役欲非其罪以
乎不共之讐也不能爲復怨反欲黜之可乎趙
不從遂抗疏相訐有　旨差勘直指外調令爲
民而公復職一時服公之正也時武定侯有寵
公藐之呼爲跛鼈將軍

陸文裕爲祭酒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面奏
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　陛
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
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謫授山
西提學副使時進講伊尹耕於有莘章文裕用
此沮欲速意以刺張桂故也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
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
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業不從觀此
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國朝惟三品京堂丁憂請告在家者特召起用餘
悉自給文赴部補任陞儼山爲國子司業秩六
品丁憂釋服不肯赴部曰吾師儒之官豈可自
畀求用彼不用我我有長往山林而已時儼山
望重不數月起補原職後遂爲例

文裕自山西學憲入爲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世廟南狩承天命公掌行在翰林院印作行

御筆塗去侍讀二字故嚴分宜贈詩云行朝特視詞林篆：御筆親題學士名後致政一日上思公問侍臣張邦奇陸深親侍臣言陸應過於張上日我記得曾爲祭酒挂薯害他方有意起用而公已卒矣

吾家貞孝公爲人善施而廉潔不苟取與當大司馬按察江右時安福令以冤繫獄大司馬雪而出之令具三百金屬其鄉人爲封君壽公笑曰令即無罪雪之法固當豈任爲若德若其縱舍

今其倖逃三尺而市爲恩吾且愧焉敢當此暮夜投哉固謝去弗受故至余尚以郤金扁其堂也

吾家郤金堂一名終慕堂貞孝先生遭父喪廬墓三年每上食輒跪伏地而哭三年一日也終喪作一堂名終慕志不忘親之意云

郤金堂不鋪磚蓋土階也後莊懿公貴時有司欲以輕鍰罰鋪其人自訴貧苦莊懿子疑觖公慨然釋之反爲營解焉至今余家廳事未曾鋪磚也

郤金堂舊有四箴先大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營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

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膻而細

余家莊懿公至尚書田止傍基六十畝南鄉三十
畝不及百畝也先是貞孝先生訓曰吾家無厚
產經史是良田至今子孫耕此良田焉
吾家鼻祖貞孝先生號靜庵積行誼至高施於里
黨歲當大饑里黨中於莩户相枕也病者多困
蓐席不能起先生每晨出輒置壺漿竿頭推入
病者户餉之床又爲剩其湯飲以療病輒愈濠
上數百家皆曰張公活我也
余曾祖合齋公當嘉靖倭變七圍入團曹涇村諸

海濱者幼避亂入城而城門閉閉不時填壓饑
餓公所居環東城當路口作大竈煑粥以飽窮
者時附郭之家十室九空而公獨勞身擠救來
晉入城倭亦不能害諸議服之合齋公貞孝先
生之二孫曾孫也
於齋公爲東平州知州與部使小忤即賦詩掛冠
歸閉户讀書種畦鋤蘭輯家人毋令盈滿其門
榜書淵明句云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其聽事聯云於事無心風過樹於心無事月行

空靜坐一室二十年人罕見其面年八十一營
葬事畢刻期安坐而化
家奉訓合齋公爲人負大節自好不肯依阿人所
至皆有樹立然於仕進泊如也父老言公之去
東平不兩月則以王事徐楚故徐楚者都水督
徂徠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於州刺史體不
相轄而以泉堤丁錄所屬相見不得備賓主體
府君蒞任東平過督泉所一地不上謁使者使
者怪之而又督泉所置曹掾率皆貴倨視州郡

爲私帑稍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譸詩萬狀
於是府君歎曰嗟乎使山君得食誦讀教子孫
樂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趨
安可爲也念倔強貌行不出阿逢長官嗔而刻
木吏動以文法繩倔强又安可爲也吾寧歸乃
飄然歸上官留之不能得矣府君既歸教其孫
水部公學二十年而水部公第進士督徂徠泉
源迎者羅拜於庭府君冠帶出見官吏曰而今
日得無有曹掾貴倨而舞文書者乎蓋自是府

君始解顔掛冠時事矣

吾祖中山公當長子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香告謝家廟肅然闔戶而居田盧奴僕謝去若晛書十誓懸之壁其一曰無受人進獻侈取官而詭縣官名田也其二曰無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廝養為穴窟者其三曰無以衣冠通郡邑自潤而人長苦乎其四曰無令隸也橫於市而奸賈豎之什一也其五曰無徼厚利無剝佃戶其六曰無念舊仇以傷客德其七曰謹尺一慎

姓名毋喪節而承羞也其八曰無通稅課以劳里甲其九曰無忤於善良而快於惡德無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燕享有常豆觴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題曰十決不其手澤至今尚新矣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讀書好博綜玄覽立身須奇節志侔古人嘗為三守銘曰不能許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謟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守子

水部公督徂徠泉源居官惟蔬粥給朝夕凡魚薪津口之輸歲以千計額皆領於趣泉者公詰弗染也其往來閘津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縻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

徐文貞公自叙相業之大者見於示其子尚寶瑛一書今見世經堂續集　汝書來傳道荆石先生云云夫鳳盤相公欲以吾所行之事載諸國史而荆石又以見諭此皆為我計不朽用意至

厚吾亦豈不欲仰託名筆期有聞於後來乃我前日所以不荅相公今所以仍不告荆石者誠有難於言及有所不忍言耳蓋自來宰相與庶官不同非有專職可指而論覼縷乎之對漢文史官之贊房杜可見也　國朝閣臣　世宗嘗以為無相名有相道吾濫竽內閣十七年來政者六年上以敬長結知　世宗於凡所怒所疑頗能有所轉移救解下以硜硜之節寧士類雖當嚴氏贖貨之後頗能變貪為廉易仕路之汙

獨以為清白中以誠正服官威頗能使不敢縱
肆侵擾諸司内以謙虛接九卿臺諫頗能使各
修其職無所撓阻外以恩禮懷邊帥頗能使盡
力戰守虜雖間犯封疆旋即退遁此等事見於
擬票（自壬戌五月至戊辰秋間是）詔勅（如嘉靖遺詔隆慶登極詔之類是）奏
對（今集中所載是）之間可考見者特十二三耳其意氣
相感詞色相投促席相謀畫與夫投機應會潛
消密運幸有少濟者即吾已自不能盡記今又
何能一一形諸紙筆哉此所謂不能言者也吾

自念所行關係宗社者莫大於諫止　世宗之
南幸保護　穆宗於潛邸寢　景府入侍之請
消萬方怨詈之氣而動其感慕哀慟之心然使
吾自引以為功則於　世宗君君父父之盛美
不無少損吾受　世宗厚恩方以無能揚鴻謨
彰偉烈為愧為恨況忍掩其盛美哉此則所謂
不忍言者也夫吾既不能言不忍言之故不答
相公之問今又不以告荊石而顧呶呶語汝者
因汝書詢此欲汝知吾於相公與荊石之厚意

非憒然不知感亦非敢岸然不應一詞耳士大
夫不相知者慎勿以此告之
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
肅宗皇帝　密諭云汝之所對敷以褒言夫神
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卻乃自生謗怨且
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
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
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
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欲二氏合之　御至

今十數月未幸一一御體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
蓋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一妙也慮臣適以修煉
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　密諭臣恭繹
讀仰惟　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
臣聽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齋心
即經所謂存守蓋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
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工夫臣愚昧不能
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煉自己身中陰
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於益加悵懷此則修仙

之真甚且日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
以聞本日申時奉　諭汝謂果懽懷删是却病
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病內虛
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煉此又絕
難亦是成事之者日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
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柳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
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患
非止病後失膝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
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

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
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已
煉委爲絕難日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
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
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焚入水
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柳梅歌之云所以惟
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乘害者仍資符
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剛等
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緊之至謹具題以聞

本日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其有驗並
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
不瞻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精微一一篆無
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咏爲上道法
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略可耳太上戒
律初不同釋彼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第一
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屢失斤慨怡人汝
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於春芳常例
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臣恭

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
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字太
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諭仙妙第一一難臣以
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
之庶可免屢失斤慨也蒙　諭可語於春芳常
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遵俟春芳
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　密汝以我密諭切
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侍內侍未宜

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二三燕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即金丹也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特因得彼真氣遂通徤巳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害命之具他毎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 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

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 皇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賜諭云仙人鐵心釐失斤假怕人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於仙修有真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徐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建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即於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

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

徐文貞會試夢着襴衫講大學之道章既醒曰此下第入太學光景也是年捷南宮入翰苑後時首授值穆廟初御經筵文貞進講正大學之道一節上聽罷亟稱曰還是這者秀才則襴衫之夢亦巧矣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未世廟欽錫蟒衣一襲付僧圓賓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

宿雲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
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
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
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
事不向歌姬爲乞緣處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
山門同一風流也

徐文貞公送一號章出門不敢登輿文貞曰陸之
輿水之舟等耳君從陸來不肯登輿倘乘舟來
頽又不肯登舟豈能站水而上揖遜耶號章始

奉命

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侍御南江公奉大行差
同時歸里相構而謁先達蔣少衆蕭庵公投刺
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稱晚
輿文貞獨欲輿不現蔣公身謂南江公曰徐行
數步固佳公亦肅客謝不敢候蔣公入門而瀏
二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
而女奴抱公窺智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
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宣平績
還道括蒼嶺公復輿而墮其下沉深峭石戟立
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絓於樹從容
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刹讀書刹故
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補丞寧都
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
云父遠迎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對
曰君居止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因
丁祭攜公宿明倫堂時方五歲思復公偶出一

對曰明倫堂止宿公問曰今天子所居是何名
思復公曰皇極殿是也公即曰皇極殿前朝
文貞公故居近城西隅瀦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
自號曰少湖嘗公拜首搭日少湖冰忽作五色
涌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癸未元旦朔地震
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厲於水臣耶于何遂
遂覺

徐文貞嘗國按院陳公文峯建青雲太師坊立扁
之日按君率僚北面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臧

公挺然而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然

華亭張鼐世調甫纂輯

先進舊聞

顧恭敏豫齋公七十外分析家產命諸子月供錢百文貢與實宝徐文貞於豫齋少同學情甚篤致歸嘗訪豫齋曰一飯公猶可備今日一設何如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留公飯須費千錢是使我無十日之資矣文貞乃辭去後文貞薨豫齋使兩兒扶往弔不哭第熟視像曰公去我隨來矣可謂達生而任真

徐文貞遺命殮時止用布衣令闔嚴事欲入觀者無得攔阻不用塗漆玉器納棺中其處事類然

徐文貞爲浙江提學不悅於張文忠爲江西提學不悅於夏文愍蓋不能將其私[illegible]爲其[illegible]也又相見忌於李古冲趙大洲蓋[illegible]也又相繼見忌於嚴介溪蓋 世宗不專寵於嚴也又忌於袁元峯高中玄蓋欲據其權也 穆宗聽之不懸於華閣蓋不得遂其志也致仕後太倉王尚書鳳洲公世貞以文壽公七十不以爲乘而謂爲難蓋深知公之心真實錄也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盧也又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盧是何物彝是何義徐文貞對曰彝是有恒之義蒲盧是長生之物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第一題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次題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與試官以闞 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下文云何對曰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 肅皇大悅時以爲名對也

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舊說此地可以遠忌無愚之身可以遠謗[illegible]

徐文貞公督學江右一士居傍等諷傍之士曰爲文章太難無齒平則[illegible]又好平文貞曰爾奈何不自信而信人之爲自信宜乎即主司奇寧平也若自信宜奇即主司平寧奇也今爾全無張主而平奇一聽主司果爾在治世則爲君子將亂世即爲小人耶其人默

然

周貞靖先生思兼字叔夜別號萊峯好學檢身安貧樂道生平終始一轍而學有實用故居官所止皆有聲績蓋得力在性命也故老稱公無日不檢其身無日不檢其過不惟忘貴亦且忘高眞實錄矣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周叔夜僉湖廣按察司事有將軍五人席藩封恣

爲奸利斜集亡賴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先生蒞事得其奸狀縛其黨置之獄乃具草遂臂匕首而入先生佯爲揖因捫其臂曰好姿勁若爲匙下百口詎足下殛爲此曹哀耶乎將軍計沮而退先生條其罪御史大夫馳奏聞上奏詔即訊竟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一方鼓舞

叔夜在林下七年足跡不入官府歲饑食指不給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遊吳越諸山嘯咏自若終不令人知嘗養疴南禪寺鄉人有市賈貿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覓其人歸之

周叔夜大父尉興國先生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遺尉若循故事或未却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奇之

周叔夜知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祲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丞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籃攜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

昇行民皆懽呼迎曰吾父東吾民更生矣[illegible]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夜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適呼其名先生歸語使人招之來其家巨劇此生好譏之曰若善遇我少爲兒他冠蓋過不及會幾笑而遣之

沈太僕鳳峯先生體宗舜臣爲寧波守有忌取高驥明美詩文妙天下也其堂中有春帖云身似兒童鬬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厭老和易坦蕩眞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

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粘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蹙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宗伯平泉公樹聲少貧時手一經爲樂家諸力作者惡而奪其經命從耕公亦黽勉從耕爲產剌其足内自傷而猶私讀誦不輟族子偶過以課業示公公方偕衆播立從播所構一目示族

子族子驚而走領志梅公曰吾家千里駒公登何不自愛惜急宜縱之學志梅公猶難之會輸賦入城携公守舍隣有王塾師者宿儒也公觀其講而悅之請於志梅公就學志梅公携之塾所著習問不見諸學子觀其狀竊竊笑之公不爲意志梅公請王師立試之文成王大驚而語志梅公曰吾後寧有若兒吾亦寧能長北面若兒公幸自賓

陸公平泉爲編修攝鍵關孤立一日偕詞林入壽公宜衆服吉公獨青衣問故公曰不知分宜日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稍紛衆以事至爭相舉身取色笑公逡巡獨後謂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余嘗讚之曰高嶺青松秀於孤特惟其孤特出巖之巔

同爵有爲冢宰不屈者擧訐分宜訴分宜日公等日僕僕塗埃中取困困宜倘如林與吉閉户寡交彼横者何施

平泉爲國子祭酒有生闌墻兄具單詞公麾之兄

請之力公曰若今猶得自主吾爲政若恐自屐其手足乎逞之旬餘兄弟各泣涕請罪致睦有加焉

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假議意篤伏臘甘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况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禮闈届期平泉訓知江陵欲私其子而以公能塞擧望者遂勃然欲歸時有進語於公者曰今非昔相公稍委蛇禮闈柄軸在幾夕間且江陵意

副爲公同事公心惡其人怒而曰題翁二十年
出山爲門墻鈞軸地耶行矣吾家鱸蓴無恙遂
浩然請歸余嘗讚之曰世人名爵如媼博恭予
奪畏見試其啼寡先生於仕澹然而已似享太
羹不貪其味徐而咀之味乃逾倍

平泉公會試時王公華爲太守王夢見城隍庭下
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陸公之父文
李秀才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爲夜夢如此可異
也李對曰只是不苟已而遂報會榜第一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
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吾春
秋亦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覓
小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到其律
臨送封君參寮二十餘人

平泉爲諸生時家貧邑令朱公廉其貧數餽以鍰
金堅辭不受懇辭使君聞邑大姓知今君重客
也有所祈懇必重貲佐脅火公悉峻拒之學子
有從游者竊以他故歸者辭其贄其家彊之曰
我不終若事乃受若直是貨我也卒不取

平泉丁酉爲督學首錄應鄉試偏部使者行學論
郡邑科試首舉士校官倉卒目平泉出應已復
名呼之平泉卒不動既退朱公亟邀叩之平泉
謝言彼偶問非欲見也朱公嘆賞云非吾所及
昔宋時南宮第一人廷唱過三人許出自陳躋
歸上第范蜀公獨不肯出後咸相戒以出陳爲
恥子殆此意也

平泉以庶吉士起補官先見座主張文毅公語次

文毅忽問謁內閣有贄乎謝無有張公吞此歎
事我假若二幣往可也平泉逡巡謝不欲公正
色曰固哉若謂若以二幣營官閣臣遂以幣
售若官乎吾直謂禮不可廢耳平泉唯唯强持
歸明日竟密弄見不贄也復持幣還公公微知
之亦竟不問

陸文定初以庶常丁憂起復先謁座主張龍湖張
門下性素簡嚴公未必喜館中殊難望也惟王
客司主事頗相宜文定曰莫非王臣即此亦過

矣旦日張謂嚴東樓曰林子已到不知尊翁肯
相見否東樓曰家君每稱其賢即具題留館中
矣旋補編修一日分宜延館中諸公飲梁太史
忽然煩躁分宜訊之同席者對曰梁檢討因拜
客未完故焦躁耳分宜曰汝同年林與吉不曾
拜客亦無人怪他

平泉以庶吉士乞歸會荆川唐公於京口建舟至
丹陽謁宋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跽膝庭
下荆川公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

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平泉曰此何據
盼陳少陽盡亦書宋太學生佽人與咸荆川公
卜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詔者因其訪陳
氏子孫而別

平泉爲史官時會方嚴朝禁公請退食傳言僃
朔而吏按而趨焉不留端同官素不悅公者徵
言曰公夙負有養何倉皇乃爾公曰此　君命
也我何愛竭蹷若孩此足以後權門則萬萬不
敢遲著辯以示同志

陸公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先生方以督府巡
淮揚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歸復過
荆川先生於淮揚先生相顧歎曰公已得請告
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教書先
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及
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陸平泉先生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公西
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
知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

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
皆是兩篇大文字

陸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正當江陵執政後直陵不
下交衷平泉公亦不遺弔

陸平泉以禮書引疾將出都聞江陵柩經荆將至
寮公帶候平出戶江陵先自去其纓平弃纓而出
某到去不得竟帶纓耳與江陵揖

陸文定公平泉爲史官不肯預青詞執政者嗣以
其一背公公謝曰方治家問未暇也執政者知

不可犯而止
平泉子彥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
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
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藏兒
謹佩之足矣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歎服不
置
平泉貞教造士人人多於精神於朕中故華亭丞
某若廉節其子肄業國學公獨毋青曰若知我
待汝意乎若父故清白吏也人言清白吏無以

遺子孫由今觀之若父所遺若者多矣故說者
謂公取善擇而悖故闘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
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於
貧漢自儁王戎甫以不蓄而備物耳
陸文定謂客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
小逆旅也看來造化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
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
已盡客曰不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
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數年亦有
此理此又聖賢脩德立命之說也文定笑而點
首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即乘兜子縱觀街
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
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爺何道
致此上壽公第云日食龍眼當有效老者曰貧
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斛畀之
陸宗伯樹聲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

爲鼓吹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
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
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倉
吳長史石湖公稷字舜朝爲人清執不俛仰貴賤
爲惠州理海豐令舉而受劾怙直指勢有事知
故公露檄逐之忤直指意坐遷長史致仕歸隱
東郊闢介得園豆棚瓜落楊柳數株而已有司
莫識其面里卒踐更役有誤以公名報者令不
察懸之榜公親往詣其下曰不能爲官豈堪爲

役今大毀諸先生謝先生終不見也明辰僅望
門報一刺而已長老言先生慥慥君子也[illegible]實
若虛學殖若貧

高祠部南洲公士性孝友孤詣湛寞初仕明州理
與直指議事不合徑毅然出太守強之謝弗謝
擢吏部主事念親老轉乞南刑得禮部尋致政
歸養親課兒兄弟浙洽郡邑物色之不得也還
勝西墅為琛潭之居逍遙其中不入城市者三
十年卒余近過高祠部所居琛潭者見其養魚

種竹果木週環隙則蔬圃兩樓樹不劇弘厰惟
九峯巨北翠若列屏焉亦先生疎蕣幽寂之致
也惟其不求備於物是以能翛然終身焉

蔡司馬龍陽公汝賢為人靜約而敦古為給事沖
強執深計出司藩臬歷蜀閩廣浙廿六年而建
節粵西進留都右司馬甫秩以歸歸之月慨然
歎曰吾流浪積歲鄉俗風氣頓非曩時吾合杜
門久矣遂深自閉絕以儉自居而訓其子人皆
服公簡也然公自方伯歸捐俸稾以贍諸昆弟
暨親黨故舊人霑徧焉二十年狐貉不設一婢
今之世先生可以風矣斯古篤厚君子也

蔡公龍陽由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
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為
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
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
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
意

蔡太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撫

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視寢止有黃鱔魚者
偶何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
必高爾曹口腹若此非興吾共守家業者也棄者
食

錢太守午江公師周學雅有才名幾舉先霽
而能自力於詩歌其於世味淡如也雖數登壯
五馬而不樂羈宦網罟賦詩歸歟遂來行處
錯急須三徑掃茅堂旋乞歸里秋扇舟游峯泖
間初宦裝載不過數衣而寓意觴詠至末突盡

不火矣寄文倩而居然對客談論陶然終日有
諷之後事者笑曰幾見水澤太守年八十九卒
或曰先生楊王孫流也以其達生余曰達生可
以長年

莫布政中江公和忠性至孝靜退嘗義初權部務
即移疾養父毋其督學貴州也夜夢母病亟流
涕告歸當夏相國言中說公詩為禮部郎後
慷慨經紀其歛且操文哭之包御史節以中貴
人搆杖於庭瀕死竟瘐之而斃於是公仕於朝

且靜退半丘園矣陞參政冗甚召擢轉街藩將
然乞歸湛致博古而肆極於文詠吟詠幾實擺
食讀書老而不倦書法道勁逼王論海嶽溯
中江先生也張子曰吾游藝之暇書跋論運逸
莫先生書法妙天下乃莫先生運腕法書而書
亦重矣先生居鄉有靜德父老至今呼為佛布
政云此亦吳音中太丘碑也先生有子是龍字
雲卿能古文詞書亦遒媚為園林之美是龍後
以字行

何孔月元朗良俊曰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
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荊
川寄公東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
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
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
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為有益之書但若可以
資文詞者其為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好詩亦
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
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

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予良甫中所攜書
多非要緊稿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
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
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東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
知愛之深乃不覺不盡其愚俟面晤時更有請
也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舟中所攜書多
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人如此

莫中江先生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
顛摹寫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某舊有一聯頗

亦可意客請之曰豚屋鷄巴下趣花肆未還、
袁長史太冲公𥚃徵性奇爽倜儻出言若流不暇
使人詞達於口然其天才峻鋭學𦂳沉博人亦
敬而推之其仕而𨼆且再如龙走坂下不復上
者勢也然公內外仕所至卓有樹立傳於人在
刑部能祀　肅皇帝怒論鼓王職方不當效黃
州盜據紫山公以貳守潛飾夜藏之掘其地二
百里立黃安縣及相唐府王方冲也馭諸校豪
武者不得為奸利又廉其閹之詐王疏私陳請

者公有奇能而仕不究其用乃歸而詩文碁酒
以寄憤發市屋野服班荊鬭草取意所快盡為
忘年又時褐衣楚楚往來吳越往山水間必不
知其為太冲先生也張子曰入才實難用之則
大行不用則龍潛也若先生者殆龍潛而魚服
者歟權其立意蓋亦睥睨斯世者也　十八
袁太冲與詹時乃翁與山卒公往候楊給諫麟山
於東園麟山素奇太冲之才特烹一鷄享之後
太冲年八十餘酌東園談及此事潸潸淚下

林太僕弘齋公景暘為人敦慤有德於鄉雅負倫
鑒而喜奬後進余為諸生時公過訪華與裴爾
聯文社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粥糜既就坐
供客具必親閱凡三命題期以酉刻畢既畢則
引大觥酌社客款坐審語皆稱引古道社事輒
慰勉敎五品酒五行能飲者不禁陪坐歡適深
夜無倦容當是時里中年少皆嚴憚公奈何以
文事程量人余時深念先輩鼓舞成就厚意寧
可負也公嘗笑語社中曰諸君幸勉旃終當青

雲不朽老夫第竟十供給官耳是會余來登第
者纍纍也而先生墓木已拱至今為之潸然涕
林太僕歸田二十年捐田三百畝以贍貧宗㕘買
而畝佐宗子第一趙撫保永歸年幾盡激賞
公極言非是會趙撫欲為新法邏加其系趙撫
問曰何可加賦獨不可減乎公曰寒則宜加熱
則宜減趙撫議乃寢
林太僕為給事中冊封楚藩王燕公偕人以吳蜀
爭荊州剃進公正色趣曰今天下王土神聖海內

宴燕大王祗服明德不宜根及戰爭事王喜
謝之
潘學憲蕭齋公允哲字伯明恭定公長子也爲人
滌塵疏穢甘自損約所至官著能聲居家雖羈
世資然不事家人產也麤衣菲食人有窮洛
聞者必嚴郤之至里有冤狀必峯之不令其人
知戊子歲大饑公至絕炊或言家有某暮頭錢
學公曰彼即盜耳我援可無故而攫之耶卒之
日邑人皆爲流涕丹挽所過父老爭持竹掛紙

錢其上自公會葬墓所凡七十餘里絡繹
潘蕭齋公之日兼爲輿出輿人偶[illegible]
逐與而鬭駡之祗舍不置也巳而[illegible]
而法汲關君學師聞之[illegible]
非發未會謝[illegible]
學師送之出故[illegible]
羞欲叔
世廟時吾松四忠諫馮侍御南江公恩包侍御紫
泉公節董宗伯紹海公傳徐楊公命事抑齋李公允

縄馮後末藏戊雷州包戊湟中卒董戊南中後
錄用獨楊公論斬西市漢人云祀上于主其罪
可赦乖忤權臣罪在不測信哉然至今吾松四
公與日月爭光也時又有龔侍御全山公愷亦
以論馬市事受廷杖幾死仍復職
馮御史恩當嘉靖中彗星見東井公疏劾張孚敬
汪鋐方獻夫爲根本腹心門庭三彗　上怒逮
下詔獄適汪鋐還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
校卒持公轉膝而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强項

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觀膝鐵口鐵膽鐵骨相
傳爲四鐵御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
得藏戍
馮南江論劾權貴罪叙其子勅齋年十四泪哭退
安街攀肖人與訴之方公遇勅齋亦攀輿泣訴
方公曰汝父今何在勅齋曰朝廷欲殺一諫臣
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爲南侍御巡視上江會　世廟遣内相設
醮齊雲巖南江亦往行香拜畢内相以長柄香

處付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
不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包蒙泉侍御字元達與弟孝並進士有名爲御史
風裁峻肅　獻陵中官廖彬侍寵而横莊户倚
勢爲民害公至部按其實置之法并疏劾之夏
爲中傷遂戍瘴中十三年而卒
蒙泉性至孝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
家人輒胡盧以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
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輒取火焚之曰幸

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楊給事名抑齋字翼少楊氏祖父皆剛直而疏公
節尤高張横厲慷慨方諒當倖寵逆南當事不
能勸吾而第歛賄媚上以進其責公上疏指斥
奄寺復及時宰遂切齒之會幽觀老賊齒恭
胡脅冒破之罪而脅誣以誘害遂下獄比干罵
父律時相甘心焉遂棄市刑時黑霧四塞也
楊翼少爲兵科給事中坐科視事徐相國弟問鄉
陟少與公習直入科中詬詈公叱曰若不聞祖

宗制無故至利者剕趾豈得以相公弟壞法遂
去即當參論相國親率往謝久之始解
翼少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模樸曰家有
怜奴請治之與民分痛入朝時郡佚方廉送別
言已素無宦情公曰佚蓋深於宦情者不然予
予干旌胡不趨高人韻士而趨姚醫生門耶姚
醫生徐司空婣家也方大愧公自言我目如駛
電能開不能閉口如決潟能吐不能含氣有餘
也夫寒暑雖正氣元則爲害矣竟以直言及禍

楊抑齋之安西市也以件時宰故不赦馮南江之
得緩死以建昌侯之獄歲不決因繫張永嘉實
營歛之馮蓋劾永嘉者也論者以四諫臣爲好
名夫好名者必竊取美名以圖富貴利達未有
捐棄性命以求名者此如武士血戰疆埸以身
殉難而反責其輕進寡謀者一類也
董宗伯幼海公傳第少負大志爲刑部主事與張
公翀吳公時來同上疏劾分宜奸狀　上怒下
詔獄問誰主使五毒備至歷指幾折幸不死戍

南寧時按廣者爲分宜私人公帶大帽戎服跪
長鋒跪於舟次呼曰軍人董某見按院趨迎之
義壁水
董侍郎爲人清介而待族人有恩嘗捐腴田三百
畝贍族每歲清明會族祭墓畢設宴會飲貴者
富者分胙賤者貧者分米又以餘米贍積種歲
時助貧者吉凶之事
朱太尊泰庵居官清正不肯趨炎時董幼海建言
謫戍家居公時加問候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

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太計幼海適起爲
考功王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
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
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即往矣遂謁文
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
曰無論其他即其加厚學生不畏老先生足知
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
幼海具復太宰朱遂留用
江陵執政遣使致書於董幼海要公亟出蓋名爲
黨用公實欲招公入黨也公呼使者至把面示
以病狀不報書而遣之以此竟與江陵忤
董少宗伯幼海爲人剛方峭直待家奴過峻有犯
必杖杖以百計多死者萬曆巳卯春董夢郡陞
以絹單其頭而惡之至五月初七日羣奴入其
室共戕之時討賊甚急徐文貞公語其兩弟曰
一脈彰則郵典不可得矣莫若隱其故求兩臺
疏請而以他事置諸奴於死直反掌耳兩弟不
能從遂使宗伯公直節不蒙祭葬豈不可惜

馮楊二公皆有孝子馮孝子上書請代父竟免父
於死而身亦得不死楊孝子不忍見父死先死
之而父亦不免焉二者未可以幸不幸論也嗟
乎臣死忠子死孝若兩家父子死洵無忝可
矣
馮孝子勑齋公名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
獄參問論殊死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
人至京太孺人擊登聞鼓願代兒上弗聽也孝
子刺臂血上書曰臣父應罪萬死念臣祖母吳

巳八十餘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惜
願陛下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
心臣死不傷陛下法　上手其奏歎嚴者三命
中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末減戍雷陽也
楊孝子名應祈父抑齋公以奸人誣奏下獄論死
迨冬矣孝子易衣楚楚號長安市幸貴人能援
手救若弗得也　世廟晚年喜長生凡獻瑞異
物則悅孝子乃走窮山絕崖中覓靈芝數本欲
獻上冀以緩父死亦弗果獻而竟以匍匐積困

七日不穀死長安舍抑齋公亦以是年九月戮
棄西市矣夫不願死於父死之後而先捐軀以
瞑其目者是孝子所爲獨伸志於九原也
兄弟之同胞舉進士有直節者曰楊氏包氏梁氏
楊憲副伯玉瑞爲工部郎抗貴璫張氏疏其撓
法擒治家奴數十人爲光祿丞裁損子鷲忤中
貴人罰跪午門挺挺奇男子也其仲弟瓘爲考
功郎有風裁季弟瑰舉鄉薦以道誼勝人稱爲
三王云蓋皆磊落終始無瑕疵矣

包蒙泉侍御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中貴
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徵爲南道御史有
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
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
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
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
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
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首
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

子語次予朝夕匍匐跽末頭其兄亦爲涕泣求
解必絕某甲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門賢母
宜乳兩名御史也
梁方川公情爲禮科給事中其弟全山公嶅爲御
史兩公並風裁峻絕也方川在禮垣値歲饑單
奧北胡南粤諸道赤白囊旁午又歲數失稔公
首疏餝邊防預備蓄儲南北額外之徵均兵餉
以蘇偏累役疏止詔取太倉銀兩省中推公敢
言後以劾伊府人不法事忤當路謫外全山論

咸寧侯仇鸞爲馬市首畧疏杖闕下得不死已按
粤西條爲肅清尋列靖江王不法狀疏並大征
粤冦爲當事者忌出參議山東兄弟雖俱不能
安於臺諫然其直聲相伯仲矣
吾松多讀書善譚論無如何孔目良俊其風流瀟
灑恬於仕進則有何禮部良傳爾先生伯仲也
孔目公字元朗號柘湖少嗜學極博而負才數
奇以貢謁選授南京翰林孔目尋乞歸益厭俗
治芳園精舍掃軌讀書傲然不屑一世士獨與

二三傳雅同志品騭千古其論著卓然至今人
謂習之有四友齋叢說何氏語林行於世四友
者維摩詰莊生白樂天與公爲四也
禮部公字叔皮號大壑嘉靖癸丑進士官南祠部
主事歷正郎乞歸兄弟聯床讎校古今歡然莫
逆也喜著述獨善病不能竟其志然多傳其夫
人宋代攻事當公一日沉疴若絶家人意公必
死夫人遂自縊於祠堂越宿而公蘇詑曰夫人
何在我夢夫人來代我我乃還耳今夫人何在

亟索之則在祠堂夾室公慟幾絶誓不更娶兄
勉齋一擧生一子奉宋夫人祀也
宋南野瑮爲御史時有風裁還家家有牛嘗踐柳
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君君勅家
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
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巳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
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賤之哉呼牧牛兒鞭之
數十俊人以肴與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
父老大慚

楊璘字伯玉工部奉使過里時喻時爲松江守張
筵款之喻雅有聲好賜優人一卮與共飲公厲
聲曰此豈侯度耶恐不可以示民喻失色
伯玉爲光祿寺丞　武宗好養畵眉鳥每日於寺
索子鵝腦作鳥食日用鵝數十頭公對中官言
今天下民窮財盡焉能很耤用物若此大如捐
哉　武宗怒遣使詰責公因服跽午門外固爭
劉瑾又使使詈公窮揩大何不知事機若此公
面斥之瑾甚怒　詔謫公陸州同知

顧光祿沂宇公名正心憫吾松役重往役者輒破
家歲出毋金四萬累十年得十萬買義田四萬
餘以贍役人至今人霑其惠也顧東江爲其父
座師曾孫貧甚不能守其居公乃捐二百五十
金買其旁仍令其曾孫居之後曾孫復賣他姓
公亦不問也

張王屋先生之象字元超博學善詞賦性恬澹而
溢於書家藏萬卷而衆無擔石然好覃思觀作
者之意所著述甚富也貌不勝衣而慷慨勁氣

獨立物表衆浙象幕賦庭鶴以見志有那堪覊
羽伺鷄羣之句當事者怒遂罷歸又憤時俗趨
炎熱乃反傅咸意著叩頭虫賦寫意云蓋先輩
博雅中持正拔俗者也其孫蘅顏亦清遠有時
名

徐長谷先生獻忠字伯臣學博才高日讀書盈寸
以鄉舉爲奉化令解綬歸流酣賦詩尤長於賦
如集中布賦一篇憫松人愁苦能令循吏讀之
酸鼻也又有重紫閣宜陽好學工古文詞丹鉛

校勘老而不倦尤尚行誼與弟旭友愛鄉人重
之數公皆一時才人聯社唱和每集會則竟日
品題金石揚搉古今按拍雅歌陶然觴咏至今
風物流韻想見當日鄴下名也

刑侍御子愿雅慕張王屋觀風入吳趣駕訪阿
導及門張方臥病家人亟辭公已直入揚前矣
藥盤茶鐺狼藉滿前問張所欲張曰老人無他
嗜惟嗜丘園因出所著責書買山詩相示云不
恨空囊貫索無尚餘書卷當青蚨余今自喜專

丘壑覺得天成一蓋閣杀稱歎撤邑令贈買山
錢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孟太
所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
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耶吾不忍見
汝夫婦生別也贈以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
氏而去

吳懷野先生爲府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闔
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旣進一步須不改舊時

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間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間公責善與公服喬俱有古人風

徐王事三善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抑且久服無點汚亦可占養

吾鄉近來縉紳多躋上壽陸文定公年九十有七茂以加矣蔡濱陽太守九十顧豫齋大參八十九王雷庵明府八十八潘恭定公吳貞石太守八十七徐文貞公馮南江廷尉沈鳳峯冏卿八十一馮勅齋京兆八十五董漸川廷評八十五袁太冲國相余伯受所憲使八十四若八十以內者不可枚舉閒歲星臨吳分想當如此

吾郡大僚得謚者十人王公鏊謚文恪錢公溥謚文通張公悅謚莊簡先大司馬鏊謚莊懿顧公清謚文僖陸公深謚文裕孫公承恩謚文簡徐公階謚文貞潘公恩謚恭定陸公樹聲謚文定萬曆丙午以宗廟堂議欲補謚吾松楊公允繩唐公文獻俱有謚尚俟吉也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僕嘗地自有衣食分務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何元朗云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諺獄之繁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麗雜山積波委日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

朝廷委任之重况華亭鄉官今已五倍於前矣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廢妨耶

吾郡日河在府治東南月河在府治西南風鶴日月河通出狀元前已驗之錢鶴灘公矣萬曆甲申有民來恩義建議重開丙戌唐老師抑所中狀元至庚子許太尊維齋公復濬城中支河辛丑張瀛海大魁天下

吾松任尚書首李公至則次錢公溥務南太宰進

階一品謚文通次張公鏊任太子少保南兵書
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懿次張公悅由南兵書加
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次張公鎣
由誥勅房加禮書致仕次朱公恩終南禮書次
顧公清終南禮書謚文僖次孫公承恩由禮書
學士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次張公電由誥
勅房贈工書次潘公恩由刑書改左都御史進
階一品謚恭定次陸公樹聲任禮書學士致仕
加太子少保謚文定又唐公珣任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與尚書同品秩又金公獻民任兵書致
仕居綿州張公文憲由詔勅房工書致仕居京
師閔公騏任南刑書致仕居任丘三公原籍皆
上海人凡十五人云

弘治間有汪西渠先生守九萬名一鶚高標清散
有晉人標格詩宗大曆字學趙文敏尤妙署書
繪山水寫竹天機警發氣韻生動以貢授秦府
學訓致仕歸卜居泖湖西龍高不近俗偶入城
泊舟瑁湖之濱索書畫者踵至舟幾不能容客

嘯傲八十餘卒時又有王鶴披先生員佐居華
亭之泖涇弘治舉於鄉與錢狀元並名呼為二
鶴長於七言近體壯浪弘麗七言古風則頓挫
激昂信筆可四五百言倡酬同里者有成龍淵
韶張一桂見孫文簡公合為三詩翁集於時有
顧味芩先生職弔衙雲山有野人月黑偷金盤
山鬼天寒泣夜雞之句數公皆以書為業以硯
為田安貧自得真出世之風流哉

近代有徐孟孫與偕范叔子濂皆超然高士也與

偕游國子有汪洋之致人呼為黃叔度後竟棄
儒不復出居家惟讀書養母而已范叔子性簡
亢而博學著空明子捷洱抄二書幾以賈禍當
路者嫉其刻然其書至今人猶能讀之也衙絃
並能詩有獨得之趣張子曰蟬抱樹而長鳴抑
揚幽咽中宮商之節致遼于枯而得之殊係其
翼爪脹其腹而張之使鳴其聲數然輒止不足
聽矣夫士處人帷幕門牆之下而作為聲歌以
應人之求亦係縣脹腹之音也吾觀西園先生

以下皆以能詩名彼曠曠然漠漠然寧求賞音
於人世哉夫人處仕宦其歌不艮吾松所以風
雅在山林也
吾松有兩孝廉余嘗傳之曰古之狷者寧可無生
不爲不屑孝背衆之所趣無自傷其所願故有
踽踽之疚而不悔者其二孝廉之謂也世俗不
成人之美則詆其僻於材庸知材之能誤人者
多矣夫材莫難於自御其情若此者其亦可謂
能御情者也既如鮑焦齊鍼者甘於自枯彼當

有見爾既能見必能甘何苦也且令後世猶知
有一介之義其於末流寧無補歟
楊孝廉有爲字後可儒雅喜詩酒而不善治生濱
泖而居不入城市手暮年所有衣服書籍盡鬻
以供朝夕終不能繼然杖頭偶錢數百錢則携
一壺一菜往坐菜花田中鶴啄竟日至明日屢
空不問也疾不能殮孝廉張齊顏爲文求賻於
薦紳而葬之其詞曰廉侔陳仲貧過原思生平
惟守一編家業空餘四壁足絶公署當道至不
識其姓名高[illegible]窮村女常莫得甚其顏色寧甘
凍餓特恥干求生之年常并日而餐歿之日至
棄棺而殮又況天乎不甲終絶伯道之孤室惟
未亡堪憐緊壽之義先我同類誰不拊情撫拊
厚賻之資以備薄葬之儀讀者哀之
郁孝廉伯純字毅臣陛平泉先生嘗器重之曰是
真孝廉也孝廉沒而採風者亦以是語表其廬
爲人端毅沉寂以古人自期性至孝好古而嗜
學嘗曰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藁而後真

焉工矣余嘗謂孝廉夜課行名猶以爲書生草
創時而竟弗及真可故也孝廉愛敬父母而事
外寡母如其父母孝廉妻已先歿十七年終身
不更娶坐一室危衣冠鑽書其中夜坐徹旦不
寢也與人交真懇而謹有禮顧喜獎後進然視
涸涸者去若浼焉鄉邑史庭戲嘗寄懷鬻生乎
不輕以一剌先人其嚴清獨行類天性矣時同
儕者諸其苦孝廉歎曰吾自甘之夫人生有父
子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

德義理以役性也而又未足於敵形蔽足於果
腹是人世之極樂而我生之所甘矣聞者愧而
服其言孝廉爽陸子泉先生年八十餘聞之婆
娑歎獻者竟日蓋傷後彥之陵夷也

統衣而黜也何如完而禍者與玉卮之漏也不如
陶尊之無缺士能不事王侯貧槁薄樂山林藏
布以沒其齒斯亦賢者之所尚已吾松逸民史
莫能傳也以近代所聞有兩布衣

張布衣昉字元易號友蓮力貧嗜學而不屈於勢

利董幼海宗伯慕其人嘗徵之竟不納耶時訪
問亦不報謁也居南郭之竹籬蓬戶數椽巢終日
焉友人延之酒亦時往惟見鼓步御避嘗扣扉
屐杖擔擲而可裁踐卿極不叢浴海鄉予長歌
能娶婦而其居隻焉婦亦雖其蕭然泊艱勸焉
因太困而傭力作日得粟直以供昉晨夕後傭
復疾昉足跛不良於行陳眉公假黃冠吳明谷
耳旁居之告之陸大行假歲致廩焉諸黃冠雅
重昉日致酒餚昉床上拱手謝云冥報以相期

昉善詩有題画一絶云挈罌坐釣秋江滿沽酒
容易得魚難世間好物不在大三尺鱸魚嘘上
竿昉沒黃冠手子貧不能葬陸大行經紀其喪
葬之祖墓

孫布衣得原字本卿號雁洲當是時雁洲居北俞
塘友蓮居城南濠相慕也名亦相絜而友蓮不
與雁洲見雁洲以書通輒稱曰神交先生然友
蓮詩學李杜雁洲詩學蘇黃常唱和不相瑕疵
雁洲游道廣時來長者車而友蓮閉戶不通賓

客雁洲病足不任行出乘一白騾帶少年戲呼
之曰騎木驢雁洲佯不聞也者已而呼不置雁
洲乃用徐子驢揖少年者再曰某自昔徒步以
足不任乘此君何嘗過之深敢請其罪少年羞
謝而去市中人以此稱雁洲長者雁洲性甚孝老
而嬰孺慕也工隸書灑灑有山水致家居一椽
隙地半畝皆種花紅英的的離落間題其居
曰衡門之下馮元敏先生稱昉為上隱得原為
中隱皆吾松真丘壑人所為計身後名者並疏

哉
古人傳獨行謂其孤絕行一意不與世俗共類仰
引繩蹈墨以扶助風俗然世人多笑而迂之夫
立身之難言也久矣寧方毋圓寧執毋通坊世
如坊潰堤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也吾記聞然明
德者二人曰謝祉師張博士

謝祉師名謨字一默里稱古執先生與南江公延
爲館師歲餽米三十斛白束修外卯絲一錢亦
固卻不受也晨而入館三商而歸五年如一日

危坐皐比上倦不欹側暑不裸袒弟子屢事之
若神嘗供具無過一簋一茗曰余以養廉且教
若子弟儉也素善飲酹及至館夜飲酒釀不飲
曰吾豈可以飲酒訓隱人過謹不飲聞且不近
賓客戲謔語客無敢涎及於館者[illegible][illegible]師
大節過人時督學與南江公淳有賓[illegible]入庠者
以五十金求先生道地謝曰主人幸以子師我
我可不教之道義而營此暮夜投耶故當時呼
爲謝古執先生也先生後有姚四山先生爲童
子師初到館見其家僮嚴毋大怒曰余寧餓死
豈可餬口於不孝之家亟告歸主人皆其僕請
罪始留

張博士思敬號龙伯以貢爲學博士生平有篤行
不妄受人一錢外家許析著公百金遺其女公
曰此許氏貲一世拮据不能享而吾無故安享
其百金耶立命妻還之季父給事公有門人來
典南試密緘一紙來呈給事子尚幼獨公
赴棘闈給事密以授公公曰古人一介不取况

科名不翅一介耶即倖而得之何以列縉紳謂
不受給事笑曰吾子真聖人耶故里中稱爲張
聖人也司教陽信署邑篆無染衣縕袍穿幾摩
射令紫長春重之爲製服一襲却不受改諭卽
皐戒諸生無得以修脯進日以道義訓督不倦
蓋叔世之胡安定也先生嘗語人曰財以非分
得則盜跖跖石也官以非道拜則優孟絳灌也
後郡縣舉鄉飲大賓堅謝不肯出乃核其事蓋
躬行君子矣

王將軍子奇金山衛押俱也事父母至孝母有疾
疾子奇吞其痰母即愈母卒三年苫塊冬忘裘
夏忘扇也忌日泣祭如初嘗總戎閩中所在兹
枝等物絶不嘗曰吾親所未食也嘗行海遇
大風嘆曰吾心無愧風波神明終不以風波戕我
若王將軍真介胄而魁然峙者耶
高處士承順途遇大風舟幾覆父攡父叩頭籲天
哀泣風忽定迨歸舍則烏夷亂海上公君郡外
倉皇奉父奔郡城倖遇冦露刃向父公以身攡

蔽叩頭流血請代冦亦義之曰爲孝子叩若歟
猶掠以前驅渡河水勢甚漲公極力背父幾不
能渡冦引手援之登岸遂釋以去
華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禱無效乃齋告
大士一日忽剖腹刳五六寸探肝寸許獻父父
起香爐叩頭入海不溺鬻氣延時謝還逝
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至再刲其先用母痛
乞藥大士得方脩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
考國初松有張榮一者母楊病劇榮一禱天刲
腹取肝以進母啖之即愈事聞詔旌其門繪像
城隍廟也
徐御醫樞在 宣宗朝被寵遇歷院使告歸展墓
上親賦詩送之子彪亦爲御醫一日 景皇帝
問藥性遲速彪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
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聞攝生曰須固元氣
所謂以醫諫者也
岐黄先輩推二人名家曰沈虛明王節之兩人並
擅絶技然相得甚驩也郡中有疑疾求虛明診

則必曰須王節之同治節之亦云須虛明到議
下藥相讓不專利也虛明謹厚不伐每至士大
家家人抱兒女出一一診畢人付之藥無倦容
貧家延之亦必往病既療不索謝十藥濟善治
痞虛明四拜稱師受其方後媢於治後其葬之
節之爲人亦類此柳河東傳宋清謂其賣藥不
近於市人若沈王兩君皆可傳也節之有子一
鳳一鵬皆爲名醫而一鵬號起雲以醫俠聞於
郡中

郡太守子病延沈處明視脉太守夫人諄諄告以
子病之由沈若不聞也守訝其不應沈對曰夫
人是對明府說醫生悉知矣可謂得體
王起雲醫術高輕財而任俠嘗言吾借豪富之重
酬濟貧窶之不給所施藥於不報者莫勝記也
孝廉楊同山止一子方歲週暑月旦暮啼不乳
亟召王視之王曰從我則生否則不可救也然
須以百金壽我楊謹奉教王乃於堂中畫石灰
一圈置兒其中屏去乳母兒初甚啼移時睡去

王索香薷飲俟其覺以藥一丸投之臆痊覺直
金而去或問曰子何術而神若是王曰乳母甚
肥天又著兒愈哭則乳母愈摟抱不忍釋守熱
太甚所以啼不乳我俾之哭散熱氣即愈矣石
灰畫圈酬後投劑不過假以索謝耳見新銘衡
也聞者鼓掌
沈處明幼科獨步一貴公生一子將之官沈送之
囑曰公子出痘切莫用藥上痘不必用藥下痘
用藥亦無功中痘須藥扶持然未必得人則不
如不藥之為愈也既而貴公之子出痘不藥竟
愈王起雲亦嘗語人曰稚子有恙勿輕服藥此
要訣也嗟乎善醫者不以人試藥善兵者不以
人試敵善治者不以人試官千古達見哉
近年吾松有二烈婦許三妻某氏僦居西湖庄三
無賴好飲博而家無升斗之儲與一博徒狎私
約以妻事之利其需朝夕也言之妻妻裝然變
色不從然三亦貧不能改行而博徒者多方誘
三求歡一日三與博徒擕雞酒至家令其妻供

具妻徐為之具已呼妻同酌妻卻不往已三與
博徒覡而相笑漸有逼妻意矣妻度無奈何引
刀自刺其心血射如注而死博徒與三皆正法
而氏祀於烈婦祠
陳氏庠生張士震繼室也歸張纔及年而夫沒翁
姑父母憐其年幼難守陳氏忿然而起朝夕憑
夫棺而號痛楚傲旁人號十數日竟不食而死
郡邑薦紳皆拜而弔之葬天馬山之西麓太守
張九德題其墓石曰女中夷齊又題其祠中日

女中張許並祠許氏祠

吾松貞節固多然無如我家旌表趙貞女趙女者莊懿公次子昱所聘也錦衣趙指揮女未婚而昱卒趙矢志守節莊懿以毋喪歸起爲刑部尚書感趙之能守遺衛夫人省之趙請於父母從姑歸依姑以居終身衣素不御色服其父母歸祖奩皆用白木年五十五郡守劉公奏旌其門禰曰趙女貞節以別於旣婚者顧文僖學士議稱婦則未成婦道稱女則旣遠於家以爲賢者

之過箋鶴灘修撰奮筆與辯凡數百言以宋太學生守節爲比作詩數首未終爲箋絕筆人皆是箋而謂顧立論之苛

沈清婦吳氏與陳媼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卽吾子弗閔也後何還去夫婦相繼歿久無音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橐金與之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去

陸潤玉之女名娟台少穎異授以書史輙記憶不忘長於詩有索其父送行詩者父不在爲代作云津亭楊柳碧毿毿人醉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責之自是吟咏絕不及門外事後歸馬龍始亡事舅孝舅歿托以二女乃置淨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旣嫁始復夫室無出爲夫買妾生一子將卒以所作稿悉焚之日非婦人事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倭變志
總敘
紀兵
紀捷
紀殲渠
紀周防
十德傳
十勳傳

十忠傳
十節傳
僧兵
狼兵
鹽丁
遣祀
三太學
四辨士
兩孝子
三乞兒
三腐儒
二忿訴
一酒徒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倭變志總敘

史氏曰松之難松之遺老能道之郡邑之故牒薦紳學士之論著見于他集可傳也故紀于松獨詳然按之籌海編及海防考諸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傳耶吾寧信其目擊者焉夫蘇浙隣也事相倚齒者存焉然畧矣嗟乎松烏知有兵閩爲盜藪浙鬪禍先彼夷輿

豪民市于內地而刼端不可制矣閩猗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刼之禍中于松白刄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乘守則無扞櫓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今海波無警垂六十年矣而東南人口不言兵其幸也耶次其月日而紀之以戒伏隍也

史氏曰松無兵烏能戰鄉民潰而奔賊鋒所被如芟麻焉客兵恇戰而不諳于形也故不能當賊譎然賊衆多脅從其真倭易盡爾捷于境內者吾得而述焉其以境外捷而能解松禍者亦書也敗而書以示御戎之無術云

史氏曰十德民所祝也坐籌宣力出自寬衣緩帶者難矣十勲疆場之勞臣也于城哉十忠捐軀而殉事者忠寃俠骨至今在九峯三泖間十節辱女子耳而著大節于流離奔竄中卽烈丈夫何加焉天地正氣不銷況久矣不得于鬚眉而得于笄褘傷哉辨人之能成事也覘而勇市而俠者之克有濟也鄉曲之奮發義勇也販豎之

依戰功而忘其身也孝子之篤于性而能感異類也皆可紀也且以微用人非一塗云嗟乎此一郡事也然而兵革成敗之故于古若斯矣迷往事儆將來斯亦作史者之指也

紀兵

倭訌于浙自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始而吾松之受兵劇于癸丑之三月先是王直烈港之敗大將俞大猷覆其巢賊餘黨流突蘇松掠嘉定之寶山而兵遂及于松當是時倭既不滿百而百戶

宗元爵馮舉率所部與賊遇殺一人賊奮鬪二百戶死之遂掠楊氏宅飽掠旬日去明年癸丑二月廿七日倭三十五人泊船五團殺金山衛百戶王忠遂沿海趨于杭三月初二日復有三十六倭于青村所焦墩登岸時承平久沿海民不習兵而越海孤寇鋒甚銳百戶王河藐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倉卒出禦戈未交百戶隊長受刃矣餘卽潰復死數人自後無敢言禦賊者而任其縱橫海上皆賊壘矣月餘後往金山衛

至乍浦遇浙兵擒戮之閏三月賊首蕭顯等由浙而至寶山登岸掠兵備吳公調發鎮江民兵二百及本縣快手三百餘委劉通判統領時兵皆烏合又江南人柔軟望風駭散四月戰于十九保連賓華橋大敗死傷甚衆統兵官沉于水際菰蘆中一晝夜僅免時上海未城知縣喻顯科遁走掠于市去而復來五月初七日賊兵與水兵相遇于高昌渡接戰浦中我兵亦不利未幾賊千餘從太平寺入市市民潰恣其掠取廬

上清舡俱焚焉十二日賊復約海戶周浦兩道共三百餘舸入寇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統兵巷戰俱陷賊伏民兵死者過半邑里爲墟二十七日賊復至督府遣鎮撫吳賢接戰于黃泥浜賢復陷自後浦東沿海二百里新舊倭絡繹無虛日矣六月二十七日倭二百餘駕三海船泊上海北官前黎指揮鵬舉胡鎮撫賢禦之鵬舉被劍賢死焉而賊遂焚縣治殺掠吏民甚慘洛劫周庄撥賜庄諸鎮當事者以上海無城難守

守遂伺賊間議版築數月而城完撫按專議海防道自此始而以六合知縣董邦政領之三十三年甲寅正月十八日賊首蕭顯駕七巨舟載衆二百餘突入吳淞夜泊宋家港時崇明兵船四十號泊東浦東岸平明戰于浦復大敗顯遂登岸過上海東門外穴民樓居而瞰城中董僉事嬰城固守以神鎗手備新城壩處賊嘗之輒斃二月六日賊解去董僉事巡捕丞劉東陽兵追之衆見賊卽潰東陽死之會兵飽僉事任環

統民兵三百傳兵八十來援賊船泊黃浦沿吳淞江南者相望環追襲之千五里橋賊敗南奔再追敗之于習家墳時顯據史家浜爲巢二月參將盧鏜率兵二千追擊焚其舟悉奪所掠輜重時賊首陳義以間入城期內應有徐道人者識而密啓擒之驗其左股有痣即戮之餘皆遁于浙三月中各路賊期于黃浦出海會大風雨船皆覆乃復登岸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未城結巢作久居計賊首陳東蕭顯徐海分據柘

林作犄角海濱無地非倭巢時南滙所城圮未葺賊擁衆攫之哨官李府挺身獨戰死焉守禦官徐學夔坐失援絕煙火者半月乃調把總婁宇收散亡募民壯時協守把總陳習諳鎗法選壯勇得三百人晝夜訓練瞰賊分道刼掠賊佯不能應接或三四十或五六十呼吸間勦殺之不損一兵賊以此畏婁宇兵不敢縱橫掠也三月二十七日有八漁舟揚帆追一倭船自滸關焚船直抵松南門倭止九十餘人燒新造大海

船十隻及南倉糧三厫大小民房四百餘家千戶童元戰死南倉場後群倭轉掠金陵慘戮無算而仍殲于蘇州木瀆者吾松土兵力也四月初五日倭五百人由上海陸道逼松東門掌教韓崇福射死二酋賊縱火城外三晝夜不絕城中大震時男婦擁東關城下以萬計守者閉勿納吳節推時來坐城門盡入之賊始至四月十一日倭八百人泊大船小横瀝分刼男婦奔溺死者六百餘人秀南橋至小倉橋廬舍焚殆

盡而遡東西各鎮慘不可勝五月初一日倭七百餘人從南門列隊抵西門長橋遣四酋逼城城上礮中其二酋死又土兵斃一酋倭退入白龍潭寺殺數百人而分兵流刼久札上横瀝馮中舍家當倭焚刼西門時任兵憲統民兵出戰從辰至午無轉戰地連發矢賊應弦死者數人賊雖無退勢然漸解去公回顧從者纔數戰計城門開賊且掩其後乃持戈躍馬衝之賊披靡不敢追城上觀者壯而危之已至莫家衕入

由白龍潭北門進也是時城中民大疫而賊等
盤據柘林爲巢窟連結二百里如老鸛嘴七八
團之間皆其部落屯聚地閒分一支自青浦白
鶴港而北出太倉閒分一支自劉家河入趨崑
山而奸民復投爲嚮導分刼沿塘民殆盡至七
月初調河朔兵至而盧鏜等與賊戰川沙中賊
伏敗方士丁千斤馬八百死馬八月初八日少
林僧兵應募至操鐵棍擊賊賊立仆而一賊佯
死反刅刅之遂潰九月十七日柘林賊攻青村

所城牽所虜鄉民臨濠呼呼立斬以懼城中城
中人股栗而一壯士被獲將受刅跳而踰濠須
臾度城堞問其何以入于堞曰吾目不見有城
也賊作梯級以門爲楯將內薄登城意在東南
角入又遣一鄉人書來索布帛千疋金銀千兩
爲購衆置不荅賊大呼城下索回書城上矢石
交下而去相持至十月晨兀賊驅鄉民舁雲梯
雜包擔遮邏護塘開來者約二千餘人揭幌爲
旗隊而進至城西南隅分布四門爲游兵二隊

徃復城下于東南角吹海螺則四邊齊進督鄉
民豎雲梯三乘高出雉堞五六尺軍士以胡叉
迎之俟其登梯推之賊手左挽脾右舞刀躡梯
不給城上矢石雨下傷者半千戶陳元恩一矢
中賊喉遂斃乃退去軍有裸坐堞頭發砲石者
一名康四一名戴桃皆傷于賊矢㬥閒一賊衣
紅乘驢猶護塘而行千戶陳元恩弟陳元恩以
鉛銃置堞間熟視之舉火卽仆群賊乃刲其首
瘞埋土中我兵取以號令其大如斗是日賊仍

復分川沙柘林去時城中火藥俱盡日五請救
不至賴軍士死守城得以全至十月初八賊憤
城不下且多傷有二十四賊詐從西南來作衰
殘狀守禦指揮徐承宗千戶葉緒倉卒出兵應
之賊見卽佯走兵追之賊設兩伏一從夏倉廟
一從民家竹林中突出截殺綜兵官遮退入城
而官兵二百殺溺幾盡十二月初五雪竟晝夜
賊潛至以絮蒙首涉濠復置衣矛端加冠其上
作人狀運堞際試無覺者遂舁梯倚城而上攻

螺縱火鼓譟砍南門入居民爭蹦北門出賊揮
刄若刈菅積骸成丘縱火徹曉擄金帛子女去
三日後民稍集號泣拾煨燼賊突從南門至寘
者死北門如前城月餘無人烟後調兵復守禦
然空城賊弗顧矣或曰是夜賊停門者伯而令
呼城下門者挽之上則賊也遂陷是年十一月
總兵湯克寬與賊戰洙涇敗績時兵始交衆箱
栗相持自卯至酉克寬以謁直指離所部遂大
潰乙卯二月初六日郡城訛言倭至男婦蟻奔

翼日乃定而是時知府方公廉募沿海有力富
豪召募民壯扼賊蹤各自衛有功者以賞格上
請時有上舍喬鏜等募鄉兵禦賊屢有斬獲功
二月十八賊百餘人自桐鄉刼回經青村所僞
作攻城勢把總金濮千戶陳元恩上舍盛際時
統兵出賊見兵氣銳即遁追之斬首四十餘顆
餘望東北去明日由南滙所而北叅將婁宇督
兵呼吸擒勦不逸一賊海上兵聲大振矣三月
初七倭賊三四千自海邉來圍上海縣董僉事

發兵迎之戰于蒲東陸氏園我兵奔北至蒲濱
多溺死賊有衣紅乘白馬舞刀衝擊氣甚銳海
防兵陳瑞挺戈獨鬪竟斬之賊懼而退瑞戶衙
賊首截蒲而溺城上觀者皆壯之僉事立署爲
千長三十四年四月柘林新至賊攻金山衛守
者發矢石禦之解去旣再至犬獻敗之俘斬二
百五月廿八倭奴六百人于南滙刼擄至王江
涇總兵俞大猷叅將宗禮統官兵狼兵分兩翼
夾擊之賊遁斬二百五級是月倭八百餘人從

松往蘇叅將周藩把總婁宇追至唐行倭伏民
舍突出襲擊藩赴水死兵民死者千人一鎮若
沸五月二十八日倭寇三百餘自南滙突至葉
謝總兵湯克寬與都同知文奎解守備朙道迎
戰蒲中賊死三十餘人東岸倭渡水來戰俱溺
于浦遂大勝改名其地爲得勝港時 上見倭
乆未平遣侍郎趙文華視師兼祀海寇壘環海
濆不可祀築壇祀于得勝港大會官兵旣文華
與總督尚書議出兵不合劾之 上怒逮總督

論死七月以侍郎楊宜代總督僉都御史曹邦
輔專督軍情與賊遇于上海東瀟大捷日暮收
兵賊遁周浦巢去七月大守方廉使諜投毒賊
巢井中賊死者千人八月賊五十四人川沙登
岸由吳門直逼留都城下二把總統所部兵出
戰不利死之賊復徃歙州還至東垻由栗水面
東擒一老人鄉導引至太湖之木瀆鎮時南滙
所選鋒精健都御史曹公調至二百名出遇賊
併力勦殺之領厚賞歸七月柘林賊出洋叅將

盧鏜備倭王沛武生朱先追擊賊于柘林海塘
擒殺六十八人時賊病疫死傷過半總督楊宜
浙江提督御史胡宗憲調發水陸官兵分布設
伏賊窮促作遁計出洋遭颶風溺官兵追之復
回柘林尚存九十八艘登陸走者欲往川沙爲
嘉定縣丞張潮及上海兵會勦滅之所存柘林
賊焚舟示無去意僅存十二艘于沙外胡公料
其必走遣備倭王沛等設伏伺之賊果乘潮遁
追及金山海洋盡犁其舟脫者定海兵遏之八

月十七八圍賊首徐海復由柘林移據陶宅四
散掠官兵未敢勦至十月趙文華會浙直軍門
合勦陶宅寇總兵俞大猷劉顯僉事董邦正陣
于東總兵盧鏜統浙兵僧兵陣于南同備五色
號服左右有天兵二字期十三日卯時炮發並
進兩總兵藐賊不滿千計易與乃先十二日進
兵曹周二公留青村所會大猷劉顯率千戶陳
元恩等爲前鋒時天細雨前兵將至賊巢後兵
猶隔運鹽河未渡董僉事怒其後方令截千長

劉艮等耳俄頃兵潰倒戈聲震若傾萬屋僉事
隔河亦遁俞大猷驅兵與賊對壘賊止數人迎
敵我兵追之佯走遇一小橋止可容單騎我兵
越橋而追賊黨蘆葦中突起中截之後兵即奔
賊掩殺以千計總兵官僅身免至晚賊擄敗兵
號服兵器旗馬明日浙兵僧兵自南下不知先
期已敗賊作我兵裝收所委銃箭隱巢中僧兵
前隊直至巢門賊銃炮俱發僧兵甚銳輪棍前
進賊遇即仆須臾斃數賊賊衣我兵服色髼賊

繞出兵後鼓噪洶殺僧兵猶呼後兵進而賊乃
巳及遂死將遣劄先期乃投計于賊悲夫時總
劄被劾去浙軍門兼而代之十月總督遣游擊
將軍曹克新副使任環揭川沙賊巢擊敗之餘
黨走清水窪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搗
周浦賊巢大敗之先是總督潸令武生胡亘朱
光等設伏賊巢約縱火爲號希程與克新雪夜
襲之亘等縱火焚寺賊驚亂伏起斬首一百三
十有奇而賊巢燬焉周浦賊遁出吳淞江副使

王崇古總兵俞大猷追擊大敗之俘斬一百七
十三十五年丙辰二月賊首徐海復巢柘林陳
東自新塲來與之合三月賊據蔡廟堡叅政任
環叅將喬基等四面擊大破之時新至賊一支
自南滙登犯叅政任環敗之叅將婁宇又敗之
俘斬甚衆總督胡宗憲會浙直兵進搗陶宅寇
大敗之賊多巢死遁出漴缺外洋婁宇與把總
王應麟復敗之于九團洋俘斬踰百新至賊自
青村焚舟登陸把總王應麟敗之賊匿民房舍

兵大攻之賊突走不得去遂悉斬之董邦正追
擊新賊于沈莊賊百餘皆就僇賊入吳淞江總
兵俞大猷與把總楊尚英劉堂等設伏海口賊
至伏發沉其舟十三斬首二百五十五月初一
日倭船五十餘艘自吳淞入上海通判劉本學
署縣邑縉紳及諸生詣劉貸帑銀二千兩爲賞
費募敢死士分守賊進攻積十七日內外援絶
賊佯退至十八午夜窺西南隅地曠捞而登守
城夫楊鈿覺之大呼餘衆驚起賊刺鈿墮城下

衆亦并堞推墮磚石雨下賊受傷退去曉見濠
中有衣浮起捞得死倭六十七人以涉濠遇潮
故溺十九日五更乘潮南下直抵閔行守浦兵
皆逃散二十日㞽倭船由斜塘往蘇爲吳江水
兵衝殺乃轉掠郡城西關煙火七晝夜不絶視
癸丑四月尤慘至二十七日解去六月初七圍
桐鄉倭窩千墩東下由朱涇泊呂巷四出如張
涇松隱等鎮大劫一空六月新安衛百戶帥印
與賊戰于青村港勝溺死之時海上土兵頗精

倭來者頻失利去者又爲海中飛艦所擊無生
還者董僉事獲生擒倭四十二人梟屍右文街
至三十八年已未賊據崇明三沙爲官兵所截
七月逝往揚州而松之倭始絕

紀捷

史爲口松無捷其戰于松者皆小捷而大衂陶宅
之捐衂而周浦捷洙涇之戰衂而葉謝捷馬家
浜之戰衂而白沙灣捷陶宅以趙文華喜功敗
以諸將遺節制誤師期敗而周浦以曹督撫能

用謀入賊中勝以曹克新雪夜直搗勝朱涇之
敗以湯克寬臨陣棄師而葉謝之勝亦以湯克
寬奮勇力鬪馬家浜僧兵以官兵不接應而敗
而白沙灣以僧兵銜鋒勝然亦以喜進失備傷
四僧故號令嚴人心一設奇用伏勝道也知進
而不知退則中于伏左犄而右不角則債于孤
將不稟成命而進止無定畫則首尾不相應而
敵得乘其所不備此敗道也嗟乎勝負之故即
吾松戰事可致鑒焉今其勝境內者別見不重

載載其捷境外而或解松難或借松力其利害
本末與松相繫者曰張尚書經王江涇之捷曰
任僉憲環陸涇壩之捷曰曹督撫邦輔橫涇之
捷而金塘山之捷擒辛五郎則皆巢柘林爲害
于松者也

嘉靖甲寅五月庚午總督尚書張經破賊兵于王
江涇先是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
諸處夏四月剿賊徐海麻葉等偵知嘉杭兵調
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枝

軍民洶洶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見師分遣
參將盧鏜等水陸擊之鏜統保靖兵鄒繼芳統
東蘭等州兵前後王江涇爲中哨俞文猷統永
順兵從泖湖間道至平望爲邀截湯克寬統水
兵伏鶯脰河爲枝翼保靖宣慰彭藎臣與賊遇
于石塘灣初戰不利再戰賊之賊是走平望大
猷以永順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
擊其後賊大潰共擒斬首功一千八百有奇由
是數百餘賊奔歸柘林東南用兵此爲第一功

也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寇千餘人流突李塔
滙張莊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藎臣
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
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
級婁永爲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歸柘林是
捷也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
東達于陸涇壩我衆達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
父對敵所不揣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

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進奮勇
夾擊遂收全功云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
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備禦
及卒數百人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　孝
陵既而賊走無錫而南追及于蘇州之滸墅賊
氣益驕曹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
林懋舉知縣[illegible]世耀把總婁宇策之曰賊師深
入地形兵力爲彼所窺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謀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錫也歸且合柘林之
黨引而來金陵亦海上之危邑矣柰何其可縱
哉乃分授信地以崇古邦正宇幸指揮張大綱
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登爲正兵懋舉世
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護郡城南陁賊衝爲
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爲奇兵
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
十往來探哨爲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
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

毋拾道士皆股慄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
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進至靈巖奪民船欲走
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
橋匿一民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道伏田
禾中不能得車梁網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
露未動乃令衆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
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手殺數人力盡死之
始賊欲自無錫尋徑常熟往合柘林巢劫二人
前導常熟在無錫北二人紿而南且道群行人

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巳陷絕地速來可盡擒也
賊比敗假二人嚮而割之借二人之姓字不傳
倭巢松地最久其掠子女玉帛率飽載而出洋而
浙兵伏飛艦海上大抵犂其舟不得渡遂還巢
示久居無去意而松禍益慘夫令窮寇歸既不
得往又不安譬閉虎室中咥人必甚然寇飽往
往無生還者海上邀擊力也宿寇辛五郎者徐
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輩同巢柘林
爲難于乍浦桐鄉間勢甚猛矣胡少保欲臧之

既徐海受命擒其所忌陳東麻葉輩而遣其所
懽以歸倭島五郎與馬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
分布海洋要衝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受檄時
方對客食忽命治船之金塘客莫測其意鏜自
乘福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
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潛泊
少選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慈鏜知其爲五
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
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

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
一董者一家之義乃倭語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吳總督
爺招安放回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
衆賊至舟傍慰藉之謂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
還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
同舟餘孤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
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
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儀而
哨船蝟集鏜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

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
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不見五郎欲赴水
死左右不許曰臥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
浩歎就臥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
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後獻俘告　廟
紀殲渠
自爾倭使爭坐相攻殺而市舶罷奸商得主番貨
而負其責又投貴官家抗番人番人盤踞不去
間爲盜乃貴官家又令官兵逐之番人怨而並

海不逞之徒如王直徐海者得借横海上矣王
直歙人任俠多畧常出禁物市西洋諸國夷人
信之直既習于海以其徽人姓王人稱徽王因
部署其黨據薩摩州之松浦津而爲閩浙逋逃
藪是時徐海者少爲杭州虎跑寺僧代領其叔
徐碧溪之衆雄海上潛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而
其黨陳東輔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引
之入雙嶼港吞食濱海村聚矣當是時直不欲
負叛逆名願託言夷寇偷而陰主其事閩浙延

撫朱公紈督兵勦雙嶼據險築寨而還而直收
餘燼巢烈港并殺海賊陳思盻勢益大而海上
寇悉受直節制且獻殺思盻功求市官弗許而
盜海邉益甚紈竟督兵出大洋勦之幾擒直而
閩地豪右與賊比蜚書謗紈擅殺紈遂仰藥死
而官司畏船主豪右莫禁矣至嘉靖癸丑而俞
大猷搗烈港直大敗以火箭矣圍去而餘黨徐
海陳東遂各擁部下萬人破乍浦據爲穴又結
巢于柘之柘林當是時白不横道填墩憑陵屋
廬燒蕩平田桑廢民不堪命者五六年而殺河
朔將宗禮崔貫逞于皂林圍浙撫阮公鶚于桐
鄉督撫胡少保莫能救也會有詔諭日本王督
府知盡横在直與海而直與海皆可以賂遂設
利餌因使使潛諷直與海直遣養子毛海峯款
定海關謝罪督府厚待茵許以事成爲海上市
船主而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諜者故縱茵瞰之
茵怖且感海亦遣使至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
以報明日復來言海願爲幕府死而督府待如

初凡數往復而海遂受命矣是時東爲擅竿百
計攻桐鄉城而海罷圍道崇德而西而阮公圍
解督府又道入說海擊吳淞江賊以自劾而海
麾下數沮海以督府帑重而言其弗可聽督府
患之乃又遣入說海誘縛葉麻獻幕府而部曲
遂離心于海又以簪珥遺海兩侍女綠珠翠翹
兩侍女日夜勸海縛陳東而督府又出葉麻囚
中令詐爲書于東約圖海書故陰洩于海而海
遂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縛以獻自葉麻

陳東縛而海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
罪持兩端而督府又遣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
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入謁而先期
帥其黨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時少保與督視
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
海欲直次少保而未之識諜目示之則又面少
保稽首呼死罪少保下堂摩海頂慰諭之而出
然回公惡其猝不除恐爲後日患海亦知耳目
非是陰收陳東餘黨而少保又遣使往解之遂

求舍便地乃聽其自擇以西沈莊居陳黨而居
海東沈莊則又出東四中令詐爲書遺其黨謂
海且約官兵來勦若輩東黨疑而夜伏卒偵之
海果竊兩侍女走幕府自託而陳黨遂篡兩侍
女過海所罵等死耳若何陷我爲預而鬬海中
預大亂明日官兵四面薄之少保環甲直入會
風烈縱火焚之而海沉于河死官兵俘兩侍女
前而問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也初王直坐遣
諸島寇而東南未嘗開直來胡少保先間使檄

州收其母妻及子而至是出之獄中厚養之以
爲餌復以諭日本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行而寄
授計于兩人令誘之出此兩人至五島遇王激
道以移諭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
者令渠傳諭足矣明日直出見洲等擁詈左右
旌旗服色擬王者坐論鄉曲瀕食方洽爲道總
督胡公意直自謂爲國驅盜非爲盜也兩人曰
足下糾島夷剽中土而坐分鹵獲何異昏夜攫
噐以臨人池而曰我爲君護魚者哉直語塞而

人則又道中國兵力强盛艨艟戈矛雲屯雨注
非一島可能抗頡行而總督推心置人腹能殺
足下壽母妻兒甚厚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直
黙然而竊喜母妻無恙乃畱蔣洲在島以宣諭
別國爲名而令其親信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
陳可願回但云成功之後惟願進貢開市而已
少保姑從其請疏上許之少保又遣葉宗滿錢
勦舟山零寇有功受犒賞而王激笑曰吾父至
當厭黃金印如斗大而此何足賞哉時徐海寇

東而甚急少保又謀之王激等以覼其意而激
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遂與葉宗滿開
洋去是年徐海亦就擒而少保秘其事委遇葉
宗滿兄弟及王汝賢倍優厚時對將吏曰直非
反計集聊耳一見我便得釋而直闕之遂決策
渡海少保以俞大猷先抵直于烈港乃移之金
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先與王激從事舟山
同飲食素厚直遂不疑惟日聚群倭礪兵亦伐
竹木爲關市計且索毋妻子弟求官封也 上

下詔曰王直旣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
詞胡宗憲可相機擒勦不許蹤虞致墮賊計公
奉 詔秘不宣而先馳至寧波調將設伏又以
夏正爲死間諭其往見軍門而身與王激葉宗
滿同臥帳中而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
激等竊視驚怖少保爲可夢語含糊云我欲活
汝汝不奉休怨我激滿之于直少保使其子制
血寓直書又從其請遣王激犒其軍直遂詣軍
門而執赴獄讞爰書法當棄市遂得 旨斬直
寧波市而王汝賢葉宗滿俱遁遠充軍時三十
六年十一月也

紀周防

東南瀕海而郡西襟湖泖井枕大江者吾松境也
當承平時墟里滿雞犬耕鑿盡桑麻耳安知兵
革險要哉倭變起而鰓鰓講海防矣說者謂防
于海安防于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毋使
入港是爲禦海洋沿塘駐守毋使登陸是謂固
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漸逼矣微人不戒而令賊

蹈瑕以登障于原勢且壓于城謀而守何瑕猶
而角山我擬其藩故坐自困也夫瀕海之信地
重矣而吳淞實總水陸而扼蘇松之喉吳淞而
南爲川沙又南爲南滙自南滙而西爲青村又
西爲柘林又西爲金山相去各六十里耳聲援
通而首尾應而金山聯乍浦通于浙何大壑先
生有言曰今日之海防但能復 祖宗之舊制
即一言而功過半矣竊怪 高皇帝時未嘗倭
夷犯界也而何其備周且密若是豈非 聖人

至誠前知百世無弊者耶即以松江一郡沿海計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戶所界東北抵蘇州吳淞千戶所界中間二百五十里而遙耳由乍浦而東五十里爲金山衛内有四所而設總督揚州等處備倭都指揮沿其中自衛迄東百餘里有守禦南滙嘴千戶所又迄東七十里而爲吳淞千戶所其二所之中相去遠者如金山起至青松中間又有胡家港堡有蔡廟港堡每堡額設官軍六十員名而又每歲于腹裏衛所調

撥官軍三百員名二月來九月去謂之貼守每衛所各有戰船教習水戰沿海每六里築一墩撥一軍朝夕瞭望每見外洋船隻往來即舉火相屬互相傳報如果係倭夷犯界即整軍駕艫出與迎敵一倭登岸即以失機治罪紀律既明官軍莫不用命雖無事之時每歲將領率兵于近岸各山島閒巡邏一二番謂之搜山亡命者不得以爲巢穴是以百八十年來島夷絕覬覦之念各沙無嘯聚之徒東南晏然得盡力于耕

織以供國家太平之賦者皆　祖宗精神命脉之所貫通也後有淺識者見海上無事而官軍日惟坐食以爲此備皆虛設而此等皆冗食也冗兵也冗費也繇是各衛所之船皆賣而買馬矣沿海衛分之軍撥今運糧矣各堡貼守之軍徹去不用矣各衛所官軍倉糧任從糧長侵欺而軍士有一二年無糧者矣士氣既消武備盡弛雖存衛所之空名糊紙爲盔削木爲刀近同兒戲數十年來猶幸島夷未知此中之虛實厝

火積薪向以爲安邇年匠夫無賴嘯聚海島斜引倭夷以爲先聲潜圖叛亂初犯浙江至嘉靖三十一年偶一船止四十餘人隨風飄至上海縣寶山地方登岸土人不知猶以爲漁船也竟欲逐其人而取其貨賊即手刃百戶一人土民數十人燒切近船民居數十家徜徉而去不見有禦之者去年既犯上海嘉定然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受禍即已慘矣今年浙中之備漸修而賊知此間虛甚遂大舉入寇衆不下萬人三吳

之地盡遺荼毒屠戮之慘淤污之厚田不得耕
而國稅將奚奸宄乘機竊發嚮應其憂有不可
言者愚以爲今日之事宜莫先于咨訪 祖宗
備倭之制盡復其舊而平各衛所慎選將領調
補精兵于要害處添置把總各堡復貼守之卒
沿海練水戰之船墩臺嚴烽燧之警如瞭望外
洋有船將至某處則某處官軍出與迎戰某處
策應諸將領官各有分地必不使賊人得以登
岸如賊從某處逸入者所在官軍即以軍法從

事如此則衛所墩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血
脈聯絡我軍之氣百倍而賊無所容其足矣按
此紀國初制也後嘉靖中置鎮守江南副總兵
于吳淞節制將領置蘇松參將于金山團練諸
軍而劉河吳淞川沙柘林有四把總據要害之
地增兵扎守馬官備而政弛兵設而餉絀東南
邊事大畧可知矣修明 高皇之制庶有瘳乎

十德傳

常承平而黃金横帶專城郭稱尊重者可勝數哉
陽九之會蠻夷之疽食浸淫邊壘之羽書日闕
哲者馳騖懦者袖手斯亦官師得失之林也夫
彊場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
軍書隨其後其幸而功成則忌者之口益鴟張
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古人所以歎立功難也
然要非性忠義設籌戮力危一身以貽百萬人
之安其疇能圖之克有濟焉故自蔡公而下蓋
吾松士有保障之德者皆可紀也凡十人餘附
見之

蔡可泉公克廉操江都御史也癸丑倭奴突至太
倉州城下而城無備時公駐蘇州星馳入州城
躬乘堞冒矢石督將士固守飛礮擊殺賊三十
餘人賊乃去又聞上海周浦倭猖獗亟調兵趨
之當是時海氓備蓄掠盡老幼尸枕于原村原
百里絕烟火幸公慷慨趨難調度有方徵集鄉
人詠逐僅相半也或曰公嘗用鄞人陳可願爲
幕客計欲行間離賊黨而不果後胡總督用其
謀以成功若公者可謂臨事當人先居功在人

後者矣
張督府半洲公經閩人南京兵部尚書也先是督
兵廣南有威惠朝議調廣南𤞑土兵勦倭遂特
命爲大帥節制宿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松
江而經故臨事躊躇如承平且稍自貴重會趙
文華來督視恚其不受頤指又與論出兵不合
乃頤經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
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　上怒逮下獄
而是時經已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

涇大捷文華匿其捷書不上竟論死科臣爭救
不能得遂棄西市然經之辭文華曰賊衆且梟
今徵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
潰一挫何可支也須待其畢集而圖之後狼兵
先出果敗于塘棲張子日敗老傳張尚書督兵
海上不肯出一兵擊賊時方太守擬米糕分給
官兵呈稟督府文武官列帳下尚書剔糕指縫
第云好糕好糕而已此其文致太過余考福州
志載少司空新城方公嘗言吾守松江張總制
所不禮也然其用兵御將帥備要害實所長云
王江涇之捷或以爲胡少保宗憲公然星馳入
蘇州分遣諸將卒用所調永保諸狼土兵犄角
而麾之斬首幾及二千伊誰力也果若趙文華
徼倖一擣巢以新集之兵嘗試東南事堪再悞
哉文華貪黷固不足論或云胡少保時爲御史
附文華而傾李天寵蹊田奪牛即他日殲徐海
擒汪直功固不可湮滅而竟以糜軍興金錢論
死詔獄夫報復各有數也

曹東村公邦輔督撫都御史也治兵夜宿城上與
士卒同臥起東溝之戰公親率將士銜鋍而進
士殊死鬬殺賊幾盡會日暮收兵賊宵遁去乙
卯秋倭五十三人自浙流劫南都尋還奔滸墅
關歷八郡轉戰三千餘里無機師能一當者面
勢且遲趨海上與陶宅倭合公督各部兵四面
壓之橫涇一戰斬首十九級再戰盡殲焉當時
論東南討賊功爲第一捷書奏不及總督楊宜
而趙文華又恚已不與遂嫉宜論公并及婁秦

將董僉事廷議弗是也後以夾勦陶宅兵潰刼
丞不協力明年竟誣奏逮戍一時嗟嘆所謂功
罪倒置憂寧獨在倭哉徐文貞公言于朝日曹
督撫撤兵滅賊紓　主上之憂雪南都之耻去
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士大夫皆詫爲奇功而
今反功爲罪以媚督察楊公譽望之損不亦宜
乎

胡總督梅林公宗憲徽人浙江廵撫兼理直隷軍
務浙直中倭六七年更總督數人費金錢動鉅

萬迄無成功公奉　命授計遣將或勦之內地
或邀之海外倭生還者少矣其擒徐海誘王直
功尤奇論者謂其誘賊用辯反間用諜厚賊妻
子而招其來餌賊女色而蠱其聽散賊爪牙以
孤其勢至賊黨內亂而從中滅之縱橫顛倒妙
算出奇東南數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
公可謂社稷臣矣而以横賞賜竟受乾沒名下
獄仰藥死悲夫張子曰兵死地間奇術也非捐
數十萬金亦安能令人走死地而設奇術必中
哉且功不成而爲財漏卮何如成功而享太平
貫朽寧可勝校耶豪傑舉事固未可爲尋常文
墨道也

御史周靚所公如斗餘姚人也壬子按蘇松臨敵
有膽畧治民多惠政倭亂與曹軍門親薄賊巢
督戰賊退後民苦兵火不聊生公持疏全蠲一
歲田租民籲天祝之矣其每事調停督撫軍民
甚多後以提學陞廵撫士民至思爲之祠也

御史尚公維持汶寧人丁巳來按部時倭寇初遁

去梟洶洶虞其復至公乘单車行海上選三千
人分布要害飭諸將領無忘備乃復蒯賊所巢
窟曰柘林其窪而積水深爲賊舟易泊者曰川
沙典版築城之城工設處便宜有法不以累民
間選兵儲粟招集流移爲屹然海壖兩巨鎮也
自倭亂後野無完土國賦告愬公奏留漕米萬
石賑之而民不苦飢其惠政與周公並不朽矣

任兵憲環滁安人也先任蘇州府同知癸丑倭寇
東南公練民兵躬介冑策馬與力戰嘗徧身書

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聞者壯
而悲之公治兵日夜綦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
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常與賊戰敗
追養及公中之創庖者徐珮手搏賊以免公珮
竟死既守太倉勞于兵發疽聞賊至暴瘡出海
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已又敗之陰
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旗輒駭曰瘦
官來矣咸遁去擢山東僉事備兵蘇松甲寅賊
犯蘇民爭走保城門鑰不得入公亟命啓門納

之活數十萬人明日以討敗賊于葑門乙卯復
大敗賊斬首六十餘級進副使賜金綺予世廕
時丁毋趙孺人憂以兵事起復公公晝出治戎
夜歸則衰絰終夜孺慕泣明年倭平乞終制報
可仍陞參政未幾竟以哀毀雞骨支床卒詔贈
光祿卿張子曰公職則死勇喪則死哀蓋忠孝
其天性哉乃知大節大功能垂宇宙者不斲其
性也夫溫嶠趙苞之不堪爲忠臣也從古恨之
矣、

僉事邦政陽信人初以貲任大令知縣以廉勇
聞倭入寇撫按奏陞海防僉事駐上海甲寅正
月賊首蕭顯駕七巨艦率衆夜泊上海瞰城中
公用神鎗手應賊賊不敢近乙卯正月統兵搗
川沙窪敗之賊死者五百餘丙辰三月同任公
環擊新倭于界嘴大戰一日新賊十之七明日
復戰殲焉賊自金山登陸流至西菴公進戰賊
敗走匿法昌寺公用火攻盡平之又追擊新庄
敗于洸庄賊百餘人皆就戮公于東南戰功爲

多而先是曹軍門横涇之捷公與裏參將宇有
功督撫楊宜憤已不與并劾公遣節制時徐文
貞公在朝言曰今多事之日未聞推轂一敢戰
者而先論去一二立功之人如國事何兵部擬
提問公而竟賴以全徐公力也後以清水窪之
捷　詔送部擬陞四品秩擢用焉
知府方公廉新城人長材廣度弘濟時艱辛亥來
守松郡繕城增埤浚濠隍不久倭至募兵調餉
應之整暇城賴以安一日坐堂方視事忽訛傳

倭入城肆胥皆駭走公徐出府門呼與迎之至
西門乃定還責詆者神色不動也上海先無城
頻受倭掠公伺賊間城之不數月工成又募鄉
民結團練統之里中豪富者使人自爲戰設計
行毒賊中賊死毒者千人故老追道遺事猶曰
微公幾半無郡也士民思建祠與按院周公並
祀後遷都御史巡撫江南
吳悟齋公時來仙居人郡節推也甲寅下車倭犯
郡城公奉臺檄監軍與方公躬乘城死守城賴

以安公治兵多沉計而號令嚴肅狠土兵過吳
門稿不時大譟及至松督撫屬公徐備公就滸
上寺開曠地立營堡先令土官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入而次第犒焉一軍無譁也客兵故獷而
剽即不異寇公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狥于郊
弗戢者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擾人一芥
督府張尚書家丁取人一縑公鞭之數十張怒
誎公公不爲動明年寇猝至時城雨久而崩西
南隅數丈公盡撤屯戍第以精弩手數十人扼
其衝撫按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
瑕彼將不虞兩公謝不及内後民薄城苦蓋而
居公防火攻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
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且股慄
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衆從之平明柵畢
三日而城完役以所識柵材各還爲民屋賊聲
言欲犯南都督撫問計于公公曰决太湖水斷
松陵道簡選精銳水兵守之賊能飛渡耶賊果
縣嘉興抵平望湖水漲不得渡堤前後阻官兵

賊窘而相蹂我兵邀擊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
此王江涇大捷迄以殲倭公之本謀也父老曰
倭之逼郡城也時城下士女擁而呼門者鑰弗
啓也公坐城上令大闢門男女分隊而入人晝
寇乃至或曰不虞奸諜乎曰吾寧以一官保之
且無民城誰與守也于是擇城中隙地舍之而
啓小關便輸薪穀因歸舟出其糞穢以避疫氣
蓋所全活死者千萬人矣故至今宜尸後吳公
不忘也

廷判韓公崇福北產也有膂力能挽強命中甲寅
教授于松時倭犯境城守無備而登埤者及下
博士學官公分城而守賊魚貫攏盾進一賊跳
躍城下公跨堞持滿射之一發而賊捨盾進再
發中賊股三發又中賊而賊輒斃遂引去一時
訖公章縫師而三矢解圍城尋擢郡倅奉檄率
兵經畧海上後以遇巨寇斷其歸巢爲大兵聲
援竟擒賊盡其黨璽書襃美賜金帛有差也蓋
公之顯名以善射矣而是時有府同知都公文

奎羅公拱辰　文奎祥符人善騎射嘗與任兵
憲湯總兵[illegible]于南沙吳淞江得勝港再破之
寶山直指上其功陞倅一級拱辰馬平人爲松
陽令禦賊有功奉檄來援松以功陞浙江備兵
僉事後陞再遷松江海防同知統兵海上有勞
加運司同知銜仍治兵也丙辰上海倭倅至臨
城而城新造守備單弱時常州通判劉公本學
來署縣篆厲紳請貸庫金二千兩爲犒賚督兵
晝地分守賊環攻十日城中有備竟保無事故

上海至今頌署縣事劉公云張子曰自島夷訌
而海上鄉無完堡居無蓋藏數公出萬死一生
運謀于搶攘之中戮力于危城困壘之下得非
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戢者耶然當時　甫
皇靈爽顯赫賞罰明決檻車不貸于重臣金幣
不稀于備裨死事之卹朝聞夕下軍書之核洞
于觀火其造膝密謀計從言聽或別白以存公
道或洗濯以全器使鼓舞磨礪文貞之力爲多
功歸社稷澤及桑梓所謂松人能成松事也

余陵傳十德蓋傷當日之事云故復論之曰自嵩
父子怙權文華挾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章夫
尚書經吝齎軍興費受緹騎逮詣督撫邢輔以
不能護奇功中白簡戍至胡少保乃醉酒嫚罵
而擇之門于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
失予之則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緣而媚之賄
矣其于嵩父子豢之令爲我用亦賄也嗟乎大
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援豈正法
哉然而少保功高亦以横責不免焉不賄則身

危而功不成賄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疆場
之臣難言哉蓋千古蹈斯弊也當日科臣楊允
繩嘗慷慨上疏曰近來督府之臣蒞任謝恩必
有常例銀兩餽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
十名曰謝禮至于任內有所題請關送揭帖則
又作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深榮名美
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
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數遂不貲然此等
餽送銀兩在省取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

有司既爲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
非法接受亦有靦顔既入牢籠實難展布使在
平時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况在軍伍
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僨事亦奚怪也且
官司媚賄督撫皆取具于民近來督撫之交代
頻頻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倍其不肖者又
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椎膚剝髓即今
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孑遺待盡之民
尚猶日苦掊尅侵剝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

終極異日國家隱憂不止于海島之間已也伏
望 皇上勑閣部大臣洗心滌慮正已率公劃
絕朋比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則澄源平倭之
要道也余從實錄中檢出記之以爲萬世居廟
堂籌邊事者之戒

十勳傳

夫用兵救人大將事也然將道難言哉壯往者寡
慮而失情形專勇者媢功而恐坐視慎將無法
債將無恩紀賊東而兵西馳象左而我右嚮廿

心同其覆敗而後已夫民望師如望雨焉恐一
蹶以重塗其肝腦哉嗟乎武夫力而戰諸廓非
忠勇識量具者不能有成事也作十勳傳傳其
有戰功于松者

盧鏜金山副總兵也先爲徐州叅將壬子島夷入
寇受命總戎兼制浙直設奇殲賊所向必克而
戰勞于瀕尤多其用討謗王直公力也余見金
山西指揮者取其家故牒記鏜救金山衛城事
時倭數百人猝薄金山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人

乘堞熟視不能下矢石皇皇頃刻破矣俄有大
將率兵從東南方來鏜也隊伍整肅邐迤薄賊
陣陣以長蛇陣待之兵既接一倭躍而前鏜撫
其旁一健卒曰吾兒當向前報國健卒應曰唯
遂擁藤牌舞刀而入立斬一倭已又連斫二倭
群倭競前鏜健卒死矣而鏜兵乘勢衝擊群倭
大敗當是時城上人伐鼓讙譟動天地兩陣塵
沙蔽天不辨咫尺惟聞刀搠相磨聲良久塵始
定而賊救死扶傷遁追北數十里乃凱旋入城

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造恩也至今衛中父老
猶記處州藤牌手云又故牒稱鏜爲將與士卒
同甘苦得行陣心是夕軍士未蓐食鏜弗飯營
于野軍士舍次炊汲未具鏜勿就帳中息也蓋
大將方畧多類此矣鏜多戰功弗勝記記其勞
于松者云

俞大猷泉州衛人金山副總兵也先是癸丑浙江
擊倭海上有功幾殲王直于烈港矣而倭寇東
南巢吾松之柘林盈二萬新舊盤結不可討乃
擢公南直隸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
滿三百總督張公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
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搠河船四
傍遮板藏兵器其中舟行湖港間迎賊之來而
尾其去間縱擊之斬獲頗多時柘林賊多而客
兵赴徵未至趙文華未視師則促張公戰張公
堅守便宜勿遽戰也趙愬劾之然而狼兵先出
遇賊者卒不利後張公竟命公將保順兵迎賊
至平望與永定兵分路合戰斬首三千餘級而

文華匿其功狀置張公于戮無何賊屯于陸金
壩公伏船兵河中賊渡壩將盡濟斬首千餘而
柘林之賊巢幾空初公守金山嘗論柘林用兵
十難聞于相國徐文貞文貞松人宜諫松戰事
也而分宜以公不白己爲恨遂逮擊公公僅免
坐落職而丙辰以廷議起公鎮守浙直總兵于
是克賊于吳淞口再敗賊于定海舟山大都東
南殺賊萬計而藉樓船爲多張子曰世傳俞大
將軍以爭王直不當招海市不宜許忤胡少保

而論死逮于獄其後而出之者陸武惠公炳力
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武惠出千金懇大將軍
難也五鼓而入嚴府中見分宜父子于睡起欠
伸間再拜告侍郎曰吾齋而卜謂早見侍郎必
得所請也謂以解俞師故侍郎初不許既乃許
之則又因侍郎再拜告太師曰吾齋而卜謂早
見太師必得所請也爲俞師請命太師未不得
已許之而公出亟呼俞使人謁侍郎已謁太師
庭中數十叩頭而起嚴父子色懌之而大將軍

活矣或曰文貞惜俞公材又諗其勞于松亀盖
借力武惠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

湯克寬金山衛副總兵也父慶平海寇王艮留鎮
京口更十餘年而倭難起克寬來鎮金山父子
俱稱驍將云常圍倭于獨山民家火攻殲其衆
又以舟師擊倭于高家嘴焚其舟生擒倭十四
人癸丑四月倭自崑山獨路港直搗松江南門
克寬拒却之乙卯五月葉謝鎮之戰與賊戰濕
中賊殺三十餘人又三十人渡濠而溺遂大捷
以得勝名其港然克寬世將頗驕與賊戰互有
勝負常論下獄立功免王元美云湯將軍通鍊
而少壯往其戰功大畧可核矣

韓璽都司也常與董僉事共居兵閫所至皆有克
敵功癸丑六月初四日陸戰敗賊于白沙灣先
是浙兵破倭巢于馬跡山賊無所藏匿突走松
並海諸鄉落據爲巢四出行刼傷人命如草菅
而備倭官軍閉城縮首不敢出一息南滙嘴一
帶地方滿壑縱横蘆葦蔽塞賊反爲主而我爲

客又輕捷善闘發謫百出勢莫相當時督撫委
璽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
圖便宜六月四日進兵破其三艦焚之十一日
遣鎮江太平二路兵駐六團僧兵繼之十三日
部署白沙灣遂與賊遇賊爲長蛇陣前耀百廂
旗魚貫而前有紅衣巨人爲先鋒僧兵輪棍擊
之賊敗走斬獲百餘而四僧以輕追陷伏死然
亦陸戰第一捷也鄉老諳兵事者言賊之技慣
羅飛舞尤長于陸故勝于陸者以此爲首功云

遊擊將軍車梁閩人學射應武舉不中遇寇謽請
効軍前爲人多機變而性勤慎爲督府親兵時
民兵新募委之練習時當小敵輒克每遇零賊
或數人或一二十人截殺有功權授百戶歷轉
遊擊梁能與士卒同甘苦犒賞必以給部下其
得衆心有大將風至料敵必中未嘗墮賊伏也
後立功于閩官叅將廕一子百戶馬初梁泮游
未知名朌一日以賣虛爲業旅食于松市市人
浅鮮之後以功遂橫金擁鵲印矣

遊擊將軍曹克新嘉靖乙卯總督楊宜檄同任兵
憲統川兵攻川沙賊大敗之燬其巢賊遁至吳
淞所克新督舟師襲之斬獲大半餘黨走清涯
又擣周浦賊巢先令人入巢設伏約縱火爲號
克新督川兵乘雪夜襲之伏兵縱火焚寺賊驚
亂四面伏起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

叅將楊尚英鎮海衛千戶也猿臂善射長七尺餘
虬鬚燕頷屬倭亂海上尚英起行間水陸大小
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以蘇松叅將爲浙
直副總兵常敗吳淞口賊于海洋犂其舟六十
俘斬三百有奇也故世稱楊將軍闇達曉智而
明于水

把總婁宇嘉靖甲寅歲正月賊苔蕭顯擁衆數千
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而陳東徐海分據柘
林時南滙所城圯壞賊白日襲破焚掠殆盡公
收散亡募勇壯與陳習晝夜訓練瞰賊分道出
掠戮力勦殺屢立戰功賊見婁把總兵即畏遁
不敢橫也後官至叅將

陳習蘇州衛鎮撫也選署南滙所印時士不習戰
不識標鎗擊刺之法倭挾雙刃兩臂開使豹長
二丈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入立
客兵見之輒潰習蒞本所即以獨得標鎗法旦
暮與士卒練習不三月人人熟習遂稱長技屢
立奇功如四十八倭繇兩京流劫至蘇南滙兵
進至木漬再戰而盡殲之皆習演標鎗之效也

解明遇通泰叅將也嘗與董邦政擊劉家河賊敗
之俄賊據吳淞城爲巢明遇擊敗之斬首百餘

賊首三大王六大王殲馬自倭寇難來克捷蓋
俘自明道之戰始也
張子曰余傳十勲蓋傷當日多敗道云先是寇從
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土人怨浙不能遏其
上流致旻延剽吾土乃浙又以軍興餉不繼求
助于蘇松而莫之應厝不救齒幾同秦越敗一
官兵遇賊未陣先亂未格鬬先奔其扶創輿尸
歸者亦羸葥鏃皆着耳背望麅鬼喪枕尸狙澤
主將斬之莫禁安用旗鼓敗二其分信地而苟

且慎避者且日寇在浦東宜進保浦西寇犯郊
外宜堅守城内幸已無虞以人資敵四肢糜而
求衛腹心右手蟄而偏護右臂敗三蘇松久安
忘戰寇至必藉客兵而帥各攘功兵各自保或
來自齊或來自楚或自南粤或自蜀江或土或
苗人懷去就齊兵不能救楚粤卒不能應蜀不
圖已功但幸人禍敗四如此即韓白不能運其
籌而數公血戰郊原躬冒白刃即勝負相半安
能所獨無敵而賊鬬勝寒始既梁授首不可謂

非師武臣力也夫扞大患者非三家之謀濟大
功者非手胷之器腹心干城豈可以尋常論哉
語曰天下危注意將信哉其貴得人也

卜忠傳

倭之蹂吾松也覆軍殺將其忠憤殉兵革者吾邑
勝書哉身齊草野而名滅無考信抑烈士浙痛
也野史所存龐眉者老所稱說畧有闕焉憲閣
而弗傳其亦終無聞也已故録其爵里戰功顯
著者作十忠傳其微莫詳者附見之

宗百戶　元爵馮百戶舉皆吳淞𨗇徼也嘉靖壬
子夏倭船飄至寶山人不羸百然饑疲矣當是
時海上備兵衰弱而士皆不習戰兩百戶猝與
賊遇率所部前而鬬格殺一人賊衆揮亦進部
卒潰不支而兩百戶死賊乃據楊氏宅掠數日
奪漁舟去自是遂入寇無寧歲也其時有隊長
碣倫亦死

王河青村所百戶也壬子寶山之變饑倭縱掠得
志出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不修戰備甲乘癸

丑三月二日倭三十六人于青村所焦墩登岸
百户河以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禦之賊既越
海入必死地舞刀奮擊我兵未及鬬而百户劉
死矣隊長亦死之復殺數人餘衆皆潰而閏三
月十九保蓮華賓橋之戰親兵官沉于水際僅
免鎮江民兵隊長陳寶死之

武指揮尚文鎮海衛人也以採江檄同建平縣丞
宋鰲統所部駐海上賊逼縣治尚文率家兵禦
之出東門遇賊遊兵輒敗之乘勝進攻賊伏西

蔓笠橋水傍尚文過以利亦斷焉是馬驟尚文
死馬宋縣丞亦巷戰于縣橋陷賊伏中死越翼
日賊復至縣督撫遣吳鎮撫賢接戰于黃泥濱
賢亦陷死父老言督撫暨撫按臨三死事表其
祭哭甚哀曰汝三人得死所矣不知吾輩者何
耳一軍感泣先是賊自浙西流突過金山至天
妃宮浙兵指揮黎鵬舉與鎮撫吳賢禦之鵬舉
被劍賢死馬而賊遂衝縣市則是吳賢吳賢而
鎮撫先後死也

劉東陽上海捕丞也甲寅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駕
七巨舟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
一髮矣而董僉事力築之稍解圍去僉事遣丞
兵躡之兵故孱見賊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
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能兵而檄之兵且遇歸
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云

童元青村所副百户也因破城帶罪征勦柘林賊
縣蕭塘渡浦至府城南門之倉場時方造十戰
艘賊至元逆戰賊先匿戰艘從背突出攻元元

死之戰艘亦被燼矣時同戰死者有趙撿李盡
祿或曰叢祿死于葦塘

孫省祭鎧山家皆州人也善騎射多膂力倭呼爲
孫奮子挾貲商吳越間甲寅倭掠松郡瀕海募
府募武勇敢戰之士而鎧願輸己資助兵餉且
戮力滅賊當事者奇而收之幕手卮酒相勞也
會官軍方陣而任兵寇先登被重圍鎧往疾馳
入脫任于難鎧于是益自奮使人還告括其家
益募故所推結里中兒爲之翼率多嚮應而鎧

氣亦倍有輕賊心居無何賊從郡西燒民廬循
石湖橋去鏜率數輩躡之越橋而戰會援絕還
及橋半渡遇伏鏜故不習溺拍木抵岸而賊矛
四集矣遂死後軍與其屍歸斂而道路多爲泣
下鏜所佩雙刀衆人莫能持舉而鏜輪運如飛
是時有二勇士曰丁千斤馬八百俱以力名川
沙之戰大將中賊伏敗𥘉二勇士死焉或云丁
千斤即丁爵也鳳陽人以義投效官力舉千斤
二子俱武從善鬬甲寅歲應募至松率客兵二

百人出哨遇賊于趙家濬爵賈勇自喜戒二子
勿前舉鐵鞭連撾三賊二賊佯死爵下馬斬其
級賊奮力斷爵臂二子赴救以所乘馬負之而
還踰夕死嗟乎若數人者其慷慨赴義憤不及
謀者耶然此輩燕齊間驍勇習騎射馳突令御
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長寧至以七尺軀蹈
死地也

李府南滙哨官也倭薄城下城中危恐矣府挺身
出鬬斬獲甚多是夜賊掦城守軍酣壓府覺而

亦賊不得登然火光中賊物色之矣明日出戰
賊注目以鳥銃擊之殞千軍官爲立忠勇廟焉
而李進士尚衮家乘載其先有李三兒者勇而
善戰倭攻城時連殺賊數十人倭恨將甘心焉
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堞間大呼曰李三
兒在此敢來戰否群倭取鳥銃七門瞄視齊發
三兒竟斃于堞明日城中人覓貌類三兒者呼
呼堞間倭若不聞也與李府斃于鳥銃事相近
尚衮年十六能上三兒死事狀千直指輩卹祠
云

周藩遊擊將軍也乙卯五月五日王江涇敗倭入
百餘人北渡淅從松往蘇藩追之至唐行鎮倭
伏民房窺軍半渡出擊藩赴水死而兵民死者
千人是年九月淅直官兵會擊陶宅之寇指揮
鄧興姚泓生員于岳陷陣殺賊賊大敗乘勝進
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刺下三人皆死丙辰正月
參將尚允紹擊賊于四橋死之時賊首陳東據
沂塘爲巢寇盜充斥而允紹好鮮衣精鎧先士

乖倭物色之故及于難師印新安衛百戶也丙
辰六月帥廣兵追賊至青村得勝港兵潰力戰
而死
楊鈿上海城夫也倭攻城不克徉退暮夜以竹梯
倚城躡而登鈿大呼賊上城賊截鈿鈿墜壓梯
并賊墮馬守城人皆驚起礮石雨下賊傷遁去
沒于潮者六十餘人而城始全至今城上祠楊
鈿也
史氏曰孔子稱戰陣無勇非孝也志士溝壑吾何

憾焉余年十歲時家有主爨老僕故守城卒也
道倭寇逼城下事歷歷猶能記之嘗童元戰于
南倉場郡將嬰城固守倉卒不能具兵器至以
梨園甲杖揚威雉堞間焚廒倉燬戰艘烟火連
日夜束手而已幸韓通判一矢中賊而賊乃去
師百戶之陷葉謝孫省祭之死石湖橋皆以無
策應故又云葉謝之戰僧兵已斬九級邳兵嫉
之紿之使前而莫為應遂身死而軍潰馬家浜
之戰民兵方與賊鬬而邳兵鳴金賊遂乘之死

者大半當時士心携貳如此夫賞罰無紀駕馭
無術策應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慷慨以身嘗而
委肉餓虎之蹊悲夫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
伐而失事見報襟不敢幾一敗將潰卒今清卒
生而忠者死是我所以吊忠冤而太息也嗟乎
前事可以鑒矣

十節傳

嘉靖甲寅之變鄉邑罹鋒刃者幾萬家其貞婦烈
女就死不污辱者往往在田陌閭閈間節奇而

名湮殆不可指數也傷哉偶檢梅倭山人西樓
襍記得烈而死者凡十人遂作十節傳
張氏文學韓洪謨似松嬰也似松居郡東闘甲寅
倭來攻郡城入其家洪謨具儒衣冠擊面迎之
欲動以好生勿殺語未脫口倭刃斷其脅矣氏
號而赴被執于女號救其毋俱死焉越二日里
中收斂見氏左脾已受三刃尚堅執下體衣不
解也怒勃勃如生云父老曰烈而條未有如韓
氏一門者也而是時東郭有老儒陸野塘其妻

氏亦不屈節死故人爲之詠曰青血流天地
丹心照古今野塘巖下十一月遂知名盡傷其
妻以節死而野塘至今傳也
陶氏南門四十保居民應奎女貧未嫁年二十二
矣倭至與其母奔避賊及之遂沉于河母挽之
出荅云兒不能顧父母遂入深淵以死而其隣
女張氏爲桶匠張經女聞陶死氏嘆曰嗟乎得
死矣既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
王氏憂文學世勲妻也居八保業謝鎮甲寅夏寇

經鎮夫婦奉其母偕弟妹同載而逬賊邀之于
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投
于河世勲與弟皆遇害獨其母存也
趙氏泖涇居民李之蓁妻甲寅五月寇至家人逬
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
淺不死賊褰衣逼焉氏瞋目大罵死
張氏浦南化城菴居民諱三妻甲寅四月出奔避
賊賊追及欲淫之執不從受刃于水涯之間
浦南朱氏二女文學明輔妹沼八保寇臨境父兄
挈之逃抵瓜涇塘爲賊追追與嫂秋香連結投
河死越三日父獲三屍于沙岡尸手猶不解焉
秋香張姓
焦氏文學朱煥妻居浦南七保與家人避寇至黃
浦爲賊追逃煥獨扶其母逸焦被執與子婦屠
相牽投河賊怒亂刃死焉二子懋信懋謙奔及
亦死
張氏泖涇單族也寇至其夫張仲珍逬氏爲賊得
不辱而死

陸氏婦七寶鎮居民陸台蘭妻賊至出奔爲賊所
逼投橋下以死
史官氏曰余傳十節後復有聞焉當其倥偬臨難
抗五兵殘賊體凜凜九死靡奪者且無暇商度
義理豈留意身後名先簡冊耶夫爲其名美而
死之則義理之分別太明而計較利害重經擘
肘彌甚又安能須臾就義烈烈如歸哉士見危
授命蹈白刃不悔者世人多樂道其事然而千
百年不能書一二何也豈名之不足維持人耶

婦人女子不依名節義理而直依其本性故有百折不可回之全氣然則名不能入女子而乃以誤丈夫嗟乎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之信而丈夫矣烈不烈之名吾何論焉或曰傳其名以風世也

狼兵

客兵惟廣西狼兵最悍曰田州瓦氏兵曰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兵應調而來者五千名又有宣慰司土兵二曰保靖彭藎臣兵曰永順彭翼

南兵曰客家田九霄兵而獨瓦氏并其孫男岑大壽大祿先至督府張經以瓦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擊鄒繼芳屯閔行以歸順兵及募至思兵廣東東莞打手配參將湯克寬屯乍浦令相機戰守而永順保靖兵以四月二十日至會巢倭四千餘突犯嘉興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嘉興俞大猷督永順諸狼兵兵繇泖河間道趨平望拒賊歸路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遂斬馘一千

九百九十有奇而土兵之力為多當狼兵先至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閑督府雅不輕以一旅金注而郡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忍須臾輒嗟嘆奈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來矯捷輩麋餉嘿不令發一矢也而狼兵故貪利覬倭貲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當一戰是時夷情故譎大抵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馳出兵後即勁卒不能展其技擊督府始令先嘗之戰頗不利群倭圍瓦氏數匝殺其家丁數

人及頭目鍾富瓦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中所乘馬尾騎為倭援幾盡浴血奮鬬而出馬上大呼曰奸將官奸將官蓋憤當日諸將擁甲不前救也夫集鄉兵為嚮導合浙兵為應援主客相錯而後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鬬力哉攻須有待耳且日後平望之捷業見效矣而權貴人竟以是中督府督府逮而狼土兵散無統帥之人又曰是實淫暴而戕我廬室也于是缺歛無功而去然拒責人駕罪狀于督府謂瓦氏憤

不出兵自言千里跱糇糧來而袖手無尺寸戩
何以歸見鄉里故　上特諭禮部曰毛氏効勞
被阻特犒銀三十兩幣二表裏以旌其勤按很
兵部著法七人為伍伍相為命四人擊刺一人
割級所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敵一伍
爭救若沒一人必斬一伍其伍之于一隊亦然
戰沒受上賞臨陣摧敵雖不獲級亦受上賞斬
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
人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十出而十勝然

督府經數鎮廣狼兵實服其威名故檄而來經
既經騎去而用現楊宜輩卒莫能用也

僧兵

僧兵係山東應募者其徒眾少即習兵曰大造化
月空天池一舟玉田太虛性空東明古泉大用
碧溪等四十名皆稱少林僧俱持鐵棍長七尺
重三十觔運轉便捷如竹杖驍勇雄傑官兵每
臨陣輒用為前鋒
嘉靖癸丑六月官兵擊倭于南滙僧兵四人死之

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
百人禦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
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偏視諸僧皆失色
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
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臉一棍落其
一刀賊復滚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
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峯真元者乘勝
追斬其級為賊所乘被殺或云倭奔匿民舍伏

壁間四僧輪棍入呼曰賊伏出受死倭突從壁
後出斫之俱遇害是日幾大勝而四僧兵不免
則以貪經不設備故也甲寅二月官兵戰葉謝
馬家浜諸地僧兵衝鋒頗多斬獲倭兵不繼且
不識地理遂前進陷于敵大有西堂天移古峯
二十一僧皆死之乙卯十月提督諸公合兵直
諸路兵進勦陶宅倭僧兵前隊直至巢門輪棍
進破敵遇者即仆頃刻斃數倭倭詭將先一日
所敗我兵服色盔械扮作我兵忽繞出其後鼓

譟混殺僧兵不知循呼後兵援進而倭刃已及
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僵尸滿田間見
者無不流涕也悲夫將帥不知用其而驅猛士
爲賊所乘吾松之敗畧大抵類此矣後僧兵骨
官爲立石塔瘞于佘山

鹽丁

海上莫勍于鹽丁蓋其人以鬻販爲業所謂虓刑
徒亡命是也此謂國家不用即作賊扞文綱用
之即兵矣吾松曹涇故多販鹽輩往年倭寇嘗

過其里見家有鹽包遂笑勿犯而去蓋倭嘗爲
鹽丁所邀遮于海中小山鹽艘圍之數匝焚其
舟絕其粧賊甚窘適他倭船至乃脫去自是亦
剏矣故當時議者謂宜擇豪富爲泉賑者使得
部寵丁圍營本鎮以折賊長驅云余猶憶幼時
在外大父家見崑山潘秀才圓山者身藏武健
人也時已老矣而猶矍鑠譚禦倭事後余漸長
外大父能述其詳云潘秀才圓山當倭亂時所
收拾鹽場販夫凡百餘人同其飲食居處引爲
親兵圓山善舞大刀其部下皆驍悍乘亂思功
名自奮督府曹公邦輔愛而置之帳下與同臥
起然圓山率諸販夫日徜于郊野中喜勵零賊
不喜對大陣一日有販夫爲乞見裝入賊地見
賊會飲酒食羅列所携黃白器備具販夫衣不
蓋肘瘦而前作倭狀又遠望不敢近賊賊手招
之販夫亦以手作怕刀狀賊搖手示無他意販
夫乃匍匐往舌餂其肉吸其漿盡而去告秀才
曰彼所有賊聚飲可襲也且其黃白器多可覺

而有秀才乃持大刀率二十人往至其地群倭
醉散秀才須酒肉飽二十人而收其黃白器倭
而群倭四面合圍吹海螺每一吹進一步勢漸
逼秀才大呼曰取我大刀來東向一揮而斃二
倭遂令三十人出圍而身爲殿時群倭素聞秀
才名不敢逼秀才乃從容去行路且半偶遺一
解首乃來秀才曰得無令賊嗤耶旋循舊路拾
之歸倭亦退避竟弗追自後鹽丁屢斬倭級受
上賞而秀才以積功級軍門欲官之將受辭矣

會有弁以他事縛而杖于廳者百秀才遂共毒
不就官督府問其故但曰書生無官以免辱也
再三强之不從督府乃朱書一券給之曰試此
賞錄一萬兩俊秀才既老且衰矣猶出督府書
以示人道當日事云
遣祀
古者有大事則禱祀山川䘏也翔　肅皇帝奉玄
威以洗滌島氛海若有不效靈者哉松父老嘗
言是年倭船每出海颶風大作百艘全覆海上

被圍而潮忽驟漲滌真倭圍驟大顯默畀而遯
悍者卒汨沒于陸塹間數十輩若天誅之矣肅
非　齋官虔禱應耶先是三十四年甲寅五月
上諭禮部朕受上天明命君主華夷東南數
上有督臣不忠驚勾北虜既誘經結南倭又作
是隣哉之義耶茲仰叩　玄威告于　太廟
二社稷神祇壇　先聖即日行于是明年丁巳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旨祭告海神先年文
華來江南有督視之　命至吾松以巢總督爭
一公署有隙文華又因狼土兵至頗故建議徵
一捷爲首功而總督不從既劾之棄市而又會
蘇浙兵以勦陶宅寇仍朕姆至是遂以　祀海
兼督視來既至松而海濱寇縱橫其巢柵星布
蹤跡往來出沒如織督察不能望洋將嗟也太
守方廉乃爲壇于春申浦上得勝港是日血牛
馬大會文武將吏戎服陪列三軍被甲執戈戟
樓船旗幟蔽天躍日侍郎文華乃登壇宣　上
命讀祝文以祭海之神其畧曰夷起東方遍海

猖狂戕我東人傷我稼穡自丑逾寅今已朞歲
天子震怒遣祀有勅有文龍章有禮秩秩有
鬼有神神不可測期佑王師元功是即殄橫鯨
殪神功有賴海宇肅清神德維大是時將士踴
躍有敵愾氣而島夷亦漸知海上兵勁悉望海
而遁不復如前横行矣然文華估寵爲分宜爪
牙而來既陷一總督及浙撫于死而又劾曹督
撫檻車徵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賄德是圖
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夷所謂以亂止亂其

去義何也史稱曰國家軍興之際當者事而者
官失遷一使而鄰邑兵華不暇治額且力衰于
供帳廩餼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顛倒
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也愼之哉
已事可鑒也

三太學

倭之變蹂海上諸鄉鎭慘矣穴于柘林穴于陶宅
穴于乍浦而遊遷出掠近地群倭每日雞鳴起
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

視令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
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鐙相聞即合救援
亦有二三人一隊者眞倭每隊不一二華人爲
橫行人望之股慄引頸受刃矣薄暮仍返其巢
是時太守方廉令沿海居民聽其募壯丁自衞
或遇賊格殺之官具功令視軍兵臨陣斬獲賞
于時川沙喬太學鏜募鄉兵四百且出己貲輸
官爲築城鄉人賴之喬故素封而又有勞兵關
性不善于人見巡行御史或應對失恭被譴諸

將思中之御史怒杖之庭下竟憤死至今士人
言之爲流涕也新場有盛太學濟時募兵二百
皆海上販鹽精悍之士號盛家兵有家人盛泰
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李名鄧愭辣胡每飲酒
傾一石即赴敵嘗單騎入倭陣殺三酋而歸一
時斬獲頗多後濟時錄功宜爵百戶辭以太學
貢選北城兵馬轉山東青州府判致仕矣而濟
太學元募兵三百當時邀零賊出劫往往擊而
殺之然元先期死功無表見官亦不紀其績也

嗟乎倭竄入海濱而海濱民不知鬭望風先潰
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殺知卻直前
竟可不死且直前格鬭而可以取首功者聊故
爲桑梓禦亂計莫若團聚鄉保人自爲兵然非
豪富有大力者孰能治牛酒厚餼而號令之耶
故海東三太學者可紀也賞不酬勞悲夫聞其
時又有新場倪太學行頤周庠生赤拉圖鄉兵
禦賊云張子曰余讀徐長谷先生喬君墓志而
傷心焉其言曰今世武弁習于玩弛其視死甚

重而出身犯難乃爲之鄉井無職事之人輒又
蹈瑕伺隙而中傷之嗟乎其不堪疏此而後朝
食宜也當倭夷寇東海上時棲泊川沙窪而巢
于柘林乃柘林以東膝谷阡陋溝澮鈎聯雖葦
蹻超距材卒遇賊莫騁也而一時徵諸諸郡闕
善技擊者若南楚之飛標青齊之戈鈹處之猥
笼定武之射既皆有材官蹶張之能一入其境
而肘腋輒窽地利不習而用失其長故也團結
土兵之議自喬太學倡始而遂身先任其事布

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明約束厚賞遣廣闢誅
而斬馘無虛日寇巢不自安而轉徙平湖不可
謂非土兵敢戰力歟撫按上其績　欽授冠帶
再受白金文綺之賜而本兵議起家授之官乃
竟有疾視中其旁者而辱以憤死功名之際難
居哉夫士樹素封而偃起田舍將就公車徵斯
亦古今所通忌矣三太學雖有幸不幸然余不
具論第孜論其槩爲團結土兵著功狀如此

三辯士

譚言微中可以解紛士能憑三寸舌蹈不測之淵
投會導竅排難息兵所謂賢于十萬師者可尚
也以余所聞吾松說陶宅群倭出境往舊巢則
有蔡忠恕忠恕閩人也號玄谷流于松亦不詳
其何來官募其諜于賊諭賊往巢出海忠恕請
行先遣其家伴閩人往賊巢作鄉語漳泉人閩
其鄉人也出與之語其人爲好語曰軍門使我
蔡蔡公來欲與汝酋長會話允則刻日而至遂
往通之賊首陳東許明日午時相會備米四十

包柿魚十包如期遣人運于翁姓民家與賊與
話送之蔡忠恕先至入坐令人諭賊釋兵器入
見如諭而入蹲踞于地爲作禮狀諭其宿于此
非久安地令軍門欲開汝生路不若仍往柘林
舊巢假汝船縱汝出海去毋客死他鄉也賊竟
唯唯受魚米越二日仍往舊巢而陶宅安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先言幼時常識其人自言
受胡少保命爲徐海諜事甚悉當是時有贊畫
周述學者爲胡公謀遣問使說徐海歸順而奉

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中變欲
殺錦而錦以譚笑利辯得脫竟擒海云余考海
防書載華董董與錦音類而又作華童而今遂
不復知有華錦矣豈錦名不傳耶抑別有童華
耶或云童華通事也當徐海圍桐鄉胡少保在
挾無他兵可遣援乃與中書羅龍文謀欲用間
以紓時急而華適至遂詣海所勸海歸軍門冀
功圖顯榮海固唯唯而陰與華曰柰費倭人金
且數萬何華曰易耳胡公大度更立功豈直數

萬金已耶海遂投降券于華而解桐鄉圍去既
而兵還塘棲華馳問則曰倭人金無償也華曰
挾兵要重賞謂欵何第出海而須厚賞擒之海
乃退屯李港而遣其弟洪來質後陳東麻葉既
擒海勢孤旋中悔陰爲死鬬計則童華與羅
龍文又往且諷使入見龍文宿其營中安寢海
復見躡之曰此虎穴何酣睡也龍文曰我爲爾
百口且不顧爾乃心持兩端耶海曰鬬趙必欲
殺我柰何曰見趙公初意而今則否矣且欲爲

爾題封爵專提一旅捍海上寇爾可無一往見
耶我京官且胡公戚也爾第入見我質爾營中
海遂刻日往後出而趨謁龍文曰諸軍門非
忘情于吾者吾禍終不免也官兵既四集海俱
知之欲謀捍自全而華又往解之海怒而遷華
曰吾以爾言而結怨諸倭今吾既降而復徵兵
漸逼何耶叱左右縛之將殺之華大笑不止海
曰爾何言華曰吾笑爾不識人耳軍門爲爾備
陳黨故兵壁于郊爾柰何生心乎海聞計乃教

之請沈庄居陳黨而以東倭自居後因黨相攜
殺及至于戮者童華力也張子曰余訪[illegible]
記蔡忠愍繫松故事華錦繁松人也因值胡總
督所使識王直者有蔣洲陳可願于十人王直者
賊之魁郁林賊如陳東徐明山皆其黨誘直而
群倭以次授首矣故并記二人蔣洲陳可願字
彼生員也當嘉靖癸丑上海周滿諸倭猖獗蕃
都御史克齋以可願爲募客計欲行間以離其
黨士民疑爲諜用奸細逮止後可願歸閩竟與

洲捧檄使海外誘擒汪直牧游說之功云先是
海商汪直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
爲謀度沿海殘破無寧歲總督胡宗憲奏遣使
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實欲行間諜瞷
致王直也 廷議是之乃令布政司爲檄宣布
德音募能使者蔣洲陳可願請行于是以市舶
提舉服色充正副使以往渡海至其國五島地
方偶遇賊養子毛海峯在焉兩人以移諭事告
之遂引見直諭以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

之心直爲感德然雅不欲國主知也謂兩人曰
夷意在求互市而已既 朝廷有命吾黨爲若
圖之國君孱不能令諸島須歷各島諭之亂可
彌也遣毛海峯輩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數月
海峯來貫伺中國虛實及當事待直意若何耳
而總督故示以厚待意准令立功報效而爲之
奏請賞賚優厚海峯還報直始挺身來謂市舶
可通而身爲諸島夷盟主然猶挾倭數千而觀
望海上兩閱月洲與可願反覆說之又携秀武其

黨始入見軍門于寧波而生致之斬之市傳首
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然御史趙孔昭劾洲尋
命往使不達其國謂爲直黨惡論死詔獄逕視
軍情郎中唐順之請不赦蔣洲將來必以使絕
域爲諱而阻宜力報效之心復奏釋之二人者
其膽力宏辯再造江南可尸祝也故記三辯士

兩孝子

居恆而論孝庸常人事耳吏不顯而女不淪寧云
奇節哉然習所樂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故論

忠孝而要之于死白刃之際見天故也余書兩
而喪于外吾曷稱焉夫兩見戲于沙上虎至見
不懼而虎亦不傷心不動故也若兩孝子者不
惜一死以丐父命而竟兩脫于虎口豈天捐之
耶抑其心不動故悍寇不得而傷之也夫由孝
性矣雖蠻貊亦可格焉誰謂誠不能動物哉絕

兩孝子

李孝子安祥上海沙岡望族也倭巢柘林出掠沙
岡而驅孝子父以去孝子挾身尋父于賊中禁

私念我往萬一失賊意即受刅無悔奈吾父何
徜訪隣父老曾潑于賊還者或告之曰賊喜近
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輸音近也或又告
之曰嘻抵巢而覓父易得耳奈賊鋒布野將無
虞叵測哉孝子收淚謝曰見安之矣且無父見
宰能獨生遂儒服抵賊巢賊詰何之則曰我識
字人父被掠故以身贖也賊酋見而喜得其父
名于俘籍中亟出之令父子相見且爲設美飲
食而父痛其子冒萬死來輒涕泣不食孝子願

加匕箸號而勸父食酋長睨而益敬之居數日
令其黨以一令箭先護其父歸而孝子留數旬
爲之登記所鹵掠玉帛數久之厚贈孝子而遣
之也孝子原于邑庠學使者耿恣表其門曰至
孝感夷後以隆慶改元恩貢選登己卯榜鄉薦
知渝州于友孫皆列科名也孝子號見汀
高處士承順少有至性居母喪勝歸親復蘇小祥
猶瘠甚及禫而不近酒肉父轉漕京師遘危疾
孝子晝夜禱于神父忽夢大士授刀圭而疾蘇

歸途遇大風公擁父叩船顱天風忽定倭夷亂
海上郊居倉皇奉父奔郡城猝遇寇露刅向父
公以身擁蔽叩頭流血請代寇亦義之曰爲孝
子丐若死猶掠以前驅濟河水勢漲公極力肩
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遂釋以去也夫
動神明止風波息强暴至矣哉其孝思不匱者
乎而相傳倭焚郡東闉時見三節張氏門闌梟
方擧火一倭搖手曰好人家勿火也然則島夷
亦慕義有至性矣

三丐見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伏水中能月餘
不食又蹻捷善走死地甲寅倭亂應募方太守
令詗賊數挾利器泅水遇賊舟鑿其底沉之又
時入巢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太守頒錄牌
犒之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
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
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愁慘色後方守
陞府江南訪之得之寺中伽藍祠下召令領犒

金仍笑不受與飲食則忻然謝而去竟莫解其
誰何人也夫出萬死中排大難成事而長嘯謝
富貴弗居豈東海貧兒中有魯連先生其人耶
嗟乎人生能着幾兩屐得日一飽酒肉足矣竟
二郎固別有深情也
穆一郎朱夫赤松之市乞者一郎能以五色粉墨
塗其面漆身爲癩行乞賊巢中賊或設飲食一
郎遠望睥睨賊招之則搖手作怕死狀賊再舉
手作勿殺狀招之來啖以酒食一郎既酒飽乃

匍匐去盡知賊在某所某寡何如某地可襲俱
襲擊也聞之官官兵乃往殲之又與朱夫推毒
夜潛入賊巢納毒于井取井旁磚石爲號賊飲
井水不即死惟瞪目不語者癡狀土人覘賊者
吉賊疑井有毒勿飲更汲飲溪中以故中毒不
甚深三四日或幸無恙矣毒恐太惡即死則不
食少緩可中毒多也然而賊亦聞以是多死焉
此兩人者皆能用詭以銷賊焰不可謂無益于
數萬兵也故曰戰勝于謀則乞兒屠夫皆可以

儒行傳

三腐儒

古之教靡今之尊愚也然執其所見雖生死不能
易之夫士固有稱先生引義理蹈咫尺不苟且
屑越者涉危地如游康莊屠其不幸不能樹亮
節名稱不朽者也要其始終一行守正而難無
詭而完即古烈士之不二心何加焉而世俗姗
笑之悲夫述三腐儒

張盈隅先生唐行鎮老儒也倭掠唐行居民望風

竄家人呼曰倭至矣時盈隅方端坐課其孫讀
讀已未覆誦也徐令琅琅覆誦聽之畢家人呼
愈急曰倭且來速往避屋廬且受焚也盈隅乃
入祠堂潔盥托奉神主會天雨地汙泥則又躡
屐兩手擎祠主甚謹鶴步而出倭見大笑反退
舍任其所往既倭去仍返主于家
東門韓文學洪謨號似揆爲人好古衣冠非法不
言非禮不動倭逼東門城外民各東西竄洪謨
戒家人無輕動吾且勸諭暴客爲良善勿好殺

也肅章縫服出門迎之兇倭肆甚鋭刈人如草
菅洪謨擊曲奸謂曰若奈何慘殺傷天和語未
脫口倭揮刃斷其腰因入其室妻子皆被殺妻
執節見十剐傳所謂東海黄公持赤刀符咒降
虎虎食其肉狼籍道上去者也

青村一史陳姓者亦老儒倭夜破南城入居民爭
北門出鳥獸竄矣史獨整衣冠端坐中堂不動
倭入史睜目叱之遂受刃于坐稽失記其名然
亦可謂不穫寶方正君子也張子曰古人稱好

學近乎智然後世學問之士倘能屠肆而稍全
以自託于智多豈學業由生質耶夫質有其學
則壑入無死地矣然而必死者正也城陷而喬
召家人爲見乎行冠禮厓山草創朝廷且多奉
海澳而日書大學勸講彼陳死地而安且定故
履之若平時爽念三宿儒當此其能不亂生死
一矣乎 [illegible]生輩遂指爲腐豈非以其質[illegible]
兆然當日攘攘逃生者後竟何濟而後知
儒死可也不死可也

二忿訴

郡西有一老隸卒與其隣諍而訴郡故擔夫豪也
隸既豪於隸諸隸從之擔夫亦豪于擔諸擔夫
群赴焉然兩家並隣于秀南橋衆隣解之盛氣
弗下也隸之徒曰我儕供事郡堂皇而么麼汗
血厮養乞升合米活者何能爲擔之屬曰我輩
雄於市久矣唯唯謙一殷呵牛馬走不幾淮陰
市之辱哉一日分隊而期于秀南橋上隸之徒
東北擔之徒西北兩家各面證其曲直狀其屬

各蜂起戟手而佐舌鋒儀有從北來者呼曰倭
至矣閧語初醉不聞也已又見喘而奔者曰倭
至矣閧辨如昔既有帶刃傷而匍匐至者幾無
息曰倭已殺人蘇野矣兩家之徒駭而走其老
隸與擔夫尚言某事是誰曲直某事是誰短長
而不承竟刺刺不罷語未脫口倭至隸之脊斷
擔亦受刃于圯下其徒竄而避者倭四面掩殺
之是日是填城外烟火絶沿耶者數日幸任兵
憲力戰而城完郡史氏曰隸若擔之爭也衆各

附其豪以末雄耳何知仁義膿背分處血肉淋漓而羣黨亦逃一死不可得嗟乎誰爲雄雄哉

一酒徒

長橋南一賣酒翁每酤其清美者于人而甕底酒醪則貯之別甕漉其粕而澄之滿則舉甕敗之如引大斗一日甕頭濁醪盈矣翁方提甕出路橋上將快飲行人從後呼曰倭來矣且避翁徐飲自若曰倭來無妨也既又有人呼曰橋已在後翁舉甕而曰縱令倭來也我須盡此一罈倭

從後揮刃截爲兩段上截二手尚擎一甕唇向甕口衆倭大笑嗟乎偏嗜之癖能亡其身此豈可爲醒者傳耶夫嗜功者斃于功嗜官者敗于官嗜黨死于黨狂藥之中人寧獨一酒翁哉

華亭張鼐世調甫纂輯

遼夷畧敘言

余自庚申十一月歸途撰次遼夷畧記其種落住牧及市賞諸處蓋得之周中丞毓陽全遼圖底本中頗詳而核今者遼瀋新陷朝議紛紛無定畫甚有欲棄河西而守山海者夫河西棄而山海安能守此不待智者知之也竊私嘆國家纔失一隅之地動輒四顧張皇便思縮地自固別無他策此其病在我先自弱視奴太强我先失中國之勢而遂視奴為不可制之敵國不知奴於衆夷中不過彈丸之一種耳操縱而顛倒之綫索原在我中國之手晁家令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技也請就遼夷畧中考論之夫從來夷無定主犬羊相嚙投骨於地㗂然而爭虎墩兎憨為西虜帝然累歲思逞我貢市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奴帝遼陽斷其市貢之利乎且以寧前而貴英蔚泰之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酋而領市

賞則高臺與水縣二堡也以廣寧錦義而論之其土蠻憨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蚧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鬼麻一種凡五枝小歹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鎮遠關耿耿歹青青青歹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市賞亦大康堡也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共十八酋而領市賞亦鎮遼關也其把伴一種入於泰寧凡二枝共十六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遼把亥一枝凡二十二酋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次男杪花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餘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至萬曆四十三年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西自廣寧東至遼陽境外遊牧絡繹是虜亦以木市為命矣至於虎喇第四男伯[illegible]兒一種凡五枝共六十餘酋對遼瀋開鐵正北

而市賞俱在新安關今沒於奴則伯要兒部下六
十餘酋之市賞絕矣惟福餘夷弱而久不入市海
西南北關夷為奴所併而不開市則今日每年數
十萬兩市賞固諸酋所戀戀而不能捨者也諸酋
利吾市賞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夷
日用所需而彼馬牛氈革非與我市則無所售然
則遼陽一帶寔西虜所資以為生料西虜亦決不
利我失遼陽而令奴得之也今伯要兒已無市賞
之利而思逐奴奚抄花亦且為我守黃泥窪以拒

奴矣誰謂西虜肯令奴得土地而已失市賞哉挑
之使鬪亦彼各自為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
此一着可使奴動而我靜夷勞而我逸我修備修
守而徐乘其敝寬民力定人心以為恢復之計若
夫海蓋諸逃民在海島中者皆我百姓決宜安插
各島中設官以統之令山東為之接濟使安插共
守以相機會為復海蓋之後圖移咨朝鮮整兵以
援其東境而通貢道又見奸細藏于兵部提堂中
恐此輩埋伏伺隙者不少託何神叢意將何為危

哉危哉當事者不得瞶瞶如夢余是以刻遼夷畧
而備題數言以告寔心為國者採而行之若夫捐
廣寧與虜而守山海者亡國危　君父之言也思
之心悸股慄更有言所難盡者先見早防是在赤
心大老刻刻留意如對大敵可耳近見中州藩臬
諸臣棄官而逃則又惴惴寒心細思今日之勢苟
非微　九廟神靈呵護社稷誰復有拋命擔當捍
衛我　聖人者瞻想真堪痛哭何暇冠在門而室
中日日詩詬也時天啓改元辛酉孟夏日題于讀

書舫中

遼夷畧

寧遼前屯諸處踞塞外者曰朶顏其酋曰華蘭赤
八子自長子影克而下二曰董狐狸三曰獐兔四
曰都令滿都不賴五曰兀魯厮漢六曰猛肯大七
曰賊毛兎八曰阿只孛羅影克顛忠實能約束其
部夷先是兀魯厮漢長禿為邊患影克對漢使言
願漢關吏伺其索賞關下幸速除之無敢怨其後
土蠻首難影克為其耳目竟被兵死生三子長曰

貴英又名長昂卽事難屡犯屡撫不能如影克之世矣生長子伯洪大次子徠暈大伯洪大物故而五子存曰哈喇木什曰耳周什曰文布剌麻曰速卜得曰達旦徠暈大存而有長子胡喇亥次子刀兒吉計七枝而擁兵約五千影克之次子曰耿奴故而有子曰燐金他不能曰孛只他不能兩枝之兵約二千影克之三子曰杜龍一枝之兵約一千蓋影克一派凡十枝而控弦之騎不下八千人也董狐狸連結族黨數入冦旋叩頭乞哀就撫賞矣

而反覆如初有九子長曰伯言莫賴一名伯彥孛來入冦死關下次曰把來氣曰把來都曰燐固大曰以把兒曰一那赤曰把塔兒曰明暗那木曰老思訃董狐狸之派九枝而約兵二千餘騎不能當影克之子孫四分之一也犢兎一名長禿數犯邊後邊人生致之以長昂叩關求贖免然旋盟旋背矣當是時中國悔不用阿兄影克言先殺之爲快犢兎二子曰打木曰打火而兵亦千餘則又孫于董狐狸諸子矣都令滿都不賴三子長曰兀魯伯戶故而有三子曰阿哈賽曰阿只布而擁騎約二千次曰兀魯孩厮故而有四子曰伯言兀日伯戶曰伯亥曰伯托約兵二千餘三男曰老撒擁騎亦千餘滿都不賴凡八枝而騎卒亦千餘人矣兀魯厮漢初依兄影克受漢撫賞然後背恩入冦爲患故而長子曰土只他不能次子曰孛妝凡二枝而約兵千餘則又孫于犢兎二子也猛首大故而有三子曰哈木戶曰那木賴曰那木賽駭毛兎之子曰板大兒曰阿主戶而五枝之兵數來考想不

以諸派之强也阿只孛羅之子曰伯牙兒曰伯言大而兵約五百餘騎豈長子先出者强而諸子後起者弱耶然總是一部去寧前中後左右塞四五百里其撫賞也由高臺典水縣二堡馬故幸三衞世受冠帶稱臣歲入貢加賞賚作我藩籬爲塞外耳目如傳報有驗爲邊吏得首功者擬遷秩視漢吏矣然自長昂董狐狸反覆以來大率西就賞而東冦掠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要挾無厭而國門外冦如雲矣余出塞問近日達中

虜倩土人曰夷性狡而實利我賞青年大入邊處
苦之然每入亦輒不利去今以總市貢漸寧息矣
而將小入爲冠倩我其捕而殺之則以爲殺屬夷
及邊將責問而彼此斛權避不肯吐實此其所爲
叛服靡常者又其因東事而擁衆挾賞時時有之
則在
朝廷威信道將權畧能駕馭耳然總不出一撫賞
羈縻也余過前屯有賓副將軍承武者通敏有機
變人也其撫屬夷坐之堂下好飲食之論以劾款
護邊受上犒不然且誅殺諸夷脫帽稽顙唯唯其
曰夷人重信我先之以信便可保他無變更只如
許之牛斷不易之以羊許之以實斷不少更易若
絕其賞予斷不輕與之而大抵褒獎與進之意居
多又時示之以不測玩之如掌上雛令其不仰飲
食于我不可得此撫夷之道也余聽其言乃知忠
信可行蠻貊非浪語耳彼弁流解此意便堪作上
將矣
自寧前而東我邊地漸廣則廣寧錦義諸堡矣蹊

塞外者皆朵顏諸部也其酋曰土蠻憨號者王子
九子自長男扯臣憨而下曰委正黃台吉曰額參
台吉曰鎖迷台吉曰歹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
官兒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兒寨台吉今
諸酋皆虎墩兔憨約束之牧地直廣寧去塞十餘
里而市賞皆廣寧鎮遠關扯臣憨之長男曰莽骨
速台吉即虎墩兔憨之父也二子一爲憨約束諸
部而次曰拶兔黃台吉兔弟約兵三萬餘騎矣次
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脫脫亥其騎亦有正
千此莽骨速之派爲得盛而制諸部也虜中稱憨
如稱帝委正故二子長伯言次伯言大而約兵三
千餘額參台吉故僅一子曰召克太絕矣鎖迷之
子長麥力掀次哈失大亦擁騎二子餘歹青之子二
曰宰賴曰黃台吉俱在而宰賴二子長扯扯台吉
次張台吉黃台吉一子曰鳴兒罵台吉亦擁兵約
二千餘騎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脫約兵千
騎耳其莽官兒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兒亦約兵千
除廣卜言太存有三子長色令次拱赤三把兒兒

而兵數亦與兎琶同系阿兒寨存生子四曰扯扯
阿敗曰王兒寨曰拱革曰班台擁騎三千餘而視
莾官兎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討土蠻之泒凡二
十一枝俱帝虎墩兎憨憨兵不下三萬而合諸酋
兵又教二萬是以爲土蠻之種强也
按土蠻故胡元裔其父曰打來孫土蠻繼强自貸
爲俺荅君長而俺荅先入貢封王爵意獨戀挾
之以兵二十年恐喝塞上竟不可得老而厭兵死
矣猶歔歔曰他豈不濮子而我老婆乎以故諸子

分部驁然起大宰爲挾封貢也然而俺荅子孫至
今長王胡中則亦蔑邊之明効矣直廣寧西北而
牧離邊約七百餘里市賞亦由鎮遠關老其酋曰
蝦塔必故而生十子曰腦毛大黄台吉曰以兒鄧
曰扯臣台吉曰青把都兒曰速克赤把兎兒曰卜
言兎思扯赤台吉曰額兒得你丑庫兎曰阿民台
吉其第十子曰拱兎者對錦州西北邊五百里而
牧其市賞在錦州大福堡馬腦毛大始爲薊門撫
夷後以兎違故挾市廣寧闌下遼人竟弗許腦毛

大之長男曰桑阿兒次曰綽閣而控弦之騎幾七
八千以兒鄧故而三子曰麥力根歹青曰宰桑台
吉曰桑阿兒寨而控弦之騎五千扯臣之子曰卜
言歹兒曰赤勞亥曰大成台吉曰色令而控弦之
騎三千若青把都兒故而三子曰歹青曰滾木曰
把刺四氣速克赤把兎故而三子曰把兎兒阿敗
曰宰桑曰石計兎卜言兎故而四子曰耿耿台吉
曰隱克曰門克曰果木三部各擁騎二千其必扯
赤故生三千曰花台吉曰汪台吉曰滾慶麥千騎

耳而額兒得你丑庫兒亦三子曰汪台吉刺麻台
吉曰鎖闊安兒其阿民台吉在止一千曰班舊兒
二部約騎兵各二千餘獨拱兎一枝近錦州邊者
五子長以兒慶赤次刺入四氣三色令四果木五
刺麻而約兵五千也蓋蝦塔必十枝凡三十二泒
而廣毛大拱兎爲强
離廣寧西北邊八百餘里而牧從鎮遠關市賞者
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爲打來孫第四子訔佐土
蠻挾我封貢而邊吏弗予大委正故而長男阿惠

以入犯布屯中神鎗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
墨力台吉其兵騎無考然大約今為孱虜不似大
委正時矣
離義州正北邊千餘里住牧而市賞仍由鎮遠關
則有克石炭一枝克炭為李只弟五子數為寧前
患而卒封貢生三子長男扯臣黃台吉次男捨剌
台吉三男討討敗台吉三子各有二男蓋六派也
扯臣生長子扯扯爾次男章兎兒捨剌生長子即
素次子脫力打剌漢討討敗生長子姑什次子木

素而三部擁兵騎約七八千按先朝土蠻諸夷部
屢犯挾賞而當事大臣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
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也前輩謀國慮
遠矣至于今何遼人之不習兵而設防奔走無虛
日哉
鬼麻之挾有五其派十有四直義州大康等堡四
百里而牧從大康領市賞者長男都令小歹青也
直義州西北邊五百里而牧從鎮遠入市賞者次
男額參委正也額參即乃蠻正底家路大定大茂

等堡四百里而牧仍從大康領市賞者三男昂暈
台吉四男青歹青五男石保赤丑庫兒也鬼麻故
而五男獨石保赤北庫在耳都令之子二曰宰斷
即打剌漢台吉曰色令台吉有騎約五千餘乃蠻
七子曰專難即把兎兒曰占太即莫力根曰滂度
參即黃把兎兒曰抄兎台吉曰那木赤台吉曰色
台吉曰脫赴台吉有騎亦約五千餘耿耿止一子
曰昂暈台吉兵亦僅正百餘青歹青之子三曰千
里台吉曰土計台吉曰敖漢台吉兵亦約正六百

餘而石保赤亦止一子曰額參大兎台吉兵亦僅五
百餘大約都令乃蠻二派稍強而皆奉約束于虎
墩兎憨也
離廣寧鎮靜鎮邊鎮遠等堡三百餘里而牧其市
賞仍由鎮遠者有五路即即台吉牧生七子曰扯
勞亥曰花台吉曰遲吉兒曰把敗曰瓜兒兎曰宰
賽曰委正而七子分為十八派其帶甲控弦者大
約滿萬而獨馬少不便鳴鏑而馳也扯勞亥之子
四曰民賭台吉曰討討亥曰鎖懦曰桑阿兒寨花

卜言之子二曰莽哈大曰莽官兒大遲吉兒之子
六曰若賽曰土妹曰若參得兒曰卜艾曰民艾曰
卜言兒把敗之子二曰那言脫骨曰打來台吉瓜
兎兒之子一曰卜言台吉宰賽之子一曰卜言大
台吉委正之子二曰嚕兒罵阿大台吉
采顏衛夷酋有把伴者先年擒至紗花營配紗花
妹公吉阿亥爲妻遂依泰寧而居受其驅使其牧
地在廣寧東北離鎮靜鎮安等堡三百餘里而市
賞由鎮遠關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長花大次孛

兒敗俱死花大之子四長煖赤次伯言兎三伯言
他不能四伯大孛兒敗之子三長莽金兒次赦毛
兎三孩四煖赤存生三子曰伯青兎曰奴兒木曰
色忒兒伯言他不能存生一子曰毛起炭盖花大
四子而分四派也莽金兒黍矣而赦毛兎孩四俱
存赦毛兎四子曰專兎曰莽官兒大曰莽惠曰黄
官兒孩四二子曰色令曰夜不收是爲孛兒敗之
派凡六也夫把伴一枝雖屬紗花調度而仍係朶
顏之種其不屬泰寧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寧夷

泰寧衛之夷酋曰虎喇哈赤故矣而生五子曰速
把亥曰紗花曰歹青即伯要兒曰委正曰兀班其
直廣寧鎮遠鎮寧鎮武西平海州東昌東勝邊四
百餘里而牧由鎮遠市賞者速把亥諸種也虎喇
哈赤之先大父黠猛磕嘉靖中嘗入我剌烈山至
速把亥益慓悍擾邊上無虛歲後以入寇鎮夷堡
爲叅將李平胡射死斬其級死時尚披戴盔甲臂
手級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長卜言兎無子次

卜言顧有三子其三男把兎兒有七子焉二枝分
爲十派也卜言兎一名柏彥務胡人名多訛音也
卜言兎傷父死與其弟把兎兒挑戈飲血而思踩
塞上以相當後塞上禦之歲苦矣而把兎兒以鎮
武堡箭傷竟死其死之者董將軍一元也卜言顧
三子曰都令即額參台吉曰額木素即矮要世
曰古路不四把兎兒之七子長曰額伯革打黄台
吉次曰阿把兎兒三曰榜什台吉四曰色特兒五
曰卜兎兒六曰昂阿七曰昂奴而都令之子二長

毛起炭次杪四乞額木素之子一日拽四古路不
四之子一日帖木素凡四派皆卜言顏之種類伯
華打之子三日色令曰速木兒日翔弄阿把兎兒
之子一曰色令傍什之子一日翔闊色特兒之子
二日矮耍世日把慶卜兎兒之子一日噶兒馬昂
阿之子二日阿兒塔什日那木兒昂奴之子二日
撒鷄日色利凡十二派皆把兎兒之種諸夷部約
擁騎萬五千而皆受調度于杪花
其直鎮武西平東昌東勝長靜長安長勇平虜諸

堡而牧從鎮遠關入市賞者杪花諸種也自萬歷
乙卯遼陽長安堡關木市而虜窜鎮遠以東遼陽
以西塞外諸夷落往來遊牧無禁矣杪花一名炒
哈一名抄花隆萬間與妹夫花大爲黨而圖報其
兒速把亥之仇歲苦我邊然亦屢衂受傷幸免捕
誅耳延至今杪花諸種爲强杪花生九子長襖八
大曰把敗三日額參四日剌八時氣五日歹
木度七日卜塔什利八日本卜太九
孤又分爲二十六强矣襖八歹青

之子三日色令日骨令日我兒着兒把敗之子八
日桑阿兒賽日噶兒焉什日色令日句業日句失
口閔太日倒兒計日昂阿額參之子四日色令日
夜不收日作兎木日翔闊剌八時氣之子三日虎
必按剌麻日古路木時氣日于計世歹安兒之子
三日長昂阿日打敗日把氣崙木度之子一日滿
都失利木卜太之子一日毛起炭囊奴之子三日
以克昂阿日把漢昂阿日額力兎昂阿是皆杪花
之種也今杪花尚在而計其諧部落兵盖萬五千

騎馬
直遼瀋平虜正北四百餘里而牧者虎剌赤第三
男歹青卽伯要兒諸子也其牧地名猪兒苦周一
帶直瀋陽鐵嶺六百餘里而牧市賞仍入開原新
安關者杪花第四男委正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
一帶直開鐵西北七百餘里而牧仍入新安關市
賞者杪花第五男兀班諸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
兒大漢把都樓子煞夷性狡夫時欵時服寧有
哉伯要兒故而生五子長子者卜兒亥也生八

子曰莽骨兒大曰得固華兒曰哈兒寨曰卜塔存
刀曰所南曰長連曰莽骨速曰莽骨而共約兵三
千餘騎次子者耳只華也故而生四子長曰鎖難
次曰卜塔利力三曰鎖寧四曰賴卜哈共約兵千
餘騎耳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長曰卜塔赤
有騎千餘次曰歹安兒有騎五百餘三曰伯安兒
亦有騎五百餘老思三男總二千騎矣四子者卜
兒罕骨也故而生二子曰把拜台州曰火把台州
約兵千餘騎五子者額參大也生四子曰鎖速曰

那兒曰那速戶曰撒哈兒而約兵千餘騎計伯要
兒之種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時爲邊瀋閒患昔
矣委正故而生四子長以鄧兒次脫卜戶三脫退
四小老思以鄧兒故有十子長曰捨剌把敗而有
三子曰果兎兒曰把什漢曰剌把什擁兵千餘也
次男哈剌把拜故而有五子曰剌伴曰剌什氣曰
什伯兎曰歹青曰孫阿寨而擁兵亦約千餘騎三
男粧犍生二子曰得勒革兎曰色搾四男粧兎有
二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害利而擁兵各五

百餘五男小耳只革生二子曰果木台吉州曰歹
安台吉六男伯借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丙兎
生一子曰三穫兒而亦約兵四百餘八男火把台
州故而生一子曰扒花約兵三百餘九男把禿男
亦約兵三百餘十男奴台生一子曰昂革台吉而
約兵三百餘委正之次男脫卜户者故而生二子
長孛羅大次打剌漢台州約兵四百餘委正之三
男脫退故而生一子曰歹青亦約兵三百餘委正
之四男小老思者亦約兵四百餘盖委正四男而

分二十三派矣兀班故而生二子曰莽兎曰伯言
兒莽兎之子七曰莽骨大曰比領兎曰伯洪大曰
剌把什曰剌把太曰所牢曰色崩伯言兒以入犯
高平被傷死而其子牢寨生三子于萬曆己未秋
七月爲奴酋所獲其長男青台州次男瓜兒兎三
男海來兎有兵一萬五千騎强矣而不受奴之羈
其後也至今奴質以餌其部落云
福餘衞之夷今弱矣當萬曆丁亥戊子閒匀西虜
爲開鐵患亦中國一疥癬也乃竟爲西虜所殘弱

而避居混同江江離開原邊千餘里其久不赴新
安關領市賞積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
長住四兒次撒巾三錦只卜阿住四兒故而有子
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曰卜放而約兵
千餘騎也撒巾故而有子生卜兒炭亦擁兵千騎
馬錦只卜阿故而有子主兒者阿故生一子曰土
門二約兵三千餘騎夫恍惚太土門二皆纍日引
援兎伯言兒爲邊患者然總其部纔五千非附會
西虜烏能狼突而訌塞上哉

海西夷曰北關曰南關北關酋曰祝孔華塔魯木
衛都督僉事也故而生二子長曰台出襲祖職次
曰捏你哈皆故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仰加奴
二子皆狡引西虜爲邊患被剿死而逞加奴有三
子其長子卜寨搶建州被殺卜寨之長男則白羊
骨襲祖職者也其次男卜兒罕骨在一子牙木台
州皆住野黑寨離開原鎮北關五十餘里耳以逞
仰二酋大創故弭耳受戎索由北關貢市領賞爲
且倚我卵翼以抗奴我開原失而北關因陷于奴

乃我亦失一外藩而奴更訌也建議者以爲借開
原與北關以拒奴然不思逞仰二奴昔日何狀而
能　百金之不爲肘腋患耶諱何容易也　按北
關佐南關而猛骨孛羅遂非就建夷羅綱人皆謂
滅南關者建州而不知滅南關者北關也南關滅
建州寖强北關于是漸弱相攜未已棄弱隣而來
强寇詎非逞仰那卜四酋爲謀之不臧哉然則滅
北關者非建州而亦北關之自滅也已
台出之次子仰加奴亦以逆剿殺而生五子長曰

那林孛羅故次男金台失領兒兵生一子得勒革
台州仰奴三男曰賽必兎四曰阿力木皆故矣五
曰土木兎故生一子曰抽古六台州而金台失殺
之故仰奴之後獨有金台失與白羊谷分爲二寨
也在台住寨住亦去鎮北關五十里今並沒于奴
或云金台失殺其五弟之子而又不和于叔白羊
骨遂各相猜而迄于同滅乃知借開原之說未可
爲否畫也
淘關之夷酋迷黑忒塔山前衛左都督也故而生

一子長曰王忠襲祖職次曰克失音辰王忠故而
二子汪古羅汪古六皆故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襲
職焉生六子長曰虎兒罕次曰三馬禿三曰往失
四曰那木台五曰康古六六曰猛骨孛羅虎兒罕
故一子歹商爲北關所殺三馬禿故子王把太內
附爲廣寧指揮改名王盡忠生二子長王國勳次
王元勳往失故生三子長阿斂亦內附爲指揮名
王盡安次伯撒爲奴酋所殺三寀亦內附爲力木
山把總陣故那木台□□召乃康古六子曰古莫

台州皆歿于奴而猛骨孛羅襲祖職陞龍虎將軍
然與北關構隙爲奴酋計所愚戀內妻而去其兵
柄卒以出奴長子吾兒忽弃奴黍之爲婿次子克
把庫內附廣寧爲王世忠南關之地遂墟王忠王
台皆忠于　本朝其子雖滅于奴而後裔居中國
附塞上襲冠帶者爲多樹其黨類使自成一部落
恢復祖宗故地亦中國一藩籬也
奴酋旣誘殺猛酋收其　勑書部落北關寨廢而
奴酋獨強于是建州之禍乃烈矣按奴住牧在寗

宮塔紅岩子等寨其通貢由撫順關其部夷從撫
順清河鹽場等處隨便互市自吞併王兀堂誘殺
猛骨孛羅而東自鎭江長莫北抵開原咸遠凡八
百六十里與遼鄙柄逼也其兵不下五萬餘古云
女直滿萬勢不可制况今日哉奴之祖曰佟教塲
建州衛左都督僉事也生佟他夫有二子曰奴兒
哈赤速兒哈赤他失死于亂陣而奴兒陞授龍虎
將軍有七子長男曰洪把禿里爲奴殺矣而一子
曰阿古奴之次男曰貴英把禿里三曰忙哈大四

曰黄台住五曰把卜太六曰阿卜台七曰把卜海
遼兒爲兄奴兒囚殺而二子曰禿龍曰阿哈今皆
爲奴兒管兵其養虎豕突之患者以封號　勑書
太隆而自後以遼人不設備而好生事故漸激其
內犯及撫順清河之陷勢如破竹而將帥不能協
心愼盡經畧兼駕馭紀律遂一敗沒而不可救至
今疲海內而卒難爲力也嗟乎非奴之強中國自
弱耳夫趙營平之畫西羌曰以臣愚計遜之十年
今日之事十年果足了奴乎哉

寶日堂初集卷二十五

華亭張鼐世調甫著

學庸

大學只是箇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於天下者止至善也知此之謂知止脩此之謂修身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定靜安即誠正修也慮而得即齊治平也知止為始明明德于天下之始也故曰事有終始修身為本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以先致知也物有本末所以在格物也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于天下終始本末知環無端此聖經渾淪完備之文讀者不應拘牽字義破碎分析也

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只在一欲字見于古大人發願弘大學者須發此弘願當念即是聖人其功夫全在格物通得萬物皆備于我之物則豁然光明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誠正修格物也齊治平格物也此物既為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則此身即是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身為本即格物致知之義也

致知在格物一了百了須在致知尋源何必向格物理會○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人生身心意都是耶耶靈靈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自我知之一知洞達有何虧欠即所謂致也特以知體虛寂日用尋常間感物而即圓滿似影赴水似形赴鏡當下即見

當下即知似此即知即物物亦是知故曰知至曰格物再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顯

吾人照管一身變化萬物只是個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德只此明德明之于天下此即紙謂格物所謂致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體在我而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修身為本知此本者為知之至也知至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色原無兩件從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

理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所致一知即修知修
照至如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
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
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須磨拭須
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
于此試想人生除卻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
身沒有家國天下展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
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卻
用若不依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

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
惡兩字而下文修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
也知此理者可與讀古本大學
無所不用其極極在何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新不已則極矣新民新命皆自新新新不已來也
大畏民志格物也此謂知本知物有本末之本也
物格而後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正是釋格物致知直捷痛快不須蛇足妍惡起
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

欺便不誠此第一念便是獨君子慎獨好好
色惡惡惡臭無轉念也小人不慎獨而獨根未
絕故欲揜即欺其惡欲著即欺其好而肺肝露矣
所以君子慎獨有十目十手之嚴不若小人之甘
自欺而喪其獨根也慎獨而心廣矣體胖矣誠中
形外此之謂自慊矣誠意之真景象如此自欺者
能乎故君子必誠其意先儒以此章為人鬼關然
細思好好色惡惡臭當念即生當念即快不須擬
議不須思維無擬議思維便不入欺路即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誰不從此好惡發很依此真念隨
處快足豈非慎獨誠意為一部大學樞紐乎
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即好惡也身之所着即是心
之所遷若慎獨之初即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
不有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親聽飲食說不得修
身是概舉之耳然則正心發源于誠意
親愛賤惡哀矜傲惰亦好惡也好惡說到身上來
便與家國天下相接辟則知不致物不格而不能
明明德于天下矣夫好知美惡知惡不為情便不

爲物蔽者亦自誠意來也
修身只言好惡言國家天下之關通處也治國則
言孝弟慈平天下則言老老幼幼恤孤皆提修身
之關鍵言之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好惡之
通于家則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
其通于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即好好色惡惡臭之一
點真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此正所謂格物致知
之真脉絡也歟

平天下說絜矩絜矩說平其惡所惡平則所好平
而天下平矣然有兩件大事曰理財曰用人而理
財又係乎用人理財而勿奪民財貨平其好惡也
用人而進賢退不肖平其好惡也講生財之大道
而無悞于聚斂之小人亦平其好惡也得衆則得
失衆則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
夫善與忠信之能得衆者豈有他哉不過存此老
老幼幼恤孤之真心而無失吾好惡誠意之初而
已

大學八條目次第歷然中庸一中和階級頓蓋大
學言道中庸言性也
中庸一書單提個天命之謂性是子思直指源頭
處性不可言而率可言率不能言而修可言其率
處修處皆性也曰所不覩所不聞曰隱微曰獨曰
未發曰中曰不二曰闇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
怒曰篤恭曰不大曰無聲無蓋皆是性皆是天命
也命是命根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依然未
發矣篤恭而平天下則依所無聲無臭矣彌六合

處直要窮到退藏于密處纔是歸根復命學問
性與教相對一部中庸節節皆教也而性在其中
率處即是修處也不着事隨萬事不着物順萬物
不着情應萬情非有非無活活潑潑自在流出這
箇就是發皆中節非道而何道既屬當人便有當
人實地故戒懼慎獨乃是率性真把柄着力于無
着力之中是之謂修修處即是教也
朱子說箇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只日用二字解率性甚真切了當友人問如何

已成是道日日用之依於性不依耳目知見者道
也大凡人生即有耳目知見日用處件件都是不
曾在性上做出來就是日用在性上做出來自已
却不能自見只爲耳目知見礙了這耳目知見是
得人的日逐滚滚無不是這個用事臣勝于君僕
勝于主自將自迎自私自利如何通得天地萬物
爲一身若是此一點真性做出來的便是生天生
地生萬物根本故曰大通然在日用上自見耳此
道不倚靠耳目知見元來活活潑潑在人日用尋

常之中童子捧茶可以見性童僕之往來可以言
中謂其不着耳目知見也所謂覩聞覺寂顯見俱
融獨而無偶者正指此也人只爲憑耳目憑知見
便有真主宰而不自覺有真血脉而自不尋物于
形色只在一身上轉如何通得若道其耳目忘其
知見形色盡是天性用事便是未發之中便是中
節之和而道在是矣昔人論王種無爲臣種有爲
夫惟無爲是以爲道之真種子也〇道不可離可
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則解有道矣脩道者修之

以合于天命也天命者所不覩所不聞獨是也慎
獨君子惺存渾是天命故天地位萬物育
凡視聽順應俱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視聽
有起滅天性無起滅故所不覩是謂見性所不聞
是謂聞性如春光只在紅紫而紅紫當不得春光
無處不有無處可尋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
凋者也此之謂獨君子之慎以此
問戒謹恐懼便落覩聞如何爲慎曰言慎率在言
率慎在

問先儒每説敬以持之此意云何曰此敬字乃本
體名目也聖賢學問只是因其固然行所無事添
一些意思不得便如堯開闢舜揖遜湯武征誅偶
孔制禮作樂轍環徧天下也只是因其固然其於
日用分上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曾添得一些若
人識得此本體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頃刻變化
隨我自在中流出便是戒謹恐懼若是胸中放不
下意思安排總是犯手既犯手定有歇手時節不
是循環不息無終始的天性太極濂溪的人如在

逕塗不知誰處是路遇得指點提起脚跟便是路上人拘束放不下的人侏手足四肢添箇恭敬依人我先景起箇嚴憚如人負千鈞物行大路負重而氣亦衰未有不歇脚消停者究竟亦同渙散所以云敬只是惺惺主宰時時刻刻在 或對青天而不愧聞雷霆而不驚然此體取自然工夫到處用得便是千古聖賢大機 大用真血脉學者爲已爲人真路頭也

旣說有個喜怒哀樂發矣發而中節有個未發處

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中在和內見也大本者達道之大本也本妙于無達妙于有有者非有無者非無不可須臾離之道如是發而皆中節加不得個已字發如其未發而中和致矣天命之初體也人人有個致中和人人有個位天地育萬物不得專言帝王神聖事

或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爲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謂之中哉朱子此論已開後人悟門久矣

横者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一道耳一畫而後堯何以曰中湯何以言恒文何以言廿孔子何以言仁曾子子思何以言獨言誠孟子何以言善明道何以言識仁象山何以言先立乎其大陽明子何以言良知至今世上人着衣吃飯日日受用不知果是何物一是何名將聖賢權說都做衣機迷頭認影陸海浮沉乃知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上機尼父下開子與直從九天下覽露出個廬山真面目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證據曰只看天熱百
鳥熱天寒百鳥寒此時理會自巳寒熱何如和風
朗月鳥鵲皆喜烈風怪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
巳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哀有喪矜有
疾真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
身都是元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斷非誑
語

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得曰周禮十二荒政民
有荒而不爲害後世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

造化兩暘之不及只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
地爲鋤犁以耕之爲桔槔以灌之水東而可引之
西土瘠而可移之饒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
地人落地時個個懞懂而教之以詩書習之以禮
文閑之以理義而後人乃八面玲瓏這都是一性
上做出豈不是生萬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
天生地生萬物者在

堯舜授受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
執着故曰時此仲尼于中字下一註脚也是謂祖

述堯舜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却水爲性
命自心本聖甘作凡夫是個飲食不知

不明由于不行不行由于不明聖人說個我知之
矣因聖人知之衆人不知故曰鮮能知味

大智本空無所不受隱惡揚善同在虛空無礙中
執其兩端如物在握提放由我用中于民用在我
中在民似鏡照物照原依物鏡體何與

如有是得一善一是一中之一所不覩所不聞是

未發時消息謂之獨謂之一他人多在情識上尋
求顏子獨在天性上透悟到手便用自無歇手

民鮮能而唯聖者能夫婦之不肖可與能而聖人
有不能故曰中庸不可能嗟乎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

和不流便是中中不倚便是和中和合一是性體
可見這強是天性上帶來的天性安得有變

殺人須故咽喉上着刀爲學須提心體入微處用
力故曰強哉矯只君子也是南北的人但不落在

南北風氣寬便是君子之强
看來中庸不可能都是賢智壞了世上惟名根拔
難掃盡名原是情量中所有賢智之人于此界一
粘帶便于本分外添許多造作若遵道而行既平
平常常無名可選便覺滋味消然自生退悔須知
聖人亦為處亦能已津津然知着衣吃飯頃刻不
離只是一個名心掃盡潜而不飛
費瀰六合也發也隱藏于密也未發也費處都是
隱率性處都是天命也子思極力要指點天命而

無可說只得就費一形容之夫婦知而聖人有不
知夫婦能而聖人有不能其有不知有不能處似
隱然而只謂之費不謂之隱隱不可以知能言也
不知不能處是隱與知與能處亦是隱也語大語
小語上下皆不可執着惟不可執着故無之非是
其實可語者近而夫婦極于天地天地夫婦之外
都無可語也不可語隱矣費而隱矣妙哉道也至
矣
道無所不在在夫婦聖人天地在子臣弟友在富
貴貧賤夷狄患難在父母兄弟在鬼神在聖帝明
王制禮作樂在九經在三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
瀰綸參賛種種皆是然都是個發而中節都是個
人道都是個日章其中有個一有個誠有箇性有
箇於穆不二有箇溥博淵泉有個篤恭不顯這便
是個未發是個天道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天命也佛氏所謂身相
現而本體不動尋觸發而起處無心情量難窮思
議路絶其夫道之謂乎然則子思之言道也精矣

道即是人人即是道離却當人道遠千里以人為
道如以柯伐柯終隔二物故楊慈湖曰為道如假
柯終不近道因其為之是以遠之
人識人纔識道耳目口鼻非是人見聞覺知乘是
人即子臣弟友是個人倫不是個當人若論當人
人我一齊大家在平常日用裏無思無為現成自
在庸人不著不察聖人惟日孳孳
太素者道之始也性也率性則素位而行矣起念
不依本性則願外矣性者人富貴而不淫人貧賤

而不亂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天不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廓然乎易坦然高明君子所爲遁天地萬物爲大身者也故曰反求諸其身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乎曰旣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却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即境都是學問見在都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過用得着膽壯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置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

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個失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體常健故無爲君子常惺故無事也

道不可言而可言其寓鬼神道之寓也贊鬼神正贊道也天地間無處不是鬼神無處非是道豈真有鬼神哉祭祀亦一端耳鳶之飛魚之躍鬼神之洋洋皆道也體物不遺處有箇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便是誠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放乎四海只在源頭上聖人之孝發源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淸不淸便有聖凡差別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脈處其寔一點命脈行乎其閒會得此點菽粟飲水都是這個市井途人都可做個武周故中庸把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兩句點眞源頭出來又說個所以事帝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人可以治國置不是個達孝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聖人之孝何以分別答

曰舜都在性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無天道眞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做去了故曰達所以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人道敏政仁者人也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一即是誠誠爲天道誠之爲人道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人道合天道全在勉然執擇上到得愚必明柔必強纔是其人合幾可行文武之政聖人不

在方册上論政邦在哀公當身上指點出來故曰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
書禮樂皆可灰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
耳聞不中用精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個
明辨處最有力
經籍是磨鏡的藥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藥
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辨之者明諸心也
性無可擇如何有擇性無可執如何有執擇善而
固執識得本來真種子更無餘事只須時時保守

此正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玩一而字須知
功力在擇上
如何是博學今人所謂學者非學也袁了凡云學
只是明自家本然之善要尋這箇頭腦不拘一路
不執一說隨時隨處無不用力
明辨處種子到手功夫自然朴實不露一些精采
故曰篤行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都是方便法
門到得明強方便都用不着故曰無病仍除藥還
家莫問程
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異名只是同源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兩路總歸一路楞嚴經上
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註云即寂而照曰妙
明即照而寂曰明妙即此意也
何謂至無聲無臭至也何謂盡天地萬物爲一體
盡也誠即性也誠至而性渾然全矣有何不盡盡
性即是盡人性盡物性也譬如和合諸香爇一塵
具足衆氣沐浴大海掬微滴用匝百川無不有乃

無際之虛空無不照乃無塵之淨境此盡性之義
也○性生天生地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萬
物依我性而立我性不依天地萬物而立故與天
地並立而爲三人須要識得個誠體性體無假之
謂誠有此誠故性用不淪于空寂無礙之謂性有
此性故誠境不滯于思爲
致中和眞致曲無二致也曲體者即中體即性體
即誠體也隱處微處獨處謂之曲不覩不聞天命
之性何其曲乎曲固能有其誠言誠而化在是矣

形著動變皆誠也皆致也天地位萬物育一形著
動變而已一致曲而已因無生有曰形著動變從
有入無曰化能化者誠之至也此至誠之所爲能
盡其性也然則何以爲其次曰盡性以致曲爲次
也何謂曲曰火在石中擊石傳火何謂化曰火出
石盡灰飛煙滅

治亂運也蓍龜數也四體形也災祥乘運而見徵
兆偶數而生形神依身而立總謂之人不謂之天
若論先天却有個至誠之道在善不善先知者知

之於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先也先知是性中之
知性中之知轉旋天地而無功默變化萬物而無
聲色故曰至誠如神謂至誠前知之道如鬼神之
有有無無而参三才贊兩間者以此也

盡性即盡人物之性上盡自成自道只在成物上
成何以故性無二故誠之所以自成自道即物之
所以成始成終同一天命之性所以成物盡變處
乃是成已完滿處故曰時措之宜時者德性中成
物妙用也○誠如人一身然何謂仁一身之血脈
元氣也何謂知一處痛癢滿身皆知血脈元氣之
覺處也仁知俱誠之別名

天地不二見之于河嶽日星昆蟲草木日發生而
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已則天地
之生體寂矣至誠不息見之於博厚高明悠久變
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斷爲不已則
至誠之妙用熄矣蓋發乃是未發盡人物乃是盡
性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有不見之作用者
此中庸之所爲善言天命之性也○既無虛假自

無間斷如何是假如何是眞有人爲的是假無人
爲的是眞有倚靠的是假無依靠的是眞一切見
聞知識多是人爲都屬倚靠若天命之性思爲不
著邊際都無如環無端通乎晝夜安得有間斷時
即曰久曰徵曰博厚高明悠久只是一個無間斷
也

天道人道總是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生
天生地生物然須措得便經綸參贊行得便通天
地萬物爲一身所以行之須待其人其人者聖人

也聖人之性與聖人之道如氷凝水合一無二氷
水渾化到處流行上下治亂都是性道用流之處
這性中一點靈光朗然獨照隨物賦形拈起便用
不煩思議不待湊泊渾然一天命之初楊子雲所
謂明明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正此
意也保身者保天地萬物之大身○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聚前日用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天就
發育即是峻極也物非草木昆蟲天非蒼蒼漠漠
須知洋洋優優兩段都是形容語三千三百不過

指點其發育峻極耳
徐文貞公學則辨曰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
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道此之謂釋離此之謂
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問學而問學
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直捷了當一破舊
淵異同之惑然其說本之鄉先生沈東老東老又
得之魏莊渠○人性物性都是已性何其廣大也
然其中人情物理却有個細微曲折處絲毫不盡
滲漏已多故日盡精微性分中極細者方極大極

粗者乃極精者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先要識得
極高明人道的纔是真中庸夫子不得中行而思
狂狷復痛絕鄉愿之流則所謂中庸者可思也甲
辰會試一舉子云道中庸而不極高明則為無非
刺之鄉愿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為無忌憚之小
人雖不中其言却有理○四方風動謂之與遜世
不悔謂之默
聖人不能違時孔子處三同之世不從夏殷而從
周行其時也時中時措聖人之道也

三重德位時也須重一德故曰本諸身本諸身則
制度有源天地鬼神先聖後聖無弗同矣天下萬
世之人心亦無弗同矣是以為永譽之君子而王
天下也
小德大德總是一德此德生天生地生聖人天地
以此持載覆幬以此錯行代明以此並育並行不
害不悖天地之大者德之為也仲尼無大以天地
之大為大故曰律曰襲天地之德即仲尼之德故
仲尼之大即天地之大也德者何天命之謂性是

也大哉仲尼中庸之為德其至矣
元氣惟含藏故四時畢備聖性惟深靜故五德俱全當春而春當秋而秋藏極而發也時仁則仁時義則義靜極而生也所謂未發之中其中也時故曰時出蓋從淵泉發根也○窮天際地過化存神有情之族屬惡知避而欲知趨無覺之昆蟲寒必潛而燠必出並在靈心化育誰非性量生成如泉流競注而江河不流似萬籟紛吹而橐籥自寂天功莫喻性妙難言

凡有倚是見聞覺知無倚是聰明睿知有倚是假無倚是真真實不虛所謂固也註下個實字見得固聰明睿知即是至誠也惟至誠能知之惟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耳蓋至誠乃天德非人為也
與上章都是贊詞
引尚絅之詩贊嘆一個闇引潛伏之詩贊嘆一個不見引屋漏之詩贊嘆個不言不動引靡爭之詩贊歎個不賞不怒引不顯之詩贊歎個篤恭引皇矣之詩贊歎個不大引蒸民之詩贊歎個無聲無臭用引詩體作結局直是發明未發之中天命之謂性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初闇然篤恭未發之體然戒謹恐懼却是位育實地內省不疚却是平天下真把柄可見至誠至聖與天命合一處不是無根
鼻忘於風舌忘于水聖人忘於淡諸臭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盡而水無盡也故曰淡而不厭至人胥濬濬者性命之精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無聲無臭之妙也○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

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也○無聲無臭微乎微乎大哉天也大哉聖也斯其至矣
孔子渾渾說個性相近而子思直指天命之謂性蓋天命之性在人功夫作用闇功夫依性故無依着作用依性則非鋪張滴滴歸宗源源合派通天徹地都是性量就人生日用飲食各各有箇天命在無思無為自然而然情識道斷思識路絕子思之教人也微乎淵哉

今世病講學者赤也天下豈可有一人不學學豈可一日不講只要就會講當下認取天命之性余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拏蓉者三以候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即鬭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候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

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荅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養覺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巳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巳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巳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人生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爍爍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處下于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人件件皆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借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毛厮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處下于輿隸講學當下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寄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論語

聖賢千言萬語說學字不破此學體則洞洞養財寂寂覺則惺惺用則蕩蕩其通於人也如聲虛重垣而不礙其藏于密也如花開空谷而無言與鳥既不相離習亦元非着力只從處如行見家一步前一步如饑得食一口甜一口耳○學則有悅樂

而無餘三予字參差咏嘆直是指點學中快活真
景象
習字從羽便曰朱子云鳥數飛須知羽而飛是鳥
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鳥俱
飛與魚俱躍鳥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時
習不悅也
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孝弟如何孝弟為仁
之本曰仁在未生以前無思無為一落於為人而
仁有為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皆稀

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為仁之本要體會講
箇為人為仁字
巧言令色原是要好一邊但有德之盲舉非是也
都是無思無為一片滾出着一要好念頭便於自
然本體去之千里故楊慈湖曰仁人心也纔劃失
之
為人謀而不忠如何省嘗問有一先輩人問曰公
自想亦有私否答曰那得無私吾兄子病一夕十
起退而安寢如故吾子病吾不往視終夜不寐

也何謂無私此亦為人謀之微密証據也
不重皆因不忠信主忠信正是重處擇交省過是
扶持主宰的
澆薄之民如亡子久離鄉井若邊人指點故鄉景
色便想歸來故曰民德歸厚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曰
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
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
姑待則就此不求安不求飽正是敏於事也不求

安飽而敏於事其中幾微有箇內外賓主之辨在
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滑薄意思便將箇滑薄
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為外為賓若有
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渙時時刻
刻是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必有
事的學問此則為學為主要從此處默默細勘然
惟親近有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
件把我事去質問他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
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証隨處反照

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解默契打做一片纔是皈
事真學問好學真境界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是聖人直指本體話頭因貧便
說箇樂因富便說箇禮總只是一箇子貢若見得
此本體便直下自信受不須牽扯切磋琢磨來比
擬矣蓋切磋琢磨是着功力上說話不是直見本
體說話也夫子只爲他有箇聞一知二對待比擬
在故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已者止於言詩未可與
言道也告往知來即是對待推測之謂可見人生

貧富只是這箇富亦有樂貧亦有禮本無驕諂何
須着無無者旣無何用磨琢認取本體得大快活
自在若執持知見枉費一生精力心境終未脫然
無礙也此是學問真正源頭故於此章標出
燭之明能冐一室則一室照日之明能冐天下則
天下照我之知能冐人之知則人皆入我照矣老
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夫人之知皆不足以冐我
則我貴矣故君子患不知人
郭象註莊子曰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萬物之上故

夫子曰爲政以德曰無爲而治曰篤恭而天下平
要想舉八元誅四凶封山濬川事事勤勞却有箇
寂然不動處是爲帝道
思無邪邪者第二念也今人山歌里諺都係當念
當境說出略加執縶便失本情便是邪然則三百
篇不傳於學士之口而傳於里巷田夫久矣○春
草生花於不見之處當春而花非爲炫色也秋蟲
曲吟於不聞之境當秋而吟非求賞音也故全天
於聲氣之中而造妙於工拙之外此亦思無邪之

義也
問何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百花不一味而蜂
釀之成一蜜五方不同俗而君釀之成一善花入
於蜂之室則味不得自制其性俗競於君之禮則
民不得自安其習即齊禮都是德也
志學是種子也下得真種子根苗花果日生日新
人心盡然何況聖人聖人不道向學人指點新新
光景初非自敘年譜也
問耳順曰耳不性聲處聲自來耳邊若決江河沛

然莫槧空空如也故先輩曰伯夷耳不聽惡聲僞
有箇存在
規爲圓矩爲方聖人如何說不踰矩學道之人覩
方而易礙礙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
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漸
仍還于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此終日與言之回當其言時默然愚人追其旣
退追想他相對之時覺他儘足發明絕不類愚人
可見夫子一時與回遇全不在語言面貌間

愚是妙悟開口不在舌頭上色空是實體本性原
無一絲也不空則不能愚不愚則不能發易曰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童子問觀其所由余曰人有能學做一好事者無
有能學發一好念者心猶離也念猶苗也無覺離
則無此苗
人不安於倚而發于察聖人不過指點人認得自
家耳察其所安何與考校人事
有故便生新一新便是故妙明無盡原是如此道

者如斯不舍晝夜理會他源頭從何處來祇謂言
養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理會他本根從何處滋息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時習法便是溫
故法
游中有比目魚各一目游則兩鱗相比而成覩故
曰比比者倚附之象周者兼覆之象也如晤言一
室奐若芝蘭而存以無所為之心未嘗不兼覆即
大廷廣衆延納收攬荷懷一廿隨要擧之念不失
為倚附易曰同人於門周也同人於宗比也君子

將萬間廣厦庇人決不寄居人廊廡下
不思原不是學不學原不是思眞學中有思眞思
中有學
目視耳聽夏葛冬裘誰人不同如何能異異於愚
夫愚婦則異矣異中之異易見異中之端難知毫
釐千里攻之不可不豫攻則其害自息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息息不昧千古長存禪
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為獨覺既不倚著開見亦不
假借思惟當下即照更無轉念故曰是知

子張多聞多見其學有近于干祿聖人教以愼餘
二字直從心體上掃病根故曰祿在其中其實何
關祿事○凡論語所記子張學干祿子路終身誦
之南容三復白圭都不是實話

子張十世可知一問問得甚奇異聖人百世可知
一答答得甚平常可見世界是有主的世界隨他
因革損益脫不得箇禮字

見義不爲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只如乍見孺子
入井而惻怵見義也不能保四海則不爲矣嘑蹴

不受見義也不能辨萬鍾則不爲矣此等全是氣
性上不帶得剛勇來

質存土鼓禮本自儉哀痛慘怛禮本自戚奢自儉
出易從戚來豈不是禮之本註中却多一轉

陶元亮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素之爲禮
眞禮也禮可爲而素不可爲故曰禮後乎子夏心
動已在素以爲絢一問

有言說處非意之精微也問禘之說禘可言耶故
聖人只說箇知知則其黙黙會心處血脈源頭自
然相接其於天下只在眼前更有何說可舉聖人
之言禘也微乎

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聖人信心信口說禮說知何等自然何等
直捷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發揮明白上下只
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心心
相入所謂交也故曰君使臣臣事君

管仲之器小哉一語是千古相天下定業君子不

器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功寂若過眼浮雲有何聲
色功勳可受驅遣只因管子功名發根不在性地
上便爲功名所用揚子雲說大器猶規矩準繩還
是功名之見

太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游其際想像其
自然節奏耳樂在性靈不可言而可知只如他人
聽古樂隱几也聖人聽之不覺其揣寫變化若此
矣

昔人云蛙鳴可當鼓吹斗酒可聽黃鸝牛鐸諧黃

鋒芒刀中桑林天地間無非是樂何必咸英韶濩
哉執九奏而論樂去知字真景遠矣
儀封人見透千古在沮溺丈人之上傳註只謂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遂就世上際遇論耳封人
木鐸一語却在千萬世提聾振瞶大機括點破當
日以顏之道大莫容賜之擬得邦家尚未說透此
關得封人一言便如雷鳴天下
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
好徑之民永斷歸路

安仁利仁入約樂而不癡如污泥不染紅蓮故曰
聖人除心不除境
志仁無惡不論也去欲還理權法也
無欲無惡綿綿若存既斷凡情亦絕道念是之為
仁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友人問朝聞夕死之義余為拈論學數語記之○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
朝字夕可見了生了死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
百了何不可死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

而但說知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
是知生道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死話
也今人若要聞道定要可以夕死死得便是聞死
不得便不是聞死得而生便是知生死不得而生
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通乎晝夜生死而知所謂
聞之妙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以耳目口體活
動為生終是死爾若不以耳目口體活動為生却
又如何遮箇生死名目既有名目便有知生者帶
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箇無鞭影的生理出果

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生却有
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曰隱曰
微曰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刻刻皆
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見識力量
之外故只曰聞曰知
學人讀書須識箇源頭源頭既清便不為名句所
轉第一要死過一番方活得來莊子曰形固如槁
木而心固如死灰又曰哀莫大乎心死而人死次
之然則心欲死又欲活矣夫死者死其妄心活者

活真靈心也妄心對境遷流游魂百變故須一刀
兩段靈心虛妙內守六通四闢實同魚躍鳶飛不
從此兩處着眼一生滚滚在泥沙波浪裏
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謂之聞道了生死毀
譽榮辱利害生死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死得不辭
毀譽榮辱不得利害生死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
謂死能生得
聞道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
用不着隨聞隨捨捨個血肉殼子非是捨個真性

命也故曰夕死可矣須知夕死非真死也夕死可
矣是了生死死而後已是了生死死而不已是了
生死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死上較量聞道
是真實話生死是樣子話
形上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死元來無聲無臭是
生的名色象貌是死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
議是死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
妄生分別是死的赤條條渾淪靈妙萬感萬應做
我主宰是生的把從光景隨波逐浪是死的凡依
軀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死爲軀殼主是形上
乃謂之生
聖人如何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耳目口體
若在耳目口體着力雖是屏色禁聲都依形色而
立工夫俱不中用若是以我主張耳目口體將此
形色都是我用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
天光煥發節節都靈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
是於穆之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
殺身捨生都是不被生死做主可以殺身亦可以

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巖墻所謂聖人
無死地全是我做得主要死便死要生便生此處
無生無死亦生亦死只有個不靠見聞不著形色
者在此之謂真聞道
道本無奇特然直須另具一副大胸襟大眼界人
方堪與語山谷云世人病件件可醫只是俗念不
可醫恥惡衣惡食之人俗既難醫何堪論道
無適無莫正是義之與比若說比義便是適莫義
無名相如何可止方圓變化到處恰好諺云有道

以主之則有主之道能主之心於義字已隔千里
孔子問禮者聃老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
淫態都是飾文太多處添出來眞正飾文便是太
和元氣不驕不淫此最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爲
箴砭尼父則非也孔子所謂能以禮讓爲國亦此
意
聖人說一貫不曾有言曾子說忠恕不曾有解曾
子自悟門人自述如兩飽相對飢者在旁空勞讃
歎○看來天下忠恕之人何處通不去曾子實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九

到此亦是既飽之後把一碗飯與門人吃只是飽
後光景門人竟說不出也
思省是我性靈做主賢不賢都是借境
爲天地借財爲世間借福爲此生借光陰爲一身
借言語刻刻臨深履薄隨分安土敦仁不是寶嗇
一己正是有箇大機大用意思在故曰以約失之
者鮮
忠臣不怕辱良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
善無功耳

縲絏不足爲傷而刑戮又所宜免聖人之權衡人
也何如哉學者省此可得立身法
形上之謂道形下之謂器夫子語賜曰汝器蓋欲
進之形上之道耳而賜遂以何器問畢竟在形下
處討消息故夫子姑以瑚璉答之令其求於器之
外當有進步亦即與汝弗如之意也
聖賢用世多要自己拿得出來信不道便拿不出
只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信手便用隨叩便答此
是眞信處漆雕開被聖人一逼便說出眞話來此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十

即是學問眞種子聖人如何不悅故昔人頌曰心
地寥寥攧撲時自家痛痒自家知直將痛痒從人
說笑殺含糊體面儒學者不消在斯字信字上强
解
不知其仁不知其仁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不是仁
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便是仁若忠矣未知焉得仁
清矣未知焉得仁夫子認得仁字眞不輕置一辭
也故曰罕言仁
子貢不及顏子要他自悟如通身汗下一般直把

平日見聞知解撇下纔合箇斫了如愚兵而目夫
子如何替他說得故只將女與回也孰愈點動他
他既跳不出聞見知解圈子只就他不如輕輕下
個不了語令其言下尋思必有恍然處若一說破
便千古沒滋味
聖門勇如子路而夫子尚曰不見剛則此剛之品
關係甚大申棖如何當得來棖也慾句只是爲申
棖解耳其實聖人思剛自有深意在
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

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性
體也天道也子貢曰不可得而聞則固已聞性與
天道矣張無垢曰如何夫子言天道皆把文章兩
處分佈禁肯與見難曰若言立象以盡意非通於
意外者也係辭焉以盡言非言乎係表者也斯則
象外之意係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門人周季侯作不念舊惡題自就有曰不念舊惡
原無實綠止就他心境上摹出總是用希又就他
不念處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若必說到改與感
上正未免有心矣又曰舊字如飛影馳輪忽焉過
去之解若季侯者可謂得書意者矣
微生高累要周旋人便是不直巧令略加粉飾隱
忍略過含容便非本心便是可恥此是聖人就隱
微打動人處若說兩項是小人險人則恥者何必
聖人與左丘明耶
聖賢總是一箇公共天下念頭平君和對躍然而
出程子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
中一般看有甚妨礙

老安少懷朋友信聖人說來只是隨物付與眼前
平易事永嘉集曰利他不吝自益未聞劉孝標曰
生萬物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怒是心之用境通是心之生機人如何斷絕得不
遷不貳如醜形人鏡而鏡不留形微風撼水而風
不凝水若言怒甲移乙知之復行似非可比顏子
境界幽溪鹿過苔還綠深樹禽來鳥不知此等本
體非深於學者能乎
葆光而藏簞瓢隨巷應機而出禮樂爲邦顏子不

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書不病其缺於
文章若譚性命安頓處不在外邊種種之事故曰
回也好學今也則亡顏子歿而聖人之學絕
人不堪其憂憂箇甚麼回也不改其樂樂箇甚麼
此樂人人具足只爭改與不改耳東坡詩云我求
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須知陋巷憂中樂是學顏子之所學又識畊莘事業
處憂是志伊尹之所志
儒安得有小人儒畧涉信果便入硜硜聖人為子

夏發藥正如此若後世强作區別分別者猶
是訓詁義學也
風塵捷徑中决無好步履交際寒暄内决無好底
品聖賢取人寧拘無隨寧落落無容容也
乾道其動也直人之生也是太裴氣元之始着不
得一毫人力着一毫人力便是罔去罔求直來是
罔濂溪云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纔
入於罔應機處變不神
知好樂只是一件特就中第其境界耳一着不是
滿盤俱非〇須理會二之字
箇中精微之極非人見聞知解易得參透所謂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恍惚成迷漂人邪見故第一着
是尋覓真種子最難所以學須知之纔能好之〇
知不是頓悟之謂頓悟者悟後也未到本體即是
功夫定須功夫先依本體此處一錯總費精神
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有不可
從井救人從來無此聊太只是見得仁者有個窮
處要尋絕處逢生法昔有一參禪者問曰譬如有

人口咬樹藤兩手撥㨿懸塵百丈下面有人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應他喪身亡命若不答他
辜負了他來問意卻是如何禪師答曰請你在未
咬樹時節問
堯舜一病正是仁　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默非默於口識并不在心若識以心便有心口相
語處不默矣心中〻〻有默默者在言思路斷妙明
豁然到此為學誨人安能容已
魚活故游于水心活故游于藝魚不活則浮心不

活則玩物而喪志也故游藝正是依仁妙處
不憤不啓聖人惓惓教人只要人自得背根付與
所謂吾口裡說來不中女用者是也○凡教人最
忌說盡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
體神妙處臨事而懼是寂不動也好謀而成感遂
通也孔子將孔顏心學點化子路只為他胸中覺
一勇字故理會不得
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目在齊聞韶而三

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舜文相通處若心一
於是而不及乎它還是淺人語○聖人胸中先具
一舜文一觸而豁然開闢如飢得食如渴得飲能
領其趣而別其味不能道其趣而替其味也
求仁得仁如何謂只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點
默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欠纔謂得仁所以
夷齊遜國只為天性上見得真切又不輕擲一死
如投淵立槁之所為兄弟飄然遜之首陽怡怡同
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
源頭先自明白者鮮不為生死二相所轉矣故夫
子說他無怨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
此處鑪錘得過蓋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
為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覷為
尋常茶飯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殺生也
不須定要速死殺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
於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預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
箇生死在念仁靠着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
不聞象山道吾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逢刀便

斷遇鑊便銷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
充滿轉生死而不為生死轉纔是箇了當學問豈
不是得仁
樂在其中是聖人用境處無死無生無窮無達無
動無靜都是這箇既無富貴想亦不作不義見撈
戲泝潑涉而不凝浮雲自住太虛自空只憑飢食
困眠此際初無餘事淵乎妙哉
詩書執禮聖人何嘗日日挂口頭只是聖人開口
處總是詩書執禮耳吳無障先生論此題亦曰吃

云好曲唱不得三遍若聖人日日鬋詩說禮豈不
扯淡
今人只說爲學却不曉得爲人聖人日其爲人日
爲之不厭看他一生憤樂只在爲人上世人不爲
故曰衆人聖人爲之則曰聖人
聖人行處人人能行聖人與處人人不受只爲他
語言上尋求不會從日用間領取所以黙而識之
天何言哉此意自顏子如愚而下無人會得
多聞而擇是甚麽擇多見而識是甚麽識擇識是

吾知體此知光明不必更有求知處故曰知之大
仁如衣中寶一探便着又知主人翁一喚便知故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與人歌千載上一唱三嘆耳至今生意尚留書
間如和風快日披拂不盡乃知記者點綴聖人心
事只是借景耳
孔子心法顏氏得其深而最知顏氏者曾子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真能點出屢空之象
與立成原是在我若我無與傀何取三百我無立
然何藉儀文我無一片渾成本性何取音樂要知
三者都是借耳却有箇靈明觸動處
民可使由之相安於粗也不可使知之相忘于精
也相安于粗則人之嗜慾易足相忘于精則人之
生意無窮
才屬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動并其餘亦用
不着故曰收斂聰明還造化總無才美亦周公
篤信的人又要好學圓融而不拘執也守死的人
又要善道中正而不偏枯也所以能危不入亂不

居有道見無道隱此都從學力道力來不然便屬
可恥
父老堯舜錙銖禹稷此中尚有箇天下在王摩詰
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耆生詎有物黃屋
如喬林鱗乎能寬其際哉○這章與下大哉章都
是孔夫子自描堯舜禹處
聖人贊堯舜後便稱禹德難道只在菲飲食三件
就三件恰好處有無限精微在故首尾說箇禹吾
無間然矣有贊嘆不盡意詩中豈像適宜止從題

何索解耳

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鄙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尊之極矣孔子也不說箇大也不說箇博也不說箇名只就平常技藝事自己籌度一番見無之非學執之非名處此際冲漠意思非言能傳故只須在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上想

余存翁職時闈試意必固我四箴吾師朱文懿公批其可與論學今載之以作書解

人心如種亦名幺荷發不依種憧憧實多妄乘真起其名曰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種既真種非其性微芽不察虞在斧柯養一之危因其所無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為先有其先之心為必判信果言理適與害事何以去必曰惟義主有主事來無主事始心既主一環應無窮譬量錙銖匪臉惟中倚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

虛體空如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任固無心來亦不紮孰為維繫固則使然如綸斯荷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蒂君已握固虛衷解于無始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别是實惟我心內眇其性外眇其形何以克我曰惟成己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捐如水徧滿誰辨百川彼滿彼離亦私亦我廓然大公充滿天地

匡人其如予何夫子全然不畏奈何言子畏于匡故曰聖人無我也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影而月來風入竅而于喁鐘受擊而響徹全體無故全體有也隨問隨叩叩不由我隨叩隨出我亦不留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聖人畏大人故見冕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于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

曰我何畏彼崙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氣象
卓爾一見原是實見欲從末由直信得文也不是
禮也不是教無所施才無可竭善誘竭才都是借
境博文約禮亦是强名言思路絕妙哉妙哉
問川上曰言者伏羲之作卦也觀象于地取物取
身皆是也然而皆不是也至于劃然一畫則天地
萬物鳥獸與身之所不能盡者而於無描畫中强
爲描而畢竟箇中非言語所能傳矣所以聖人曰
時習之知之好之樂之而不言所習所知所好所

樂者謂何也不可言也漆雕開則曰吾斯子貢則
曰其斯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須知在川
言川聖人眼前都是亦伏羲先天畫卦意也如見
鳶嘆鳶見魚嘆魚只鳶魚便有至妙至妙不可名
言者存故曰斯而又曰如斯逝往也黄河之水天
上來奔流倒海不復回須知黄河發源處即其歸
宿處無頭無尾無終無始無晝無夜只一往而不
舍便是生生日新真光景真血脉矣此即孟子所
謂所過者化也凡人眼前日用一瞬即過過則化

而不積不積則日新日生而不已矣潮去而復潮
來也春去而夏來秋去而冬來凡生機皆去其陳
而新生焉故曰過曰不舍吾人學問須能往而後
能來往者時時見其新不留其背也故曰天地之
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聖人肯會得眼
前都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活
活潑潑游戲光景遂於川上偶一洩露之是以爲
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
真血脉真光景存焉悟此可以言不舍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此觀止得止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於此觀逝得逝言止逝在止言逝止在
逝性如是命如是道如是
問如何是未見好德如好色曰只爲人不自見已
明德把全副精神日逐在色上去撈摸絕上佛教
無畏寶光現相作咒提獎阿難莫作佛光佛咒看
須知當境做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
不現自己佛只管在摩登伽席上去了便與佛了
不相關一般此之謂鄉瞻決此雖佛書所可闡發

譬如爲山若先說進後說止便是强弩之末無得勢惟先説止隨後説個進褰而復起絶而復生有無限鼓舞人意思在

饒他聰明發皇見地不無起滅縱然才氣鼓舞願力亦有興衰如愚若兒竭吾才仰鑽識者爲之不厭不倚語言嚮往安得復有倦時耶

富人吃食無饜貧兒吃食無好相從來世眼如此緼袍不恥直透這箇關世相牢籠不得

棠棣之華是寄興語未之思也是翻案法聖人遇

着人該警醒處便要當體指點一番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柁仲尼迅雷風烈必變把得柁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在其中古來聖人戰兢即自在自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有天下而不與入磨涅而不化

論語下

鏡介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絶對待則無擬議矣回也悅不在言夫子亦言於無言遺言而無言者傳也又何助哉

知生是通乎晝夜而知昔陽明先生日汝於旦晝間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遇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晝余曰能於形骸上丢得淨盡止是不生惟于形骸上順應無礙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

顏愚曾魯皆從本體含蓄中來所以木晦于根道藏于闇

聖人空空無知也顏子屢空如愚也子貢屢中多聞見也多聞見者貨殖也億也億則不能空矣而

屢中于空中于空則亦空之漸也道如覆盂本空無有以示射者或舉諸物或言無有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不若明了本空者默然無言但既料得無有一發覆便是故聖門近回者賜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多學而識之然非與則固已臆而屢中矣

從來印板刷來模子脱出不是神明妙用善人憑性地發揮不依典要不傍程途豈非天資第一流人乎神而明之本諸深造此際火候蓋難言之所

歷天分人工要在兼到
曾點四子論志嘗日四子只各就本色信口說出
聖門別無雜點使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乎
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再一問便覺他胸
中走作若是顏子曾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
三子討箇高下矣偶與薛玄臺先生論及先生曰
他說個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
由他說撰見得三子肚裏撰出來便非當下本等
說話也余曰自三子言之則志自曾點言之則撰

也然自曾點視之則撰自夫子視之亦志矣故曰
各言其志夫子後來只說三子爲國爲邦絕不把
曾點再與較量此意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
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
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爲相却都
是春風沂水夫子何嘗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
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性地風光所以曾點只叶
做一箇狂不曾用得着
問克復曰此章是渾成一片學問字字皆圓妙虛
活也己者形色之己禮即天性也仁也聖人因說
己字是借形色發明矣所以說箇禮對貼形色指
示也克勝也形色是我離不得的但要本體爲主
不要憑形色爲主能主宰得形色是謂克己只此
得主宰是謂復禮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形色
不礙天性自來非既去而還之謂也此便是天地
萬物爲一體故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聖人論仁
大都言一一者一聲爆破之意天下歸仁正是克
己復禮爲仁也可見仁只在我形色上尋箇主宰

離我形色別無主宰可做別無本體可認耳離此
即由人也以我而同天地萬物便爲仁未有我條
天地萬物而立者也故曰由人乎哉聖人說此已
是無形無性無我無天下猶出個渾渾淪淪全
體出來告顏子如人元氣畢備生成出個完全人
來識得是真人便要與他點兩目所謂三等不羅
睛點則飛去四勿是點破爲仁真面目也視聽言
動件件皆己用事人若離視聽言動如何爲仁也
離不得所以說由己己着不得所以說克己其實

能主宰己便視聽言動都是仁若爲己所用便是
聽言動都是非禮非禮勿視那能當前勿視視者
視矣而視視者何物有視視者存則雖視而能勝
其視非禮自勿視矣只此便是即視即禮不作已
與禮分別相有形色日日用而天性日日來形色
爲天性用而天性盡化其形色此是通天地萬物
真命脉處顏子請事實見得易簡直截無有一絲
支離擬議此等光景便有喟然嘆的意思在所以
爲顏氏獨得其傳

人心爾之不動便是虛空妙明光照萬里浸潤膚
受乃眼前發詐情態最易動心處于此不行是人
情自關我性自空豈不是明豈不是遠故曰體寂
若太虛用照同白日

重覆浸潤三句最有意味蓋一時不行止可謂明
到底不行方可謂遠

聖人不論兵食只要民信後世不求民信便屬富
強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千古生死立案如山信
得過一刀兩斷

開百姓足曰治國猶種樹也欲榮其上必溉其下
下枯而上則焦矣君上而民下只一樹也

若說行之無倦則氣力渙散未必根性地而出若
說居之以忠則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
曰無倦行門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
皆真性流行也此爲純王之道

是聞非達是則真是非則真非猶穀種不可爲稗
稗種不可爲穀也

質直而好義直是人之生也直是人真性命處一
切學問義理都從此商量如先築基方議營造須
是質直功夫纔有着落世人只說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却將質直二字撇下將所觀所察所慮者何
事落在鄉愿窠臼這便是聞

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仁人大機大用動變在
手都從智出智分別處方能鼓舞天下也賞罰不
明取舍不定賢不肖混立于朝千古不能治天下
可見仁智原是一件說不得相成

不可則止非是悲然之謂近有作者亦異以寓其
自悟點以啓其回心此正是善道方法也
凡日用可見處都是文與朋友應接言動周旋刻
刻處處有箇粲然者在裏就其粲然中有真切不
容自已處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紅紫生生不
斷這箇是仁故曰矧伊人兮不求友生須知生我
者友也
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當更
有何事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只下一轉語

仲弓居敬行簡故夫子與他論政只是一簡如先
有司赦小過何等簡要但舉所知而衆人畢舉何
等不煩然却自己要個知處爲政要省事又要省
心也
一友問舉爾所知余爲咨嗟曰古之舉士疇咨師
錫惟恐不知其人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知
其人也煩簡關乎世道矣
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
都是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賢初非

諫語
庶而富富而教爲古經綸只在車上答問
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道也
定公論興喪只求之言聖人論興喪却在爲君上
指點故曰不可以若是其幾曰不幾乎都是警醒
爲人君當身處
看來人只是一箇恥孝弟都從有恥來必信必果
皆有恥人也今之從政者大都無恥之流故不足
筭

鄙人列士品一廉恥二孝弟三忠信至於鄙從政
曰斗筲而不齒甚矣硜硜似此斗筲更小然硜硜
石質雖小而不受變斗筲竹質柔而易彎脆而易
淪成之於人賤之於人貽之即盈側之即虛根本
節目都無所樹徒然薄材供世奔走故曰何足
士元是大涵養的人切切偲偲不過渾成圓兩厢
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平等分別處易
見無分別處難知
教民七年只七年內有精神作用在善人與百姓

相和相信雖即戎亦可故曰善人教曰積治不[illegible]

人積日積亂

人在殼之外做箇潔白光明有何難事只是在殼
裏頭安身素富貴行乎富貴到處用得纔是難也

以不行求仁即此不行之心便是克伐怨欲何等
煩難若不難情欲直見本體如陽春動而冰消成
水此謂無功之功豈不是仁故羅近溪一生得力
句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正是此意

必有言必有勇要看個必有二字無言亦言無勇

亦勇也若有言有勇既有矣便不必有德不必有
仁

智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樂如
衆花釀蜜成蜜則無花衆味調羮成羮則無味故
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

爲賢爲國是美事况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室非
其大公無我者能乎因公叔文子有此事故贊之
曰可以爲文其寔不在文字上作解也

何謂君子上達曰欲窮最高處更上一層樓上無
盡達亦無盡捨得脚下一步便上得向前一級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
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之別

遊俗主與聖人真氣味千里往來彼此都是不言
兩喻其間使命亦是借景寫過未能一言道着便
都知已而承嘆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所謂使手使
手舞是也

不憂不懼不惑總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說無能
說有道其無能都是夢話

鳥本無樓因吹漁者之機而教之機人心本無
詐因億逆者之詐而生其詐故億逆忘而先覺矣
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信也
是庶幾太古之風也

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在下學○下學從不怨尤
始

不知不可爲而爲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聖人也諸葛武侯曰
即不伐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此

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展門一語亦是聖人己如血肉之已自利自私日日走作在外如病偏枯人一處痿痺全身不貫是真脈缺也天地萬物一體之已廓然渾然念念都從內守如陽春一脈周徧世界而此世界都是陽春稟翕豈不是敬豈不是修可見人若不識真已于大胞與內起分別無畛之域中生藩籬造個便是不敬若見得通天下為一身處無閒隔便是有主宰不差別便是有操存非敬以持之乃敬以通之也故曰安人安百姓即此

而是

對曾子言是單提宗旨對子貢說是遡流窮源要知然非與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子一語道破

帝道無為無為者自然也管子曰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此舜無為之義也

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故參前倚衡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然本體功夫必如此纔與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然後行

如何以利器喻為仁人含仁種當念念常生如鎔鐵為器原有利體器借鉗於磨礱仁借變化子型範即此事友處都是仁生機流動處

聖賢處世但有遠怨法無衆悅法只一薄責於人豈不是恕施但求之人便是衆悅求之已便是遠怨

義即性體也廓然順應無思無為行出成總是一

性如幹生枝總是一樹若不依此義行處都是曲謹出處都是足恭信處都是小信也饒局面周徧氣象圓成還是個硜硜小人不根性地安得謂之君子〇此君子全身圖畫也猶云得我皮得我骨得我髓只是一完全身也

名者衆人所同好也即聖賢亦安能有異但世俗之名非名也聖賢之名真名也今之學者為人非好名之患而好名不真之患也真而聖賢矣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辭達而已矣達有個本在惟有本故達而能
論師覓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育人階席
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實師
覓見階見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覓做
主聖人不過相他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主方
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聖人日用應酬都是妙道如水銀珠如千江月人
識得是道便是無行不與
問如何是求志達道曰道爲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達如源泉之達達於四海天地萬物渾也好善惡
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
執持得極堅固操得源頭極清非可湯得只是想
他尚有個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己身上着力恐他
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
輩根基人也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
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的時節便有好善而其
還天下於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
意念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

序亳茂條達矣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通於
時宜便是沉淵枯槁蓋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
大抵類沉淵枯槁只爲不得義不變通方圓差別
在毫釐間而爲天下爲一身即從此分矣惟求志
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於天地萬物
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
不謂之道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爲
小也故夫子曰見日未見須知伊尹任天下在一
介道義上辨得極分明則學者要明明德于天下

還須從真實好惡着力只當念要見得天德王道
合一的本體則在求志時認取耳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此是孔
子待陽貨法○貨如鬼幻舞白日孔子如晴空過
陰霾○時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聖人何必
焉若孟子說亦職其下須涉作用不無聖人自在
雖不善人原有善性須知陽貨也要見孔子如懷
寶迷邦之譏也知聖人有寶在
聖人說性相近較孟子說性善覺渾融蓋聖人尚

說習前之性孟子却說習中之性子思說天命之謂性是在習前說率性之謂道則在習中矣人生墮地纔動知覺便是習知愛知敬都是習始也試看父母未生前如何所以曰相近若註云氣質則何曾添萬丈魔

高景逸問聖門求仁顏子是沉潛的如何聖人在視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人却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答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為一身的顏子功夫渾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子張功夫高

大聖人從作用上光竟本體其寔萬物上體驗還初無二也

六言六蔽蔽即在言字見美德無可言可言都是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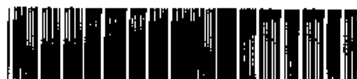
或問予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寔是無言學人寔是無開無論聖人即如吾人耳用光景相對神情相觸一得于心定是描畫不得急起疾書已離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況聞之耶

心無所用便是放心心有所用便是賓心放心皆散而外馳靈心活潑而中欽雖博奕之描賢亦猶挾冊者之亡羊也

孔子用一權字終日柄柄變易天下權字縱橫變化天下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為驕氣淫態顏子認得立字只一生陋巷簞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龍真是雲雨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間故夫子自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〇天以

九年之水生堯非堯有九年之水也天以七年之旱生湯非湯有七年之旱也天以春秋戰國生孔孟非孔孟有春秋戰國不可為之天下也知此便可與言造命

逸民不同總是離世離世世在世何所離聖人即世而離世故曰知其不可而為又曰無可無不可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始何奈而分本末先後但在聖人即謂之精義入神在門人小子即謂之下學故程子曰只者所以然如何子夏子游多

未嘗明白下學而上達一句只爲他在語言教法上尋求耳若認得天性又何同異之紛紛耶

王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賤玉于石鏡不掩翳人不以翳而貴鐵于鏡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人於君子君子之過眞而小人之無過僞也

文武之道未墜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却說他焉不學何常師是形容聖學圓妙處○江水印月而月在江盂水受月而月在盂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盂水看賢不賢之識亦如是